

最佳心理描写词典

钱 巍 倪文杰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最佳心理描写词典

钱巍 倪文杰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最佳心理描写词典

钱 巍 倪文杰 主编

* *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大街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数: 600 千字

198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 * *

ISBN 7-80035-070-3/B·5

定价: 5.25 元

SF67.19

《最佳心理描写词典》

主 编：钱 巍 倪文杰

副主编：李清云 赵 宏 陆 健 陈子影

编 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淑珍	王秋萍	冯荣光	刘荣仕
刘清德	刘素萍	吕小榕	汪 澎
李 力	李清云	李本刚	李维一
陆 健	陈子影	杨解非	周丽君
周靖波	罗尤力	赵 宏	高惠然
倪文杰	钱 巍	郭秋敏	黄 川
崔智友	谢 筠	曾 宁	曾 亚

序

近年以来，工具书出版的种类和数量都相当可观，而从需求状况来看，这类书往往供不应求，深受使用者的欢迎。这种现象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大背景联系起来看，显然是很有意义并使人深感可喜的。

曾听到有的同志说：“现在的‘词典’未免太多了，出现了一些不成其为词典的‘词典’。”从词典的传统意义上说，这话是有道理的。但若进一步了解使用者为什么争着去买这种“不成其为词典的‘词典’”，甚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使用这些“词典”的，那就不难发现，不是这些“词典”不成其为词典，而是有关词典的性质与用途，在现代的新形势下，已有了变化和发展。

现在是信息时代，不仅信息量大，而且信息的处理与加工方式也变化多端。为了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自然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检索工具；同时检索的内容也必然由较为简单而趋于较为复杂，由层次较少而变为层次较多，由几个固定的角度变为多种角度，这样才能适应当前越来越多样化的知识使用和文化创造的需要。因此，有些本来难以编为工具书的内容，也要想方设法使之集约化，变为工具书；目的则是为需要找到这些内容的读者提供方便，节省他们的时间，并减少搜集之劳。

在信息时代，人们常说的治学方法也正在发生变化。当然，传统治学方法中的合理因素是应该继承的。比如前人重视博闻强记，强调熟读以至背诵，这一条就不能轻易抛弃。一个人总要尽可能多地记住各种基本知识，才有利于做好工

作并有所创造；假如脑子里什么都不记，事事都要靠查书，现查现用，那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切知识与信息都要靠记住背熟才能够使用，那也必然会影响学习与创造的广度与深度。因为不管生理学家把大脑的记忆功能说得多么神乎其神，事实上人们能够记住的东西，相对于无限的知识与信息来说，总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即使在古代，做学问也是离不开寻找线索、查书用书的；而在现代，这部分工作在学习与创造中所占的比重更是越来越大，而这也就是各种新颖工具书的出现以及它们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

具体说到钱巍、倪文杰主编的这部《最佳心理描写词典》，它的编纂显然是颇下工夫和具有新意的。在材料搜选上取精用宏，固是工程浩大；而为了使这些材料得到集约整装，竟把它们分为 185 类（大类之下还有小类），可见辨析是相当精微的。这样一部工具书肯定有较为广泛的用途。例如文艺研究者可以利用这部词典，分别从文艺理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角度来研究作品中的心理描写；文学史与文学流派的研究者可以利用这部词典所提供的材料来观察古典作品与现代作品在心理描写上的变化，比较各个流派在心理描写上的异同。文艺创作者则可以从这部词典看到有关人物心理描写的种种方法与经验，作为创作的借鉴。对于广大的文艺欣赏者来说，这部词典也有一定的可读性。因为它所包含的大量心理描写有助于读者去认识人的精神世界，得到艺术享受；其中有些描写还可能使读者产生通读原著的兴趣。另外，这部词典的用途还不一定限于文艺研究、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它也可能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研究工作提供有用的资料。

金开诚

前 言

《最佳心理描写词典》精选、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心理描写片断，如《红楼梦》中宝玉失玉后黛玉的忽悲忽喜，《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自杀前的激愤心情，《可怜的丽莎》中丽莎在发现自己被爱后的喜悦和不安，《奥瑟罗》中奥瑟罗的病态的疑妒，《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杀人后的极端恐惧和紧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被炮弹炸伤昏迷后的奇异的幻觉等。这些片断，选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流派的文学名著。这样，读者可以在同一条目（即一种心理描写）下，看到风格各异、瑰丽多彩的人类内心世界的展示，从而为作家提供多种借鉴，为学者提供丰富资料，为读者提供真切的艺术享受。

本《词典》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单一心理描写，86类，248种。这是全书的重点，所收多为常见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第二部分为复杂心理描写，包括两种心理交集、三种心理交集和四种心理交集，共99类。复杂心理实际上是多种心理的组合，故简略介绍一些，不必要、也不可能全部收入。这样，全书共185类，60多万字。

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个心理描写片断前加了背景介绍。书后附有笔画索引，以备查找。

本书由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题签，金开诚教授作序，谨致谢意。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承蒙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缺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7年8月4日

目 录

一 快乐..... 1	2 忧戚.....28
1 愉快..... 1	六 自慰.....30
2 开心..... 2	七 满意.....31
3 兴奋..... 3	1 满意.....31
4 乐滋滋..... 5	2 惬意.....33
5 喜悦..... 6	3 满足.....35
6 畅快..... 7	八 不满.....35
7 痛快..... 8	1 遗憾.....35
8 销魂..... 9	2 不满.....36
9 狂喜.....11	3 忿忿.....38
二 悲伤.....12	九 空虚.....39
1 难过.....12	一〇 寂寞.....41
2 痛苦.....13	一一 烦闷.....44
3 沉痛.....14	1 烦心.....44
4 惨痛.....16	2 烦闷.....45
三 得意.....18	3 郁闷.....46
1 沾沾自喜.....18	4 憋闷.....48
2 自鸣得意.....20	一二 惆怅.....50
3 飘飘然.....22	1 失意.....50
四 自信.....24	2 惆怅.....51
1 自信.....24	一三 丧气.....54
2 踌躇满志.....25	1 扫兴.....54
五 忧愁.....26	2 失望.....55
1 发愁.....26	3 灰心丧气.....60

4 沮丧	62
5 消沉	64
6 颓丧	65
7 绝望	67
一四 愤怒	72
1 生气	72
2 幽愤	73
3 怒冲冲	73
4 盛怒	75
5 怒不可遏	76
一五 仇恨	77
1 仇恨	77
2 怨毒	78
3 痛恨	79
一六 讨厌	80
1 讨厌	80
2 腻味	80
3 嫌恶	82
一七 厌倦	82
一八 喜欢	83
一九 爱	84
1 心爱	84
2 慈爱	85
3 惠爱	87
4 偏爱	87
5 怜爱	89
6 爱慕	91
7 爱恋	96

8 眷恋	98
9 贪爱	99
10 狂爱	100
11 初恋	104
12 一见钟情	106
13 动情	106
14 怀春	110
15 单相思	113
16 追恋	114
17 失恋	115
二〇 自怜	117
二一 羡慕	120
1 羡慕	120
2 艳羡	121
二二 尊崇	122
1 钦佩	122
2 崇拜	123
二三 巴结	124
二四 嫉妒	125
1 酸溜溜	125
2 妒忌	126
3 妒火中烧	130
二五 不服	131
二六 蔑视	132
1 蔑视	132
2 鄙视	134
二七 自卑	135
1 自嘲	135

2 自惭形秽	136
二八 安然	138
1 心安	138
2 塌心	138
3 坦然	139
4 安宁	140
二九 不安	142
三〇 紧张	145
三一 着急	148
1 着急	148
2 急切	149
3 心急火燎	150
三二 激动	151
1 激动	151
2 冲动	153
3 亢奋	154
三三 镇静	156
1 镇定	156
2 沉静	157
三四 慌张	158
1 发慌	158
2 慌乱	159
三五 决意	162
1 决定	162
2 决意	165
3 横心	168
三六 犹豫	170
1 犹豫	170

2 三心二意	175
三七 专注	179
1 留意	179
2 凝视	180
3 凝神	180
4 专心致志	182
三八 分心	185
1 分心	185
2 心猿意马	186
三九 警惕	187
1 小心	187
2 警惕	188
3 警醒	189
四〇 放心	190
四一 担心	192
1 担心	192
2 揪心	195
四二 顾虑	196
四三 体味	197
1 体味	197
2 回味	198
四四 相信	198
四五 不信	199
四六 怀疑	200
1 起疑	200
2 多疑	203
四七 醒悟	204
四八 陶醉	207

1 陶醉·····	207
2 沉醉·····	209
四九 痴迷·····	212
1 依恋·····	212
2 痴迷·····	213
3 迷乱·····	216
五〇 克制·····	216
1 忍耐·····	216
2 克制·····	217
3 隐忍·····	219
五一 难耐·····	221
1 难耐·····	221
2 不由自主·····	223
五二 为难·····	223
五三 无奈·····	224
五四 害怕·····	226
1 害怕·····	226
2 恐惧·····	230
3 心悸·····	233
4 魂飞魄散·····	237
五五 惊讶·····	239
1 吃惊·····	239
2 震惊·····	240
3 骇然·····	241
五六 关心·····	241
1 关切·····	241
2 体贴·····	242
3 体谅·····	244

五七 怜悯·····	246
1 同情·····	246
2 怜悯·····	248
五八 珍惜·····	249
1 爱惜·····	249
2 珍惜·····	249
3 吝惜·····	250
五九 惋惜·····	251
1 惋惜·····	251
2 心疼·····	252
六〇 害羞·····	252
六一 惭愧·····	253
1 惭愧·····	253
2 愧疚·····	255
六二 后悔·····	258
1 后悔·····	258
2 痛悔·····	261
六三 心虚·····	263
六四 亏心·····	265
六五 反省·····	266
1 自问·····	266
2 内省·····	269
3 三省·····	270
六六 抱怨·····	272
1 埋怨·····	272
2 幽怨·····	273
六七 受屈·····	276
六八 责怪·····	277

1 责备.....	277	8 妄想.....	336
2 自责.....	279	9 冥想.....	338
六九 感动.....	281	10 胡思乱想	340
1 感动.....	281	七四 幻梦.....	343
2 接触.....	282	1 梦幻.....	343
七〇 感觉.....	285	2 梦思.....	345
1 感觉.....	285	3 梦觉.....	347
2 偶感.....	287	4 恶梦.....	348
3 幻觉.....	287	5 春梦.....	355
4 神经错乱.....	295	6 美梦.....	358
5 神情恍惚.....	302	七五 回忆.....	360
6 麻木.....	304	七六 怀念.....	367
7 错觉.....	305	1 思念.....	367
8 病觉.....	305	2 惦念.....	367
七一 伤感.....	308	3 牵念.....	368
七二 茫然.....	311	4 眷念.....	369
1 不解.....	311	5 驰念.....	370
2 发蒙.....	313	6 追念.....	370
3 茫然.....	315	7 遥念.....	373
4 大惑不解.....	316	8 渴念.....	374
七三 想象.....	318	9 痛念.....	376
1 设想.....	318	10 深念.....	379
2 联想.....	321	11 怀念.....	380
3 想象.....	324	12 怀乡.....	381
4 遥想.....	327	13 怀旧.....	382
5 幻想.....	328	14 怀友.....	383
6 畅想.....	331	15 悼念.....	384
7 遐想.....	333	16 思亲.....	386

七七 思量.....	389
1 思虑.....	389
2 驰思.....	392
3 沉思.....	394
4 熟思.....	398
5 幽思.....	401
6 诗思.....	403
7 竭虑.....	404
七八 转念.....	407
七九 权衡.....	408
八〇 推测.....	412
1 推测.....	412
2 推断.....	414
3 臆测.....	415
4 臆断.....	416
八一 猜度.....	416
1 预想.....	416
2 猜度.....	416
3 悬揣.....	421
八二 谋划.....	423
1 筹划.....	423
2 谋虑.....	425
八三 憧憬.....	427
八四 企望.....	428
1 期望.....	428
2 瞩望.....	431
3 渴望.....	433
4 悬望.....	437

5 奢望.....	438
八五 愿意.....	439
八六 欲念.....	440
1 生之欲望.....	440
2 邪欲.....	442
3 淫欲.....	446
4 欲火中烧.....	449
八七 悲喜.....	451
1 悲喜交集.....	451
2 忽悲忽喜.....	452
3 转悲为喜.....	453
4 由喜而悲.....	454
八八 悲愁.....	455
八九 悲凉.....	455
九〇 悲愤.....	456
九一 悲酸.....	459
九二 悲悔.....	462
九三 爱恨.....	462
1 又爱又恨.....	462
2 时爱时恨.....	465
3 由爱转恨.....	468
九四 爱惧.....	469
九五 恋慕.....	470
九六 怀慕.....	472
九七 思恋.....	475
九八 信疑.....	476
1 疑信参半.....	476
2 时信时疑.....	476

九九	喜怒·····	477	一二七	羞恨·····	516
一〇〇	喜忧·····	478	一二八	羞恶·····	518
一〇一	惊喜·····	480	一二九	懊恨·····	519
一〇二	惊羨·····	481	一三〇	懊悔·····	520
一〇三	惊惧·····	482	一三一	悔恨·····	522
一〇四	惊愧·····	484	一三二	愤恨·····	525
一〇五	忧闷·····	485	一三三	憎厌·····	525
一〇六	忧烦·····	486	一三四	嫌憎·····	529
一〇七	忧虑·····	488	一三五	疑虑·····	530
一〇八	忧惧·····	491	一三六	疑惧·····	532
一〇九	忧煎·····	492	一三七	疑妒·····	534
一一〇	忧愧·····	494	一三八	犹疑·····	536
一一一	哀怨·····	495	一三九	戒忌·····	537
一一二	哀怜·····	496	一四〇	戒惧·····	538
一一三	愁思·····	497	一四一	烦躁·····	540
一一四	愁苦·····	499	一四二	烦愧·····	543
一一五	凄惘·····	501	一四三	烦恼·····	544
一一六	怨怒·····	502	一四四	焦虑·····	546
一一七	怨恨·····	503	一四五	激奋·····	546
一一八	苦闷·····	506	一四六	激愤·····	549
一一九	恐慌·····	507	一四七	痛惜·····	551
一二〇	慌急·····	508	一四八	感悟·····	552
一二一	惶惑·····	509	一四九	感怀·····	557
一二二	惶恐·····	511	一五〇	感慨·····	558
一二三	愧恨·····	512	一五一	辛酸·····	559
一二四	愧悔·····	513	一五二	嫉恨·····	559
一二五	愧痛·····	514	一五三	忌羨·····	560
一二六	羞愧·····	515	一五四	怅恨·····	561

一五五	叹惋·····	562
一五六	欣慰·····	563
一五七	猜忌·····	564
一五八	猜惧·····	565
一五九	闲愁·····	565
一六〇	闲怒·····	566
一六一	闷怒·····	567
一六二	恼怒·····	570
一六三	惊喜忧·····	571
一六四	惊喜怕·····	573
一六五	惊喜慌·····	576
一六六	惊喜愧·····	577
一六七	惊恐怒·····	578
一六八	爱妒恨·····	579
一六九	爱疑愧·····	581
一七〇	爱悔急·····	582

一七一	爱恨怕·····	583
一七二	喜忧急·····	583
一七三	羞妒恨·····	584
一七四	羞忧慌·····	585
一七五	愧悔悲·····	586
一七六	惊喜悲叹·····	587
一七七	惊喜疑惧·····	587
一七八	惊疑惧悲·····	588
一七九	惊慌愧悔·····	589
一八〇	惊怕恶羞·····	591
一八一	忧怨烦恨·····	593
一八二	烦愧怒急·····	595
一八三	悲喜愧惧·····	595
一八四	悲恨爱悔·····	596
一八五	爱疑妒恨·····	598

一 快 乐

1 【愉快】

A. (美丽的盲女蒂和丑陋的“笑面人”关伯仑一同在穷“哲学家”寓苏斯编写的戏剧中扮演重要角色。观众的热烈情绪感染了蒂。)

至于蒂心里的感觉，那就不是人类的言语所能形容的了。她觉得她是立在一群人中间，可是她不知道什么叫做人群。她只不过听到一片嗡嗡的人声，如此而已。对她来说，一群人好比一阵风，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在这群人中间，蒂觉得自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好象站在悬崖上似的，不住地打寒战。在她象一个将要陷入不幸的无辜者一样，控告上苍，为了可能坠入深渊而心中愤懑，虽然外表保持宁静的神气，而内心里却为了自己的孤独惴惴不安的时候，她突然间找到了寄托。好象在无边的黑暗里突然找到了一根救命绳似的，她把自己的手放在关伯仑有力的头上。多么快乐啊！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按住他蓬乱的头发。一摸到他那羊毛似的头发就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觉。蒂好象在抚摸一头绵羊，其实她知道那是一头狮子。她整个的心溶化成不可思议的爱情。她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找到了救世主。

[法国] 雨果《笑面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

B. (从国外回来的周如水，见到了自己从内心深处爱慕、思念着的女郎张若兰，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如今他却在这里见着她了，而且是同她住在一个旅馆里。以后他每天都有机会看见她，她还说过求他指教的话。

他这样想着，他觉得快乐从心底升起来，渐渐地在膨胀，使得他全身因发热而颤抖了。他静静地在躺椅上坐了一些时候。后来他实在忍耐不住，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忽然急急走出房门，往二楼去了。

[中国] 巴金《爱情三部曲》，见《巴金选集》第4卷第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C。(妻子阿菊留下来当兵，换上了新军装。杨军临到分别，给她准备了可心的礼物——小镜子和大红梳子，这使阿菊愉快极了。)

阿菊想不到杨军能够买上这么两样东西，在分别的时候送给她。在她的记忆里，从她跟杨军六七年前定情相爱的时候起，到去年结婚，现在团聚，他送给她最合适的物件，就是这个鸭蛋镜子和大红梳子。她愉快极了，照照镜子，梳梳头，梳梳头，又照照镜子。她看到杨军的脸是红酣酣的，自己的脸也是红酣酣的，她真是从心里喜到脸上。

〔中国〕吴强《红日》第33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2【开心】

(一向受洋人、阔佬辱骂作践的小乞丐大鼻子，偶然遇上了一队游行的爱国学生，他们对他们的行动不但不理解，反而把他们同洋人、阔佬一例对待，以寻开心。)

队伍仍在向前进。大鼻子的前面有三个青年，男的和女的；他们一路说些大鼻子听不懂的话，中间似乎还有几个洋字。大鼻子向来讨厌说洋话的，因为全说洋话的高鼻子固然打过他，只夹着几个洋字的低鼻子也打过他，而且比高鼻子打得重些。这时有一片冷风像钻子一般刺来，大鼻子就觉得他那其实不怎么大的鼻子里酸酸的有些东西要出来了。他随手一把捞起，就偷偷地擦在一个说洋话的青年身上。谁也没有看见。大鼻子感到了胜利。

似乎鼻涕也有灵性的。它看见初出茅庐的老哥建了功，就争着要露脸了。大鼻子把手掌掩在鼻孔上，打算多储蓄一些，这当儿，队伍的头阵似乎碰着了阻碍，骚乱的声浪从前面传下来，人们都站住了，但并不安静，大鼻子的左右前后尽是愤怒的呼声。大鼻子什么都不理，只伸开了手掌又这么一擦，不歪不斜，许多鼻涕都爬在一个女郎的蓬松的头发上了，那女郎大概也觉得头上多一点东西，但只把头一缩，便又胀破了喉咙似的朝前面喊道：

“冲上去！打汉奸！打卖国贼！”

大鼻子知道这是要打架了，但是他眯着眼得意地望着那些鼻涕像

冰丝似的从女郎的头发上挂下来，巍颤颤地发抖，他觉得很有趣。

〔中国〕茅盾《大鼻子的故事》，见《茅盾全集》第9卷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兴奋】

A.（四年后当保理斯再次出入罗斯托夫家时，娜塔莎仍然倾心爱着少年时代的爱人。她是那样的兴奋，和母亲悄悄地谈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但伯爵夫人并不赞成。娜塔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怎么也睡不着。）

“索尼娅呢？”她想，望着睡觉的，蜷曲的小猫和她的大发辫。
“不，她哪里会？她是有德行的。她爱尼考林卡，不再想要知道别的了。妈妈，她也不明白。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是多么聪明，多么……她是可爱的。”她继续想着，用第三人称说她自己，并且设想着，有一个很聪明，最聪明，最好的男人这样地说到她……“她具备了一切，一切，”这个男子继续说，“她异常聪明，可爱，并且她漂亮，异常漂亮，伶俐，——她游泳，骑马都很出色，并且嗓子好，可以说，是惊人的嗓子！”她哼着开如俾尼的歌剧中她所心爱的一个乐节，冲到床上……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为了报复衙门里最遭人痛恨的小赵，丁二爷借自己与秀真的密切关系，用撒谎戏弄了小赵。诡诈的小赵不但半信半疑，还赏了丁二爷一张票子。）

丁二爷一辈子没撒过谎，这是头一次。他非常的兴奋。说了谎，而且是对大家所不敢惹的小赵说的！还白捡了一块钱，生命确是有趣的。大概把小赵揍死，也许什么事没有？谁知道！天下的事只怕没人作；作出来不一定准好或是准坏，就怕不作。丁二爷想起过去的事，假如少年的时候，遇上事敢作，也许不至成为废物？他有点后悔。好吧，现在拿小赵试试手。小赵一点也没看起咱，给他个冷不防！丁二

爷没想到自己是要作个英雄，他自己知道自己，英雄与丁二联不到一处。只是要试试手。试好了便算附带着酬报了张大哥，试不好——谁知道怎样呢！过去是一片雾，将来是一片雾，现在，只有现在，似乎在哪儿有点阳光。秀真，小丫头，也确是可爱！要是自己的儿子还跟着自己，大概还许和她订婚呢！儿子哪儿去了？那个老婆哪儿去了？他看着街上的邮差；终年的送信，只是没有丁二的！去喝两盅，谁叫白来一块钱呢！

〔中国〕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第334—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C。（倪焕之怀着年轻人的热望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船近家乡了，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我上船头去望望！”焕之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把前面板门移开，两步就站在船头。一阵猛风象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呼吸都窒塞了。寒冷突然侵袭，使他紧咬着牙齿。

这阵风过去了，他开始嗅着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胸次非常舒爽。犬声散在远处，若沉若起，彼此相应。两岸离船身都近，沿岸枯树的黑影，摇摇地往后退去。前面二三十丈远的地方，排列着浓黑的房屋的剪影。中间高起一座楼，楼窗里亮着可爱的灯光。灯光倒映河心，现出一条活动屈曲的明亮的痕。

“啊！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焕之这样想着，凝望着楼头的光。一会儿，那光似乎扩大开来，挡着他的全视野，无边的黑暗消失了，他全身沐浴在那明耀可爱的光里……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8第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D。（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集会即将爆发的时刻，担任演讲的望微兴奋难抑。）

他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便也慢着脚步在马路旁走着，边心里审度今天的情形。他微微有点兴奋，压抑不住的，他仿佛看到那将起的汹涌的波涛，排山倒海的倾来。他又仿佛看到那爆炸的火山，烈焰腾腾

的来烧毁这都市。这是可能的，立刻便要发生，这末多的人们都预备着在！而他呢，他要推动这大的风暴和火炬！有一些认识的人也在这里，他们也开始在心中燃烧起来，那镇静的地方总掩不住那兴奋的地方，都为一种预感而快乐着，脸都不免有点红起来了。

〔中国〕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第237—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乐滋滋】

A. (小安妮在念教义时，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

娇小的八岁的小安妮……蓝灰色的眼睛茫然地、努力思索着向屋子里张望，嘴里又重复了一遍：“下面是什么？”接着慢吞吞地念下去：“我相信，上帝……”这时她的脸光亮起来，迅速地说完了这个句子：“……创造了我以及一切生物”，她这时已经念顺了口，不禁喜形于色，一字不差地一口气把教义回答上的这篇文章背下去。……一旦顺利地开了头，她心里想，就好象在冬天同哥哥坐着小雪橇从“耶路撒冷山”上滑下来似的；要想也没有功夫想，要停也停不住。……这时候她已经滑到“耶路撒冷山”的山脚下来了；可是就是她自己也没法子把滑行的雪橇骤然止住，只好又滑出界外一大段……

“阿门，”她说，“我还知道别的呢，爷爷！”

〔德国〕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上册第2—5页。

B. (捷玛的母亲终于接受了萨宁的求婚。一想到“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萨宁就感到甜丝丝、乐滋滋的。)

萨宁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幸福。一想到不久前，就在这幢房子里，他曾经沉湎于其中的幻想已经实现了的时候，他心里就充满了孩子般的欢乐；他整个身心是那样欢欣鼓舞，以致他马上走进店铺；他一定要，无论如何也要站在柜台后边去做生意，就跟几天前他曾经做过的那样……“我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了！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

他果真站到柜台后边去了，也果真做了一次买卖，这就是说，他卖给两个进店铺来的女孩子一磅糖果，可是他称给她们的糖果整整有两磅，却只收了她们一半价钱。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1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喜悦】

A.（安德来公爵终于向娜塔莎求婚了，这是娜塔莎盼望已久的，她简直不敢相信幸福到来得这么快！）

“难道我——那个小小的姑娘（大家都这么称呼我），”娜塔莎想，“难道我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便要做这个陌生的、可爱的、聪明的、甚至是我父亲所尊重的人的妻子和平等的人吗？这果然是真的吗？现在已经不能把生活当儿戏，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现在我已经负起了我的一言一行的责任，这是真的吗？呵，他问了我什么呢？”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地方干部华静在几天紧张的生产和战斗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尝到了生活的乐趣。）

这几天丰富多彩的紧张生活，在华静的生活历史上，是红日初升、花荣叶茂的篇章，她觉得她从来不曾有过这等亲身经历的强烈的遭遇。前天夜晚，在敌我对战的枪声下面抢收麦子，她在麦田里走来跑去，看到男女老少们把麦子一片一片割倒，那是多么使她兴奋啊！今天上午，身在火线，自己第一次向敌人射出子弹，第一次地打倒了一个敌人，又是多么值得自豪啊！只是这么几天，便和这里的干部打成一片，呼吸一气，工作得很顺利，……她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有味、有生气。她认为她已经在开始创造着自己的故事，而故事的开头就是精彩生动的场面。她把油灯里的灯草向高处拨动一下，稍稍沉思了一会儿，便打开她那个包上绿布面子的笔记本子，记着她这几天的生活、感想。她写道：“生活是烈火，烈火锻炼着我！”她写道：“农民，

劳动者的战斗意志，激发了我！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师！”她写道：“我一定要长期地和他们在一起，从他们那里得到营养，受到哺育。”她写道：“在斗争中，我感到充实，我感到愉快、幸福！……”

灯油耗尽，鸡啼声噪起；她才搁下笔来，进入睡乡。

〔中国〕吴强《红日》第38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C.（正当追击官兵的关键时刻，双喜带领一群孩儿兵赶到，这使闯王高兴极了。）

闯王挥兵追杀了两三里路，停止再追，赶快把他的骑兵集合。收兵的锣声刚住，突然从丘陵间象旋风一样卷过来一队骑兵，来到他的面前，他才知道是双喜带着孩儿兵，而不是刘宗敏派来的人。看见双喜已经是这样地善于用兵，孩子们是这样勇敢善战，而他们来的又恰是时候，他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尽管他曾经命令双喜和孩儿兵都不要离开老营，但是他不能再责备他们。他匆匆检点一下人数，问明白孩儿兵的伤亡极轻，然后排好队形，带着大家向曹变蛟的侧翼杀去。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18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6 【畅快】

A.（丑松终于卸下了精神上的包袱。）

丑松和大家一起随在前辈的遗骨后面，一边听着雪橇在雪地上滑行的声音往前走，一边默默地回想起自己的一生：猜疑、恐惧，啊！现在好了，那日夜难忘的痛苦总算从心头上消失了。如今，他象自由飞翔的小鸟。丑松深深地呼吸着这腊月清晨的空气，象好不容易才卸下重担、恢复了自己的元气一样，多么舒坦啊！这又象结束了漫长的海上旅行的水手，一旦登上陆地，就会感到大地的亲切，以致要去亲吻一下。丑松的心情正是这样，不，比这还要欢畅，还要悲切！当他踏着雪地，嚓嚓地迈步前进时，才真正感到这个世界也是自己的世界。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2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B. (江雁容收到了老师康南的复信,自己的凄苦被老师所理解。她生命的血又沸涌了,生活的风帆重又涨满了。)

忽然间,所有的烦恼都离开了她,一种奇异的感觉渗透进她的血管中,她象被一股温暖的潮水所包围住,每个细胞和毛孔都象从睡梦中觉醒,在准备迎接一个新的、美好的外界。她的内心是一片鼓满风的帆,涨满了温情。她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把日记本和信纸收好,微笑地说:

“我们上楼吧!”

这天晚上,江雁容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内,银色的月光透过淡绿的窗帘,婆娑的树叶投下了模糊的暗影,温柔的夜风轻叩着她的窗槛。四周充满了沉寂,这间小屋也仿佛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轻纱。她宁静地微笑着,拉开窗帘,她可以看到云层中的一弯明月,以及那满天闪烁的星辰。她觉得无数的柔情涨满了她的胸怀,在这一刻,在这神秘的夜色里,她愿意拥抱着整个世界,欢呼出她心内所有的感情!

[中国·台湾] 琼瑶《窗外》第10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7 【痛快】

(祥子无意中拉上了刘四爷。刘四爷认出了祥子,急切地打听自己的女儿虎妞。当他听说虎妞已死,便又伤心又愤怒地骂起了祥子。看到老头子的可悲,祥子倒觉得痛快。)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地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晚间的冷气削着他的脸,他不觉得冷,反倒痛快。街灯发着寒光,祥子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

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
第201—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8 【销魂】

A.（养伤期间佩特罗经不住护士安托尼娜的“亲热”而干了对不起妻子的事。）

我呆然不动，没有回答。只等待她出去，以便起身再开灯，继续看书。可是突然我感觉到了她的灼热的呼吸。她俯在我的身上，她的手触及我的头，她的头发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嗅到了她头发独特的气味，这使我的头昏晕起来。一种奇怪的不可抵抗的力量驱使我双手接住了她的脖子，拉向自己……我们的嘴唇已连在一起……她那富有弹性、灼热的胸脯紧贴着我的胸脯，她的心跳快而激烈。后来我感觉到了她的光腿……那时一切都在浮动、盘旋，响起了美妙的音乐，人世间、现实生活的一切都无影无踪了，我仿佛飞向北极光，这令人难以相信的奇景在摇晃，闪变着霓虹的色彩，用自己的美丽在诱惑人……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343页，
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B.（在果园，阿瑟斯特吓走了追赶曼吉的乔，他走向曼吉，抓住她的一只手，放在自己唇边，又用嘴来回磨擦那只粗壮的小手……）

阿瑟斯特感觉一股温存的热流从头暖到脚。这么说来，这位苗条的姑娘，这么纯洁、美丽的姑娘高兴了，她把他的手放到他唇边她高兴了！他一下子冲动起来，伸出双手去拉她，搂在自己怀里，吻她的前额。接着他害怕了，因为她脸色变得这么苍白，闭上眼睛，又长又黑的眼睫毛搭在颊上；她两只手垂在身边，不会动弹了。她的胸脯贴在他身上，她感到一阵哆嗦。他叹了一口气，叫一声“曼吉”，松开了她。寂静无声之中，画眉叫了起来。临了，曼吉抓住他的手，放在自

己的脸上，心坎上，又放在唇上，热情地吻了吻，接着逃走了，消失在满身青苔的苹果树中间。

阿瑟斯特在一棵几乎与地面平齐的歪扭的老树上坐了下来，他心慌意乱，望着刚才盖过她头发的花蕾出了神，粉红色的蓓蕾之间，只开着一朵白色的苹果花。他刚才干的什么事？他怎么让美丽、或者只是让春天弄得如此神魂颠倒！不过，他感到幸福得出奇；他感到幸福、得意，浑身一阵阵哆嗦，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恐惶。这预告了什么？蚊子叮他，飞舞的小虫子想飞到他嘴里去；他觉得周围的春意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活泼；杜鹃的歌唱，画眉的鸣叫，啄木鸟的欢笑，斜照的夕阳，她头上那朵苹果花……！他从老树干上站了起来，大步走出果园，他需要空间，需要辽阔的天空，来消受这些新鲜的感觉。他走向荒原，树丛里一棵白蜡树上飞出一只喜鹊来给他引路。

……把这么一朵野花捏在手指头里，能够放在唇边吻吻，能够感到她高兴得颤抖起来！真令人魂销，又叫人害臊！怎么办呢？下一次怎么同她见面呢？他头一次吻她，心是平静的，出于同情之感；但是，接着的一次可不一样了，因为她已经热乎乎地吻过他的手，把他的手放在自己心坎上，他知道她是爱上了他。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苹果树》，选自《英国短篇小说选》第266—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C.（大主教拉尔夫听安妮告诉他说麦琪独自在马特洛克岛上的一座别墅里度假时，他那被压抑的爱又生出了火星。于是，他赶到了此岛，自称是麦琪的丈夫卢克·奥尼尔。他和麦琪见面了。）

在她到达走廊之前他把她捉住了。那种想要逃走的激烈的情绪支配着她，使她用尽全力想推开他。不过不要紧，任何关于爱的激烈战斗反而能保持他的灵魂的完整。长时间来被压抑的要求占了上风，这时候他的前半生全部消失了。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把持这种静止的、沉睡的、一触即发的、在浑沌的头脑中牢固地生存着的欲望。精神的欲望其实就是肉体的欲望。

她的手臂滑过去绕着他的头颈，他的手痉挛地围着她的背部。他低下头，用嘴去摸索她的嘴，并且找到了它。她的嘴，再也不是一种

不需要的、不受欢迎的记忆而是清晰可辨的。她的手臂紧紧地抱着他好象她决不能放开他，好象她自己已经失去了骨架的支撑。她就象黑夜那么黑，纠缠着记忆和愿望，那种讨厌的记忆和不受欢迎的愿望。这些年来，他为这些记忆和愿望而长时间地拒绝着她，甚至不愿去想她是一个女人……

时间不再是滴滴哒哒地缓慢行走而是象喷泉般地涌了出来。时间洗刷着他的全身直到它毫无知觉；物体的纵深度要比时间更有真实感。他在他们没有接触时依旧能感觉到她的存在，而不是感到那是分离在外的物体。他要她最终成为他的一部分，嫁接在他的身上，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共栖而承认她是特殊的一体。他再也不会不了解那种爱抚的滋味了。……

他搂着她，看着那张恬静的、在朦胧中发亮的脸，望着那张象玫瑰骨朵一样，喘着气、无力地形成一个“O”型的小嘴，嘴角上凝聚着无比的喜悦。他的头晕了，思维能力丧失了；他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他已经成为一个男人。这不再是痛苦的深渊，痛苦已到尽头，令人销魂的滋味驱散了空虚和凄凉。他不会让她走，尤其当现在他已经得到她时。他要将她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就象一个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中行将淹死的人看到露出水面的桅杆那样紧紧地粘着她。不久以后，身体就轻松了，他所熟悉的自我重新出现了，他已经在不可思议的男人的命运下屈服了。

〔澳大利亚〕科林·麦卡洛《荆棘鸟》第444—450页，
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9 【狂喜】

（角斗士老板巴奇亚图斯邀斯巴达克思到拥有万名角斗士的加普亚的角斗学校去，斯巴达克思终于有了组织起义的活动场所和机会。）

欢喜到了极点的释放角斗士，把巴奇亚图斯那封信又从头到尾地念了一遍，然后把它藏在怀里，他一会儿抱住了埃诺玛依，一会儿在林荫道上迅速地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回到他的同志身边，好象疯子一般，唠叨了几句不相连贯的话。

二 悲 伤

1 【难过】

A. (经过局党委书记批准，局长鲁泓要亲自提审儿子鲁小帆。当他看到十几年未见面的儿子时，心中很不是滋味。)

这短短的几秒钟，鲁泓似乎是停止了呼吸。他两眼望见了儿子波浪起伏的头发，又凝视了儿子挺拔的身躯。他，个子长得高多了，比鲁泓日夜揣摸着的儿子形象还要高出好多。最扎鲁泓一双眼睛的是鲁小帆的一身打扮，由于长时间隔离反省，衣着褴褛破旧，时令虽然到了秋末冬初，他脚下还穿着一双牛皮凉鞋……鲁泓不禁从心里打了一个寒颤，感到血撞心头，眼角潮湿：“这就是我的儿子吗？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不好？在家里小帆儿时喜欢坐的转椅旁边，在迎接远方亲人归来的车站；不，历史偏偏给我们安排在这间审讯室会面，叫日夜思念儿子的爸爸审讯了十几年不见的儿子！”鲁泓以全部力量强压着心河卷起的波涛，用低沉的声音，吐出三个字：“你坐下！”

〔中国〕从维熙《第十个弹孔》，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1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B. (二弟瑞丰为了巴结、投靠汉奸冠晓荷，竟然决定搬到冠家去住。这使大哥瑞宣又恼恨，又难过，又无奈。)

瑞宣听完二弟的话，本要动气。可是，他心中忽而一亮，从二弟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谅自慰的理由——还有比我更没出息的人呢！这个理由可并没能教他心里快活；反之，他更觉得难过了。他想，有他这样的明白而过于老实的人，已足以教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的攻入北平；那么，再加上老二与冠晓荷这类的人，北平就恐怕要永难翻身了。由北平而想到全国，假若到处知识分子都象他自己这样不敢握起拳头来，假若到处有老二与冠晓荷这样的蛆虫，中国又将怎样呢？想到

了这个，他觉得无须和老二动气了。

.....

老二走出去，瑞宣想狂笑一阵。可是，他马上后悔了。不该，他不该，对老二取那个放任的态度！他是哥哥，应当以作兄长的诚心，说明老二的错误，不应该看着弟弟往陷阱里走！他想跑出去，把老二叫回来。只是想了想，他并没有动。把微微发热的手心按在脑门上，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和他还不一样的亡国奴！”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09—2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痛苦】

A.（被父亲诅咒的贵族孩子埃蒂安纳的母亲在凌晨时分死去了。埃蒂安纳眼睁睁地望着母亲去到另一个世界，却无回天之力。）

埃蒂安纳经受着最剧烈、最长久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无法向人倾诉的。他不再在悬崖上到处跑，他再也感觉不到有读书和歌唱的力量。他整天整天地蹲在一个岩洞里，不管空气多么恶劣，一动不动地贴在花岗岩上，犹如生长在那里的一片苔藓，很少哭泣；不过他深陷在象大西洋一样广阔无边的唯一的思绪中；这种思绪也象大西洋一样变化多端，有时可怕，有时狂暴，有时平静。这不仅仅是一种痛苦，这简直是一种新的生活，是为这个再也不该微笑的美好的造物准备下的不可改变的命运。有些苦难，象是洒在流水中的血似的，暂时把水波染红；但是重新兴起的波浪会恢复水面的纯洁；而在埃蒂安纳来说，却是连源头都受到玷污；每个时间的浪花给他带来的是同样的苦汁。

〔法国〕巴尔扎克《被诅咒的孩子》，见《爱情的结局——外国中篇小说丛刊（9）》，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B.（学校开课了，不甘心做亡国奴，但又不能不考虑全家老小生活的瑞宣，硬着头皮来到了学校。）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

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象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象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到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齐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象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4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3 【沉痛】

A. (巴巴拉在听到登纳曼告诉她说丈夫遇难后，非常悲痛。)

巴巴拉知道自己的悲痛尚未爆发，仿佛她从头到脚都是空的，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徒有人类外表的易碎躯壳。她后退一步，跌坐在椅子上。……

她小心、缓慢地组织字句，就象一个小孩子。“请坐下，告诉我你都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你也许会弄错的。”她想，真怪，竟然由她来说这话，说他可能弄错了。

〔美国〕霍华德·法斯特《生根》第202—203页，漓江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B. (树生从兰州给汪文宣发来一封长信，要与他离婚，汪文宣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他发出一声呻吟，一只手疯狂似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左胸痛得

厉害，现在好象不单是左胸，他整个胸部都在痛。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她应该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一根锋利的针刺，每根针都在渴望他的心血。她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他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单是为了自由，她不会用这些针刺对待一个毫无抵抗的人！想到这里，他抬起头呼冤似地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说：“为什么一切的灾祸全落在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要惩罚我一个人？我究竟做过了什么错事？”

〔中国〕巴金《寒夜》，见《巴金选集》第6卷第4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C.（银环由于警惕性不高造成杨晓冬的被捕，她又从关敬陶团长那里得知，今夜十二点处决杨晓冬。她为自己铸成的大错悔恨万分。）

她始终不能入睡，脑子里总在计算着时间数字：“还有四个钟头，还有三个钟头，还有两个钟头，还有……”她脑子要炸了，站起来，在院里转了几遭，感到院墙象个鸟笼，憋闷的出不来气。用手推开篱笆，她走出去，抬头一望，见到那尖尖的教堂顶。想到小叶就在那个有教堂的医院里上班几天了，她有心去找她，觉得她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而背着医院，转身向南走，走来走去，前面已是铁道，铁道路基高出平地二尺，两侧有人行小路，她沿着人行小路不停地向前面走，既没目的，也没有前进的方向，走着走着，离车站近了。眼前几十条铁轨爬在地面上。她骤然觉着铁轨都象有生命的动物，它们发着乌光向前爬行；又觉着铁轨象无数条绳索捆绑着什么人，而这个被捆的人似乎和她有重要关系，她注意了，放开眼睛向前看，铁轨交错的地方，燃着很多颗蓝色的灯光。地层表面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烟雾。灯光仿佛飘浮在浩瀚无际的海洋里，又象许多蓝色眼睛从隐约的纱帐里瞪出来。这些使银环感到可怕，似乎自己置身在飘流的海洋中，既有沉沦的可能，又有被魔鬼攫捉的危险。她吓的避开铁道踏向田野，脚下已无道路，践踏着又肥又厚的青草，走到一垅象海中孤岛似的土丘。这里有两棵比肩生长的白皮松树，松伞下笼罩着一座白玉石碑，四周散发着浓郁的青草气味，脚下跳跃着夏季晚睡的

小昆虫。她凭依在白石碑顶，回头看了看自己走过的道路，忽然发现铁轨交叉点上有一座大型立钟。立钟腹内透出米黄色的灯光，两个乌黑的大小指针，重叠指着十二点。象被什么螫了似的，银环突然痉挛了一下。一时心灰意懒，四肢无力，全身重量慢慢从碑顶上滑下来。她俯伏在碑座下面，望着百米外的立钟，用祈求讨饶的口吻，喃喃说道：

“你是我敬爱的老师和同志，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也不会想到，陷害了你的正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你的人。……错走了道路，可以返身转回来；做错的这件事，我再为党工作一辈子也挽回它的损失来。错误是铸成了，这不是我愿意的，我受了叛徒的欺骗哟！咳！这满肚子的心事跟谁去说呢？姐姐不在了，姓韩的不谅解人，要是大娘活着够多好，现在，举目无亲，谁相信我哩！”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373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4 【惨痛】

A.（埃弗拉因听母亲告诉他表妹玛丽亚死了的消息后十分悲痛。）

顿时，犹如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扎进我的脑壳：我两眼发黑，呼吸窒息了。是死神在刺我……它是那么残酷无情，可又为什么偏偏不一下子把我刺死呢！……

〔哥伦比亚〕伊萨克斯《玛丽亚》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B.（伊达的儿子、轻狂无知的尼诺因车祸而丧生。沉重的打击无情地压到了伊达的头上。）

她不能够叫喊，变成了哑巴，她茫然若失地走过了几条马路；她觉得这些马路变得无法辨认了，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所有的东西好象也都变得有些不堪入目了。陈列在报亭里的照片露出猥亵的微笑，人们在奇怪地扭动着，大教堂屋顶上的雕像，一面做着目不忍睹

的动作，一面纷纷走到地面上来。这些雕像就是她生乌塞佩时，透过接生婆以西结家的窗子见到的那些；但是今天，大教堂变得歪歪扭扭的，周围的其他房屋和建筑也全都东倒西歪，好象是哈哈镜里反映出来的形象。连马路也变了形，向各个方向变得越来越宽，宽到荒谬的地步。因此，她的家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意大利〕莫兰黛《历史》下册第604—60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C.（恩纳丽达对爱人希白斯武士阿赛脱真诚卑顺、忠贞不渝，而见异思迁的阿赛脱为了达到抛弃她的目的，反诬她存有二心，并就此立誓赌咒，不顾一切而去了。这天，恩纳丽达眼见事已绝望，伤感而泣。）

一把无情的刀曾在欺人的情爱的砧上磨炼，此刻那刀尖挑起多少往事的回忆，刺进了我的心房——我这颗枯萎暗淡的心——我的欢舞总成为断续的颤抖，我的信念成为惊愕，原来的真情全付东流；世间多少女子为爱情当奴役，忠于一人，始终不变，而这样的真诚也无非换得了无边的苦恼。……

我离死亡已不远，我暗中的感伤，就这样戕害我自身。只因你的残酷，使我一味伤心哭泣，醒着不能睡眠，断绝了饮食。一切都失尽了效用，我所喜爱的娱乐全部放弃，我怕与人来往，欢欣的场合我逃避。还有谁能自称他的忧伤比我更沉重？是你把我无辜地送进了这个绝境——更何须有人为我作证。……

呵，甜爱，如果我讲错过什么话，愿你宽恕；是否我得罪了你，求你告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失去了理智。我此刻的处境正象那首法国诉诗《哀曲》中所说：快乐的歌声里含有悲苦；原来我就是一时悲哭一时喜；我确是惊惶失措，性命不保了。阿赛脱已将我陷入重围，斩断了我的生路。在这世上再无一个生灵象我一样狼狈，或比我更加苦恼的了。我若片刻入睡，似乎就看见你站在面前，身穿素蓝的衣裳，对我重申真情，还求我宽大为怀，不究既往。

这样离奇的梦影，长夜萦绕着我，天亮后我未免惊魂落魄，万念俱灰；而这一切却全不在你的心头。我双眼流泪，日夜向你乞怜，求

你以真诚相待。可是我的天哪，这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命运就此将我囚禁了起来。我的神志不清，已无力指引我摆脱这险境了。

〔英国〕乔叟《乔叟文集》第75—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三 得 意

1 【沾沾自喜】

A. （对日本人占领北平，冠晓荷并无不舒服的感觉，他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为了自己的奢华舒服，他决定认贼作父。）

从老早，他就恨恶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差事。由这点恨恶向前发展，他也就看不起中国。他觉得中国毫无希望，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给他官儿作！再向前发展，他觉得英国法国都可爱，假若英国法国能给他个官职。现在，日本人攻进了北平；日本人是不是能启用他呢？想了半天，他的脸上浮起点笑意，象春风吹化了的冰似的，渐渐的由冰硬而露出点水汪汪的意思来。他想：日本人一时绝难派遣成千成万的官吏来，而必然要用些不抗日的人们去办事。那么，他便最有资格去作事，因为凭良心说，他向来没存过丝毫的抗日的心思。同时，他所结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与日本人有相当的关系的，他们若是帮助日本人去办事，难道还能剩下他吗？想到这里，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印堂确是发亮，眼睛也有光。他好象记得西河沿福来店的大相士神仙眼说过，他就在这二年里有一步好运。对着镜子，他喊了声：“桐芳！”他看到自己喊人的口形是颇有些气派，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是清亮而带着水音儿，他的必能走好运的信心当时增高了好几倍。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54—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 （劳改释放的“右派”章永璘要去农场就业，他第一次感到自由的欣慰，感觉到从精神到物质都压倒了他的同伴“营业部主

任”。)

现在，我就认为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早饭我比他多吃了大半瓢，而且我的一瓢零大半瓢全是稠稠的粘饭，直到此刻我还感到它们在胃里尚没有完全消化掉，还在忠诚地给我提供卡路里。而他的一瓢不过是稀汤而已。尽管他把黄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但他的怀里有馍馍么？没有！肯定他没有！我的怀里却有两个货真价实的稗子面馍馍。我想什么时候拿出来吃就拿出来吃。我现在不吃只是我不想吃它罢了。福气不能享得过头，乐极必然生悲。这是我劳改了四年体会到的人生哲理。

“走罗！大车走远罗！”我向大车赶去，又回头朝萝卜田里的几个人大声吆喝。

我还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我意识到了我今天可以离开那条土路，今天可以跨过那条沟、那条渠，今天可以到这田里来找黄萝卜（找没找到是另外的问题），今天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到大车跟前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今天我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不是被队长班长派遣的，也不必事事都要向队长班长喊报告。

“营业部主任”虽然也这样行动了，并且行动得比我还要早、还要快，但不自觉地运用这种自由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这二者在精神上就处在不同的层次。

我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没有找到黄萝卜，我还是心满意足地、带着一种精神胜利的自豪感追上了大车。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见《中篇小说选》第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C.（陈奂生上城卖油绳，病在路上，县委吴书记让人用自己的车把他送到招待所，半宿住宿费竟达五元。陈奂生左思右想，不好向老婆交帐。）

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

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象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中国〕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见《短篇小说选》
第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自鸣得意】

A. （大介为自己和相子的隐秘的私情而得意。）

大介说着，沉浸在香艳逸事之中，又想起跟永田大臣谈话时提到的第三银行濑川副总经理姘头的事。他觉得濑川是个笨蛋。世上既有象自己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把相子置在身边，让她摆出女管家样子，始终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怀疑；可也有象濑川那样的笨蛋，勾上了新桥的女侍，被股东会把头敲诈了一笔非法贷款。银行家掌管着别人的银财，显然有自己和他人之别，从而有严格的准则。这些准则往往压抑、委屈人们的自然欲望，有时又给人们带来隐花植物一般忧郁、苦闷的欲念。然而，有的银行家可以用万无一失的办法去对付它，绝不为人所知。自己以往这十几年，还有今后的岁月，得谨小慎微，绝不能让外人对自己的私生活产生丝毫的怀疑，要始终给人留下冷静、庄重而又公正的总经理的印象。大介紧紧抱住相子的身子，嗓子眼里发出了很玄妙的微笑声。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13—14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B. （九爷为要报复贫苦农民杨发新，强要把发新嫂包一晚。发新嫂为救丈夫的性命，不得不忍泪含笑卖身。九爷的走狗强三在中间

穿针引线。)

接着——一把凿刀似的舌子舔到了发新嫂脸上。

强三把个隔儿闷在嗓子里：“咕”的一声。他装做没看见他们似的，脖子一扭，轻轻退出了房门，脸上堆着微笑。房门关上之后，他还在门缝里张了会儿。

房里的那一套——是他强三的得意之作。

于是他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九爷会给她多少钱？”他消遣地问自己。

乡下货比不上城里货，总得便宜点儿。

不过九爷并不在乎钱，九爷只要叫杨发新受点儿气。一到明天，他强三就得叫杨发新知道这回事。

“好，你跟九爷作对罢，只要你斗得过。……老实告诉你，连你的老婆都跟上九爷了。……你这土匪，你这你这……”

还得骂句把什么，可是他想不出：没有比骂他做“土匪”再适当的。

“土匪要砍脑袋，要砍脑袋，我说的。”

杨发新那家伙当然也逃不了这一着：九爷跟他说过。老实说，发新嫂好好伺候了九爷一晚——也救不了她男人。

“留着这土匪叫地方上遭殃么，吨？”

强三爬上床，伸长着脖子把灯吹熄。

〔中国〕张天翼《笑》，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下册第421—42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61年版。

C。（兴旺嫂虽然钱多，却没有儿子，为断子绝孙焦虑着。陈水盛向她借债而以儿子做抵押，正中她的下怀。）

现在，兴旺嫂对自己这个突然想起的奇妙的计划感到非常得意了。这是再可靠也没有的了。陈家的春雄是她眼睁睁看着长大的，虽然瘦弱了一点，却蛮聪明伶俐的，在这个偏远的澳底村的国民小学里，春雄一直是老师们心目中的模范学生，功课好又守规矩，每年都是第一名。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一定有出息，不必担心他会把财产浪荡掉。

再说水盛的为人，也是她兴旺嫂所深知的，不嫖、不喝、不赌，借了钱总是一角不缺连本带利息算得清清楚楚，全村再也找不出象他这样的人了。如果说这种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太老实、太正直了。所以他老是吃亏，老是被人家占便宜。但是这不就是她兴旺嫂所最希望的吗？和这种人做这笔亲家的交易，绝对不必担心他会动霸占她家财产的歪脑筋。这种人，连用炸药去炸鱼都会觉得有伤忠厚，怎么会动歪心去侵吞别人的财产呢？这是再牢靠再稳当也没有的事了。

兴旺嫂想着想着，脸上都漾出笑意来了。

〔中国·台湾〕王拓《炸》，见《台湾作家小说选集》

（四）第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飘飘然】

A. （大赤包所勾结的汉奸特务李空山为她运动成功了妓女检查所所长的职衔。这使大赤包欣喜若狂。）

起床，睡倒，走路，上茅房，大赤包的嘴里都轻轻的叫自己：“所长！所长！”这两个字象块糖似的贴在了她的舌头上，每一咂满口是水儿！她高兴，骄傲，恨不能一个箭步跳上房顶去，高声喊出：“我是所长！”她对丈夫只哼儿哈儿的带理不理，对大女儿反倒拿出好脸，以便诱她答应婚事，别犯牛脾气。对桐芳，她也居然停止挑战，她的理由是：“大人不和小人争！”她是所长，也就是大人！

她也想到她将来的实权，而自己叨唠：“动不动我就检查！动不动我就检查！怕疼，怕麻烦，给老太太拿钱来！拿钱来！拿钱来！”她一边说，一边点头，把头上的发夹子都震落下两三个来。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5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 （芳芳她们的小吃店赚了利，又交上了吴越这个心上的人，生活似蜜甜透了她的心。）

姑娘好象是偷了东西，在自己家附近避着人。她等吴越走出十几米，再跟上。当她熟悉的胡同、房脊遁入夜雾，她就向前跑来，仿佛

一下子跑向了成熟。她的心早就在燃烧着，这才追上去大胆地挽住吴越的臂，她为自己的果敢感到高兴。她走起路来不能不靠着吴越，仿佛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整体。她斜扬着脸不断看着她的那个人，两个人只需要一双眼睛瞧瞧路就足够了。她是多么富有和满足啊！她有一大堆愿望，小小的虚荣心要得到满足：别人有的高领拉毛衫、全牛高跟鞋，她也要挺着胸脯穿出去给人家瞧瞧——自己挣的，穿着也硬气！到别家作客的时候，吃梨完全可以剩个挺大的核儿，不必总是盘算连梨核也嚼掉——摆摆“谱儿”，不比什么人矮半截。对了，在零售期刊杂志的商亭前边，她也不必看“蹭书”，不用担心遭售货员的白眼儿了，叭，票子一拍，我买了，回家去坐着看，卧着看，随便！最使她醉心的是送给家里每人一样礼物，姥姥咂舌，爸妈异样亲切地瞧她，哥哥屋里屋外叫妹妹，多自得，多甜蜜，她成了亲人的轴心。从先她总以为自己多余的人，现在，家里外头全少不了芳芳……这是一个多么明亮的夜晚啊！她胡思乱想着，懵懵懂懂地随着吴越走，仿佛这个顽强的男子汉把她带到另一个星球去，她也会跟着。

〔中国〕韩静霆《市场角落的“皇帝”》，见《中篇小说选（1）》第4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C.（老犯人马玉麟因为执行章政委的特殊任务而减了刑，这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老犯人象是喝醉了酒，蹒跚地走向监房。一路上他强抑着这突然召见给他带来的惊喜，多少往事都被“葛翎”这个名字勾了起来：他家业的兴衰，他在解放前夕的奔逃……人世间的真事真难想象，当年震响在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的，怎么会跟他住到一间牢房里来？！而且要受他的严管？！他手里摸着的那张减刑的纸片，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快要出监牢了，葛翎坐牢一直要坐到断了最后一口气。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老犯人想到这里，挺直了佝偻着的身腰，顿时感到腰杆子粗了许多，象一下年轻了十几岁。

世界上有一种讨厌的水生动物，叫做蚂蟥；它的本能就是靠吸吮人血养活自己。用这个动物来比喻老犯人是十分恰当的，在专政的大墙之下，慑于专政的威力，他象蚂蟥一样蜷缩起来，把它吸血的吸盘

藏在腹下；一旦外力消失，它立刻象蛇鳞一样伸直了腰，亮出尖尖的吸盘，吸吮人的鲜红血液——何况，这个老犯人又有权威人物撑腰，而来到他嘴边的正是他的对头冤家呢？！

〔中国〕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四 自 信

1 【自信】

A.（在保罗既诺大会战前夕，拿破仑第二次视察前线回来，对战局充满了信心。他一边饮酒，一边得意地思考着。）

……“整个的事情我都了如指掌了，在我的心里是清楚明确的。在我要办事的时候，我要把事情办得没有一个人能和我相比，但是现在我能开玩笑，我愈开玩笑，愈觉得安心，您也就应当愈有信心，愈觉得安心，愈对我的天才感到惊讶。”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金大俊呆呆地坐着，什么也干不下去，但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于是又活跃起来。）

金大俊突然产生了一种雄心勃勃的想法：林太云至少三个月不在家，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虽然工厂这么大，其他部门的工程师也很多，可是作为炼钢专业的工程师，只有林太云和他两个人。金大俊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炼钢知识已经上了锈。根据炼钢车间的特殊性，肯定马上就要工程师，他打算临时下去一下，先把工作抓过来。

他脑子里活动很多，好象已经接管了炼钢车间的工作。首先自己的道德品质好，可以和炼钢工人们友好相处，打成一片，不会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并且能够和他们团结一致，把他们牢牢地抓在手里。在

生产上只要多照顾一点他们疏漏的地方，指标就会自动上升。因为钢水终究是由炼钢工人们的手炼出来的！

由于这些想法，金大俊的太阳穴又发热了。整天都在考虑周密而又具体的“计划”，瞻望未来。金大俊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有才干，特点是懂得不放过这种机会和幸运，并且善于抓住它们。

〔朝鲜〕尹世重《在考验中》第222—2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

2【踌躇满志】

A.（列文经营农业的改革计划执行了，尽管碰到许多困难，但他的畜牧场、草场等都向着新的管理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所以，他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农业，信心足起来了。他的心象鼓满了风的帆。）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的福利的事。整个的农业方法，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致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得到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考斯加·列文，曾系了黑领带去赴跳舞会，曾遭到薛杰巴兹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做出这种事业来——那也并没有什么。我相信弗兰克林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亚嘉菲·密哈罗夫娜呢。”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中回到了家。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自认为已是骑士的堂吉诃德第一次离乡出行，心情无比激动，甚至感到庄严。）

“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将来会传播于世；那位执笔的博学之士写到我大清早的第一次出行，安知不是用这样的文词呢：——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撒在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刚掉弄着丫叉的舌头，啼声宛转，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醋罐子丈夫的软床，正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他的名马驽骍难得，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帖艾尔郊原。”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

五 忧 愁

1 【发愁】

A.（配力克里斯在官中一室里的内心独白。）

为什么我的思想变得这样阴沉，眼光迷惘的忧郁做了我的悲哀的伴侣、长期的宾客，在白昼光荣的行程中，在埋葬了忧愁的平和的黑夜中，没有一小时能够使我得到安宁？各种娱乐陈列在我的眼前，我的眼睛却避开它们；我所恐惧的危险是在安提奥克，它的太短的手臂打不到我的身上；可是快乐既不能鼓起我的兴致，远离的危险也不能给我一点安慰。人们因为一时的猜疑而引起的恐惧，往往会由于忧虑愈形增长，先不过是害怕可能发生的祸害，跟着就会苦苦谋求防止的对策。我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威力巨大的安提奥克斯是一个想到什么就做到什么的人物，渺小的我决不是他的对手，虽然我发誓保持缄默，他也一定以为我会泄露他的秘密；要是他疑心我会破坏他的名誉，即使我对他说我怎样尊敬他也没有用处；为了防止他的可耻的隐事被人知晓，他一定会竭力阻止流言的传播。他将要率领敌意的军队满布在我们的国土之上，用煊赫的军容震惊我们的国人，使我们的兵士望风胆裂，不战而屈，使我们无辜的臣民惨遭荼毒；我自己一身的安危不足惜，像树木的叶顶一般，我的责任只是隐复庇护那伸入土中的根株；

我所关怀的是我的人民的命运，我的身体和心灵因为忧虑他们而悲伤憔悴，他还没有惩罚我，我已经给自己难堪的惩罚了。

[英国]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10）·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跛脚的牛，看到主人那样愁闷，也在思虑自己将来的命运。）

这夜里牛也有很多心事，它明白他们的关系。他用它帮助，所以同它生活；但一到了他看出不能用到它出力的时候，它就将让另外一种人牵去了。它还不很清楚牵去了以后将做什么用途，不过间或听到主人在愤怒中说：“发瘟的”、“作牺牲的”、“到屠户手上去吧”这一类很奇怪的名字时，总隐隐约约看得出只要一和主人离开，情形就有点不妥，所得的痛苦恐怕就不止是诅咒同鞭打了。为了这不可知的未来，它如许多人一样，对这问题也很想了一些时间，譬若逃走离开那屠户，或用角触那凶人，同他拼命，又或者……它只不会许愿，因为许愿是人才懂这个事。并且凡是许愿求天保佑，多说在灾难过去幸福临门时，杀一只牛或杀猪杀羊，至少必须一只鸡；假如人没有东西可许（如这一只牛，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它自己的，只除了不值价的从身上取出的精力），那么天也不会保佑这类人的。

[中国] 沈从文《牛》，见《沈从文小说选》第66—6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C.（双枪老太婆亲自组织拦截囚车，营救江姐。但情况既紧急，又复杂。她心中布满了愁云。）

高高的白塔尖插在碧空里，白云轻轻飘动，给人以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坐在滑竿上的老太婆，却感觉不到这些。在她平静的脸色掩盖下，深藏着内心的焦虑：在这次行动中，可能遇到什么事呢？滑竿均匀地闪动着，发出“叽卡、叽卡”的响声，这种单调的轻快的声音，无法解除她内心的焦躁与悲痛，要是江姐有了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无数战友和死去的老彭啊！一想到江姐，她感到无穷的责任和内疚。回想起江姐温和坚定的笑容，回想起和江姐在一起的

日日夜夜，她禁不住心痛难忍……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26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2【忧戚】

A.（将到日思夜想的美国时，多情善感的叶子又悲伤起来。）

想来那木村会强忍住一颗狂热的心，站立在码头边，含着泪水等候轮船靠岸吧！想着想着，叶子的眼光向木村和两个妹妹的相片那边一瞥。不可能用相片和这些并排摆列的定子，在此时也引起她无限的哀思。这个孩子没有能够给予她生活保障的父亲，而常把她抱在膝上爱抚她的母亲，又远在异乡。如今不知她在那池畔孤寂的小舍中干什么？想象到她在笑，也觉得可悲。想象到她在哭，又觉得可怜。这样，叶子胸中忽然引起了一阵郁闷，止不住的泪水簌簌地往下流。叶子赶忙挨到铺位边，拿起枕边的手绢掩抑住眼角。黯然伤神的泪水还是止不住点点滴滴地在流。可在这种意外的感情的反复之中，又混杂了几分诱惑。这是越来越深沉、越来越哀伤的愁思，是难以测度的深沉、孤寂、伤感的愁思。这是全然不带幽恨怒气的万念俱灰般对世间所有人都深切地感到依恋的那种愁思。亲爱的定子、亲爱的妹妹、亲爱的父母……为什么在如此令人眷念的人世间，唯有自己的心是这样忧伤孤凄？为什么人世间就不知道怎么来哀怜自己这样的人？这样的感触，星星点点随着那不断濡湿衣衫的泪水从心中涌现。叶子不知不觉想紧紧攥住这一些感触，然而枉然。在这样的感触与感触之间，如无星之夜、无波之海那样的阴深无边的悲哀，将一切爱憎全染成一色，越来越暗淡。厌生不如盼死那样的想法，不即不离地缠绕着叶子的心。叶子终于伏倒在枕头上，自怜薄命，悄悄地继续哭泣。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173—17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B.（小茵姑娘寄居在舅父家，母亲带着弟弟住在学校。新年几天的团聚使她很快乐，一旦又要分离，顿觉凄凉。）

小菡生活象这样，真快乐。日子在她又似乎是短了，她只想永远如此就好。如果是因为要过年才能如此和熙，那她就希望天天都要过年。但不觉的，年就过完了，元宵节也来了。一到十六，所有的灯彩，……都要撤了。而且……啊！这于小菡多么凄惨啊！妈和弟弟就又得到学校去了，去预备开学。到十八，她也就得上学了。她不怕上学，她实在不愿让弟弟同妈又离了开去。她终日怅怅的。这节好无意思！妈越叮咛她，她就越伤心。她恨不能把日子拉回来，再过一次年！晚饭她也不吃，只说是肚子痛。如意就来替她揉肚子，她同如意说：

“如意！明天晚上，这一边屋里，又只剩我们两个了呢”。

如意也黯然，且同时算出对面舅舅屋里，是十一个人。

她尽着说肚子痛得利害。妈无法，只好把她安置在妈的床上睡在脚头了。

她听到弟弟的小小的鼾声，她又常听到妈叹息。她用手摸着妈的脚，她不觉低低哭起来了。这年里的日子过得太好，妈几多爱她，弟弟又太可爱了！唉！谁还能讲故事给她听，谁还能象妈一样的什么事都顾到她，她再也莫想过一个有火盆，有明灯，有笑声，有谈话声的热闹的夜了。她只好遥遥听着舅妈房里传来骄傲的笑。白天呢，小孩还常在一块玩，一到夜里，就都到自己的妈面前去了，她呢，她就只能想在妈面前的弟弟的一切了。她一人坐在灯面前，静悄悄的，如意在椅子上打瞌睡。她听老鼠叫，她又去想老鼠，不是妈在家时，都不听到老鼠叫吗？大约是老鼠也知道妈去了，就来欺负她。如意服侍得也不尽心了。她越想越难过。她哭得也越凶了。

〔中国〕丁玲《过年》，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
第143—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C.（梅女士借叙述她同韦玉的爱情周折表达了对梁刚夫的爱，但没得到对方相应的表示，反说她这首很好的爱情诗“缺乏了斗争的社会的意义”。）

梅女士打了个寒噤。这样干燥冷酷的批评，比斥骂还难受。她轻轻地咬着嘴唇，赶快转换方向拿一些不相干的话语混了过去。

后来梁刚夫走了，梅女士闷闷的总觉得不高兴。她很冷心的

人，她又恨自己。为什么丢不开他呢？是傻子才不会看懂一个女子眼睛里的意义！然而梁刚夫是聪明机智的。也许因为他太聪明，因为他很知道已经怎样有力地吸引了一个女子的心，所以他故意拿身分，而且要故意玩弄这落在他手掌中的一颗心？也许他竟是那样残忍！手里掉落了书也不觉得，梅女士倚在枕上，继续她的愁思。密云中漏出来的太阳光斜射到她脸上，她闭上了眼睛，她的身体渐渐滑下去，直到平躺在床里。假设的问题都答完了，有一根新的自慰的线索从她迷惘的意识里袅袅然飘起来；他们都不是畏瑟忸怩的人儿，在这件事上，他们最是赤裸裸地毫无勾心斗角的意思，自然他们都不肯叭儿狗似的献殷勤，无论谁爱谁，总之不是可羞的事，应该直捷了当表示，为什么不向他表示呢？应得有点明白的表示！……

她这么想，冷冷地笑着。然后惨白罩上她的面孔，她伤心地滴下了几滴眼泪。比恶梦都不能再好的现实啊！她宁愿死在梦里！过去的全部生活又飞快地倒退回来了。何尝没有浓艳的色彩，然而多么错乱颠倒，真比梦都不如！直到现在为止，爱她的人可真不少呢，但是她也爱的，却只有两个；两个！第一个是不敢爱她，第二个是不愿爱她。而她又没法使得自己不爱这第二个！是这样的命运么？然而的确是这这样颠倒错乱的人生！

在梅女士泪光晶莹的眼前，浮现出韦玉的幽悒的愁脸和梁刚夫的冷静的笑容。它们都在颤动，都在扩大，终于吞没了梅女士的全身。

〔中国〕茅盾《虹》，见《茅盾全集》第2卷第241—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六 自 慰

A.（老地主李斯特尼次基的儿子叶甫盖尼借养伤的假期回到了家里。几天后，他乘姻克西尼亚失女后极其悲痛需要安慰的时刻占有她。）

他已经躺在床上，抚摸着肿胀的、柔软的胸膛，想道：“从正经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葛利高里……我偷了他的亲

人，可是要知道我在前线上曾经冒过生命危险。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要是子弹再稍微向右一点，打穿我的脑袋呢？现在我一定已经腐烂啦，我的肉体已经长满了蛆……每一瞬间都应该恋恋不舍地生活下去。什么事我都可以干出来！”他有一会儿工夫对自己这种思想觉得很害怕，但是又想到了冲锋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场面，又想到了他从死马身上站起来，但又被子弹打中倒下去的那一刹那。他已经渐渐入睡，心安理得地下了决心：“这件事明天再说，现在睡吧，睡吧……”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B.（头天晚上的饭席上，满身土气的李太太因遭小赵戏弄出了丑，现在，老李为和小赵赌气，带领全家人接受了小赵的宴请。饭桌上，老李观察每一位太太。）

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较了一下，得到个结论：夫妻们原来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将就”是必要的；不将就，只好根本取消婚姻制度。可是，取消婚姻制度岂不苦了这些位夫人，除了张大嫂，她们连一个享过青春的也没有，都好象一生下来便是三十多岁！

〔中国〕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第
240—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七 满 意

1【满意】

A.（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对女儿薇罗奇卡和家庭教师罗普霍夫的接触总是不放心，于是她运用各种办法去考验他们，看他们之间会不会产生男女私情。这天晚上她有意把罗普霍夫和女儿哄进女儿的住房，然后悄悄在门外偷听他们的谈话，听后很满意，放心了。）

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只听到这句话为止，她想：“好，现在他们在研究学问，——我不在行，不用听下去了。多么聪明能干的青年，可以

说是个体面人物！他教给薇罗奇卡的一套规矩多么合情合理！有学问的人可了不起：同样的道理，要是我来对她讲，她就不爱听，还要怪我：我没法称她的心，因为我不会文绉绉地说话。可是只要他那么文绉绉地一说，她马上听得进去，明白那是真理，表示同意了。对，怪不得俗话说：学则明，不学则愚。如果我是受过教育的女人，难道还会象现在这样子吗？我可以提拔丈夫当将军，在粮政方面或是什么别的方面给他找个位置。唔，当然啦，我要亲自替他跟承包商人办交涉：他哪能办得好呀！那时候我就不会盖这样的破房子，买进的农奴也不止一千了。现在可不行。我得先到将军们的圈子里去显显本事，——但是我怎么显本事呢？我讲不来法国话，他们会的东西我连一样也不会。他们要说：她不懂礼节，只配到干草市上去骂街。我配不上他们。不学则愚。一点不假：学则明，不学则愚。”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三十多岁的式子，对自己的肌肤仍然光艳，甚感满意。）

式子再次端详着穿衣镜里的自己。淡玫瑰色毛绉纺连衣裙，轻柔地描绘出身躯的曲线美。柔和的褶绉把她的胸部装饰得华丽而迷人。她看自己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四五岁，从而垂下帽沿，校正了项链的位置。这功夫，她觉察到女佣希代正吊着眼睛睥睨着自己这身华丽的服装。当初式子对希代的视线还有些难为情，现在已全不放在心里了。她接过希代默默递过来的手提包，蹬上了制作精巧、脚心紧贴的意大利产高跟鞋。

大门外，一辆奔驰牌中型轿车在等待着她。五十岁开外的瘦个子司机，打开了车门。这辆私人轿车和司机都是一家纤维公司紧缩后抛出来的，碰巧被银四郎发现了。

司机表情呆板，态度冷峻，在驾驶席上落座后便一声不吭地驱车奔驰起来了。司机的脖颈上刻满了包装纸似的粗陋的皱纹。他要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工资低微，月薪还抵不上式子此刻穿的这件毛绉纱连衣裙，因而显出一副寒酸相。式子想，他将以何种心情忖度我这个独身女人的豪华生活呢？她觉得自己的肌肤仿佛被他触着一样，很是

噁心。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244—245页，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C.（祁老太爷家是小羊圈里住得最长久的一家，邻居们把他看成全胡同的老太爷、老人星。）

四五十年来，他老住在这里，而邻居们总是今天搬来，明天搬走，能一气住到十年二十年的就少少的。他们生，他们死，他们兴旺，他们衰落，只有祁老人独自生了根。因家道兴旺而离开这陋巷的，他不去巴结；因家道衰落而连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他也无力去救济；他只知道自已老在这里不动，渐渐的变成全胡同的老太爷。新搬来的人家，必定先到他这里来拜街坊；邻居有婚丧事设宴，他必坐首席；他是这一带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

在得意里，他可不敢妄想。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假若老天教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若收回他去呢，他闭眼就走，教子孙们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门去！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2—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惬意】

A.（心绪不好的金大俊，想到了一些令人愉快的事，不觉又感到畅快了。）

现在尹善珠跟我不是已经缔结了百年之好吗？干嘛又为这事而神经紧张呢？默默走着的金大俊，好象在嘲笑自己的荒唐，独自在黑暗中撇了一撇嘴。然后又安慰自己：流泻的月光、潺潺的溪水声、这夜色和时间难道不值得珍惜吗？何必要在这种时候谈论别人的事情。难道不应当多谈一些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幸福以及此时此刻的激动和兴奋吗？只要谈起这些话，不管是谁，心里都不会不愉快吧。然而，并不是这么回事。随着情况的不同，这种话也会说得完全违反本来的

意思……金大俊这样想着，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觉得有责任要回答心爱的人所提的问题。

〔朝鲜〕尹世重《在考验中》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

B.（看不起丈夫的赵世芬准备参加一个舞会。她在穿衣镜前梳理着，回想以往舞场上的情景。）

赵世芬站在立柜的穿衣镜前，麻利地梳理着头发，每梳一下，就朝后抖一抖，让头发瀑布般从肩上披泻下去。她欣赏着自己浓密黑亮的头发，欣赏着自己朝后抖动头发时动人的姿态，欣赏着自己漂亮的容貌和丰满的胸部。她那波光闪闪的眼睛在凝视着自己——不，是在凝视着面前一个想象中的什么人而妩媚地微笑。恍惚中，她眼前又浮现出上次舞会上的情景。那一双双几乎贴近她脸颊的热烈的眼睛，那男性的殷勤的笑脸，那带着烟气和挑逗意味的热烘烘扑面的呼吸，那旋转中令人兴奋的身体的接触——她感到自己的乳房在弹性的颤动，那里还留存着美妙的接触“记忆”。一个个风度翩翩的男子向她走来，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伸手邀请她，四面旋转的人群中都是注视她的目光，她的脖颈能感到男性目光的烫热和女性目光的嫉妒……这又是谁的目光在注视自己？她回过头，脸上陶醉的微笑顿时消失了。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C.（庸俗、浮浅而又无聊的瑞丰，本来在组织学生游行中充当了蓝东阳的傀儡，憋了一肚子气。可一见冠晓荷用上等的酒菜慰劳他，就把一切丢在了脑后。）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瑞丰，在吃过几杯竹叶青之后，把一切烦恼都忘掉，而觉得世界象刚吐蕊的花那样美好。在今天早半天，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天安门前，假若有人对他说两句真话，他或者能明白过来一点，而多少的要收起来一

些无聊。不幸，他又遇见了冠晓荷，与冠晓荷的竹叶青和精美的四川菜。只要他的口腹得到满足，他就能把灵魂当五分钱卖出去。他忘了蓝东阳的可恶，天安门前的可怕，和他几乎要想起来的日本人的狠毒，而只觉得那浅黄的竹叶青酒在浑身荡漾，象春暖花开时候的溪水似的。白斩鸡的油挂在他的薄嘴唇上，使他感到上下唇都厚起来，有了力量。他觉得生命真正可爱，而所以可爱者就是因为肉美酒香。只要有人给他酒肉，他以为，他就应当诚心的感激。现在，这顿饭是冠先生给他的，他就该完全同意饭主子所说的。他的小干脸上红润起来，小干脑袋里被酒力催得嗡嗡轻响，小眼睛里含着颗小泪珠——他感激冠先生！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13—31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3【满足】

（宝玉遭打，宝钗送药来慰问。）

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她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八 不 满

1【遗憾】

A.（因为艾拉白拉怀了孩子，裘德只得与她结婚了。婚后艾拉白拉又告诉他并没怀上孩子，是她弄错了。裘德怎样想呢？）

他模模糊糊、恍恍惚惚感觉到：一个人如果由于一时之间，让突如其来的本能暂时制伏——这种本能，并不含有什么罪恶的成份在内、顶多也不过是一种弱点而已——但是一个人，一旦被它暂时制伏，而举行了一种社会仪式，于是他经过多年的思索和努力而订出来的完美计划，就不得不取消，他唯一能表现出来人类比下等动物优越的机会，就不得不放弃，他自己唯一能对他那个时代整个的前进作一份儿贡献的机会，也不得不放弃，那这种仪式，一定有问题。他很想来考查一下，他到底作了什么恶事，她到底受了什么损害，就应该让他掉到这样一个陷阱里，把腿都摔折了，要瘸一辈子？同时还连累了她，使她也许得跟着也瘸一辈子？现在已经证明出来，使他结婚的直接原因并不存在了，这固然还得算运气，但是，他已经结了婚这事实，却无法消灭。

〔英国〕哈代《无名的裘德》第80—8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B.（宝玉随凤姐来宁府，初次见到了秦可卿之弟秦钟。）

那宝玉自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秦钟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接，可知‘贫窶’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忽然宝玉问他读什么书。秦钟见问，因而答以实话。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不满】

A.（保罗既诺会战后，俄军退出了莫斯科，扎营在塔路齐诺一

带。总司令库图佐夫的参谋军官不断鼓动他进攻、出击。然而他不赞成。)

“他们应当明白，我们攻击，只有失败。忍耐和时间，是我的战士和武器！”库图佐夫想。他知道苹果青的时候，是不该摘取的。它熟的时候，自己会掉落，但你在青的时候摘取，便是损害了苹果和树，而且要使牙齿发酸的。……

“他们想要跑去看看他们怎样打伤了这只野兽。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了。总是调动，总是攻击！”他想。“为什么？只是要自己立功。好象打仗是什么有趣的事。他们好象是小孩，关于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有条理的说明，因为他们都想要证明他们是多么会打仗。但现在问题不在这里了。这些人向我提出了多么巧妙的调动！他们似乎觉得，当他们想到了两三个偶然事件的时候，(他想起了彼得堡发出的总的计划)便是想到了一切。但偶然事件是无数的！”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 (晓彤对母亲总是骂晓白很有看法。)

晓彤不说话，默默的把洗好的菜盛进盘子里，放在炉台边的桌上。然后整理碗筷做吃饭的准备。她心中对母亲有些微微的不满，总是这样，晓白每天回来都要挨骂，其实晓白只是比较爱玩一点而已，这也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地方，考不上省中联考，骂一次就够了，一年前的事了，还要天天骂。幸好晓白对什么都不在乎，要是她的话，决受不了。

[中国·台湾] 琼瑶《几度夕阳红》第9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C. (秦慕平只因用刊有领袖照片的旧报纸包了东西就吃尽了苦头，他想不通。)

这一切秦慕平都经受了下来，但心情却越来越无法平静；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

天大罪？报纸总是要经常刊登领袖照片的，用来包东西有罪，拿去卖掉或者烧毁岂不更有罪？收藏起来不也会发黄？贴在墙上不也要落灰？一旦和“变色”、“玷污”联系起来，不又是罪恶深重？对革命领袖的敬爱是人民共同心情。秦慕平从离开反“扫荡”的老家投奔八路军的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哪一天不怀着这种诚挚的感情？它是和反抗侵略、穷人翻身的民族意志和阶级愿望，后来又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融合在一起的。革命发展到今天，怎么出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致一张刊登领袖照片的报纸，也要视为圣物、顶礼膜拜的这种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怪事呢？……

〔中国〕张弦《记忆》，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
第24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D.（财迷转向的长生奶奶对她的儿媳一百个不满意。）

到底新娘子有哪些好处呢，阿大供得她比亲生娘还要紧？这烂污货嫁过来已经有了七个年头，可只替阿大生过一个没卵的阿巧——一天到晚拖长着鼻涕，嘴里瞎说瞎说的，没一点儿教训。

这些长生奶奶都看不顺眼。她从前当媳妇的时候那么苦，一年到头把颗心提得高高的不敢做错一点，老公还动不动就兜屁股上一脚。现在做媳妇的可爬得比阿婆还高，跟她说话她爱理不理的。瞧见了阿婆也不站起来。还是那么赖在床上，假说是肚子痛。那个烂污货老说她肚子痛，可是不替她长生奶奶生个孙子。阿大只一个劲儿袒护着他老婆：就是她把整半碗冷饭倒到泔水桶里——他也舍不得捶她一下。长生奶奶撑不住气说了几句，阿大就横一横心，瞪着一双眼睛，在新娘子脸上劈她两掌：这明明是发给老太婆看的。

〔中国〕张天翼《善女人》，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49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3【忿忿】

A.（伦子对式子的举止很不满意。）

伦子正按照原样整理着式子脱下的晚礼服，回想着刚才式子穿这

件西服时的情景：当式子在擦得明亮亮的镜子前把这件银光耀眼的服装穿在身上时，业已把站在身后的伦子忘得一干二净了。她挺胸脯、晃脑袋、两眼亮晶晶，活似孔雀开屏。毫无隐讳地流露出傲慢和自信。这是一个女人对现在的成功感到得意、对将来的发展确信无疑所表现出来的傲岸之态。她只不过画了设计图，一切具体的工作都是别人干的。而她却在一楼会客室洋洋自得地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要知道试样和缝制这大量的事情都是伦子她们干的呀，可她却沾沾自喜据一切功劳为己有。在向记者讲叙情况的姿态中时刻不忘矫饰她自己制作的艰辛和热情。伦子感到不满和好笑。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269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伯爵夫人为了改变家庭经济衰败的处境，希望儿子罗斯托夫和尤丽·卡拉基娜结婚。但罗斯托夫对母亲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认为不能为了陪嫁而牺牲自己的情感和荣誉。）

“是的，也许，我是爱无钱的女子，”尼考拉自语着，“怎么，我要为了陪嫁，而牺牲我的情感和荣誉吗？我奇怪，妈妈怎么能够向我说这话。因为索尼亚贫穷，所以我不能爱她，”他想，“我不能报答她的忠实专一的爱情。确实我同她在一起是比同任何囡囡般的尤丽在一起更幸福的。为了我家庭的幸福而牺牲我的情感，我总是能够的，”他自语着，“但我不能够压制我的情感。假使我爱索尼亚，那么，我的情感在我看来是胜于一切高于一切的。”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九 空 虚

A.（磨坊主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生意由于连年战争越来越糟。当他听到“革命就到眼前”的消息时，感到“生活一下子就黯淡了”。女儿丽莎的来信，不但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的空虚感觉”。）

“我觉得她是个不相干的人，”他想着女儿。“她也觉得我是个不相干的人。她对父母觉得还有一点感情——那就是因为她需要钱……一个肮脏的姑娘，有好几个情人……小时候却是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姑娘……我的天！一切都变化得这样厉害！……临到残年晚景却成了一个傻瓜，曾经相信在未来可以过一种好日子，实际上呢，却是个孤独的人，就象十字路口的小教堂一样……你用肮脏的手段发了财，——可是要想干干净净地发财是办不到的呀！从前骗过人，过着刻苦的生活，现在却发生了革命，明天我的奴才就可能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一切都要他妈的弄得乱七八糟！……至于孩子们呢？乌拉吉米尔是个糊涂虫……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反正一样，随便吧……”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5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B.（主人公“我”从北京来到南海边的一座小城，陌生的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使年青的主人公觉得失去了五官中最可宝贵的耳朵和嘴。原有的失落感在新的环境中显得更加沉重。）

又送走了一个啊！

什么都终归要离弃我的：母亲走了，朋友走了，学业也半途而废，如今，我已陷入一个可怕的空虚中。没有欢乐，麻木得连苦恼也感觉不到了。我脚下踏的象是白茫茫一片云雾，然而我却怀着神仙所永不会有的愁绪。我想古城，想同窗好友……然而这一切都象过眼浮云，那么轻飘飘，那么难以捉摸，又那么辽远得可望而不可及。

如今，我竟连自己的存在都忘记了！

我想嚷，空楼上面是那座仅装了过去时间的“沉钟”，空楼下面只有那位老厨师，他拿我当作了“皇帝”！

哎，我的贵干啊！我来到人间的贵干又是什么呢？

〔中国〕萧乾《梦之谷》，见《萧乾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C.（静女士在抱素的诱骗下一夜间失身了，第二天起床后重温旧梦，先是“心安理得”，转而空虚、悲哀。）

第二天，静女士直到十点多钟方才起来。昨夜的事，像一场好梦，虽有不尽的余味，然而模模糊糊地总记不清晰。她记得自己像酒醉般的昏昏沉沉过了一夜，平日怕想起的事，昨晚上是身不由己地做了。完全是被动的么？静凭良心说：“不是的。”现在细想起来，不忍峻拒抱素的要求，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一大半还是由于本能的驱使，和好奇心的催迫。因为自觉并非被动，这位骄傲的小姐虽然不愿人家知道此事，而主观上倒也心安理得。

但是现在被剩下在这里，空虚的悲哀却又包围了她。确不是寂寞，而是空虚的悲哀，正像小孩子在既得了所要的物件以后，便发现了“原来不过如此”，转又觉得无聊了。人类本来是奇怪的动物。“希望”时时刺激它向前，但当“希望”转成了“事实”而且过去以后，也就觉得平淡无奇；特别是那些快乐的希望，总不叫人满意，承认是恰如预期的。

〔中国〕茅盾《蚀·幻灭》，见《茅盾全集》第1卷
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〇 寂 寞

A.（瑶族姑娘赵双环是公社的播音员，又是全县的先进分子。公社书记象对女儿一样器重她，也象对女儿一样束缚她、限制她。荣誉反而给她带来了孤寂与苦恼。）

纵然她努力使自己相信：盘书记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自己好，教她爱惜荣誉。可是她想：荣誉是什么呢？是理想的花朵吧？是生命的花朵吧！生命有了它，不是应该更加丰满、充实，更加欢乐吗？为什么一个人有了荣誉，便要象寺庙里木偶、神像那样，冰消了理想、热情，甚至连言谈举动都要受到监视呢？那么荣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难眠的夜间，听溪水淙淙，树木沙沙，虫鸣唧唧，赵双环不禁深深怀恋从前的生活。那时候，她虽无父无母，贫苦而辛劳，赤着脚，举着牛鞭，涉水翻坳；但是她可以吆喝，可以唱，可以跳；如果她愿意，可以搂住任何一个男孩的腰身，一同骑在牛背上，

走过一村又一寨。蓝天是她的，白云是她的，整个大自然都属于她。为什么有了荣誉，她就变得这样孤独呢？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整天生活在孤寂之中。难道一有了荣誉就非得高踞于众人之上，就非得脱离群众不可吗？她渴望生活在群众之中，也渴念有个知心的人儿说说话……这个人是谁？他在哪里？在此之前，她的确没有想到爱情，但目下，对爱情的向往却在压抑中萌发了。

〔中国〕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3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吴老太爷熏陶培育下的玉女——四小姐蕙芳来到上海，按捺不住青春期的情欲，又缺乏吴公馆少男少女的摩登生活，触景生情，内心充满无限幽怨。）

四小姐这无名的惆怅也是最近三四天内才有的。她的心变成一片薄膜，即使是最琐细最轻微的刺激——任何人的欢乐或悲哀的波动，都能使她的心起应和而发抖。静室独坐的时候，她感到冰窖似的悲凉；但混在人堆里时，她又觉得难堪的威胁，似乎个个人都板起了得意的脸孔在威胁她。世界上只有她一人是伶仃孤独——她时常这么想。她渴要有一个亲人让她抱住了痛哭，让她诉说个畅快；来上海后这三四天就像三四年，她满心积了无数的话，无数的泪！

也许就在自己正亦感得孤独的悲哀这简单的原因上，四小姐对于失意怅惘的范博文就孕育了深刻的印象罢？但是跟着吴芝生一路走去的时候，因为了自己的怅惘，更因为了一路上不断的游客和风景，她渐渐忘记了范博文那动人爱怜的愁容了。等到进了动物园，站在那熊栏前，看着那头巨大的黑熊像哲学家似的来来往往踱方步，有时又像一个大书呆子似的直立起来摇了摇它那个笨重的脑袋，四小姐便连自己的怅惘也暂时忘却，她微笑了。

吴芝生碰到一个同学，两个人就谈起来。那同学是一头茅草似的乱发，面貌却甚为英俊，一边和吴芝生谈话，一边常常拿眼睛去看四小姐；渐渐他们的谈话声音放低了，可是四小姐却在有意无意中捉到了一问一答的两句话：

“是你的绯洋伞（“未婚妻”的英文译音）罢？”

“不，——是堂妹子！”

四小姐蓦地脸又红了。她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绯洋伞”，但从吴芝生的回答里也就猜出一些意义来了；她羞答答地转过身子走开几步，到右手的猴子棚前。这是半间房子大小的铁条棚，许多大小不等的猴子在那里蹦跳。四小姐在家乡时也曾见过山东人变把戏的猴子；她到现在还记得很明白的是五六年前在土地庙的香市中看见一只常常会笑的猴子——一口的牙齿多么白！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快乐的纪念，此后就因为十四岁的她已经发育得和“妇人”一样，吴老太爷不许她再到香市那样的男女混杂的地方。现在她又看见了猴子，并且是那么多的猴子，她那童年的往事便在记忆中逆流转来。她惘然站在那猴子棚前，很想找出一只也是会笑的猴子。

然而这些猴子中间并没一只只会笑。似乎也有几分“都市人”的神经质，它们只是乱窜乱跳，吱吱地歇斯底里地叫。四小姐感到失望，正想转身找吴芝生，却忽然看见一桩奇异的景象了。在棚角的一个木箱子上，有一只猴子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另一只猴子满脸正经的样子，替那躺着的猴子捉虱子：从它们那种亲爱的神气，谁也会联想到这一对猴子中间是有些特殊的关系，是一对夫妇！四小姐看得呆了；像是快慰，又像是悲怆，更像是异常酸痒的味儿一齐在她心里翻滚！她不想再看，却又舍不得不看，她简直痴了，直到吴芝生的声音惊醒了她：

“走罢！这里快要关门了！”

〔中国〕茅盾《子夜》第166—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母亲死后，叶子深感凄凉。）

母亲一死，叶子就深切地感到自身的孤单寂寞了。一向怀着紧张心情和由失望中涌出的欢愉之情，象鸟儿在树丛中觅取果实似的，她在人丛中徘徊着寻欢取乐，可这时不知从何处意外地袭来了一阵不安，把她一脚踢落在深不可测的抑郁的沼泽之中。自己虽不是漂流在荒滩上的浮木。可自己却比那浮木更加孤凄。自己也不是随风漂散的枯叶。可自己却比那枯叶更加寂寥。除去这样的生活之外，看来不见

得再有别种生活了吧。究竟在哪儿能够找到能使自己的生活安顿下来的人？叶子不禁深深地思考着这类事。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144—1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一一 烦 闷

1 【烦心】

A.（麻田心烦意乱，举措不稳。）

大概也是由于感情混乱的缘故吧，麻田回到自己家之后，失手把开水泼到腿上。来到磨屋町的自己家跟前，他把方才的激昂情绪压了压，拉开了格子门。格子门的一边，是窄窄的一条水泥地，一直通到尽头的厨房。只有厨房里还点着昏暗的电灯。他蹑手蹑脚地朝着灯光走去。邦子和长女就睡在正面有格子门的屋里。厨房的地板上放着烧炭饼的火钵，壶里的水滚沸着。麻田看到了，就想喝杯茶。他盘腿坐在地板上，把茶壶拽过来，又提起开水壶。这时手一滑，开水壶翻在他腿上。麻田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当即咬住了牙。尽管自己被开水烫了，却不能求邦子护理。这是出于一种不允许自己这么做的复杂心理。他独自用油化开氧化锌，涂抹在烫得通红的大腿皮肤上，并撕开报纸和旧毛巾包扎起来。在处理烫伤的过程中，他被自己的伤势吓住了，忍着疼痛，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当处理告一个段落，开始吸烟时，他忽然产生了联想，连自己都能意识到自己在绷着脸。他马上屏除了这个联想，接替而来的是针对某种事物的满腔忿怒，在二楼的铺上躺下之后也没有消失。那股忿怒针对着联想中的当时的“工作”的全部过程，又针对自己的胆怯心情。他甚至摹想到这次的烫伤会不会引起什么后果。要是从此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办？还能画画吗？庆子呢？他被拖进了越来越扩大的想象中去。这件事仿佛把近来按捺在心里的东西统统勾引出来了。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1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B. (宫子为自己绝望的爱情又萌生而感到心神不安。)

宫子在这样散步的时候，尽量地想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使脸色恢复正常，无论如何不能被人看出来。可是这就象偷喝酒的人想说明自己没有醉一样的困难。

刚才的那一场遭遇已经深深地镂刻在她心上，怎么也忘不掉了，它使永远不会枯朽的爱情重又萌出了新芽。她只觉得心烦意乱，痛苦难堪；向前走一步，心里也更紧张一步，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注入了心里似的，煎熬得忍受不住。在这种时候，如果能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该多么好啊。可是现在却必须在人前强作应答，强颜欢笑，那又是多么令人讨厌啊。她照例又是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1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2 【烦闷】

(匹普在寺区栅门处接到文米克转来的“万勿回家”的信后，当晚躺在陌生客舍里，心情恶劣。)

好一个凄怆的夜晚！好不心焦，好不黯然，好不难捱！屋子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快的气味，那是冷却的煤烟加上发烫的炉灰。抬头望望床顶，只见角角落落里仿佛都簇满了屠宰铺子里飞来的绿头苍蝇、市场上飞来的钻耳虫、乡下爬来的蛆虫，牢牢守在那里，只等夏天一到，便好大显身手。我正在捉摸，不知道那些玩意儿会不会掉下来，忽然就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悄悄落到了我脸上——这个念头转得可实在不是滋味，马上我连背上也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在爬了，其味更加难受。睁着眼睛躺了没多大工夫，寂静中照例又渐渐响起了种种稀奇古怪的声音。壁橱竟而低声谈起话来，壁炉也喟然叹息，小脸盆架滴答作响，抽屉肚子里还不时发出一两声吉他琴弦的声音。大约也就在这当儿，百眼巨人* 投在墙上的影子也都换了一种表情，每一个

* “百眼巨人”，出自希腊神话，此处指那盏灯草芯蜡烛灯。

睁大的圆眼都好象在向我表示：万勿回家！

说不尽的夜思，听不尽的夜籁，怎奈千思万籁都抵挡不了这“万勿回家”几个字。我不论转个什么样的念头，这几个字总要钻到我的念头里来，好似身上着了个什么病痛一般，扔不开，摆不脱。

〔英国〕狄更斯《远大前程》第443—44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3 【郁闷】

A.（贯一对人生失去了兴趣，但又不知是死了好，还是继续活着？）

他既没有可以谈谈这些心事的人，也没有可以诉苦的朋友。哪里还有什么自救的办法呢？他想不到有什么出路，也明知不可能有什么出路，愈想愈烦恼，长此以往，又如何得了呢？他但愿来一场烈火，把这些烦恼的心情先烧个干净，然后自己再安安静静的死去。是活呢还是死？贯一的苦闷越来越深沉了。在这个问题面前，他感到束手无策。

我这个毫无价值的生命，非以同样毫无价值的死亡来结束不可吗？除了这样的死去以外，就不足以偿付我这虚度的一生吗？再不然，还是冲破这罪孽深重的前半生的最后一刻，把希望寄托在后半世的新生上？

他并不一定要逃避死亡，但也不见得不愿意活下去，只是感到这两者都没有意义，因而无法抉择，当前的痛苦使他想到死，前半世中的罪恶生活使他感到可耻和自责，为了解脱这种痛苦，我应该不辞一死呢，还是为了补偿过去的罪恶而应该忍受一切痛苦生活下去？如果说，庸庸碌碌地死去是容易的，那么要活是困难的。我还是应该痛悔前非而做一个人呢，还是但求一死以全其愚？

贯一感到活也不是，死也不是，只觉得坐立不安，睡着也无法合眼，日日夜夜的烦躁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343—34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B. (麦琪生了一个女儿以后，身体差下来了，她心目中的恋人大主教拉尔夫来看她，又勾得她心绪烦乱。她听从安妮的建议，到马特洛克岛度假。这一天，她独自来到海滩上。)

这里是安静的，健康的肉体正懒散地闲着，她可以躺在沙上试试了。

那是拉尔夫。她脸上出现了别扭的、绝望的笑容。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但由于在她的感觉中拉尔夫是上帝，每件事情的开头和结尾都少不了他。那天黄昏跪在满是灰尘的吉利车站空旷处将她抱在两只手当中的就是拉尔夫，虽然在今世她再也看不见他了，但当她快要踏进坟墓时她想的可能还会是这个拉尔夫。多可怕啊，那一个意味着无数事端的人物！

她怎么对安妮说的？她想她的需求是很普通的，要一个丈夫，还有孩子，一个她自己的家，可以有人让她去爱。这看起来并不是奢望，大多数女人都有这些。但有多少女人是真正具有这一切的呢？麦琪想她就是这种人，对她来说，这些东西是那样的难求！

还是认命吧，麦琪·克利阿里、麦琪·奥尼尔。你想要的那个人是拉尔夫·德·布里卡撒特，而你得不到的也正是他。作为理想的男人，他几乎要毁了你这一生了。好吧，那就假设另一个男人不是你所爱的，但他会有孩子让你去爱，你可以从孩子们中间得到爱。这样就意味着可以回过头去看看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

但我怎样才能不爱那个爱着上帝的人？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一直无法不爱他。他是月亮，我只能为它而哭泣。是的，麦琪，你只有刚刚才停止为它而哭泣，如今的一切是，你必须让你自己去满足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你要不择手段地把卢克从那卑鄙的糖业中脱出身来，和他一起住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去。你要去告诉吉利银行的经理，你自己将来的收入要用你的名字入账，你要用这些钱去为卢克想不到为你准备的家庭添置用具，使它舒适，使它便利；你要用这些钱来给卢克的孩子们以适当的教育，当然他们自己是想不到这些的。

所有要说的是，麦琪·奥尼尔，你是麦琪·奥尼尔，而不是麦琪·德·布里卡撒特。甚至这个名字听来都是愚蠢的，麦琪·德·布里卡撒特。我应该叫麦格汉·德·布里卡撒特，所以我一直憎恨麦格

汉。噢，我是否会不再懊恼他们不是拉尔夫的孩子？那是个问题，对不对？还是对你自己反反复复地讲讲这个问题吧，麦琪·奥尼尔，你不必浪费时间去想一个你得不到的男人和他的孩子。

对你自己说吧，想过去了的事情是无用的，应该把它们埋葬掉。想想将来的事情，将来是属于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的，而不是属于拉尔夫·德·布里卡撒特。他是属于过去的人。

麦琪哭得在沙滩上直打滚，自从她满三岁以来就没象这样哭过了。她放声大哭，只有蟹和树木听着她那凄凉的哭声。

〔澳大利亚〕科林·麦卡洛《荆棘鸟》第428—43页，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C.（同老婆赌气的老李，走出家门后与有些病态的丁二爷喝了点酒。丁二爷以他亲身的经历诅咒了他的女人带给他的不幸，老李听后心中更加郁闷。）

老李心中堵得慌。一个女人可以毁一个，或者不止一个，男子。同样的，男人毁了多少妇女？不仅是男女个人的问题，不是，婚姻这个东西必是有毛病。解决不了这样大的问题，只好替自己和丁二爷伤心。丁二爷不那样讨厌了。世上原没讨厌的人，生活的过程使大家不快活，不快活自然显着讨厌：大概是这么回事，他想。假如丁二爷娶了李太太，假如自己娶了——就说马少奶奶吧，大概两人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也许更坏，谁知道！他上了天桥，没看见一个讨厌的人，可是觉得人人心的深处藏着些苦楚。说书的，卖艺的，唱蹦蹦戏的，吆喝零碎布头的，心中一定都有苦处。或者那听书看戏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可是那种快活必是自私的，家中有几个钱，有个满意的妻子，都足以使他们快活，快活得狭小，没意义，象臭土堆上偶尔有几根绿草，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用人生的苦痛、烦恼、不平堆起来的。

〔中国〕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第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憋闷】

A.（撮子心情郁闷，难以自制。）

摄子觉得自己的心胸快要炸裂了。胸腔里好象塞着一块膨胀得令人难受的海绵状物质。那块东西空疏疏的，里面却蕴藏着一种能量，将大量的阴湿臭气顽强地往外扩散。这种心胸将要爆炸的感觉，压迫着她的心肺。摄子无法保全自己。那海绵状的东西，眼看就要变成黑块，从喉咙里喷射出来。摄子手抓墙壁，更加放声恸哭。

〔日本〕曾野绫子《爱的破灭》第1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B.（给曹先生拉包月的祥子，因曹家出事受到了牵连，一点点积蓄起来的买车钱被抢光了。他只好狼狈地回到人和车厂。现在，一切只能听刘四爷和虎妞的摆布了。）

祥子没言语，也没生气。他好象是死了心，什么也不想，给它个混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活儿就作，手脚不闲着，几转就是一天，自己顶好学拉磨的驴，一问三不知，只会拉着磨走。

他可也觉出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虽然不肯思索，不肯说话，不肯发脾气，但是心中老堵着一块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只要有会儿闲工夫，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可是老那么大；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可是噎得慌，象块海绵似的。心中堵着这块东西，他强打精神去作事，为的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好去闷睡。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他扫雪，他买东西，他去定煤气灯，他刷车，他搬桌椅，他吃刘四爷的犒劳饭，他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口里没话，心里没思想，只隐隐的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第117—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周伯伯受了重伤，韩燕来要卖车外带给他付药费，却在路摊上受到日本走狗的讹诈，被诬为小偷，押进了拘留室。）

断黑，燕来被释放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十分憋气，感到没脸见人，一时头晕眼胀，周身发烧，恨不得有医生给放放血才解气。迎面有家小酒馆，他想起十个钟头没吃饭了，摸摸衣袋里还有零钱，

身不由己地走进去。以前他对杨叔叔作过保证，坚决戒酒。现在，心里这样烦乱，早把一切誓言撇在九霄云外了。酒家问他时，他指着四两的酒杯伸出两个手指头。辣酒浇愁，最易上脑，半斤酒没喝完，伏在桌上沉醉了。迷糊中，酒家把他叫醒，算完酒账，找回五角钱，他踉踉跄跄走出门来。冷风一吹，头脑清醒些，他想起今天受到的侮辱，这样空手回家，还有脸见人？说书唱戏，虽说有贪官恶霸欺压良民的。可是，就在那个时代，有多少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他们杀贪官除恶霸，痛痛快快的活着。今天，韩燕来革命了，还受这份腌臢气，不光丢掉杨叔叔的脸，连祖宗三代的脸也丢净了。他叫着自己的名字：韩燕来呀韩燕来，你五尺五的汉子，就这样忍气吞声善罢甘休吗？不！你是鬼子经理也好，冒牌的汉奸商人也好，我要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18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一二 惆 怅

1 【失意】

A.（觉新遇见了昔日的情人梅后，心潮难平。）

觉新走出水阁，一个人在玉兰树下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他好象渴望着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就在他的眼前，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得到它。他感到空虚，感到人生的缺陷。他痴痴地靠着树干，望着眼前的一片新绿出神。树上起了鸟的叫声。两只画眉在枝上相扑，雪白的玉兰花片直往他的身上落，但是过了片刻又停止了。他看见两只鸟向右边飞去，他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恨不得自己也变作小鸟跟它们飞到广阔的天空中去。他俯下头看他的身上。几片花瓣从他的头上、肩上落下来，胸前还贴了一片，他使用两个指头拈起它，轻轻地放下去，让它无力地飘落在地上。

〔中国〕巴金《家》第196—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在膩忒忒，软绵绵的雨天，最易勾起对自己亲爱的人的思念。青年许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思念着他相爱而又不能爱的女友馨。)

在青年许的俯垂到胸前的脑袋里正搬演着无数纷乱的往事。说不明是甜，是酸，是悲，是喜，总之，也是膩忒忒的，软绵绵的，缠绕着威胁着他的轻轻跳着的心儿。

渐渐他的惘然的脸上浮出一丝苦笑来了。终于是脑袋一挺，把那些垂到眉毛上的长头发掀往后去。他站起来在房里踱了几步，最后站到窗前，痴痴地望着密雨的空间。

校门进来直到大礼堂前的两行柳树，浴着朦朦的雨丝，更显得艳绿；风过处，嫩条轻摆，簌簌地洒了一阵又一阵的水珠。穿着明蓝色旗袍的苗条的人形从校门口的传达室里跳出来，又跳到校外去了。这好像一条软鞭子抽在青年许的心上，他闭了眼睛，他打了个冷噤。

最近一星期来心灵上的创伤——曾经用了种种的辩解而始得自忘的创伤，现在突又迸裂了。他睁大了眼睛，疯狂似地向校门那边看。已经不见明蓝色旗袍苗条的人形！于是他的隐痛立即变为抓摸不到的怅惘。他好像一脚踏空，跌入了无边的空虚。现在的他，宁愿注视那创伤，让自己的心流血；更愿给他创伤的她肯来骂他，打他，——就是杀他也愿意！

〔中国〕茅盾《三人行》，见《茅盾全集》第2卷389—3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惆怅】

A. (寡居的文学编辑李文静拖着疲惫的身体看一部长篇小说稿，而小说的内容又刚巧是描写的“几个知识型的中年寡妇的日常生活”，这更触动了她寂寞、惆怅的心。)

她的心照例缓缓漾上来一种近似麻木的惆怅。

她的心也是干燥的，没有润泽。

她扶了扶眼镜，撑着额头，眯着眼凝视着眼前恍惚了一瞬，露出一丝自嘲的苦笑来。

她的身心都发干了吧。她用意念把周身都“想”了一遍，能感到整个身体都是那样麻木、疲乏、衰弱。作为一个女人，她已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性的活力与性的冲动。她才三十九岁，但似乎已从不企望男性的拥抱了。她麻木的肉体与感情，甚至厌恶文艺作品中任何这方面的描写。然而，她却常常渴望着能和一个思想感情相互理解的男性说说话。

人有时候的最大苦闷，是没有一个能相互说话的朋友。

她低下头，随便翻看了两页稿纸。这部小说尤其加深着她的郁闷情绪。小说描写了几个知识型的中年寡妇的日常生活。在写女人的苦闷上，这部小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B.（方鸿渐回国闲居，百事应酬，却无一件正事遂他的心愿。无聊至极，去拜访自己本不动心的苏文纨小姐。）

这几天来，方鸿渐白天昏昏想睡，晚上倒又清醒。早晨方醒，听见窗外树上鸟叫，无理由地高兴，无目的地期待，心似乎减轻重量，直升上去。可是这欢喜是空的，像小孩子放的气球，上去不到几尺，便爆裂归于乌有，只留下忽忽若失的无名怅惘。他坐立不安地要活动，却颓唐使不出劲来，好比杨花在春风里飘荡，而身轻无力，终飞不远。他自觉这种惺忪迷滞的心绪，完全像填词里所写幽闺伤春的情境。现在女人都不屑伤春了，自己枉为男人，还脱不了此等刻极情感，岂不可笑！譬如鲍小姐那类女人，决没工夫伤春，但是苏小姐呢？她就难说了；她像是多愁善感的古美人模型。船上一别，不知她近来怎样。自己答应过去看她，何妨去一次呢？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48—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C.这间屋子应当会说话，它应当抓住我，揪住我，我要感觉到

我是属于这里的，我要倾听，我要知道，当我回到前线的时候：战争将会沉没，它将淹溺在回家的浪潮中间，它将永远地过去，不会再来啃噬我们，它将只是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外在力量而已！

书脊一排排立在那儿。我依旧熟悉它们，而且我还记得是按着顺序排列起来的。我用眼色恳求它们：跟我说话啊，接纳我吧，你接纳我吧，我的青春的生活！你是无忧无虑的，优美绝妙的，你再把我也收下吧！……

我等着，我等着。

一幅幅图景打我心上漂浮过去，可是它们并没有停留下来，它们全不过是些阴影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的不安增长起来。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可怕的陌生的感觉。我找不到退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尽管我恳求，用尽力气，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没精打采、悲愁悒郁地坐在那儿，如同一个判了罪的人，而过去却掉头离去了。同时，我也不敢向它作过多的恳求，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一个兵士，这一点必须把握住。

我感到很厌倦，于是站起身来，朝窗外眺望。然后我拿起一本书，翻了几页，打算阅读。可是我随即把它抛开，另外又拿起一本。里头有些段落，我曾经做过标记。我找寻，翻着书页，随后又换了一本。一大堆书已经堆在我的身边。很快又有别的东西堆了上去——报纸、杂志、信件。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仿佛站在法庭前面。

勇气没有了。

词语，词语，词语——它们根本不能跟我的心相通。

慢慢地我又把书放回书架。

一切都过去了。

悄没声儿地，我走出了房间。

〔德国〕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第
134—1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一三 丧 气

1 【扫兴】

A. (贾芸为谋差来给凤姐送礼，被凤姐拒绝。)

贾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说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点儿都不漏缝，真正斩钉截铁，怪不得没有后世。这巧姐儿更怪，见了我好象前世的冤家似的。真正晦气，白闹了这么一天。”小红见贾芸没得彩头，也不高兴，拿着东西跟出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高自萍曾冷淡过杨晓冬，使银环很不满。他第二次见到银环时，同样受到银环的冷遇。)

小高气汹汹地离开青石桥，朝西关街道走，他心里满指望银环把他呼唤回来，走了十多步回头一看，银环早已凭倚栏杆面朝正北了。他想：“我绕北面冰河回去，你在桥上，我在桥下，看你理我不理我。”于是他反转身步入冰河里面，估计她在桥上准能看到他，故意板着脸低头踏冰过河。不料刚刚走至河身，冰凌猛然作响，沿着他的脚下裂开一道大缝，忽幽忽幽的声音随着裂纹响到很远的地方。骤然听到音响，高自萍头发根子发乍，眼睛紧闭，本来想喊，因惊吓过度没喊叫出来。好容易盼得响声停了，他想原路回去，又怕被人讥笑，便硬着头皮，擦着小步，提心吊胆地走过去。看看要迈上河坡了，他不自禁地朝桥上回顾。桥上早已不见银环的影子，原来银环在他步入冰河的时候早独自走开了。小高看不见银环，心中更加气愤，漫不经心地迈上河坡，哪知河坡都是暗凌，上面仅被风吹罩了一层浮土。小高脚下擦滑，身体失掉平衡，接连跌了几跤，勉强爬上河岸，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恼火，骂骂咧咧地返回城里去。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85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C. (对六号门的新街坊——唱戏的小文太太，冠晓荷垂涎三尺。这一日冠晓荷前来拜访，他本准备接受极热情的接待，没想到主人并未另眼看待他。)

冠晓荷，在进到这小夫妇的屋里之前，以为他必受他们俩的欢迎，因为他十分相信自己的地位身分是比他们俩高得很多的。因此，他所预备下的话，差不多都属于“下行”的：他会照应他们，他们理应感激与感谢他。他万没想到他们俩的气度会是这么自自然然的不卑不亢！他有点发慌！预备好的话已经拿不出来，而临时找话说总容易显出傻气。

他扯什么，他们夫妇俩就随着扯什么。但是，无论扯什么，他们俩的言语与神气都老有个一定的限度。他们自己不越这个限度，也不容冠晓荷越过去。他最长于装疯卖傻的“急进”。想当初，他第一次约尤桐芳吃饭的时候，便假装疯魔的吻了她的嘴。今天，他施展不开这套本事。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75—27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失望】

A. (列文对于吉提终于接受了他的爱情，是那么的高兴。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但也不象列文所幻想的那样。)

列文结婚三个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象他所期望的那样。他每每感到他以前的幻想的破灭和新的意外的魅惑。他是幸福的，但是进入家庭生活以后，他每每看到这和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每每感到这样一种心情，如同一个人叹赏湖上的小舟平稳而幸福地航行，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时候心情就有些两样。他发现：这并不只是平稳地坐着，毫不摇荡，人还得有思想，片刻不能忘记他要浮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下面还有水，人还得荡桨；他的不习惯的手还是会疼痛；只是看着容易，可是做起来的时候，虽说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做着难啊。

在独身的时候，他看见别人的结婚生活，看到他们的琐屑的忧虑、争吵、嫉妒的时候，他从来只在心里轻蔑地微笑。在他未来的结

婚生活中，他相信决不会有这种事情，就连他的结婚生活的外表形式，在他想来，也准会和别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可是出于意外，他和他妻子的生活不但没有独树一格，而且，恰好相反，完全是由他以前所那么轻视的琐碎的小事构成的，而现在，那些小事，和他的意志相违反，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列文看到要把所有这些琐事加以安顿，完全不象他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虽然列文自信对于家庭生活有最正确的见解，但是他，也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不知不觉地把家庭生活想象成完全是爱情的享受，既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它，也没有什么琐碎的忧虑来分心。在他设想起来，他应当从事他的工作，而在爱的幸福中去寻求休息。她应当被爱着，再也没有别的了。可是又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他忘记了她也需要工作；因此他很诧异；她，他的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吉提，怎么在结婚生活的头几个礼拜，甚至在头几天，就能够想起这件事，记起那件事，为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寝具、盘碟、厨司和餐膳之类的事情忙个不停。还在他们订婚的期间，她坚决拒绝到外国去，决心回到乡下去，好象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事，而且还能够想到恋爱以外的事情，她的那种坚决的态度，就已经使他惊异了。这事当时很使他不快，而现在她的琐碎的操心 and 忧虑更使他加倍地不痛快了。但是他看出这在她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爱她，所以虽然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而且还嘲笑这种家事上的操劳，但是对于这些，他又不禁从心里赞美。他嘲笑她怎样布置从莫斯科搬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整顿他的和她自己的房间，怎样悬挂窗帷，预备来客和杜丽用的房间，怎样给她的新使女安排一个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司做饭，怎样和亚嘉菲·密哈罗夫纳争吵，把贮藏室从她手里接管过来。他看见老厨司是怎样叹赏地微笑着，倾听她的没有经验的行不通的命令，亚嘉菲·密哈罗夫纳看见这位年轻主妇的新的布置是怎样沉思而慈和的摇着头。他看到，当吉提边哭边笑地跑来向他诉说她的婢女玛莎还是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会服从她的时候，她是特别的可爱。这在他看来是可爱的，但也是奇怪的，他想假如没有这些就更好了。……

吉提的这种对于家庭琐事的操心，和列文最初的崇高幸福的理想完全相反，是他的失望之一；同时这种可爱的操心，他虽不明白它的意义，却也不能不喜欢它，这又是它的新的魅惑之一。

另一个失望和魅惑是由他们的口角引起的。列文决没有想像到他和妻子之间除了温存、尊敬和爱的关系以外还能够有别的关系，可是结婚后没有几天他们就突然吵了嘴，她竟至说他并不爱她，只爱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扭着她的两手。……

总之，他们的蜜月——那就是说，他们结婚后的一个月，由于习惯，列文对于这一个月是期望甚殷的——却不但不是甜蜜的时间，而且是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最痛苦最屈辱的时期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两人都极力把这段不健全的时期的一切丑恶可羞的事情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在那时期内，他们两人都很少有正常的心情，两人都不能控制自己。

直到他们结婚后的第三个月，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 (希礼与思嘉话别结束了。)

她屏住气，等了一刻儿，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急巴巴望着他说出那三个奇妙的字来。但是那三个字偏偏听不见。于是她发狂似地搜索着他的面孔，然而他分明已经说完话了，分明再没有下文了。

这是她第二次遭到希望的幻灭了，这是她的心再也吃当不了的，因而她直同小孩子一般喊了一声“哦”，便一顿身坐了下去，眼泪跟泉水一般涌了出来。随后，她就听见窗外车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得得车轮辘辘的声音，知道彼得伯伯已经拿马车来送希礼上车站了，希礼即刻就要走了，再也留他不住了。这时她觉得万箭穿心，无异于一个至亲至爱的人要被绑赴法场去受死。

希礼轻轻说了一声“再见”，便走进了黑暗的穿堂。她从泪眼里看见他的脸，同时觉得喉咙里象绞一般地阵痛起来。她知道他要走了，也许是从此永别了，可他竟没有说出她所渴望的那三个字！这一个礼拜的光阴过得象飞一样快，现在已经是来不及了。

〔美国〕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上册第326—32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C. (在拉蒂纳哈糖见到黑人奴隶受到残酷虐待时, 伊萨贝尔内心产生疑虑。)

现实情况与一切正义和道德的感情如此对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习惯或教育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人们, 特别是女人的仁慈感情熄灭吗? 看惯了残酷的行为能使善男信女们心肠变硬吗? 种族的本能反感和这事有些关系吗? 难道保全和延长作为活资本的奴隶的生命不正是主人的利益吗? 它是主人的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奴隶制度真是坏到透顶, 它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把它的毒素渗入了主人的灵魂, 使他们在思想上把是非都颠倒过来, 把男人完全变成了高傲暴躁的动物, 同时间接地毁灭了女人第二天性最美的部分: 仁慈。

[古巴] 比利亚维德《塞西莉亚姑娘》第46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D. (听到钱家大少爷病故的消息, 一向乐观、固执的祁老太爷想了很多。他的生活态度开始改变了。)

听到孙子的报告, 老人好大半天没说出话来。患难打不倒他的乐观, 死亡可使他不能再固执己见。说真的, 城池的失守并没使他怎样过度的惶惑不安; 他有他自己的老主意; 主意拿定, 他觉得就是老天爷也没法难倒他。及至“小三儿”不辞而别, 钱默吟被捕, 生日没有过成, 坟墓有被发掘的危险, 最后, 钱少爷在中秋节日死去, 一件一件象毒箭似的射到他心中, 他只好闭口无言了! 假若他爽直的说出他已经不应当再乐观, 他就只好马上断了气。他还希望再活几年! 可是, 钱家少爷年轻的就会已经死了! 哼, 谁知道老天要怎样收拾人呢! 他的惯于切合实际的心本想拿出许多计划: 钱家的丧事应当怎样办, 钱家婆媳应当取什么态度, 和祁家应该怎样帮钱家的忙……可是, 他一句话没说出来。他已不大相信自己的智慧与经验了!

[中国] 老舍《四世同堂》第182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 (君实终于将娴娴“创造”成为“理想夫人”。然而再进一

步，她的思想、伦理、道德、行为等等，都大大地超过了他。就如黄道士一样，他招来了魔鬼，却不能驾驭它。他失望了，他害怕了。)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无声的痛苦斗争。君实曾经用尽能力，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然而徒然。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娴娴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为什么两年前他那么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占有了她的全灵魂，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并且恢复又像是无望的。两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块海绵，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现在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也软化不了它。“神秘的女子的心啊！”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娴娴心里的铁。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标。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法，许会使娴娴更离他远些。但是，除了这条路更没有别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

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向床沿翻过身去；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娴娴也惊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又轻轻的翘起头来，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

君实闭了眼不动。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他又觉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他还是闭着眼不动，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睁开眼来，看见娴娴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出来。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娴娴微笑地说，同时两臂一松，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从长背心后透出来，沦浹了君实的肌骨；他委实有些摇摇不能自持了。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这温软的胸脯，

这可爱的面庞，这善蹙的长眉，这诱人的熟透樱桃似的嘴唇——一切，这迷人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确确实实属于他的，然而在这一切以内，隐藏得很深的，有一颗心，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却不能算是属于他的了！他能够接触这名为娴娴的美丽的形骸，但在这有形的娴娴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娴娴——她的灵魂，已经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这就是所谓恋爱的悲剧么？在恋爱生活中，这也算是失恋么？

他无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睬娴娴的疑问的注视。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细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仿佛是几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细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贴的围绕着，凡三匝。这是他们在莫干山消夏的纪念品，前几天断了线，新近才换好的。君实轻轻的拉下了娴娴的手。细珍珠给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觉。他的心灵突然一震。呵，可纪念的珠串！可纪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祝福这不能回来的快乐！

〔中国〕茅盾《创造》，见《茅盾全集》第8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灰心丧气】

A.（眼看就要到手的幸福，又要丧失了。）

叶子先听了老板娘的话语，当时还不十分在意，如今一想，却感到这便不能视同等闲了。说不定自己正受人欺骗，由着人摆弄吧。总之是，仓地仍然无意和妻子分手。他不过是在长途航行中逢场作戏，这才起了歹意，想征服自己。正因为这段恋情款曲始终由叶子引起，一产生这样的情绪，叶子竟禁不住自己灰心丧气。幸福——自己一味满心喜悦地夸耀着的那梦寐以求的幸福，终于就要来到，可这喜悦，看来不过如一枕黄粱。仓地目前仍以和在船中时同样的喜悦心情来取悦叶子。这一点，似乎全没怀疑的余地。可是，那有着美貌而坚贞的妻子和三个姑娘的仓地的心，能够始终为叶子吸引吗？这一点，又有谁能够保证？叶子的心，随着吹进车篷的风寒，越来越冷。她甚至想到，在这儿只存在完全离开人世间的孤魂一个。哪儿有喜悦，有欢乐？如今自己又将再次投身于过去从未体会过的烦恼之中了，而且又

将受到恶作剧的命运无情播弄。即便如此，在这紧要关头，也已无法抽身引退。至死为止……而如此，即便死，也唯有沉浸在这样的苦楚之中吧？对叶子而言，乐不就是苦，而苦则不就是乐吗？其间全然看不出分界线。在象把魂魄架在榨台上榨油似的煎熬之中，又仍然感到无法排遣的执着心情，连叶子自身也不由得一味地害怕。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264—26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B.（晴雯病死，宝玉去蘅芜院寻宝钗，发现宝钗已搬出园中。）

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伤感。默默出来，又见门外的一条翠樾隄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各处房中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又俯身看那隄下之水，仍是溶溶脉脉的流将过去。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钗等一处；迎春虽尚未去，然连日也不见回来，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纵生烦恼，也无济于事。不如还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想毕，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宝玉想亦当出去候送才是，无奈不忍悲感，还是不去的是，遂又垂头丧气的回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云守诚借薪倾囊请客，为的是弄到一个书记的差使。结果，差使没谋到，反塌了债，甚至连请客的饭钱都交不上。）

他嘴唇咬得发了白，瞪着眼瞧着桌上那些碗盏。他老是想跳起来嚷一通，哭一场，想结结实实把砸着嘴的老叶打一顿。

往后怎样过日子——他连提都不敢提。今天才二十一，可连下月的薪水也透支得精光，会计科里再也借不到一个大了。家里只剩了四毛小洋：谁也不知道要怎么对付。

现在看起来，熬着手痛去写钢笔板的苦日子——倒变成了小事。

鼻尖一刺痛，眼睛眨了几眨。他拼命忍住肚子里的蹩扭，用劲得嗓子都打着颤——提到一些别的事来减少自己的痛心。他喃喃地说着：桌子上剩了这许多菜，干脆叫伙计送到家里去。等到伙计表示很难办到的时候，他到底忍不住跳着脚咆哮起来：

“什么没有碗！什么……借一借不可以么，贪妈的我还吞没你们的碗么！混账！简直是！混账！混账！……”

〔中国〕张天翼《请客》，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下册第626—62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D.（维奈只要一想起苏菲娅的不忠诚，就心乱如麻。）

他一再向自己解释：“苏菲娅这么做是不得已的。”可是，这仍然消除不了他心中的疑窦。他想：难道苏菲娅就不能言明她不愿意结婚吗？虽然在我们这里婚姻由父母作主，但在基督教徒中则以女儿自己的意见为主。如果苏菲娅不爱克拉克，她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他吗？说真的，脆弱的女人，她们的爱情也是脆弱的，一折即断。象苏菲娅这样富有理性、珍惜名誉、热爱原则、心地纯洁的女子尚且会如此轻易地背弃自己的诺言，那对别的姑娘就更不能寄予什么希望了。女人根本就是不可信的。苏菲娅使我永远警觉起来，她给我的教训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既然苏菲娅都可以不讲信义，那还有哪个女子可以受人信任呢？啊，我怎么知道一个如此富有牺牲精神、心地单纯、怀有美好愿望的女子最终也会屈服于私利！从今以后我一辈子也不再理睬女人，就象躲避眼镜蛇一样远远地离开她们，就象走路绕开荆棘一样躲开她们。鄙视别人固然是一种非礼的不当行为，但对女人，今后我就是要鄙视她们。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262—26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4 【沮丧】

A.（爱慕依莎贝拉小姐的伏库尔斯基希望通过赛马赢得她的欢心。然而他到赛马场后，发现她没有来。）

“我真发痴！”伏库尔斯基往看台下走去，嘟哝着说。他希望在那里碰到依莎贝拉小姐，还下了决心，要是找不到她，那就马上回家去。

他感到沮丧。在他看来，那些女人似乎都长得丑，她们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显得奇形怪状，她们的情调也叫人恶心。男人们愚蠢不堪，一群群的人都是粗里粗气，有伤大雅，音乐在吵闹。当他走上看台的时候，他厌恶地望着那些吱咯作响的台阶，和那些陈旧的墙壁，那上面可以看出大雨留下的痕迹。熟人们问候他，女人们对着他微笑，到处都有人在低语：“看呀！看呀！……”可是他没有注意。他在座位的最高一层停下脚步，用望远镜从那形形色色的喧哗着的人群上望向远处，一直望到城门，那里只看得见黄黄的尘土。

“这些看台上，一年到头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想。他眼前出现了幻象，好象每一夜所有那些死去了的破产者、忏悔的妓女、懒汉和没出息的人，都在这些朽烂的板凳上坐下，他们是从地狱里给轰出来的，现在在暗淡的星光下，观看着那些在跑马场上丧了命的马的尸骨的竞赛。这时候，他甚至仿佛看见那些腐烂的衣服，闻到了恶臭的气味。

〔波兰〕普鲁斯《傀儡》，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第1版。

B。（平时总以为国事离他很远的祁老太爷，听卖兔儿爷的小贩说东三省已丢给日本人好几年了。若几年下去，北平也不得……老人的心凉了。）

“几年！”他一边走，一边自己嘟囔着。口中嘟囔着这两个字，他心中的眼睛已经看到，他的棺材恐怕是要从有日本兵把守着的城门中抬出去，而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许多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他想不起象“亡国惨”一类的名词，去给他心中的抑郁与关切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结论，他只觉得“绝了根”，无论是什么人和什么东西，是“十分”不对的！在他的活动了七十五年的心中，对任何不对的事情，向来很少有用“十分”来形容的时候。即使有时候他感到有用“十分”作形

容的必要，他也总设法把它减到九分，八分，免得激起自己的怒气，以致发生什么激烈的行动；他宁可吃亏，而决不去带着怒气应付任何的事。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他老以为这种吃亏而不动气的办法是孔夫子或孟夫子直接教给他的。

一边走，他一边减低“十分”的成数。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老不以筋骨为能”，他必须往下压制自己的愤怒。不知不觉的，他已走到了小羊圈，象一匹老马那样半闭着眼而能找到家。走到钱家门外，他不由得想起钱默吟先生，而立刻觉得那个“十分”是减不得的。同时，他觉得手中的拿着两个兔儿爷是非常不合适的；钱先生怎样了，是已经被日本人打死，还是熬着苦刑在狱里受罪？好友生死不明，而他自己还有心程给重孙子买兔儿爷！想到这里，他几乎要承认钱少爷的摔死一车日本兵，和孙子瑞全的逃走，都是合理的举动了。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40—14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5 【消沉】

（亨利六世在两军交战的鼓角声中的心理独白。）

我在这土岗之上，暂且坐下来歇一会儿。上帝叫谁得胜，就让谁得胜吧！我的御妻玛格莱特和克列福将军都逼着我离开阵地，他们说只要我不在场，他们就有好运。我真宁愿死掉，如果这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话。活在世上除了受苦受难，还有什么别的好处？上帝呵！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反倒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分秒积累为时，时积累为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一个人就过了一辈子。若是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就该把一生的岁月好好安排一下；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休息，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还可以计算一下，母羊怀胎有多少日子，再过多少星期生下小羊，再过几年可以剪下羊毛。这样，一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地安安静静度过去，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然后悄悄地钻进坟墓。呀，这样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呵！多么甜蜜！多么美妙！牧羊人坐在山楂树下，心旷神怡地看守着驯良的羊群，不比坐在绣花伞盖之下终日

害怕人民起来造反的国王，更舒服得多吗？哦，真的，的确是舒服得多，要舒服一千倍。总而言之，我宁愿做个牧羊人，吃着家常的乳酪，喝着葫芦里的淡酒，睡在树荫底下，清清闲闲，无忧无虑，也不愿当那国王，他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玉液琼浆，盖的是锦衾绣被，可是担惊受怕，片刻不得安宁。

〔英国〕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6）·亨利六世下篇》第260—2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6 【颓丧】

A.（伏库尔斯基追求依莎贝拉小姐碰了一颗软钉子，他茫然地登上了火车。）

伏库尔斯基意识到自己处在两种明显的、虽然极不相同的情况中：车厢中非常凉爽，他自己却沉入一种奇怪的昏睡中。

他自由自在地活动，头脑是清醒的，思想明晰而迅速；可他对什么也不关心；既不关心谁与他同行，也不关心他到哪里去。他离开华沙越远，这种淡漠心情就越明显。到普罗兹柯夫时，从开着的窗子打进来的雨点还使他感到高兴；过了格洛齐斯克，那阵来势汹汹的雷雨甚至使他稍微振作了一下；他甚至希望闪电把他打死。但在雷雨过去以后，他又陷入了先前那种淡漠的情绪中，对一切又都无所谓了。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乘客靠在他肩上打起瞌睡来，对面座位上的那个旅伴脱掉了鞋子，把一双脚搁在他的膝盖上，虽然脚上穿的是干净袜子——对这一切，他也毫不在乎。

午夜时分，他又落到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中；一会儿他感到睡意袭来，一会儿对周围一切更漠不关心了。他用窗帘遮住灯，闭上眼睛想，这种异样的淡漠感会随着太阳出来而过去的。但它并没有过去。相反地，一直到早晨，还在有增无已。这种情绪并没有加深他的忧思，但也没有给他带来轻松感。

〔波兰〕普鲁斯《傀儡》第6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

B.（社会的虚伪冷漠，爱情的失落，使“我”益发心灰意冷。）

“我这个飘流不定的身子，若以物件来比拟，那么我想再比中心点失掉了的半把剪刀相象的物件是没有了，是的，中间的那一个莲花瓣没有的半把剪刀。这半把剪刀，物件虽是物件，然而因为中心点已经失掉，用处是完全没有的。啊啊！若有一个能告诉我说：‘你的其它的半把剪刀是在某处，你的中心点是在某地。’那么我就是赴汤蹈火，也愿意去寻着它们来，和他们结合在一处，但是这中心点，这半把剪刀，大约已经是作了殉葬之物，已经不存在在这世上了吧！何以我寻了这许多年数，会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的呢？”

“等一等，不对不对，这半把剪刀的譬喻，有点不妥，我好像是讲爱情的样子，难道我长到了这样的年纪，还能同五六年前一样‘失恋呀’‘无恋呀’‘想恋呀’的乱叫么？不能的，不能的，自家是老了，不中用了，而……”

喀单膨的一响，洋车经过了一块高低不平的地方，我的身子竟从车座里跳起来跳得有一尺多高。

“啊啊！可怜身病轻如叶，扶上金鞍马不知，老了，衰弱了，消瘦了。就是以我这一个身体而论，也不配讲什么恋爱，算了吧，还是再回到前门胡同里去闹它一晚吧，谁保得风尘中找不出一个知己来？谁敢说以金钱买来的不是恋爱？”

想到此地，我想叫车夫仍复拉我回前门去，索性去花一晚的钱。

〔中国〕郁达夫《十一月初三》，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第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C.（自从给伪政府作了事，陈野求就没了朋友，仅有个既是亲又是友的钱诗人，也和他绝了交。为了八个孩子的活命，他又不能不从日本人手中讨饭吃，他开始用吃大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可是，不久他便低下头去，高兴变成了愧悔。在星期天，他既无事可作，又无朋友可访，他便想起他的正义与灵魂。假若孩子们吵得厉害，他便扔给他们一把零钱，大声的嚷着：“都滚！滚！死在外边也好！”孩子出去以后，他便躺在床上，向烟灯发楞。不久，他便后悔了那样对待孩子们，自己嘀咕着：“还不是为了他们，我才……唉！失了节是八面不讨好的！”于是，他就那么躺一整天。他吸烟，他打盹儿，

他作梦，他对自己叨唠，他发楞。但是，无论怎着，他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的床，他的卧室，他的办公室，他的北平，都是他的地狱！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0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7 【绝望】

A.（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接到安娜病重的电报，从莫斯科赶回彼得堡。安娜这时向她的丈夫暂时表示了懊悔。渥伦斯基“不知所措”，好象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怎么回事呢？我发疯了吗？”他自言自语。“也许。是什么使得人们发疯的呢？是什么使得人们自杀的呢？”他回答了自己，于是睁开眼睛，他惊异地看到了摆在他头旁边的他的嫂嫂瓦理雅手制的绣花的靠枕。他揉了揉靠枕的纓络，极力去想瓦理雅，去想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是去想任何局外的事都是痛苦的。“不，我非睡不行！”他把靠枕移上来，把他的头紧压在上面，但是要使他的眼睛闭着是得费点气力的。他跳起来，又坐下去。“我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我该想怎样办好。我还有什么呢？”他的思想迅速地跑遍了在他对安娜的爱情之外的生活。

“功名心？赛浦霍夫司科意？社交界？宫廷？”他得不到着落。这一切在以前是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了，他从沙发上站立起来，脱下上衣，解开皮带，为的要呼吸得自由些，露出了他的多毛的胸脯，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他重复说，“他们就是这样自杀的……为了要不受屈辱，”他慢慢地加上说。

他走到门口去，关上了门，然后眼光凝然不动，咬紧牙关，他走到桌旁去，拿起一支手枪，检查了一下，上了子弹，就沉入深思了。有两分钟光景，他垂着头，脸上带着苦思焦虑的表情，手里拿了手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在沉思。“当然。”他对自己说，好像一种合乎逻辑的，连续的，明确的推理使他达到了一个确定的结论，实际上这个他所确信的“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那他在最后一个钟头内已兜了几十个来回的想像和回忆的圈子的结果。无非是在回忆永远失去了的幸福，无非是想到生活前途的毫无意义，无非是感到自己所遭受的屈

辱。就连这些想像和感情的顺序也都是同样的。

“当然，”他在第三次又回到那使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轨道上的时候，这样重复说，于是把手枪对着他的胸膛的左侧，用整个的手使劲地握住它，好像把它捏紧在拳头里一样，他扳开了枪机。他没有听到发射的声音，但是他胸上所受的猛烈的打击使他摇晃了。他想要抓住桌子的边缘，抛落了手枪，摇摆不定了，坐倒在地板上，吃惊地向周围打量。他从地板上仰望着桌子的弯曲的脚、字纸篓和虎皮毡子，认不出自己的房间来了。他的仆人走过客厅的迅速的咯咯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努力去思想，这才觉察出了他在地板上，看到血流在虎皮毡子和他的手臂上，他才知道他用手枪自杀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西蒙从医生的语气中感觉到自己的肝病已成不治之症，他绝望地向医生道别，离开医院。）

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时，他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陡然感到晕眩起来。他摸着扶手走下宽阔的楼梯，两腿软绵绵的。他本来在怀疑，怀疑自己完了；而现在呢，他知道是完了。这两者之间有着天渊之别。

他到了街上，毫无暖意的阳光穿过林荫道上的树木洒落在他身上。好了，完了。这些树木将在他死后继续生存下去。所有车辆将继续行驶。路上的行人将继续行走，去办理自己的事情，寻找自己的爱好。对面开来的这辆公共汽车好象异乎寻常，永不停歇。他望着公共汽车的散热器和鼓出的玻璃，这些僵死无情的机械宛如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突出的奇怪的感觉，一种可怕的冷漠的感觉。

他，走在人行道上。两腿不由自主，交替地向前行走。他若无其事，似乎要活上千年。他的双腿在单独行动，自作主张地往前走，忘记了他的肝，忘记了肝内的病变，忘记了潜伏在他身上只待时刻来临的死亡。

〔法国〕维尔高尔《情人·西蒙与残废的少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

C.（一天夜里，玛尔蒂塔由于卡门和一个男人醉酒后突然来找她，被房东当作坏女人赶走了，她的经理也借机辞退了。虽然好心的同事佩利多斯收留了她，但她的工作与生活均无着落，于是她想到了杀人和自杀。）

那几天杀人行凶的欲望在我身上充分地暴露出来，大白天就梦想着亲手把所有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也有的时候是求上帝用最严酷的方式惩罚他们。

这些杀人的念头也常常被自寻短见的想法所代替。对，自杀更好些。想想吧，在这个世界上谁还需要我呢？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人需要我。绝对没有。”围绕我的只是孤独。

我采取什么方式自杀呢？……用一颗子弹，可是子弹很难打中心脏。要么冲着脑袋开枪，可万一死不了，一辈子便成了瞎子。最好还是不动枪。服毒，灭鼠药不难弄到，这我知道，不过，这么死，除了异常痛苦之外，也不太雅观。不然就葬身于有轨电车的铁轮下，可那要落得碎尸几段。这不行，我要死后也是一个“漂亮的死者”，遗体俏丽迷人，好叫世人为我惋惜：“真遗憾，多可怜的姑娘！”

对了，还有安眠药，用它去自杀最体面，我躺在那儿，睡呀，睡呀，长眠不起，直到来世转胎……不过，万一我在坟墓中醒来可怎么办呀！不行，那太可怕了，我得另想办法。

我死了，布拉沃一家和好心的佩利多斯会怎样想呢？而“那些恶棍”们会不会感到悔恨而内疚呢？我在死前一定要给这些坏蛋每人留下封信，证明我的死是无辜的，并告诉他们来生来世还要再相会。

〔墨西哥〕布兰卡·勃·毛雷斯《多难丽人》第60—6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D.（贯一因为失去了心爱的人，身心受到损伤。）

在这样日夜劳神费思、不遑他顾的情况之下，贯一的身心越来越衰弱，他变得骨瘦如柴，脸色疲惫，宛如一潭死水似的，显得那么阴沉抑郁。他老是双眉紧锁，目光无神；但和这种体力的衰弱相反，他的精神却越来越兴奋，他心烦意乱，而且是越理越繁，越想越乱，最

后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增添烦恼。再看一看罢，他那原来象漆一般光亮滋润的头发，现在后脑边已经有些花白了，额角上添了几条长长的皱纹，那皱紧着的心虽然还没有炸裂，但覆盖在脸上的阴影不是越来越暗淡了吗？唉！他就由于当时一念之错，今天整个身心已经脱出人世而堕入魔道。贪欲世界的恶云层层包围着他，离恨天的雨随时都在培育着他，进进出出，他只知道吃人的肉，致人于死地！就在这样阴风惨惨、暗无天日的长夜里，他已经度过了一千四百六十日，遇到知己的朋友，他只当陌路；人家对他浓情密意，他却毫无感觉。开满鲜花的春天，他看不出它的美丽；尽管有欢乐的事情，他也宁愿背转身子不想享受；有着宽阔的道路，他也不愿意走；他不想为善，不拟求福，更不望人赐惠，只是丧尽志气，沉湎于利欲之中，坚持着自己的偏执之见。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152—1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E.（宝玉对黛玉一往情深，但又不敢对黛玉明白表露，这引起了黛玉的猜疑。恰在此时，黛玉听到了丫头紫鹃和雪雁关于宝玉订亲的谈话。）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鹃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踏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打定了主意，被也不盖，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F.（靠“铁杆庄稼”养尊处优的正白旗人乌世保，被洋人走狗徐焕章构陷入狱，吃尽囹圄之苦。出狱后，家中一场大火，人财两空，竟如丧家之犬。）

乌世保打个冷战，退了出来。木木地顺着人流出了城，来到护城

河边上。看这城门内外，人来人往，竟没有一个为自己解忧之人；大道两旁，千门万户，找不出留自己投宿的一席之地，才相信自己是真落到孤苦零丁，家败人亡的地步了，不由得长叹一声，说道：“天啊，天！我半生以来不作非分之想，不取不义之财，有何罪过，要遭此报应呢？公正在哪里，天理在何方呀？”

那从城门口厢处传来如风如潮的市井之声，随着他一步步彳亍远去，也低了下来。天暗了，回头望那市街上，已燃起一盏两盏风灯，亮起一扇两扇窗棂。他觉着心发沉，腿发软，口发干，气发虚，便扶着一个歪脖柳树，在护城河岸上坐了下来，望着那黑黝黝、死沉沉的河水，他问自己：眼下连个住处都找不着，往后又怎样谋生呢？于是那些败了家、除了籍、流落街头的穷旗人的种种狼狈景象，一古脑儿都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问自己：要活下去，这种苦吃得了吃不了？苦算能吃，这口气忍得下忍不下？气或能忍，这个人丢得起丢不起呢？

想来想去，越琢磨这世界越没有恋头，越寻思越没有活路。不由得便抬头看了看那颗歪脖树，两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搭包……

〔中国〕邓友梅《烟壶》，见《中篇小说选》第11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G. (江雁容爱恋自己的老师的事情传出后，众人的非议引起她精神的极大恐慌。她眼前一时无路可走了。)

完了！这里也是呆不住的！江雁容站起身来，象逃难似地冲出了电影院。回到大街上，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天！我该怎么办？”

靠在电影院的墙上，她用手紧紧压住心脏，一股冷气从她胸腔里升了上来，额上全是冷汗。她感到头昏目眩，似乎整个大街上的人都在望着她，成千成万只手在指着她，几个声音在她耳边狂喊：

“看哪，那是江雁容！那个往男老师房里跑的小媳妇！”

“看到吗？那个是江仰止的女儿，考不上大学，却会勾引男老师！”

她左右四顾，好象看到许许多多张嘲笑的脸庞，听到许许多多指

责的声音，她赶快再闭上眼睛：“不！不！不！”她对自己低声说，拭去了额上的汗，踉跄着向大街上冲去。

“给我一条路走，请给我一条路走！”

她心里在反复叫着，一辆汽车从她身边紧擦而过，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对她抛下一声咒骂：

“不长眼睛吗？找死！他妈的！”

她跌跌撞撞地穿过了街道，在行人道上无目的地乱走。“找死”，是的，找死！她猛停住，回头去看那辆险些撞着她的车子，却早已开得没有影子了。她呆呆地看着街道上那些来往穿梭不停的汽车，心脏在狂跳着，一个思想迅速地在她脑中生长、成形。“是的，找死！人死了，也就解脱了，再也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悲哀和愁苦了！”她凝视着街道，一瞬间，好象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汇成一种声浪，在她耳畔不断地叫着：“死吧！死吧！死吧！”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1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四 愤 怒

1 【生气】

A.（在商会庆祝省长新兼任警备司令的剧场里，高大成看到省长登台时，非常气恼。）

高大成对今天的庆祝晚会，很为不满。他认为自己是实际掌握军权的指挥官，警备司令这个头衔，应该归他所得。没料到一向被他认为腐朽无能的伪省长，竟买通了日本军部和大汉奸齐燮元，不声不响，一纸公文，竟把个有油水的肥缺从他嘴里夺去。人们这么欢迎伪省长，他不服气，伪省长不穿军服，也看着不顺眼。现在伪省长夫妇前来看他，只得勉强应付一两句，心里可十分恼火。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56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B. (因为瑞丰作官后不常回家，母亲见了想喊他说几句话儿，可瑞丰急于回到他所向往的冠晓荷家，回绝了母亲。)

天佑太太的脸轻易不会发红，现在两个颧骨上都红起一小块来。她的眼也发了亮。她动了气。这就是她生的，养大的，儿子！作了官连妈妈也不愿意搭理啦！她的病身子禁不起生气，所以近二三年来她颇学会了点视而不见、听耳不闻的本事，省得教自己的病体加重。今天这口气可是不好咽，她的手哆嗦起来，嘴中不由的骂出：“好个小兔崽子！好吗！连你的亲娘都不认了！就凭你作了个小科长！”

[中国] 老舍《四世同堂》第4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幽愤】

(苏菲娅因为茵杜对她的奚落，很是难过。)

她心想：先前那欢乐、愉快、风趣的茵杜到哪儿去了？难道财富和权势能使人变得如此的冷酷无情？我迄今为止没有说过一句使她伤心的话，究竟是我变了还是她变了？她跟我说话冷若冰霜，冷若冰霜倒也罢了，她还讥讽我，挖苦我。我先前对她多么信任，简直把她奉若神明，今天我才看清了她的真面目。难道她有钱有势，我就得拜倒在她面前？她平白无故、毫无道理地把我奚落一番，也许是王公夫人在她面前说了我什么坏话。不管怎么说，茵杜对我多少也应该讲点儿情面才是啊。

[印度] 普列姆昌德《舞台》第28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3 【怒冲冲】

A. (哑女怕“我”挨饿，从食堂偷打了一壶稀饭，坏人借此加以羞辱。)

那个嘴角飞着白沫笑的人——我不说你也猜到了他是那个角色——当我清清楚楚地望见原来是他时，一股屈辱的怒火冲上了我的

胸膛。呵，小谢，你可记得我刚才说的四年前的那个深夜，哑女险遭欺侮的事？就是他，这个恶棍、无赖、伪君子！现在，是的，现在当然是他最称心的时候了，呵，天哪，他将会把哑女怎样处置呢？我心慌得手脚冰凉。此时，我脑里闪过各种各样的念头：呵，我应该象古代的侠士好汉一样冲上去，抢下哑女，立时带着她腾天飞去；不不，我要大声喊出：哑女无罪，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你们骂我罚我，随便怎样都可以……可是，怯懦而又无能的我，只是象一段木桩似地立在了原地，既没有冲上一步，也没有喊出半句话，因为，在此同时，我还有一个潜在的清醒意识：我不能上去，我的“身份”，我的境遇，都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一说话，只能更糟。

〔中国〕叶文玲《心香》，见《短篇小说选》第338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B.（给瑞丰拉车的小崔被日本人砍了头。为了给小崔凑钱下葬，邻居长顺去找瑞丰，瑞丰唯恐沾上自己，不但不掏钱，而且说不认识小崔。）

长顺气得发抖，脸变成个紫茄子。平日，他和别的邻居一样，虽然有点看不起瑞丰，可是看他究竟是祁家的人，所以不好意思严格批评，就仿佛十条黄瓜中有一条苦的也就可以马虎过去了。他万没想到瑞丰今天会这样无情无义。是的，瑞丰是无情无义！若仅是教长顺儿丢脸下不来台，长顺倒也不十分计较；人家是科长，长顺自己不过是背着留声机，沿街卖唱的呀。长顺恼的是瑞丰不该拒绝帮小崔的忙，小崔是长顺的、也是瑞丰的邻居，而且给瑞丰拉过车，而且是被砍了头，而且……长顺越想越气。慢慢的他从客厅走出来。走到大门外，他不肯再走，想在门外等着瑞丰。等瑞丰出来，他要当着大家的面，扭住瑞丰的脖领，辱骂他一场。他想好了几句话：“祁科长，怨不得你作汉奸呢！你敢情只管日本人叫爸爸，而忘了亲戚朋友！你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说过这几句，长顺想象着，紧跟着就是几个又脆又响的大嘴巴，把瑞丰的假象牙的烟嘴打飞。他也想象到怎样顺手儿教训教训那些人模狗样的科长科员们：“别看我的衣裳破，一肚子窝窝头，我不给日本人磕头请安！他妈的，你们一个个的皮鞋呢帽哪当

的，孙子，你们是孙子！听明白没有？你们是孙子，孙泥！”

这样想好，他的头抬起来，眼中发出亮光。他不自惭形秽了。他才是真正有骨头，有血性的人。那些科长科员们还不配给他掸掸破鞋上的灰土的呢！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83—68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4 【盛怒】

A.（科波菲尔听阴险的尤利亚诉说他对艾妮斯的爱情时，心中顿时燃烧起怒火。）

我相信我有一个狂热的念头，想抓起火炉里红热的火箸，把他刺穿。这念头在一惊之下离开我，仿佛一粒枪弹从一支枪中发出：但是被这红头畜生的妄想所污辱的艾妮斯的影子依然留在我心中。这时我见他歪歪斜斜地坐在那里（仿佛他那下贱的灵魂绞挨他的身体）看我，使我头昏。他似乎在我眼前胀起，长大；房中似乎充满他的声音的回响；在先前的某一不确定的时间这一切却曾发生过的奇怪感觉（或许没有人不熟悉这种感觉），以及我知道他随后要说什么的奇怪感觉完全支配了我。

〔英国〕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4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春香气恨已极，甚至失态。）

春香一听此言，登时变了颜色。慢慢睁大了眼睛，皱紧了眉头，噘着嘴，搦动着鼻子，吱嘎吱嘎地咬着牙。这时但觉飘飘荡荡，身子仿佛是一片高粱叶；又仿佛被绑在老鹰和野雉的身上，腾空飞起，上入云霄，无边无际，四无着落。心里只是问着：“这是怎地说？这是怎地说？”忽然之间，只见她腰身一挺，用劲把裙子吱拉一声撕破，乱扯着头发，口里说道：“这些要它何用！”转身进屋，把那梳妆镜、穿衣镜、珊瑚竹节，一齐摘下，掷在地上，跌成粉碎。

〔朝鲜〕《春香传》第39页。

C. (祁老人不知孙子瑞宣一清早就被日本人抓走了,起床后照常去扫街。当他受到大门口特务的阻拦,并听说瑞宣被抓走时,一向以和为贵的老人愤怒了!)

老人不想抢矮子的枪,但是往前迈了一步。他是贫苦出身,年纪大了还有把子力气;因此,他虽不想打架,可是身上的力气被怒火催动着,他向前冲着枪口迈了一步。“这是我的家,我要出去就出去!你敢把我怎样呢?开枪!我决不躲一躲!拿去我的孙子,凭什么?”在老人的心里,他的确要央求那两个人,可是他的怒气已经使他的嘴不再受心的指挥。他的话随便的,无伦次的,跑出来。话这样说了,他把老命置之度外,他喊起来:“拿去我的孙子,不行!日本人拿去他,你们是干什么的?拿日本鬼子吓唬我,我见过鬼子!躲开!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说着,他扯开了小袄,露出他的瘦而硬的胸膛。“你枪毙了我!来!”怒气使他的手颤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响。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22—6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5 【怒不可遏】

A. (贯一对阿官的行径气愤异常。)

阿官已经把我抛弃啦。我的妻子已经被别人夺走啦。我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的最最钟爱的人,竟把我当作尘土一样地不值一顾哩。怨恨浸透了骨髓,愤怒充满了胸膛,贯一几乎忘记了一切,只想咬下这奸妇身上的肉来,一泄我心头之恨。霎时间,他只感到头痛欲裂,身子支持不住,一下坐倒在沙滩上了。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B. (愤怒已极,欲哭无泪。)

摄子现在很想痛哭一场,让自己在泪水中溶化、流失。然而愤怒引不来眼泪。她觉得,愤怒好象在她的泪腺端部安装了一只阀门,

以惊人的力量堵住了泪水。过去，她曾在这个房间里哭过几十次、几百次。那时候，她好象泡在泪水之中。她觉得她在用泪水的量来计量自己的不幸。而现在，她回想着自己哭泣的往昔，想得很远很远。那时候，她只是哭泣，还算是幸运的。如今她的心已经枯萎僵硬。这颗心，就和她认为丑恶绝顶并且深恶痛绝的喜弥的那颗心一样，正在从内部开始枯萎。

〔日本〕曾野绫子《爱的破灭》第29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C.（来到科波菲尔的姨婆家，密考伯先生下决心揭露希普这个恶棍。）

在我把那——啊——可憎的——毒蛇——希普——炸成粉碎以前……我不同任何人握手！在我把——啊——维苏威山——移在那无耻的恶棍——希普——头上——啊——爆发以前，我不受任何人的款待！在我把——那个骗子——说谎话的——希普的——眼睛——啊——闷瞎以前，府上的——啊——食品——特别是加料酒——啊——我咽不下去！在我把——那个——空前绝后的伪君子 and 起假誓的人——希普——轧成——啊——目不能见的原子以前——我——啊——我不要认识一个人——也——啊——不要说一句话！

〔英国〕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8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五 仇 恨

1 【仇恨】

A.（李梦竹被母亲锁在房子里，不让与何慕天见面。）

梦竹用双手托着下巴，对着桌上一动都没有动的饭菜和那盏冒着黄绿色火苗的桐油灯发呆。菜和饭都已经冰冷了，她却没有丝毫的食欲。多少个白天、多少个黑夜，就被关在这一间小斗室中，象一个囚犯！

几百种愤怒的火焰在她血管中燃烧，几千种反抗的意识在她胸腔中翻搅。她开始恨李老太太，恨她的顽固，恨她的无法理喻，恨她的残酷和无情！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270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B.（江雁容吞食安眠药被救起以后，听到妈妈转述说，康南“根本无意于娶你”，她绝望了，原来对他的爱全部转化为仇恨。）

她又哭又叫，足足闹了半小时，终于被疲倦所征服了，她的头在剧烈地痛着，但是心痛得更厉害。她软弱地躺在床上，不再哭也不说话，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子，和窗外黑暗的世界。在外表上，她是平静了。但，在内心，却如沸水般翻腾着。“我用全心爱过你，康南，”她心里反复地说着：“现在我用全心来恨你！看着吧！我要报复的，我要报复的！”她虚弱地抬头，希望自己能马上恢复体力，她要去痛骂他，去质问他，甚至于去杀掉他！但她的头昏沉得更厉害，四肢没有一点力气，被衰弱所折倒，她又热泪盈眶了。“上帝，”她胡乱地想着：“如果你真存在，为什么不让我好好地活又不让我死？这是什么世界？什么世界？”眼泪已干，她绝望地闭上眼睛，咬紧嘴唇。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19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2【怨毒】

（绅士福德听说妻子与福斯塔夫私通后的内心独白。）

哼！嘿！这是一场梦景吗？我在做梦吗？我在睡觉吗？福德，醒来！醒来！你的最好的外衣上有了一个窟窿了，福德大爷！这就是娶了妻子的好处！这就是脏衣服篓子的用处！好，我要让他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我要现在就去把这奸夫捉住，他在我的家里，这回一定不让他逃走，他一定逃不了。也许魔鬼会帮助他躲起来，这回我一定要把无论什么希奇古怪的地方都一起搜到，连放小钱的钱袋、连胡椒瓶子都要倒出来看看，看他能躲到哪里去。忘八虽然已经做定了，可是

我不能就此甘心呀；我要叫他们看看，忘八也不是好欺侮的。

〔英国〕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1)·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痛恨】

(银行小职员李石清，在穷困生活的逼迫下，受尽屈辱。他内心无比痛苦。)

李石清：(爆发)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沉痛地)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心里整天难过？你看不出我自己总觉得我们穷么？我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父亲，生来就有钱，叫我少低头，少受气。我不比他们坏，这帮东西，你是知道的，并不比我好，没有脑筋，没有胆量，没有一点心肝。他们跟我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生来有钱，有地位，我生来没钱，没地位就是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什么道德，服务，那是他们骗人。你按部就班地干，做到老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拚，也许有翻身的那一天！……

(叹一口气)孩子！哼，要不是为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孩子，我肯这么厚着脸皮拉着你，跑到这个地方来？陈白露是个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这个老混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钱，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说什么，我也说什么。可是你只看见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祖宗来奉承，素贞，你没有觉出有时我是怎么讨厌我自己，我这么不要脸，连人格都不顾地来巴结他们！我四十多的人，成天鞠着躬跟这帮王八蛋，甚至于象胡四这个贱东西混，我一个一个地都要奉承，拉拢。我，李石清，一个男子汉，我——(低头不语)……

我才不难过。(抬起头，愤恨地)哼，我要起来，我要报复，我要硬得成一块石头，决不讲一点人情，决不可怜人。在这干了二十年，我受了多少肮脏气？我早晚要起来，要狠狠地出口气，你看着吧，我就要出头了。

〔中国〕曹禺《日出》，见《曹禺选集》第192—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六 讨 厌

1 【讨厌】

A. (事实上,“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好感。)

我最憎恶他装出一副有文化的面孔,仿佛可以洞察对方的思想和神经活动的那种架势。让权力通过这号男人的形式来支配我们,实在令人感觉无聊和忧悒。听过他那油腔滑调的高谈阔论和纵声大笑之后,即使吐口唾沫,余臭也经久难消。不过,战争结束后,我已把他的存在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他那令人生厌的印象也已烟消云散。要说令人生厌,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在内,都是令人生厌的。

〔日本〕武田泰淳《蝮蛇的后代》第37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B. (乔子讨厌他所憎恶的那个人。)

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我已经不愿同他来往了。书信来往也好,打电话也好,我都烦了。我甚至都不愿想起他。一想起他,我就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倘若我要他付给我赡养费,只要我一看到存摺我就会想起他。连这一点我都厌恶。我还有这么一点儿洁癖。

〔日本〕石川达三《恶女手记》第108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2 【腻味】

A. (安田兼子身上有一股令人厌恶的气味。)

安田兼子揶揄地望着式子,语气里含有威压的意味。她那纤细而明亮的眼睛发出一道执拗的光。下颚扁平犹如鱼鳃,脖梗粗圆而肥壮,这赤裸裸地显出了一个五十岁女人身上的那种污秽的气质——阴暗的嫉妒和谋算。式子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快和厌恶。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178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 (打了胜仗,装备了新的武器,使连长石东根满心高兴;然而刚刚解放过来的战士却依然是国民党军队的旧装束,这使他非常扫兴。)

连长石东根看到他的队伍精神饱满,步伐整齐,脚步的节奏轻快有力。他们身上背着乌光发亮的枪,枪梢上闪动着乌光明亮的刺刀,九挺崭新的轻机关枪象小老虎似的伏在机枪手的肩膀上,显出一种雄巍的气概。他的心里觉得很高兴。但当他近前仔细瞧瞧以后,他的兴奋的脸立即阴冷下来。他看到队伍里有三四十个刚解放的战士戴的是国民党军队士兵的船形小帽,帽檐上还钉着国民党军队“青天白日”的帽徽,象是疮疤一样长在他们的脑袋上。(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没有叫这些解放过来的战士,昨天一编到队伍来的时候,就马上把帽子上原有的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拿掉。)他对这些战士的穿戴,特别对那个青天白日的帽徽,十分厌恶。他觉得在伟大的胜利的解放军的队伍里,有一些战士穿着敌人——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戴着国民党军队的帽子,那成什么体统!那不是敌我混杂不分吗?他真想命令他们把衣、帽全部脱下来,摔掉!可是,暂时还没有自己部队的浅灰色的服装给他们更换。他思索了一下,胸脯挺挺地走到队伍面前,脸上突然地出现了一种令人惶惧的威严的气色。

〔中国〕吴强《红日》第2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C. (安娜去莫斯科看望了哥哥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一家,便乘火车回彼得堡。渥伦斯奇为了追求安娜,也随车而往,不料在彼得堡车站却看到了安娜的丈夫卡列宁。)

他原来也知道她有个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见了他本人,看见他的头和肩膀,以及他的穿着黑裤的两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私有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

看见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看见了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的脸和严峻的富于自信的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了这样一种不快之感，正好象一个苦于口渴的人走到了泉水边上，却发现了一条狗，一只羊或是一只猪已在饮着，把水弄脏了时候所感到的一样。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的那摆动屁股，走八字脚的步态格外地使渥伦斯奇难受。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 【嫌恶】

杂技场上所有的人都在尽情地娱乐，只有海瓦先生痛苦不堪，起初他认为可以使他摆脱困境的办法，如今变成了他的痛苦。那个名角永远不离开这儿吗？他干吗不死呢？为什么不让棚顶塌下来砸死这些如此叫人讨厌的印第安人呢？

他疲倦了；可是这种情况老没个完。他真想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哭一场，睡一觉。他浑身冒汗，疲惫不堪，仿佛同五个酒鬼进行了一场搏斗似的。

〔智利〕曼·罗哈斯《海瓦先生的历险》。

一七 厌 倦

（渥伦斯奇被一时的羞愧和绝望情绪所困扰而自杀，但没有击中要害。恢复健康以后仍然痴爱着安娜，于是弃官偕安娜到国外旅游。狂热过去，当他感到久盼的自由生活也不过如此时，不禁产生了一些过去没有的情绪。）

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了，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砂粒罢了。这种实现使他看到了人们把幸福想象成欲望的实现的这种永远的错误。在他和她结合在一起，换上了便服的初期，他感到了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恋爱自由的滋

味，——他很满足，但是并不长久。他很快就觉出有一种追求欲望的欲望——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不由自主地，他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幻想，把他误认做欲望和目的。一天十六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因为他们正在外国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离开了在彼得堡的时候占居了他的时间的那种社交生活的环境。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渥伦斯奇所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一阵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同几个独身朋友一道晚餐，回来迟了就惹起她的烦闷。与当地入或是俄国人交际吧，也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明确而同样地不可能。游览名胜吧，姑且不说一切名胜都已游览遍了，这对于渥伦斯奇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也并没有象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言喻的意义。

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那里面觅到食物一样，渥伦斯奇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八 喜 欢

A. (杨晓白初遇何霜霜，深深被她吸引。)

他注视着她，她的话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他有点怀疑她的神经是不是正常？可是，她那漆黑如墨的两排睫毛和充满野性的大眼睛让他的脉搏加速跳动，而她那毫不拘束的谈话更让他感到刺激和兴奋，一个多么大胆和豪放的女孩子！这种女性对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在这陌生和好奇的感觉中，他有些为之眩惑了。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125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B. (幸子对自己的家庭环境很是喜欢。)

这两三天中，她虽然还惦着那件事，可还是颇怀深情地欣赏这平素看惯了的自家的庭院。也真是，这只是偶然间去旅行，不过十来天不在家，也许是不习惯，竟觉得出去了一个月似的，那种时隔许久回家的喜悦深深地激动着她。这时，她想起雪子住在这里时，那样地眷恋不舍，那样依依惜别地在院子里流连、伫立的神情。这样看来，不仅是雪子如此。自己也明白了，作为一个道地的关西人，是何等深深执著地爱恋着关西的风土。虽然这庭院并无值得特别一提的风情，徜徉在这里，哪怕只闻闻洋溢着松树香味儿的空气，看看六甲方向的群峦迭嶂，仰首望望澄净的碧空，就会感到没有任何地方比住在阪神间更心情舒畅、平和，更不必说那人声嘈杂、尘土飞扬、灰白色的东京该是多么令人生厌的都市了。正如雪子常说的那样，东京的风吹在身上都与这里感觉不同。自己不必住在那里，与姐姐和雪子相比真不知是何等幸福！幸子沉浸在这种感想里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

〔日本〕谷崎润一郎《细雪》第29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C.（李梦竹做好饭，等候着丈夫和孩子的归来。）

梦竹侧耳倾听，她喜欢这一刻，她喜欢凭脚步和行动的声音，来判断是谁回来了。这是她的一个秘密的享受，她的生命就建筑在那三个人的身上，无论是哪一个的脚步，都能引起她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4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一九 爱

1 【心爱】

（为了及时听到南京的消息，瑞宣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收听收音机里南京的播音。南京的声音，使他心中温暖。）

什么是国家？假若在战前有人问瑞宣，他大概须迟疑一会儿才回

答得出，而所回答的必是毫无感情的在公民教科书上印好的那个定义。现在，听着广播中的男女的标准国语，他好象能用声音辨别出哪是国家，就好象辨别一位好友的脚步声似的。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个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听到她的声音，瑞宣的眼中就不由的湿润起来。他没想到过能这样的捉摸到了他的国家，也没想到过他有这么热烈的爱它。平日，他不否认自己是爱国的。可是爱到什么程度，他便回答不出。今天，他知道了：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22—3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慈爱】

A. (老木匠黄志亮看到养子挣来许多钱，一边高兴，一边又犯嘀咕，总想问个清楚。)

老木匠心里象揣进个小老鼠，蹦一会儿，跳一会儿，七上八下，好焦急哩！不成，得问他个清楚，不明不白的钱花不得！他爬起来，披上衣服，拉开灯。小木匠睡得挺沉，酒色消退了，脸上涌动着美丽的红润，要不是那一圈儿黑乌乌的小胡子，简直会使人觉得他是一个睡得甜甜的姑娘。许是嫌热，一只胳膊搭在外面，鼻子尖上沁着细细的汗星儿。老木匠心里顿时涌上一股热酥酥的滋味，当初领来家的时候，象个又脏又瘦的小猫，光是哭着闹夜，找他妈，怎么哄也不睡。哭急了，老木匠解开怀，让那只小手捏住他豆粒大的小奶子，这才不哭了。哄好了小子，闺女又哭着争怀，就一只胳膊搂一个，直接到十岁上，才给他们各自搭起个小被筒。孩子们长大了，他也老了。人老了的时候，看一手拉扯大的孩子，格外亲。在儿女们的身上，有做父母的心血和希望。

老木匠不忍心推醒儿子，在外面跑了几年，也不知睡没睡个囫囵觉，让他再睡会儿，天还早，鸡才叫头遍哩！他轻轻地拿起儿子的胳膊，想放进被窝里。可当触着他的手时，心一动，不由得捧着细细看起来。这哪里象一支小伙子的手：又粗又短的手指，简直象一排磨秃的石钻，每一道指节都凸起老高；虎口间堆了重重叠叠的老皮；手掌

几乎全是一块硬茧；拇指让锤头或斧顶打过，指甲死去了，只留下难看的一团肉疗……老木匠心哆嗦了，这是下过苦力的手，是和自己一样的手啊！孩子，爹错怪你了，你是俺摸着头顶长大的，不会去干那些丧良心的事，俺信得过！钱是你挣来的！就凭这手，你该挣得还多，还多！怎么就该那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挣大钱，咱们也该！该挣两千，该挣两万！……他走累了，别惊醒他。

〔中国〕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
(1)》第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B. (运涛自离开家门，一直杳无音信。今天，突然听说来信了，母亲高兴得哭了。)

不说运涛来了信，她心上还安静。为了运涛，她的眼睛都哭干了，好象枯了的井，用手掏也掏不出眼泪来了。一说起运涛有了音讯，心上猛地又扑通乱跳，只怕江涛哄她，江涛可会哄人乐哩！当她在江涛的表情上判定是真的来了信的时候，泪就象雨点子一样落下来，扑簌簌地落湿了衣襟。把头钻在墙角里，抽抽咽咽地哭起来。

咳！一个母亲的心呀！当她还年轻，运涛还在她肚子里蠕动的时候，心上就偷偷为孩子做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呀，什么样的鞋袜呀……翘起指头，把各样花色绣在红兜肚、绿褂褂上。那时，她还不知道是男是女，但她的心上总是偷偷笑着。她忍受了几日夜的疼痛，不眠不睡。当运涛降生了，男孩子生得还漂亮，象爸爸一样，活眉大眼儿。她轻轻拍着运涛，笑着说：“咳！孩子，娘可不是容易呀！”自此，冷天她把他放在暖地方，热天她把他放在凉地方。有个灾灾病病，她会提着心，几天不吃饭，把孩子揣在怀里，拍着叫着。孩子长大了，眨眼不见，她就满世界去找。心上会嘀咕：“这孩子，他又到哪儿去了？”天黑了不见回来，就走到大堤上去望着。你想，运涛失踪了，怎不象割她的肉哩！她怎样忍过那长长的夜晚呀！盼一天比过一年还难。每天早晨，天不明就起了炕，早早把门打开。她想：“也许，把门一开，运涛会走进来。”一直早起了多少个早晨，早开了多少次门，十次、八次、一百次，也没遇上这么一回。今儿，运涛来信了，

母亲的心里，说不出是甜是苦。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1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3 【惠爱】

（副司令员的女儿、业余诗作者白虹，虽然相貌平常，但聪颖朴实，锐意精进，在被一个男朋友甩掉以后，仍满怀信心地等着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调离机关，来到基层工厂，终于遇到了年轻有为的大学生顾传辉。）

她遇到传辉了。斯斯文文，又有学识，而且他总是用那样一种神不守舍的目光怯怯地追随着她，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看过她呢。人们说真正的爱总带那么点怯怯的成分！她完全凭借自己本人的力量，赢得一个男人的爱慕和追求，这令她感到幸福。

传辉是个有出息的男子，他很持重，也自制，这令白虹感动。男子汉就该这样，成天围着姑娘的裙边转，太没出息了！那天赛诗会她确实等他了，最后他没来。她固然失望，可并不生气。传辉不是对她透露过，有件事要等以后再说？听说厂里技术组接下了个新课题，传辉一定在忙这事了。试验没有眉目他不好意思讲，怕丢脸，有志气。不过昨天她遇到技术组的一位同志，说传辉并没报名参加这个课题小组。那也有可能，或许传辉还有着更大的心愿呢。听说局里有四个去法国考察的名额，对象是三十岁以下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首先得英语过得硬，法语当然也得懂；其次是业务，可能传辉在悄悄往这方面努力了。还死不吭声呢，想放颗卫星逗逗她？她也悄悄许下个心愿，争取在年底前译出几首国外新诗，她总得给他增添点光彩呀！

〔中国〕程乃珊《蓝屋》，见《中篇小说选（1）》
第6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偏爱】

A.（伏库尔斯基为了赢得依莎贝拉小姐的好感，对即将参加比赛的、有可能引起她注意的一匹牝马格外关心起来。）

伏库尔斯基走进马厩，几乎对那匹牝马望了一刻钟。它那瘦小的蹄子使他感到不放心，看见它那天鹅绒般的皮肤上的一阵轻轻的颤动，他自己也战栗了，因为他想它或者会生病。之后他抱着它的脖子，当它把那个小小的脑袋搁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他吻着它，吞吞吐吐地说：

“但愿你知道，这跟你的关系有多大！……但愿你知道！……”

从那时候起，他每天到练马场去好几次，喂糖给那匹牝马吃，抚爱着它。他感到在自己那清醒的头脑里有一种迷信在开始萌芽。如果那匹牝马精神抖擞地欢迎他，他就认为那是好预兆；如果它垂头丧气，他心里就感到不安。在到练马场去的路上，他就自言自语起来：

“要是我碰到它精神抖擞的话，那依莎贝拉小姐是会爱我的。”

有时候理智在他心里占了上风，那时他感到非常生气，瞧不起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我这一生应该受一个女人的脾气摆布吗？……我找不到一百个别的女人吗？……难道梅立敦太太没有答应过我介绍三四个漂亮女人吗？……有一天我总得清醒过来呀，该死！”

.....

“所以她也得爱我才对……”伏库尔斯基说。“再说，如果那匹牝马跑赢了，那想来是依莎贝拉小姐爱我的一个征兆……唉，老傻瓜，你这个疯子，你想到哪里去啦？”

〔波兰〕普鲁斯《傀儡》，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第1版。

B.（李梦竹为她的私生女总是第一个回家而高兴。）

近来，她常常渴望能有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时间。那怕不谈什么，只是看看她，看她那日渐成熟的身段和越来越秀丽的面庞。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是母亲的骄傲，虽然她也知道晓彤并不是真的“很”美，晓彤太纤瘦，又太安静，不够活泼，不够“出众”。但是，在一个母亲的眼睛里，她已经是够美了。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5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C. (知道了祥子同小福子的感情，曹先生决心成全他俩，帮助他们，把他俩都雇到家中。这一下乐坏了祥子，他恨不得立刻见到小福子，报告这个好消息。)

越想他越急切，越高兴；天下的女人多了，没有一个象小福子这么好，这么合适的！他已娶过，偷过；已接触过美的和丑的，年老的和年轻的；但是她们都不能挂在他的心上，她们只是妇女，不是伴侣。不错，她不是他心目中所有的那个一清二白的姑娘，可是正因为这个，她才更可怜，更能帮助他。那傻子似的乡下姑娘也许非常的清白，可是绝不会有小福子的本事与心路。况且，他自己呢？心中也有许多黑点呀！那么，他与她正好是一对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象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正好摆在一处。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
2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 【怜爱】

A. (儿子包国维向父亲要司丹康，老包却从戴老七理发店里要来一小瓶红色的油，惹得儿子生气。老包觉得亏待了儿子。)

“包国维为什么生气呢？”

他细细想了好一会——看有没有亏待了他的包国维。他有时候一瞧见儿子发脾气，他胸脯就象给缚住了似的：他纵了他儿子——让他变得这么暴躁。可是他不说什么：他怕在儿子火头上浇了油，小伙子受不住，气坏了身体不是玩意帐。他自从女人一死，他同时也就做了包国维的娘，老子的气派消去了一大半，什么事都有点婆婆妈妈的。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包国维可怜：要买这样没钱，要买那样没钱。这小伙子永远在这么一间霉味儿的屋子里用功，永远只有这么一张方桌给他看书写字。功课上用的东西那么多，可是永远只有这么三个抽屉给他放——做老子的还要把眼镜占他一点地方！

他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又到厨房里去找胡大谈天。他肚子里许多话不能跟儿子说，只对胡大吐个痛快：胡大是他的知己。

〔中国〕张天翼《包氏父子》，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3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B.（日本人给北平人造成的饥荒使妞子越发瘦下去了，韵梅已看出了女儿的危险，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心里比谁都难过。）

妞子会死，这她连想都不敢想。说真的，要是妞子死了，韵梅也就死了半截了。说一句大不孝的话吧——即便祁老人死了，天佑太太死了，妞子也必须活下去。老人如同秋天的叶子——时候一到，就得落下来；妞子还是一朵含苞未放的鲜花儿呢。韵梅很想把她搂在怀里，仿佛她还只有两三个月大。在她抚弄妞子的小手小脚丫的时候，她真恨不得妞子再变成个吃奶的小孩子。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2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瑞珏死了，给觉新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他只有在懂事的幼儿海臣身上寄托自己的真实感情。）

觉新呆呆地望着海臣，他似乎没有听见海臣的问话。他的爱怜横溢的眼光就在海臣的圆圆的小脸上扫来扫去。海臣完全不觉得他的注视。他越是多看海臣，他越是不忍把眼光掉开。渐渐地他的眼光在摇晃了，好象有什么东西挣扎着要从他的眼眶里迸出来。他预料到会有一阵感情的爆发，但是他极力忍住。等到海臣闭了口，他突然感觉到房里的静寂，又觉得海臣的一对浓黑的眼珠在他的脸上旋转，他才出声问道：“你一个人在这看书，你不害怕？何嫂呢？她到哪儿去了？”这声音泄露了他的感情：爱怜，担心，烦愁，悲痛。

〔中国〕巴金《春》，见《巴金选集》第2卷1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D.（魏如峰第一次约杨晓彤下咖啡馆，听她谈自己天真的想法。）

他点点头，凝视着晓彤，试着去领略她的境界。那一对眼睛明澈清莹，微微转动的眼珠流露着一层梦似的光彩。他无法把自己的眼光从她脸上收回，那微翘的小鼻子，那修长秀气的眉毛，那薄薄的，带着点儿稚气和天真的小嘴，以及那时时刻刻，笼罩在她整个脸庞上的

一种宁静、悠然和纯洁的气质。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还只是朵被绿萼所包裹着的小蓓蕾！可是，她却那样的使人心动，使人情不自禁地要爱怜她。他为蠢动在自己胸中的那份热情而惊异，多年以来，他和好几个女人周旋过，来往过。说实话，那些女人都比晓彤女性化，比她成熟，比她够味。可是，当他凝视着晓彤的时候，他无法想象自己竟会喜欢过那种女人，这是颗高悬的小星星，那些是俯拾皆是的尘土！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71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6 【爱慕】

A. (聂赫留朵夫随姑妈去作礼拜，但他的注意力却一直在卡秋莎身上。)

这当儿，一个诵经士手里拿着一把铜咖啡壶，穿过人群，在经过卡秋莎身边时没有留神，他的祭服下摆触到了卡秋莎。那诵经士显然是由于尊敬聂赫留朵夫，有意从他旁边绕过去，结果却触到了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心里奇怪，那个诵经士怎么会不明白，这里的一切，连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人而存在的，他可以忽视世间万物，但不能怠慢卡秋莎，因为她就是世界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才金光闪闪，烛台上的蜡烛才欢乐的燃烧；为了她，人们才高歌欢唱：“耶稣复活了，人们啊，欢乐吧！”世上一切东西都是为她，为她一人而存在的。他认为卡秋莎也懂得，一切都是为了她。聂赫留朵夫注视着她那穿带皱褶雪白衣、连衣裙的苗条身材，注视着那张聚精会神的喜气洋洋的脸，心里有这样的感觉。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B. (十二岁的约翰在他被送到马利埃费雷德市郊新建的一个教区执事庄园去过暑假的期间，爱上了管家的二十岁的女儿。他爱得单纯。他从不和她讲话，总是注视着她的去向，在她的住房附近转来转去。)

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她的美貌有一种望梅止渴的崇拜，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希望。那种爱更象是一种暗中的悲伤，如果当时那里还有其他姑娘可以交往的话，他同样会把那种爱倾注到另一个人身上。那是一种对圣母形象的崇拜，不希望得到什么，只希望能作出某种重大牺牲，最好是在一个海湾里淹死，但是要当着她的面去死；那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半个人，不完整，如果没有另一半——“更好的”一半来加以补充，他就不想再活下去。

〔瑞典〕斯特林堡《女仆的儿子》第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C. (维奈深深地爱着苏菲娅，对她爱慕、崇拜。)

“啊！她的美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呀！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思想使她的面孔显得多么庄重！她仿佛一位仙女从天而降，与凡世隔绝，而生活在她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思想的深邃将天然的美变得多么甜蜜啊！只有高尚的思想才是对美的真实的修饰。衣着穿戴只会抹去它自然的光彩，使它变得虚假而充满低级趣味。那只能被称作 Vulgar。装饰起来的美与纯真的美之间的区别，正象强颜欢笑与会心微笑之间、烈日与月光之间、音乐与诗歌之间的区别一样。她的笑容多么优美动人，宛若春天凉爽的清风，或是诗人特具的灵感。如果你和一位姿色动人的美女攀谈，那会令你产生邪念，使你语无伦次。苏菲娅对于任何誓言、法规或原则的蔑视不仅是宽宥的，甚至是应该歌颂的。这对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有她，我的生命将会象一棵枯死的树，任你怎样浇灌，它也不会复活；没有她，我的生命便将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生命纵然犹存，但是没有欢乐，没有爱情，没有目标！”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40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D. (但丁预感到贝雅特里齐要来了。她果然来了。)

他贪婪地看着她。他想这一次要好好地看着她。他希望这一瞬间

能变成停留不动的永恒。他的两眼、他整个身心都希望永远记住她的形象。贝雅特里齐凝眸瞭了他一眼，此外，还向他打了一声招呼。

但丁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关了起来。他哭了。那仪态万方、天姿国色的女人形象，使他心旌摇荡，永远也不能忘怀。贝雅特里齐的目光极其温柔地看了他的脸，他感到自己的脸与以前已不一样了，变得温柔了，变得光洁干净了。他天真单纯得象个孩子，大人绝不会如此想入非非。这是他的幻觉。

从此，诗人便看见了不同寻常的东西：看见了一团火云在这漆黑的世界中燃烧着。在这火云中间，他又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形象。这个男人的外表令人恐惧，但是他却有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孔。这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的形象。

火云的光焰不停地跳动，使人看不清里边的东西。人们费了很大劲，最后才看清楚，那个男人好象抱着另一个人。是用一块红布包着那个人吗？

是的，一块红布包着的女人，她安详地睡着。她的面孔使但丁的身体康健，那是圣母玛利娅的脸。圣母的脸庞多么象贝雅特里齐的脸庞啊！

《但丁和贝雅特利齐相遇》，见《世界各国神话与传说·意大利》第227—228页，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E. (斯巴达克思暗暗地爱上了范莱丽雅。)

在开始时，可怜的色雷斯人努力想把这种对他说来是新的感情，从自己的心坎中驱除出去；理智暗暗告诉他：爱范莱丽雅是绝顶荒唐的念头，因为在他们中间横着不可克服的重重障碍。但是，对于这个女人的想念，却一次又一次、坚执而顽固地在他脑中涌现，不断地从种种挂虑和事情中间钻出来攫住他的心灵；它每一分钟都要回到他的头脑中来，使他激动不安；到后来，这种想念变得愈来愈强烈。有时候，甚至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所吸引，来到苏拉府邸的拱廊的柱子后面，在那儿等待范莱丽雅的出现。他曾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偷看过她好几次，他每一次都发觉她比上一次更美，他对她的想念也一天比一天更

强烈了。他崇拜她，热烈地爱她，把她奉为他心目中的女神。这种感情，他对任何人甚至对他自己也是不能解释的。

范莱丽雅只有某一次看见了斯巴达克思。一刹那间，色雷斯人似乎觉得她亲切而又温柔地看了他一眼，他甚至觉得她的眼睛里发出了爱恋的光芒。但他立刻抛弃了这种想法。他认为这是疯子的念头，这是由狂热的幻想所产生的幻象和错觉。因为他明白：这一类的想法将会使他发狂。……

“我在这儿，在苏拉的府第里，”可怜的人想。“我跟这个女人之间相隔只不过几步路……不，这不是女人，是女神，为了她，我准备奉献我的生命、名誉和鲜血。我在这儿，但很快地我就要靠近她，也许可以单独跟她在一起。我将听到她的声音，很切近地看到她的脸庞，她的眼睛，她的微笑……”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范莱丽雅的微笑，但是他觉得她的微笑是奇妙的，好象春天的天空一般，反映着她那尊严而又高贵的女神一般的品性。只要再等一会儿，他所不敢想象甚至在梦中也见不到的无限的幸福就要降临了……他怎么了？也许，他已经成了那变幻无常的白日梦或者是热恋者的狂想的俘虏了吧？也许，他已经发疯了吧？还是，已经不幸地失却自己的理智了呢？

〔意大利〕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上册第
144—1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F.（华静在当军事记者的时候采访过军事首长梁波，给她留下了美好记忆；两年后她与他重逢，内心感到异样的喜悦与激动。）

华静长时期爱慕着这个人，因为她的工作变动，失去了以记者身分和梁波接近的机会，她认为是件很不幸的事情。虽说，她离开军事记者的职务，来到地方党委工作已经两年多，和梁波不见面也是两年多了，但却不曾忘掉梁波留给她的明朗深刻的印象。她觉得她今天见到的梁波，比两年前好象更年青一些。估计不会超过三十五六岁。梁波头上新增的几根白发，她完全没有去注意，她在竭力地从梁波身上发现年青的标志。

她对她的眼力，有着顽强的自信。在她的眼里，梁波的眼光比过去更加尖锐了，不然，她怎么会发生畏惧呢？梁波的眉叶也比过去

乌浓得多，额角上的皱纹也少了几条，黄里稍稍发黑的肤色发着健康的光亮。尤其是，在这个战争空气严重的时候，他还是那样谈笑自如，使得华静对他更为敬佩。

〔中国〕吴强《红日》第11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G.（倪焕之和金佩璋见面畅叙之间，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

斜阳把人影映得更长了。焕之忽然省觉自己的影子同她的重叠在一起，几乎成了一个了；一种微妙的感觉主宰着他，使他张着近乎迷醉的眼，重又向她端详。一排新挑的额发仿佛晴天闲逸地停在远处的青云；两颗眼瞳竟是小仙人的洞窟，璀璨地闪着珍宝的光；那淡红的双颊上，停着甜蜜的明慧的浅笑，假若谁把脸儿贴上去，那是何等幸福何等艳丽的梦啊！而一双苗条的手拈弄着白夏布衫子的下缘，丝缎鞋的脚跟着地，两个脚尖慢慢地向左又向右移转，这中间表白她心头流荡着无限的柔情。

他从来不曾看见她有今天这样的美，也从来不曾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只想把整个的自己向她粘贴过去。他的鼻上略微出着汗，但两只手似乎有点冷，而且不很捏得拢来；心房是突突地急跳，自己听得到那种不平静的声音。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之8第129—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H.（在一起生活战斗中，十八岁的卫生员白茹爱上了英俊年轻的指挥员少剑波。）

白茹的心事却完全不在这里，她的心现在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在这小分队里感到无限的幸福，除了这项艰巨任务的荣誉外，奶头山战斗后，她的心十八年来头一次追恋着另一颗心。

白茹心里那颗种子——剑波的英雄形象和灵魂，象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润泽的春雨下，萌生着肥嫩的苗芽。这苗芽旺盛得什么力量

也抑制不住。可是她又不敢向剑波吐露她的心。因为她知道剑波现在并没有了解她的心。她也不了解剑波能不能接受她的心。在她看来剑波好象晴朗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他是那样的明媚可爱，但又是那样的无私公正。她总想把他的光明收到自己怀里，独占了他，可是他总象皎洁的月光一样普照着整个的大地上所有的人，不管是有意赏月的人和无意赏月的人。

半个月来，她老是偷偷地看着剑波，她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恋想着剑波，就好象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空气一样。她沐浴在幸福而甜蜜的爱的幻想中。她爱剑波那对明亮的眼睛，不单单是美丽，而且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永远放不尽的光芒。他那青春丰满的脸腮上挂着的天真热情的微笑，特别令人感到亲切、温暖。她甚至愿听剑波那俏爽健壮的脚步声，她觉得这脚步声是踏着一支豪爽的青年英雄进行曲。

〔中国〕曲波《白茹的心》，《林海雪原》第123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 【爱恋】

A. (安娜产褥热恢复以后，她毅然离弃她的丈夫和儿子与渥伦斯基一道到国外旅游。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因此她更加爱渥伦斯基，而渥伦斯基也依然很爱她。这使她兴奋，同时也隐隐约约有些担心。)

由于健康的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和愉快，安娜感到无可饶恕地幸福。她愈了解渥伦斯基，她就愈爱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他接近，在她总是很愉快的。他的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她愈来愈熟悉了，对于她是无可言喻地珍贵。他那因为换上便服而改变的外貌，在她看来是这样富有魅力，就好象她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他所说，所想，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面，她都看出有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她对他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她怎样寻找也寻找不出他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许会更快

地不爱她，而她现在再也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她没有理由要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谢他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视这个。他，照她的意见看来，对于政治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竟为了她的原故而牺牲了功名心，并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的处境的尴尬。他，那么一个堂堂的男子，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她，实际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她的愿望。这她不能不感激，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用来包围她的那种关怀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从小缺乏家庭温暖的贵族青年费利克斯自打认识美丽的德·莫瑟夫夫人后，便成为莫瑟夫夫人的座上客。这天夜晚，费利克斯凭借爱情的灵敏触觉，探到了对方内心的秘密。他在卧室呆不下去了，来到河边的一条平底船上。）

这时，我掀去了一直遮掩着我的理想的未来的层层黑纱，种种想法油然而生，象幽灵似的在我的思想里潜行。我的灵魂和感官都着了迷。我的思想极其猛烈地向她靠拢！有多少回，我象一个神经失常的人说呓语似的在反复问着自己：“我会得到她吗？”如果说，这在过去的几天中，我周围的世界大大扩大了，那么在一夜之间，这世界就只有一个中心。我的希望，我的抱负都和她紧紧连系在一起，我希望她能把我看得高于一切，为了重新塑造和充填她那被撕裂的心。我站立在她的窗户下面，耳畔响着从磨坊的闸门淌出的流水的汨汨声，这声响时而被萨谢的报时钟声打断；这样的夜晚是多么美啊！在这星月交辉的夜晚，这朵天国之花照亮了我的生命，我带着塞万提斯作品中受人嘲笑的可怜のカ斯蒂利亚骑士式的信念把我的灵魂托付给她了，这种信念也是我们爱情的先导。

〔法国〕巴尔扎克《幽谷百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8 【眷恋】

A. (乘居丧的机会，雷参谋再次遇见旧时的恋人、而今的“吴少奶奶”——林佩瑶，心中顿时掀起了感情的波涛。)

雷参谋谦逊地笑着回答，眼睛却在打量吴少奶奶的居丧素装：黑纱旗袍，紧裹在臂上的袖子长过肘，裾长到踝，怪幽静地衬出顶长窈窕的身材；脸上没有脂粉，很自然的两道弯弯的不浓也不淡的眉毛，眼眶边微微有点红，眼睛却依然那样发光，滴溜溜地时常转动，——每一转动，放射出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娇。雷参谋忍不住心里一跳。这样清丽秀媚的“吴少奶奶”，在他是第一次看到，然而埋藏在他心深处已有五年之久的另一个清丽秀媚的影子——还不叫做“吴少奶奶”而只是“密司林佩瑶”，猛的浮在他的眼前，而且在啃啮他的心了。这一“过去”的再现，而且恰在此时，委实太残酷！于是雷参谋不等吴少奶奶的回答，咬着嘴唇，又是一个鞠躬，就赶快走开，从那些“标金”“棉纱”的声浪中穿过，他跑进那大餐室的后半间去了。

[中国] 茅盾《子夜》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瑞全终于盼到了逃出北平、奔赴抗日战场的这一天，但他又可怜自己亲爱的、多病的母亲。)

妈妈咳嗽了两声。他的心立时静下来。可怜的妈妈！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恐怕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他轻轻的走到院中。一天的明星，天河特别的白。他只穿着个背心，被露气一侵，他感到一点凉意，胳膊上起了许多小冷疙瘩。他想急忙走进南屋，看一看妈妈，跟她说两句极温柔的话。极轻极快的，他走到南屋的窗外。他立定，没有进去的勇气。在平日，他万也没想到母子的关系能够这么深切。他常常对同学们说：“一个现代青年就象一只雏鸡，生下来就可以离开母亲，用自己的小爪掘食儿吃！”现在，他木在那里。他决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一定要逃走，去尽他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是，他至少也须承认他并不象一只鸡雏，而是永远，永远与母亲在感情上有一种无可分离的联系。立了有好大半天，他听见小顺儿哼唧。妈妈出了声：“这孩子！有

臭虫，又不许拿！活象你三叔小时候，一拿臭虫就把灯盏儿打翻！”他的腿有点软，手扶住了窗台。他还不能后悔逃亡的决定，可也不以自己的腿软为可耻。在分析不清自己到底是勇敢，还是软弱，是富于感情，还是神经脆弱之际，他想起日本人的另一罪恶——有多少母与子，夫与妻，将受到无情的离异，与永久的分别！想到这里，他的脖子一使劲，离开了南屋的窗前。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1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9 【贪爱】

A.（情愿将自己“所有的知识”换得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的于质夫，却“未曾得着女人的爱惜”，苦闷的生活使他酿成性变态病，由爱女人而及爱女人的用物。当他骗得了商店小妇人的旧针和旧手帕以后，就如同得到了爱情。）

回到了校内，他看看还是未曾熄灯。幽幽的回到房里，闩上了房门，他马上把骗来的那用旧的针和手帕从怀中取了出来。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里的那一面镜子，把他自家的痴态看了一忽，他觉得这用旧的针子，还没有用得适当。呆呆的对镜子看了一二分钟，他就狠命的把针子向颊上刺了一针。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珠似的血来。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后，看见镜子里的面上又滚出一颗圆润的血珠出来。对着了镜子里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红的血迹，闻闻那旧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不多一忽，电灯熄了，他因为怕他现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断，所以动也不动的坐在黑暗的房里，还在那里贪尝那变态的快味。打更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时候，他才同从梦里头醒来的人一样，抱着了那针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寝。

〔中国〕郁达夫《茫茫夜》，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B. (李先生认识了陈家的四姊妹，她们虽然“都生得很美”，他却独独爱上了老二。)

……因为老二象一只雄鸡，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要我做她的倚柱，扑上身来笑个痛快。并且平时她总拿我来开玩笑，在众人的面前，老喜欢把我的不灵敏的动作和说错的言语重述出来作哄笑的资料。不过说也奇怪，她象这样的玩弄我，轻视我，我当时不但没有恨她的心思，并且还时以为荣耀，快乐。我当一个人在默想的时候，每把这些琐事回想出来，心里倒反非常感激她，爱慕她。后来甚至于打牌的时候，她要什么牌，我就非打什么牌给她不可。万一我有违反她命令的时候，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只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用了她那一只尖长的皮鞋脚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再举起手或脚来踢打。我被打得两颊绯红，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时候，才柔柔顺顺地服从她的命令，再来做她想我做的事情。象这样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边吓止她，教她不要太过分了，而我这被打责的，反而要很诚恳的央告她们，不要出来干涉。

〔中国〕郁达夫《过去》，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
第369—37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 【狂爱】

A. (神甫克罗德·孚罗洛垂涎于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达的美貌。在爱斯梅拉达被诬告杀人而被关进监狱后，他用黑布裹着全身出现在她面前，诉说他带着邪性的激情。)

“我摆脱不了这个形象，我常常听见你的歌声在我脑子里鸣响，看见你的脚在我的祈祷书上跳舞，夜里在梦中，想知道你是什么人，看看你和你留给我的那个完美的形象是否完全一样，我以为那样一来，也许能让事实把我的幻梦粉碎。总之，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形象来

消灭那前一个形象，因为前一个使我无法忍受。于是我到处寻找你，我又看见你了。多么不幸！看见过你两次以后，我便希望看见你一千次，希望常常看见你。所以，在那通向地狱的斜坡上，怎么可能停住不往下滑呢？所以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魔鬼系在我翅膀上的长线，另一头却系在你的脚上。我变得跟你一样到处流浪起来，我在许多大门口等候你，在许多街角上窥伺你，在我的钟塔顶上偷看你。回到我的房间后我就更加入迷，更加失望，更加疯癫，更加丧魂失魄！”

[法国] 雨果《巴黎圣母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B. (萨宁在花园里与捷玛单独谈话之后，就发狂地爱上了她，如果需要，他随时“准备死在她的脚下”。)

萨宁几乎跑步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感觉到，他意识到，只有在那里，只有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才能想清楚，他是怎么了，他发生了什么事？的确，他刚一跨进自己的房间，刚往写字桌旁一坐，两肘往桌上一撑，双掌紧贴着脸——他就悲伤地闷声叫起来：“我爱她，我发狂地爱她！”他的心象一枚赤炭，骤然吹掉了覆盖在上面的死灰，又熊熊燃烧起来。眨眼间……他简直不能理解，他怎么能跟她坐在一块儿……是跟她呀！——而且还跟她说话，而他竟没有察觉，他简直崇拜她衣服的边；他准备——如同年轻的人们常常爱说的那样——“死在她的脚下。”刚才在花园里的相会决定了一切。现在，当他想象她的模样时，他看到的已经不是星光照耀下的那个鬈发飘拂的少女了，——他看见的是一个坐在长凳上的姑娘，看见她把草帽猛地往后一掀——那样信任地望着他……忐忑不安和对爱情的渴望在他血管里奔流。他想起了那朵玫瑰花，这花他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已经三天了。他倏地掏出这朵花——以一种狂热的动作把花紧贴在嘴唇上。他不由疼得皱了一下眉头。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想，既无打算，也不指望；脱离了过去的一切，他纵身向前，从过去那种孤单的、独身生活的凄凉河岸，“扑通”一声跳进那快乐的、沸腾的激流之中——他不在乎，也不想知道，这激流将把他带到哪里去，会不会撞在礁石上使他粉身碎骨呢！这已经不是那种不久前还使他陶醉在其中

的乌兰德①的抒情歌式的静静的清流……这是迅猛的、势不可挡的浪涛！它们飞速地奔腾向前——他也被它们席卷而去！

他取过一张纸——毫无涂改地、几乎一口气写成了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捷玛！

您知道，我受人之托要给予您什么劝告，您也知道您母亲希望什么以及她请求我做什么——但是您不知道我现在必须对您说什么——这就是我爱您，我以一颗初恋的心的全部热情在爱您！这火在我心中是突然燃烧起来的，而且具有一种找不到言语来形容的力量！！您母亲到我这里来求我的时候——这火还只是在我心中隐隐地燃烧，否则，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大概会拒绝执行她的委托的……而现在我向您作的这个表白，是一个诚实人的表白。您应当知道您与之交往的是什么人——我们之间不应当有误会。您看得出，我不能给您任何劝告……我爱您，我爱您，我爱您——此外我一无所有——不管是在脑子里，还是在心中！！

德·萨宁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C.（思嘉希望希礼把她带走。）

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自己那种荒唐的梦想和狂妄的欲愿已经失败了。

突然的，一阵伤心和疲倦扫过了她，她就将头埋在他手里，呜呜地哭起来了。他从来不曾想到象她这么心气强硬的女人也会哭的，因而不自觉有一阵怜惜和懊悔的情感扫过了他。他于是再凑紧了一步，一把搂住了她，让她的头贴在自己胸口上，低声地对她说：“亲爱的！你是勇敢的——你不要哭！你决不能哭！”

经了他这一下接触，他就觉得她在他的怀抱里立刻起了变化，只见她那袅娜的身体仿佛通过了一种神奇的幻术，又见她抬起头来看他

①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诗人，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时，她那绿色的眼睛里含有一种温热的文火。突然，希礼觉得天气不是肃杀的冬天了，觉得春天又回到人间来了。他又重新经验到从前那种鸟语花香的境地，重新尝味到从前那种热情蓬勃的心情了。他低下头一看，便不由得身上起了一阵簌簌的颤抖，情不自禁地扑下去和她亲了起来。

她只觉得耳朵里起了一种嗡嗡的怪声，仿佛拿一只海螺凑在耳朵上听着一般，而通过了这种嗡嗡的声音，她听见了自己的心在那里突突地跳着。她的身体仿佛溶化在他的身体里了，这期间，他们俩的嘴唇一直都胶在一起。他们俩的身体也仿佛合二为一了。

〔美国〕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中册第6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D. (喜俊因为爱而颤抖不安。)

喜俊说话的声音颤抖着。喜俊越看玉姬那秀丽的丰姿，他的心中越是感到冲动。从前，他只是把甲淑当作一个女子爱她，然而，现在从玉姬身上又散发出另外一种巨大的爱。这可能成为自己的生命之水。他现在正在口渴，他想一下子喝光这生命的水。

呵——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痛饮它呢？他的身旁就放着这生命之水，为什么不能把它一口喝下呢？……他以这种高贵的精神去爱玉姬，但这又触痛了过去的伤疤。这种精神的爱，在他的心里好象有一面空着。为什么不能爱她所有的一切呢？喜俊颤抖着身子，他以坚强的毅力来克制那种想把她拥抱在怀里倒在地下的内心冲动。巨大的爱 and 情欲正在他的内心深处激烈地搏斗。他袖着手，呆呆地望着秋空。

〔朝鲜〕李箕永《故乡》第478页。

E. (理智的裁制终敌不过感情的鞭挞，莎菲在她的“王”——凌吉士面前简直无法降伏爱的冲动。)

一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

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唉！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而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

〔中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初恋】

A.（萨宁和捷玛在公园里幽会，互倾爱慕之情私定终身。这对恋人并排走着，真是幸福极了。）

萨宁走着，时而跟捷玛并排，时而靠后一点，但是两眼一直没有从她身上移开，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微笑。而她却好象在赶路……又好象在走走停停。说实话，这一对儿，他满脸苍白，她却激动得满脸绯红，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向前走着。片刻之前他俩共同所做的事（即把自己的心交给另一颗心）是那样强烈，那样新鲜，那样惊心动魄；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就这样突然间变化了，突然间重新安排了，以至他俩还没有能够清醒过来，他们只是意识到这阵席卷他俩的旋风，就好象那天夜晚差点没把他俩一个吹到另一个怀里去的那阵旋风一样。萨宁在走路之中感到他甚至在用另一种目光看捷玛了：他突然发现她的步态、她的动作中的某些特点——而且，天哪！他觉得这些特点对他来说是多么无边地珍贵和可爱呀！她也觉察到，他在这样地看她。

萨宁和她——都是初恋；初恋的一切神奇处正在他俩的身上显现着。初恋——同样是一场革命；这时，现有生活的单调的正常秩序刹那间被破坏了、被摧毁了，青春站在街垒之上，它那鲜艳的旗帜正高高飘扬——在前进的路上无论是什么在等着它——无论是死亡还是新生——它对一切都致以自己的热情洋溢的敬礼。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B. (王先生同女优谢月英相邀，同游迎江寺的高塔，并在塔内第一次得到了爱情的暗示。)

向前进了几步，在斜铺的石级上，被黑黝黝的空气包住，我忽而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感情。在黑暗里，我觉得我的脸也红了起来。闷声不响，放开大步向前更跨了一步，拍塔的一响，我把两级石级跨作了一级，踏了一脚空，竟把身子斜睡下来了。“小心！”的叫了一声，谢月英抢上来把我挟住，我的背靠在她的怀里，脸上更同火也似的烧了起来。把头一转，我更闻出了她“还好么？还好么？”在问我的气息。这时候，我的意识完全模糊了，一种羞愧，同时又觉得安逸的怪感情，从头上散行及我的脚上。我放开了一只右手，在黑暗里不自觉的摸探上她的支在我胸前的手上去。一种软滑的，同摸在麦粉团上似的触觉，又在我的全身上通了一条电流。一边斜靠在壁上，一边紧贴上她的前胸，我默默的呆立了一二分钟。忽儿听见后面又有脚步声来了，把她的手紧紧地一捏，我才立起身来，重新向前一步一步的攀登上塔。……在迎江寺门前，雇了两乘人力车，走回城里来的当中，我一路上想了许多想头：

“已经是很明白的了。我对她的热情，当然是隐瞒不过去的事实。她对我也绝不似寻常一样的游戏般的播弄。好，好，成功，成功。啊啊！这一种成功的欢喜，我真想大声叫唤出来。”

[中国] 郁达夫《迷羊》，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第43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C. (金佩璋、倪焕之两个彼此倾心的年青人终于见面了，各自心中都很兴奋。)

“金小姐，你放假回来了？”

骤然间一声好鸟似地，她听见悦耳的焕之的声音；将来也得这么办的意念便消散了，眼里满含着喜悦，向声音来的方向望去。

步道向左弯曲，在一丛高与人齐的麻的侧边，有一个茅亭，亭中焕之的身影从麻叶间可以窥见。他举起右手招动着，正走出亭子来。

“啊，倪先生！我参观你们的农场来了。你们的农场这样地新鲜

有味；这里镇上的孩子应当骄傲，他们有独有的幸福。”

金小姐的声音里带着不可掩的高兴；同时步子加快了，身体摆动的姿态象一阵轻快温柔的风；映在地上的长长的斜影很见可爱。这时候她若是反省的话，对于自己的神态一定会惊异；每一回放假归来，初见兄嫂，决不是这一副样子；这竟是女儿看见了久别的母亲，情不自禁，直欲把整个的自己投入母亲怀里的神态。

焕之走到金小姐面前。彼此都站住了。他用他那清湛的眼看定她，透入底里地重读深刻在心头的印象。血液似乎增加了什么力，跃动得快而且强。象矜持又象快适的感觉仿佛狡狴的手爪，一阵阵搔着他，使他怪不好过。这中间闪现的意念是：“她来了！她果然来了！”昨晚树伯无意中谈及妹妹明天回来了时，他就揣想她会去找他；现在，面前站着个素衫黑裙风致明艳的人，这预感不是应验了么？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
2 第123—1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2 【一见钟情】

（美丽的德莱莎·伐德维亚小姐来聊了几句又去了，哈里·戴斯伯罗的心却不平静了。）

戴斯伯罗站在那儿直发怔，香烟还拿在手里，没有点起来。他根本顾不到考虑烟卷的事，只是在回想新结识的女郎的芳容。她的音容笑貌还在他的脑海里盘旋起伏。她的到来驱散了阴霾，使一个全新的天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无法想象她是谁，只是一个劲地崇拜她。他也不敢估计她的年龄，生怕作出她比自己年长的结论，同时也觉得这种庸俗的想法有些不敬。至于性格嘛，对于这么个美人也就不必深究啦。可怜的戴斯伯罗在平台上逗留到好晚，时时胆怯地往那个窗户瞥上一眼，并且对金色的熏衣草叹息，完全沉浸在幻想世界里……

〔英国〕史蒂文森《不成功的爆炸》第21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3 【动情】

A.（迈克捧住费雯的肩，吻了她的嘴唇。）

费雯感到她的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可是她心里还能分析，是到此为止呢，还是接着发展下去呢？她很清楚，如果她不有所表示，以后再想刹住就不大容易了。

费雯已经感到她喜欢迈克·塞登斯，并且相信她会越来越喜欢他的。他长得不错，他俩都年青。她感到心中欲火在燃烧。他俩又互相亲吻，她也用力吻起他来。迈克把她搂得更紧了，他的手在抚摸着她的背，把她拉近一点。他俩身体的接触，使她销魂、使她神魂飘荡。现在，象另有一副头脑在告诉她：该是推开他的时候了，可是她想，再多待一会儿，更多待一会儿！

然后，突然她感到这象是从周围的事情解脱出来的一种休息。她闭上眼体味着这温暖和温柔的时刻，过去这几个月，这样的时刻太少了。自从来到三郡医院，她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用自我纪律规范着自己，压抑着情绪，吞咽着眼泪。当你还年青，没有经验，有点害怕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容易的。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病房值班、病痛、死亡、尸体解剖这些怕人的场面，都没有把精神紧张的压力释放出来的安全阀门。一个护士，即使是个实习护士，也要看到那么多痛苦的场面，贡献出那么多的照顾和同情给那些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抓住一些温存的时光能说不吗？在迈克搂住她的时候，顷刻间她又象感到了如同小时候跑到母亲的怀抱里所感到的那种安宁和快慰了。迈克现在把搂她的手松下来些，轻轻地推开一点，对她说：“你很美。”她激动地把脸埋在他的肩窝里。然后他用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他们的嘴唇又相接在一起了。她感到他的手在她的衣服外边轻轻拂过她的胸脯。她全身都发狂地、不可控制地涨起一股爱和被爱的欲潮。

〔加拿大〕阿瑟·黑利《最后诊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B.（风雪之夜，她的丈夫没有回家，斯蒂文来陪伴她。）

她又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在对她微笑，还是那样高傲，还是那样微微撇着那嘲弄人和评头品足的嘴。这使她突然退缩了。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假装指望约翰回来？为什么要让这种防卫的本能来强制

自己呢？这一次，他的微笑没给她带来平静，也没给她带来激动，而是在提醒她：她已经换了衣服，重新梳了头。他的微笑消失了。在突然到来的寂静中，她又听到了狂风的呼啸和屋檐下水槽的吱吱嘎嘎声。现在两个人都沉默了。在斯蒂文身上，在他那淡淡的却又始终不变的微笑中，有着一一种奇怪的，甚至使人害怕的东西；而最奇怪的还是她开始意识到：眼前的这个斯蒂文是她过去从未见过的，但又是她一直了解、一直盼望和一直等待着的。现在她所感觉到的斯蒂文，更多地是在他身上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他这个人本身。这正如她对雪、寂静和暴风雪的感觉一样。她一直低着头，越过他的肩头望着窗子，望着炉子。但是现在，他的微笑仿佛已离开他而独立存在，同周围的寂静融为一体了。她故意碰响杯子——倾听暴风雪的呼啸——但还是避不开他的微笑。他开始说话，她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很快，她又在进行对比了：他的脸庞跟约翰是多么不同——这么俊美，这么年轻，这么干净。她无可避免地感到，他已不知不觉但却十分牢固地掌握了她的同时，她也觉察到，纵然这种新的、更有生气的生活对她有吸引力，但它却包含着立即就会发生的危险。

〔加拿大〕辛克莱·罗斯《油漆未干的门》，见《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C.（俄国青年贵族恩·恩在异国他乡偶遇加京兄妹，妹妹阿霞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恩·恩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渡船靠拢岸。我跳出船来，隔岸望去。对岸看不见一个人了。月光象一道金桥似地伸到河对面。有一曲兰纳的华尔兹的老舞曲飘了过来。加京说得对，我感觉到我的心弦应和着那诱人的旋律在颤抖了。我慢慢地呼吸着夜晚的芬芳的空气，穿过黑暗田野，走回家去；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以后，仍然感到这种无对象、无目的期望的带甜味的烦闷。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但为什么我是幸福的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想。……我是幸福的。

我几乎要从快活和轻松的感情的满意里笑出声来，我睡在床上，早已闭上了眼睛，我忽然记起了整个夜晚我连一次也没有想到我那位残酷的美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我自已，“我是不是又在恋爱了？”

可是我就在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之后，立刻象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似地睡着了。

〔俄国〕屠格涅夫《阿霞》，选自《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20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D.（朋友的婚礼毕，老太太和婢女巧秀送“我”到僻静的侧院去睡觉。偶见巧秀，即生爱慕之情。）

到住处房中后，四堵白木板壁把一盏灯罩擦得清亮的美孚灯灯光聚拢，我才能够从灯光下，看清楚为我抱衾抱褥的一位面目，十七岁年纪，一双清亮的眼睛，一张两角微向上翘的小嘴，一个在发育中肿得高高的胸脯，一条乌梢蛇似的大发辫。说话时一开口即带点羞怯的微笑，关不住青春生命秘密悦乐的微笑。可是，事实上这时节她却一声不响，不笑，只静静站在那个楠木花板大床边，帮同老太太为我整理被盖。我站在屋正中大盆边，一面烘手，一面游目四瞩，欣赏房中的动静：那个似静实动的白发髻上的大红山茶花，似动实静的十七岁姑娘的眉目和四肢。……那双清明无邪的眼睛，在这个万山环绕不上二百五十户人家的小村落中看过了些什么事情？那张含娇带俏的小嘴，到想唱歌时，应当唱些什么歌？还有那颗心，平时为屋后大山豺狼的长嗥声，盘在水缸边碗口大黄喉蛇的歇凉呼气声，训练得稳定结实，会不会还为什么新事情而遽然跳跃？我难道还不愿意放弃作一个画家的痴梦？真的画起来，第一笔应捕捉眼睛上的青春光辉，还是应保持这个嘴角边的温情笑意？我还觉得有点不可解。即整理床铺，怎么不派个普通长工来帮忙，岂不是大家省事？即要来，怎么不是一个人，还得老太太同来？等等就会走去，难道也必须和老太太两人一道走？倘若不，我又应当怎么样？这一切，对于我真是一份离奇的教育。我不由得不笑了。在这些无头无绪遐想中，我可说是来到乡下的“乡下人”。

〔中国〕沈从文《雪晴》，见《沈从文小说选》第542—54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二猛哥哥去世了，他对嫂嫂由同情转为爱情，他背着侄女

欢欢同嫂嫂走在路上，胸中一阵阵涌起复杂的情感。)

二猛壮实的脚板，跟着金竹照过来的手电光，敲响一块块黑浸浸的光滑的石板。心里头就象眼前这风雨逞狂的世界，很不平静。哥在世的时候，他很敬重自己的嫂子。哥去世以后，他更敬重自己这位真正地值得人敬重的嫂嫂。眼看，哥离开人世一年多了。近些日子来，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感，越来越强烈地在心里波动。特别是看到凤月在他当工人前后的变化，使他更觉得金竹的可敬。金竹，真好的人！他常常对着翠竹峰，痴想着。一个念头涌上来，他马上惊惶地摇摇头，在心里责怪着自己：胡闹！她，不是旁人，是自己的嫂嫂呀！可是，他转而又想，嫂嫂也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她那么好，那么温顺善良，她为什么不能再得到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一切呢？

〔中国〕谭谈《山道弯弯》，见《中篇小说选》第45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F. (陶岚几次给萧润秋写来表示爱慕之情的信，并期待着他的回音，这不能不使萧润秋动心。)

他看完这封信，心头却急烈地跳动起来，似乎幸福挤进他底心，他将要晕倒了！他在桌边一时痴呆地，他想，他在人间是孤零的，单独的，虽在中国的疆土上，跑了不少的地面，可是终究是孤独的。现在他不料来这小镇内，却被一位天真可爱而又极端美丽的姑娘，用爱丝来绕住他，几乎使他不得动弹。虽则他明瞭，她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或者她是用玩洋囡囡的态度来玩他，可是谁能否定这不是“爱”呢？爱，他对于这个字却仔细地解剖过的。但现在，他能说他不爱她么？这时，似乎他底秋天的思想，被夏天的浓云的动作来密布了。

〔中国〕柔石《二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6第
17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4 【怀春】

A. (贵族少女约娜随父母来到白杨山庄度夏。一天的颠簸并未使

她入睡，她反而被燥热的情绪煎熬着，于是走出卧室。)

约娜仿佛觉得自己的心扩展了。象这明净的夜晚一样，在她心中也充满了细声密语；象在她周围活跃的夜行动物一样，无数彷徨的欲念都突然在她心中蠕动起来。象有一种吸引力把她和这充满生命的诗境融合在一起了。在这柔和的月夜里，她感到神秘的东西在颤慄，不可捉摸的希望悸动，她感到了一种象幸福的气息似的东西。

于是她开始幻想起爱情来了。

.....

她蓦地觉得仿佛他真的就在她身边，紧挨着她，一种令人销魂的肉感突然从她脚尖直升到头顶。不知不觉中，她用自己的双臂紧搂着胸膛，象是要拥抱住这个梦景；她把嘴唇伸给那不可知的人儿，便象有什么东西落到她嘴唇上，宛如春风给了她一次爱情的接吻，几乎使她晕倒了。

〔法国〕莫泊桑《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

B. (荒妹鉴于姐姐与小豹子的恋爱悲剧，她害怕和憎恨所有青年男子，但随着青春的来临，她心中升起了一种新鲜的隐秘的喜悦。)

但是，青春毕竟不可抗拒地来临了。她脸上黄巴巴的气色已经褪去，露出红润而透着柔和的光泽；眉毛长得浓密起来；枯涩的眼睛也变得黑白分明，水汪汪的了。她感到胸脯发胀，肩背渐渐丰满，穿着姐姐那葵绿色的毛线衣，已经有点绷得难受了。她的心底常常升起一种新鲜的隐秘的喜悦。看见花卉，觉得花儿是那么美，不由地摘一朵戴在头上；听到鸟叫，也觉得鸟儿叫得那么好听，不由得呆呆地听上一会儿。什么都变得美好了：树叶、庄稼、野草以及草上的露珠……，周围的一切都使她激动。她常常偷偷地在妈妈那面破镜子里打量自己，甚至在塘边挑水时，也忍不住对自己苗条的身影投以满意的微笑。她开始同女伴们说笑，过年过节也让她们挽着手一起逛一逛公社的供销社。尽管对小伙子仍保持着警惕，但也渐渐感到他们并不是那么讨厌的了。

〔中国〕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见《短篇小说选》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C. (随着年龄的增长, 翠翠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 无意中提到什么时, 会红脸了。时间在成长她, 似乎正催促她, 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 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 欢喜述说关于新嫁娘的故事, 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 还欢喜听人唱歌。茶峒人的歌声, 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 爱坐在岩石上去, 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 “翠翠, 你在想什么?” 她便带着点儿害羞情绪, 轻轻的说: “在看水鸭子打架!” 照当地习惯意思, 就是“翠翠不想什么”。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 “翠翠, 你真在想什么?” 同是自己也就在心里答着:

“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 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是想些什么。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 在本身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 到月就来, 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多了些梦。

[中国] 沈从文《边城》, 见《沈从文小说选》第262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D. (美丽的姑娘冬平在爱情上遭了挫折, 她躺在床上, 一幕一幕地回忆着自己的爱情史。)

少女时代, 她在心中曾偷偷地爱过不止一个人, 编织过许多爱的梦, 她为他们不理解她的爱, 把她当作小孩儿而难过。最后终于有人热烈地、甚至有些粗莽地拥抱了她, 吻了她——当然, 那是在讲了许多深深打动她的理想热情的话之后——甚至还有了更进一步的异性间的狂热举动。那男性急促的呼吸, 那揉捏她胸部的烫手, 都使她在一阵阵触电般传遍全身的颤抖中, 腾云驾雾似地昏沉飘然过。她的性感情开始觉醒。纯精神性的幻想或爱情开始让位于一个女人的有血有肉的情感。她用她湿润的嘴唇羞怯却是深情地回报每一个吻。她发现自己是温柔的。她愿意驯服地、全身心地爱一个自己真正崇拜的人。她愿意披开长发蜷着身体静静、温柔地躺在爱人的怀里, 任他爱抚。她会用手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梳理、玩弄着自己滋润的黑发, 把一绺绺的头发含在双唇中慢慢抿着, 然后一点一点缠绕到她所爱的人手指上。当她把真正成熟的爱热忱地、日益专一地献给一个人时 (幻想中

幼稚的初恋是变换不定的，而真正的初恋却是世界上最专一的），她却同时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不止一个人的追慕。这时，她才真正发现了自己的美丽，才知道了为什么别人叫她“黑美人”。她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瘦得难看，乳房又瘪又小，胸部搓板一样露着肋骨，胳膊可怜巴巴地又细又长，而现在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育成熟了、丰满了。她仍然是偏瘦的，但更显出身材的修长。她懂得在镜子里、在涟漪的水光中欣赏自己的美，微黑而秀丽的脸，忧郁而含情的眼睛，细腻的皮肤和浓密的黑发，都洋溢着南国风韵。她更加珍惜自己的爱情。然而，经过几年波折而日趋实际的生活，她发现自己的爱情只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梦。她所爱的人似乎变得很平庸，失去了过去的光彩。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5 【单相思】

（不如妹妹长得体面的高弟，常常由于妹妹的美貌而被男友放弃，加之妈妈的一旁敲打，使高弟学会了用幻想来自慰。）

高弟渐渐的学会以幻想作安慰。她老想有朝一日，她会忽然的遇到一个很漂亮的青年男子，在最静僻的地方一见倾心，直到结婚的时候才教家中看看他是多么体面，使他们都大吃一惊。她需要爱；那么，既得不到，她便在脑中给自己制造。

遇见了仲石，她以为心里所想的果然可以成为事实！她的耳朵几乎是钉在了西墙上，西院里的一咳一响，都使她心惊。她耐心的，不怕费事的，去设尽心机打听钱家的一切，而钱家的事恰好又没多少人晓得。她从电话簿子上找到公司的地址，而常常绕着道儿到公司门外走来走去，希望能看到仲石，可是始终也见不到。越是这样无可捉摸，她越觉得一种可爱的苦痛。她会用幻想去补充她所缺乏的事实，而把仲石的身世，性格，能力等等都填满，把他制造成个理想的青年。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6—6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6 【追恋】

A. (“我”毫无希望地热恋着卡罗里娜。)

“我们全身心地热爱着一个女人，而她却嗤之以鼻，你尝过这种残酷打击的痛苦吗？成天生病似地怀着痴情到处尾随着一个女人，而她却一笑了之，淡漠无情，她不爱，甚至根本就不认识这位对她顶礼膜拜的人，你明白这种不堪忍受的折磨吗？”

“痛苦的折磨持续了五个月，我始终如一，无可奈何地紧跟着她的足迹，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然而，我俩的情绪始终是那样迥然不同，对照鲜明：她心满意足，欣喜若狂，乐呵呵、笑咪咪地透过幻想这面棱镜看待称之为人生的这场活剧；而我则心灰意懒，悲怆欲绝，为无人理解的偷恋而绝望，通过透着半明半暗光线的地狱之幔看待整个人类。

“我见过的女子何止千万。有的肌肤白皙，招人喜爱；有的圆润的面颊白腻透红，青春焕发；有的蜂腰纤脚，婀娜苗条；有的体态丰满，浑圆健美；有的神情忧郁，富于浪漫气质；有的则喜形于色，雍容典雅。不过，这些从我眼前掠过的鲜花，虽然其香可辨，其美可鉴，但没有一朵，任何一朵催我动心；也没有一朵，任何一朵令我脑际滋生出丝毫幸福的感觉。对这一切我都冷如冰霜，无动于衷，我只爱卡罗里娜；而她……啊！女人的心哪，诚然如安东尼所说，当她们看见一个叫化子或伤病人，她们的心倒会软化受感动；可是当一个男人对她们表白：‘我爱你，我崇拜你，你的爱对我的生命是如此重要，犹如花儿需要阳光，鸟儿需要和风，鱼儿需要清水一样’，她们的心反倒铁石一般，毫无反应。多荒谬啊，就象我刚才对你说的，卡罗里娜对我的爱根本不知晓，这对我尤其痛心，倒不如她直截了当表示讨厌我。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一次假面舞会上。她虽然穿一套黑缎的‘多米诺’化装衣，可我凭那爱情的直觉，一眼就认出她来。不管在什么地方，舞场也好，看台也好，餐厅也好，凡是她兴致所趋，到什么地方，我就紧随不舍。我目睹她——我心爱的纯洁的天使，我梦寐以求共享天伦之乐的纯洁圣女，置身狂欢的喧嚣中，迷恋跳舞，激情

横溢，为别人对她的恭维和调情所陶醉。啊！要是我对她的心享有某些权利的话，我一定会把她叫住，柔声地规劝她：我的卡罗里娜，你可是走在一条毁灭的道路上啊！有理智的男人是绝不会挑选那种出没淫乱、放荡场合的女人作妻子的。我求求你，离开这种场合吧，这里的气息会窒息你的美貌，这里的纵欲会使你天真无邪的洁白花朵枯萎凋零。只爱我一个人吧，卡罗里娜；这样你会遇到一颗单纯的心，你可以对其倾注你内心的一切情感。爱我吧，因为我永远不会抛弃你，也永远不会使你因为错爱了人而在悲泣和折磨中了却余生的。我要对她讲的何止千言万语。可是卡罗里娜根本不愿听我的。她躲得我远远的；满面春风地将胳膊伸给那些对她胡谰一通社交上称之为恭维奉承的空话、瞎话的男人。可怜的卡罗里娜啊！我是如此深深地热恋着她，恨不得拥有天神般的力量，将她从危险的道路上拯救出来。”

〔墨西哥〕曼·帕依诺《单相思》，见《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B.（何慕天初见往日情人之女时，唤起他对旧情的回忆。）

何慕天一瞬也不瞬地盯着面前这张年轻而姣好的脸，那微笑让他震动，并且绞紧了他的五脏，使他浑身都疼痛而抽搐起来。怎样的一张脸！似曾相识的脸庞，似曾相识的神韵，似曾相识的微笑！那小小的身子裹在那银白色的软纱之中，看来是那样的纯净、雅洁，和灿烂！银白色的衣服！他找寻什么似地从那有着小花边的衣领，看到那宽宽的下摆。一阵眩晕感对他袭击了过来，摸索到沙发椅子，他身不由主地坐了下去。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135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17 【失恋】

A.（文塞斯劳被心爱的人抛弃了。）

文塞斯劳在这番可怕的话的压迫下消沉了片刻。他闭着眼，心脏停止了跳动，一阵冷汗渗出了他的额头。接着，一股绝望的情绪袭上

他的心头，以巨大的力量撼动着他。

“我永远把她丢了！”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叫着：“她不爱我了，她要我蒙受耻辱！她让我放弃从小就用我的刀剑保卫的事业，我的显赫的恩人的事业……我童年时代的女伴的事业！总之她是要我当叛徒！啊！伊萨贝尔！……不能！……绝对不能！……可是，这种空虚而孤独的生活，再也没有你的爱情的照耀，今后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如何度过那些由于你在这儿才变得令人愉快的时刻和日子呢？因为失掉了你，就不仅是失掉了女人的心，而且也丧失了空气、阳光和天空！唉，还是死了的好！”

说完，他便把一只手抓到胸部，扯掉了绷带，抓开了伤口，企图自杀。

鲜血从胸膛里涌出来，慢慢平息了毁灭文塞斯劳心灵的绝望情绪。一团蓝云出现在他的眼前，一阵嘈杂的声音侵入他的耳朵，他再也听不到外部的声音；死亡的寒冷开始冻结他的四肢，那种只有在坟墓里才可能有的、在死人的面孔上才看得见的宁静的感觉占据了他的心。

〔阿根廷〕胡·曼·戈里蒂《一只黑手套》。

B.（由于电话中的误会，方鸿渐和唐晓芙的爱情终于夭折了。唐小姐看到让包车夫取回的那包自己写给鸿渐的信后，心中无限怅惘。）

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好奇拆开，就是自己送给鸿渐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她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不愿意打开，似乎匣子不打开，自己跟他还没有完全破裂，一打开便证据确凿地跟他断了。这样痴坐了不知多久——也许只是几秒钟——开了匣盖，看见自己给他的七封信，信封都破了，用玻璃纸衬补的，想得出他急于看信，撕破了信封又手指笨拙地补好。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更发现盒子底衬一张纸，上面是家里的住址跟电话号数，记起这是跟他第一次吃饭时自己写在他书后空页上的，他剪下来当宝贝似的收藏着。她对了发怔，忽然想昨天他电话里的话，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一月前第一次打电话，周家的人误会为苏小姐，昨天两次电话，那面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找鸿渐的，毫不问姓名。彼此决裂到这个田地，这猜想还值

得证实么？把方鸿渐忘了就算了。可是心里忘不了他，好比牙齿钳去了，齿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进碎。唐小姐脾气高傲，宁可忍痛至于生病。

[中国] 钱锺书《围城》第111—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二〇 自 怜

A. (一个夜晚，罗切斯特先生出门了，简·爱独自审视对罗切斯特的情感，并作了这样的判决：)

没有一个比简·爱更大的傻瓜曾经呼吸过生命的气息；没有一个更会幻想的白痴曾经过量地贪食过甜蜜的谎言，把毒药当琼浆般吞咽。

“你”我说，“是罗切斯特先生喜欢的人吗？你有天赋的力量讨他喜欢吗？你有哪方面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吗？去你的！你的愚蠢叫我恶心。你从偶尔的喜爱表示中得到了乐趣，可那只是一个名门绅士，一个深通世故的人，向自己的下属，向初出茅庐的人作出的暧昧的表示啊。你怎么敢？可怜的愚蠢的受骗者！连自私自利都不能使你变得聪明些吗？你今天早上居然还反复地回忆昨夜那短短的一幕？——蒙起你的脸来感到害羞吧！他说了些赞美你眼睛的话，是吗？瞎了眼的自负的人！抬起你的烂眼睑，瞧瞧你自己那可诅咒的糊涂吧！在比她自己地位高的人面前受宠若惊，而他又不可能有娶她的意图，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没有好处的；让爱情之火偷偷地在心中燃烧，而这种爱情，如果得不到回报或者不被发觉，那一定会毁掉培养爱情的生命，如果被发现或者得到反应，那必然会象 *ignis fatuus*^① 似的引人走进泥泞的荒野，而不能自拔。这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发疯。

“那么，简·爱，听着你的判决：明天，放一面镜子在你面前，用粉笔如实地画下你的尊容；一个缺陷也不能缩小，不能省略任何刺眼

① 拉丁文，鬼火。

的纹路，不能掩饰任何讨厌的丑处；要在下面写上：‘孤苦无依、相貌平凡的家庭女教师肖像。’

“随后，拿一块光滑的象牙——你画盒里面有一块备着；拿你的调色板把你的最鲜艳的、最优良的、最纯粹的颜料调和起来；挑你最精致的驼毛画笔，仔细地画出你想象得到的最可爱的脸的轮廓；用你的最最柔和的浓淡色调和悦目色彩着色，就按照菲尔费克斯太太所描绘的布兰奇·英格拉姆的模样来画；记住乌油油的鬈发，东方人的眼睛；——怎么！你回到罗切斯特先生身上来找模型。命令你！不准哭鼻子！不准伤感！——不准懊丧！我只容许理智和决心。想想庄严而又匀称的轮廓，希腊式的脖子和胸脯，让滚圆的、眩目的胳膊可以看得见，还有一只纤手；既不要省去钻石戒指也不要略去金手镯；如实地画出服装，薄薄的花边，闪光的缎子，雅致的围巾和金色的玫瑰花。称它为‘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布兰奇。’

“将来不管什么时候，你偶然幻想罗切斯特先生对你有好感，你就把这两张肖像拿出来比较一下，说：只要罗切斯特先生愿意努力一下，他也许就可以赢得那位高贵女人的爱；你看他可不可能对一个赤贫的、无足轻重的贫民，浪费一点心思来认真考虑呢？

“我就要这样做，”我下了决心；主意已定，我心里平静下来，便睡着了。”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208—210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B.（叶子为自己的恋情而感到甜蜜。）

若想要称心如意，则木村、定子又有什么用？若能够抓住仓地的心，往后自己还算有几分体面。是这样哩。若不能如愿……若不能如愿……若不能如愿，则万事万物全无作用，若这样，还是趁漂亮时死掉倒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不过……叶子不知不觉间变得纯然伤感起来。一想到自己有这样的天真想法潜藏在心间，又觉得似乎想爱抚搂抱自己那样的爱怜自身。这一来，她沉溺于自从与木部分手之后从未体会到的那种甜美情绪之中了。她沉浸在殉情者那样的委身于恋情的全无挂碍的心情之中，一头伏倒在小桌上。

C.（他在海边上走了一会，突然想到了死。）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同我自家的亲兄弟，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连续不断的滴下来。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他也不举起手来揩眼泪，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他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那又瘦又长的影子，不觉心痛起来。

“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地步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中国〕郁达夫《沉沦》，见《郁达夫选集》第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D.（从兵营里逃出来的样子，终于摸到了北平城内，他在一家小店里病了三天，挣扎着起来后，才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肚中有了点食，他顾得看看自己了。身上瘦了许多，那条破裤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他懒得动，可是要马上恢复他的干净利落，他不肯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不过，要干净利落就得花钱，剃剃头，换换衣服，买鞋袜，都要钱。手中的三十五元应当一个不动，连一个不动还离买车的数儿很远呢！可是，他可怜了自己。虽然被兵们拉去不多的日子，到现在一想，一切都象个噩梦。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好象他忽然的一气增多了好几岁。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明明是自己的，可是又象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他非常的难过。他不敢想过去的那些委屈与危险，虽然不去想，可依然的存在，就好象连阴天的时

候，不去看天也知道天是黑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不应该再太自苦了。他立起来，明知道身上还很软，可是刻不容缓的想去打扮打扮，仿佛只要剃剃头，换件衣服，他就能立刻强壮起来似的。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
第3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二一 羡慕

1 【羡慕】

A.（伏库尔斯基追求着依莎贝拉小姐，但他遇到了比自己年轻十八岁、且在自然科学发明创造方面长于自己的奥霍茨基。伏库尔斯基感到了自己不如这位同样在追求依莎贝拉小姐的年轻人，他心烦意乱地来到了拉齐印基公园。）

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看见相互依偎着的、在交头接耳的人们。他们给他让出路来，自己却躲在树林的暗影里。他心里充满了痛苦和冷嘲热讽的情绪。

“他们是幸福的恋人！”他想。“他们悄悄地说话，象小偷那样偷偷地溜走。世界安排得很妙，不是吗？……”

〔波兰〕普鲁斯《傀儡》第2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6月新1版。

B.（以“救世主”自居的张大哥请老李到家里吃个便饭。老李按时赴约，但张大哥还未归。老李受到张大嫂的招待。）

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她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的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

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象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在张宅作长久的了。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他永远笑得那么响亮。

〔中国〕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艳羡】

A.（流氓“画家”顾晓鹰同妻子离婚后，如饥渴的狼到处追逐着女人。一天他闯入黄平平家，把她的几个姐姐和嫂子一一研究之后，最后把贪婪的目光落在最美丽的四姐——“印度美人”冬平身上。）

这个风流女性先看到这儿，还可以回过头来再看。现在，该看一看这个“印度美人”了。他的目光落在冬平身上。

她无疑比刚才看过的那四个女性都更年轻。她倚靠着葡萄架坐在那儿，那朦胧的目光，那恍惚的神情，那倦懒的身体，真象个失恋伤情的的美女。从上到下的线条才美呢。她那微黑光润的脸，耳轮，脖颈，那耳轮边动人的细发，都有着诱惑人的刺激力，都渴望着把吻印在上面。她是个既具有性感刺激力、又有着诗意美的有艺术价值的女性。女人的肉体——在他看来——是最美的，如果，这种肉体美能和性格上、文化修养上的诗意美结合起来，才有耐久不衰的诱惑力。刚才那个风流女性——他又瞟了起世芬一眼——比起这位印度美人来，气质上就显得有些俗了。自己饥渴了，被欲望抓紧时，会渴望寻找那位风流女性，来一场暴风骤雨，一旦热情发泄了，自己大概并不一定总想挽着她在街上散步的。相反，这位“印度美人”，大概会有比较长久的味道。可她不会那么容易搞到手。这种女人不是在舞场上、馆子里能钓到的，需要的是另一种手段。他微微笑了，这另一种手段他也是具备的。他想了想，从随身挎着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小速写本，打开，对着“印度美人”，画起铅笔速写来。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5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B. (除夕之夜，林道静和一群爱国青年聚会畅谈，尤其是遇到了卢嘉川这样的有为青年，心中十分高兴。)

黎明前，道静回到自己冷静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除夕的鞭炮搅扰着她，这一夜的生活，象突然的暴风雨袭击着她。她一个个想着这些又生疏又亲切的面影，卢嘉川、罗大方、许宁、崔秀玉、白莉苹……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呵，他们都有一顆热烈的心，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和卢嘉川的许多谈话，她紧抱双臂，望着发白的窗纸忍不住独自微笑了。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二 尊 崇

1 【钦佩】

(对于瑞宣这样的“书生”，健壮豪爽的金三爷眼里是不大看重的，所以瑞宣对他也有点畏缩，但见了金三爷的所作所为，瑞宣不仅仅是畏怯了。)

瑞宣本来就没心去计较金三爷曾经冷淡过他；在看见金三爷怎样收拾了冠晓荷以后，他觉得这个老人是也还值得钦佩的。在危难中，他看出来，只有行动能够自救与救人。说不定，金三爷的一伸拳头，也许把冠晓荷吓了回去，而改邪归正。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头呢？也许北平就不会这么象死狗似的，一声不出的受敌人的踢打吧？他认识了拳头的伟大与光荣。不管金三爷有没有知识，有没有爱国的心，反正那对拳头使金三爷的头上发出圣洁的光。他自己呢，只有一对手，而没有拳头。他有知识，认识英文，而且很爱国，可是在城亡了的时候，他象藏在洞里的一条老鼠！他的自惭使他钦佩了金三爷。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39—24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崇拜】

（成瑶将《挺进报》带回家里，受到二哥成岗的批评，说她“冒失”，而妹妹却说成岗“胆小”，兄妹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事后，成瑶觉得冤屈了哥哥。）

成瑶感到内疚和羞愧：自己按着书包，心里还咚咚地跳着，怕特务检查，却反而说二哥是胆小鬼！二哥的话并没有错啊，勇敢不是冒险。她的脸蛋骤然变得绯红，又渐渐回想到过去：是二哥给刚学扎发辫的自己，讲八路军抗战，讲敌后游击队，讲毛主席和延安……她刚上高中那年，二哥有天深夜才回家，一进门，就悄悄告诉自己：在飞来寺中苏文协，他真的见到毛主席了；二哥看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从他面前走过，正频频向他和拥挤着的工人招手致意，他忘记了还有特务监视的危险，他禁不住高声喊了起来：“毛主席万岁！”直到二哥过了江，在家里给自己讲这件事时，还是那样的激动！还有那一回，二哥半夜里回来，满脸鲜红，是沧白堂事件、还是较场口事件？她记不准了，但她记得二哥不准她声张，洗净了血污，第二天照常去上班，却说是夜里走路自己跌伤了的。还有一件平凡的往事，忽然也兜上了心头，使她心里一动。那是二哥的生日，煮好了面，他却不回来，妈妈说：“呃，又是在车间。”果然在车间里找到了他，满身油污，和工人一起干活。在回家的路上，她高兴地告诉他：“二哥，你多么象个工人！怪不得别人都说你这个厂长没得一点架子。”可是二哥的脸色立刻阴沉下去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他和工人在一起……

成瑶猛然从岩坎上跳下来，许多往事的联想，使她激动地感到自己忽然聪明了，猜到了许多事情：她自己不是也保守着秘密，没有把参加新青社的事告诉二哥么？二哥一定和自己一样，参加了她不知道的活动，担负着秘密的工作任务，也许，他和大哥一样，是个最勇敢的共产党员！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二三 巴 结

A. (一心想巴结日本人的汉奸冠晓荷，本想在天安门的庆祝大会上露露脸，以引起日本人对他的注意和好感，可是巡警不准他靠前。)

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呈递降表的人那样打躬，报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

.....

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会开得很好呢！”——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06—30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 (小羊圈里的丁约翰——自小在“英国府”打杂的“洋人”，只得到了大赤包一家的欣赏和尊敬。这一天，丁约翰来送酒，一心想沾点洋味的大赤包自然另眼相待。)

假若丁约翰是在随便的一家西餐馆摆台，大赤包必定不会理会他，即使他天天送来黄油与罐头。丁约翰是在英国府摆台这就大有文章了。假若宫里的太监本来是残废的奴役，而因在皇宫里的关系被人另眼看待，那么，大赤包理当另眼看待丁约翰。她觉得丁约翰本人与丁约翰所拿来的东西，都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英国府”那三个有声势的字。丁约翰来自英国府，那些东西来自英国府，这教大赤

包感到冠家与英国使馆有了联系，一点可骄傲的联系！每回她给客人拿出咖啡或果酱的时候，她必要再三的说明：“这是由英国府拿出来的！”“英国府”三个字仿佛粘在了她的口中，象口香糖似的那么甜美。

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哟！丁约翰！”她也非常喜欢“约翰”这两个字。虽然它们不象“英国府”那么堂皇雄伟，可是至少也可以与“沙丁鱼”、“灰色奇酒”并驾齐驱的含有洋味。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8—9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二四 嫉妒

1 【酸溜溜】

A.（西瓦克太太对土邦王公的宫殿丝毫不赞赏）。

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家人真幸运，上帝给了他们这么多消遣享乐的东西。可我呢，真倒霉，在这么一个小家寒舍里苦度年华，连生活必需的用品都满足不了，更谈不上什么装饰摆设了。而且，还得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地干活。这家人却成天什么事也不干。可话要说回来，这也没什么好遗憾的，有钱人在天堂里是没有地位的，天堂是我们的归宿，在那里这些豪门世族就象狗一样，被人驱赶，没人理睬。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6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3.（亲生女儿小芹同小二黑要好，三仙姑的心里却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

来好象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中国〕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赵树理文集》
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C.（林道静在革命青年卢嘉川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变化。她和余永泽的“温暖”、“甜蜜”的小家庭开始动摇，这使卑怯自私的余永泽大为恼火。）

余永泽坐在桌旁思索着。他早就知道林道静接近卢嘉川，今天，他俩那种亲密纵谈的情况，更加使他明白了道静变化的原因。他竭力克制自己，他想：男子汉大丈夫不应该为一个女人来苦恼自己。可是，当他眼前闪过了卢嘉川那奕奕的神采、那潇洒不羁的风姿，同时闪过了道静望着卢嘉川时那闪烁着的快活的热情的大眼睛，他又忍不住被痛苦和忿恨攫住了。他激动地坐在椅子上想得很久，也想得很多。但是他毫无办法。道静这女人是倔强的，是有自己独立不倚的思想的，你用道理说服不了她，用眼泪也打动不了她，施加威力更是不行。……怎么办呢，聪明的余永泽最后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主意，——给卢嘉川写信。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 【妒忌】

A.（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怀疑妻子与一位年轻的军官有私情。）

用不着说，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和这位年轻的军官自然是在音乐的领域里亲近起来的。每当议员一看到封·特洛塔的仆人背着大提琴盒子从他的私人办公室的绿色窗帘前走过，逦向内宅去，他往往就知道这位少年军官马上就要来拜访了。这时他就坐在书桌前面等着，

一直等到看见他妻子的朋友本人走进房子里，听见从他头上客厅里传出波涛澎湃的钢琴声为止。那声音象歌唱，象哀诉，象神秘的欢呼，仿佛绞着双手伸向太空，在徬徨迷惘的兴奋之后，又复低落到瘠弱的呜咽声里，沉到深夜和寂静中。尽管让那声音咆哮呼吁吧，呜咽饮泣吧，尽管让它沸腾飞扬，纠结缠绕，给人以神秘的感觉吧！它爱怎样就怎样，只是这一切之后的寂然无声实在是太让人痛苦了！那寂静笼罩在楼上的客厅里那么长，长得无尽无休，而且那么深，那么死气沉沉，简直让人毛骨悚然！楼板上没有一点脚步声，也没有椅子移动声，是那样邪恶、神秘、鸦雀无声的沉寂……一到这时候，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就坐在那里，就感到无限恐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呻吟出声来。

……

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怕的是什么呢？没有什么……说不出来是什么。哎，如果他抵御的是一件可以触摸到的，是一件简单凶暴的东西该是多么好啊！他很嫉妒外面那些人，他们能够简单清楚地想象出一幅画面；而他却坐在这里，两手捧着头，痛苦不堪地倾听着。他知道得很清楚，“欺骗”、“通奸”都不是用来称呼楼上那种歌唱或者深沉无底的寂静的恰当字眼。

……

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他把椅子向后退，离开了办公室，向楼上走去。他要上哪儿去呢？上客厅吗？随随便便地带着些轻蔑跟封·特洛塔先生打个招呼，邀请他用膳，准备着——象以前许多次一样——遭他拒绝吗？少尉躲着他不跟他打任何交道，差不多每次正式邀请他都托辞拒绝，只是喜欢跟女主人作私人的不拘形迹的来往，这一点正是议员所最不能容忍的……

等着吗？坐在什么地方，譬如说在吸烟室里等着，等这个人走了以后，到盖尔达面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也让她明明白白地表示一下态度吗？——不成的，他无法让盖尔达明白表示，他自己也不能把心事说出来。说什么呢？他们俩的结合根本就是建立在体谅、容忍、缄默的基础上的。用不着在她面前再扮演一个滑稽角色。争风吃醋也就等于承认外边的谣言正确，等于宣布家庭丑史，让外人都知道……他是在嫉妒吗？嫉妒谁？嫉妒什么？不，他一点也不嫉妒！这样强烈的感情会迫使一个人采取行动，也许那行动是错误的、疯狂的，但至

少是有力量的，能够使他的精神畅快。而他现在的感觉却只是有一些惶惧不安，只是对整个这件事焦躁烦扰、惶惧不安……

〔德国〕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644—646页。

B.（金大俊虽已与尹善珠缔结百年之好，但仍不放心。）

然而，他听到了意外的消息，那就是他早就垂涎的尹善珠和林太云接触频繁。他眼睛里直冒火，于是把全副精力转到尹善珠身上，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订了婚……但是金大俊并不放心，即使听说尹善珠和林太云见过面，也妒火中烧。恰巧在这时候，传出了林太云要到企业部门去的消息，他高兴得简直象要飞起来一样。心想：只要不死，什么好戏都能看得到。

〔朝鲜〕尹世重《在考验中》第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

C.（对情夫的妻子，叶子醋意很深。）

叶子的心头一热，真想把仓地妻子的事说出口来。越想到他妻子是个贤淑美貌的女子，她越是诅咒那婆娘横插在两人中间。在自己未被遗弃之前，她非得把仓地的心从那妇人身上夺走一回才能甘心，这样的狂暴欲念，充塞在她胸中，激荡不已。可是，叶子总不能把这事用言词表达。她感到，在这一瞬间，会把对自己的自尊心如尘芥般踩得粉碎。叶子对自己的心也感到烦躁不安。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26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D.（范丹妮本想把她同胡正强偷情的事告诉他的妻子文倩岚，没想到文倩岚却假装糊涂，对她反而落落大方，这更引起范丹妮的忌恨。）

文倩岚的文雅、修养，刚才还使自己感到惭愧，现在，也转化为对她的恼恨。文倩岚说的不是真话。她厌恶文倩岚这种虚伪的修养

仇恨这种修养。社会上的人会赞美文倩岚的贤淑善良，却会斥责她范丹妮的道德败坏。她不败坏！

文倩岚站起来去倒水。范丹妮看着她在屋里走动。她显得比自己年纪大，容貌差多了。戴着副眼镜，好象挺秀气，可遮不住眼角细密的鱼尾纹。她的身材比自己高，可是上下瘦直，没什么起伏的线条，单单薄薄，没有一点女性的妩媚，自己虽然也瘦，胸部不算丰满，但至少还有腰身，只要垫上胸，就有线条。你有什么可优越的？你是讲师，你有修养，你精通两国外语，听说，你还会弹两下钢琴——范丹妮注意到房间的一角放置的一架黑色钢琴——就这些吧？这些过去曾使我感到低下，感到自卑。然而，这会儿我一下想明白了：你那套修养纯粹是虚伪！你掩饰真情不是虚伪？你掩饰你和丈夫的虚伪关系不更是虚伪？我看不起你！我可怜你！我没有必要在你面前自惭形秽！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7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E。（蓝东阳和祁瑞丰都走了运、当了官，而一心想为日本人卖命、四处运动官位的冠晓荷却一无所得。）

冠晓荷和东阳、瑞丰拜了盟兄弟。虽然他少报了五岁，依然是“大哥”。他羡慕东阳与瑞丰的官运，同时也羡慕他们的年轻有为。当初一结拜的时候，他颇高兴能作他们的老大哥。以至转过年来，他依然得不到一官半职，他开始感觉到一点威胁。虽然他的白发还是有一根便拔一根，可是他感到自己或者真是老得不中用了；要不然，凭他的本事，经验，风度，怎么会干不过那个又臭又丑的蓝东阳，和傻蛋祁瑞丰呢？他心中暗暗的着急。高亦陀给他的刺激更大，那声冰凉的“先生”简直是无情的匕首，刺着他的心！他想回敬出来一两句俏皮的，教高亦陀也颤抖一下的话，可是又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把太太也得罪了；高亦陀是太太的红人啊。他只好忍着，心中虽然象开水一样翻滚，脸上可不露一点痕迹。他要证明自己是有涵养的人。他须对太太特别的亲热，好在她高兴的时候，给高亦陀说几句坏话，使太太疏远他。反正她是他的太太，尽管高亦陀一天到晚长在这里，也无碍于他和

太太在枕畔说话儿呀。为了这个，他已经不大到桐芳屋里去睡。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477—47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3 【妒火中烧】

A.（于连和贵族小姐玛特儿的感情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中。玛特儿故意热情地讲述起往日与别人的来往，煽起于连的忌妒。）

由忌妒引来的悲哀，已经达到不能再痛苦的境界了。怀疑到自己的情敌被爱，已经是很残酷的事。再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详细申诉自己的情敌在她心里所引起的爱情，无疑是痛苦的顶点了。

呵！这时候对于于连自认胜过德·格吕同柯西乐的骄傲心，真是惩罚够了！当他把他们细微的优点向自己夸大的时候，他内心感到怎样的悲哀！他轻蔑他自己，又是怎样出于热情的善意呀！

玛特儿在他的眼里是超过了神圣的，他的崇拜的强度，已经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同她并肩散步的时候，他暗中注意她的手、臂和女王似的姿态，他是完全被爱情和不幸所摧毁，差不多快跪在她脚下，呼号出来：“怜悯吧！”

在他的胸腔里，即使灌满了熔化的铅，也没有这样的痛苦。他不幸到了这个地步，叫他怎样能够猜得到这是因为和他说话，德·拉·木尔小姐才会这么高兴去回忆她以往对德·格吕先生或是柯西乐先生有过的不坚定的爱情。

〔法国〕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4月新1版。

B.（满枝的年轻、漂亮，使阿官妒火中烧。）

阿官摸不清这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先是感到一惊，后来又改了笑脸起身相迎。满枝到这里来，目的是要看一看我的情人的情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想不到这个敌人比我还年轻，比我更美，更可怜，而且比我更高贵。禁不住妒火中烧，可恨的是，只因有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把别人对他的爱情和诚意全都忘记干净了，她恨不得自己

化成一柄剑，当场就把对方杀死！她抑压不住，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阿宫显得有些害羞的样子，仿佛一朵迟开的花也似的躲在绿叶后面不敢露脸；满枝却象从屋脊后面爬过来的月亮，把一阵冰冷的寒光投射在她身上。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30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C.（心爱的表兄魏如峰送其女友，何霜霜暗中跟踪，想请表兄去吃饭被拒绝。）

霜霜大叫着，也踩动油门，想追上去。可是，立即她又放弃了，把车子熄了火，她颓然地把头仆在方向盘上。听着摩托车的马达声越走越远，她感到浑身被人撕裂般地痛楚着。一时间，她想狂叫狂喊，她想捉住魏如峰，撕打他，唾骂他。但，她什么都不能做，只在方向盘上痛苦地转着头，痛苦地扭动着身子，象害重病般窒息地呻吟着。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123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二五 不 服

A.（章永璘和海喜喜这两个情敌搭帮运肥，身壮如牛的海喜喜一心想把章永璘拖垮，故意不帮忙，而章永璘自认原气已经恢复，因此暗自较量。）

现在，在肥堆前装肥的只有我们这一辆车了。到第三趟，所有在肥堆旁边翻肥的男女农工，包括谢队长，都看出了我们两人的蹊跷。海喜喜把车停到位置上，毫不掩饰敌意地在车旁一蹲。他不吸烟，手不停地缠着他的鞭梢，好象不是准备打马，而是准备在我不出力时抽我一顿。农工们吃吃地笑着，轻声地指点着，评论着。我无异在作表演。……

装完第四趟，我明白无误地知道我顶住了，我胜利了！我几乎还和装第二趟时那么有力。旁边看的女农工有的在嘲笑海喜喜，说他是

“哈熊”——这个词是无法翻译的；谢队长态度莫测，不时地“熊！熊！”不知是骂海喜喜，还是骂我。海喜喜不好意思再蹲在车旁边了，他不是上厕所，就是站得远远的。而此刻，我内心却遵循着一种普遍的心理规律，超越了我既定的目标，向新的目标发展了去。这个目标其实和原来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我顶住了，我胜利地应付了这场挑战。现在想的不是不被他压倒，而是要压倒他！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见《中篇小说选》第3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由于地位、经历的不同，小莉和她父亲之间出现了思想的“代沟”。）

我望着爸爸早年骑马生活留下的难以觉察的罗圈步履，心里有些乱。首先是不服气。我的行为，怎么就会给他的工作造成被动？我是考进来的，又不是“走后门”溜进来的。考大学那时节，他还没调到大学来呢，为什么老是把我和他的声誉拴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过来的，生活赋予了我观察世界的眼光，我看到、听到和经历了那么多他没有也不可能经历的事情。站起来，我们一般高，分析起问题来，他还是多少年来的反来复去的那么几条杠杠，我却能够从当代新的科学成果，从社会生活的底层中，吸收营养，充实丰富自己。可是，爸爸却从来没想到，他的小丫头可以比他思考的更深刻。有时候，我竟怀疑他，是不是根本不要求我成熟，而只要能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就行了，就好让他放心了。

〔中国〕海翔《啊，生活的浪花》，见《中篇小说选》第5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六 蔑视

1 【蔑视】

A.（虚无主义者惠逃避现实的逼拶，却又幻想着至善至美世界

的出现，他以“冷嘲”对人，人也以“冷嘲”对他。）

嘴里哼着什么歌曲，他走到书桌旁，打开一个小小的木盒子，中间满贮着信札。把这些旧信一封一封地看过去，他时时发出一两声冷笑。这各式各样的旧信，——他称之为“生活的里程碑”的，从前也曾使他鼓舞，使他陶醉，或者也使他悲伤，但现在只能使他冷笑。现在他鄙夷他的啼笑杂作的过去。他觉得过去的啼笑都很幼稚，都是感情的浪费。他早感到一个新的生活态度很成为必要。这结果便是他近来的时时冷笑。

人世间应有未便一笑置之的事情，他承认；既对一切都取了冷讽的态度，有时也会感到寂寞荒凉，他也承认而且体验过了；但是他又固执地确信眼前的形形色色总还是滑稽可笑；他渴望着震撼宇宙的大风暴，而且他又把这个理解作一翻掌间便立现了至善至美世界的“奇迹”，因而对于生活的实际的转变，——在矛盾混乱中所产生的向前进展，他就不能了解，而且反感到了丑恶。

每逢温读他所鄙夷的旧信——过去生活的里程碑的时候，他这“奇迹式”的人生观便袅袅然凝成了美丽的希望，暂时会在他的苍白色冷冷讽刺的脸上掠过一丝天真的粉霞。

他看到一封五六张纸的长信了。是许新近给他的。拿着这封信再躺到床上，仿佛要寻找什么似的，惠把这五六张纸的长信颠来倒去翻了两遍，然后随手扔在床上，摇着头冷笑。

“和过去割断，有整个的将来在他面前，”惠冷笑着想，“这在许便好像是了不得的鼓舞了！他为什么不想想那将来的奇迹——一切坎坷，一切不合理，都立时平反过来了的奇迹？为什么人总是那么近视呀！”

〔中国〕茅盾《三人行》，见《茅盾全集》第2卷第422—4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叶甫盖尼·李斯特尼次基从他原来服务的团里开小差回家休假后被派到顿河哥萨克第十四团去了。那是二月政变沙皇被迫退位以后。十四团大多数军官是保皇党徒和旧信仰派教徒。他到这个团里报了到，然后走上街去，一边看着街上喧闹的人群，一边思考着。）

“你们大家现在是多么满足、高兴和幸福啊，——你们这些商人、市场经纪人、各级官吏、地主和蓝色血液的人！三天以前你们是什么样子呢？在那些愚民和步兵象融化的矿石一样顺着这些大街小巷流过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子呢？凭良心说，我也喜欢你们，也不喜欢。至于对你们的幸运，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不应该……。”

他试着来分析自己这种二重的感情，想找到这种感情的根源，他很容易地就断定了：他之所以这样想和这样感觉，是因为战争以及他在战场上所体验的一切，都使他和这个温饱的、愉快的人群隔离开了。

“就拿这个年轻的胖家伙来说吧，”他的眼光和一个肥胖的、红脸蛋的、没有胡子的男人的眼光对了一下，想道，“为什么他没有上前线去呢？大概是一个工厂老板或者商业顽固派的儿子，是个坏蛋，他逃避兵役，——对于祖国他毫不在乎——他越吃越肥，舒舒服服地玩女人，也算是为了‘做国防工作’……”

“但是最后我要和谁走一条路呢？”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于是笑着决定地说，“喏，当然，就是和这些人走一条路啊！他们身上有我的一分子，我也就是他们整体中的一分子……在我的本阶级中间的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在我的身上。也许，我的皮肤比这个肥猪薄了一点儿，也许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对待一切都是病态的，大概也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忠实地去参加战争，而不是‘做国防工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冬天我在莫吉廖夫，看见了退位的皇帝坐在汽车里从大本营奔驰出去，看见了他那软弱无力地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的无法形容的哆嗦样子，那时候我就倒在雪上，象小孩子一样哭起来……要知道这就是我从良心上不能接受革命的道理，我不能接受！不论是心里和脑子里都反对……我是拥护旧制度的，我要把生命贡献出去，毫不动摇，毫不假装，完全按照军人的样子做去。然而是不是会有很多人都这样做呢？”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之2第6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鄙视】

（心地善良的陶祖泰总疑心自己的黄夫人同朱先生关系暧昧。一

次，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朱先生给妻子的信。)

他刚看了开头的称呼，心就别别地跳。他来不及似的一目扫下去，他头上像加了个紧箍；最后，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咬着牙齿挣扎出一句话：“有那样的无耻，丑恶！”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么，也明白了宝宝说的朱先生请太太去看戏，实在是做什么，宝宝醒来看见妈妈时实在天已经亮了；不过他也明白自这一次后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回他自己的家乡去了。

陶祖泰迷乱痛苦了一会儿，倒反定心了些。现在他的情绪单纯化了：他恨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他也鄙视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

终于又变成了只有鄙视。“不要脸！这样的信也写得下！”他想，“顶淫的淫书也不过如此！不要脸！想不到她会做那些丑态，我从没见过她会那样——下作！”

他大彻大悟地对自己赌咒：“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护！算了，一身无牵无挂了！”

[中国] 茅盾《烟云》，见《茅盾全集》第9卷第
221—2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二七 自 卑

1 【自嘲】

(荆野先生既不能把握时代，又不能判定自己的人格。他在梦中抱着弃他而去的绮哭了，而在梦醒之后又否认自己“那么卑怯”。)

“这屋子里找得出时代么？”他带挖苦口吻地想。“‘时代的象征’哩！”

而他想起他的梦了。现实中实在并不象他在梦中那么傻：见了所谓绮就比诗人的泪还容易滴地滴了下来，对别人他会那么老老实实在地剖白他自己，他还会那么畏缩，那么怯弱，可怜。其实梦中所剖白的自己未必是真的自己，也许甚至于有点冲突着，他否认他在梦中所表

现的他的人格：他自己安慰着自己，说实际上他不象那么卑怯。他是好胜的，他行为虽然与他思想正面地冲突着，可是他依然对自己曲解，对自己掩饰，来安慰着自己，虽然有时会有点脸红。身子弱，但他讳言身子弱，他只说他有神经衰弱的病，因为听说这种病要算是顶通行的病，差不多是：现代的！

平素他的解释他现在这生活是：“在咀嚼时代的苦味”，他对朋友们说。据说他是抓住着现代的中心，而在熬受不可避免的痛苦。有刻薄鬼说过是从十九世纪的墟墓里，掏出几根枯骨头，当做所谓现代的宝贝的，他便象被打中要害似地恨着他。但如今，他似乎自己觉得所抓住的并不是个所谓时代的中心了。——

这间象征着消沉和空虚的屋子，说他主人是抓住着现时代的中心的，怕鬼都不信。

他自己也笑了出来。

〔中国〕张天翼《荆野先生》，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2 【自惭形秽】

A.（黄和光由于生理缺陷，不能得子，继而又染上了鸦片瘾。面对美貌、温柔的娇妻婉小姐，他自惭形秽。）

他看着婉小姐尖着手指，很敏捷地在打烟泡；眉角眼梢泛着喜孜孜的红晕，两片嘴唇也似笑非笑。和光觉得有话可说，但是又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却在禁止他用任何动作来打搅这一幅静美的图画，他轻轻侧下身去，头靠着那高枕，便闭了眼睛，惘然想道：中间只隔着一盏灯，这边是我，那边是她；然而，我们好像是分住在两个世界！她的呢，好比是花明柳媚的三月艳阳天，尽管有时风光惨淡，她在其中却老是那样兴致蓬勃，一个希望接着又一个；然而我的那个世界呢，竟是秋光已老、肃杀凄凉，我就像那匹蜷伏在墙脚的老蚯蚓，不过有时尚能浩然一悲吟罢了。——然而我和她毕竟又是一体，是一对同命的可怜虫，为什么我们俩的心情竟好似分住在两个世界？想到这里，和光感到可怕起来了。他猛然睁开眼来，却见婉小姐已经打好了两个烟

泡，这时候正反叉两手，支在脑后，纱衫的袖子直褪到肩头，露出两条丰腴雪白的臂膊。

〔中国〕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见《茅盾全集》

第6卷65—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老李倾心于邻居马少奶奶，但在家里又不便和她接触，这天在庙会上突然碰见了她。可是当老李鼓足了勇气同马少奶奶搭话后，方知马少奶奶并未把自己当个爱人对待。）

她雇上了车。世界仍然是个黑冷多风。老李整个的一个好梦打得粉碎！他以为这是浪漫史的开始；她告诉他的是平凡而没有任何色彩的话。她没拿他当个爱人，而是老大姐似的来教训他，拒绝他。她浪漫过，她认为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废物，是为个科员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别吵架！一枝桃花等着春莺？一只温美的鸽儿躲避着老鹰！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失望中还可以有希望，自惭，除了移怒于人，只能咒诅自己速死。在庙中用了多少力量才敢走向她去，结果，最没起色的一块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粪堆上。恨她便是移怒，老李不肯这样办，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个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得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没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爷大概也比我强，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自己约束了这么些年了；及至敢冒险了，心确是跳了——只为是丢人！两颗心往一处拧绕？谁和你拧绕？老李的头碰在电线杆上，才知道是走错了路。

再说，太太竟自敢骂人，她也比我强！她的坏招数也许就是马少奶奶给的，而马少奶奶是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这个小妇人不去反抗，而来警告我；她也许是好意——为维持我的尊严。臭科员，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这一辈子只是个臭科员，张大哥与马少奶奶都可怜你，善意的，惨酷而善意的，想维持你。你只在人们的怜悯中活着，挣点薪水，穿身洋服，脸上不准挂一点血色，目不旁观，以至于死！老李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别吵架！

〔中国〕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258

—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八 安 然

1 【心安】

(斗争终于结束。)

总之，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

当一切都已结束的今天，赖子感觉到仿佛突然卸掉了沉重的负担，自己的身体好象失去依托就要悬浮起来了。

她心中既不欢喜，也不悲伤。只有一种万事大吉的感觉，它标志着多年不见天日的一场斗争终于结束了。

赖子太疲倦了……

[日本] 松本清张《波浪上的塔》第4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2 【塌心】

A. (文森特即将自杀。)

他要告别了。无论如何，他所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个好的世界。正如高更所说：“毒药之外，还有解毒药。”现在，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要向它告别，向那些帮助他铸成生活的朋友们告别；向厄休拉，她对她的轻蔑，促使他摆脱了庸俗的生活，变成一个流浪汉；向凯，她的“不，永远不！永远不！”辛酸地铭写在他的心上；……最后，向他的好弟弟泰奥，长时期的受苦，长时期的手足之情，一切可能有的弟兄中的最好和最亲爱的兄弟。

但是言词一直不是他的媒介物。他应该描绘告别。

一个人是无能描绘告别的。

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板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美国] 欧文·斯通《渴望生活》第520—521页，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B. (女主人公大病初愈，心情格外平静。)

象清水一样清彻的晨曦从晦暗的天空中射出，清风飘进了病房，一天的黎明开始了。多么美好的晨曦啊！这是我获得再生的第一个早晨。我紧闭着眼睛，忍住右手伤口的疼痛，躺在病床上。我的全身仿佛一刻一刻地向地狱沉沦。好象有人在把我拽向地狱……人生的苦难，女人的苦恼，反正一切的一切我都经历过了。当我沉沦到地狱的底层，我的生命就停止了。什么也都不可怕了。再也不会发生灾难了。该失去的东西都失去了。幸福的梦、幸福的幻觉、地位、名誉、虚荣、爱情、健康，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我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所谓“人生的希望”都已失去。往后只不过是“活着”。……我的赤裸裸的心呵！我只要“活着”就行了。这是我的最后的愿望，再也没有比这更低的要求了，也是最最悲切的衷心的愿望。我已经碰到了人生的最后的障壁。也许是我的心已沉沦到最底层。我仿佛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美丽的黎明。我的心平静极了，仿佛用自己的双手小心地捧着自己的生命。

〔日本〕石川达三《混身是泥》第370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3 【坦然】

(日本人来抓钱先生，正在病中的大儿子钱孟石扑了过去。为避开日本人的注意力，好心的白巡长故意将孟石打倒在地。)

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受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事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着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与儿媳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她应该了解他：她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对冠晓荷，他不愿去怨恨，他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都象庙中的五百罗汉似的，各有各的—定的地位；他自己的应当死，正如冠晓荷的应当卖人求荣。这样

的一一想罢，他的心中很平静坦然。在平日，他有什么感触，便想吟诗。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石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节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29—13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4 【安宁】

A. (女主人公生病以后，心情反而平静下来。)

从下午到傍晚，我独个儿茫然不知所措。我背靠着墙坐下，奇怪的是心里很平静。而这平静的心情又显得很不自在，我怀疑自己脑子是否已出了毛病。映入眼帘的一切东西，好象什么都新鲜，而又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我凝视着庭园的大波斯菊足足有一个小时，我眺望着秋日天空的白云，一直到天空染上了夕阳西下的红色。我感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珍奇。我仿佛听见你和亭治在争吵，可是这声音又象是从远远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仿佛已经死了，是从墓穴中在眺望这奇异的世界。好几个小时，我好象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任何人，任什么事都不能搅乱我的感情。我的感觉迟钝了。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或许是在肉体死亡以前，自己的心已经先死了。

〔日本〕石川达三《混身是泥》第365—366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 (被战争驱赶着的人，总想得到一席苟安之地，而罗先生恰好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

他坐在这华贵的房里，身心便觉泰然，体验到战时如平时的味道。他信赖这坚固的大厦，犹如他信赖那“可贵的英国作风”的报章。从九龙过来以后，皇皇然和陈蔡道上的孔夫子一样，我们这位罗先生曾经奔波于西中东三区，看出任何一区，不管是半山或平地，都有点不大“那个”，——因为这岛上没有一寸地方不在敌人大炮射程以内了。

防空洞“比较安全些”，他也承认，然而也接着就又义形于色道：“我不想只躲避飞机大炮的人，我还得将我的智力贡献给公众，可是在防空洞中连看报都不便，声音是如此嘈杂，空气又如此混浊，难道还能运用我的智力么？”终于，上帝不负苦心人，他到香港大酒店餐室饮茶的时候，鬼使神差的遇见了一个外国朋友，而又天赐其便，这位“国际友人”在这高贵的旅馆里开得有一间房，罗先生这时又觉得战时到底不同平时，就毫不客气地在这房里分得一席之地，这才身心有了着落。

尤其凑巧的，还不满二十四小时，罗先生的这位“国际友人”忽然也要和其他在港的英美荷籍非战斗员一样自告奋勇，投军服务去了。罗先生于是又“义不容辞”，给这位国际友人做“留守”；他在香港大酒店第X号房的地位，至是更为“合法”而稳定。

当周小姐来看望他，并且问他头上“还有几层”的时候，他沉吟一下答道：“大概还有四层。”

“那也还不是绝对安全的。重磅炸弹可以穿过六层楼。这香港大酒店又是最大的目标……”

罗先生的已经颇为泰然的身心于是又一度不安起来了，然而这不过几分钟。他恍然大悟似的将手在桌上一拍道：“刚才我忘记了，屋顶上还有高射……”

〔中国〕茅盾《劫后拾遗》，见《茅盾文集》第5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C.（普拉岑战斗打响了，库图佐夫的部队不战自溃。安德列王爵认为这就是他等待多时的“吐伦”。他扛起倒下去的旗子不顾一切往前冲，他看到一个法国人正在和炮手抢夺探帚。但就在这时，他不幸受了伤，神志模糊了，只看见“灰色的云团缓缓地滑过”。）

“多么安静，多么和平，多么庄严，一点也不象我这样跑，”安德列王爵想道——“不象我们这样跑，这样喊，这样打，一点也不象满面恐慌和愤怒的炮手同法国人争夺那把探帚，那些云团滑过那崇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样子是多么不同呵！我怎么先前未看见那个崇高的天空呢？我终于发见了它，我是多么快活呀！是的。除了那个无限的天空外，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除了那个外，一无所有，一无所

有。不过连那个也不存在，除了安静与和平外，没有别的。谢上帝！……”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二九 不 安

A.（在一次演出中，“笑面人”关伯伦看见了美丽的公爵小姐郁茜安娜，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渴望。这天，他又接到了小姐简短的求爱信。可在这之前，他曾决心把自己献给盲女蒂。于是，他六神无主了。）

两种虽然忽隐忽现、可是却很固执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飘来飘去。罪恶在固执地邀请他，轮廓越来越清楚了。明天半夜里到伦敦桥去找那个书僮。去不？“去！”肉欲大声说。“不去！”灵魂也嚷嚷起来了。

……

他哆嗦起来了。他仿佛看见大地塌了一个角儿。他猛然缩回身子，觉得四周恐怖重重。他闭上眼睛。他竭力让自己不承认眼前这件事，并且疑惑自己的理智。显然，这样更好。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相信自己是疯子。

……

一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后来觉得累了，他就想象着床跟睡眠应该是一回事，于是没脱衣服，就把脑袋放在枕头上，闭上眼睛，算是向黑暗让步了。但是，暴风雨般的情感一直在冲击着他，一会儿也没有停过。……天亮了。……这时候，他内心的风暴还没有停止。他在想那封信。所有的字都象天翻地复似的又回到他的脑海里。在灵魂深处的狂风的袭击之下，思想就变成了液体。它急湍地流进脑海，汹涌澎湃，有如波浪的沉闷的吼声。涨潮，落潮，激荡，旋转，在礁石面前踌躇不前的波浪，冰雹，雨，云，云隙里的亮光，没用的泡沫溅起的小浪花，浪头猛升，突降，浩瀚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到处都是没顶的危险，聚散着无常的黑暗，深渊里所有的这一切，在人心全有。

关伯仑现在正在受这种苦恼的折磨。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

B.（恩爱又与男人接触了。她心情矛盾。）

恩爱怕碰见熟人，心里很担心。她害怕专门喜欢传播毫无根据的新闻的世人的耳目，总想拉在后面，可不知在什么时候密斯脱韩就走到了她的身边，跟她并排走，几乎肩膀靠肩膀。她感到无可奈何，心想：在别人眼里，会不会以为我们是情投意合的爱人呢？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兴许是因为这一阵她心里多少有点儿活动吧？……

这才多少时候呀……自从圣河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两个人互相依偎着一起在街上散步以后，她还是头一次和男人一块走路。她觉得心中发热，就象沉睡的心里燃起了一把火。这似乎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圣河的热情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圣河的热情分明已经减退了。对于自己的变化，恩爱心里深感不安。

〔南朝鲜〕全光墉《南朝鲜小说集》第4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C.（婚后佩特罗感到十分幸福。但就在这时德国法西斯突然不宣而战，对苏发动了战争。佩特罗预感到战争将夺走他的幸福，他内心隐隐感到不安。）

但是他睡不着，夜伴随着远处姑娘们的笑声，从邻村什么地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抑扬婉转的手风琴声和鲜花的芳香，闯进了房间。还有一种感情使他不能入睡——一种模糊的不安，仿佛面临一场灾难或者一条陌生的遥远的道路似的。它，这种不安，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但是他越是坚决与失眠作斗争，这种不安就越顽强地在他心中颤动，要往外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也许又是毫无理由的嫉妒，现在想起这种嫉妒他都感到害羞。不，完全是别的东西。他想起了白天的种种事情——他看到过什么，遇见过谁，谈过什么事……突然他想起了：德国军队进入了巴黎。他从村苏维埃的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主席和教师们都表示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谁也

没有表现出不安：它大概藏在人们的心中，可能也象他一样，不是一下子显露出来，而是后来，在夜里，在剩下单独一个人时，才显露出来。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D. (黄顺泉从河里摸到了钱包，悄悄拿上岸藏到麦垄里，又怕河里正摸钱包的人发现，便回到河里再摸。这就骗得大家继续空摸，而这又使老实、正直的黄顺泉深感不安。)

从这一刻起，黄顺泉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心境之中，他人在河里，心却在麦垄里，生怕皮包藏得不好，被别人发觉了拿走，因此，忍不住过了一阵就爬上岸来，假装蹲在那里抽烟，监视着那个地方。甚至要跑到那里去看一看，是否确实还藏在那里。他本来可以乘人不备，把皮包装进篮子，拿回家去；但又心虚的很，怕别人见他第一个离开，马上就会怀疑他已经摸到了，否则怎么舍得呢？他不得不装模作样，去摸那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别人，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不起他的村坊们。黄顺泉是个渺小的人物，他没有“宁我负天下人”的气魄，他哪里晓得，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有多少正人君子、帝王将相撒的漫天大谎，比银河里的星星还多，常常骗得天地混沌、乾坤倒转，也一向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可惜黄顺泉不懂“历史”，继承不着“伟大的策略”，他的天真的心，忍受不了虚伪的折磨，他希望这尴尬的局面赶快结束。他作这种孽做什么！他不过为了不伤害任何人独自得到那一笔财富，他要瞒住大家并不是昧了良心，因为宣扬出去可能是一场灾祸，会招惹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麻烦。时代不太平，任何人都不是露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指望现在得到这笔财富，可是不幸得到了，是运气吗？晦气吗？该笑呢，还是该哭，真猜不透啊！

〔中国〕高晓声《钱包》，见《短篇小说选》第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

E. (梦珂摆脱了龌龊的学校环境，躲进了姑母家的安乐窝，感

到惬意，然而又为适应这种虚伪环境而装假感到不安。)

夜晚，她更是不能安睡的辗转在她的那张又香又软的新床上，指尖一摸触到那天鹅绒的枕缘，心便回味到那一切精制的装饰，漂亮的面孔，以及快乐的笑容，……好像这都是能使她把前两天的一场气忿消失得净尽，而只醉一般的来领略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以及这一些所谓的朋友情谊。但，实实在在这新的环境却只扰乱了她，拘束了她，当她回忆到自己的那些勉强装出来的样子，做得真象是非常自然的夹在那男女中谈笑着一切，不觉羞惭得把眼皮也润湿了。过后才又拿起许多“不得已”的理由，算是来宽恕了自己被逼迫做出来的那些丑态，但暗地里却不敢真的便把那一点愧心放下。如此的翻来覆去的，好半夜都不能睡着。真的，想起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无虚饰的生活，除非再跳转到童时。“难道这里来的人都是不坦白，不真诚……”最后只好归怨到自己，为什么自己不忠实的来亲近这里所有的人。

“他们待我都是真好的……”在这样默念中，才稍稍含了点快意睡觉去。

[中国] 丁玲《梦珂》，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
第1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三〇 紧 张

A. (塞西莉亚热切地企盼与心爱的人莱昂纳多相见。)

温和的一月，一天上午，塞西莉亚心情激动，自言自语地说：“哎！他今天要来了。”从这时起她不能想别的事，也不能做别的事。悲伤的姑娘多次探出窗户的气窗去看，以为这样她盼望的人儿就会快点来到；但每次她都无精打彩地坐回靠近对面墙头的秋千式的摇椅里。

她全神贯注地去听去看都无济于事。相反，她甚至神智模糊了，专心地听，却听不见，紧张地看，又看不清。这就说明为什么当她的情人到达后，占满了临街半掩着的门的空隙，她所爱慕的形象在镜子

里出现时，过了好几秒钟她才看清是他来了。这时，她完全忘记了报复的打算，忘记了他过去对她的蔑视，忘记了由于他三心二意到了乡下去，使她自己在想象中受到的侮辱，伸开双臂跑上去迎接他，在热烈的激情中吻他，也让他吻自己。

〔古巴〕比利亚维德《塞西莉亚姑娘》第576—5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B.（百鸡宴就要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要临近。这时，杨子荣突然看见匪徒押上一个人来，他，正是仇敌栾平。）

“小炉匠，栾警尉，”他差一点喊出来，他全身紧张的象块石头，他的心沉坠的象灌满了冷铅。“怎么办？这个匪徒认出了我，那一切全完了。而且他也必然毫不费事地就能认出我。这个匪徒他是怎么来的呢？是越狱了吗？还是被宽大释放了他又来了呢？”

他眼看着两个匪徒已把小炉匠押进威虎厅。他急躁地两手一擦脸，突然发现自己满手握着一把汗，紧张的两条腿几乎是麻木了。他发觉了这些，啐了一口，狠狠地蔑视了一番自己：“这是恐惧的表现，这是莫大的错误，事到临头这样的不镇静，势必出大乱子。”

他马上两手一搓，全身一抖，牙一咬，一股力量使他镇静下来。“不管这个匪徒是怎么来的，反正他已经来了！来了就要想来的法子。”他的眉毛一皱，一咬下嘴唇，内心一狠，“消灭他，我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我，消灭小分队，消灭剑波的整个计划，要毁掉我们歼灭座山雕的任务。”

一个消灭这个栾匪的方案，涌上杨子荣的脑海，他脑子里展开一阵激烈的盘算：

“我是值日官，瞒过座山雕，马上枪毙他！”他的手不自觉地伸向他的枪把，可是马上他又一转念，“不成！这会引来座山雕的怀疑。那么就躲着他，躲到小分队来了的时候一起消灭。不成，这更太愚蠢，要躲，又怎么能躲过我这个要职司宴官呢？那样我又怎么指挥酒肉兵呢？不躲吧！见了面，我的一切就全暴露了！我是捉他的审他的人，怎么会认不出我呢？一被他认出，那么我的性命不要紧，我可以一排子弹，一阵手榴弹，杀他个人仰马翻，打他个焦头烂额，死也抓他几个

垫肚子的。可是小分队的计划，党的任务就都落空了！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十三四岁的姑娘小燕接受了杨晓冬分派的任务，去寻找地下党从北京派来的四个青年学生。当她走进迎宾旅馆时，心里一阵阵发慌。）

小燕到了旅馆门口，想到账房查查旅客登记簿，一掂量自己的年岁装束和手里的篮子，没敢这样作。“杨叔叔教了半天，我不能头进门先碰个硬钉子。”愣了一会，瞧见出入旅馆的人们当中，有背筐子卖烧鸡的，有卖熏肠叉烧肉的，还有头顶竹篮卖冰糖葫芦的。她咽了口唾沫，放开胆量端着大人架子走到门口，挑开棉布门帘硬着头皮迈进去——她第一次进这样豪华的旅馆。迎头发现有一座大门，跟刚才走过的一模一样，只是亮晶晶的显得更漂亮些。想停住脚步打问一下，又怕发生麻烦，便硬着头皮朝前闯。当发现眼前是面大穿衣镜的时候，脚下叮当一声踢翻一盆天冬草。幸而花盆撞在大镜的梨花木框上，没有碰碎玻璃。小燕吓得心突突乱跳。又咽了口唾沫，继续朝里走。刚拐过大镜，进入过厅，听得有人“哼”了一声，小燕偷眼望去，左面敞着门的柜房里，理发员正给一位胖子刮脸，胖子满脸都是浓白肥皂泡沫。“哼”的声音估计是从胖子的鼻孔里发出来的。小燕等他闭住眼睛，想偷着溜过去，刚扶楼梯，那家伙又“哼”了一声。小燕举起篮子：“卖油条的。”那家伙又大哼一声，小燕只好停下脚步。从此胖子眼也不睁，小燕也不敢动，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要是这遭儿完不成任务，往后杨叔叔就信不过我啦。肥肉蛋呀，我恨死你！”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09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三一 着急

1 【着急】

A. (娜塔莎在阿那托尔的欺骗下,准备和他一起私奔。索尼娅通过细心的观察,发现了娜塔莎的“可怕计划”。怎么办呢?索尼娅心中异常焦急。)

“她要同他逃跑!”索尼娅想。“她什么事都做得出。今天她脸上有某种特别可怜的坚决的神情。她和舅舅分别时,她哭的,”索尼娅想了起来。“是的,一定的,她要和他逃跑——但我有什么办法呢?”索尼娅想,现在想起了那些迹象,它们明确地证明,为什么娜塔莎有某种可怕的计划。“伯爵不在这里。我该怎么办呢?写信给库拉根,要求他说明吗?但谁能教他回答呢?写信给彼埃尔吗?因为安德来公爵向我请求过,遇有不幸时,便这么办……但,也许她已经真正拒绝了保尔康斯基(她昨天送了信给玛丽亚公爵小姐)。舅舅不在这里!”

玛丽亚·德米特锐叶芙娜是那么信任娜塔莎,索尼娅觉得要告诉她这件事,是可怕的。

“但是无论怎样,”索尼娅站在黑暗的走廊上想,“现在就该证明,我感谢他们家的恩惠,我爱尼考拉。不然就永远没有机会证明了。不,我即使三夜不睡觉,我也不离开这个走廊,我要强迫不让她走,不让他们的家丢脸,”她想。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 (又要逃命,又不想丢掉生计,而两者不可兼得。躲在防空洞里的何先生狼狈不堪。)

最后一次警报解除后,夜幕也渐渐下来了。但电灯辉煌的防空洞里,是没有日夜之分的。何先生在洞里并不能安心。他时时摸出表来看,抱怨那时钟怎么偏不肯快快走。后来才发现他那表出了毛病,拿

出来看时，它的答的答响，放回袋里它就实行怠工。这可把何先生逗出气来了，他只好问别人，却又怀疑人家不说真话，曾经两次奋勇要跑到洞口去看一看天色，可也真巧，两次刚离洞口不远，就听得紧急警报声中夹着高射炮的声音，将他吓回了洞深处。后来他索性不动了，心里盘算道：只看洞里人少了，一定天也黑了，人们总不能不回家过夜去。

何先生的不安，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早上过海不成功，是他莫大的遗恨。表示他勤于职守，这固然是要点之一，但此外还有些利害关系的事，他都急于要知道，例如：公司里在这仓皇变局中，定了什么新办法没有？如果可以借支若干，也总得自己去领，人家未必肯送到防空洞。钱是最大的问题。才一打仗，粮食恐慌就来了，明后天不知道又弄成什么局面，没有几斗米放在家里，可怎么成？而且，看光景是要逃难的，这问题更大了，然而只要有钱也还不愁，……这一切问题，伴着何先生在防空洞里。

他几次自问自答道：轰炸可怕，但坑陷在防空洞里，一点正事都不能办，可怎么行呢？要是不躲，中不中头奖且不说，但是人家也许早钻进洞了，你找也找不到，然则你的正事还不是一无着落？想到这里，他觉得“躲”是当然的办法，但这一“觉得”也只片刻即逝，他的焦灼反因此更加不可耐了。

〔中国〕茅盾《劫后拾遗》，见《茅盾文集》第5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 【急切】

（子君的前夫丽文受尽了八年监狱之苦又生还了。）

往昔的恩爱夫妻、八年的辛酸怀念、看见丈夫死而复生的狂喜心情，汇合成一股情感的巨浪向我扑来，我只觉得浑身软绵绵、轻飘飘，仿佛象一叶飞舟装载着我的心，在浪花飞溅的大海里飞奔，被感情巨涛推向峰顶。我恨不得马上扑到我的丽文跟前，用我的双手，去抚平那被林彪、“四人帮”刻毒地留在他脸上的残疤，用温柔慰藉去洗涤他心头带血的伤痕，让他那受尽苦难辛酸的归来的灵魂栖息在我温暖的怀抱里。

〔中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4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3 【心急火燎】

（银环同高自萍在冷食店会面，把她同杨晓冬会面的时间、地点告诉了高自萍以后，才发觉高已叛变，并看见高已同特务通了电话。）

冷食店门口，有个骑车的来买冰棍，才要存车，银环上去从人家手里接过来，说了声“我借用一下”，便骑上去。她的右手刚要扶把，发觉整个右臂麻酥酥火辣辣的抽筋疼。她改用左手扶把蹬车，任凭车主怎样叫喊，她一点也不理睬。盘据她心头的是：用尽一切力量赢得时间。她计算着，只要一刻钟内能完成从脚下到红关帝庙这八里路，她可以在三点五十九分赶到目的地。哪怕富余一分钟，她一定叫他骑上这辆车脱离危险地。即使接着发生任何不可避免的危险，全由她一个人顶起来。……

车速同她闪电般的思想一样的飞驰。同一方向的车马行人，一一被她跨过，临街的机关商店成排的向后飞倒。一列刀光闪闪、眼神灼灼、步伐嘎嘎的日本兵迎面排队向她走来，丝毫没影响她骑车的速度，她飞车从队伍旁边掠过，她的手肘甚至碰触了鬼子兵挥动着的手。两旁行人被她这种吓人的举动捏汗咋舌，她自己连一点感觉也没有。充满她脑子里的是：速度和时间。

前面是白衣庵街了。再有半里多路就要拐弯，拐过弯去有百米之遥，就是她要去的目的地。象赛跑的运动员接近终点时一样，她的每个细胞都紧张了，投出全身最后最大的力气，拚命地蹬。这时候，车快的象飞一样，她的眼睛发晕了，眼前的街道房舍不住地旋转跳跃。她想闭眼又怕撞到什么，睁大眼睛也看不清什么，眼前的一切景色简直是视而不见，只有杨晓冬这一形象萦绕在脑子里。正跑中间，从迎街胡同出来了个挑水的要横街穿行，刚刚露出一只水桶，银环飞车赶到了，咣的一声撞翻水桶，连人带车跌落下来。挑水汉子扔下水担，连声向她道歉。银环根本不理睬他，从泥水中爬起，又想上车，发现车撞聋了，立时跑步前进。刚一拐弯，清楚地看到那座庙宇，这时希望鼓舞着她，气力支援着她，她欢喜的心花怒放了。努上一把力，这不到百米距离，再有十秒钟，她就可以赶到了。正在这一刹那间，庙门开了，从白色高石阶上拥出一群武装特务，他们簇架着一个人，

奔向庙门左侧，那里停放着一部军用汽车。她正要仔细看汽车时，听得喇叭野蛮地嚎了一声，尘埃飞起处，汽车驰的无影无踪了。

银环并没看清被簇架者的面庞，她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侧影。即使这样，她完全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几秒钟前她那憋足的力气，突然一下泄尽了。别说跑，也别说走，连支持身体的力量都没有了。一时感到天旋地转，两眼发黑，噗通一声栽倒街头。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353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三二 激 动

1 【激动】

A.（韩燕来听完党员的意见，在举手表决之前，支部书记让他这入党申请人表示态度，他竟激动得语无伦次。）

韩燕来精神过于紧张，没听出是让他说话。他的眼睛死盯着煤油灯，仿佛人们批评和讨论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但他没有丝毫的胡思乱想，他正集中了全部精神和智慧，用人类道德中最优秀的标准——共产主义者的尺子来衡量他二十年的过往生活；用兴奋又惶恐的心情渡过他生命中最严肃的时刻。

当支部书记再次要他表示态度时，他吃惊地扫了大家一眼，拿袖子抹掉他头上冒出的豆粒般的汗珠，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我……我没啥说的。我同……同意大家同志给我提的……只要吸收了我……”他本想当着大伙表示他的决心，可是，咽喉里有一块东西梗着，脑子嗡嗡直响，耳朵眼里吱吱乱叫，上下嘴唇象有人给抹了鳔胶了。他真想抡起拳头来捶自己一顿，正在对自己痛恨不已的时候，瞥见支部书记嘴唇动了动。周围的人突然都举起手来。他凝望着大家的手，凝望着大家对他流盼过来的热情祝贺脸色。他懂得全体举手是通过了什么，一时耳不蝉鸣，头不吱叫，喉咙里那块东西也立刻消化了。只是胸中非常激动，激动的如同波涛汹涌、万马奔腾，大家投来的笑容，他试想回答一笑，不知怎的一阵心酸，鼻孔发辣，他的

热泪夺眶而出了。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236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B.（铁锁第一次遇见了共产党员小常，与小常一晚上的谈话使他懂得不少革命道理。）

这晚铁锁回去虽然躺下了，却睡得很晚。他觉得小常是个奇怪人。凡他见过的念过书的人，对自己这种草木之人，总是跟掌柜对伙计一样，一说话就是教训，好的方面是夸奖，坏的方面是责备，从没有见过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算是第一个把自己当成朋友的人。至于小常说的道理，他也完全懂得，他也觉着不把这些不说理的人一同打倒另换一批说理的人，总不成世界，只是怎样能打倒，他还想不通，只好等第二天再问小常。这天晚上是他近几年来最满意的一天，他觉着世界上有小常这样一个人，总还算象个世界。

〔中国〕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见《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C.（大哥瑞宣决定让三弟瑞全逃出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并让他同未能退出城内的王排长一起走。当瑞全得知这个消息，坐卧不宁。）

这时候，瑞全在屋里兴奋得不住的打嗝，仿佛被食物噎住了似的。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他的思想象走马灯似的，随来随去，没法集中。他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加入军队去作战。刚想到这里，他又看见自己跟招弟在北海的莲花中荡船。他很愿意马上看见她，告诉她他要逃出城去，作个抗战的英雄！不，不，不，他又改了主意，她没出息，绝对不会欣赏他的勇敢与热烈。这样乱想了半天，他开始感到疲乏，还有一点烦闷。期待是最使人心焦的事，他的心已飞到想象的境界，而身子还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知如何处置自己。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16—11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冲动】

A. (在一个雷雨之夜，隔壁的一个少女因害怕，闯进于质夫的住室要求借宿。当她熟睡在他的床上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却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

……她睡着之后，质夫的精神愈加亢奋起来，他只怕惊醒了她的好梦，所以身体不敢动一动，但是他心里真想伸出手来到她那柔软的腰部前后去摸她一摸。她那伏倒的颈项后面的曲线，质夫在心里完全的把它描写了出来。

“从这面下去是肩峰，除去了手的曲线，向前便是胸部，唉唉，这胸部的曲线，这胸部的曲线，下去便是腹部腰部，……”

眼看着了那少女的粉嫩洁白的颈项，耳听着了她的微微的鼾声，他脑里却在那里替她解开衣服来。他想到了她的腹部腰部的时候，他的气息也屏住吐不出来了。一个有血液流着带些微温的香味的大理石的处女裸像，现在伏在他的面前。质夫心里想哭也哭不出来，想啊啊的叫又叫不出来，他的脸色涨得同夹竹桃一样的红。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便把右手轻轻的到她头发上去摸了一摸。她的鼾声突然停止了，质夫骤觉得眼睛转了一转黑，好象从高山顶上，一脚被跌在深坑里去的樣子。

[中国] 郁达夫《空虚》，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B. (早年丧妻的康南老师为自己心爱的学生江雁容看手相。当他触到那只娇嫩的手，感情无法控制了。)

康南望着眼前这只手，如此细腻的皮肤，如此纤长的手指，一个艺术家的手。康南对这只手的主人匆匆地瞥了一眼，她那份淡淡的羞涩立即传染给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竟觉得有点紧张。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指，他准备仔细地去审视一番。但，他才接触到她的手，她就触电似的微微一跳，他也猛然震动了一下。她的手指是冰冷的。他望着她，天已经凉了，但她穿得非常单薄。“她穿得太少了！”他想，突然有一个冲动，想握住这只冰冷的小手，把自己的体温分一些给她。发

现了自己这想法的荒谬，他的不安加深了。他又看了她一眼，她脸上的红晕异常的可爱，柔和的眼睛中有几分惊慌和畏怯，正怔怔地望着他，那只小手被动地平伸着，手指在他的手中轻轻地颤动。他低头去注视她手中的线条，但，那纵横在那白皙的手掌中的线条全在他眼前浮动。

过了许久，他才能认清她那些线条，可是，他不知说些什么好，他几乎不能看出这手掌中有些什么。他改变目标去注视她的脸，宽宽的额角代表智慧，眼睛里有梦、有幻想，还有迷惑。其他呢，他再也看不出来，他觉得自己的情绪纷乱得奇怪。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6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3 【亢奋】

A.（加卢波感到他已获得了塔乌伊洛佩佩家族的继承权。）

他感到激动之流从地下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足趾，上升到腹部，接着象甜美的椰子汁那样涌进他的胸膛和喉头，从嘴里溢出。他哈哈大笑，因为权力和荣誉现在属于他啦。

〔西萨摩亚〕艾伯特·温特《榕树叶子》第446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B.（方鸿渐为第二天与唐晓芙的幽会彻夜难寐。）

苏小姐临别时的态度，冷缩了方鸿渐的高兴。他想这事势难两全，只求做得光滑干净，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善终。他叹口气，怜悯苏小姐。自己不爱她，而偏为她弄得心软，这太不公道！她太取巧了！她不应当这样容易受伤，她该熬住不叫痛。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假如上帝真是爱人类的，他决无力量做得起主宰。方鸿渐这思想若给赵辛楣知道，又该挨骂“哲学家闹玄虚”了。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每醒来就像唐晓芙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他把今天和

她谈话时的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熨贴着，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最后醒来，起身一看，是个嫩阴天。他想这请客日子拣得不安全，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今天星期一是银行里照例的忙日子，他要到下午六点多钟才下办公室，没工夫回家换了衣服再上馆子，所以早上出门前就打扮好了。设想自己是唐小姐，用她的眼睛来审定着衣镜里自己的仪表。回国不到一年，额上添了许多皱纹，昨天没睡好，脸色眼神都萎靡黯淡。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知道得不宽假地详尽，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渍和补钉。其实旁人看来，他脸色照常，但他自以为今天特别难看，花领带衬得脸黄里泛绿，换了三次领带才下去吃早饭。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66—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C.（一天，耐莉与凯瑟琳小姐交谈，当耐莉说到如果凯瑟琳嫁给埃德加·林惇，同样是她所热爱的希刺克厉夫就要成为天下最不幸的人，他将失去一切，被人遗弃时，凯瑟琳十分激动。）

世上每一个林惇可以化为乌有，我绝不能够答应放弃希刺克厉夫。啊，那可不是我打算的——那不是我的意思！要付这么一个代价，我可不作林惇夫人，将来他这一辈子，对于我，就和他现在对于我一样地珍贵。埃德加一定得消除对希刺克厉夫的反感，而且，至少要容忍他。当他知道了我对他的真实感情，他就会有的。耐莉，现在 I 懂了，你以为我是个自私的贱人。可是，你难道从来没想到，如果希刺克厉夫和我结婚了，我们就得作乞丐吗？而如果我嫁给林惇，我就能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

“……我不能说清楚，可是你和别人当然都了解，除了你之外，还有，或者应该有，另一个你的存在。如果我是完完全全都在这儿，那么创造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互相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

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却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象是它的一部分。我对林惇的爱象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变化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变化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并不见得比我对我自己还更有趣些，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

〔英国〕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78—79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三三 镇 静

1 【镇定】

A.（万树子看到了一件丑事，先是吃惊，随即又装得若无其事。）

万树子有点畏怯，把身体往后靠时，餐巾从膝上滑落到地上。她悄悄地曲身刚要把手伸到桌底，却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气。

因为坐在餐桌上席的公公大介和坐在他右侧的相子，在桌子底下把腿钩在一起了。她受到了刺激，顿时眼花目眩。在一家人用饭的餐桌下，而且未婚的女儿也在场，把腿钩在一起的公公和相子的姿态，带着禽兽般的腥臭气味。万树子捡起餐巾，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向公公那边瞧去。只见万俵大介那张满头银发映衬下的端庄的脸，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派头坐在正中央的椅子上。万树子觉得这位公公是个难以捉摸的、复杂而又怪诞的人。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上卷第403页，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B.（成岗正在小黑屋里忙着《挺进报》的编印工作，突然听到妈妈大声地同生人讲话，知道是敌人来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而是掩护同志和党组织。）

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话。大概是希望让儿子听到。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印刷机关和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不想这样。此刻他需要作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受到任何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4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2 【沉静】

A.（一个自杀者临死前的出奇的镇定自若。）

一切低声细语、一切喧嚣连同他头脑中的嘈杂，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感觉到一种和平，一种亲切的、持续的宁静。想讲话的愿望已经烟消云散，丝毫不存。他关掉大灯，向床头柜走去。床头柜上的小灯的灯罩投下一个小小的光环，正落在《关于修辞法的谈话》那本书的角上。他的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面颊，好象要刮刮脸似的。他打开抽屉，里面露出手枪的黑色枪把，他检查了一下，把子弹顶上膛。这以后，他脱掉西服背心，坐到床上，把枕头垫在背后，两腿伸直，就这样半坐半躺地等了一会……他解开衬衣的纽扣，把枪口顶着自己赤裸的胸口……呼！

〔玻利维亚〕奥·塞斯佩德斯《哑叭议员》。

B.（大战前夕，梅达尔多的心境却出奇地平静。）

那一夜梅达尔多虽然很疲倦，还是迟迟不能入睡。他在自己的帐篷前来回踱步，耳边不断传来哨兵的吆喝声、战马的嘶叫声和兵士在梦中断断续续的呓语声。他望着波希米亚空中的繁星，想着自己的新军阶，想着次日的战斗，想着遥远的故乡，还想到故乡激流中芦苇的沙沙声。他心中没有怀念，没有疑虑，也没有忧伤。对于他，一切都

还是完整的，无可非议的，就连他本人也是如此。不过即使他能预想到正等着他的可怕命运，大概他也会以为那是自然的，注定的。他凝视着夜间的地平线，知道那里便是敌人的阵地。他两臂交叉着紧抱双肩，因能置身未来的战争而感到心满意足。他感到那场残酷战争的血在地上分成千万股细流，一直流到他这儿。他任凭这血轻轻舔着自己，既不感到激动，也不感到哀怜。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一个分成两半的公爵》第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三四 慌 张

1 【发慌】

A.（海瓦先生站在舞台的入口处）。

他觉得心慌，脸上仿佛感觉到坐满楼座和池座的观众的呼吸。他觉得肌肉和神经突然变得松弛了，似乎要抛弃他，让他象个行李似地倒下去。

〔智利〕曼·罗哈斯《海瓦先生的历险》。

B.（正在以优雅大方的姿态同瑞丰谈话的冠晓荷，听到西院钱家的啼哭声后，作贼心虚，使他不能不露窘态。）

晓荷的脸由微笑而扩展到满脸都是僵化了的笑纹，见瑞丰太太胡了满贯，他想拍手喝彩，可是，手还没拍到一处，他发现了手心上出满了凉汗。手没有拍成，他把手心上的汗偷偷的抹在裤子上。这点动作使他几乎要发怒。他起码也有三十年没干过这么没出息的事了——把汗擦在裤子上！这点失仪的耻辱的分量几乎要超过卖人害命的罪过的，因为他一生的最大的努力与最高的成就，就是在手脚的动作美妙而得体上。他永远没用过他的心，象用他的手势与眼神那么仔细过。他的心象一罐罐头牛奶，即使打开，也只是由一个小孔，慢慢的流出一小条牛奶来。在这小罐里永远没有象风暴或泉涌的情感。他宁可费两个钟头去修脚，而不肯闭上眼睛看一会儿他的心。可是，西院的哭

声确是使他把汗擦在裤子上的原因。他害了怕。他一定是动了心。动了心就不易控制手脚，而失去手足的美好姿态便等于失去了他的整个人！他赶紧坐好，把嘴唇偷偷的舔活润了，想对瑞丰解释：“那个……”他找不到与无聊扯淡相等的话，而只有那种话才能打开僵局。他有点发窘。他不晓得什么叫良心的谴责，而只感到心中有点憋闷。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70—1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慌乱】

A.（银环不能及时地给杨晓冬安排好住处，又担心他的安全，急得一夜作恶梦，上班时心慌意乱。）

在大雪纷飞的寒天里，银环跑的满头是汗，失望的浪潮，一个挨一个冲击她。城外没找到韩燕来，九点钟又没有见到杨同志。她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医院，心绪上一阵混乱一阵恐怖。姓韩的找不到还不吃紧，最叫她担心的是杨晓冬。是不是敌人把他抓去了？整天心烦意乱，拿东忘西，上班给病人服药时，接连打碎两个量杯。心急等待下班，坐不稳，立不安，看看太阳，恨太阳去的迟；看看钟表，怨钟表转的慢。为了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她的工作效率非常之快，她从市民患者的肛门里抽出体温计，原封不动就插进伪警病号的口腔里。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40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B.（憋着气从杨宅出来，祥子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人和车厂。他很怕此时的狼狈相被虎妞姑娘看见，却正巧碰到了她。）

怕什么有什么，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顿时立住了脚，呆在了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气。嘴唇上的确是抹着点胭脂，使虎妞也带着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色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

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样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
50—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 (高老夫子上课，内心紧张。)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明明已经讲了大半天，而铃声还没有响，看手表是不行的，怕学生要小觑；可是讲了一会，又到“拓跋氏之勃兴”了，接着就是“六国兴亡表”，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没有预备的。

他自己觉得讲义忽而中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这样罢……。”他惶惑了一会之后，才断续地说，一面点一点头，跨下讲台去，也便出了教室的门。

“嘻嘻嘻！”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他便惘惘然，跨进植物园，向着对面的教员预备室大踏步走。

他大吃一惊，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道——

桑 桑 科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于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抚摩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只一心跑进教员预备室里去。

〔中国〕鲁迅《高老夫子》，见《彷徨》第82—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D. (列文的妻子吉提正处于分娩的痛苦之中,这严重地影响了列文的情绪。)

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她把他叫到身边,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别用力紧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湿的手的那几分钟——他觉得好象是几点钟;有时候好几个钟头又好象是几分钟。当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请他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吃了一惊,那时他才知道已经是黄昏五点钟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十点钟他也不会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就象他不大知道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她的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时微笑着,极力安慰他。他也看见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紧张不堪,灰白的鬓发披散着,拼命忍住眼泪,咬着嘴唇;他也看见杜丽,也看见吸着雪茄烟的医生,和脸上带着坚定、果断和镇静神情的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还有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皱紧眉头的老公爵。但是他们怎么来的又怎么去的,他们在什么地方,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了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她在那里,却是杜丽了。后来列文记起他们派他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他很热心地干着,相信为了她这是万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他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市议会的混乱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镶着银框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食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吉提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他却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怜悯地望着他,恳求他镇静,也不明白为什么杜丽劝他吃东西,把他从房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了他点药水喝。……

整个时间里,他轮流地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中。一种心境是不在她跟前的时候:当他同那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烟、又把烟头在盛满烟灰的烟缸边上熄灭掉的医生,杜丽,还有公爵在一起,

聊着午餐，政治，或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疾病的时候，列文突然间暂时完全遗忘了发生的事情，好象大梦方醒一样；另外一种心境是在她跟前，在她枕头边，他的心可怜得要破裂而又没有破裂，他不断祷告上帝的时候。每一次寝室里传来叫声，就把他从暂时的忘怀中唤醒过来，于是他又陷入他最初犯过的奇怪的错误中：每一次，他一听到尖叫声，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护，但是半路上就记起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渴望着保护她和帮助她。但是，一看她，又感到他爱莫能助的时候，他就害怕起来，于是祈祷说：“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时间拖得愈久，这两种心情就愈强烈，不在她跟前他变得更镇静了，完全忘了她，而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痛苦和他的爱莫能助的心情就愈发沉重了。他跳起来，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又跑到她那里去了。……

神智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她的寝室。他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的脸。那张脸愈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吉提的面孔。在她的面孔的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他把头垂到床栏杆上，觉着他的心要碎裂了。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不停息，却变得愈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陡然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三五 决 意

1 【决定】

A.（薇拉·巴夫洛芙娜决心到丈夫工作的医院去做一名医生，开创事业的新路子。她的这一决心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社会生活的一切道路，差不多都是正式对我们封锁着的。甚至在那些没有被正式的障碍物堵塞住的社会活动的道路中间，实际上也有很多——几乎是全部，——是对我们封锁着的。生活的天地那样广

阔，而我们却只能挤在家庭生活的小天地里面，只能做家庭的成员。此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工作呢？差不多只有一件工作可做：当家庭教师；也许还可以教教男子不愿从我们手中抢过去的某些功课。我们都挤在这唯一的道路上；我们互相妨碍，因为我们太集中了；这条道路几乎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独立，因为愿意效力的妇女太多。谁也不看重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原因还是我们的人数太多。谁会重视一个家庭教师呢？只要说您一句您想请家庭教师，马上有几十几百个妇女蜂拥而来，互相争夺这个位置。

“不，在妇女努力往各方面去发展以前，她们不会获得独立。开拓一条新路当然有困难。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所处的地位特别有利。不好好利用它，对我是一个羞耻。我们对于重大的工作毫无准备。我不知道为了做好准备，我将需要一位指导者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无论我需要他的帮助到什么程度，他总是在这儿，跟我在一起。并且这对他不是一种累赘，他会跟我同样感到愉快。

“法律没有对我们封锁的独立活动的道路，又被习惯封锁着。不过我可以走上我所愿意走上的任何一条仅仅被习惯封锁着的道路，只要我决计不怕习惯的最初的反对。其中有一条道路比别的道路对我更近得多。我的丈夫是医生。他把他的全部空闲时间交给了我。有这样一个丈夫，我很容易试一试我能否做医生。

“假如终于出现了一批女医生，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她们对于全体妇女都大有好处。妇女跟妇女谈话比跟男子谈话方便得多。那时候可以避免多少痛苦、死亡和不幸！我要试一试。……”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

B.（南方的北伐炮声传到北京，给青年女子玥带来了勇气 and 希望。她决心冲破封建婚姻的阻挠。）

玥悲切切地感伤了一会，枕上湿透了泪水。她扞着那许多泪水越心惊越心痛，她觉悟了，徒然感伤，象刚才的那些感伤是无用。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脱离这苦海。她披上了她底长衣，燃灯坐起，往镜前将蓬乱的头发梳理。她默望着这与牢狱同坚的房间，她预想着刹时这

房子将有淋淋的人血染遍。啊！和他打架吧，和他打架！我不能太柔和了，任人支配我走囚人的绝路，和他打起来，打起来，找出我底出路！

.....

玥忍辱沉默了一刻，远听着城内砰砰不断地放枪，近听着屋外狺狺的犬吠，霜风狂卷掠屋顶过，雄鸡在隔壁竞啼。她忧郁的神绪承受这种景象：突而晶莹的眼火，一团团自眼角闪出；突而轰轰的怒鸣，雷震地冲出耳鼓；喉咙一阵阵逆上酸液，仿佛黄胆跳上了舌根；心脏搏搏地乱跳无规，象要和头上胀痛的血管同时破裂。玥弄昏了，她决心了，决心明天去见她父亲。

〔中国〕 白薇《炸弹与征鸟》，见《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C.（曾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深重创伤的林虹，回到北京的当晚，思前想后，决定告别古陵的孤寂生活，调回北京。）

一切都变得清楚、明晰。

她犹豫什么？还躲躲闪闪、迟迟疑疑地思考什么？她决不拒绝生活给她的新机会。她第一件事就是要调回北京。（北京站光怪陆离的灯光、喧腾嘈闹的人海又在眼前隐约浮现。）不管北京的现实生活有多么沉重，不管未来的北京新生活将多么不符合她的理想——她理想中的北京新生活将是怎样的呢？好象头脑中已有一个朦胧的图景——不管在北京的新生活中，她将怎样碰疼周身的伤疤（顾晓鹰的嘴脸，团长办公室的灯熄灭了，首长的微笑变成了一张长满疙瘩的贪婪的脸，一群群并不相识的人的眼光，冷蔑的，议论的，讽刺的……）也许这新生活对她将是场痛苦的灾难，她也要踏进来。她要调回北京。她原本是属于这个京都的人。她应该生活在这里。告别古陵县吧。

〔中国〕 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D.（丑松来到一家书店门口，看到门口贴着的广告上介绍着他早就想买的书——猪子莲太郎著的《忏悔录》。）

丑松将手伸进褪了色的裤子口袋，暗暗摸索着里面的银币，在书店前来回转悠了好几趟。只要花四毛钱，那书就能弄到手。然而，眼下要是买了书，明天一天就身无分文了。何况还得准备搬家。他被这些想法缠住了，走不多远又折回来。他蓦地钻进门帘，抄起书一看，原来是一本用粗糙的进口纸印刷的书，还带着淡淡的油墨气味，黄色封面上印着“忏悔录”三个字。为了使贫苦的读者也能得到它，特意采取了朴素的装帧，这就足以说明这本书的性质了。啊，今天有多少青年，正贪婪地用功读书，追求知识啊。丑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又正值这样的年华，他怎能不去读书，不去求知呢？知识就是食粮，他终于拿出四毛钱，买下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虽然是仅有的一点钱，但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别的东西可以顶替的。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2 【决意】

A. (厚颜无耻的骗子洛夫蒂谎称帮助汉尼乌度过了那场不幸事件，接着利用汉尼乌急于报恩的心情，把自己对黎奇兰小姐的爱情告诉汉尼乌，请他为自己周旋。汉尼乌暗地里也深深地爱着黎奇兰小姐，洛夫蒂走后，他的心里涌起波澜。)

坦白、豪爽、无所猜疑的人！他想不到我也爱她，而且这样热烈地爱她！可是这种爱只不过是痴人梦想，对我只是折磨和痛苦！我怎么办呢？爱情？友谊？没有希望的热情？可敬的朋友？爱情给我的是痛苦；朋友为了帮助我，也许自己在吃苦头。就这样吧！我决定从心里抛弃爱情痴念，尽我的力量为他周旋。可是，看见她被别人夺走真难以忍受！要不然，就得出卖一个豪爽的、以诚相待的朋友……这更糟，更糟！对，我下定了决心，让我促成他们的幸福，然后离开这个国家，在这里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幸福了。

〔英国〕奥利弗·哥尔斯密《老好人·屈膝求爱》第5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B. (官子得知贯一就在附近，左思右想，决定去见他。)

宫子从这些话里得知贯一现在是寄身于五番町的鳄渊家里，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因为在她看来，只要这样，总可以找到重逢的机会。不过，今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相见，这是未可逆料的事情，今天既然幸得神助，赐予了这样的奇遇，那最好就这么见一见面——这难道不是她心底里在暗暗地想着的念头吗？即使受到他的怒目而视，即使见了面一句话也不说，但总是相见了啊，四年来如饥如渴的爱情，这时候如火一般地燃烧着她的心。

不过，使她担心的是，这件事究竟太危险了，自己是一个宾客的身份，旁边又有人陪伴着，而他又是一个干这种行当的伙计，在这里狭路相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那对我们夫妇将是多大的耻辱啊。只要没有别人知道，那即使他把口水吐到我的脸上，我也愿意一个人来承受这种耻辱，放弃这次奇遇吧，那是太可惜了，要相逢，就在今天，眼看好事就此破灭，心里怎得不烦躁呢？不，不，千万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机会！她痛苦地下定决心，就假说想去看看静绪的家，要静绪领她去走一圈。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C.（邓九公为十三妹玉凤提亲遭到拒绝，他又向十三妹提起当初在青云山他与安老爷对十三妹婚事的计划和安排。）

玉凤姑娘一听，心里一想：“照这话说起来，这又不是青云山假西宾的样子，我索兴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看这局面，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也通同一气，别人犹可，我只恨张金凤这个小人儿没良心！当日我在深山古庙给他联姻，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他；今日的事，怎的他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跟了我将及一年，时刻不离，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剩了我一个人儿，叫我合他们怎生打这个交道？”心里越想越气，才待要翻，又转念一想：“使不得，便算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人家安伯父、安伯母二位老人家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护送回乡；况且我父亲的灵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守护了这几年了，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茔安葬，盖祠奉祀，这是何等恩情！岂可一

笔抹倒？就是我这师傅，不辞年高路远，拖男带女而来，他也是为好。更何况今日我既有了这座祠堂，这里便是我的家了，自我无礼，断断不可。还用好言合他们讲礼。凭他万语千言，只买不转我一个‘不’就结了！”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西湖书社1981年版。

D.（老实贤慧的韵梅，见丈夫瑞宣被日本人带走，虽十分悲伤，却没有忘记冷静。）

韵梅顾不得想这是什么时间，七下子八下子的就穿上了衣服。也顾不得梳头洗脸，她便慌忙的走出来，想马上找富善先生去。她不常出门，不晓得怎样走才能找到富善先生。但是，她不因此而迟疑。她很慌，可也很坚决，不管怎样困难，她须救出她的丈夫来。为营救丈夫，她不惜牺牲了自己。在平日，她很老实；今天，她可下了决心不再怕任何人与任何困难。几次，泪已到了眼中，她都用力地睁她的大眼睛，把泪截了回去。她知道落泪是毫无用处的。在极快的一会儿工夫，她甚至于想到瑞宣也许被杀。不过，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她也须尽她所有的一点能力养活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她的胆子不大，但是真面对面的遇见了鬼，她也只好闯上前去。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1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平民青年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私下产生了感情的交流。夏夜，花园的菩提树下，于连决定要紧紧地握住邻座的德·瑞那夫人的手。）

在他的致命伤的痛楚里，他宁可遭罹任何的危险。甚至于有许多次，他希望忽然有些事情来到德·瑞那夫人的身上，使她不能不离开花园，回到屋子里去料理那些事情。他愿意对方自动地走开，他的心理竟这样矛盾。于连极力压抑自己，折磨自己。他约束的结果，反而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太猛烈了，使得他讲话的声音完全嘶哑了。不久德·瑞那夫人的声音也战慄起来，但是于连只顾挣扎自己，还未发现到她的声音的改变。他的责任的观念和他的怯懦的心理

斗争，这种可怕的斗争太痛苦了，使得他，看不清他自己，也看不清别人了。府第里的钟声，刚才响了九点三刻，他还不肯有所动作，于连对于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他暗自说道：“等十点钟来到后再说吧，这个千金难买的时光，绝对不能把它放过。我定要履行我的计划。我整日所憧憬着的，所追求的，一定要在今晚上实现；否则宁可回到我自己的寝室里，打出自己的脑浆来。”

在等待与焦急里，于连的过份紧张的激情，使他几乎失去知觉。终于传来了十点钟的钟声，飘过他的头上，这命运的钟声每敲一下，在于连的心头引起一个回响，他的肉体也不由得不跳动一下。

后来，十点钟敲最后的一下了，在他的心里起着更大的回声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去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握紧。但是她的手立刻就缩回去了，于连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本能地又把她的手抓着。他在无限的感动里，他还感觉到他握着手，冷得象冰霜一样，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打击。他拼命地把这只手紧紧地捏着。……

他的心浸润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瑞那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已经完结了。……

〔法国〕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4月第1版。

3 【横心】

A. (米海伊尔由于参加革命的哥萨克队伍被镇公所判做苦工，到一个牧场去当了马倌。一天晚上，米海伊尔禁不住马倌索尔达托夫的盘问，暴露了自己的信仰。索尔达托夫威胁米海伊尔说要去报告，米海伊尔急了。)

“他会报告……他会胡说一通。他们把我关进监狱……不肯再送我上前线去啦——这样就不能再跑到自己人那边去啦。完蛋啦！”珂晒沃依的心凉了，他的思想一面寻觅着出路，一面拼命地翻腾着；思想就象一条鱼被退潮的水给搁浅在岸上，回不到河里去，所以就在一个小坑里拼命翻腾似的。“杀死他！立刻掐死他……非这样不可……”他的思想已经随着这个突然而来的决心，找到了解释的理由：“我就说，他扑过来要打我……我就抓住他的喉咙啦……我就说并不是故意

的……因为太激动啦。”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B.（两个小青年把半扇猪肉低价卖给吴越，付钱的同时，另一青年写了张小条，画了一个骷髅，并写道：“我们只谋财，不害命。这是病死的猪肉，最好别吃！”）

吴越咬牙切齿地骂出了声。他的脸变得煞白，脑海里迅速变幻着那两个家伙诡譎、嘲讽的笑。现眼了，废物点心，“栽”在两个混小子手里！他不服，提刀冲到门口，三轮车早已踪影皆无。只有太阳象火镜似地闪眼，夏日的尘灰呛嗓子，树叶里的蝉“知了知了”地嘲弄他。晦气！倒霉！有眼无珠！他骂自己，刀在空气中用力画个弧，又丧气地垂下来。

他回到小棚子里，把纸条揉烂，扔在地上，踩了一脚。……

看样子，一定是那青年在病猪将死的时候，插了一刀，放了血，血的颜色倒还新鲜。那么，是什么病呢？算了，吴越想，管他三七二十一，把病死的猪肉绞碎，塞到包子裡！不不！这可真够损了，缺了八辈儿德。

他把地上纸条重新拾到，撕得粉碎，往空中一抛——啊！那碎纸片分明是撕掉的一元、两元、五元人民币啊！钱，应该塞入“魔匣”的，“魔匣”应该涨满了的，可是这会儿……他伸直了脖子，朝棚子外头望去，兜售鲜果鲜菜的老农，有人朝这望哩！干饮食这行哪能误了时？你这没蒸包子，人就跑到别的地方抹油嘴去了。别犹豫了——笨蛋！吃了病死的猪肉馅包子，出不了人命！反正没人知道，面缸里又没藏着大侦探，何必心里打鼓？对，下回绝不干了。横下心，要成气候就得横下心！他那青白脸儿兀自红了，凸起的眼珠儿烧起来，充了血。他要力挽败局，对，只记得目的而缺少手段的人，他瞧不起。对不起了，顾客同志们！他要把病死的猪肉绞碎塞进包子裡去。

〔中国〕韩静霆《市场角落的“皇帝”》，见《中篇小说选（1）》第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三六 犹 豫

1 【犹豫】

A. (小丑朗斯洛特·高波想逃离夏洛克家。)

要是我从我的主人这个犹太人的家里逃走，我的良心是一定要责备我的。可是魔鬼拉着我的臂膀，引诱着我，对我说，“高波，朗斯洛特·高波，好朗斯洛特，拔起你的腿来，开步，走！”我的良心说，

“不，留心，老实的朗斯洛特；留心，老实的高波；”或者就是这么说，“老实的朗斯洛特·高波，别逃跑，用你的脚跟把逃跑的念头踢得远远的。”好，那个大胆的魔鬼却劝我卷起铺盖滚蛋；“去呀！”魔鬼说，

“去呀！看在老天的面上，鼓起勇气来，跑吧！”好，我的良心挽住我心里的脖子，很聪明地对我说，“朗斯洛特我的老实朋友，你是一个老实人的儿子，”——或者还不如说一个老实妇人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的确有点儿不大那个，有点儿很丢脸的坏脾气——好，我的良心说，“朗斯洛特，别动！”魔鬼说，“动！”我的良心说，“别动！”

“良心，”我说，“你说得不错；”“魔鬼，”我说，“你说得有理。”要是听良心的话，我就应该留在我的主人那犹太人家里，上帝恕我这样说，他也是一个魔鬼；要是从犹太人的地方逃走，那么我就要听从魔鬼的话，对不住，他本身就是魔鬼。可是我说，那犹太人一定就是魔鬼的化身；凭良心说话，我的良心劝我留在犹太人地方，未免良心太狠。还是魔鬼的话说得像个朋友。我要跑，魔鬼，我的脚跟听从着你的指挥；我一定要逃跑。

[英国]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3)·威尼斯商人》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 (罗普霍夫离开薇罗奇卡去梁赞后，薇罗奇卡内心痛苦。她想去梁赞看他，但又委决不下。)

不错，她要去梁赞。她要去，非去不可。但是他的信呢？他的信上会写些什么？不，为什么要等这封信来了才作决定？她知道它的内

容。不过还是应该等他来信后再决定。为什么还拖延呢？她要去。是的，她要去。她想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足足想了三四个钟头。可是玛莎早已饥肠辘辘，这是第三次叫她去吃中饭了，而且这一次与其说叫她，倒不如说是命令她。也好，这可以使她分一分心。她想：“可怜的玛莎，我让她饿得好苦。”于是说：“您不必等我，玛莎，——要不等我，您早就吃过了。”——“这怎么行，薇拉·巴夫洛芙娜？”接着她又想了一两个钟头：“我要去。对，明天就去。但是我得等他来信，因为他这样请求过。不过无论信上写些什么，——我本来知道他会写些什么，——无论写什么都一样，我反正是要去。”她把这件事想了一两个钟头；她一个钟头想的是这个，两个钟头还是想的这个吗？不，她想的虽然是同一件事，可是她还想到了六个字，简简单单的六个字：“他不愿让我去，”她越来越紫心于这六个简单的字，直到太阳西下的时候，她还在想原先的事和这六个简单的字；正当讨厌的玛莎又进来请薇拉·巴夫洛芙娜喝茶以前，从这六个简单的字突然引出了另外五个简单的字：“我也不愿去。”讨厌的玛莎来得正好！——她赶跑了这五个新的简单的字。

但是好玛莎只是暂时赶跑了这五个简单的字。最初它们不敢亲自露面，却送来一句反驳自己的话：“不过我应该去，”它们送来这句反驳的话，目的只是想在它的掩护下让自己卷土重来；跟反驳同时，又出现了起初那六个简单的字：“他不愿让我去，”同一瞬间，六个简单的字又变成了五个简单的字：“我也不愿去。”她想了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以后，这六个简单的字和这五个简单的字竟按照自己的心愿，开始改变原先的字、最主要的原先的字了，于是“我要去”这三个最主要的字变成了“我要去吗？”四个字，字面虽然差不多，意义可大不相同。字句的出现和变化便是这样的！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佩特罗来乡村探望女友，晚上和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夜深人静，他要不要凑过去和她同床共眠呢？他下不了决心。）

她的小床是白色的，象医院里的一样，放在窗户旁炉子的另一边。

佩特罗匆忙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被单是新洗的，有点潮湿，散发一股令人愉快的肥皂和某种药味。他屏息着，听萨莎如何在炉子那边脱衣服。这是一种多么独特的、不可言喻的情感啊！当你第一次听见一个姑娘在同一房间里，离你三步远的地方脱衣服，而且她在你这个恋人的心目中又象女神一样美丽，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爱的人，你甚至不敢用你的目光去侮辱她那纯洁的半裸的身体……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类的情感，遗憾的是，我们在成年后往往把它丧失了。

佩特罗的心先是紧缩，仿佛凝滞了，而后又开始惊喜交集地急速跳动起来，如同平时碰到生活中神秘不解的大事一样。

萨莎躺下了。

佩特罗屏息不动地期待着什么。萨莎问道：

“你还没有睡吗？”接着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又说道：“晚安。”

他答道：

“晚安。”

佩特罗更加激动了，开始怀着少年的天真，在她的问话、她的叹气和她的祝愿中寻找隐意。为什么她问他是否睡了？即使是最疲倦的人难道能这样快入睡吗？他想起了他那些年长的同窗朋友们的教导，他们肯定地说，一个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坚决和勇敢的。但他们对待姑娘们的坚决态度，常常使佩特罗感到愤怒。

为什么她叹了一口气呢？他回忆了当天晚上她说的每一句话。他重新回忆起她的邀请，甚至在果园他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如何惊奇和慌乱，企图从中寻找出别的含义。他又想起了朋友们对于姑娘们的“理论上的”论断。这些论断曾经使佩特罗感到受了侮辱。因为这件事，他还同自己的一个朋友绝交了。

尽管他十分纯洁，有年轻人的羞耻心，但是他非常明白，归根到底，他们的爱情必然导致他们成为夫妻，他焦急地希望这样。但是萨莎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如果她希望现在成为他的妻子，那就不会让他冒充兄弟了。为人诚实、感情真挚的佩特罗还想不到，他应该表现出勇敢精神，到她那里去。这会惹萨莎生气，损害她的名誉，因为女房东显然还没有睡着。但是他不完全相信萨莎不希望这样，因此他天真地等待她自己来。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1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D.（仅有的一点积蓄已被侦探抢空的祥子，想去空无一人的曹宅偷点东西，但又犹豫不决。）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怎知道别人不去偷呢？那个姓孙的拿走些东西又有谁知道呢？他又坐了起来。远处有个狗叫了几声。他又躺下去。还是不能去，别人去偷，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穷到这样，不能再教心上多个黑点儿！

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要是夜间丢了东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他！他不但不肯去偷了，而且怕别人进去了。真要是这一夜里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不冷了，手心上反倒见了点汗。怎么办呢？跳回宅里去看着？不敢。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不能再自投罗网。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110—1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周如水爱恋着张若兰，想要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但又没有勇气。）

他觉得他的爱情是纯洁的，甚至是崇高的，他甚至可以拿这样的爱情自豪。于是他很勇敢地上楼，打算到她的房里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说的话。但是他还没有走到她的房门口，他的勇气就渐渐地消失了。他迟疑了一会，才鼓起余勇走到她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两下，过后他又有些失悔。

房里没有应声，也没有响动。他想，她也许没有听见。他待要再敲，然而心跳得太厉害，仿佛身子也颤抖起来，他的勇气完全失去了，他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又禁不住要想她。他要把心好好地镇定一下，但是他的心里又一次燃起了情焰。他愈想压下热情，愈觉得自己的热情差不多要满溢出来了。他必须马上向她吐露胸怀！于是他拿起笔取了信纸，打算写封情书给她。……

信写好了，自己读一遍觉得很不错，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话。然而他再读一遍，想想他本来的用意，又觉得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点也没有表达出来。他一生气就将这几页信笺撕碎了。

〔中国〕巴金《爱情三部曲》，见《巴金选集》第4卷24—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F.（狱中难友为了争得给烈士龙光华开追悼会的权利，他们发起了绝食斗争，这使特务头子猩猩一筹莫展。）

……绝食整整三天了。他没有料到，扣留余新江和刘思扬以后，对方竟根本不再派代表，就突然行动起来。而且，一直没有丝毫让步的表示……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都出乎意料。僵持下去，说不定，就在明天，也许后天，早晨开门放风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躺着几十具，甚至几百具僵直的尸体。渣滓洞会变得找不到一个特别顾问需要的活生生的人质。

被迫接受条件？这是中美合作所前所未有的事。

可是，听任几百个人质集体自杀，将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

如果将来清查起来，岂止是“玩忽职守”的一般罪名而已？到那时，不仅是自己，就是上司徐鹏飞和整个西南特区，也难免不受严重的处分。要是特别顾问一旦震怒起来，那……

前两天，他担心政治犯的反抗情绪终会爆发成为可怕的暴动。他日夜加强警戒，严密地防范着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可是现在，他发现监狱里还有比暴动更难对付的事件。如果是暴动，他还有权命令开枪，可是现在连开枪也没有用。

权衡轻重，也许，赶快接受条件倒是一条出路。不过，他怎么能够贸然这样决定？猩猩望着手边的电话机，想大胆向二处请示，但又久久地踌躇难决。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2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G.（战场上义军告急，“童子军”奋勇请战，高夫人见此情景，

凄怆难忍，下不了决心。)

看见这情形，高夫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她实在不忍心使这些孩子们投入沙场。这些孩子们，谁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谁是阵亡将士的子弟，她差不多都知道；绝大部分孩子的大名和乳名她都能叫得出来。三四年来，她亲眼看着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从流鼻涕的、又瘦又弱的小娃儿长成了十五六岁的、体格健壮的半桩孩子；有的，从听见喊杀声吓得啼哭的胆小鬼锻炼成勇敢的小战士，立过功劳。她经常为这些孩子们的衣服操心，为他们的病痛操心，而孩子们也把她看成自己的母亲一样。几个月来，因为几次意外的遭遇战和一次官兵直冲老营，使孩儿兵在英勇壮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两三百人。她为这些阵亡的孩子们暗暗流过许多泪。她怎么能够下这个决心，派孩儿兵跟双喜一同前去？再说，按照闯王的命令，不到万不得已不许派孩儿兵上阵厮杀。如今算不算到了必须使用他们的时候呢？……

“让我们去！让我们去！让我们去杀败官兵！”孩子们在马上一片声叫着，有的激动得脸颊和脖子通红，而战马也在焦躁地蹬着蹄子。

高夫人没有做声。她望望远处战场，回头来望望在马上招展的、绣着“童子军”三个字的粉红色半旧绸旗，望望孩子们，下不了决心。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17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版。

2 【三心二意】

A. (方罗兰同浪漫小姐孙舞阳的暧昧关系，造成了他与夫人梅丽的感情裂痕。)

十分钟后，方罗兰满载着苦闷走回家去。他心里一遍一遍念着孙舞阳的那番话语；他想把平时见的孙舞阳的一切行动言论态度，从新细细研究。但是他的心太乱了，思想不能集中，也没有条理。只有孙舞阳的话在他满脑袋里滚来滚去。他已经失去了思考和理解，任凭火热的说不出的情绪支配着。这味大概是酸的，但也有甜的在内，当他

想到孙舞阳说信任他又安慰他拥抱他的时候。

晚上，似乎头脑清明些了，方罗兰再研究这问题。可爱的孙舞阳又整个地浮现在他眼前，怀中温暖地还像抱着她的丰腴的肉体。虽则如此，他仍旧决定了依照孙舞阳的劝告。太太不肯了解，又怎么办呢？这本不是方罗兰要离婚，而是太太。孙舞阳显然没有明白这层曲折。太太不是说过的么？除非是孙舞阳死了，或是嫁了人，才能消灭她的怀疑。死，原是难说的，但孙舞阳不像一时便会死；她一定不会自杀，而城里也没有时疫。嫁人呢，本来极可望，然而现在知道无望了，她决不嫁人。在方罗兰尚以为太太的话不过是一时气愤，无理取闹，可是这几天他看出太太确有这个不成理由的决心。所以孙舞阳的好意竟无法实行，除非她肯自杀。

当下方罗兰愈想愈闷，不但开始恨太太，并且觉得孙舞阳也太古怪，也像是故意来玩弄他，和太太串通了来玩弄他。他几乎要决心一面和太太正式离婚，一面不愿再见孙舞阳。但是主意向来活动的他，到底不能这么决定。最后，他想得了一个滑稽的办法：请孙舞阳自己来解决太太的问题。

于是方罗兰像没事人儿似的睡了很安稳的一夜。

[中国] 茅盾《蚀·动摇》，见《茅盾全集》第1卷
215—2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 (大革命的失败使青年革命者林白霜陷入迷惘，犹如患了不能分辨各种颜色的“色盲”。他疲倦了，妄想在恋爱这一“绿色的小岛”上小憩一下。)

林白霜微微一笑，嘴角边现出两个酒窝。他拿起自来水笔，在空白的信笺上写了“蕙芳”二字，忽然在他眼前，浮出个颀长细腰的倩影，一副略带幽怨气氛显露出胸中的委屈的眉目。林白霜手里的笔，不知不觉就停下来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他的心里响：“她不是更可爱么？而且她的性格不是你所更了解么？”像是回答这隐秘的呼声，林白霜的头点了一下。更可爱，更了解，他不否认。然而近来是和她更疏远这事实，也不能抹煞。他放下笔，站起来，在房里踱着；他搜求那日渐疏远的原因。于是活泼的圆脸，娇憨的笑声，滔滔不绝的大

胆的话语，又一齐奔凑到他面前，包围了他；并且恍惚还嗅到了醉人的暖香，最后显现在他幻觉上的，是燕子似的连翩飞来的九封信。

“因为这一个活泼，容易和你亲热，所以弄成了反到疏远着那一个么？”

这样的自问着，林白霜忍不住苦笑了。写回信的意思，暂时被搁起来了，他忙着比较这两个意中人了。

〔中国〕茅盾《色盲》，见《茅盾全集》第8卷
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C。（青年丙仍爱着自己的妻子桂，然而表妹对他却更具魅力。他把前者当作“散文”，而把后者当作“诗”，两者对他的冲击使他陷入惶惑不安的矛盾之中。当他再次和桂“沾染”以后，这种道德与感情的交战就更剧烈了。）

多色的轻烟和飘浮不定的金星，尚挂在青年丙眼前，象东洋式的烟火。他觉得身下的床架还是在渐渐地渐渐地向上浮；他又觉得软瘫无力的四肢还是沉浸在一种所谓晕眩的奇趣里。同时也有个半自觉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脑膜上掠过：比从前何如？近来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时，总忍不住要发生这个感想——妥当些说，是追问。他在晕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识地这样自问。然而每次都使他吃惊的，是永不曾有过否定的消极的答案。他委实找不出理由来说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认每次的经验都和第一度同样地甜美，同样地使她酥软，使他沉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时还有些新鲜的惊喜的探险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说不明白的神秘的美感，这在第二度时已经褪落至于几乎没有，现在则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这一点，他总不免有些惆怅；他称这第一度为“灵之颤动”，称以后的为“肉的享宴”。

“再给我一次灵之颤动罢，——如果能够再有那样一次，够多么好！”

这样的话，青年丙也曾对桂说过。现在他已经企图要在表妹处觅取所谓“灵之颤动”了，但是间或想起了桂不无歉然的时候，他仍旧自以为假使桂能够给他“灵之颤动”象第一度那样，或者他未必“多此一举”，再舍近而求远罢。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书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阵惶恐的情绪蓦地兜上心来了。玫瑰花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靥，而花柄上的刺，也仿佛就是表妹笑中的讥讽。他赶快转过脸去，暗暗噙了口气。“我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么？”他忍不住自问。他的在此等时的第一念大都是属于桂，他觉得既然已经全心灵爱着表妹，就不应该再和桂有往来；仍旧接受桂，便是欺骗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论；但现在还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负了她罢？”青年丙十分真诚的忏悔。此时他不但没有憎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怜她了；他痛骂自己是堕落到极顶的懦夫，他承认自己的态度是两面欺骗。

他自暴自弃似的翻过身去，把脸孔对着墙壁。他的心头像压着一块铅，他的眼眶有些红了。他痛苦地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果然不配爱表妹，也不配被桂所爱。他认识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没有向善的决心，也没有作恶的勇气。他直觉到自己将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他恍惚看见表妹冷冷地掉头自去，他又看见桂怒容戟指向着他。

青年丙瞿然一跳，两眼睁得大大地，什么幻象都没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来拭去了额上的几滴冷汗，较为镇静地反省着。暂时怔了半晌，空荡荡地毫无感念，然后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绪，他从桂的“怒容戟指”想到了桂近来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对于桂的态度。他在心里分辩说：“从前爱她，现在不爱她，这在道德上成问题么？说是现在既不爱她，就不应该再和她有沾染么？不错！然而她自己要来苦苦地缠住我，又有什么办法？说我拥抱她的时候却在想念别人，便是欺骗的行为么？但是她却赖有此欺骗而感到快乐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骗也该不算坏事罢？而况不是我居心要欺骗她。这是她迫得我不能不欺骗呀！”于是青年丙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也轻松了许多。他翻过身去，突然那艳丽照眼的玫瑰花束又引起了他的不安；一大串问题像乱箭似的攒在他心头了：“可是这岂非成了欺骗表妹么？这该不会使表妹也感到快乐罢？欺骗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是坏事，但在表妹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罢？”于是他觉得已经损害了表妹的什么权利；似乎他从表妹那里偷了什么东西转给了桂了。

他反复自问，又自己作答；他刚以为自己的一切行动并没损害了谁，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实在是主观的自解嘲，别人家决不会如此存想的。再过一会儿，他又勇敢地确信自己的不错，并且以为别人家

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惘地机械地想着，尽绕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后来不再能思索，只有“正”“反”两个观念在脑膜上霍霍地闪烁。

〔中国〕茅盾《诗和散文》，见《茅盾全集》第8卷
9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三七 专 注

1 【留意】

A.（在舞殿里，祐三目不转睛地望着—群少女。）

坐普通席的孩子们向招待席蜂拥而来。以这些孩子的襁褓衣装为背景，少女们的长袖和服就象泥潭里的一枝鲜花。

阳光透过杉林树梢，洒在舞殿的红漆大柱的柱脚上。

一个象是跳元禄赏花舞的艺妓，从舞殿的台阶上走下来，同幽会的情人依依惜别。祐三目睹她那衣裳下摆拖在碎石地上远去的情形，心头蓦地涌上一阵哀愁。

她的棉和服鼓鼓囊囊，露出鲜艳的绢里，华丽的内衣隐约可见。这下摆酷似日本美女的肌肤，也象日本女性的妖艳的命运——她毫不珍惜地把它拖曳在泥土上，渐渐远去，艳美得带上几许凄凉，漾出一缕缕纤细、悲怆、肉感的哀愁。

〔日本〕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小说选》第357—35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B.（万俵大介在为死去的儿子铁平烧香。）

他这样过长时间的合掌，谁的眼里都会映现出这位父亲失去长子接班而沉浸在哀伤之中的形象。但是，万俵大介觉察到有个男子汉在他背后把平静而却是严厉的目光投向了自己。那就是经过自己多次策划、结果被自己排挤掉的大同银行三云总经理的眼光。大介挂着一副沉痛的面孔烧香完毕，象要避开三云的视线，转过身来催促宁子去烧香。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下卷第3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2 【凝视】

（薇罗奇卡的父亲给她的小弟弟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名叫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最初几次来上课并未见到薇罗奇卡。这天晚上偶然碰到了。）

沙发上坐着两个熟人：学生的父母；母亲旁边的椅子上是学生，但是稍微远些的地方有个陌生人——一位苗条的、相当黑的姑娘，黑头发（“一头茂密的好头发，”他想），黑眼睛（“眼睛也漂亮，甚至于很漂亮，”），一副南方人的脸型（“好象是小俄罗斯人；也许不如说是高加索人脸型；还好，脸很美，就是神情太冷漠，这可不象南方人了；身体也结实，如果人们都象她这样，我们学医的尽可以减少些了！对，她那红喷喷的脸色很健康，胸脯也宽阔，——它永远不会接触听诊器，她要是踏进社交界，一定能引起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对她不感兴趣。”）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凝神】

A.（农民连夜抢割地主宋贵堂的麦子，林道静登上地主家的高房顶瞭望这壮观的场面，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

多么美妙的夜晚，多么凉爽的天气，多么迷人的繁星呵！道静站在高高的砖房上，倚在垛口当中，表面上，她非常安静，好象是个不大懂事的女孩子，似乎带点诗意地欣赏着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夜景。可是她心里却沸腾着、激动着，她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西边的田野——这是灯光最繁密的所在，也是奋起的农民集聚最多的所在。她的眼睛似乎想要透过这黑暗的夜的幕布，一直看到那些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们的兴奋的脸……然而，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多么想飞出这个牢笼去和他们一起挥舞起镰刀，然而，她却不能动，更不能参加。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3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B.（国家的存亡与大家庭的负担，使瑞宣无暇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母亲。这一日，他从外面回来，看着树下站着的母亲……）

老太太在枣树下面，看树上刚刚结成的象嫩豌豆的小绿枣儿呢。瑞宣由门外回来，看到母亲在树下，他觉得很新奇。枣树的叶子放着浅绿色的光，老太太的脸上非常的黄，非常的静，他好象是看见了一幅什么静美而又动心的画图，他想起往日的母亲。拿他十几岁时或二十岁时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一比，他好象不认识她了。他楞住，呆呆的看着她。她慢慢的从小绿枣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她的眼深深的陷在眶儿里，眼珠有点瘪而痴呆，可是依然露出仁慈与温柔——她的眼睛改了样子，而神韵还没有变，她还是母亲。瑞宣忽然感到心中有点发热，他恨不能过去拉住她的手，叫一声妈，把她的仁慈与温柔都叫出来，也把她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与一切都叫回来。假若那么叫出声妈来，他想自己必定会象小顺儿与妞子那样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没有叫出来，他的三十多岁的嘴已经不会天真的叫妈了。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517—51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理学先生黄宜庵满肚子男盗女娼，却禁止女儿贞妹子同裸着乳头喂孩子的妇女交谈，更担心隔壁官仓里飞过来的污秽语言被女儿听到。实际上，倒是他对那些秽语心领神会，因为他本来就是此中老手。）

“该死！”他在肚子里说。“这是些什么人？……哼，‘小江平’！”

他伸着脖子，庄严得动都不动一下。只打眼角里瞟贞妹子一眼。还好，她不知道这一套。

什么地方有蚊子哼着，似乎还带着点颤动。这艘船的肚子里一个劲儿——Gung, gung, gung, 跟那哆嗦着的哼声合着拍子。

正在这时候——隔着板壁透过来“嘿！”的一声：听去活象是女人的尖喉咙。跟手还吃吃地笑着，那声音仿佛是给拚命压制住的。

黄宜庵老先生全身发了一阵紧，感到有个软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脏。他两腿伸直一下又弯了起来。

“唉！……”热着两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气，斜了贞妹子一眼。

那十六岁的女孩子专心在那里对付她的绒绳衣，两手灵活地动着。她对那些离奇古怪的响声没一点兴味：看来她在学堂里倒还没听到看到那些要不得的事。

“然而那个女人可就……”

他又想到那对肥泡泡的奶子，还想象得到那个：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么有弹性地颤法。

现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到底要不要叫官厅干涉这些事——他是有这种权力的。

〔中国〕张天翼《砥柱》，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下册第66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4 【专心致志】

A.（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安娜及其伙伴都来到了赛马场，赛马开始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和安娜都很专注，但关注的目标却截然不同。）

……

但是正在这时骑手们出发了，于是一切的谈话都停止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也静默下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把视线转向小河。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对于赛马并不感到兴趣，所以他没有看骑手们，而只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观众。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她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息着。他望了望她，连忙回过头去，打量着别人的面孔。

“但是这里的这位妇人和旁的妇人都是一样很兴奋呢，这是非常

自然的呵，”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极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眼睛被牵引到她的身上去了。他又打量了她的面孔，竭力想不去看那明白地写在那上面的东西，可是终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带着恐怖，在那上面看出了他所不愿知道的东西。

顾佐夫列甫在小河旁第一个堕下马来使所有的人都激动了，但是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在安娜的苍白的、得意的脸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堕下了马的那一个。当玛霍丁和渥伦斯奇越过了大栅栏之后，在他们后边的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而一阵恐怖的叹息声传遍全体观众的时候，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看出安娜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不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但是他更频频地，执拗地注视着她。安娜虽然全神贯注在飞驰的渥伦斯奇身上，却觉出了她的丈夫的冷淡的眼光在旁边盯着她。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彼尔和爱伦并肩坐在一起，他深知人们表面上彼此谈笑、吃喝，但注意力却在爱伦和他身上。他感到恐慌、无奈。）

他觉得，引起大家的注意，被人看作幸运的人，并且，以他那不漂亮的脸，被人当作占有海伦的巴黎斯来看，是一种难为情的事。

“不过没有疑问，这件事从来是这样，必得这样！”他安慰自己道。

“况且，这是由我弄成的吗？这是怎样开始的呢？我同伐西里王爵从莫斯科来这里。那时什么都没有。那末我为什么不应当住在他家呢？随后我同她斗牌，拾起她的手提袋，跟她坐车出去玩。那是怎样开始的呢，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随后他忽然觉得，那末异乎寻常的漂亮的不是她，乃是他，所以他们都那样看他，受了这一致的赞美的鼓励，他挺起胸来，抬起头来，为了他的好运气欢喜。忽然间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第二次对他说一点什么。但是彼尔是那么聚精会神，他听不懂说的是怎么了。

“我在问你……，”伐西里王爵第三次说道。……

伐西里王爵含笑了，于是彼尔看出每一个人都对他和爱伦含笑了。

“得，假如你们大家都知道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彼尔想道。“有

什么关系呢？这是事实呀！”……

……伐西里王爵又说一遍道……

“人怎末能谈或想这一类的琐事呢？”彼尔想道。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显然，她此刻关注的是她内心的事情。）

我突然中止了想要用手指敲敲玻璃窗的举动，凝视着她的表情；她这种神情，就仿佛刚刚忍耐住威胁着她的什么东西，这恐怕连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只是在那里呆呆出神……我心神紧张地望着她这种陌生的神气……突然，她的脸现出了明朗的表情，仰起脸露出微笑，她看出是我了。

〔日本〕堀辰雄《起风了》第270—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D.（少剑波接受了带队进剿土匪的任务以后，深夜制定作战计划，从战斗回忆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

夜深人静，只有虫声唧唧。少剑波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数不清的思绪，反复地交集在他的脑海中。严重的任务，极大的光荣，小分队怎样组织？林海！无边的林海！匪徒！凶残的匪徒！百姓！善良的百姓！何政委、田副司令的谆谆叮嘱。……最后，他爬起来，走到桌边，拿起钢笔，把夜明表搁在桌子上，开始写他的作战计划。笔声喳喳，表声滴滴，伴着这位年青的指挥官。他沉思着，写着。有一个什么难问题使他很久地写不下去了。突然，他把笔向桌上一放，笔正碰在张开的金表壳上，发出锵的一声响，这响声是那样的亲切悦耳。剑波的目光即刻盯向这对从一九四三年就和他结了交情的“朋友”，他良久地凝视着，好象要在这对不平凡的“朋友”那里找到答案似的。看着，看着，他的思潮进入了漫长的回忆中。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三八 分 心

1 【分心】

A. (塞巴士蒂安人在教室,心却飞到了远方。)

可怜的塞巴士蒂安双手托着脸,眼睛死死地盯住老师,拚命念着那些记不住的动词变格。一个同学十分意外地敲了一下音叉,在安静的教室里音叉不停地震动发出哀怨和忧郁的颤声。

这不是树林中小鸽子伤感时的哀鸣吗?塞巴士蒂安想。他已无法约束那越过窗户朝着他所热爱的土地飞去的想象力。他面前已不再有变格,而是一幅幅画面:神秘清新的树林,遥远的伐木的声音和紫鸽十分凄凉却又十分悦耳的哀鸣。他接着想:我种下的玉米会长多高了?他眼前即刻出现了一片辽阔的玉米地,株株玉米都长得有十五岁的小伙子一般高。他甚至仿佛看到微风怎样在那绿色的海面上吹开层层涟漪。听到风抚长叶时的唰唰声。玉米田渐渐消散逝去。

[哥斯达黎加] 卡门·丽拉《不愿变白的一双手》。

B. (安东尼奥害怕死者的直勾勾的目光,努力躲避着它。)

他望着大胖子,大胖子的嘴正在一张一合地唱着亡者祷文。

假使这只苍蝇飞进大胖子的嘴里呢?……可是老太婆的眼睛总是盯着他,费洛民纳的眼睛却没有离开过那个胸膛。

“恶鬼老太婆;她还监视着她的女儿……她还没有死呢……”

“什么?……”旁边一个人问。

“没有什么……我没有说什么。”

(大胖子继续唱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跟着大家一起念;

“为她祈祷。”)

毫无疑问,这只苍蝇一定要飞进大胖子的嘴里。苍蝇正要飞进去的时候,大胖子闭上了嘴。苍蝇继续飞着。它停在大胖子的鼻子上,等待大胖子再张开嘴。嘴张开了,可是苍蝇已经飞了一个大圈子,飞到房间的另一端,停在亚尔明达身上。黑人费洛民纳在椅子上不安地转

动。安东尼奥开始幻想亚尔明达的胸膛是个什么样子。你说她的胸膛刚刚隆起，事实上在胸衣下面已经像圆球一样了。苍蝇恰好停在胸膛上，正在左乳的尖端。她没有用奶罩，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她为什么哭呢？安东尼奥想……她有一双大眼睛，睫毛很长。一下使她浑身颤动的呜咽几乎使一只乳房突破胸衣。苍蝇逃走了。苍蝇飞到死者的脸上。死尸臃胀得太大了，桌子简直搁不下！死尸的脸变得非常大，皮肤变成绿色，眼睛突了出来。可是为什么她这样望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他干了什么坏事？他连亚尔明达那边也不望了（黑人费洛民纳却不然，他的眼光像把亚尔明达吞下去似的）。那么死者为什么还紧紧地盯着他，不肯让他安静点儿呢？

〔巴西〕若热·亚马多《拳王的觉醒》。

2 【心猿意马】

A.（贵族小姐玛特儿疯狂地爱上了平民青年于连。她在去听歌剧时，希望能遇上于连并叫上他一块儿去，但未能如愿。坐在剧场的包厢里，玛特儿一边听着歌剧女主角赞颂爱情的歌唱，一边想着于连。）

自从她听见这个伟大的歌曲的时候起，世界上的一切在她心里都消逝了。别人向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她的母亲抱怨她，她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望着她的母亲而已。她的欢乐达到了一个高潮，她的热情和于连近几日来对她的强烈的欲望可以相比。神圣的和谐的乐章，歌颂爱情的格言的音调，她觉得是那样适合于她的处境。她所有不直接想念于连的时候，都被这歌声吸引住了。因为她对于音乐的爱好，那天晚上，她到了德·瑞那夫人过去想念着于连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毫无疑问的，幻想的爱情，比较真实的爱情，来得更活跃。但热烈的时光是短促的，它太了解它自己，它不停地批判自己，它绝不会使思想走错路，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思想制造起来的。

〔法国〕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4月新1版。

B.（苏菲娅内心飘忽不定，不能安心。）

她想集中心思读一点书，不让自己往那方面想。可是每次都是书本在她面前摊开着，而她的脑子却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时，她总是生气地把书本合上。心想：“我这是怎么啦？难道是什么恶魔缠身，要把我引入歧途？我明明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呢？”她发誓一定要把这块心病去掉。

可是，迷恋于爱情的人的誓言就象是胆怯者要求决斗一样，一听见对方的挑战就吓得退缩了。苏菲娅虽说也想把维奈忘掉，可又担心维奈会把她忘掉。只要有几天没得到他的讯息，她心里就寻思起来：“他把我忘了，他准是把我忘了。要是我知道他的地址，我也许每天要给他写一封信，甚至一天写好几封信。可是他竟连写一封信的功夫也没有。他是在竭力使自己忘掉我。可话又说回来，他凭什么要爱上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女子呢？对他说来，有的是漂亮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忠于爱情的王公的女儿啊。”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20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三九 警 惕

1 【小心】

（“我”时时提醒自己。）

关于这方面，我提醒着自己，尽量讲得要谨慎一些。我觉得就这样离开的话，会失掉极为宝贵的机会。我预感到当我双手狠狠地抓住了由笨重的、用眼泪和血凝聚成的肮脏而真实的肉体时的战栗。在回国之前，如果不能在上海抓住这个软颤颤象猪内脏样的令人恶心的肉体，他永远再也不会在我面前出现了。还必须向前迈进一步！可能命运已经注定我必须向前迈进一步。

〔日本〕武田泰淳《蝮蛇的后代》第39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版。

2 【警惕】

A. (杨晓冬冒着敌人的封锁,深夜潜回久别的故乡。就要见到日思暮想的妈妈了,可又不敢贸然敲门。)

杨晓冬怀着一颗沸腾跳荡的心,走到古家庄村边。为了警惕,他伏在村东口地上,小心地听了半天,确实没有任何动静,才傍着堤坡,向家走去。

家门口,他亲手栽的那棵槐树,已经三手粗了。他双手攀树,爬上墙头,用脚尖试着,轻轻落地,他站到院中了。漆黑的窗户,很象土房的眼睛。看见窗户,犹豫开了:“这房里住的还是她老人家吗?”站在窗外,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敲门好,还是在窗外站着好。这时,听到屋里有响动,仿佛是翻身。接着,翻身的人咳嗽了一声。不论离家多久,杨晓冬完全熟悉这种声音,他毫不犹豫地扶住窗户,低沉地叫了声“妈妈!”屋内静的象空着,显然,把屋里的人惊住了。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4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B. (刘思扬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心想这次“释放”一定是敌人的阴谋。)

他料想到,明天早上,报纸上一定会出现释放政治犯的消息,说什么释放了共产党员刘思扬,把他的名字做为敌人欺骗人民的工具。不行,这种阴谋一定要揭穿,一定要让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人都没有被释放,一定要让群众知道“释放政治犯”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那么,此刻该怎么办呢?是先设法找党,找李敬原同志汇报情况,研究对策,还是先谨慎一点,不立刻去找自己的同志,而首先找新闻界的朋友,发表自己的声明,说明真相,揭穿敌人的骗局呢?刘思扬深思着,忽然一个阴影从他心底升起,一个新的怀疑使他担心起来:如果敌人一方面公开“释放”他,另一方面又秘密地派遣特务跟踪,那么,他走到哪里,就会把危险以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哪里。难道狡猾的敌人不会利用他急于找党的心情,布置更大的阴谋吗?敌人一定会这样做的!刘思扬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无形的,然

而死死盯着他的行动的特务的眼睛。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3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C.（闯王带领败军，深夜在林边酣睡。一支乡兵乘机来袭，只有闯王的乌龙驹发现了这一敌情。）

乌龙驹已经把地上的一堆干草吃得快完了。松了的肚带又感到紧起来了。身上重新感到有力了。但是它仍然低着头，贪馋地继续吃着，并且顽皮地探出头去，在旁边的一匹骗马的草堆上拉了一口干草，逗得骗马掉过屁股踢它一下。它正要还报骗马一蹄子，忽然仿佛听见了什么可疑的声音，立刻停止嚼草，抬起头，向着前方和左右张望，同时两只耳朵机警地左右转动。紧跟着，它似乎明白了有什么危险来到，用力拽它的缰绳。连拽几下，闯王仍没醒来。它连敌人在树林中摸索前进的黑影也看清了，于是愤怒地狂叫起来，跳着、踢着，前铁掌在石头上踏得火星乱飞。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27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3 【警醒】

（杨子荣和孙达得同小炉匠相遇，但一时不能判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一起睡在大树下。）

杨子荣的心老是跳个不止，虽然疲劳得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却总不能睡着。只听得小炉匠躺下不久，便发出了呼呼的鼾声。杨子荣的怀疑，又在随着他那似乎很安静的鼾声而逐渐消逝着。

深夜的寒气彻透了他商人式的棉袍，连特别能睡觉的孙达得也被冻醒了。可是小炉匠依然是呼呼地打鼾。杨子荣心中对这一现象，却又惊又喜，惊的是恐怕这里有匪伙，自己只有两人两枪，力量是过于单薄了；喜的是这个狡猾的家伙的破绽被进一步发现了。最明显的是小炉匠过多的翻身，和他熟睡的鼾声不相称，他翻身时也呼呼地打着鼾。尽管杨子荣有些胆虚，却很兴奋，暗暗一笑，“好！我就来一个‘投其所好’，‘施其所求’。”杨子荣触了孙达得一下，自己便由小声到大

声，打起鼾来，为了装的象，他努力忍受着刺骨的寒冷，不翻身。他心想：“我把你这个狡猾的家伙，我装的比你象得多。”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四〇 放 心

A.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时时怀疑自己妻子的忠诚。当安娜亲口告诉他自己和渥伦斯奇的感情时，他被击垮了。但冷静下来一想，事情总算明朗化了，倒也有一种痛苦中的轻松感。)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的最坏一方面的猜疑，给与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象一个人拔出了一颗痛了好久的牙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象把什么巨大的、比头本身还要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的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能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毒害了他那么久的生活，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于他的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所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却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心肠，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个，一向就看到这个的，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地觉得好象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的，——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证明出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一个错误不可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

但是我和她没有什么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松野偷了书店的书，妻子的责备和自责使他的精神负担非常沉重。终于，他决定将书送回书店，从忏悔和自责中解脱自己。）

他说着便匆匆跑出去了，坐上电车一直坐到书店门口，店里已经是灯光煌煌的了。他的书并不藏在衣襟里，只是握在手中。他走上楼去仍把原书放在原有的书架上。他这件事情就好象大海里起了一个水泡一样，散后便永无痕迹了。

他的身子真轻巧，他甚么顾虑也没有，甚么忌惮也没有，他和燕子一样飞下楼来。在他走出店门的时候，看见东方的天上一颗清白的大星在向他微笑。

〔中国〕郭沫若《万引》，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C.（钱先生把冠晓荷带到桐芳和小文夫妇的墓前，指明了冠晓荷的罪恶，要他杀死大赤包、弃恶从善，然后放了他。冠晓荷松了一口气。）

晓荷看见了城门洞，赶快把衣服上的尘土拍打了去。他复活了，看见了北平城，也找回来自己的体面的姿态。只向洋车夫一眨眼，便把车叫过来，坐上去。进了城，看见了大街，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忘了钱先生的话，连一句也不记得。他心中只盘算两件事：他后悔冒险出城找桐芳的尸身；第二，他起誓，从此不再独自出城。至于对钱先生，他还想不起什么办法，只好走着瞧。有朝一日，钱老头子落在他手里，他一定不能善罢甘休。在西四牌楼，他教车子停住，到干果店买了两罐儿温朴，一些焙杏仁儿。他须回家烫一壶竹叶青，清淡的用点东西，他又到洋货店选了两瓶日本制的化妆品，预备送给所长太太。从此，他不能再和太太闹气。好家伙，要不是跟她犯别扭，哪能有城外那一场？祸由自取，真他妈的！至于杀了太太，或劝告太太，简直是疯话，可笑的很！

含着笑，他回了家。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33—93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D. (电影导演胡正强早已厌烦了他的情人范丹妮，昨晚已把她甩掉，不想今天他们正讨论剧本时，范丹妮打上门来，她交给副导演钟小鲁一封信后，就要求找胡正强的妻子谈话。胡正强感到大祸临头了。)

胡正强已经看完了范丹妮给钟小鲁的信，那上面其实只写着一句话：

“这位林虹，是否适合担任《白色交响曲》中的女主角呢？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他紧张恐惧的心情略略松了一些。《白色交响曲》中的女主角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演员。想不到范丹妮倒能帮他一把。刚才，他在想象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再也不能屈辱下去、忍受下去了！我要揭露胡正强的虚伪！我要把事情都抖出来！我要当着他妻子把事情都讲出来！我要你们主持公道！……范丹妮是怎么回事呢？她今天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突然，他感到一阵轻松。这其实正符合范丹妮的性格。你胡正强不理我？不理就不理，算了，我不稀罕你！我只当是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把过去的一切全忘了！我可以没事人似地为你推荐演员，我还要坦坦荡荡和你妻子认识认识，随便聊聊。我才不嫉妒她呢，我根本不稀罕你！我对你冷淡得很！……

他这样想象着范丹妮的内心独白，虽然不敢完全相信这一想象，但心里负荷毕竟轻了些。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四一 担 心

1 【担心】

A. (由于对爱情的失望，伯莎在即将分娩时，经常为一种莫名

其妙的恐惧情绪所支配……)

当伯莎的分娩期临近时，她完全失去了勇气，经常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情绪所支配。突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她的心消沉了，她狂乱地问自己怎样才能度过这次分娩。她认为她会要死去，不知道要是她死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爱德华没有了她将会怎么样呢？想到他的极大悲痛，她眼里涌上了泪水；但当她心里猜疑她死后他不会极度伤心时，她的嘴唇又带着对自己的怜悯而发抖了。他是一个不管对悲伤或是欢乐都不十分强烈的人，他将不会哭泣，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一两天之内掩盖一下他的欢乐而已，以后他还是会照样欢乐的。她想象他将会欣赏他朋友们的同情。半年之内他就会要忘掉她，留下的也不会是愉快的回忆。她痛苦地认为：他将会再娶。爱德华不喜欢孤独，下一次他无疑会选择一个不同类型的女人，一个在他看来没有她那么冷漠的女人。爱德华不重外貌，伯莎想象她的接位人定会是象汉考克小姐那么其貌不扬，象格洛费小姐那么不修边幅。使她感到嘲弄的是，她知道她们两人中不论谁做他的妻子都比她更适合于他的性格，更符合他的关于配偶的想法。

她不知道她的死是否真会使他非常悲伤。伯莎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而他将同第二个妻子把这些东西统统花掉。她被一种疯狂的妒忌所支配着。

“不，我不会死，”她从牙缝里喊出声音，“我不会！”

〔英国〕萨默塞特·毛姆《克雷杜克夫人》第143—144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B. (摄子对于离婚，存有顾虑。)

不过细想之下，要是闹出乱子，她会多么尴尬呀！仅在两三年以前，摄子还把离婚当作一种非常恐怖的感情。一个人离了婚，便意味着她在社会上缺陷很大的一员，并且意味着她处在不幸而又孤独的境地。不！她害怕离婚，不仅是在两三年以前。丈夫清光到家的前一天，摄子还非常害怕离婚呢。因此，她没有勇气和阿聪一起离家出走。

然而此刻她在想，离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松野镇上的人们一味恐惧的，无非是从现在所处的地位上下跌一步；如果一落千丈，跌

在渊底，那一份热情，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日本〕曾野绫子《爱的破灭》第9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C.（罢工前夕，工人李金贵与妻子邢翠英坐在床上互相拥抱着。他们没有言语，但两个人的心声却在彼此交流着。）

翠英这时候的情绪没有什么言语可以表示出来！劝阻金贵不要去干？不，不，翠英无论如何不好意思把这种意思说出来！党的决定，革命的需要，我哪能以个人的感情来劝阻他？而况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可以，绝对地不可以！这也只好碰运气，也许不至于有什么意外的事情罢，但是，倘若有什么不测的时候……唉！那时我也只有一个死……陪着他死……

翠英想起五年前与金贵初认识的时候，想起与金贵初同居的那一夜，啊，那一夜也曾与金贵如今夜地这样拥抱着，但是那时的拥抱是什么味道？现在的拥抱是什么味道？想起前年金贵因指挥罢工而被捕入狱的时候；想起她害病时，金贵是如何地焦急，而侍候到无所不至的时候；想起金贵对于她的纯洁的真挚的爱；想起金贵有许多不可及的好处，想起……啊啊！好亲爱的黑子！好亲爱的丈夫！好亲爱的朋友！好亲爱的同志……但是明天？唉！没有办法！只好听他去！也许碰得好！不至于大要紧罢？

〔中国〕蒋光慈《短裤党》，见《蒋光慈文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D.（少剑波得知土改工作队被土匪围困，十分担心他的姐姐鞠县长及工作队的安全。）

剑波的心象奔马一样地在奔驰。想着面前的一场厮杀，想着即将拿到手的胜利。忽然他的心一翻，一阵惊恐袭来，思索着、回忆着那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鞠县长：“真的会遭到什么不幸吗？不会的！姐姐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抗战时期在日寇汉奸的屠刀下，历经过多少次的危险，有一次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她都能机警地和群众一道脱了危险。”他的心在拼命驱除这可怕的想象，但是心一翻腾又想到他

所不愿想的情景，“姐姐会不会因为半年来没了敌情而失掉警惕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她手下又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是难以对付这匪盗式的突然袭击的。”想到这里，他感到十分可怕。但他一转念：“两军对阵，对危险的处境丝毫不能期待什么侥幸，只有用智慧用勇敢来转危为胜。”这样一想，他的心翻腾的更激烈，便急催座下马，“快！快！快！快！快投入战斗，只有赢得时间，才会取得胜利，才能保住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们以及翻身了的群众的安全。”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E.（为了与被捕的同志会面，银环被蒲小蔓姑娘冒雨带进了她家的厨房里。银环惊恐不安。）

一个人呆在厨房里，心里十分烦乱，嗓子痒的难受，象有很多小虫儿从咽喉里要向外爬。她挺后悔不该进屋时插门，现在闹的连动也动不了。又等了一会儿，她简直害怕了，怕有人推门，怕人家查问小蔓，甚至怀疑小蔓是不是为姐姐送信的姑娘，自己是不是受骗，是不是会演一出为党丢人的滑稽剧——自投罗网后还把自己关起来。……总之，她在想入非非，她在难挨地渡着自认为时间很久实际上并没多久的时刻。

外面沉重地响了一声，把她吓了一跳，那是天上一个沉雷。

继而身旁吭哧响了一下，她打了个旋转，看到东墙上的小窗户开了。她赶过去要同她所期待的蒲小蔓打问情况。哪里有什么蒲小蔓，代替她的是一位憔悴到可怕程度的老太太。老太太似乎不知道要见面的人从哪个方向来，她神态忡怔地坐在一条长凳上。……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344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 【揪心】

A.（怀孕的李梦竹到昆明来找婚后远离的不合法的丈夫何慕天。）

提着旅行袋，她瑟缩而不安地等在门外，心脏在激烈的跳动着。

谜底将要揭露了，她忽然觉得软弱而胆怯，渴望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甚至希望那两扇门永远不要开启。谁知道门后面有着什么？出于一种第六感，她本能的预感到凶多吉少……何慕天出事了，生病了，死……她咬紧嘴唇，咬得嘴唇疼痛。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鹭江出版社
1985年9月第1版。

B.（意大利在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统治下，紧步纳粹德国的后尘，开始大肆排斥和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年老的诺拉和其他许多犹太人一样面临着悲惨的境地，最后因恐惧而身心交瘁。）

在可能采取的排犹措施中，她最害怕的是在普查中必须申明犹太身份！她想到最近和将来可能接踵而至的各种卑鄙下流的迫害，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想到即将颁布的法令，则吓得不寒而慄。简直不敢想象，她必须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自己致命的秘密，一个自己一直认为是耻辱而隐瞒起来的秘密。她现在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因此怀疑这项法令可能已经颁布实行，甚至怀疑申明身份规定的期限已过，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其实那时任何种族主义法令也没有颁布）。不过她不想打听，更想不到市政厅去申明自己的身份。每天早晨起来，她总要自言自语一阵：“不，我不能去。”然后整天就在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一直到政府机关下班；第二天还是这样，从头开始，如此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她越来越相信，规定的期限早已过去，某种刑罚不可避免地会加到自己身上。她害怕见日历，害怕见到日历上的日期，害怕看见太阳升起。尽管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她却仍旧胆战心惊，害怕自己所担心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她担心市政府、警察局会来传讯她，甚至逮捕她。

〔意大利〕莫兰黛《历史》上册第60—61页，外国
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四二 顾 虑

（解净从政工部门来到汽车队工作，叶芳讥笑她是“单颜色的大姑

娘”。)

解净不敢赞成这种人活一世，吃喝玩乐的理论，可是她也不能反驳，必须先藏住自己的锋芒。叶芳的前半句话倒也引起她心里的共鸣。她也是个姑娘，她也有爱美之心，她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可是她不敢，怕别人说闲话，为这些小事引起群众争议，影响自己的进步多不值得。她有时甚至眼馋叶芳那种毫无顾忌，我行我素的劲头。她不能，她是有很多顾虑的。

〔中国〕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见《中篇小说选》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四三 体 味

1 【体味】

(同妻子感情极为淡泊的魏天贵，眼见韩玉梅离婚了，旧日的情火复燃起来。)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背”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排他性的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销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

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张贤亮《河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1）》
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回味】

（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金佩璋，初遇倪焕之后，心中颇为不宁。）

这一天她在田野间遇见冰如、焕之谈了一阵，仿佛心头粘住了一些什么。这感觉当然不是忧愁烦闷，可是也并非喜悦快适之类；只轻轻地，麻麻地，一种激动袭着她，简直忘不了。在蒋家吃过午饭，又尝了新鲜的粽子，回家时已是下午四点。下意识地告诉嫂嫂道：“刚才看见了哥哥昨天去接来的倪先生。”

待说了却觉这大可不说。嫂嫂虽毫不注意地答应着，她自己的脸禁不住红了。便回到楼上房里，坐下来结红绒绳的围巾。手指非常灵活地扭动着；视线下垂，但并不看针指。她把路上的谈话一一回想起来；自己说的，别人说的，连一个语词都不让漏掉。又特别把自己的话仔细衡量；好象有些说得不很妥当的，衡量过后可又没有。既而想到那个青年的风度：眼光流利而庄重，眉毛浓黑而文雅，口鼻的部分优秀而不见柔弱，……那种温和亲切的声调，那种昂一昂头顾盼自如的姿态……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之8第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四四 相 信

（唐久远在患难中与“我”成了至交。他恢复工作后，虽对“我”有些冷淡，但“我”仍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官”。）

一九七九年春节，老唐夫妇又托人给我们捎了信和一塑料袋蜜饯果脯。当然，信皮上无误地写着：“吕师傅收”，信里再次邀请我们到S市玩，并说上次因为忙于会议，未能畅谈，深感遗憾。看字迹我知

是他亲笔写的，真诚，亲切，平等待人，十分可感。回想起那次不愉快的访问，我也埋怨起自己来，怎么能这样急躁，看问题这样片面和表面呢？忙，难道是人家的缺点吗？关心给首长开车的驾驶员，这也不是坏事嘛。他老婆爱发脾气——是她老婆本人的事情嘛。说来说去，我有把握对他有点非议的也就是关于冰棍的价钱之类——而且我自己也吃了一根，再说，最近中央发了文件，各级又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S市的招待所里，大概不再卖这种六分一根的冰棍了吧？我想，一个社会是不能没有“官”的，把“官”全打倒了，就会到处是大便和蛔虫。那么，谁当“官”呢？我反对赵某人，反对砸烂一切的“司令”和“勤务员”，我自己当不了也坚决不想当“官”，我拥护老唐。那就得体谅人家嘛。三点“政纲”也得给人家实行的时间嘛。我不能象“司令”们那样去迫害“官”，不能象小卜和师兄那样去利用“官”，不能象S市某些代表所说的那样去“顺着”“官”，但也不能象儿子那样去疏远“官”、甚至敌视“官”呀！血流成河，白骨成山，付出了多大代价，好不容易打倒了国民党的“官”，又打倒了“四人帮”的“官”，好不容易咱们的老同志重又当了“官”，如果谁都不去接近他们，不走向他们说心里话，咱们这个国家，咱们亲爱的党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扑哒扑哒掉了下来。过两天我还要去S市，去看老唐和他老伴，带上酒糟肉，带上火候恰到好处的松花蛋。

〔中国〕王蒙《悠悠寸草心》，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2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四五 不 信

（汉奸冠晓荷的家被抄了。当女儿高弟告诉他抄家的是日本人时，这个死心塌地拜倒在日本人脚下的“蛆虫”却不相信。）

他没法不再信任自己的耳朵。可是，他心里还疑惑不定。腿似乎立不住了，他蹲在了地上，用手捧着脸。“不能！”他心里说：“不能是日本人干的！从日本人那方面说，他们给他的太太带来官职，地位，金钱，势力。给招弟带来风头荣誉。从他自己这方面说，他对日本人

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他租下来的房子，转租给日本人；他对日本小娃娃都要见面就打招呼；他对日本军人，老远的就鞠躬，而且度数是那么深；对于恨恶日本人的中国人，他要去报告；对日本人发起的游行与聚会，他永远热心的去参加；对日本人所发明的中国话，他首先放在自己的唇舌上；对日本官员，识与不识，他都去送礼……”想到这里，他出了声音：“不能！不能是日本人！我没有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高弟，你说真话！”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37—93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四六 怀 疑

1【起疑】

A.（刘思扬被软禁在家里，半夜闯进一个姓朱的人，自称代表党组织对他进行审察，但这个陌生人的言行引起了刘思扬的警惕。）

刘思扬陷入深沉的痛苦中了，这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老朱掷还了自己写的声明，是一种明显的威胁，似乎表明：如果不写出机密材料，便根本不考虑自己恢复党籍的申请。这使刘思扬十分为难，并且产生了新的怀疑，他觉得老朱的这种态度，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天亮的时候，刘思扬忧悒不安地来到花园里，作了几下深呼吸，头脑似乎清醒了一些。突然，一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老朱为什么这样急切？他的注意力为什么集中在狱中党的情况上，而不是象他刚来时说的，他的任务是审查自己？为什么要把写不写这份材料和处理自己党籍的问题混在一起？一个明显的疑团，立刻横梗在刘思扬心头。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3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B.（经过激烈的战斗，枪声平静了，张华峰等四名战士在车棚里熟睡了。怎么少了一个战士？这使共产党员张华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张华峰一觉睡到中午，直到太阳晒到他们睡觉的牛车棚子里，才似醒非醒地坐起来。睡得真美，将近二十天里，只有这一觉算是睡得最满足的。他揉开眼睛以后，好似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边一样，身子突然起了震动，心里簇起了一把皱纹。睡在他脚头的金立忠和周风山还在打鼾，睡在他身边的秦守本却不在了，一个对秦守本不信任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动了一下，但紧接着他又驱逐了那个念头，“他家在江南，不会走的。”他心里暗自地说。班长不在，他是班里除了班长杨军以外仅有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心要求他把和他在一起的三个战友照管好，至少，他要使他们三个人一路安全，返回到连队里。他们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努力地约束自己，使他们三个人对他信任，但又不发生他以领导人自居的印象。可是，秦守本他们三个人出于对他的敬重，从班长杨军与他们分别以后，就把他看成是代理班长。防止惊醒睡在他脚头的人，张华峰把身上的毯子轻轻掀起，赤着脚走到车棚外面才穿上鞋子。“秦守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张华峰在车棚子前后走了一圈，又走到水塘边上，看看秦守本是不是洗脸去了？不在，那里只有一群鸭子在水里翻上翻下。他在水塘边捧了水漱漱口，洗了脸，便又皱着眉头，左顾右盼地走回到车棚子里。

〔中国〕吴强《红日》第1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C.（苏辛佳小姐为抗战而被捕后，罗求知为表达对她的关切曾去“优待室”看她。他从王科长那里得知苏小姐的被捕系有“某种关系”，这使他失魂落魄，归途中似有特务尾随。）

平常时候，罗求知总讨厌这条弄堂既长且吵闹；今晚上意外地冷冷清清了，他又感到阴森可怕。并且他又对于那几个难民起了怀疑。“这里从没来过难民……弄堂口的管门巡捕做事很认真，……怎么今天晚上忽然来了，而且像要在弄堂里过夜？”他心里这样猜想，脚下不知不觉增加了速度。等到一堵墙壁挡住了去路，他这才知道奔过了头了。

折回到自己的门前的时候，罗求知又看一个人正在附近张望。这人下身是一条破旧的西装裤，上身却是中式对襟短衫，一顶铜盆帽遮住了半个脸，身材不高不矮。罗求知记不清刚才看见的难民们中间是

不是也有这汉子，但有或没有都不相干，此人之形迹可疑却是确定可信的了。罗求知立刻联想到这几天来街头巷尾谈论的什么汉奸，便偷偷斜眼去看一下。那汉子这时斜倚在相距不远的墙角，侧着头也在偷看罗求知的动作。

罗求知这可着了慌了。他不敢再看那汉子，但又确信那汉子随时会一个箭步扑过来；他巴不得马上就逃进自家的大门，但刚伸手想按电铃立刻又把手缩回，一个新的猜想忽然闯进了他的慌张的脑筋：“那莫不是特务？”

本来，今天下午他和苏子培他们去探视了苏辛佳以后，心里就老是惴惴不安。他老觉得那王科长单独对他说的这些话不但暗示了苏辛佳的事件意外的“麻烦”，而且他自己也在被“注意”之列。而现在他果然已经生了尾巴，这鬼鬼祟祟的汉子果然跟踪他直到家里来了。

这样估量了那汉子的身分，罗求知的第一念是赶快摆脱这可怕的尾巴。他想到如何利用汽车在马路上多兜几个圈子。他待要回身走了，突然福至心灵他又起了第二念：既然已经被这家伙跟到了家了，进不进去还不是一样？而且在王科长那里，不但写下了地址，也告诉了他们，我的父亲就是大华制造厂的罗任甫。躲是躲不掉的，躲也没有意思。

罗求知毅然按了大门上的电铃。他偷眼再看那汉子，那汉子仍在老地方，不过现在是低垂着头了。“这是故意，”罗求知心里想，第二次按电铃，他偷眼再看。啊！那汉子不但又在看他，而且改变了斜倚的姿势为直立，好像马上要有所动作了。罗求知心也跳了，捏着把汗第三次按电铃，他按住了不放，直到大门慢慢地荡开。门还没开得够大，罗求知的身体已经塞了进去。他最后大胆地回头再望一眼，那汉子却不见了。

“证实了这是我的家，自然可以回去了。”罗求知匆匆忙忙走过大门内那走廊的时候，心里又这样想。现在他确定他是被跟踪了，他发现他被“注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了，——这使他陷于绝望的恐怖。

〔中国〕茅盾《锻炼》，见《茅盾全集》第7卷70—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多疑】

A. (维奈的谈话使苏菲娅片刻不得安宁。)

她想，维奈今天为什么又提出这些新的借口？为了他，我甚至冲破了宗教的戒律，可他还是想躲避我，我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莫非爱情之神竟是这般铁石心肠？难道顶礼膜拜也不能博得他的欢心？对母亲的不悦，他过去从未如此挂怀。没有别的原因，无非他对我已经厌倦罢了。男人的心总是变幻莫测的，这又是一个明证。他说配不上我，这话听起来多么不自然！一个如此高尚、如此超俗、如此坦率、如此忠诚的人竟然对我说“我配不上你”！哎！他怎会知道，我对他是多么崇拜，我甚至不配去吻一下他的脚啊。多么圣洁的心灵，多么光辉的思想，多么非凡的牺牲精神！不，他提出这些借口无非是要避开我。他怕我将会成为他脚上的锁链，使他脱离开既定的道路，使他背弃自己的理想。我怎样才能消除他这种疑虑呢？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思索，到了傍晚的时候，她已心急如火，决定当晚即去会见维奈。

[印度] 普列姆昌德《舞台》第41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B. (长生奶奶总疑心儿子阿大把钱都给了他的老婆，所以，乘他们不在时，便开始了搜查。)

那篾箱子可上了锁。长生奶奶手抓着这个冰冷的铁锁，呼吸怪急促的。她眨着眼睛，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扭断它。这把铁锁明明白白是对她的一种侮辱。为什么往日不锁，今天要这么防范着呢？

这时她眼睛一亮：那个烂污辰把阿大孝敬来的洋钱全锁在这里面。阿大辛辛苦苦做生活赚的吃饭钱——全给她做了她的私房。可是做娘的熬了一辈子养大他，问他要一块钱他都得还价。

“好的，好的！”长生奶奶狞笑着，两手放在篾箱子的两角上：她想要摇摇它听听里面的洋钱响声——看到底有多少。可是她摇不动。

她手掌上满是汗，指尖发冷。

长生奶奶常到这里来翻，可是老没发见她把那些货色藏在哪里。

就是这篋箱子她也打开来搜过的。于是她非常失望：难道那个狐狸精没私房钱吗？不过她很明白：阿大瞒着别人给新娘子的钱一定很多。也许烂污屎象她长生奶奶一样——在棉裤腰里有个口袋。

今天可证实了新娘子有私房钱。并且一定不少：裤腰里放不了，就藏在篋箱子里锁着。这一下子可叫长生奶奶更加痛苦了起来，仿佛心脏上给割了一刀。她自己也没想她现在怎么会特别难受，其实这是她早就知道了的事情。

“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她是……她是她是……”

头一阵晕，她赶紧用手扶着床。

〔中国〕张天翼《善女人》，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下册第505—50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四七 醒 悟

A.（林道静为追求革命，愤然离弃了余永泽，但仍扯不断感情的丝缕。白莉苹的一句话刺伤了她的心。）

轻轻的一句话，可把道静刺痛了。她放松了白莉苹的手，低着头坐在椅子上不再出声。她知道她和余永泽之间已经有了一道不可弥补的裂痕，这裂痕随着她对于新生活的奔赴，是在日益加深。可是她可怜他，这种感情，象千丝万缕绊着她，同时，她又认为革命者是不应该关心个人的问题的，于是她忍住了矛盾的痛苦，忍住了一切的不满，希望就这样和余永泽凑合下来。可是白莉苹这句“芝麻粒大的事情”使她恍然若有所悟，她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对于个人问题看得太轻，而是过重；是在一种“不必关心”的掩护下的苟且偷安。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B.（儿子不认父亲，父亲十分惊诧。）

——他不是我儿吗？！他的体态，他的举止动静，他的言语笑貌，他的服装，他的名字，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的，决不能不

是，……那他为什么不认我呢？……他疯了？不，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泰然自若的说笑，他决没有疯。他喝醉了？不，他自幼不会喝酒，每沾一滴酒便要脸红，他决没有喝醉。……那他为什么不认我呢？为什么他远远地看见我，脸上便现出一种回避的颜色？……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吗？……我有什么不配与他当父亲的地方吗？……——他回头追望着辗转地凝想，他渐渐有所觉察的愤怒了。

“呵——？”从愤怒中他失望地呼出一种了悟的声音。

他又紧紧地追看了看，一个发现突然从他的仿佛觉察中跳出，他明白了。他明白他的希望和渴慕，完全被那个摇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颈脖带去。凄然地，悲伤地又转眼看了看那停止的载着草的牛车，自己身上的褴褛的衣服，和那远远行去的玫瑰色的颈脖，嘴中不由地自言自语地说，仿佛又有所畏惧而不敢说出似的吐出半句言语：“是的……，”一个死人般冷湿的冰手的紧捏，他在心头试出，他心头的愤怒，好象有一块磐石压在火山喷口上似的，在他心脏血管中阻闷起来。他痛恨地将两眼逼直地盯住那个摇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颈脖，直到跟在距离上消失了它“光之形”的作用时为止。他始又疑惑地回头来看看自己，看看牛车，看看牛车顶上的青天。他的仿佛惑疑渐渐得到了一种确切解释，预言给他说：绝望便是那摇晃着行去的玫瑰色的颈脖带去的他的希望与渴慕。

〔中国〕尚钺《子与父》，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1卷67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C.（尽管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但以房子作为自己的“庄稼”的金三爷，并未感到对自己有太大的威胁。如今目睹了亲家一家人的惨遇，他才明白了许多。）

及至他看到了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他才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与他毫无关系——他的女儿守了寡，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伤！赶到他和冠晓荷发生了冲突，他开始觉得不但北平的沦陷与他有关系，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漩涡。他说不清其中的始末原由，而只觉得北平不仅仅是一大片砖瓦，而是与他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而具体的事实就在他

的心上与眼前——北平属了日本人，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他们的死亡不仅损失了他的金钱，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险，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在平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现在，他微微的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宽大了一些。他还想不出他是否该去，和怎样去，抵抗日本人；可是，他仿佛须去作一点异于只为自己赚钱的事，心里才过得去。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3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D.（林白霜在爱情的“绿色小岛”上并没得到些须的安宁：赵筠秋一时断绝了音讯，李蕙芳又以游戏式的爱情对待他。这使他决定接受猫脸朋友何教官的恋爱观——爱就爱，不爱就去，不为爱情徒增烦恼。）

很惭愧似的淡淡一笑，林白霜想起自己站在女性跟前时那种腼腆恭恪的神情了。不敢冒昧，不好意思冒昧：这是他和可爱的女子相对时常常感得的本能上的拘束，现在他体认到大概就是这个“太温雅”使他的恋爱失败。为什么不学何教官的直截了当的手段！

新的刺激，在他的胀热的头脑里开始发酵了。冥想的机械加速度运转，他觉得李蕙芳那边并未完全无望，他应该以革命的手段去一试；他郑重地对自己说：

“事业是事业，恋爱是恋爱；做事业应该有粘住了不放的韧力，做恋爱只该依照猫脸朋友的见解：碰到了女子相爱，就直接地去爱她；爱不到时就此丢开；丢不开，放不下，徒然妨碍了做事业的精神和时间，不如不恋爱！”

他骤然跳起来，匆忙地穿衣服，心里更匆忙地盘算如何对李蕙芳表示赤裸裸的意见；写一封信呢，还是面谈？他立即决定写一封信去。他要恳切地说明，一向并没将她当作“中间人”或是“附属物”，他必得要求她给一个明了的最后的答复。

〔中国〕茅盾《色盲》，见《茅盾全集》第8卷136—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四八 陶 醉

1 【陶醉】

A. (顾小莉和她追求的对象李向南一起畅游在北海的游艇上,在云天水色中,她又一次回忆起少年时代同方平在麦垛里搂抱的情景,并由此触发了她眼下在船上的感受。她陶醉了。)

李向南比她高,在蓝天上。他是俯瞰她;她是仰视他。湖水映着天空;天空中似乎也映着湖水。云天模糊。各种色彩、光亮融在一起,她依稀看见童年时的自己在田野上飞跑,鞋掉了,她坐在如茵的绿草地上,脚上滴着鲜红的血,洒下一串红色宝石,方平拿着小飞机跑过来,在他额头上亮着一片春天的阳光。他们手拉手在田野上飞跑,搂抱着在麦垛中躺着,他说他想飞上天,她说她想仰面躺在晃悠悠的小船上,看着天……麦垛变成船,船在湖上划动,她感到湖水在款款地起伏波动,轻轻撞击着小船。她用身体体会着湖水。她渐渐感到自己身体与小船融合为一。她的整个身体就是小船。她的头就是船尾,她的脚就是船头,她的手臂和腿就是船舷,她的胸腹就是船舱,她的肩背和臀部就是船底。她感到湖水温暖、柔软地托浮着她的身体,她感到自己身体的舒展、温顺、多情、湿润。她仰看着天空。李向南在天空中微笑地俯瞰着她,生气勃勃的天空也俯瞰着她。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渴望,她的胸脯、腹部都渴望受到一个有热度、有重量、强有力的压迫。哪怕整个太阳降落在她身上,灼烧着她,压迫着她,她的身体足够宽展、足够温柔有弹性,可以承受一切。她还可以和整个湖水融为一体,和大地化为一体……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8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B. (看到结婚时做的衣装,宁子又入迷了。)

三个全用梧桐木做的衣柜里,装满了她出嫁时特地请京都和服店染制的礼服、会客服和散步服;旁边的两个衣柜里,装着她婚后定做

的衣裳。宁子来这里是为了好好选定一套参加公公十七周年忌日法事时穿的丧服，可是一进了衣裳间，她一直站在出嫁时带来的衣柜前，把那事都忘光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吞吞地掀开罩单，打开了连把手的铜环也都刻有家徽的衣柜抽屉。……

她取出一件又一件用怀纸包装的衣裳——有华丽的会客服，也有穿起来显得年轻的散步服——在和服肩上比试着。刚才同千鹤谈话时那种说不上是哀伤还是痛楚的表情，霎时间消失了。此时此刻，她象一个给玩偶换装的女孩，充满了纯真的美。宁子好象不知道怎样折叠从纸包里取出来的衣服，试了一件随手扔在地上，然后又拿起第二件欣赏。在她周围摊满了华丽的友禅和匹田绸和服，象花团锦簇一般，她更加着迷，已经不知取出第几件了。宁子取出由京都著名染色专家画的白底红梅、飘逸着香气的缎子会客服，眼睛一亮，伸臂套上两袖。这是宁子最喜欢的一件和服。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48—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C. (麻田的作品入选，麻田、庆子两人都隐隐地有一种特别的感触。)

对于向自己祝贺作品入选的庆子，麻田虽然觉得何必来这种客套，但他也很能理解庆子那种赤诚相见的心情。当麻田创作这幅画时，庆子曾帮助他解决过没有画室的困难，现在，他的作品已经高悬在首都的美术馆展览厅里，庆子因而觉得自己也出过一臂之力。对于平时在这条街上活动范围就很狭小的庆子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触。她似乎觉得，自己的世界也忽然扩大了。但她立刻又意识到，必须收敛住这种吸引自己的奔腾的思绪。尽管这样，庆子还是认为，在麻田作品入选的成绩中，自己好歹也出了一分力量，所以难怪她会有一种清风拂面、沁人肺腑的自我陶醉。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1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D. (仲昭收到陆小姐的一封信后，随即陶醉在“幸

福”之中。)

仲昭把这信读了两遍，又拿到嘴唇上亲着。多么甜蜜的一封信呀，给他希望，给他力。虽然因为自己的新闻计划不能立刻全部实现，有负心爱人的期待，不免使他怅然而又颓然，但是一想到爱人是如何地信任着他的能力，便从心底里发出骄傲的笑声来了；虽然总编辑的冷淡的嘴脸不大好受，但是一想到爱人也灼见他的困难，那就已经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了。现在仲昭自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愉快地冥想着陆女士的春装该是如何的轻艳，像她那样玉立亭亭的身段，穿了薄绸的衫子，让和风来吹扬她的襟袂，是多么醉人呀！他又推想陆女士的父亲，该是怎样一个老者，是温蔼的，抑是威严的？他匆匆地翻日历，数着一张一张的纸片，一、二、三……离开陆女士约定的日期还有四天！不管报馆里是否有一天的休息，他是决定去了。他希望这四天并作一天过去，他又希望这四天长到像四年，以便他把第四版改革得十分完善，带了这新成功去，作为贽见。

〔中国〕茅盾《蚀·追求》，见《茅盾全集》第1卷
293—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沉醉】

A. (由于怀疑加京和阿霞不是兄妹，由于对他们“口是心非的怨恨”，恩·恩独自在“大自然的宁静”中渡过了三天，他“完全沉醉”了。)

我完全沉醉在这些偶然得来的印象的平静活动里：印象不断地变化，它们从容地一个接一个在我的心灵中飘了过去，末了只留下一个总的感觉。凡是我在这三天里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所听到的一切，全揉和在这个感觉里，我所说的一切包含着：树林中树脂的清香，啄木鸟的叫声和轻啄声，清彻的小溪的不倦的饶舌，溪流的沙底上游着的带斑点的鲟鱼，群山的朦胧的外形，幽暗的岩石，干净的小乡村和年代久远的古教堂和老树，草地上的鸛鸟，轮子转动得很快的舒适的磨坊，穿着蓝色衬衣、灰色长袜的乡下人的亲切的面容，肥马或者母牛拖着轧轧作声的缓缓的货车，在两旁种植苹果树和梨树的清

馆大路上走着的长头发的年轻过路人……

就是在现在，回想着那些日子的印象，在我还是一件愉快的事。我问候你，德国土地上一个朴素的角落，和你真诚的喜悦，你无处不有勤劳的手的痕迹，坚忍而从容的工作的痕迹……我问候你，愿你平安！

〔俄国〕屠格涅夫《阿霞》，见《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2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B.（为了巴结大赤包和冠晓荷，瑞丰和太太带着礼品来冠家串门，受到主人的极热情的接待。瑞丰似乎有了醉意。）

瑞丰夫妇在冠家觉得特别舒服，象久旱中的花木忽然得到好雨。他们听的，看的，和感觉到的。大赤包亲手给他们煮了来自英国府的咖啡，切开由东城一家大饭店新发明的月饼。吸着咖啡，瑞丰慢慢的有了些醉意：冠先生的最无聊的话，也不知怎么正好碰到他的心眼上，象小儿的胖手指碰到痒痒肉上那么又痒痒又好受。冠先生的姿态与气度，使他钦佩羡慕，而愿意多来几次，以便多多的学习。他的小干脸上红起来，眼睛在不偷着瞟尤桐芳与招弟姑娘的时候，便那么闭一闭，象一股热酒走到腹部时候那样的微晕。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6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倪焕之含蓄而热诚的话语，使金佩璋不觉心醉。）

金小姐非意识地摘下一小片的麻叶，用两个指头夹着在空中舞动，回转身问焕之说：“真的么？我不相信我的话有这样的功效。”虽然这样说，欣幸成功的意思已经含蓄在语气之间，甚至还带着“我的话竟有这样大的功效”的夸耀心情。

“那得每逢我感到烦扰时，金小姐就用名贵的几句话给我开导呢！”是焕之热诚的回答。

这一句话，好象那生翅膀的玩皮孩子的一箭，不偏不倚正射中金小姐的心窝。她喝醉了酒似地，全身酥酥麻麻，起一种不可名的快感；同时，一种几乎是女郎的本能的抗拒意识也涌现了，她知道这一出戏

再演下去将是个怎样的场面，而阻止这个场面的实现是她的责任。她不能说什么，只好遥对着亭子那面的夹竹桃出神。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
8 第1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D. (倪焕之受着爱的滋润，憧憬未来的生活。)

他想他是爱着金小姐了；只看她的一句话，有振起他的力量；他
在她旁边，便觉一切都有光辉，整个生命沐浴在青春的欢快里；就可
知不仅止于朋友的情愫了。虽然这只是初次擎起恋爱的酒杯，而金小
姐这样的对手实在是非常适切，多方选择也难以选到的；更有怎样的
人能胜过他，他简直不能想象。

未来的生活象神仙境界一样涌现在眼前了：两个心灵，为了爱，
胶粘融和为一个；虽只一个，却无异占有了全世界，寂寞烦忧等等无
论如何也侵袭不进来，充塞着的是生意与愉悦。事业当然仍旧是终身
以之的教育；因而两个人共同努力，讨究更多，兴味更多，而成功也
更多。新家庭里完全屏绝普通家庭那种纷乱丑陋的气氛；它是个甜美
的窠儿，每个角落里，每扇窗子边，都印上艺术的灵思的标记，更流
荡着和悦恬美的空气；而其间交颈呢喃的鸟儿就是他同她。

生活的意义不是充分发展自己和享受幸福么？教育是现在正从
事，而且要永远干下去，干得又并不敷衍，总是追求那更合理更有益
于学生的理想和方法；发展自己是庶几乎相近了。假如恋爱又成功，
那末整个生活就象一首美丽的诗，这种幸福的享受，岂是寻常容易得
到的。够了，够了，生活对于他致太多的好意，他大可以自傲地喊一
声“不虚此生”了！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之8 第135—13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 (近来，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使他头晕目眩，不知所
以。)

好些日子以来，一听见小河婉转低回的欢唱，他就感到欣喜若狂，那颗心总是不由自主地怦怦直跳；闻到鲜花散发的沁着蜂蜜香味的芬芳，他会感到如醉如痴，于是默默地让胸中郁积的叹息悄悄地抒发出来，好象他在犯了某个严重的过失时，以此来排解心中的忧愁一样……有时，他嘴里哼着一支悲哀的曲子，什么也不说，只是低低地唱着，仿佛是在品尝什么酸溜溜的却又满有味道的东西似的。

〔墨西哥〕弗·罗·贡萨莱斯《印第安人的婚礼》，
选自《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年8月第1版。

四九 痴 迷

1 【依恋】

A. (贯一曾因为有了阿宫而幸福。)

在这茫茫的世界上，没有骨肉之亲，更没有爱情的温暖，贯一原来是孑然一身，跟荒野中的一块石头没有不同。后来到了鸭泽家里，身受着阿宫的热恋，她那优柔的声音，亲切的双手，还有那一颗温暖的心，贯一是多么的快乐！他感到满足，他对世界再也没有其他的要求了。他有这样一个情人作妻子，也就可以填补生命中的任何不足。对他来说，阿宫是他的母亲，也是他的妹妹，甚至还是他的父亲和哥哥，只要和阿宫在一起，也就享受到了整个家族的团圆之乐。所以，他的恋爱还和普通青年人所经历的一场风流美梦不同，在性质上还远远地超过他们。他把阿宫看作是一个不是任何人可以得到的、普普通通的妻子，甚至可以说对她抱着过份的希望，而且他还深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哩。由于得到了阿宫这样一个人，他的心情真可以说得上是万花齐发，过去荒野上的一块枯石，今天获得了甘露的滋润，只觉得自己是陶醉在彩霞里，安眠在温暖的阳光中。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149—151页，1983
年1月第1版。

B. (佩特罗应邀第二次来探望女友萨莎并结了婚，他们爱恋不

合，这使佩特罗感到十分幸福。)

“萨申卡，我希望你是我的，永远是我的……我希望任何人，任何东西，无论是别离，是战争，还是任何意外事件，什么东西都不能把你夺走，什么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分离。”

她拥抱了佩特罗，使他的脸紧贴在自己的胸部上。

“我将是你的，佩佳。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这种亲近给佩特罗带来了一种特别的幸福感。这样的幸福感大概一个人只能体验一次。他感到自己是他认识和见过的所有的人中最幸福的。这是他心灵中最美好的感情奔放的时刻。他处在一种异常陶醉的状态中：他觉得在五月的这些日子里，整个世界似乎是神话般的、使人神魂颠倒的世界。而她——他的萨莎，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的太阳。她用自己的光辉照耀他，用自己的热情温暖他……他常常到她的诊疗所去，送她到最遥远的村子去看病人，在村边什么地方等她回来，往往一连等好几个小时。对他来说，等待也是快乐的，因为轻率的嫉妒消失了。它，这种嫉妒，随着两人的亲近和意识到萨莎是他的妻子而烟消云散了。他以前不喜欢“丈夫”和“妻子”这两个词，认为这两个词是粗野的、没有诗意的，而现在他觉得它们是最美的词。他以他是丈夫而感到自豪，因此当他听见女房东向一个妇女解释：“这是女大夫的丈夫！”时，他犹如登上了天堂。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47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 【痴迷】

A. (当罗切斯特与女客们谈话时，简·爱不由自主地去看他的脸。)

我一看到他注意力放到她们身上，我可以注视而不被发觉，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他脸上；我可没办法控制眼皮；眼皮硬是要抬起来，眼珠硬是要盯住他。我看了，看的时候有一种剧烈的欢乐，——一种宝贵的、然而辛辣的欢乐；象纯粹的黄金，却有着痛苦的钢的尖头；一个渴得快要死去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爬近去的那口井放

了毒药，却还弯下身去喝那甘泉，我感到的就是那样的欢乐。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226—227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B. (祐三又沉溺在与旧日情人富士子的恋情之中。)

乍一看见富士子，祐三有一种现实的打算，他种下孽缘，害怕旧事重提。但是这种打算，一旦变成现实，他又不敢正视了。

他远离疏散的妻子，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秩序混乱的城市里流连徘徊。这种时候，他又轻易地把富士子捡了回来。这象是无可抗拒似的，本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同富士子紧紧地拴在一起。

无疑，祐三把自己连同现实生活，一切的一切都献给了战争，并且陶醉其中，才落得如此结局。但是，在八幡宫发现富士子的时候，他恍如自我重逢，惊愕之余，便领着富士子漫步来到这里。一路上，他心头仿佛掠过一抹阴影，觉得自己遭受了毒害，也就更加茫然若失，无比惆怅了。

同战前的情人重逢的宿缘，使祐三重新背上了“昔日”的“刑罚”，这反而成了对富士子的一种哀怜。

〔日本〕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小说选》第371—3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C. (女儿始终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那样酷爱《契诃夫小说选集》和她那本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日记。她回顾母亲生前的生活琐事，追寻个中秘密。)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那套书便放在她的书橱里了。别管我多么钦佩伟大的契诃夫，我也不能明白，那套书就那么百看、千看、万看不厌，二十多年来有什么必要天天非得读它一读？

有时，她写东西写累了，便会端着一杯浓茶，坐在书橱对面，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时候我突然走进了她的房间，她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一身，便是象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地羞红了脸。

我便想：她是不是爱上了契诃夫？要是契诃夫还活着，没准真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她神志不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套书——”她已经没有力气说出“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样一个长句子。不过我明白她指的就是那一套。“……还有，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和我、一同火葬。”

她最后叮咛我的这句话，有些，我为她做了。比如那套书。有些，我没有为她做。比如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子。我舍不得。我常想，要是能够出版，那一定是她写过的那些作品里最动人的一篇。不过它当然是不能出版的。

起先，我以为那不过是她为了写东西而积累的一些素材。因为它既不象小说，也不象札记；既不象书信，也不象日记。只是当我从头至尾把它们读了一遍的时候，渐渐地，那些只言片语与我那支离破碎的回忆交织成了一个形状模糊的东西。经过久久的思索，我终于明白，我手里捧着的，并不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我还看见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二十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她只有把这些笔记本当做是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每天，每月，每年。

〔中国〕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见《短篇小说选》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D.（树生到兰州去了。深爱妻子的文宣，拖着病重的身体，到从前和树生一起常去的咖啡厅，要了两杯咖啡，陷入痴想之中。）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的心颤得厉害。他觉得鼻酸。他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中国〕巴金《寒夜》，见《巴金选集》第6卷4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迷乱】

（祥子在外面拉包月憋了一肚子气，回到车厂，就被虎妞叫到她自己的屋子。祥子本想向虎妞诉诉委屈，可是喝了她的酒，又经她一纠缠，有点迷忽了。）

听到这个，他心中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同时，他又舍不得出去；她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的刺激。她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增添了一些活力，好象她忽然变成另一个人，还是她，但多了一些什么。他不敢对这点新的什么去详细的思索，一时又不敢随便的接受，可也不忍得拒绝。他的脸红起来。好象是为壮壮自己的胆气，他又喝了口酒。刚才他想对她诉诉委屈，此刻又忘了。红着脸，他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越看，他心中越乱；她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点热辣辣的力量传递过来，渐渐的她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他警告着自己，须要小心；可是他又耍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作小心。迷迷忽忽的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5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五〇 克 制

1 【忍耐】

（篝火冲天、喊声四起，兵团战士正聚集在团部大闹“返城”的时候，第一次执行站岗任务的裴晓芸却在暴风雪中冻僵了。）

站在哨位上的裴晓芸被冻僵了。她感觉不出身体仍是属于自己

的，只有大脑还能按照神经讯号进行思想。

此刻，她想到了那个著名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她真希望衣兜里装有一盒火柴，不，哪怕仅仅是一根火柴！她明知这是自己的幻觉，但意志受这种幻觉的诱惑，迫使她那戴手套的被冻得硬梆梆的手，在衣兜外面碰了一下。衣兜里什么也没有。她苦笑了。她以为自己苦笑了，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丝表情呈现在她脸上。

严寒“凝结”了这张脸。

要进行思想。不论想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进行思想。要保持住意识的清醒。千万千万不要让意志也被严寒所“催眠”！这是此刻她整个人的唯一生命火种了。她一遍遍地这样警告和命令着自己。

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换岗呵！……

她想转过身朝团部的方向望一眼，但她的双脚象被和大地焊住了一样，无法转动。

火，团部那里有火。有熊熊的篝火。到团部去，到篝火旁去，或者，回到连队去，回到大宿舍去……有一个人的声音，象是她自己的声音，又象是别的什么人的声音，在她耳畔催促着，劝说着。

不，不能够。我是哨兵。我站在边境哨位上。今夜是我第一次站岗。

她冷酷无情地答复了自己生命的求存的呼叫。

〔中国〕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见《中篇小说选（2）》第5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克制】

A. （“劳斯托夫奉令去普拉岑村附近找库图佐夫和皇帝。”他一路打听皇帝和库图佐夫的去向。当他冒着风险躲过法军的炮火来到一片菜园子的时候，发现早已渴望要见的皇上就在菜园旁边的沟子里。凤凰就要实现了。然而劳斯托夫并未走上前去。）

“什么！好象我喜欢利用他在孤独和绝望中的机会了！在这悲哀的时刻，他可能觉得一个生面孔是不愉快的或痛苦的呢；此外，在这一见到他我的心脏就衰弱、我的嘴就发干的时候，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他在想象中构成无数对皇帝说的话，这时一句也记不起来了。那

些话都是用在不同的场合的，大部分在胜利和凯旋时说，要在他因伤将死、君王致谢他的英勇行为时说，要在临死发表他的行为所证明的爱情时说的。

“此外，既然时候将近四点钟，仗已经打败了，我怎能请皇帝发布关于右翼的训令呢？不可以，我断乎不可以走近他，我不应当搅扰他的沉思默想。死掉一千次也比冒那受到他的疾言厉色的脸色的危险好呢，”劳斯托夫打定了主意，于是他悲哀地带着一颗充满失望的心一面骑马走开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 （赖子为了小野木，克制自己，没有走下火车。）

赖子把双手叉拢按在膝盖上，压制着也许就会从这个座位起身离去的自己。她盼望火车快点开走。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火车还是不开为好。因为这样一来，在火车停留期间，还有机会跳到月台上，赶到小野木那里去。

赖子正与这种苦恼进行搏斗，在与诱使自己下车的念头艰苦奋战。

距开车还有好长时间。她感到，在这一分一秒的时间里，好象有支箭正刺到自己的心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到心上的箭头越来越多了。

赖子觉得自己正变得遍体鳞伤。车窗外面就是站台，它正在向自己招手。赖子用力使双脚踏住车厢的地板。决不能下去！一下去什么都得毁灭。小野木的生命顷刻之间就会化为乌有。

〔日本〕松本清张《波浪上的塔》第50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C. （赫尔娅对恋人拉山德表白爱情。）

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磨折似乎已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磨折，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

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少不了的随从者。

〔英国〕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2）·仲夏夜之梦》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D.（李向南同顾小莉畅游在北海的小舟中，心魂摇荡，他明知顾小莉对他这“政治家”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妻子，但难于抵抗她女性的诱惑力。）

李向南看着小莉。这就是她！一个富有刺激力、吸引力但又让你有些畏怯的姑娘。其实，他早已不需要再了解小莉什么，他需要的是抉择。然而，眼下他做不出任何抉择。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感觉小莉不是一个合适的妻子。作为一个男人，他始终感到小莉那女性的诱惑力。看着她咖啡色连衣裙下苗条身体的年轻柔和的曲线，看着她那双平伸过来的小巧的赤脚，那光润美丽的小腿，他身体内就掠过冲动。好几次，他几乎要伸手抚摸那小腿，他在一阵阵悠悠飘起来的恍惚中似乎已经抚摸了那小腿了，已经感觉到那肌肉的弹性和皮肤的光润了，他已经完全失去自制了，那自制是如此薄弱，一点力量都没有，他的手只要微微移动一下，就突破了。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突破那一点自制。

他很想两步迈到船尾，大大方方地搂着小莉和她并排躺下，一起在水上飘荡着，说笑着。小莉绝不会反对。然而他没有动，依然这样握着桨，象模象样地微笑着，象模象样地凝视着小莉，象模象样地端坐着。他始终还披着那张“皮”。他感觉到那种本能的性冲动与理智控制力在自己身体内的剧烈冲突，象一条被捆绑住的凶猛蟒蛇企图极力挣脱一样。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8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隐忍】

A.（苏纳托对查莉娜越来越难以忍受。）

“这五天以来，苏纳托总是郁郁寡欢，并且越来越显得烦躁不安。

每天一到家，首先听到的就是查莉娜喋喋不休的咒骂声。虽然他一再克制内心的郁闷和悲伤，忍耐来自查莉娜的辱骂和诽谤，可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尤其是查莉娜歇斯底里大发作时，总免不了连讽刺带挖苦地数落他那流落街头的不幸身世，这真比揭开将要愈合的伤疤还要疼痛。

[马来西亚] A·莎马德·赛义德《莎丽娜》第7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B. (种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种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嫁到桥本家来的。她的这个决心，直到生下正太和小仙以后也没有改变。她有着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老毛病——其实她这个病也是因为丈夫放荡所造成的。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因为她爱自己的丈夫……

[日本] 岛崎藤村《家》第1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C. (江华和林道静之间早就形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但江华知道林道静曾经热恋过已经牺牲的卢嘉川，不忍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江华望着道静那双湖水一样澄澈的眼睛，望着她苍白的俊美的脸，望着她那坦率而热情的举止和语言，他忽然噤住不说话了。他能说什么呢？他爱她——很久以来，他就爱着这个年轻热情的女同志。随着她一步步的成长，随着她从一个普通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变成坚强而可信的布尔塞维克同志，这种爱情是更加深了，更加纯厚了。但是，长久以来，他却不得不隐藏着这种感情，甚至压制它、排除它。虽然在偶然间，它也曾忍耐不住地流露过。他怎么能够不这样做呢？她和他的战友、同窗、可敬可爱的卢嘉川是有着爱情联系的，他们是很好的对儿。开始他希望卢嘉川能够活着出来，那么，他在定县偶然邂逅的一度冲动的热情会随着这一对爱人的幸福生活而逐渐消逝的。但是不久他却得到了卢嘉川牺牲的消息，他还看到了他写给她的信。这时候，他不是可以表示感情了吗？不，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知道她内心的痛苦，他同情她不幸的命运。他象一个长兄、象一个真实

的朋友那样关心她、照顾她；但是，他又有时为了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故意疏远她。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今天，他看出来，她不但是一个坚强的同志，而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的需要感情慰藉的女人。而他自己呢，他自己不是也在痛苦中等待许久了吗？

他把双手放在火上烤着，回忆着这一切的经过，依然默然无语。一种激越的青春的熱情奔流在他的全身，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5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五一 难 耐

1 【难耐】

A. （彼尔和他的朋友安德烈王爵从安娜·巴甫罗夫娜的客厅里走出来，两人一同回到安德烈的家。在谈心的过程中，安德烈劝彼尔再不要去库拉金家过那种只有“女人和酒”的生活，彼尔慨然应允。但一离开安德烈的家，彼尔的旧习惯又来诱惑他了。）

彼尔雇了一辆没有篷的马车，想一直坐回家去。但是他离家越近，就越觉得在那样的夜间、在那种不像夜间而似乎更象早晨或夜间的时候，无法入睡。在那没有人的街道上，可以看很远。在路上彼尔记起来，平常聚赌的那一群人，今天晚上要在阿纳托尔·库拉金那里斗牌，散牌以后，总要喝一大顿酒，然后用彼尔十分爱好的一种逛地方来收场。

“我倒是很想去库拉金家，”他想道。

但是他立刻记起他对安德烈王爵作过的不去那里的诺言。随后，正如意志薄弱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他是那末热烈地想再享受一次他非常习惯的放荡生活，于是他决定去了。他立刻起了这样的念头：他对安德烈王爵作过的诺言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那以前他已经对阿纳托尔王爵作过赴会的诺言了；“况且，”他想道，“所以‘说话算数’那一类的话都是没有确定意义的老套子，假如我们考虑到，明天我们也许会死

掉，我们也许会遇到一种非常事件，使得说话算不算数都一样，他所作的诺言就格外无足轻重了！”彼尔时常陷入这种使他所有的决心和志向都化为泡影的盘算中。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B.（身为弱国子民的中国留学生，处处受着日本的种族歧视，又愤激于祖国的不富强，忧虑日深，性格变态，走上了纵欲的邪路而不能自拔。）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的到他的眼前来。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妇人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发他情动的地方。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这样的一次成了两次，两次之后，就成了习惯了。他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了。有一天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好象是一本书上说，俄国近代文学的创设者 Gogol 也犯这一宗病，他到死竟没有改过来，他想到了郭歌里，心里就宽了一宽，因为这《死了的灵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样的。然而这不过自家对自家的宽慰而已，他的胸里，总有一种非常的忧虑存在那里。

因为他是非常爱洁净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洗澡一次，因为他是非常爱惜身体的，所以他每天总要去吃几个生鸡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鸡子的时候，他总觉得惭愧得很，因为这都是他的犯罪的证据。

〔中国〕郁达夫《沉沦》，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
第31—3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2 【不由自主】

（叶子的忧郁之情，非得发泄出来不可，不管是向那个对象。）

她思忖着，为了向爱子表示爱抚，在情面上也非得严厉苛责贞子不可。这样，她当着爱子的面，残酷地对贞世进行叱责。这种叱责是只有在爱的人憎恨爱者时才让人看得到的。叶子明知那是于心不忍、蛮不讲理的事。但是，她已制止不了那种倾向于偏颇的自己的情感。不仅如此，叶子很需要一个发泄自己忧郁心情的对象。那不是人，就是动物；不是动物，就是草木；不是草木，或就是对自己，不管怎样，非得给予伤害，才能称心。即便是突然注意到院子里的一撮草，叶子也会蹲下身来，只抓住一根不知名的小草，泪水就会噙满眼眶。她仿佛在手指甲上发现了自己已被撕得粉碎的模样。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3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五二 为 难

A. （为了救出冠晓荷和招弟，大赤包四处活动。她来找蓝东阳和胖菊子求助，可是蓝东阳不准胖菊子和大赤包一起出门，这使大赤包十分羞恼，便和蓝东阳吵了起来。此刻，胖菊子不知该怎样表态才好。）

胖菊子反倒不知道怎么办好啦。以交情说，她实在不高兴东阳那么对待大赤包。她觉得大赤包总多少比东阳更象个人，更可爱一点。可是，大赤包的责骂，也多少把她包括在里面，她到底是东阳的太太，为什么不教东阳大方一点，而老白吃白喝冠家呢？大赤包虽骂的是东阳，可是也把她——胖菊子——连累在里面。她是个妇人，她看一杯咖啡的价值，在彼此争吵的时候，比什么友谊友情更重要。为了这个，她不愿和东阳开火。可是，不和他开火，又减了自己的威风。她只好板着胖脸发愣。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 (为了讨好奸特务李空山，大赤包出卖了大女儿，准备把高弟嫁给他。高弟觉得走投无路。此时，桐芳大胆地给她出了主意。)

“走？”高弟愣住了。假若有象钱仲石那样的一个青年在她身旁，她是不怕出走的。为了爱情，哪一个年轻的姑娘都希望自己能飞起来一次。可是，她身旁既没有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又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她怎么走呢？平日，和妈妈或妹妹吵嘴的时节，她总觉得自己十分勇敢。现在，她觉得自己连一点儿胆子也没有。从她所知道一点史事中去找可资摹仿的事实，她只能找到花木兰。可是木兰从军的一切详细办法与经验，她都无从找到。中国历史上可以给妇女行动作参考的记载是那么贫乏，她觉得自己是自古以来最寂寞的一个人！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91—39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三 无 奈

A. (晚上，他突然醒了。)

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断断续续的，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儿也黑了，脸色也惨白了。偶然照了照镜子，自己也微微地吃了一惊。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拿出钱要房东送给那病人看医生，病人——禄儿好了。)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

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中国〕冰心《超人》，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1卷上第70—7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B.（虎妞强迫祥子在刘四爷生日那天去讨她父亲的喜欢，以求得刘四爷答应女儿和祥子的婚事，否则，她不会饶过祥子。这使对虎妞又厌又怕的祥子十分为难。）

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他觉得象掉在个陷阱里，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决没法儿跑。他不能一个个的去批评她的主意，所以就找不出她的缝子来，他只感到她撒的是绝户网，连个寸大的小鱼也逃不出去！既不能一一的细想，他便把这一切作成个整个的，象千斤闸那样的压迫，全压到他的头上来。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倒霉！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虎妞会仗着个臭×，来欺侮他！他不用细想什么了；假若打算认命，好吧，去磕头认干爹，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

想到这儿，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都放在一边去；不，这不是她的厉害，而是洋车夫命当如此，就如同一条狗必定挨打受气，连小孩子也会无缘无故的打它两棍子。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呢？豁上就豁上吧！

他不睡了，一脚踢开被子，他坐了起来。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什么叫事情，哪个叫规矩，×你们的姥姥！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不去磕头，看谁怎样得了祥子！披上大棉袄，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他跑出去。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83—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由于汉奸冠晓荷的出卖，白巡长无奈跟着日本人去抓钱先生。作为全胡同人的朋友，他此刻的心情很不好受。）

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象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

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的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象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兽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城一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须给敌人作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须作那些没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兽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四 害怕

1 【害怕】

A. （在谢格尔的房间里，她很不自在。）

过了不一会儿，她在房间里又感到寂寞起来。谢格尔的房间成了她生活的一面镜子，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本来使她得到平静和精神力量的环境今天似乎使她的心狂跳不已。这个问题一直在她心里翻腾：“卡玛尔的同情可别成了她不安的根源。”

她越是这么想，她大脑的血管越象要涨裂开似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几乎都在颤抖，手脚变得象冰一样凉。她赶快扶住上面放有谢格尔照片的收音电唱两用机，但她不敢正视谢格尔的目光。她觉得他好象在以仇恨的目光盯着她，因为他认为她就是布拉姆。她一站到他面前就觉得不寒而栗，她经受不住他那锐利的目光。

〔印度〕古尔辛·南达《断线风筝》第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B. (妻子朵拉病了，科波菲尔每天早晨把她抱下楼，每天夜间把她抱上楼。)

有时，当我抱起她来，觉得她在我怀中变轻时，我就发生一种可怕的空虚的感觉，仿佛我在走向尚未发见的、使我的生活麻痹的冰天雪地中。我避免用任何名称或沉思来证实这感觉；直到一个夜间，当我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时，当我姨婆喊出“再见，小花儿”，向她告别时，我独自坐在我的写字桌旁想，哦，这是多么不吉利的名字，花儿在树上盛开的时候就枯萎了！我哭起来了。

[英国]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8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 (一封让斐迪南重新进行兵役检查的信，使他整天处于惊恐不安之中。)

这就是那件事情，现在他完全明白，几个星期来阴森森地扰乱他的平静的，就是这封信，这封他不愿要，但却等待着的信，这封信是从丧失了理智和礼仪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朝他摸索着，它那打字机打出的呆板语句攫取了他温暖的生活和他的自由。他曾经感到这封信从什么地方寄来了，犹如一个在茂密的森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有一支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在瞄准他，枪管里装着一颗小铅丸，要射进他的肌体。他进行了反击，但是毫无用处。多少个夜晚他想的全是这些事，现在终于找上门来了。那还是不到八个月的事，当时他光着身子，在边界那边站在一位军医面前，寒冷和厌恶使他浑身哆嗦。那军医象一个马贩子似的抓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他认识到，这种对人格的侮辱就是当代对人的尊严的卑视和那在欧洲蔓延的奴役。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爱国滥调中生活两个月，他还可以忍受，但是他慢慢就感到憋气了，……

后来他托了情，才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瑞士。当他跨过边界，突然感到热血涌上面颊，踉踉跄跄，不得不紧紧抓着柱子。人、生活、事业、意志、力量，他感到再一次获得了这一切。他敞开胸怀，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意味着监狱与桎梏，外国则是世界故乡，欧洲是人类集中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接着恐惧又重新来临了。他觉得背上写着他的名字，好象还被挂在血淋淋的丛林中似的。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他对它既不了解，也不认识，而它却很了解他，而且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酷的眼睛正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他。于是他便深居简出，蛰居起来，报也不读，唯恐看到军人召集令。他变换住址，以销声匿迹，他让把信件都寄给他妻子，都写上留局待取。他不与人来往，以免人家寻根问底。他从不进城，画布和颜料都让他妻子去买。他隐姓埋名，在苏黎士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租了一幢小房子蛰居起来。然而他时时都清楚：在某个抽屉里，在成千上万页材料中保存着一张纸。他知道有朝一日，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这抽屉将会打开——他听到有人在拉抽屉，听见打字机的嗒嗒打下了他的名字，他知道这封信将转来转去，直到最终找到他为止。

此刻信在他手里窸窣作响，他感到身子发冷。斐迪南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这张纸片关我什么事！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这些小树上会长出千张、万张、十万张纸片来的，每张纸片都跟这张一样，都与我无关。什么叫“公事”？我干吗要看它？现在我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因而没有任何职务可以管住我。这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本人啦？谁能强迫我说，这张纸片就是我，谁能强迫我来看那上面所写的东西？如果不看这张纸片就把它撕毁，那末碎片就会一直飘落到湖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依然是老样子，我也依然如故！这么一张纸片，这么一张只有我愿意才去了解其内容的纸片，怎么会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不要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都不要。

他伸开手指，准备把这个硬信封撕开，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奇怪：肌肉一点也不听他使唤。他自己的手上有某种东西在违抗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他使唤了。他一心想用手把信封撕开，但是手却小心翼翼地启开了信封，哆哆嗦嗦地展开了那张白纸。信的内容本是他已经知道的：“F34729号。据M地区司令部规定，务请阁下至晚于三月廿二日前往M地区司令部8号房间重新进行兵役体检。此军函由苏黎士领事馆转交，务请阁下前往该领事馆面洽此事为荷。”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桎梏》第99—101页。

D. (“四人帮” 的爪牙章龙喜为了置革命干部葛翎于死地，竟向老犯人马玉麟布置特殊任务——监督、摧残葛翎。这使一时不能他明白的意图的老犯人马玉麟胆战心惊。)

章龙喜经常用手势代替语言，以表示自己的威严，他用头向房外示意了一下，老犯人匆忙地穿上犯人的灰棉袄棉裤，便跟随着这个年轻的政委出了监房。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打鼓：“老天！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委是劳改场的头号人物，天还这么黑，找我这个劳改犯干什么？一准是我带领的犯人班里，出了大事……”老犯人想到这个，头上冒出冷汗。

谈话是在岗楼之下警卫取暖的小房里进行的。章龙喜坐在椅子上，叫老犯人坐在远离他墙角的小板凳上。老犯人最初不敢落座，章龙喜瞪了他一眼，老犯人才笔杆条直地坐在小凳子上。他用一双探索、恐惧的目光，望着政委，等待着响在他头上的霹雳。

〔中国〕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E. (荆野因朋友的牵连被捕入狱，狱中的生活使他惊恐不安。)

……他不动，他躺着、整天地。其实他没睡着，虽然他不动，但他似乎时时在提防着；他怕角落闯出一个象“霉透淋克”剧中的人物来，或者从铁栅栏的窗子蓦地进了谁。他时时幻想也许会有个什么抓住他，生吞了他去。老是喝醉了似地，眼前幻出许多人和事，象梦，而实在不是梦。有一次那边在审问人了，审的一问一答，审者粗暴的口气，被审者微弱的回答，将他从梦的幻觉里拖了出来。他想，被审者的生死只有委之于命运。他什么时候才能被提出审问呢：那也是命里注定的。

可是他还躺着，他永远是躺着的。

在这里的昼和夜没有什么界限，外面的声音沉寂了下来，可以猜到这或者已经到了应当睡的时候。他于是闭着眼想睡。只一闭眼，身子摇了起来，象悬在高处，随风飘荡着：快入了梦了吧，可是忽然，象有人推他打他，不许他睡。一张眼，眼前一片黑。有时他坐起来，而见了鬼的疲倦又使他不得不再躺下。

“怎么一回事啊，天。我应当镇静哩。镇静，镇静，”他真努力地来镇静自己了，喃喃地念着一个简单的字眼来想驱走可怕的印象：“镇静，镇静，镇静，镇静，……。”

〔中国〕张天翼《荆野先生》，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5—2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2 【恐惧】

A. （安娜把她同渥伦斯奇的关系对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摊牌了。她不用在虚伪和欺骗中度日了，感到如释重负。但当她意识到前途未卜时，又不寒而栗了。）

当她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奇怪的粗暴的话来，简直不能想象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是一句什么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渥伦斯奇，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他回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没有一开头就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那么想对他说，却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知道是什么制止了她没有说，她知道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在她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未加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了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来把她赶出屋子，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渥伦斯奇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有点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够献身于他，她因此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象里重复的话，她对什么人都说了，什么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女家庭教师。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 (国王在城堡一室里的内心独白。)

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的愿望像决心一样强烈；我的更坚强的罪恶击败了我的坚强的意愿。像一个人同时要做两件事情，我因为不知道应该先从什么地方下手而徘徊歧途，结果反弄得一事无成。要是这一只可咒诅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洁白吗？慈悲的使命，不就是宽宥罪恶吗？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预防我们的堕落，一方面救拔我们于已堕落之后吗？那么我要仰望上天；我的过失已经犯下了。可是唉！哪一种祈祷才是我所适用的呢？

“求上帝赦免我的杀人重罪”吗？那不能，因为我现在还占有着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动机的目的物，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王后。非分攫取的利益还在手里，就可以幸邀宽恕吗？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也许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成为枉法的贿赂；可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边一切都无可遁避，任何行动都要显现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作证。那么怎么办呢？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试一试忏悔的力量吧。什么事情是忏悔所不能做到的？可是对于一个不能忏悔的人，它又有什么用呢？啊，不幸的处境！啊，像死亡一样黑暗的心胸！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住了的灵魂！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屈下来，顽强的膝盖；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新生之婴的筋肉一样柔嫩吧！但愿一切转祸为福！

[英国]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9)·哈姆莱特》
第8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 (德·瑞那市长夫人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平民青年于连·索黑尔，甜蜜、痛苦、希冀、恐惧在轮番折磨着她。)

她曾经自语道：“怎么！我在恋爱！我已经接受了爱情！我，结过婚的妇人，又爱上别的男人了。但是，”她再说道：“我不能够一分一秒不思念于连，这种可怕的秘密的痴情，我对我丈夫从来没有过。实在说来，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对我有的是满怀的尊敬。这可

怕的痴情也许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我对于这个少年的情感，对于我的丈夫，也许没有什么损害吧？我常常和于连谈话，谈的都是些异想天开的事，也许德·瑞那先生讨厌听吧？他，他心目里只有他自己的事业。——直到现在我并没有窃取他任何东西给于连。”

.....

忽然有一个可怕的字样来到她的眼前：“通奸。”所有世上卑鄙恶浊的淫乱一类的观念所引起的厌恶的含义，都呈现在她的想像里。这些念头污损了她建筑在对于连的爱情上的幸福的憧憬。在她眼前描绘出最可怕的将来，她瞧见自己是被诅咒的对象。

这是个可怕的时间，她的灵魂飘游到陌生的国度去了。前夜她还在从没有过的甜蜜的幸福里，此刻她又完全落在残酷凄惨的不幸里。她对于这些痛苦是毫无经验的，它们扰乱她的理智。有时，她想到她的丈夫的身边，把她的心事向他坦白，说她恐怕爱上于连了。这是应该向他说出来的。幸而在她的记忆里，掀出了一段格言，在她结婚的前夕她的姑母曾向她说：“丈夫毕竟是一家之主，妻子向他坦白已往的秘密是很危险的。”她痛苦到了极点，自己绞着自己的手。

她这时候完全为矛盾的痛苦的观念震荡着，她忽而担心于连不爱她，忽而心里又涌上了罪恶的可怕的景象，好像明天颈上就要带上枷锁，押到维立叶尔的广场上，背上还背了牌示，写着罪状，向大众宣告她的通奸的情形。

〔法国〕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4月新1版。

D.（法西斯在意大利横行，到处散布着死亡和恐怖。）

但是，即使现在，她仍然觉得，她那混血的罪过，不可能不在脸上显露出来。通令上已经明文规定，警察当局已经开始监视。如果她的一个学生举起小手来提问题，她也会感到大吃一惊，急得满脸通红。她怀疑他提出的问题会是这样：“是真的吗，老师？你是半个犹太人吗？”如果有人从外面敲教师的门，她就简直要昏过去，心想准是警察找上门来了，或者至少是校长让她去一趟，以便通知她从今天起被解雇了，等等.....

……他们（德国人）的出现，使伊达觉得自己每天是在一条圆形的跑道上绕圈子，自己似乎被灯光照射着，被铁蹄追赶着，被卐字符号围困着，是德国人追逐的目标。……这些德国人对于她来说，都是同一架超级审判和迫害机器里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的产品。他们的眼睛是聚光灯，他们的嘴是扩音器，随时都会在广场上和马路上高喊：“逮住那个混血儿！”

〔意大利〕莫兰黛《历史》上册第398—400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E.（李四爷带领请到的大夫往回赶，突然看见了立在街口的两个敌兵。）

大夫停止了说话，眼看着那一对只有钢盔与刺刀发着点光的敌兵，他的身子紧贴着李四爷，象求老人保护他似的，快也不是，慢也不是的往前走。李四爷也失去了态度的自然，脚落在有月光的地上倒仿佛是落在空中；他的脚，在平日，是最稳当的，现在他觉得飘摇不定。他极不放心手中的药箱，万一敌兵要起疑呢？他恨那只可以被误认为子弹箱的东西，也恨那两个兵！

敌兵并没干涉他们。可是他们俩的脊骨上感到寒凉。有敌兵站着的地方，不管他们在发威还是含笑，总是地狱！他们俩的脚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走，可是象小贼似的不敢把脚放平。极警觉，极狼狈的，他们走到了小羊圈的口儿上。象老鼠找到了洞口似的，他们感到了安全，钻了进去。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3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3 【心悸】

A.一颗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我没有听到它飞过来，因而大吃一惊。在这同一刹那间，一种无意识的恐惧攫住了我。我在这儿孤零零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是束手无策的——说不定另外有一双眼睛从我前面的另一个弹坑里注视了我很久很久了，一枚手榴弹早已安放好，准备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振作起精神。这

不是我第一次担任巡逻，而且这也不是特别危险的一次。不过这倒是我休假以后的第一次，再说，这一个地带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

我对自己说，我的恐惧是毫无意义的，在黑暗中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在注视我，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射击就不会这样低了。

这样想也没有用。在一片混乱之中，各种念头在我脑袋里面嗡嗡作响——我听到母亲警告我的嗓音，我看见胡须飘拂的俄国兵贴在铁丝网栅上，我对摆着安乐椅的营房食堂和瓦朗西安的一家电影院有着鲜明的、美妙的印象；我又痛苦，又害怕，在想象之中看见一支步枪那灰色的、无情的枪口，不管我的头试着转向哪一边，它总是毫无声息地在我面前跟着移动：汗水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了。

我仍然俯伏在我的浅槽里。我看了看时间，才过去了几分钟。我的额头湿漉漉的，眼窝潮滋滋的，双手在索索发抖，人在微微地喘气。这不是别的，只是一阵可怕的恐怖的发作，一种简单的兽类共有的畏惧，怕把脑袋伸出来，怕让自己再往前面爬行而已。

我的一切努力仿佛稀粥一般溶成一个愿望，但求一直能待在那里。我的四肢粘在地面上了，我作了一次徒劳的尝试；它们没法儿松开。我索性把身子紧贴在地面上，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下定决心待在那里。

〔德国〕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第162—1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B. (女儿霜霜向何慕天要她最需要的——母亲时，何慕天愕然了，象挨了迎头一棒。)

何慕天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听到霜霜跑过回廊的脚步声，和奔下台阶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汽车引擎的喧嚣和风驰电掣般开远的声音。他漠然的听着这一切。霜霜的话把他拖进了一圈逝去的回旋中，他只感到思潮澎湃而情感激荡，那些久远的往事象浪潮般对他冲击翻滚过来，一个浪头又接一个浪头，打得他头脑昏沉而冷汗淋淋。他把烟塞进嘴里，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迈着不稳定的步子，走出餐厅，向楼上走去……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55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9版。

C. (桑华看到病中的战友小胡大口地吐血，吓得目瞪口呆，并因此消沉了革命意志，疏远了自己的爱侣，而投入了富商李思义的怀抱。)

瞧着连文侃给她关了灯，带上房门。听着他下楼，出了后门——匍的一声响，就只有隐隐约约的步声：渐渐隐约到没有。

桑华怎么也睡不着：她老瞧见小胡嘴里喷出来的血。她全身的肌肉都缩了起来。她不敢闭着眼。可是一张开：黑的。只有打窗子外射进了一块方斜的光，不知道是月亮还是路灯。

她跳起来开了灯。开关那么一响，她自己可吓了一大跳。

“谁？”——嘴唇哆嗦着。

四面的墙仿佛在一步一步逼紧她，外面一些穿黑长衫的大汉子在等着她。……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她又往床上一倒。“何苦呢，一辈子只有几十年，那理想的日子自己看不到，只是……这理想——这果真会实现么？”

她手放到额头上：额头发烫。她爬起来看看镜子：脸上没涂上红的，就显得发青；腮巴子有点陷了进去。说不定她已经有了肺病。

……

这晚她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梦：一会儿瞧见小胡在吐血，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在李思义家里，一会儿又发见后面有个黑影子在盯她的梢。

〔中国〕张天翼《移行》，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下册第443—4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D. (十七岁的丛家姑娘水芹子和同村的小伙子金声哥过从甚密，母亲知道这件事情后，便加以阻挠；爹爹回来狠打豹皮的行为，也使她心悸。)

“靡——志——气！”当母亲的把全身一耸抖，背过脸去作活去了。

水芹子的脸倏然失去了血色。这三个字每个字都有一千斤重打在伊的脸庞，打在伊的耳骨，打在伊的心上，打在伊的灵魂深处，使伊

片片的碎落。……屋子里每件事物都对伊失去了力量，金丝鸟已经打盹了，猎具沉重的向她张起了陷网，火枪发亮地排着，墙上一颗大角的鹿头，对她深深的凝视着，她突的一声恐怖，全屋子都化作了灰埃，轻轻向下沉去，向下沉去，……伊的脸孔，渐渐的隐藏在豹皮的草色里，黑暗已是悄悄地走近了。……

……

伊对于轻微的一点声音都有点儿心悸，初夜来时照例飘送来各种的兽嚎。

……

（父亲把脱下的俄国皮靴朝豹皮狠狠打去。）

每只都沉重的打在水芹子的身上，若是在平时伊一定痛呼起来，而且索性就投在爸爸的怀里流出来几滴娇惯的眼泪，但伊不，伊在忍隐着，伊在忍隐着与这不可比拟的痛苦。……

〔中国〕端木蕻良《浑河的急流》，见《端木蕻良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E。（尽管大赤包不许他去找桐芳的尸首，冠晓荷还是走出城外。正当他吓得想退回城内时，钱先生出现在他的面前，面对这位曾被他出卖，但又坚强活下来的老人，冠晓荷吓破了胆。）

晓荷的泪开始在眼眶里转。他后悔，甚至诅咒桐芳；为了她，他却来到了“行刑场”！他的腿已不能动，象插在了地上。钱先生扯住他的胳膊，拉着他走。晓荷不敢抬头，怕看见远处的山，那可怕的山。他知道，他将永远进不了城，他的鬼魂会被关在城外，只能在高山与田野之间游荡。可怕！他也不敢夺出胳膊逃跑，他晓得枪弹比腿走的快。他只能再央告，可是嘴唇一劲儿颤，说不出话来。

他们走过了祁天佑投河的地方，钱先生指给了晓荷看。“祁天佑死在了这里！”

那里除了冻得很结实的冰，什么也没有。晓荷可是不敢看，他把头扭开。当天佑死的时候，他丝毫没感觉到什么，并且也没到祁家去吊唁。他以为天佑不过是个小商人，死或活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可是动了心，他想他也许在十分钟之内便和天佑作了地下的邻居。

再往前走，他们过了瑞丰发现帽子盖着人头的地方。帽子没有了，人头也不见了，可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扔着人骨头。他们还往前走。晓荷有点不耐烦了。他想问一声：“到底上哪儿去？”可是又不敢开口。他不敢说：“别折磨我啦，杀刚给我个干脆的！”不单不敢开口，他几乎也不敢睁眼看四外了。他觉得，不用杀他，只须在这种地方走一整天，他也会吓死。他知道，这里与城里，不过只隔着一道小河与一堵厚的墙，但是，他也知道，城墙里才算北平，才有安全，才有东安市场与糖葫芦，涮羊肉！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29—93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4 【魂飞魄散】

A.（小裘利因好奇跟踪父亲和三个渔人来到墓地，窥视着他们，后因害怕转身跑了。）

要不是喘不过气来，他是决不停止的，因为这是和妖怪赛跑，使人有不到终点不肯休止的异常精神。他曾经分明觉得他所看见的那棺材出来追赶他；它直竖着，在他后面跳跃，时常差一点就要追过他，而且就要跳到他旁边——或许要拉他的手。它也是一个出没无常、无所不在的鬼怪，因为，它使他后面的黑夜全部变为恐怖；当他奔出黑暗的小路，在大道上急跑的时候，他恐怕它会从旁道上跳出来，象一个没有尾巴和翅膀的风筝似的。它也隐藏在人家门道里，把它的两只可怕的肩头耸起到它的耳朵边，好象正在哈哈大笑似的。它平躺在大路的暗影之中，狡猾地使他忽然绊倒。随时随地它都跟踪着他，在他后面跳跃，以至当这孩子跑到自家门前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半死了。甚至这时它也不离开他，却跟着他砰砰地一步一步跳上楼梯，跟他争先爬上床去，而且沉重地压在他的胸膛上，当他昏睡着的时候。

〔英国〕狄更斯《双城记》第171—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B.（正在门前喝马蒂茶的维里底亚诺抬起头，发现一队由尸体组成的队伍走过来。）

当他认出是一队行尸的时候，他浑身颤抖，半张着嘴，马蒂茶象两股泉水从嘴角里流出来，顺着下巴流到地。他发出一声嘶哑的惊叫，感到象一刀劈开了胸膛……茶杯掉在地上……他弓下身子，象电影里的慢镜头动作一样从板凳上滑倒在人行道上，头撞到马路的石板上，眼镜片撞得粉碎。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安塔列斯事件》第259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C.（吉提在分娩的痛苦中挣扎着。列文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因此惊慌失措，忧心如焚。）

那种少了它就什么都不能想的生活常轨，对列文说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她把他叫到她身边，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别用力紧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润的手的那几分钟——他觉得好象是好几点钟；有时候好几钟头又好象是几分钟。当丽莎维塔·彼得罗夫纳请他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吃了一惊，那时他才知道已经是黄昏五点钟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十点钟他也不会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就象他不知道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她的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时微笑着，极力安慰他。他也看见公爵夫人，她满脸通红，紧张不堪……，他们在什么地方，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了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她在那里，却是杜丽了。后来列文记起他们派他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他很热心地干着，相信为了她这是万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他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市议会的混乱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镶着银框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食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吉提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他却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

手，怜悯地望着他，恳求他镇静；也不明白杜丽为什么劝他吃点东西，把他从房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了他点药水喝。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D.（深为封建旧礼教所束缚的我，惟恐母亲知道自己自由恋爱的真相，当接到母亲要来看她的信，心乱如麻。）

悲剧开幕了，悲剧开幕了，我读罢这信后，始而仰天大哭，继则呆若木鸡。待到同香谷去找莪如的时候，我坐在车上，只想着我来自杀应取怎样的手续，我的遗书怎样写，我的东西应归什么人管，我的爱人见我没有了将怎样伤痛……。天边的晚霞，将用以来表我为自由流的血，树林的风声，将成了我的挽歌，一切一切都和我诀别了。我将静静的睡在白杨树树下，冷眼看这鬼域世界的炎凉沧桑……。

〔中国〕冯沅君《慈母》，见《冯沅君创作译文集》第2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五 惊 讶

1 【吃惊】

A.（魏天贵受到韩玉梅狂热的拥抱，一时惊呆。）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夹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象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当。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象失音了一般，好象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中国〕张贤亮《河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1）》，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B.（格仑利希跪在冬妮脚下向她求婚。）

“不！不！”冬妮忽然用安慰的语调说。她的泪水已经干了，心头涌上一股怜悯与感动的情绪。天啊，他一定是多么热爱她，才把这件她自己觉得非常陌生、非常无足轻重的事作到这步田地！她真地经历到这种事了，这会是可能的吗？这种事只有在小说传奇里才读得到的，而今在日常生活里竟真有这么一位穿着大礼服的先生匍匐在自己脚下，哀哀恳求！……她本来觉得跟他结婚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因为她认为格仑利希先生太蠢了。可是，天啊，在这一刻他可是一点儿也不蠢！他的声音、他的面孔都流露出这样一种真实的担心害怕，这样一种恳切的、绝望的乞求神情……

〔德国〕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108—109页。

2 【震惊】

A.（庆子想不到自己患了肺结核。）

新年以后不久，庆子开始咳个不停。她以为自己是得了感冒，也没怎么重视自己的健康。拖了好久她才请大夫检查，结果确诊为浸润性肺结核，说是需要休息两年。那一瞬间，庆子直瞪瞪地看着大夫的脸，露出怎么也抓不住要领的神情。她对自己得病一事竟感到如此意外。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象是正兴高采烈地迈步向前，突然被一扇门截断了去路，因而茫然不知所措。卧病在新地家中的庆子，用黯然失色的视线盯着天花板，露出一副愤愤不平的神色。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B.（公安局长鲁泓原以为儿子在矿上反省只因为“思想中毒”，却没想到送来的指纹检验报告清楚地证明他的儿子鲁小帆参与了炸桥案件。）

高雅琴抿了抿嘴，鼓足勇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指纹报告，往桌子上一放，便双手捂住脸，低声呜咽起来。鲁泓拿起报告，他目光掠

过几个生疏的名字，看到排列在最后的鲁小帆三个字，他，一切都明白了。鲁泓合上双眼，想静一下突如其来的思绪，驱散一下头脑中的滚滚雷鸣。他象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样，睁开眼睑，把那张打字纸拿得离眼睛近一些，对着浅蓝色的字体，一字一字地读下来。他确信了，炸桥的直接罪犯中，有他的儿子。鲁泓手里的打字纸飘落在地上……

〔中国〕从维熙《第十个弹孔》，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8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3 【骇然】

（“我”偶然听到医生背后议论爱人的严重病情。）

院长的话在我耳膜里轰轰乱响，象失去了思考力，觉得刚刚看到的那发暗的奇怪花朵般的阴影，同院长的话毫无关连似的鲜明地印在意识上，从诊疗室走回去。迎面走过的白衣护士，在阳台上裸着身子做日光浴的病人们、楼道里的嘈杂声，还有小鸟婉转的鸣叫等等，都与我不发生关系似的。

〔日本〕堀辰雄《起风了》第2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五六 关 心

1 【关切】

A.（私生女杨晓彤为了到好朋友家参加生日晚会，要母亲李梦竹给准备好衣服和礼物）

梦竹想起了刚刚还在紧缩开支的预算，一下子就心乱了起来。她不忍泼晓彤的冷水，晓彤向来不是个爱虚荣的孩子，她能体会家里的困难，从不敢正面要求东西，每次需要什么，都绕着弯儿试探着说出来，如果真不给她，她也不会说什么。不过，这次的事不同，这关系乎孩子的自尊心，女儿已经不是个小娃娃了，应该让她在朋友面前有面子。可是，面子，这两个字就太贵重了！要多少钱才能够让儿女

在人前都体体面面的？想着，她不自禁地就叹了口气。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6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B.（主人公“我”在梅雨之夕的街头看见了一位从头等电车下来的未带任何雨具的姑娘，拿着一把大伞的“我”和这位少女对视着，心里在做着种种猜测，好奇心支配了“我”。）

我有着伞呢，而且大得足够容两个人底蔽荫的，我不懂何以这个意识不早就觉醒了。但现在它觉醒了，我将使我做什么呢？我可以用我底伞给她障住这样的淫雨，我可以陪伴她走一段路去找人力车，如果路不多，我可以送她到她底家。如果路很多，又有什么不成呢？我应当跨过这一箭路，去表白我底好意吗？好意，她不会有什么别方面的疑虑吗？或许她会得象刚才我所猜想的那样误解了我，她便会得拒绝了我。难道她宁愿在这样不止的雨和风中，在冷静的夕暮的街头，独自个立到很迟吗？不啊！雨是不久就会停的，已经这样连续不断地降下了……多久了，我也完全忘记了时间底在这雨水中间流过。我取出時計来，七点三十四分。一小时多了。不至于老是这样地降下来吧，看，排水沟已经来不及宣泄，多量的水已经积聚在它上面，打着漩涡，挣扎不到流下去的路，不久怕会溢上了人行路么？不会的，决不会有这样持久的雨，再停一会，她一定可以走了。即使雨不就停止，人力车是大约可以来一辆的。她一定会不管多大的代价坐了去的。然则我是应当走了么？应当走了。为什么不？……

〔中国〕施蛰存《梅雨之夕》，新中国书局1933年3月初版。

2 【体贴】

A.（薇罗奇卡和罗普霍夫互吐爱慕之情后，罗普霍夫非常理解薇罗奇卡的心情，意识到薇罗奇卡所产生的负债心理，他希望她能够解脱，生活得愉快、幸福。）

“……应该设法不让她这种有害的、使他觉得沉重的感恩的心情

发展下去。唔，总归有办法的，她很聪明，她一定会了解这算不了什么。自然，当初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时我想，如果她能离开家庭，就把婚事推迟两年左右；这个期间我当了教授，经济情况也过得去了。而结果却无法延期。好吧，这对我又有什么损害呢？在我考虑必须先改善经济情况的时候，难道我想到过我自己吗？这对一个男子有什么关系？对男子毫无关系。钱不够只能影响女人。只要有靴子穿，衣袖不破，有菜汤喝，房里温暖，——此外我还需要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么对我有什么损害？但是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看来，光是这些还不够。她需要欢乐，需要社会的赞赏。可是她没有钱去获得这个。当然，她不会以为她缺少这个；她是一位聪明正直的姑娘；她会想：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我所鄙弃的草芥，——她也一定会鄙弃它。不过，一个人不知道他缺少什么东西，或者甚至相信他并不需要这件东西，难道就济事了吗？这是错觉、幻想。天性被理智、环境和骄傲心抑制着，它沉默无言，对意识不作表示，可还是要暗暗发挥它的作用，给生活带来损害。一个青年女子不应当这么生活，一个美人更不应当这么生活；她不象别人那样穿戴得考究，又由于经济拮据而不能大出风头，这是不行的。我怜悯你，可怜的姑娘：我原先还以为结了婚对你终归要好一点呢。但是这对有什么关系？我倒沾了便宜：两年以后，谁也不知道她嫁不嫁给我，现在她倒是肯嫁……”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丈夫心情烦闷，妻子善为解颐。）

源太干巴巴地叫阿吉不要插嘴，倔脾气的阿吉抬起头来还想说点什么。但她明知道丈夫比自己倔强得多，他不让说，自己非回嘴不可，除了徒然把他惹恼而外，一无好处。她虽然暗中抱怨丈夫不肯把心里话向自己这个做妻子的和盘托出，好好跟自己商量商量，但她毕竟是个聪明人，马上就开了窍，说：“不是我插进来，不顾妇道人家的身分多嘴。我是因为关心你那个工程，不由得想打听一下情况；由于心胸狭窄，说了一些多余的话罢了。”她故意把自己方才那番真心话轻

描淡写地遮过去了，装出一副一味听从丈夫的主意的样子，其实是想多少减轻丈夫心里的烦闷。

〔日本〕幸田露伴《五重塔》第38—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3 【体谅】

A.（安德来公爵来到司令部见到了就任各军统帅的库图佐夫。在谈话中，总司令希望安德来能够留在他的身边，并谈了他对战争的一些想法。但安德来并不想留下来，回到了团里。他了解库图佐夫，认为他是个“轻视知识与智慧”的人，但同时也深知他的另一面。）

……“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主张。他不会去计划什么的，也不会去做什么的，”安德来公爵想，“但是他要听一切，要记得一切，要使一切各得其所，不会去阻挠任何有用的东西，不会许可任何有害的东西。他知道，有一种东西比他的意志更有力、更重要，——这是事件的不可避免的趋向，他能看见这些事件，能了解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并且在了解这个重要性时，他能够不干预这些事件，能够放弃他的个人的意志，他的个人的意志是另有目的的。尤其是，”安德来公爵想，“有人相信他，因为他是俄国人，虽然他看让理夫人的小说，讲法文成语；因为他说‘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时，他的声音打颤；因为他说他要‘使他们吃马肉！’时，他啜泣。”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安娜去探望她的嫂嫂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谈起她和渥伦斯基爱情的前景，不免忧心忡忡。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联想起丈夫的婚外生活，很能体谅出安娜的苦境。）

迅速得出奇，就象激动时候的情形一样，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心里一时间千头万绪，百感交集。“我，”她沉思。“吸引不住司梯瓦；他丢下我去追求别人，但是头一个女人，为了她才背叛了我，却也没有迷住他，虽然她始终是妩媚动人的。他抛弃了她，又勾搭上另外一

个。难道安娜能用这种方式吸引和抓牢渥伦斯奇伯爵吗？如果他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事，那么他会找到一些服装更鲜艳举止更优美动人的女人哩。无论她的赤裸的臂膀多么纤美白皙，无论她的整个身姿和环着黑发的红晕盈溢的面孔多么优美端丽，他照样会找到更美貌的人，就象我那个又可恶，又可怜，又可爱的丈夫一找就找到一样。”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对于妻子收到的很多来信，三吉从不过问。）

三吉理解他们的心情，无论信上写些什么，他都不想过问。但也并不是说他从未去想过这类信件的意思，只不过如今到了这个岁数，不象过去那样大惊小怪罢了。他认为如同自己有着种种经历一样，妻子也是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才嫁给自己的。雪已经二十二岁了，因此现在有各种信件飞到这个新建立的家庭里来，三吉并不感到奇怪。只要妻子能够正视自己的处境，安顺地操持家务也就行了。况且，他还有许多事情必须亲自劳神。

〔日本〕岛崎藤村《家》第6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D.（顾鸿飞与儿子在回不回蓝屋的问题上发生口角以后，又对自己的话和儿子的话进行了一番品味。）

不错，儿子要能分到老家一间房子，一笔钱，婚事就准能顺当了。现代家庭的标准：一套象样的家具、一架四喇叭、一个电冰箱（七十五立升足够了）、再加一架彩电，当然最最重要的，得有住房。他还未老到稀里糊涂，学校里他所目睹耳闻的那些办婚事的年轻教师所忙碌的，不就这些吗？说句良心话，这些青年也够可怜了，这些要求并不过份呀，他们并不梦想挥霍无度，也不梦想周游列国，就这么些要求，充其量有五千元就能办到了。不过，要靠这些青年自己去操办这些，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但不能因为这样，青年人就可以不奋发、不向上，可以处处去向别人乞讨点什么好处来装满自己的钱罐。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就为了要个老婆，上门向叔叔讨

点剩饭余渣，这不把当父亲的台给坍尽了？难道这几十年来他对儿子没尽到父亲的责任？难道他没能力尽父亲的责任而要求助于兄弟？不！儿子应当明白，生活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每一欲望；反之要真是如此的话，那人生也只是一长串乏味的成功，或许，这点道理唯有经过了六十多年人生的他才能领略？他自个年轻时不也老梦想着中跑马票大奖，梦想发财，梦想造一幢比蓝屋更漂亮的房子气气父亲？不过他不象儿子那样，思想依赖或求助于某人，他想的可全是凭自己的能力！

〔中国〕程乃珊《蓝屋》，见《中篇小说选（1）》第5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五七 怜悯

1 【同情】

A.（老木匠黄志亮突然遇见养子的生母，而这位母亲并不是来要儿子的，而是听说儿子把养父气病了，来探望这位恩人的。这使老木匠既感动又愧悔。）

老木匠的眼睛也湿润了。他理解这个可怜女人的心。是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曾经是有罪的。可她的罪已经赎完了。二十多年心里的折磨是难以忍受的，这样的惩罚还不够么？现在，她有做母亲的资格了，能让她见到自己的儿子该有多好！可是儿子走了……老木匠忽然觉得自己也有罪，觉得自己不如这个跪在地上的女人——儿子的母亲。这些年来，老实说他想到她的很少。即使想到了，也多是怨恨，少有可怜。他甚至担心过，担心有一天她会找上门儿来，哭着闹着要儿子。他想过，倘若真有那么一天，他将和儿子、女儿、还有黄家沟的乡亲们一起将她赶走。而她，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她来过，来过许多次，竟然不肯进村，不肯进他的家门。今个儿她来了，不是要领走儿子，是来报恩报德的。天有眼，地有心，恩德在哪儿！……老木匠的心颤抖了。他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人都有罪。有的人罪重，有的人罪轻；有的罪在行为上，有的人罪在心里面。谁心里有罪，谁自己

知道……

〔中国〕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1）》
第4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B.（江雁容只因数学不好，在家毫无地位，妈妈看不起，爸爸打骂她，而弟妹却处处受宠。她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康南老师看，老师深受感动。）

康南放下了这本日记，眼前立即浮起江雁容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和那对朦朦胧胧，充满抑郁的眼睛。这日记本上一连串的“我怎么办呢？”都象是她站在面前，孤独而无助地喊着。这句话深深地打进了他的心坎，他发现自己完全被这个小女孩（是的，她只是个小女孩而已。）带进了她的忧郁里，望着那几个“我怎么办呢？”他感到为她而心酸。他被这个女孩所感动了，她不把这些事告诉别人，却把它捧到他的面前！他能给她什么？他能怎样帮助她？他想起她那只冰冷的小手，和那在白衬衫黑裙子中的瘦小的身子，竟突然渴望能把这个小女孩揽在胸前，给她一切她所渴求的东西！假如他是参孙，他会愿意用他的大力气给他打出一个天地来。可是，他只是康南，一个国文教员，他能给她什么？

他把日记本再看了一遍，提起笔来，在日记后面批了四句话：

唯其可遇何需求，
蹴而与之岂不羞？
果有才华能出众，
当仁不让莫低头！

写完，他的脸红了，这四句话多不具体，她要的难道就是这种泛泛的安慰和鼓励吗？他感到没有一种评语能够表达自己那份深切的同情和心意。望着面前的本子，他陷进了沉思之中。桌上的烟灰碟里，一个又一个地堆满了烟蒂。

这本子压在康南那儿好几天，他一直不愿就这样交还给她。她也不来要还，只是，每当康南看到她，她都会羞涩地把眼光调开。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2 【怜悯】

A. (看见从南洋群岛复员的士兵，祐三顿生怜悯之情。)

目睹这一群群的复员士兵，祐三心头涌起一阵无以名状的悲痛。他又觉得自己的心灵被醒悟、诚实、自省荡涤干净了。的确，一遇见败北的同胞，就不由得心情沮丧。他们不同于东京的街坊或者电车上的邻人，而是象纯朴的邻居从远方归来，不禁使人产生一种亲近的感情。

事实上，这些复员兵总是一副纯朴的表情。

也许这只是一副长期病号的脸色。疲劳、饥饿、沮丧带来衰弱与潦倒。他们的颧骨突出，双眼深陷，肤呈土色，面部连露出一丝起码的表情的力气也没有了。这就是虚脱现象吧。可祐三又觉得不全然如此。战败后日本人的样子，还不至于虚脱得象外国人认为的那样严重。复员兵的激情，可能还在翻腾吧。的确，他们吃过人类不能吃的东西，干过人类不能干的事情，九死一生，终于回国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纯洁之情。

[日本]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小说选》第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B. (莎菲感激苇弟对她的忠诚，而他的性格的懦弱却又令她生气。因此，他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怜悯。)

那天晚上苇弟赌着气回去，今天又小小心心的自己来和解，我不觉笑了。并感到他的可爱。如若一个女人只要能找得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我想谁也没有我苇弟可靠。我笑问：“苇弟，还恨姊姊不呢？”于是他羞惭的说：“不敢。姊姊，你了解我吧！我是除了希冀你不会摒弃我以外不敢有别的念头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乐就够了！”这还不真挚吗？这还不动人吗？比起那白脸庞红嘴唇的如何？但是后来我说：“苇弟，你好，你将来一定是一切都会很满你意的。”他却露出凄然的一笑。“永世也不会——但愿如你所说……”这又是什么呢？又是给我难受一下！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赐我以弟弟或朋友的爱吧！单单为了我的自私，我愿我少些纠葛，多快乐点。

苇弟爱我，并会说那样好听的话，但他忽略了：第一他应当真的减少他的热望，第二他也应该藏起他的爱来。我为了这一个老实的男人，所感到无能的抱歉，真也够受了。

〔中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第67—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五八 珍 惜

1 【爱惜】

（杨军区在后方养伤，失去了再立新功的时机。这次他又要到前方去，妻子阿菊很能理解他、体谅他。）

阿菊早就知道杨军要到前方去。莱芜大捷的消息传来以后，她看到杨军那种欢天喜地的情绪，因为没有参加战斗，跺脚懊丧，怨这恨那的样子，她很同情他，乐于让他很快就到前方去。她前几天就对杨军说过：“你从前参军，我赞成，你当了英雄，很多很多人都称赞你、喜爱你，我也有光彩，我还能拖你的后腿？我来找你，就是为的要你上前线报仇杀敌！”她很爱惜杨军，不愿意杨军为了留恋她，在后方多留一天两日，落得人家说他给小媳妇拖住了后腿。她也爱惜自己，不愿意在杨军面前稍稍地表现出她有什么难处、痛苦、不安，影响到他的情绪，也不愿意给闲话人家说，承担拖丈夫尾巴的坏名声。但是，杨军负过伤，肩背上的疤痕，深刻地印在她的心眼里。杨军这两天只是催她缝呀洗的，今天又特地跑到五六里外的地方去赶集，买来了鞋料，叫她赶紧做鞋子，她的心又禁不住地慌乱起来，明亮的眸子便渐渐地模糊起来。

〔中国〕吴强《红日》第29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2 【珍惜】

A.（罗汉钱给小飞蛾带来了甜蜜和灾难。每当丈夫张木匠外出，罗汉钱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物。）

张木匠走了，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路上碰着了扭着脸，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在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

〔中国〕赵树理《登记》，见《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B.（运涛归家无期，春兰又不好总等下去，春兰爹同意把女儿嫁给大贵，大贵的爹朱老忠又找严志和商量。志和夫妻说：“过来过去都是咱一家子人。”嘴上表示同意，但内心苦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严志和跟涛他娘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不怎么同意把春兰嫁贵，他们舍不得。自从运涛坐狱的那年，春兰就常过来帮他们缝缝洗洗，头疼脑热的时候，也来服侍汤药。春兰好象一条绳，把运涛和老爹老娘系在一起。他们一看见春兰，就会想起运涛，感到儿子的温暖。如今一说起春兰要出嫁，孩子大了，他们说不出一个不字。可是春兰真的离开他们，却又象失去一件宝贝似地心疼。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37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3 【吝惜】

（上司决定春节放假一天，这反使终年刻板工作的老赵发愁了，不知如何花销他衣袋中的几个小钱。）

老赵心里感到点空虚。有一天假了，倒使他为难。逢到这么一个习俗相沿的佳节，要是衙门里干脆不放假，那他这做父亲的不带孩子

们乐一天，似乎也不算有亏父道，可是偏偏又放了假了，他怎么办呢？站在马路上茫然四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要设法曲尽为父之道，反正一年只这一次。于是心里就默默地计算他的口袋里的全部财产。他决不会忘记小李说过的请他看电影，然而，一饱眼福的问题尽管是小李给解决了，难道他做父亲的就连一些口福都不给他的孩子们么？不用什么山珍海味，有这么一点甜甜的，富于脂肪的，便够叫孩子们快活得跳了；而这，似乎尚在他能力范围以内。

当下既已想定，老赵毅然决然走进了一家食品店，开始游目纵览。这不是什么摩登的食品店，因而顾客还不怎么拥挤，老赵让眼睛光尽量享受，简直不管那小纸片上标的价目；后来，觉得看够了，正待选择，难题可就来了。他主观的要求和客观的现实，对不上头。以他那羞涩的钱袋去碰那肥大的物价，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别的顾客来而复去，老赵在那铺子里团团转，始终决不定主意。

〔中国〕茅盾《过年》，见《茅盾全集》第9卷第4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五九 惋 惜

1 【惋惜】

（韩燕来在边区的几天生活，使他认识了许多革命同志，自己又入了党，他真舍不得再离开这片温暖的国土。）

韩燕来梦幻般的在根据地住了几天。……满想在这春风化雨的环境里，多受一些教益，哪知道刚入党后的一点钟内，就要离开这块令人陶醉的土地，离开这些遥世界也找不到的好人。他心里一上一下，若得若失，看着杨叔叔那样快的步伐，知道他急于要离开此地，他用不能自持的口吻说：

“杨叔叔，你慢点走！”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237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 【心疼】

（“大放盘”的生意使林家铺子显示了一时的繁荣，然而这是亏着血本在挣扎，所以，林老板越卖越心疼。）

但是在铺面张罗的林先生虽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脸上笑容不断，心里却象有几根线牵着。每逢卖进了一块钱，看见顾客欣然挟着纸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里一顿，在他心里的算盘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钱的血本的亏折。他几次想把这个“大放盘”时每块钱的实足亏折算成三分，可是无论如何，算来算去总得五分。生意虽然好，他却越卖越心疼了。在柜台上招呼主顾的时候，他这种矛盾心理有时竟至几乎使他发晕。偶然他偷眼望望斜对门的裕昌祥，就觉得那边闲立在柜台边的店员和掌柜嘴角上都带着讥讽的讪笑，似乎都在说：“看这姓林的傻子呀，当真亏本放盘哪！看着罢，他的生意越好，就越亏本，倒闭得越快！”那时候，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把货码提高，要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

〔中国〕茅盾《林家铺子》。

六〇 害 羞

（一夜狂欢之后，思嘉对白瑞德、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已经走了，若不是旁边明明放着一个空枕头，她竟要把昨夜的事情当作一场春梦呢。她朦朦胧胧地记起了那番情景，不觉脸上热烘烘的。于是她将被头拉上了围住颈梗，继续躺在阳光中，将一大堆纷乱的记忆重新整理。

有两件事情最先得她的注意。她跟瑞德已经同居几年了，跟他一起睡，跟他一起吃，也吵过嘴儿，也养过孩子，但是她始终没有认识他。昨天晚上把她抱上楼去的那个，乃是一个陌生人，她从来不曾梦想到过的。因为经过昨夜一夜的疯狂，那个人已经收服了她，伤害了她，虐待了她，而她倒觉快乐了。

哦，她是应该羞愧的，应该不敢回想昨夜黑暗中的种种情景的！

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应该很知道身份，现在经过了这么一个晚上，她就再也不能抬头了。然而另外有一种心情强过了她的羞愧，就是昨夜那种狂欢的回味，那种投降时的状况。这是她生平第一遭感到人生的真谛，第一遭感到真正的情欲。她觉得那种情欲是强烈的，原始的，跟她逃开饿狼陀那天晚上所感到的恐惧一样，同时又是模糊而甜蜜的，犹如她开枪杀那个北佬时所感到的憎恨一样。

〔美国〕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下册第11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六一 惭 愧

1 【惭愧】

A.（萨宁和军官顿诃弗为少女捷玛发生口角，在虚荣心的迫使下双方进行了决斗。萨宁一枪“打在树上”，对方则朝天开枪。于是“荣誉得到了满足——决斗结束了”。事后萨宁为这种虚伪感到羞愧。）

同军官先生们彼此鞠躬告别并坐上马车以后，萨宁确实全身感到如果说不是愉快，也是某种轻松，就同刚刚经受住了一次手术似的；然而，另一种感觉却在他脑海里渐渐抬头，这是一种类似羞愧的感觉……他刚才还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的决斗，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种虚伪，一种八股，一种司空见惯的军官和大学生们的乖戾行为。他想起了那个表情冷淡的大夫，记得他是怎样微笑的——就是说，当他看到萨宁跟顿诃弗男爵几乎是手挽手地走出树林的时候，他是怎样皱了皱鼻子的。随后，当庞塔略内将这位大夫应得的四个金币付给他的时候……哎！总有点不对头！

是啊，萨宁觉得惭愧而且可耻……虽然，从另一方面讲，他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对这个年轻军官的无礼听之任之，不加惩罚，总不能跟克留倍尔先生一样呀？他为捷玛挺身而出，他保卫了她……纵然如此，他仍觉得心乱如麻，他感到惭愧，甚至可耻。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7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B.（三仙姑被传到区里，她那一身妖里妖气的打扮遭到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她撑不住劲了。）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喳喳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中国〕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赵树理文集》

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C.（游离于城乡劳动之外的张香莲把队长赵镢头让给自己的好地种坏了，而赵镢头却把分给自己名下的所谓“鸡嘴地”种好了，现在又以好地主动换她的次地。她羞愧了。）

张香莲脸红了，而心里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个会替人操心的正派老汉。她感到，她虽然穿着一双绝对无可非议地、却使得枣园沟的闺女、媳妇们叹为观止的半高跟白塑料凉鞋，但这个高大的麦垛还是使她自己矮了半截。什么叫能耐？难道是用招工指标和宅基地批准书，来交换既不是用汗水挣的，也不是掏钱买的粮食和白桃、芝麻油和“品种鸡”？什么叫福气、美气和“得意”呢？是住在县城里每夜地搂着男人或叫男人搂着；是钻窟窿打洞地想法儿把户口迁到城里，一辈子当一个侍候男人，而且往往在“计划”外生儿育女的家属，还是在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土地上，为自己、也为众人增加一些明娃说的那“淀粉”和“蛋白质”呢？难道农闲时进城看看丈夫，农忙时也让丈夫回来掂掂锄把，过过城乡结合的日子，就不美气、不“得意”

了吗？城里干部们时兴过“礼拜六”，啧啧，羞死人啦！俺就把“礼拜六”攒到一块过，再叫俺那个货回来过过“礼拜六”能算受委屈啦！谁能猜想到这个年轻媳妇还有这么多“心灵的秘密”，这么多物质的、精神的甚至是每一个凡人都具有的情欲的考虑呢？站在严肃而慈祥的赵镢头面前，能说会道的张香莲说不出话来了。她发现大家都在瞧着她，象瞧着一个公开的在别人兜里掏过东西而又毫不害羞的、快活而又理直气壮的盗窃者。不，分明是瞧着一个游离于城乡一切劳动岗位之外的多余的人。张香莲的脑袋低下去了。

〔中国〕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见《中篇小说选》第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D.（由于英国使馆富善先生的帮助，瑞宣被日本人放了出来。想到自己在日本人手里没有象钱先生那样受刑，他觉得很不好受。）

“给车钱！”瑞宣低声的说。说完，他走进院中去。他没感到夫妻相见的兴奋与欣喜，而只觉得自己的偷偷被捉走，与偷偷的回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假若他身上受了伤，或脸上刺了字，他必会骄傲的迈进门坎，笑着接受家人的慰问与关切。可是，他还是他，除了心灵上受了损伤，身上并没一点血痕——倒好象连日本人都屑于打他似的。当爱国的人们正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时候，血痕是光荣的徽章。他没有这个徽章，他不过只挨了两三天的饿，象一条饿狗垂着尾巴跑回家来。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6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愧疚】

A.（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文弱书生章永璘，靠着农工少妇马缨花的衣食接济才得以恢复健康。他爱着她，并在激情中拥抱了她，继之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然而，她却用一句巧妙的话——“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拒绝了他。这使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真的象死了一般，刚才那如爆炸似的激情的拥抱，仿佛已耗去

了我全部的生命。但是，我的灵魂还在太阳穴与太阳穴之间的那一片狭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似乎是满怀着憎恨地要撕裂自己的躯壳。我不敢回顾过去二十多天里我的行为举止，然而象是有意惩罚我似的，有一张银幕在我眼帘内部显示出我的种种劣迹，我的眼睛闭得越紧，银幕上的影子却越清晰。海喜喜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尖：“你驴日的没少吃！”象闪电之前的雷声叫我颤栗。我是靠谁的施舍恢复健康的啊！在那段时间，我就象《梨俱吠陀》里说的，“木匠等待车子坏，医生盼人腿跌断，婆罗门希望施主来”，心怀恶意地去扮演乞讨者的角色。我出主意给她修炕，我跑去给她讲故事，我……目的只是在那一碗杂合饭。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表面上看来象个苦修苦练的托钵僧，骨子里却是贵公子落魄时表现出来的依赖性。歌德曾把“不知感激”称为德性：“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出众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助；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者的鄙俗毒害了。”但在我却是相反，是我的鄙俗把施恩者毒害了。在我逐渐强壮起来的身体里钻出来一个妖魔，和从海滩的瓶子中钻出来的那个魔鬼一样，要把从瓶子中放出他的施恩者吃掉。这原因在哪里呢？这原因就在于我不是“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公子落难，下层妇女搭救了他，他只要一脱险，马上就想着占有这个妇女，并把这种举动当成一种报答，这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古老的故事吗？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见《中篇小说选》第4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魏天贵为救全队社员的性命，让独眼光棍郝三捅死了大队二十只羊，结果，郝三被捕入狱。在宣判大会上，当他听到郝三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心潮起伏，又愧又恨。）

法院的干部念着一长串判决。郝三尽管铐着铐子，被民警强压着头，但仍然倔强地时时抬起脑袋，眨巴着那只独眼向会场上扫视。他知道那只独眼在寻找他。他心里又悔又恨，内疚得气都喘不上来，好似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在会场上跳出来大喊“冤枉”么？他能跑到法院干部前头去说“这不是他干的，是我

干的”么？那样，肯定两个人一起抓起来。他把两排坚实的牙齿咬得嘎巴嘎巴响，头上冷汗直淌，全身打着哆嗦，坐在他后面的罗麻子还以为他得了急病，好心地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用胳膊肘狠劲朝后一捣：“去你妈的！”差点把罗麻子打出鼻血来，搞得罗麻子对他直翻白眼。

〔中国〕张贤亮《河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1）》
第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C.（赵惠明只会规劝小昭自首，缺乏帮助小昭越狱的勇气。八天后小昭又被特务带走了。由此，她既看到了敌人的凶残，也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卑琐。）

一天之内的严重变化，我简直被压碎了。五脏七窍，四肢百体，都好像粘在一处——不，简直是冻结了起来！我还是一个活人么？

什么都失去了，——我的机智，我的爱娇，我的不是女人似的气魄，我的应付鬼蜮的经验，乃至我的强烈的憎恨与冷静的忍耐！

通常所谓“失魂落魄”，大概就是我今天——此时此际的精神状态罢？

而我此时此际的处境，只有一句话最适合：悬挂在落落无边的空间，上下前后左右，都无着落，而且又是在“雾重庆”的高空，朦胧一片！

今天是二十，十一月二十；这个不祥的日子，在我的生命史上将永久留一黑印。十一月二十日！原来前后不过八天。此时我这才意识到，我和他相处，原来只有八天！在这八天内，我究竟干了些什么？于我有什么好处？于他？昨天我还自负是不会没办法的，——呸！还能嘴硬不看轻自己么？

当我扑了个空，而且马同志悄悄把他留下的字条递给我时，我记得我还能够撑住，还夷然冷笑，但这样舞台上的姿势，就能抵补我内心的徬徨失措，软弱无能么？我到底不是在做戏呀，而我在那时却还摆出习惯的做戏的表情来，那不是无聊？

随即又是空袭警报来了。当时我确实没有躲避。我不理会紧急警报，只坐在自己房里发怔，——我祈望一个重磅弹下来，将我化为一

道烟，不，连同我周围的一切，都化为一道烟。我仿佛是有“决心”的。然而——我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掠过：“未必有敌机来，而且一定不在此地投弹。”我的祈望化为一阵烟的“决心”，也还是一种不自觉的做戏的姿态！平时自谓也还有点魄力承受最惨酷的遭遇，还有点勇气跟我所恨的人们斗一番，而且也常设想斗不胜时，一齐毁灭；但今天如何呢？我等候掉下一个炸弹。但即使这样做时，也还想炸弹不会掉在我面前。

一切都丧失了，连同我的自信，甚至连同我的憎恨。

〔中国〕茅盾《腐蚀》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

D.（性格怯懦而又景慕英雄的小瓦匠，在一次工程爆破中，却因自己的惊慌失措让刘迈克受了重伤，这使他感到万分内疚。）

他心中是多么羞惭啊！扑在炮眼上的应该他！受伤的应该他！掩护别人的应该他！应该他小瓦匠！他不是对自己那么自信过，在危险的时刻，自己肯定会表现得象个英雄人物吗？他不是曾经希望过生活为自己创造一次这样的时刻，让自己有机会表现出英雄的行为么？他不是曾经对自己说过许多不怕死的话么？这类豪言壮语不是都工整地写在自己的日记上了么？他不是曾经那么神往地想象过，假如某一天自己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小瓦匠的日记，也会象张勇、金训华等烈士的日记一样，被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敬意地去读么？这种想象曾给他带来过多少不被人知的安慰！

〔中国〕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见《中篇小说选
(2)》第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六二 后 悔

1 【后悔】

A.（裘德要求和淑接吻。淑要裘德起誓接这个吻背后的精神是表兄和朋友的精神，而不是情人的精神。裘德不肯起这个誓。于是他

们各自分手，走出不远，又同时回头一看，他们一齐相对飞跑，半途相遇，搂在一起接起吻来。)

淑和裘德分了手以后，是满眼含着泪往车站上去的，因为自己跑回去让他吻了。裘德不应该硬装着不是情人，硬逼着她听从了一时的冲动而作出来违反习俗的事，甚至于作出来犯了错误的事。她对于这件事，倾向于后面这种看法；因为淑的逻辑是非常地混杂。她好象认为：一件事，没作以前看起来也许是该作的，作了以后却又变成不该作的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些事情，在理论上是对的，在实践上是错的。

“我太把握不定了，我想！”她一面昂然往前走去，一面迸出这句话来，有时把眼泪甩掉。“他的吻跟火一样地热，象一个恋人的吻一样——哦，那简直就是一个恋人的吻啊！我不再给他写信了，至少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不再给他写信了。这样他才能知道，我也有身份，也会拿架子！同时，我希望，我这样一来，他会非常地难过：我要叫他从明天起，就盼我的信，但是盼了一天又一天，始终得不到我的信。我要他受这种疑虑不安的痛苦。我要他那样——他那样了，我才趁愿！”当时，她一方面，为裘德就要在她手里受痛苦而眼泪直落，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可怜而眼泪直涌：两种眼泪，互相混合。

[英国]哈代《无名的裘德》第296—29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B. (新婚不久的爱米丽亚，见丈夫乔治老与她的旧友利蓓加在一起寻欢作乐，心中闷闷不乐。)

她想：“他又聪明又能干，我不过是个怪可怜的糊涂东西，实在配不上他。难得他宽宏大量，竟肯不顾一切，委屈了自己娶我。当时我原该拒绝跟他结婚的，可是又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应该在家服侍可怜的爸爸才对。”那时她第一回想起自己对爹娘不孝顺，惭愧得脸上发烧。……她暗暗想道：“唉，我真混账，真自私。爸爸和妈妈那么可怜，我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又硬要嫁给乔治，可见我只顾自己。我明知自己配不上他，明知他不娶我也很快乐，可是——我努力想叫自己

松了手让他去吧，可是总狠不下心。”

[英国] 萨克雷《名利场》第298—2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 (“我”是个贪玩的小学生。这天，“我”又迟到了。当“我”得知这是祖国——法国被德国侵占后上的最后一堂法文课时，心情沉重起来。)

这是我最后一课法文课！……

我可是凑和着刚会作文！从此我再也不能学法文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是多么恨自己啊，恨自己浪费光阴，恨自己缺了课跑去掏鸟窝，到沙亚河上去滑冰！我那几本书，刚才我觉得那么讨厌，背着那么重的几本书：文法、圣徒传，现在就象是多年的老友，离开他们会叫我十分伤心了。对哈迈尔先生也是一样。一想到他就要离开这儿，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他责罚我，用戒尺打我的事，就全都忘了个干净。

[法国] 都德《最后一课》，见《法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

D. (一心想靠姨爹梁处长往上爬的邓炳生先生终于爬上了少尉司书的位置，挎上了斜皮带。他得意之余，又失悔曾在士兵室说过牢骚话，更不该说姨爹的坏话。)

炳生先生很乐观：前途无量。斜皮带只有愈吊愈稳固，地位一天天在爬高。炳生先生是幸运的。

可是同时又，炳生先生心上有个阴影，怎么也除不去，还是关于士兵，士兵现在对炳生先生，当然是跟对付一切长官那么有礼恭敬，但谁知道他背后谈的什么。以前是满不管身分不身分地跟他们打笑，那么随便，猥亵，坦白：炳生先生一想到这，脸就发烫，全身甚至于战栗。他极难堪，差不多想自杀的样子。有好几夜为这件事睡不着，象所谓逃了法网的罪人之受上帝的谴责。

“唉！”炳生先生捶捶自己的胸口，额头上鼻子上全是汗。

更使他内疚的是，跟他们说了处长姨爹的坏话：他真想不透以前

为什么那么混蛋，糊涂。

“还说过，来不得就当土匪哩。”

心上象给谁打了一拳似地难受。

〔中国〕张天翼《皮带》，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上册第123—1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2 【痛悔】

A.（夏枝回忆自己女儿失踪前的情景，心里万分愧恨。）

她感到惊恐万状，钢琴弦被弹断，不就是一种恶运的前兆吗？夏枝从小就练习钢琴，还从没把琴弦弹断过。她突然想，如果时间可以倒转，能够回到琉璃子进会客室那个时候的话，什么美貌、财产，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只不过是十几个小时以前的事。假如现在时间能够回到琉璃子进会客室的那个时候，假如琉璃子能再问上一句：“妈妈，您怎么了？”我一定要把琉璃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绝不会让她再离开自己。可是，当时自己也完全可以把她抱到怀里呀！完全可以……。

〔日本〕三浦绫子《冰点》第2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丑松面临被驱逐的悲惨的命运。）

此时此刻，丑松后悔了。为什么自己要有学问？为什么要有那种羡慕正义、爱慕自由的思想呢？如果不知道同样是人这一道理，不是就会甘心情愿任从社会轻视么？自己为什么又要象人似的生到这世上来呢？如果能与在山野里奔走的野兽结伴的话，不是可以不知任何痛苦而度过一生么？

丑松回想起以往的悲欢，脑海里浮现出到饭山镇任教以来的情景，浮现出师范学校时代的情景，浮现出在故乡时的情景。连这些早已忘却、多少年都未曾想过的事情，终于又象昨天的事一样清楚地浮现出来。眼下丑松不得不自己怜恤自己，等这些过去的情景在心中模糊起来，溶为一体，然后乱成一团烟云，化为乌有时，他必需考虑对未来

两条必走之路的选择。这是两条仅有的路：不是被驱逐，就是去寻死。丑松毕竟不愿活着被驱逐，而宁愿选择后者。

冬季白天较短，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丑松怀着今世不能再见似的悲壮心情，从桥上向远方望去，在西边稍靠南方的天空里浮着一片冬云，宛如看到了令人怀念的故乡的山峦一样。那片彩云呈深茶色，只是在边沿上露出黄色的光，无数条象带子一样的水蒸气挂在上面。啊！夕阳西下了。两岸萧瑟的景色，全都沉浸在夕阳的光辉和黄昏的空气之中。丑松在摇晃的浮桥板边沿上走的时候，想到死是多么可怕！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227—2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C. (苏菲娅为自己偷看一封信而懊悔不迭。)

信寄出后，她的心才得以平静下来。这时，她又觉得偷偷去王公夫人房间看信怎么说也是不应该的。她整天为此感到不安，一再责备自己。天哪，我是多么不幸啊！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我所追求的真正信仰，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探求真理；可是，我却经不起情欲的初诱。我为什么变得如此脆弱？难道我的神圣的事业将葬送在情欲的漩涡之中？我决没有想到我竟会堕落到去偷取别人的东西。对我如此信任、如此钟爱、如此尊重的人，我竟对她如此地忘恩负义！现在我就已变成这个样子，天知道，往后还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与其如此，还不如死了好。啊！我刚寄出的那封信，要是能够追回来，我就要把它撕个粉碎。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20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D. (由于叛徒戴愉的造谣，王晓燕反认为林道静叛变了革命。收到林道静给她的诚恳热情的信，并且由于事实的证明，她才知道了。)

事实不是极为明显的摆在眼前吗？不是好象阳光下面的一座大山那样赫然在目吗？如果林道静不是叛徒，如果她依然在出生入死地、忠心耿耿地为祖国为人民在奋斗着；那么，戴愉，郑君才——她心爱

的人，她把美好的青春，把痴心的热恋都交给了他的人，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就是一个恶毒的伪君子，甚至是比这个更可怕的人。而她自己呢？自己呢？她同他已经堕入的又是个多么可怕的深渊呵！由于林道静那封信的启发，也由于许多事实的证明，她早想到了这一点了。但是她害怕自己这样想。她禁止自己这样想。这太残酷了，太可怕了！她的一生完全葬送了！她怎么还有脸活在世界上，怎么还有脸再见她的亲属朋友们和殷殷期望着她的那些革命的同志呵！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6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哑女为“我”“偷饭”事被羞辱得痛不欲生，而“我”又不能亲自去劝慰。夜来，望着哑女亮着灯光的小窗，心如刀绞。）

被无尽的痛悔燃烧着的我，又是彻夜不眠。攥在手里的一把瓦壶的碎片，象锋刀利刃割着我的心。我没有点灯，在暗夜中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哑女家的小窗，那片巴掌大的玻璃小窗，灯光幽幽地亮着，三三两两的女人在她家进出，哦，这些心地善良的山村妇女，是在尽力用无言的慰藉去宽解哑女……我心如油煎，既为自己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挤进这个“劝说”的行列而忧急，更为四年前轻率而又自负地拒绝了哑女的情意而痛悔。是的，失去的已经失去了，现在，连个普通公民的资格都失掉了的我，哪里还配爱她和保护她？……被深深的悔恨啃啮着的我，似乎在这时，才清清楚楚地窥见了自已这可怜可悲的灵魂！

〔中国〕叶文玲《心香》，见《短篇小说选》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六三 心 虚

A.（在歌剧院观看歌剧时，阿那托尔赤裸裸地向娜塔莎表示爱慕。娜塔莎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含羞、自然地接受了。当她到家里想起自己的未婚夫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不觉心中发慌，但却强自镇静。）

“是不是为了安德来公爵的爱情我已经毁灭了？”她问自己，并且

安慰地嘲笑地回答自己：“我问这话是多么傻呵！我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用任何东西引诱他。没有任何人会知道，并且我决不再见他了，”她向自己说。“明明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事情要忏悔，安德来公爵还能够爱我这样的人。但是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上帝呵，我的上帝！为什么他不在这里哟？”娜塔莎安静了片刻，但后来又有一种本能向她说，虽然这一切是真的，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个本能向她说，她从前对安德来公爵的爱情纯洁却毁灭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松野看中了一本书，但阮囊羞涩，付不起钱，便一边诅咒狡猾的书商把书价定得太高，一边把书揣进了怀里，走出书店，来到大街上。）

他急于想躲藏，街道上的天地太宽阔了，他没有这样的胆量在光明的路上走着。电车来了，他一跳便跳上车去，他这时候节省钱的意志消灭了，只要允许他坐电车，他就出五块钱也很情愿一样。他跳上了车，车里的人又太多了！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人，你怎么能闯入这个社会里？你衣襟里怀着的是甚么？你眼睛为甚么不敢正视人？你脸上为甚么在发烧？你的心脏为甚么在跳？……严烈的声音在他的心耳里吼着，他在电车里坐得不能安稳，但他自己又辩护着说：

“我这不是革命的行为吗？我夺回的是天下的公物，是十九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做的一部悲剧，诗人做剧是供我们读。总不是供后代的商人来榨取我们的罢。我怕甚么？我有甚么畏缩的必要呢？”

他用力抬起头来，在电车中环顾。但是别人的眼睛，不看他的好象在轻蔑他的一样，看着他的更好象在责骂他的一样，他的一切的动作都不自然，连呼吸也不自然，全身的血液循环也失掉了规制了。他在车里忍耐不住，刚好坐了这一区又跳下车来。他拣着侧巷走去，拣着平民窟的通道走去。愈狭隘愈好，愈偏僻愈好，他不敢过分占领了宽大的空间。他只是想把身子缩小，地上有眼时，他或者可以钻进去了。

〔中国〕郭沫若《万引》，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C.（丑松每时每刻都怕别人嘲笑他的低微的出身。）

丑松看完了广告，立即朝原来的方向往前走。常言道：“疑心生暗鬼”，丑松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却体会到了这一点。一张张可怕的脸孔，一阵阵冷嘲热讽的声音，凡是能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东西，都从左右向丑松包围上来。用心不善的乌鸦也发出轻视人的叫声，从头上飞过，那叫声象是在说：“正中下怀啊！”唉！连乌鸦都在等着人倒毙在雪地上哩。他越想越觉得可叹又可悲，赶紧加快步伐走过了肴街。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六四 亏 心

A.（停靠在油库旁边的装有十几桶汽油的卡车突然起火，何顺却劝他的朋友刘思佳“别管闲事”，眼看着他们的副队长、二把刀司机解净把起火的卡车开出来。险情排除后，何顺心里很不自在。）

解净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了，何顺慌了，他扭头跳上自己的汽车，赶紧去装油。对了，这一瞬间他心里明白了，今天使他精神反常的，最叫他感到害怕的，就是这个解净。以前她也批评过他，挖苦过他，今天早晨还又把他整治了一顿，他并不怕她，甚至根本不当回事，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嘻嘻哈哈一应付就过去了。眼下，他却是从心灵深处感到害怕她，怵她。他怕的不是她的职务，而是她的人格，她的灵魂。她的全部人品就好象一支火把一样，照出他的确象个无赖，象个流氓，使他看清了自己原来是个灵魂卑微的小人，正象刘思佳骂他的一样，他是个真正的混蛋！他惧怕这支火把，不自觉地在躲避她。

〔中国〕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见《中篇小说选》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B.（大赤包同瑞丰太太的牌打得正是火候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邻居钱先生家的哭声。因为是她出卖了钱家，所以她不能不作贼心虚。）

她的牌起得非常的整齐，连庄是绝对可靠的了。可是，正在计划着怎样多添一翻的时节，西院的两位妇人哭嚎起来。哭声象小钢针似的刺入她的耳中。她想若无其事的继续赌博，但是那些小钢针好象是穿甲弹，一直钻到她的脑中，而后爆炸开。她努力控制自己的肌肉与神经，不许它们泄露她的内心怎样遭受着轰炸。可是，她控制不住她的汗。她的夹肢窝忽然的湿了一点，而最讨厌的是脑门与鼻尖上全都潮润起来，她的眼由东扫西射改为紧紧的盯着她的牌。只有这样，她才能把心拴住，可是她也知道这样必定失去谈笑自如的劲儿，而使人看出她的心病。她不后悔自己作过的事，而只恨自己为什么这样脆弱，连两声啼哭都受不住！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7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六五 反 省

1 【自问】

A. (母亲临终时，约翰和其他孩子都哭得很伤心。他回顾了自己所做过的坏事，再也不计较过去受过的委屈。他想了很多，忽然想到母亲死后自己可以得到一个金戒指。但他立刻为这样的想法而反省，以至终生。)

他似乎看见戒指在他的手上。“这是我母亲留下的纪念呀”，他应该说。看到那样的纪念品他应该号啕大哭，但是他又情不自禁地觉得戴着它很好看。“不要脸！谁在母亲的灵床前还有这样低级的想法？”是一个昏沉的头脑，一个哭干眼泪的孩子？不，是一个遗产继承人。是他比别人更贪婪，还是天生吝啬？不，要是那样的话，他是永远不会把那件事说出来的，因为那件事是深深埋在他心底的；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忘记那件事；它不时地浮现在自己眼前。当他在不眠之夜或在极其疲倦而不想做事的瞬间想起那件事的时候，立刻就感到脸上发烧。一到这种时候他就对自己和自己的作为进行反省，把自己判为所有人中最卑鄙的人。

〔瑞典〕斯特林堡《女仆的儿子》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B. (丑松回想已经发生的一切，心中不安。)

有些事自己觉得很谨慎，但仍然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他越想越感到还是自己注意不够。那位大日向从鹰匠街的旅馆里被赶走的时候，自己为什么那样不冷静，慌慌张张，非要搬到莲华寺来不可呢？为什么猪子莲太郎的著作一发表，自己就得意洋洋地吹嘘一通呢？为什么要那样为这位前辈辩护，使人觉得自己同他之间好象存在某种关系呢？为什么老爱在旁人面前提起那位前辈的名字呢？为什么不偷偷地去买他的书呢？为什么不想个聪明的办法，一个人躲在房里悄悄地阅读呢？

想到后来脑子实在疲倦了，可还是没有想出个头绪来。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37—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C. (“我”对于女人的特异的魅力，无法抵御。)

为什么我在这位女人手里竟变得如此温顺，象一块软面一样由她任意捏弄？为什么我丝毫不去反抗，甚至连坚持己见的想法都不曾出现？想必她了解并能驾驭我的心灵，把我引向我所神往的目标。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人世间》第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D. (热恋中的我有一天看到心爱的瑤和一个男人一起走出家门，顿时心绪烦乱。)

“我要在这里守一整天，一直守到她回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

“我回去，一定要伤心地哭一场，”我又对自己说。

.....

“为了一个女人，是值不得哭的。我不要做一个给女人当作消遣品的男人。”

我这样说，但是我的眼泪淌出来了。

我的眼泪居然会有这么多！

“自杀，”我的脑子里忽然现出这两个字。我想起了我的自杀的哥哥。

“受了女人的欺骗以后，自杀是最好的报复的办法。”

“但是她会不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自杀的？”

“恐怕她不会知道。”

“即使知道了，对我也没有好处。我那个时候不会再有知觉，而且她也不会伤心。”

“写一封遗书罢，象哥哥那样。”

“人们未必就相信我的话。反正她活着有嘴替自己辩护，我却不能够从坟里爬出来说话。”

“即使人们都相信我的话，对我也不会有好处。有的人会骂道：‘这蠢材！’有的人会把我的故事编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唱赚钱。受了女人欺骗而自杀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却从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受惩罚。”

“那么就把她杀了罢。让我第一个来惩罚欺骗男人的女人。”

“但是她太可爱了。杀了她很可惜！”

“那么就杀了那个穿中山装的胖脸男子罢。杀死了她的情人，看她以后还骗不骗我！”

“但是那个男人不见得就是她的情人，我以前并没有看见过他。她既然爱他，为什么又要骗我呢？她很可以不理我。”

“那个男人也许是她新近才认识的。”

“但是她为什么要爱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不见得会比不上他。她不会为了他就抛弃我。”

“她一定想把两方面都抓住不放。”

“不，她不是这样的女人。我所爱的女人决不是这种人。”

“而且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也不象是一对情人。”

“那个男人不是他的情人。”

“他们并不是故意避开我。我为什么不追上去问个明白呢？”

“是的，我应该追上去讲话。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是我自己不好。她不是叫我不去看她吗？我为什么不相信她的话？”

“你多疑的，懦弱的男子啊！”
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结论。

〔中国〕巴金《春天里的秋天》，见《巴金选集》第
5卷152—1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内省】

A.（当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和被告席上的玛斯洛娃相遇时，聂赫留朵夫不禁想到是他第一次诱奸了她，使她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他意识到他的犯罪，但他又不敢正视这一点，他的内心在斗争着。）

他心里产生了悔恨情绪，但他还不愿受它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背，把它的鼻子按在闯祸的地方。那小狗尖声狂叫，四脚抵住地面，身子往后退，想远远离开自己闯祸的地方，并且把它忘掉，但主人铁面无情，不肯罢休。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他以前的行为多么卑劣，也感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但他还是不了解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他有一个支配他命运的主人。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他感到无法脱身。他还在硬充好汉，若无其事地坐在第一排第二座上，习惯成自然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便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已感到，不仅那个行为，而且他的整个闲散、放荡、残忍和自满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鄙和恶劣。在以往的十二年里，有一块可怕的幕布一直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件罪行和犯罪后所过的全部生活。如今这块幕布在飘动，他已经偶尔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11月版。

B.（林道静在定县，看到家中原来的佃户郑德富不理解她，姑母讲地主的小姐恋爱的故事又触动了她，使她觉察到自己所受剥削阶级的影响。）

这是一个少有的夜晚。也是道静有生以来内心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夜晚。她自从受了卢嘉川等同志的教诲，又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的书籍以后，她便自以为站到了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一边；便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谁知，当她又住在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里，而且，无意中碰到了家中的佃户郑德富以后，这才暴露了她身上致命的缺点——原来，她的阶级意识是模糊的，她所理解的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只是书本上的。郑德富为什么一个人流落到这遥远的异乡？为什么这样穷苦、凄凉？无疑地，是和林伯唐、徐凤英对他残酷的剥削有密切关系。而她自己呢？她是站在什么地位上的呢？道静躺在枕头上，听着姑母轻微的鼾声，沉痛地想道：“呵，我原来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家，我所理解的阶级斗争竟是粉红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而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是血淋淋的鲜红的呵！……原来，我的身上已经被那个地主阶级、那个剥削阶级打下了白色的印记，而且打的这样深——深入到我的灵魂里。所以我受不了郑德富的白眼仁，所以我讨厌他……林道静呵，你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呵？……”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3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 【三省】

（悲观怀疑派史循在医院的自杀，使章秋柳深受刺激。她回到同学会，歪在自己的床上，对自己的历史和人生态度进行了反省和解剖，得出了当代青年的通病根源在于环境压迫的结论。）

现在雨已经停止，天色却当真的黑下来。窗外树上，几只麻雀啾啾地叫着。章秋柳懒懒地歪在枕头上，左手支颐，右手折弄衣角。她忖量着史循那一番话。真料不到史循也有浪漫的历史，也演过恋爱的悲剧。他是一个“曾经沧海”的人。但是艰苦的历史并不能磨炼出他一副坚硬的骨头，反把他的青春的热血煎干，成为一个消极者，一个怀疑派。也许这多半是因为他有病，生理上的痛苦影响成精神上的颓唐罢？除非是大勇的超人，谁不是为了一点生理上的不健康而损害了心理上的愉快？想到这里，章秋柳看着自己的丰腴红润的肉体，不禁

起了感谢的心情，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

——章秋柳呀，你是有福的哟！你有健康的肉体，活泼的精神，等着你去走光明的大道！你应该好生使用你这身体，你不应该颓废！颓废时的酒和色会消融你的健康。你也会像史循一样的枯脊消沉。你会像一架用敝了的机器，只能喘着喘着，却完全不能工作，到那时，你也会戴了灰色眼镜，觉得人生是无价值了。章秋柳呀，两条路横在你面前要你去选择呢！一条路引你到光明，但是艰苦，有许多荆棘，许多陷坑；另一条路会引你到堕落，可是舒服，有物质的享乐，有肉感的狂欢！

她委决不下。她觉得两者都要，冒险奋斗的趣味是她所神往的，然而目前的器官的受用，似乎也舍不下。虽然理智告诉她，事实上是两者不可得兼，可是感情上她终不可牺牲了后面的那一桩。正如她对史循所说：“我们自然不惜一死”，她对于死，的确没有什么畏怯，但是要她在未曾尝遍了生之快乐的时候就死，她是不很愿意的。从前她也曾这么想，先吃尽了人间的享乐的果子，然后再干悲壮热烈的事罢；可是现在看见了史循的殷鉴，她又怕待到吃尽了享乐的果子时，她的生命力也就消失了。

很失望似的将两手捧住了头，她又苦苦地自责了；为什么如此脆弱，没有向善的勇气，也没有堕落的胆量？为什么如此自己矛盾？是爹娘生就的呢，抑是自己的不好？都不是的么？只是混乱社会的反映么？因为现社会是光明和黑暗这两大势力的剧烈的斗争，所以在她心灵上也反映着这神与魔的冲突么？因为自己正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遗传，环境，教育，形成了她的脆弱，她既没有勇气向善也没有胆量堕落么？或者是因为未曾受过训练，所以只成为似坚实脆的生铁么？

但一转念，她又觉得这种苛刻的自己批评，到底是不能承认的。她有理由自信，她不是一个优柔游移软弱的人；朋友们都说她的肉体是女性，而性格是男性。在许多事上，她的确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无顾忌的敢作敢为的人。她有极强烈的个性，有时且近于利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大概就是这，使得她自己不很愿意刻苦地为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虽然明知此即光明大道，但是她又有天生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反抗与破坏的色素，很浓厚地充满在她的血液里，所以她又终于不甘

愿寂寞无聊地了此一生。

这样无结果地想着，她的眼皮很重地慢慢地阖下了。然而一串问题仍在她的昏瞆的脑子里旋转：就是这样的无望么？就是这样的堕落，终于无挽救么？就这样的得欢笑时且欢笑，送去了可宝贵的生命么？……她张大嘴打了个呵欠，眼睛里有些潮润了，突然一件事转上心来。那天商量着立社的时候，王诗陶不是有几句很警策的话么？她说：“我们都不是居心自暴自弃的人，我们永不会忘记牺牲了一己的享乐，追求大多数的幸福，只是环境不绝地来引诱我们颓废，而我们又是勇气不足，所以我们成了现在的我们。环境的力量太大了，脆弱的个人是无论如何抵抗不了的，我们须得联合起来奋斗，用群的力量来约束自己，推进自己。”这是王诗陶的自白，也是各人的自白；是王诗陶的希望，也是人人的希望。不错呀，用群的力量来约束自己，推进自己。”

章秋柳从床上跳起来，跑到书桌边，提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道：

——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请自今日始；刻苦，沉着，精进不休；秋柳，秋柳，不要忘记你已经二十六岁；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切实地做人从今开头。

〔中国〕茅盾《蚀·追求》，见《茅盾全集》第1卷
318—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六六 抱 怨

1 【埋怨】

（儿子秀川在家乡办起木匠铺，支部书记说他是“搞资本主义”，“开黑工厂”，两人吵起来。父亲也明白理在儿子一边，但仍感到惶惑不安。）

老木匠愣在那里了。这突然袭来的一场暴风雨把他给打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几年前那个生人跟前说句话都脸红的儿子，会说出这么一番有板有眼的話。也为儿子高兴么？不，他感到不安。人老了，心钝了，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不出个曲直了，可也不能这样得理不让

人哪！老实说，他看不惯这位书记官，他那德行，他那作风，够损的了。照他那主义，庄稼人不都得穷死、饿死么？可儿子也太过火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孩子，爹知道你心里有气，谁没气？挨批判那滋味你受过，爹也受过。站在台上，当着乡亲们的面，就跟斗地主一样啊！可咱说话办事得讲分寸，过去的那一套做错了改过来，总不能鸡蛋大粪一锅煨呀！总不能说谁富谁有理，那地主、老财、富农、资本家不也有理么？那还要共产党做啥？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讲良心。穷也好，富也罢，得长副好心肝。你小子，心野了，野得收不住笼头了，出了几天外，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不知道吃了几碗高粱米了，满口狂话，拿大帽子压人哩！中央的大官你亲眼见过？他们咋说的你亲耳听过？庄稼人本份为重，就算是支书他不对，也该忍着点，他是领导，咱是平头百姓，官和民能一般大小么？说是平等，爹活六十多岁，见得不多。再说，今儿这个场合，有爹，用得着你指手划脚？……

〔中国〕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1）》第1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幽怨】

A.（汉娜丽妮以为罗梅西怠慢了她。）

她一直安慰自己说，罗梅西的表可能慢了，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后来，她发现情况好象并非如此，于是就拿起针线活在窗座上坐下来，尽可能压抑着自己心头的烦乱。而最使她难堪的是，罗梅西最后来到的时候，却带着那么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根本无意对她作任何解释。他答应早来的事，似乎已完全忘了。

今天的茶会对汉娜丽妮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最后午茶终于吃完，她于是竭力想打破罗梅西的心不在焉的神态。在墙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书，她拿起那些书，做出要把它搬走的样子。她这种动作终使罗梅西从茫然的状况中惊醒过来，他立刻跑到她的身边去。

〔印度〕泰戈尔《沉船》第37页，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1年1月第1版。

B.（一心追慕着表哥晓松的梦珂，突然得知他背着自己住进了“安乐宫”，在同一个坏女人鬼混着。她乘澹明的车回到姑母家以后，顿然生起忌妒、悔恨、幽怨之情。）

她哭了。这事是这样的使她伤心，想起自己平日所敬爱，所依恋的表哥，竟会甘心搂抱着那样一个娼妓似的女人时，简直象连自己也受到侮辱。

澹明倒很高兴的一直挽着她到家。

她拒绝了澹明送她进房，便一人关着门，躺在床上象小孩般的哭了起来。细细的去想到那从前所得的那些体贴，温存，那些动魄的眼光，声音……“呀！他是多么的假情呵！”于是她从枕头底下把前天收到的那封甜情蜜意的信抽出来扯得粉碎，满床尽是纸屑；看见纸屑，心越气了，又把纸屑撒满一地。千怪万怪，只怪自己太老实，信人信得实实的。便吃亏，不是应该的吗……如此的自怨，怨人，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也不知经过了多久时候，只觉得人已疲倦，头沉沉的作痛，躺在软枕上犹自流泪。

〔中国〕丁玲《梦珂》，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
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C.（白茹爱着剑波，可剑波是否也同样爱着白茹？这使白茹颇费琢磨。）

可是，白茹甜蜜的幻想忽然从顶峰上降下来，另一种思想在袭击着她那幻想的心花。“他太叫人生气啦！他老是那样规规矩矩的对待我。他老叫我‘白茹同志’。虽然这个称呼在一般同志来说是那样亲切，可是在他口里叫出来我总觉得冷冷冰冰。

“本来前几天审问俘虏，我是那样仔细地给他记录，我写的字比以往几天都好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好象我的记录都是多余的。”

“前几天我叫他脱下衬衣我给他洗洗，实指望用我这小妹妹的手代替大姐你的手，可是真气人，他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声：‘谢谢！白茹同志，暂时还用不着。’可是到了晚上，高波向他要，他马上就脱下来了。这小高也太讨厌了，我差一点没哭出来。

“还好，那天高波洗的衣服没干，我又发现了他的衣领上有一点破边，深夜，小高和李鸿义都睡着了，我散开了小辫子，装着洗头，就又给他洗了一遍，一直又在炉子上给他烤干，又一针一针地给他缝补了衣领。当我偷偷为他作完了这些，我的心是多么宽慰啊！

“当我把它送到他屋里的時候，正巧他刚放下书本，在灯光下他的眼睛第一次用那样温柔美妙的神气看着我，从他的眼里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心在急跳，他的两腮变红了！我的心此刻是多么热呀！我正要和他说话，可是忽然外间也不知是小高还是李鸿义在铺草上一翻身，他马上眼睛一惊低下了头，又是那句老调：‘谢谢你，白茹同志，快回去睡吧。’”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D.（范丹妮同一个男人跳舞，目的在于打动自己的情人胡正强，唤起他对她曾有过的热情，她不时飘去挑逗的目光，然而对方一无所动。）

他不是曾经爱过她吗？夜晚在那幽静的林荫道边，他不是热烈忘情地拥抱过她、吻过她吗（她的胸和肋骨现在还能感到当她被紧紧拥抱时的压痛）？他不是说他从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人吗？连他的妻子也从没有激起过他这样的爱情吗？她不正是在一片激动的云雾中，把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温情都献给了他吗？

为什么走出了这一步，他却退缩了呢？

她知道他有妻子，有儿女，他要维持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正人君子的形象。

她并不曾认真想过要拆散他的家庭，与他结合。她并不懂得有个家庭。她只要爱，只要真正的爱！

可是，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就如此怯懦呢？还是另有所爱呢？

今天，为了见他，她用了一下午时间精心打扮。她把头发做成他最喜欢的那种发型，她选择了最可能吸引他的这条米黄色的长裙，洒了她认为最高雅的香水。她知道他喜欢鲜艳而又朴素自然的装束，便

竭力作这样的迎合。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1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六七 受 屈

A.（由于叛徒戴愉的挑拨中伤，使王晓燕也认定林道静叛变了，并指使同学殴打她，这使林道静非常痛心。）

林道静感到一阵眩晕，感到比刚才有人打她嘴巴更难忍受的愤怒与痛楚。在这个新的地方有谁知道她林道静呢？只有她——她一生中最好的朋友王晓燕知道。那么，是被她出卖了？被这最好的朋友出卖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呀！然而她却不能不这样想。因为晓燕明明站在她面前。……她激怒地瞪着王晓燕，顺着嘴角涌流出来的鲜血涂了她一手掌。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5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B.（江雁容的数学没考好，受到弟弟的讽刺、母亲的批评，这使她委屈又伤心。）

江雁容的头垂得更低，那张耻辱的考卷刺目地躺在脚下。忽然间，她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眼泪迅速地涌进了眼眶里，又一滴一滴落在裙褶上。眼泪一经开了闸，就不可收拾地泛滥了起来，一刹那间，心里所有的烦恼、悲哀和苦闷都齐涌心头，连她自己都无法了解怎么会伤心到如此地步。事实上，在她拿到这张考卷的时候就想哭，一直憋着气忍着，后来又添了许多感触和烦恼；这时被弟弟一闹，母亲一责备，就再也忍不住了，泪珠成串地涌出来，越涌越多，喉咙里不住地抽泣，裙子上被泪水湿了一大片。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4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六八 责 怪

1 【责备】

A. (“我”发现了罗伯特的阴谋。)

房间里漆黑一片。我隐隐约约能听到客厅里的谈话声，但听不清他们在讲些什么。唉，我还如此年轻，可就有人要害我的命了。老师讲的新时代，那光辉灿烂、欢欣鼓舞的景象，哪儿有半点影子呀？罗伯特，你为何这等疯狂？因情场争风吃醋而进行的谋杀，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屡见不鲜。这是人类兽性的残余，为人类所独有！人类另一个独有的兽性残余是，谋财！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难道不对吗？可是你，罗伯特，比谋财害命还要可耻。你憎恨你自己的母亲，憎恨你的生身之母。你得不到她的疼爱。你在你父亲面前摇尾乞怜。他对你却不予理睬。你呀，罗伯特，衔恨我，妒忌我，就因为你母亲更喜欢我。你担心你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可能会被我这个局外人夺走。这类事，在欧洲小说里描写得很多。因此我在你眼里，也许是一个贪财贪色的罪犯。

我扪心自问，我对得起自己。我也对得起这个世界。不信你瞧，我只愿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它，我无所需求。对我来说，幸福不是来自他人的恩赐，而要自己去奋斗。这一段时间我与家庭的分裂，深深地教育了我。是啊，这问题要比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深奥复杂得多！

还有你，达萨姆，但愿你说的不是事实。但愿罗伯特不象你所描绘的那样坏。但愿是你另有企图，居心不良。

还有你，胖子，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家伙，皮肤浅黄洁净，眯缝着两只小眼。我与你究竟有何瓜葛？象你这样衣冠楚楚的人，能为要几个钱，能为贪图梅莱玛的家产和他的闺女，而去为别人充当杀人凶手吗？

萨拉呵，米丽娅姆呵，副州长先生呵，还有那协同理论……

我的心呀，在瑟瑟地颤抖。为什么我竟如此怯懦呢？

[印尼]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人世间》第173
—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B. (维奈内心激动异常，深深责怪苏菲娅。)

“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一片钟情的报答吗？我过去对你是何等信任，现在我才明白，这只不过是你要的一场恋爱把戏。以前你在我心目中如同天上的女神，我把你看作是天国之光，神明之火。啊！我甚至还愿为你而牺牲我的宗教信仰。难道你把我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为的就是这样折磨我吗？唉！算了，就这样吧！老天爷保护了我的宗教信仰，我内心的痛苦也会慢慢消失。我责骂你也无用，你所做的不过是别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做的罢了。我之所以感到痛心是因为我对你曾寄予更大的希望，可是我想错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不具有为你所崇敬的美德。但我也清楚，过去和现在，我对你的一片忠诚是任何人对别人所不可能有的。即便克拉克学识渊博，头脑灵敏，富有才能，具有各种各样的美德，可是如果我对你的了解不错的话，你同他相好是不可能称心如意的。”

[印度] 普列姆昌德《舞台》第258—25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C. (二猛为他的未婚妻凤月救火而受伤致残，凤月却把他甩掉了，这使二猛的嫂子金竹愤愤不平，并因此而接受了他的爱情。)

这一夜，金竹没有合眼。泪水，浸湿了枕巾，泡红了她的眼眶。一个女人，有什么比听到别人说自己这样的酸话更痛苦？这种人，明明是自己变心，却要造谣中伤别人，以此来掩盖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多么的可恶呀！她仿佛看到，二猛接到凤月退去的东西时，那张愤怒的脸，那颗痛苦的心！她在内心深深地责备自己，似乎二猛造成今天的痛苦，她也有责任似的。这个无情无义的风月，二猛是为了扑灭她引起的火灾负伤的呀！现在，在二猛最需要她的温情，最需要她的抚慰的时候，她却把他抛弃了，飞出去寻男人去了。这，是人做的事吗？她，也算得上人吗？往后，二猛的腿变跛了，他怎么过？不知怎的，此刻，小时候老奶奶向她讲的那个古老的故事，又走到她的脑子里来了。那个她梦见过多次的田螺姑娘，又站到了她的面前。她明白，二猛一直很敬重她；后来，深深地爱着她。她也……那时，她觉得二猛应该有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伴儿。无论如何，自己不能去破坏他的幸福，

而且她也害怕可畏的流言。几千年代代相传的封建观念也不能不侵蚀这个长年累月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女人。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切该来的都来了，流言变故，不仅没有击倒她，相反地倒使她坚强起来，她明确地意识到，她应该站到他的身边去，勇敢地接受他的爱情！

〔中国〕张一弓《山道弯弯》，见《中篇小说选》第475—4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自责】

A.（保尔在同党的宣传干部丽达的接触中，渐渐对她由敬仰产生了爱情，但由于环境的艰苦，他把这种感情埋在心里。当这天保尔如约去丽达那学习时，却发现丽达正和一位红军干部拥抱在一起。当时他没弄清这位红军是丽达的哥哥，因此心中很痛苦。但这时的保尔头脑仍然非常清醒。）

“真不明白，柯察金同志，为什么您一发现丽达有丈夫就那样痛苦？难道她什么时候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好吧，就算她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您突然这样难过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您怎忽略了这一点呢？嗯？再说，要是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看姓名可能是她的哥哥，也可能是她的叔叔……要真是这样，你无缘无故就给人难堪，岂不是太荒唐了吗？看来，你也是一个糊涂虫，不比任何笨蛋强。他是不是她的哥哥，一打听就可以知道。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还有脸见她，跟她说话吗？得了，往后你再也别想上她那儿去了！”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B.（平民姑娘加布利埃尔得到了公爵的儿子埃蒂安纳的爱情。无意中，她引起了对方脆弱的感情上的痛苦；她立刻理解了对方并自责。）

她为自己的过失而深感震惊，她希望上帝的力量能够把自己的心

揭示给埃蒂安纳，因为她已经感觉到片言只语的责怪、稍稍严厉的一瞥都会引起埃蒂安纳多么惨痛的感情；她天真地要他看她灵魂中升起的云霞，说那是她的爱情黎明时的金色襁褓。加布利埃尔的一滴泪水把埃蒂安纳的痛苦变成了欢乐，他简直要责怪自己的暴虐了。

〔法国〕巴尔扎克《被诅咒的孩子》，见《爱情的结局——外国中篇小说丛刊（9）》，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C.（苏菲娅不断地埋怨自己。）

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使自己的心灵承受这一罪孽呢？难道我不能向王公夫人要回那封信吗？她会立刻还给我的。再说我又为什么要把那封信交给她呢？王公夫人要是发现了我这一不道德的行为——她也一定会发现的——那她心里不知会把我看成什么人呢！在她看来世上也许没有比我更下贱、更卑鄙的人了！

突然，扫地的声音传到了苏菲娅的耳中，她不由得一惊：是天亮了吗？她拉起窗帘，打开房门——原来天已大白了。她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她胆怯地望着那只手提包，象一个木偶似地站在那里。她的脑子已不管用了，她痛恨自己的这一切，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恨不得去悬梁自尽，活着还有什么脸见人呢？王公夫人每天起得很早，她一定会发现我。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上苍啊，您是苦命人的保护者，现在我的名声全掌握在您的手中了。但愿王公夫人此刻还没有起身！她的这一祈求是多么悲悯，多么不得已，多么痛苦，又是多么虔诚、多么羞赧啊！她平生也许还从未如此真心诚意地祈祷过哩！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21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D.（老二瑞丰不明不白地被日本人杀害了。为了不使老人们再受刺激，瑞宣只好瞒着这件事。想到以往对二弟的放任和不负责任，大哥瑞宣十分愧痛。）

走进了家门，他似乎不能再动了。他坐在了门洞里，一半有声的，一半无声的对自己说：“你知道老二的行为不对，为什么不早教训

他呢？打他几个嘴巴子，也比教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强呀！你为什么只顾大家表面上的和睦，而任着老二的性儿瞎胡闹呢？好，现在他死了，你去央求白巡长，李四爷，给遮掩着事实；倒好象老二根本是好人，总得活下去；即使他死了，也得设法弄得好象他还活着似的！这是什么办法呢？你讨厌他，而不肯教训他；他死了，你倒还希望他活着！你只会敷衍，掩饰，不会别的！你的父亲教敌人逼死，报仇了吗？没有！现在你的弟弟，不管他好坏，又教日本人杀了，你不单不想报仇，而且还不教别人声张，给日本人遮瞒着罪恶……你也算个人！！！”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0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六九 感 动

1 【感动】

A. (岛村被驹子的三弦琴声所感染。)

岛村忽然感到清凉，脸上好象要起鸡皮疙瘩，连肚子里都是透心凉。在茫茫然的头脑里三弦的琴声不知所到的轰响起来。与其说这使他完全受了惊吓，不如说他被征服了。他为一种虔诚的念头所感动，洗净了悔恨的思虑。他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只好任凭驹子的力量随意推动，愉快地让身体飘飘然浮起来。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第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7月第1版。

B. (地委书记唐久远坐了八年监牢，明白了不少“道理”，也改变了对普通人的态度，这使“我”感动得哭了。)

经过了八年监禁之后，他竟能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推心置腹，而他说的每一句话又都那样积极，那样实在，使我这个由于周围世界的瞬息万变和莫名其妙地凶狠野蛮而变得呆板麻木、干枯滞涩的心灵，好象突然接受了一阵春雨。板结的硬块得到滋润，龟裂络纹也开

始弥合，我哭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虽然他说的这些事似乎于我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多少年来，报纸上、广播里、舞台上、会场上的声嘶力竭、装腔做态的高调搞得我们震耳欲聋，这时，听到了一个当过地委书记的人的通情达理的声音，听到耳里，记到心里，好人还没有死绝，人话还有人在说，信任、真诚、实事求是和通情达理，这久违了的被埋葬了的一切，仍然在人们心头存留着，活动着，我怎么能够不哭呢？

〔中国〕张弦《记忆》，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2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C.（地下共产党员银环卖了自己身穿的毛衣，来接济病中的周伯伯。）

激动最厉害的是周伯伯，他心里一酸，热泪盈眶了。他想：这样有身分的姑娘，象亲人一样给自己看伤治病打绷带，还拿出钱来给自己买药，她贪图我这个孤老头子什么呢？什么道理使得她数九寒天把自己的衣裳都变卖了给人雪里送炭呢？没有旁的原因，她必然是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共产党就不容易找出这样好心肠的人来。怪不得老韩兄弟在了党，情愿把身家性命都搭赔上，他敢情是甘心乐意呵。……老人感到眼里那股热辣辣的东西要向外流，他不愿意叫人瞧见，扭转头挥掉了。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35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 【柘触】

A.（多病的女画家碧箫闲居在黯淡冷寂的家中，性情不免多愁善感。）

这时正是月亮尚未十分圆的秋夜，薄薄的几片云翼，在皎朗的明月畔展护着，星光很模糊，只有近在天河畔的孤星，独自灿烂着。四周静寂的连犬吠声都没有，微风过处，落叶瑟瑟地响，一种清冷的感触，将心头一切热念都消失了，只漠然引起一缕莫名的哀愁。

碧箫服侍父亲睡后，她悄悄倚着楼栏望月，这里并不是崇岭瀑泉，这时也不是凄风苦雨，仅仅这片云中拥护的一轮冷月，淡淡地悠悠地，翻弄着银浪，起颤动流漾时，已波动了碧箫的心弦，她低了头望着地上的树影冥想沉思。这时候忽然由远处送来一阵悠扬的琴声，夹和着松啸涛语，慢慢吹送到这里，惊醒了碧箫沉思之梦。她侧着耳朵宁神静气的仔细听，果然是一派琴声，萦绕在房后的松林左右。这声音渐渐高了，渐渐低了，凄哀幽咽中宛转着迂回缠绵的心曲，似嫠妇泣诉，夜莺哀啼；悲壮时又满含着万种怨恨，千缕柔情，依稀那树林中每一枝叶，都被这凄悲的音浪波动着。碧箫禁抑不住的情感，也随着颤荡到不能制止，她整个的心灵都为这月色琴音所沉醉了。忽然间一切都肃然归于静寂，琴声也嘎然而止，月色更显得青白皎洁，深夜更觉得寒露侵人，她耳畔袅袅余音，仿佛还在林中颤动流漾。那一片黑森森的树林，荫翳着无穷的悠远，这黑暗悠远的难以探索，正和她渺茫的人生一样呢！

碧箫想：这是谁在此深夜弹琴，我来到此三个月了，从未曾听说过这样悲壮哀婉的琴音。她如醉如痴的默想着，心中蜷伏抑压的哀愁，今夜都被这琴声掘翻出来；她为这热烈的情绪感动了，她深深地献与这无限的同情给那不知谁何的歌者。

〔中国〕石评梅《流浪的歌者》，见《石评梅作品集》
第207—20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B.（劳改释放的“右派”章永璘听完车把式唱的一首西北民歌，立时发生了共鸣。）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这是首情歌。开始，我只是被他的歌声和旋律所震动，久废不用的想象力象一只停在枯树上的受伤的鸟儿被炸雷猛然惊起，懵头懵脑地奋力扇动着翅膀，飞到尽其可能飞的地方。在震动过后，回首一望，才看到被闪电照亮的枯树下，绿草正在发芽。民歌的歌词，把我心灵里被劳改队的尘埃埋住的那最底一层拂拭了开来。因为歌词毫不掩饰、毫无文采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情欲。我回味他唱“阿哥的肉呀”那句热烈得颤抖的歌声，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情歌有如此大胆、豪放、雄奇、剽悍不羁。什么“我的太阳”、

“我的夜莺”、“我的小鸽子”、“我的玫瑰花”……统统都显得极为软弱，极为苍白，毫无男子气概。于是，我二十五岁的青春血液，虽然因为营养不足而变得非常稀薄，这时也在我的血管中激荡迸溅。它往上冲到我的头部，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不成形的幻影，又使我浑身不可抑制地燥热起来……我的眼眶中不知什么时候溢出了泪水。啊，这是我自由了的第一天。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中篇小说选》第30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C.（在“释放政治犯”的压力下，敌人为了欺骗人民，把刘思扬从监狱放出来，送回家软禁。临别时，他被难友们的情谊感动得热泪盈眶。）

刘思扬不能拂逆同志们真诚的心。这些细小的关怀，给他增添了无限离别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人世间常有的那种离情别绪，而是深深的互相了解，同甘苦，共患难，用鲜血凝成的感情。刘思扬默默地用筷子拨动饭粒，掩盖内心的苦痛。忽然，他在碗里拨出了一团东西；把饭粒拨开，看清了，同志们悄悄在他碗里放了半只咸蛋。一瞬间，刘思扬抑制着的眼泪又涌流出。这是同志们长期保存着的，地下党秘密送进来的珍贵礼物……从一片羽毛，可以感到友情的温暖，刘思扬感到的是一颗巨大的赤热的心。

“吃一点吧，这是同志们的心意。”

刘思扬噙着泪水放下了碗，慢慢站起来，在同志们探询的目光下，回到老大哥身边，无言地脱下温暖的上衣，披在他瘦削的肩上，然后，回转身，提起同志们给他捆好了的小小行李卷，径直向牢门走去。如果再逗留下去，他一定会激动地哭出声来。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34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D.（道洛号夫因恋爱失意（索尼娅爱着罗斯托夫而拒绝了道洛号夫的求婚）而迁怒于罗斯托夫，迫使罗斯托夫同他赌博，结果罗斯托夫输了四万三千卢布。罗斯托夫回到家中，看到妹妹娜塔莎正在唱

歌，全家人是那么幸福愉快，而他，与这种气氛是那么格格不入。

“这是怎么回事？”尼考拉听到了她的声音，大睁着眼睛想着。“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今天唱得多好！”他想。忽然他觉得，全世界都聚精会神地期待着下一乐音与下一乐节，而且世界上的一切分成了三个拍子：“oh, mio crudele affetto [哦，我的残忍的爱情]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oh, mio crudele affetto [哦，我的残忍的爱情] ……一，二，三，……一。哎，我们这种无意义的生活！”尼考拉想。“这一切，不幸，金钱，道洛号夫，怨恨，名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但这是真实的，……哦！娜塔莎，哦，亲爱的！哦，我亲爱的……她要怎样唱这个si呢？唱了！谢谢上帝！”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他也在唱了，为了加强这个si，唱了高音的第二度音程和第三度音程。“我的上帝！多么好！难道是我唱了吗？多么幸福呵！”他想。

呵！这个第三度音程颤动得多么好哦，罗斯托夫心中某种最好的东西大受感动了。这种东西与世界上的一切无关，高过世界上的一切。输钱，道洛号夫，诺言，算得什么！……全是无意义的！人可以杀人，偷窃，而仍然是幸福的……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七〇 感 觉

1 【感觉】

A.（贵族少女约娜终于和德·拉马尔子爵结婚了。）

结婚了！她终于结了婚！她仿佛觉得自从清早起，继续不断的种种场面、行动和事件，全象一场梦，一场真正的梦。人生中有些时刻里，仿佛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改了样子；一举一动都有了新的意义；就连每日的时辰都和平常不一样了。

她感觉有点眼花缭乱，特别是感觉有点惊惶。昨天晚上，她生活

里还没有起一点变化；她长期以来的希望不过是更接近了，几乎伸手可及了。她睡下去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现在，她成了别人的妻子了。

她已经越过了一道防线，幻想中未来的种种欢乐和幸福都已在眼前。她觉得一扇大门已经在她面前打开了；她就要进入她所梦想的境界去了。

〔法国〕莫泊桑《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

B. 她觉得，自己仿佛坐在漆黑的井底。井底同样正在下雪。这雪渐渐地把摄子周身埋没，把她冻僵。因为是雪，不能立刻使摄子窒息。然而，摄子孑然一身，无处可见希望的光芒。

〔日本〕曾野绫子《爱的破灭》第16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C. 如果往肌肉里注进石膏，那一定会产生现在的感觉。已经睁开眼睛了，周围为什么还是一片黑暗？仿佛有老鼠在什么地方拖着筑窝用的材料。喉咙里火辣辣的，象是被锉刀锉了一样。内脏象污水处理场一样泛着泡沫。想吸支烟。不，应该先喝点水。他一下子回到现实之中。哪有什么老鼠，那是女人干活的声音。

〔日本〕安部公房《沙女》第8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D. （萧润秋给陶岚弹了一支自己作的忧郁的琴曲。）

琴声是舒卷的一丝丝在室内飞舞，又冲荡而漏出窗外，蜷伏在雪底凛冽的怀抱里；一时又回到陶岚的心坎内，于是她底心颤动了，这是冷酷的颤动，又是悲哀的颤动，她也愁闷了。她耳听出一个个字底美的妙音，又想尽了一个个字所含有的真的意义。她想不到萧润秋是这样一个人，她要在他底心之深处感到惆怅而渺茫。

〔中国〕柔石《二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6第1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偶感】

（死亡的感觉曾经侵袭了麻田。）

一天早晨，好象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袭击着他的情绪，虽然在疗养期间，这种情况曾经反复出现过，但是身体恢复健康以后也就忘掉了这事。初夏的早晨本来应该使人感到清爽，麻田却反而打起冷战来了。那股冷飕飕的感觉是从后脑勺开始的。他想：自己大概是累了，接着就想起了早已忘掉的倦怠感。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麻田想着想着，两只眼睛就发直了。在那种全身无力，甚至连思考的能力似乎也丧失了的情况下，麻田突然预感到自己要死了。尽管如此，他并不恐惧，只是有那么一种在一片灰暗的状态中晃悠的感觉。麻田陷入这种状态达一个来小时之久，才又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1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3 【幻觉】

A.（卡尔登从史曲勒孚律师事务所出来，走在路上。）

怀着剩余的心力，处于一片荒漠之中，这人（指卡尔登——编者注）静静地站在通到一条寂静的巷道去的路上，偶然看见在渺茫前途之中闪出一个光荣志愿，自我牺牲和坚忍的幻景。在这灵境之中，有仁爱 and 尊敬所照耀着的通明的游廊，有悬垂着的成熟的生命之果和光辉灿烂的希望之泉的花园。

〔英国〕狄更斯《双城记》第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B.（那个夜晚，在河坡脚下距水边几步远的一块小小沙洲上，阿玛莉亚出神地凝望着——一轮皓月从波浪里冉冉升起。）

此时此际，眼前的景色充满爱情、感伤与柔情蜜意；天空中繁星万点，象镶满宝石的拱顶，夜晚的那颗晶莹的珍珠就镶在上面；热带刮来的和风已把一切冬天的痕迹都吹得无影无踪；阿玛莉亚的敏感天

性和富于诗意的想象力，完全被大自然的吸引力折服了。敏感的少妇用她那超凡脱俗的心灵，感受着赏心悦目的美景，沉醉在天际无形无色的、虚幻缥缈的诗的境界中。

她的视觉和听觉都失去作用，连一个男人走在她身旁突然发出的轻微响声，都没有使她十分秀丽的头转过来……

那个男人走到离阿玛莉亚两步远的地方，一种宗教式顶礼膜拜的感情似乎涌上心头，只见他抱臂默默瞧着她。可是她的一声叹息忽然间暴露了他到来的秘密，少妇猛然回过头来，不由地惊叫一声，这时她的腰也就马上被跪在她面前的那个人紧紧抱住了。

那个人就是爱德华多。

“阿玛莉亚！”

“爱德华多！”

……

“我亲爱的天使，你这样多美啊！”年轻人说道，依然跪在他情人脚下，双手紧紧搂住她的腰，眼睛痴痴呆呆地凝视着她的秀丽丰姿。

“我正在想念你，”阿玛莉亚将手放在爱德华多头上说道。

“真的？”

“当然，我在想你，好象看见了你，但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尘世上；是在淡淡地透着玫瑰色的明净的碧空，我看见你在我身旁。我们呼吸着芬芳的大气，陶醉在震撼长空的天国的旋律中。就在那样一个销魂的时刻，我见到了你，那时候，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好象使我离开了大地。”

〔阿根廷〕何塞·马莫尔《阿玛莉亚》第573—574页，
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C.（皮肖塔由于惧怕表哥奎利亚诺，向奎利亚诺开了枪。）

一连串子弹打中了奎利亚诺的手，打碎了他的身体。……

奎利亚诺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他还觉得自己在跑。他脑子里的神经细胞全给搞乱了，他以为还是在七年前，他正和皮肖塔一起穿山越岭，他似乎看到了从古罗马的蓄水池中流出来的水，他似乎闻到了奇

异而又迷人的花香，他感到锁在神龛里的圣人一个个地在他身边闪过……他叫道：“艾斯巴努，我相信……”他相信命运给他的幸福，他相信朋友对他的真爱。这时，死亡仁慈地阻止了他的思想，使他来不及想到自己的被出卖和他最后的失败，他在一片梦幻中死去了。

〔美国〕马里奥·普佐《西西里人》第346—348页，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D 就在这时，因滕索突然感到，彩色缤纷的讲话，变成了小马、汽车、飞机的模样，象旋转木马一样又在他的周围转动起来。这种带着强大离心力的旋转从中心一直扩展到会场边缘，力图把他同柱子上面西塞罗和丹托内斯等的雕像裹带着一起转动。帷幔膨胀起来，多里奥的圆柱象所罗门王宫里的大柱子一样弯曲波动，主席台上的人正顺着这些大柱子滑落到桌子上。顶层楼座的人群好象霸正足球场上似的从上面冲了下来。

〔玻利维亚〕奥·塞斯佩德斯《哑叭议员》。

E. (贾母去世。)

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身子也没有着落。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老爷是不管事的人，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掇弄了么。谁收在屋子里，谁配小子，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向老太太的套间屋内。刚跨进门，只见灯光惨淡，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鸳鸯也不惊怕，心里想道：“这一个是谁？和我的心事一样，倒比我走在头里了。”便问道：“你是谁？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要死一块儿死。”那个人也不答言。鸳鸯走到跟前一看，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仔细一看，觉得冷气侵人时就不见了。鸳鸯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细细一想道：“哦，是了，这是东府里的小蓉大奶奶啊？她早死了的了，怎么到这里来？必是来叫我了。她怎么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给我死的法儿。”鸳鸯这么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来，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取出

那年绞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F。（虚无主义者惠在现实铁鞭的抽打下，精神恍惚，信仰崩溃。他避居在霉黑的小屋内，看着天花板上因烛烟熏成的两个浓黑的英国字，Roar China。这两个英国字，译成中文，即怒吼吧，中国！）

每逢看着这两个奇怪的字，惠的脑子里便翻滚着无数的幻想：咆哮？全中国是在咆哮了！是谁用这古怪的方法在这小小的斗室中烧上了这惊心的两个字？光景不是柯？也未必是云？但也许竟是云罢？——哦，一定是许那样空想而热情的人！一定！

他忽然独自纵声笑了。

于是他想到了许的一切，心头顿觉得沉重起来；从许又想到馨，——最后一次晤见时馨的一切话，一切悲观，一切恨。

他害怕似的闭了眼睛。但是他的耳朵里，蓦地又响起了馨的磔磔地令人毛戴的惨笑声。他又赶快掩了耳朵，咬紧了牙关，在床上打滚。

他怕极了他这“过去的自我”现在幻化为馨时时刻刻来破坏他的宁静！

在他贴床的板壁外，仿佛常有两个人在那里嘈嘈地争论。那声浪就像一支一支的尖针透过了板壁，刺得他头疼。忽然清晰到一句一字都很分明。尖声的冷冷的像是馨，而兴奋的滔滔不绝的，则简直竟是他——惠自身！

他狂叫一声从床上挺起身来。

于是什么都没有了，原来只不过是他自己的耳鸣！他再躺下，一身冷汗，脸色灰白得像死人。

夜来了，他不开电灯，他怕自己的影子。

公寓里更加嘈杂了，他的房外不断有人来往；每一个脚步声都使

他心悸，每一步都像是踹在他的心窝，他的心发抖。

〔中国〕茅盾《三人行》，见《茅盾全集》第2卷
486—4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G.（吴老太爷在上海的声、光、色的强烈刺激下，神经萎顿了。他进入了梦幻世界。）

吴老太爷只是瞪出了眼睛看。憎恨，忿怒，以及过度刺激，烧得他的脸色青中带紫。他看见满客厅是五颜六色的电灯在那里旋转，而且愈转愈快。近他身旁有一个怪东西，是浑圆的一片金光，荷荷地响着，徐徐向左右移动，吹出了叫人气噎的猛风，像是什么金脸的妖怪在那里摇头作法。而这金光也愈摇愈大，塞满了全客厅，涨满了全客厅了！一切红的绿的电灯，一切长方形，椭圆形，多角形的家具，一切男的女的人们，都在这金光中跳着转着。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无数的高耸的乳峰，颤动着，颤动着的乳峰，在满屋子里飞舞了！而夹在这乳峰的舞阵中间的，是荪甫的多疤的方脸，以及满是邪魔的阿萱的眼光。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

“邪魔呀！”吴老太爷似乎这么喊，眼里迸出金花。他觉得有千万斤压在他胸口，觉得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爆裂了，碎断了；猛的拔地长出两个人来，粉红色的吴少奶奶和苹果绿色的女郎，都嘻开了血色的嘴唇像要来咬。吴老太爷脑壳里梆的一响，两眼一翻，就什么都不知道。

〔中国〕茅盾《子夜》第17—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H.（荆野入狱后，由于大的恐怖，头脑变得昏乱了。）

一个大的恐怖抓住着他了，他两手抱着头。

“天哪，我要镇静才好，要镇静，不然马上就会死了。”

于是象一般人一样，在无可奈何之中，他求神给他以镇静。神给他的还是可诅咒的昏乱。他看见戈平，向他微笑。看见老惠，老惠也被人带进来了。看见他的娘，哭他儿子。还看见绮。一会他又在他翔哥的父亲，他的姑丈面前，跪着求他给他设法，而他严厉的姑丈拒绝他；旁边是那位军官，不屑的脸嘴瞧着他：他跪向那军官了。结果，又是他们拖他到天桥。……他大叫了起来，最后看见有个不象人的东西抓住他。……

〔中国〕张天翼《荆野先生》，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2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I. (瑞枝心爱的女儿美兰走失了。)

瑞枝知道绝望了。她再没眼泪流，她只觉得脑壳象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里的一角。

昨晚上爱儿睡在自己怀里，今晚上只一个人！瑞枝看见美兰站在她枕畔对她说：

“……”瑞枝伸出两手紧紧的把美兰抱着，忙睁开眼看时，哪里见美兰的影儿！抱在胸怀里的是一件秋罗薄被——美兰专用的秋罗薄被！旁边的一个小花枕儿也象等她的小主人不回来，等困倦了，歪倒在一边。

“美儿！你今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你在哭着叫妈妈么？你睡着了么？你醒了么？你睁开眼睛在寻觅妈妈么？你在哭着呼‘诜——’和‘啼——’么？”瑞枝脑中循环不息的都是这几条疑问——不再见美兰，不能得正确解答的疑问。

望见衣架上挂着几套美兰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兰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烂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齐的衣服出去，美儿！你穿着那样旧烂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儿！美儿！没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妈妈累了你。”

……

瑞枝看美兰站在一个渺无涯际，萧条的旷野，象离群的羔羊，不知归路，一个人哀哀的哭，不见有一个同情的人来看她，瑞枝又看见

一个象夜叉的恶狠狠的人拖着美兰的手，强逼着美兰跟他去，美兰在后面拼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见那恶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兰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见那恶狠狠的人把美兰钉进一个木箱里面去。瑞枝又看见那恶狠狠的人和一个狡猾的老妇人在那边争论身价；美兰很瘦弱的，脸色也不象从前红润，站在那恶人身边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泪。瑞枝又看见美兰一刻间就长了七八岁了，满脸黑灰的在一间很黑暗的厨房里炊火，瑞枝又看见许多儿童一齐跑过来打美兰，把美兰捶得满脸的伤痕，捶得周身的黑肿。

[中国]张资平《木马》，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
现代卷第1卷第285—28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J. (瑞全在爱国老人钱先生家受到了鼓舞。他将自己决定出走的事告诉了钱先生，并激动地喝下了老人为他送行的酒，随后走出门来。)

瑞全的半碗酒吃猛了点，一着凉风，他的血流得很快，好象河水开了闸似的。立在槐树的黑影下，他的脑中象走马灯似的，许许多多似乎相关，又似乎不相关的景象，连续不断的疾驰。他看见这是晚饭后，灯火辉煌的时候，在煤市街，鲜鱼口那一带，人们带着酒臭与热脸，打着响亮满意的“嗝儿”，往戏园里挤。戏园里，在亮得使人头疼的灯光下，正唱着小武戏。一闪，他又看见：从东安市场，从北河沿，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倚着肩，眼中吐露出爱的花朵，向真光，或光陆，或平安电影场去；电影园放着胡鲁胡鲁响的音乐，或情歌。他又看见北海水上的小艇，在灯影与荷叶中摇荡；中山公园中的古柏下坐着，走着，摩登的士女。这时候，哪里都应当正在热闹，人力车，马车，电车，汽车，都在奔走响动。

一阵凉风把他的幻影吹走。他倾耳细听，街上没有一点声音。那最常听到的电车铃声，与小贩的呼声，今天都一律停止。北平是在悲泣！

.....

瑞全的酒意失去了一半，脸上不知何时已经被泪流湿。他不是一个爱落泪的人。可是，酒意，静寂，颤动的白光，与他的跳动的心，会合在一处，不知不觉的把泪逼出来。他顾不得去擦泪。有些泪在面

上，他觉得心中舒服了一些。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4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K.（“我”听到亲爱的哥哥自杀的消息，心情悲痛。）

我坐在沙发上，我看着墙上挂的那张珍妮·盖诺的像片。她在对我笑。那个傻女孩子，她许久不对我笑了，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对我笑呢？难道她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吗？金黄色的头发，淡青色的衫子，健康色的皮肤，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们都不过是纸上的，而且现在我的哥哥死了。

从珍妮·盖诺的脸上我把眼光移到白色的墙壁。墙壁是白的，白得没有一点黑影。但是渐渐地从墙壁上现出了一张黑瘦的脸。

这张脸上没有一点特征，它可以是任何人的脸，你的，我的，他的，但它并不是，它只是我的哥哥的脸。

这确实是我的哥哥的脸，一个年青人的平凡的脸，这平凡的面貌就代表了他的平凡的生活。

“我死了，我用自己的手割断了我的生命，”他忽然张开嘴道。

“不会的，我不相信，你明明在这里说话，”我坚决地反驳说。

“那刀子，那剧痛，那最后的挣扎！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没有人会想念我！我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他悲声说着，两只陷入的眼睛里落下了大的眼泪。

“如果死了以后还能够说话，还能够流泪，那么死就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况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我半信半疑地对自己说，声音很低，差不多只有自己听得见。

“我不愿意死！”他忽然扁起嘴说，他的脸变得真难看，嘴成了一个“一”字，眼睛成了两根线。我睁大眼睛去看。那张脸不住地扁下去，成了象馒头一样地可笑。

白的墙壁还是白的墙壁，并没有哥哥的脸嵌在上面。

“呸！你在睁起眼睛做梦！”我这样地骂自己。

〔中国〕巴金《春天里的秋天》，见《巴金选集》第5卷95—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L. (方太太躺在尼庵里。)

方太太再抬起头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先前那只悬空的小蜘蛛，现在坠得更低了，几乎触着她的鼻头。她看着，看着，这小生物渐渐放大起来，直到和一个人同样大。方太太分明看见那臃肿痴肥的身体悬空在一缕游丝上，凜栗地无效地在挣扎；又看见那蜘蛛的皱瘦的面孔，苦闷地麻木地喘息着。这脸，立刻幻化成为无数，在空中乱飞。地下忽又涌出许多带血、裸体、无首、耸着肥大乳房的尸身来，幻化的苦脸就飞上了流血的颈脖，发出同样的低低的令人心悸的叹声。……

……她的蜘蛛的眼看出去，那尼庵的湫隘的佛堂，竟是一座古旧高大的建筑；丹堊的裂罅里探出无数牛头马面的鬼怪，大栋岌岌地在撼动，青石的墙角不胜负载似的在呻吟。忽然天崩地塌价一声响亮，这古旧的建筑物齐根倒下来了！黄尘直冲高空，断砖，碎瓦，折栋，破椽，还有混乱的带着丹青的泥土，都乱迸乱跳地泻散开来。终于平铺了满地，发出雷一般响，然而近于将死的悲鸣和喘息。

……俄而破败的废墟上袅出一道青烟，愈抖愈长，愈广，笼罩了古老腐朽的那一堆，苔一般的小东西，又争竞地从废墟上正冒着的青烟里爆长出来，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形相。小东西们在摇晃中渐渐放大，都幻出一个面容：方太太宛然看见其中有方罗立，陈中，张小姐……一切平日见过的人们。

……突然，平卧喘着气的古老建筑的余烬，又飞舞在半空了；它们努力地凝结团聚，然后象夏天的急雨似的，全力扑在那丛小东西上。它们奔逃，投降，挣扎，反抗，一切都急乱地旋转，化成五光十色的一片。在这中间，有一团黑气，忽然扩大，忽然又缩小，天日无光……

方太太嚶然一声长呻，仆在地上。

〔中国〕茅盾《蚀·动摇》见《茅盾全集》第1卷
256—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 【神经错乱】

A. (道连·葛雷为自己年轻时的画像所苦，杀害了该画的画家

霍尔渥德后，最终也在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中自杀了。临死前，他来到那幅封藏画像的房间里。)

他轻手轻脚走进房间，照例把门反锁起来，然后把红缎罩从画像上拉开。一声痛苦夹着愤怒的叫喊冲口而出。除了眼睛里现出狡猾的目光，嘴角刻上一道伪君子的皱纹外，他看不出任何变化。画像上那个家伙还是那样面目可憎，甚至比以前更加可憎。沾在一只手上的殷红的湿斑似乎更醒目了，更像新鲜的血迹。他禁不住哆嗦起来。难道他做唯一的好事的动机纯粹是一种虚荣心？难道他只是想追求新的刺激，像亨利勋爵带着嘲笑所暗示的那样？难道正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癖好使我们偶尔做出比自身更高尚的行为？还是这一切都兼而有之？为什么那块红斑比先前更大了？像是一种恶疮在皮肤皱缩的手指上蔓延开来。画像的脚上也有血迹，莫非是从手上滴下来的？甚至没有握过刀子的那只手上也有血。……

但是，这桩杀人的罪行难道要跟踪他一辈子吗？难道他将永远背着自己的往事这个包袱？他是不是真的该去自首？不。他的罪证还留着的只有这么一点儿。那就是这幅画像。必须把它也消灭掉。他这么长时间留着它干什么？观察画像逐渐变化，渐渐老去，一度是他的一种乐趣。近来他已感觉不到什么乐趣。这东西常常使他夜里不能成眠。他不在城里的时候老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窥见他的秘密。这东西在他纵欲的过程中掺入了忧郁的成份。有不少欢乐的时刻往往因为惦着它而大杀风景。这东西好像成了他的良心。对，的确成了他的良心。他得把这东西毁掉。

道连四下环顾，看见了曾经戳死贝泽尔·霍尔渥德的那把刀子。道连曾把它擦过好多次，直至上面找不到任何一点痕迹。这时它又在那里闪着寒光。既然它杀死过画家，那就让它把画家的作品及其象征意义也一起毁了吧。让这把刀子切断同往事的一切联系。一旦往事逝去，他就自由了。让这把刀子结束灵魂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动。只要听不见灵魂讨厌的警告，他就可以得到安宁。于是他抓起刀子，对准画像猛戳过去。

〔英国〕奥斯卡·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第252—
254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溺死者在塞瓦斯蒂安心中引起了种种幻象。)

……他坐在板凳上茫然若失，脑子里空空如也，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景象。他所看见的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一块礁石变成了丑陋的妖怪在远处窥视着他；桨梢也变成了小魔鬼在向他打着手势；四周满是奇形怪状的人，穿着蓝色或鲜红色的衣服，跳着令人恶心的萨拉巴达舞。

突然，一只海鹰从高空俯冲下来，在距离礁石几米远的地方潜入水中。俯冲的啸声和溅起的一串白沫在塞瓦斯蒂安心中引起一阵极度的激动。他瞪大眼睛望着，茫然若失之感不见了。小船距离礁石已经很近了，那个金黄色的脑袋正是从这里沉没的。他惊恐万状，在小船中缩做一团。尽管他吓得不敢望一望海面，可是一种更大的力量迫使他一点一点抬起头。随着慢慢把头探出船舷，浑身抖得越来越厉害，牙齿也咯咯作响。他竭力想摆脱，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完全战胜了他，支配了他。他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海面。海水冲击着小船，象鞭笞船咣啦作响，又象是恋人在频频接吻。

起初他只看见一片汪洋，象翡翠般晶莹闪烁。他越是往海底深处看，海水变得越来越清澈，布满海贝的沙底映入他的眼帘。忽然，一件白色物体隐隐约约显现出来，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象透过一面滤光玻璃看东西那样，水逐渐变清，那个模糊不清的物体也渐渐地清晰可辨、轮廓分明，最后整个形体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塞瓦斯蒂安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那个溺死者叉开两腿、双臂交叉，仰面躺在海底。看不见死者的嘴唇，只露出两排洁白、尖利的牙齿。从他的眼眶中射出两团火，象标枪一样直投入他这个杀人凶手的绿色瞳孔。塞瓦斯蒂安惊恐万状，他想躲开那灼人的目光，可是麻木的四肢不听使唤，一种可怕的魔力摄住了他；他想闭上眼睛离开船舷，然而双脚象被钉住了似的，一步也迈不开。

溺死者缓缓离开满是海贝的沙床，径直向水面浮来。他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叉开两腿，双臂交叉，仰面朝天。那张吓人的脸上流露出誓死复仇的残忍表情。塞瓦斯蒂安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整个身躯象癫痫病患者那样痉挛着，想走却迈不开步子。

溺死者上升得愈来愈快，距离海面十码、五码、二码，眼看就要

伸手抓住他时，塞瓦斯蒂安绝望地使劲一跳，一跤摔倒在船头上。失去控制的小船撞在礁石上，他乘势跃上礁石，爬到顶端，惊恐地环顾四周。他的眼睛一看见水面，就立刻跳到相反的方向，转过身又跳回原来的位置。他简直吓疯了，不停地从一块礁石跳向另一块礁石，头发迎风飘抖着。

不管他逃到哪里，溺死者总紧追不舍。溺死者象海豚那样击打着波浪，礁石周围的海水好象沸腾了。溺死者在前后左右追踪他，塞瓦斯蒂安听得见溺死者的牙齿咯咯作响，那个肿胀的身躯象魔鬼一样敏捷地挥动着两只长臂，只要稍不留神或者一个失足就会被他紧紧地抓住。塞瓦斯蒂安没命地跳跃、滑倒、躲闪，不知所措地从这里跑到那里，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可怕的怪物。

慌乱中不知怎么跳上了一块孤立的礁石，海浪阻断了他的逃路，此时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所谓进退维谷。随着海水上升，礁石下沉，溺死者渐渐缩小包围圈，并加强了他的攻势。有好几次，塞瓦斯蒂安那赤裸的双腿似乎触到了溺死者那冰凉的、粘糊糊的两臂，它们犹如章鱼的触手向他伸来。塞瓦斯蒂安左闪右躲，累得筋疲力尽，喘作一团。突然一个巨浪击中他的两腿，他挥动两手发出一声骇人的惨叫，一头栽进了大海。

〔智利〕巴·利约《溺死者》。

C. (年幼的乌塞佩终于因发急病而夭折了。)

伊达真想嚎啕大哭，但是她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如果我哭出声来，他们就会听见，就会跑来把我的儿子带走……”……她插上门，不声不响地在屋子里跑动，一会儿撞家具，一会儿碰墙壁，身上出现了很多紫块。……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屋里没命地奔跑，在她迟钝和发育不良的脑瓜子里，正在浮现出人类历史(广义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惨不忍睹的情景：一个接一个的杀戮，无止境的杀戮。而今天，最后的一个被杀者竟是她的私生子乌塞佩。整个历史和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结论：杀死这个名叫乌塞佩·拉蒙铎的小孩子。她又回到乌塞佩躺着的房间里，在贝拉的陪同下，坐在床上，看着她的孩子。……伊达开始低声啜泣，她的声音象野兽的嚎叫：她不想属于人

类了。突然她又出现了妄听：屋子里的整个地板都在“哒、哒、哒、哒”地响着。“哒、哒、哒”，是乌塞佩走路的声音，和去年秋天一样。当时尼奴祖死了，他穿着小靴子，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走动……伊达摇了摇她那长满白发的脑袋；这时，突然出现了奇迹。乌塞佩的脸上今天再也见不到的微笑，却在她自己的脸上出现了。这种微笑和她童年时代癔症发作后出现的那种天真、温柔的微笑没有多大区别。但今天的微笑不是由癔症引起的：在她那个无能为力、谨小慎微的大脑里面一直不能立足的理智，终于在脑海里站稳脚跟了。

〔意大利〕莫兰黛《历史》下册第844—84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D.（秦始皇将死时，发了羊角疯，害着热病。他在温凉车上日夜兼程，往事不断涌进他的脑海。他忍受着病痛和心灵的折磨，进入了迷狂状态。）

“父亲，父亲，你饶了我，你饶了我。……啊，燕太子丹，荆轲，田将军，你们把头首顶在你们的颈上去罢，不要那样骇人。……两位小弟弟，你们口里为甚么流血？呵，鼻子里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怜的，是谁把你们打伤？呵，你们的脑袋子里破了的，脑浆子也在流呵，怪可怜的。你们……你们不要一次那样多的人涌来打我啦，哦，你们有四百六十几个！……你们怪不得我，你们去找李斯，你们去找李斯。……你们要放火？要烧阿房宫？要烧死我？赶快把你们手中燃着的竹简熄掉罢，那不是书吗？……你们怎么要拿来烧了？那不是书吗？……”

〔中国〕郭沫若《秦始皇将死》，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E.（公债上的失败，使吴荪甫倾家荡产。赵伯韬象鬼影一样，死死地纠缠住他，使他行卧惊恐不安。）

忽然睡梦中的吴荪甫一声狞笑，接着又是皱紧了眉头，咬住了牙关，浑身一跳。猛可地他睁开眼来了，血红的眼球定定地发怔，细汗渐渐布满了额角。梦里的事情太使他心惊。惨黄的太阳在窗前弄影，

远远地微风吹来了浑浊的市声。

“幸而是梦！不过是梦罢了！”——吴荪甫匆匆忙忙起身离床，心里反复这么想。然而他在洗脸的时候，又看见梦里那赵伯韬的面孔又跑到脸盆里来了；一脸的奸笑，胜利的笑！无意中在大衣镜前走过的时候一回头，吴荪甫又看见自己的脸上摆明了是一副败相。仆人们在大客厅和大餐室里乱烘烘地换沙发套，拿出地毯去扑打；吴荪甫一眼瞥见，忽然又想到房子已经抵出，如果到期不能清偿押款，那就免不了要乱烘烘地迁让。

他觉得满屋子到处是幸灾乐祸的眼睛对他嘲笑。他觉得坐在“后方”等消息，要比亲临前线十倍二十倍地难熬！他也顾不得昨天是和孙吉人约好了十点钟会面，他就坐汽车出去了。

〔中国〕茅盾《子夜》第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F. (学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回到他在寓所的房间里，倒在沙发上恍恍惚惚地睡了。过了好久天色渐渐亮了。)

他冲到窗前。天已相当亮了，他开始把自己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衣服，匆匆地看了一遍；没有痕迹吗？但是这样看一看是不行的，他冷得发抖，开始把一切衣服都脱下来，又细看一遍。他把一切衣服边边角角都翻过来看，由于不相信自己，他查看了三遍。……

忽然他想起了那个钱袋和他从老太婆箱子里拿出来的那些东西都还装在他那些口袋里！直到这时他都没有想起把它们掏出来，藏起来！他察看衣服的时候，连想也没有想到它们。还有比这更稀奇的事吗？在墙根那里，有的地方糊墙纸破裂脱开了，他马上开始把一切东西都塞进纸里面的那个洞里去。“它们放进去了！全看不见，钱袋也看不见！”他快活地想着，站了起来，茫然地瞅着那个洞，那个洞越发鼓起来了。忽然他吓得浑身发抖：“上帝！”他绝望地咕哝着，“我是一回事？这算是藏起来了么？这是藏东西的方法吗？”

他没有想到有东西要藏。他只想到钱，所以没有预备一个藏处。“但是现在，现在，我高兴什么呢？”他想，“这算是藏东西吗？我失去

理智了——简直地”！他筋疲力竭地在沙发上坐下，立刻又发了一阵难受的颤抖。他机械地从身边一张椅子上取来他那件旧而暖和、但是破烂不堪的学生冬季外套把自己盖住，于是又沉入恍惚昏迷状态了。他失去了知觉。

没有过五分钟，他又一跳站了起来，马上疯狂地扑过去抓住他那些衣服。“我怎么能够什么事都没有做又去睡觉呢？是的，是的，我还没有从袖管上把活结取掉哩！我忘记了，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忘记了！这样一个真凭实据！”

他把活结扯掉，慌忙地把它撕成碎片，把布片扔在枕头下衬衣里。“无论如何，破衬衣的碎片不会惹起嫌疑的，反正我想不会的，我想不会的！”他反复地说，站在房间当中，又拼命聚精会神地来瞅一瞅他的周围、地板和各处，要弄清楚自己并没有忘记任何事情。他以为自己一切能力都没有了，甚至于记忆力，最简单的思考力都没有了，这种确信渐渐成为一种难堪的苦楚。“莫不是已经开始了！莫不是惩罚临到我身上来了吧？是来了！”他从裤子上割下来的磨坏的破布确实放在房当中的地板上，谁进来都会看见的！“我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喊道，好象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似的。

于是他脑子里又起了一个奇异的念头，以为或许所有的衣服都染上了血，或许有许许多多血点，但是他没有看见，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知觉力不足，已经四分五裂了……他的理性模糊了……忽然他想起钱袋上也有血！“啊！那么口袋上一定也有血，因为那时我是把湿钱袋装在口袋里的！”眨眼间他就把口袋里子翻了出来，不错！——在口袋布里子上有痕迹，有污点！“可见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性，可见我还有点脑筋和记忆力，因为这是我自己猜想出来的。”他得意洋洋地想着，自慰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不过是发烧虚弱、片时昏迷罢了。”于是他把整个的里子布从裤子的左口袋里扯了出来。这时候阳光照在他的左脚靴子上；从破靴子里露出来的袜子上仿佛有痕迹！他把靴子脱掉。“的确有痕迹！袜尖全浸着血；”他一定是那时不小心地踏进血泊里了……“但是现在对于这件事怎么办呢？我往哪里放袜子、破布和口袋呢？”

他双手拿着这些东西，站在房间当中。“放在火炉里吗？但是他们首先便要搜查火炉的。把它们烧掉吗？但我能用什么烧呢？连火柴

都没有。不，不如出去，都扔到什么地方去。是的，不如扔掉，”他重复说道，又在沙发上坐下。“而且马上就扔，毫不耽搁！”但是他的头却反而倒在枕头上了。他又打着难受的寒战；他又把他的外套盖在身上。

有好久，有几个钟头，他常起冲动，“马上，就在此刻，往什么地方去，把那些东西全扔掉，这样就可以看不见，算了，马上，马上！”他好几次想从沙发上起身，但是却起不来。

〔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罪与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5 【神情恍惚】

A.（安娜坐在从莫斯科回彼得堡的列车上，翻看着小说，随着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安娜不禁想起了舞会上和渥伦斯奇跳舞的情景，这使她“迷离恍惚”。）

她放下书来，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回忆。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跳舞会，回想起渥伦斯奇和他的一见钟情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正在她回想渥伦斯奇的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

“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决然地对自己说，在躺椅上变动了一下位置。“那算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害怕正视这事实吗？哦，那又有什么呢？在我和这个少年士官之间存在或者能够存在什么不同于普通朋友的关系呢？”她轻蔑地笑着，又拿起她的书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那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她的脸颊上，一种欢喜感突然没来由地占有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她的神经好象是在甚么旋转的木栓上愈拉愈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愈张愈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动着，身体内的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不暗的灯光里以那稀有的鲜明使她警异。疑惑的瞬间不断地降临到她心上，她确定火车是向前走，还是往后退，或者竟是完全停

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露茜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那椅子的扶手上的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有件什么东西却把她拉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振一振精神，脱掉她的方格花纹的呢外套和她那暖和的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在他后面从门口吹打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咬啮墙上的什么东西，老妇人把她的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内弥漫了乌云；接着是可怕的尖叫和轰隆的声音，好象有谁被碾碎了；接着是那眩目的通红的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象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什么。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露茜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边走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妻子曾树生没有回家，汪文宣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

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里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他机械地移动眼光，移动手，移动笔，他在校样上写下好些字……而且他始终埋着他的头。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大挂钟。他听见钟敲了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他没有记住校样上面的一个字。可是钟声他却听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坚决的十二下。他懂得它们的意义。下班了！

他站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但是别人比他更快，他们都已经离开办公桌了。他把没有看完的校样和原稿折叠起

来，放在一边。他站在桌子前面，眼光迟钝地望着那几扇临街的玻璃窗。窗户全关着，玻璃上积了不少尘土。他也没有想过要看什么。他是在思索。不，他也不能说是在思索。他的思想停滞在一点，停滞在一个字上面——就是“她”！

〔中国〕巴金《寒夜》，《巴金选集》第6卷227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麻木】

A.（思嘉开枪杀死了一个士兵。）

不错，他死了。无疑的，她杀了一个人了。

那一股烟袅袅浮上天花板，那两道血在她脚下越来越广阔了。她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少时刻，只觉得在那夏日早晨的寂静里，仿佛一切声音都突然放大了，她自己心里的搏动仿佛跟擂鼓一般，那山茱萸叶子的绰号仿佛是阵雨，连那远处烂泥地里鸟儿的哀诉也象轰响了，连那窗外花儿袭来的暗香也刺鼻了。

她杀了一个人了——她是向来连听见杀猪都要觉得不忍的！这是谋杀啊！她迟钝地想道，我已犯了谋杀案子了。哦，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了呢！

〔美国〕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中册第521页，浙
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B.（夏枝看到启造的信，得知事情真相。）

夏枝呆然若失地坐在地板上，眼前毫无关联地浮现出她少女时代常去洗海水浴的苦前海。在宛如眉毛一样浮现在眼前的天卖烧尻两个岛屿之间，夕阳正在徐徐落下。

就这样，夏枝的大脑仿佛突然得了麻痹症，任何事情都不能思考了。

不知过了多久，夏枝那苍白、干枯的嘴唇微微翕动了几下。

“多么……可怕……”

〔日本〕三浦绫子《冰点》第146页，安徽文艺出版
社1985年12月第1版。

7 【错觉】

（汪文宣幻想妻子回来，婆媳合好。）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象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象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中国〕巴金《寒夜》，见《巴金选集》第6卷第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病觉】

A.（伊凡·伊里奇与死神较量了整整三天。）

突然间，有某种力量猛袭他的胸部和腰部，使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他在黑洞洞里一下子掉到了底，并且看到一点亮光。……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正在吻他的手。……他为他们感到难过，他必须采取行动，以便不伤害他们，把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也使自己解脱这种痛苦。

“多么好而又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痛苦呢”？他问自己。“痛苦怎么样了？你在哪里啊，痛苦？”

他把注意力转向痛苦。

“对了，痛苦就在这里。好吧，那又怎么样呢？让痛苦就痛苦去吧。”

那么死亡呢……死亡又在哪里？”

他寻找以前所熟悉的死的恐怖，却找不到。“死亡在哪里？死亡是什么？”因为没有死亡，也就没有了恐惧。

代替死亡的是光明。

“原来如此！”他突然大声说，“多么欢乐啊！”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见《家庭的幸福》第65—6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B.（玛蒂尔德由于难产，将不久于世。弥留之际，姑娘时期和出嫁后所接触到的家庭成员的畸型感情和变态心理不断浮现在脑海中，使她陷入绝望之中。）

现在玛蒂尔德再也不存什么幻想了：死神的暴风雨又向她迎面袭来，它象袭击一颗活泼的幼树似的，将她摇撼，把她击穿，必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记得当她小时候一发烧，牙齿抖得格格作响时，她就觉得好玩。现在她又可以尽情享受这番乐趣了。床抖动得多么厉害啊！第一次可没有抖得那么凶。奇怪的是，她身居飓风的中心，却反而觉得，在她那附着病魔的身躯周围，夜色是多么的宁静。她听见在这万籁俱寂的夜空中被月色惊醒的鸟儿的骚动。微风拂动着高高的树梢。孤独！何等的孤独呀！幼年每当她得病时，父亲总是坐在她的床头，用一只笨拙的手拨开她湿漉漉的头发，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那时他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批改作业，等待按时给女儿服药。已故的人帮助不了他们曾经所爱的人平静地去世。她高声地呼唤她弟弟约翰的名字，他也许还活在人间。她本来应当坚持不懈地打听他的下落，尽管他音讯全无……这个孱弱的孩子，他沦落在何方呢？她不再颤抖了。她现在烧得象掉进了一口火炉，又象着了火的一颗嫩松。她仿佛看见在烈日照射下的荒漠海滩上，有一具腐烂的尸体，海浪淹没了它又退去，退去后又把它淹没，尽管那尸体已经烂得面目全非，她仍辨认出这就是她的弟弟约翰。她在谵妄中，呼喊的不是别的男人，而是她的弟弟。她没有得到过任何男人的爱。她的身躯即将被死亡的火焰烧毁，却从来没有被爱情的火焰点燃。她将永远离别人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抚爱，她的肉体将失去知觉，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爱的温馨。

〔法国〕莫里亚克《母亲大人》，见《法国二十世纪中短篇小说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C.（她得了疟疾……）

她感到精疲力尽，魂不守舍，枯竭的血管里好象已经没有丝毫的

热气。一股令人发颤的寒气，侵入了她的瘦骨嶙峋的肌体，一直透过原来象柳枝那样细巧柔软的腰部，窜入心窝，使她的心痛苦得蜷缩起来。……

在街上一片愉快喧哗的黄昏时刻，她却感到死神已经逼近。钻心刺骨的寒冷，袭击着她的全身，使她的骨头都快要碎裂；两边的太阳穴，象两只小鼓，冬冬地乱响。她感到“黄热病”已经把她紧紧地缠住，正在缓慢地、但是凶狠而坚决地扼杀她的生命。

[洪都拉斯] 维克多尔·卡赛列斯·拉腊《疟疾》，见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第47—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D.（保尔·柯察金在同波兰军作战中头部负伤。在医院里他久久地处在昏迷状态中，他的头脑被一连串的可怕的幻觉折磨着。）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象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象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刺针、象水蛭一样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进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

……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红色的眼睛……

〔苏联〕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E. (蒂博先生患了不治之症。弥留之际，神父赶到，为之作最后的祝福。听着神父的声音，蒂博的精神升华了。)

昔日一些特别光明的时刻，十分鲜明地浮在眼前。他仿佛看到自己还很幼小，跪在母亲的床脚——就是这张床，他现在就是直挺挺躺在这里，快要咽气了——那时，他合着小小的手，让母亲攥着，在一个灿灿的夏日的早晨，背诵着为他开启了上天的最初祈祷：“善良的耶稣，永在天国……”他仿佛看见自己在小教堂里，初领圣体，圣体饼第一次到他身旁时，激动得直抖……他又仿佛看见自己订婚以后，在一个圣灵降临节的早上，弥撒之后，走在达尔纳塔花园开着芍药花的小径上……他向这些新鲜的花朵微笑。他忘记了自己的形骸。

这时，他不但不再惧怕死亡，反倒因为他还活着而不安了，尽管这不安还很微弱。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令人窒息。只要再忍耐一会儿，一切就都结束了。他仿佛找到了真正的重心，现在又占据了他自己心灵的中心，终于回到他本身的位置。这样，他尝到了从未有过的舒适。然而，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在分离消散，可以说流到他身体四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东西跟他再也不相干，它们只不过是行星人的残片，他觉得自己已经跟这些东西最终分离，而不久之后，更为彻底的分离引起了她唯一的还能够接受的欢乐。

〔法国〕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七一 伤 感

A. (苏菲娅心境不好，深感不幸。)

一次普普通通的玩笑，一个随随便便的眼色，任何人见面时对她的微微一笑，不管哪个女仆对她的吩咐稍加怠慢，以及不为人们所留意的、每天可能发生千百次的家庭琐事都足以引起苏菲娅内心的痛

苦。受了伤的部位，再遇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撞击也会令人感到不能忍受。再加上茵杜又不辞而别，这怎能叫人不痛苦呢？茵杜走了，苏菲娅在自己的房门口呆呆地伫立了很久。她想：“茵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要是她不愿意带我去，那直说出来又何妨呢？我又不是非要她带我去不可。难道我连这点也不知道，在困难的时候是没有人会与我同舟共济的？茵杜是位王公夫人，她能跟我在一起说说笑笑，已是她莫大的恩典了。我不配成为她的女友，难道我连这一点也不懂吗？然而她对我这样反目无情，难道是一位高尚的人应有的行为吗？王公不同意带我去，这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借口而已，王公不可能连这点区区小事也拒绝她。茵杜可能想，那里经常有大人物来，怎样把我介绍给他们呢？茵杜也许担心在我面前她的容貌会黯然失色。如果我长得又丑又笨，茵杜准会把我带去的，这样她就会更加显得雍容华贵。唉！我多么不幸啊！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11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B.丑松默默地走着，回忆起一生的变迁，伤悼着自己的命运，胸中翻腾起感情的波涛，那滋味说不出是寂寥、悲凉、可笑，还是别的什么。回忆的思绪向他逼来，使他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时令已接近十一月，景物萧条，秋天潮湿的空气象淡淡的雾霭笼罩着街道。路旁发黄的柳树叶子不住地掉在地上。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C.（晚间，黛玉来怡红院探视宝玉，被正和碧痕拌嘴的晴雯使性子拒于门外。）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恼我要

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尝告你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一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3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D.（清明，宝玉大病甫愈，闲步园中。）

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黛玉，便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8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年华已逝，悲由衷来。无聊至极的质夫来到游艺会场，面对生气蓬勃的青年，不觉伤悲。）

质夫一路走进了游艺会场，遇见了许多红男绿女，心里忽觉得悲寂起来。走到各女学校的贩卖场的时候，他看见他的一个学生正在与一个良家女子说话。他呆呆的立了一忽，马上就走开了，心里却在说：

“年轻的男女呀，要快乐正是现在，你们却尽你们的力量去寻快乐去吧。人生值得什么；不于少年时求些快乐，等到秋风凋谢的时

候，还有什么呢！你们正在做梦的青年男女呀，愿上帝都成就了你们的心愿。我半老了，我的时代过去了。但愿你们都好，都美，都成眷属。不幸的事，不美的人，孤独，烦闷，都推上我的身来，我愿意为你们负担了去。横竖我是没有希望的了。”

这样的想了一遍，他却悔恨自家的青年时代白白的断送在无情的外国。

“如今半老归来，那些莺莺燕燕，都要远远地避我了。”

他的伤感的情怀，一时又征服了他的感情的全部，他便觉得自家是坐在一只半破的航船上，在日暮的大海中飘泊，前面只有黑云大浪，海的彼岸便是“死”。

在灿烂的电灯光里，喧扰的男女中间，他一个人尽在自伤孤独。

〔中国〕郁达夫《秋柳》，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第32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F.（处在深闺中的小姐阿英春情萌动，望花伤感。）

阿英此时望着那瓶花出神，这是她昨天早上从隔壁张太太那里讨来的。她记得她拿回家，插在瓶里，放在靠窗的桌上，日光照着那醉红欲滴的半开花蕾，很是娇媚，她还不禁的痴对了一会儿。现在只过了一天，这些花朵便已褪红零粉，蕊也不复鲜黄，叶也不复碧绿了。黯淡的灯光下，淡红的都是惨白，嫣红的就成灰红。情境很是落漠。阿英闭目休息，只觉窗外点点小雨拖着凉飕直滴落在她的心窝上，不由得使她感到一种空虚冷涩的味儿，同时并起了种种不成形的顾虑和惧怕。这时夜风时时吹开窗纸，露出外间一片黑沉沉冷潇潇的庭院。

〔中国〕凌叔华《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七二 茫 然

1 【不解】

A.（薇拉和罗普霍夫相识了，但由于弟弟菲嘉在中间的不全面

的相互介绍，造成了相互的误解。这天，罗普霍夫照常来上课，碰上了薇拉的求婚者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在他们两人对话时，薇拉在旁边仔细地观察、琢磨着罗普霍夫。)

“不过——不过，”薇罗奇卡想道，“‘不过’什么？”她终于发现“不过”什么了：“不过他的风度倒象跟柔丽一道来过的谢尔日。他哪里是什么孤僻的人？可是他谈到女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发表怪论，说有一股傻气的人才爱美人呢？而且——而且——‘而且’什么呢？”她发现“而且”什么了：“而且为什么他不愿听人家谈起我，说是没有意思呢？”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一直信任县委甘书记的老寿，去县里送料时却遭了甘书记的一顿批评，说他们眼光短浅，只盯着七大两、八大两。老寿迷惑了。)

一席话，说得老寿低头无语，坐着空车回去的路上，也没吭声。他把鞭杆插在车帮上，任牲口自在地走着，他则是迷着眼，肚子里推开了磨。甘书记的话是句句在理，过去真的没计较过七大两、八大两，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饿肚子也没叫苦的。现在看样子，这好日子还要在将来……将来又是什么时候呢？这一点，甘书记没说。要是从前听老甘的话，也许不会让大家只吃八大两。……哎！谁知道呢？兴许是自己老背时了，老落后了。他想不清。随着大车的颠簸，他倒有点朦胧起来了。

〔中国〕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C. (严志和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但党员开会却不让他参加，使他很纳闷。)

刚才，当他们在屋里说着话的时候，严志和在小窗户外头听着。听得他们说党的长党的短，他又想起运涛那孩子，开始也是这样，喜欢看书，喜欢讲故事，常跟人念叨国家大事和共产党的政策。后来运涛跑到南方革起命来，结果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他想：“看起来，这

革命是件风火事儿，要革（割）死人的！”他心里又绞着过子，难受起来。今天江涛又走了这条路，自从保定回来，这孩子变了，一举一动成了大人。张口大众利益，闭嘴群众生活，江涛脑筋开了！

当他走进屋里的时候，见贾老师停住口不说了，严志和心里纳闷：有什么机密大事，还瞒着我！脸上由不得麻苏苏的，他又走出来，上东锁井去找朱老忠。他想：“这共产党的事，咱赞成。反割头税的事，咱也积极干了，小严村的反割头税运动就是咱闹起来的，怎么……”他踩着房后头那条小路走到朱老忠家里，说：“贾老师又来了。”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35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D.（春天到了，一切都恢复了生机，只有被日本人统治着的北平还冻结在冰中。往年能吃到的东西今年吃不到了，这使小顺和妞子很不解。）

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连磕泥饽饽的模子也不给买。爸爸就更奇怪，老那么横虎子似的，说话就瞪眼。太爷爷本是他们的“救主”，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子。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芦秧子，和什么小盆的“开不够”与各种花籽儿。今年，他连萝卜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

爷爷不常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饼子，和天津萝卜么？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小顺儿告诉妹妹：“爷爷准是爱说瞎话！”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449—45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发蒙】

A.（岛村对叶子的死毫无心理准备。）

岛村到什么时候才弄清楚的呢？那掉下来的女人就是叶子。人墙

惊愕地屏住气息，驹子啊啊的喊叫，实际上就在同一瞬间。叶子的腿肚子在地上抽搐也象是同一瞬间的事。

驹子的喊叫声穿透了岛村的身子。在叶子腿肚子抽搐的同时，岛村连脚指尖都一阵冰冷地抽搐起来。一阵喘不过气来的痛苦和悲哀侵袭了他，心头悸动得好厉害。

叶子的抽搐是眼睛不能看见的那么轻微，立刻就停止了。

在岛村未注意到叶子的抽搐之前，首先看到她的面孔和她身穿的箭状花纹布的衣服。叶子是面朝天摔下来的。她的下摆向上卷起来，少许过了一只膝盖。她碰到地面也只腿肚子在抽搐，依旧昏迷不醒的状况。岛村不知道什么缘故仍然没有感到死亡，却感到了叶子内在生命的变形以及那变迁的过程。

从叶子落下来的二楼看台上，有两三根搭架子的木头倾倒下来，在叶子的脸上燃起了火。叶子紧闭着她那炯炯有神的美丽的眼睛。下巴向外突出，脖子的线条伸长。火光摇曳，在她苍白的脸上射过去。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第1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B.（一心想把能干、憨厚的祥子揽在自己手里的虎妞，心里知道祥子不会喜欢娶她。为了震得住祥子，虎妞撒谎说自己已怀了祥子的孩子，这使祥子惊呆了。）

楞头磕脑的，他“啊”了一声，忽然全明白了。一万样他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块空白，象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街上非常的清静，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着残枝枯叶，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手托住腮下，呆呆的看着地，把地看得似乎要动；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他这才觉出冷来，连嘴唇都微微地颤着。

“别紧自蹲着，说话呀！你起来！”她似乎也觉出冷来，愿意活动几步。

他僵不吃的立起来，随着她往北走，还是找不到话说，浑身都有些发木，象刚被冻醒了似的。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
78—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华丰一、二号渔船在台风中沉没了，金水娣思念遇难的儿子万福，精神几乎崩溃。生活对她说来是一场恶梦。）

金水娣低着头，佝偻着背，脚步有点踉跄，站不稳的样子，颠颠斜斜的。脑后的发髻有点松乱，微微地垂着，鬓角也散乱着，使她的脸庞显得格外苍老、憔悴。

这几天，因为华丰号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猜测、传闻、争吵和忧虑，都来得太快太猛太突然了，那样紊乱，那样复杂，使人手忙脚乱，忧心愁烦，好象是作梦一样，一下是这样，一下又是那样地变幻着。先说是船失去联络了，接着说是失踪了，后来又说是沉了，好象都不是真的，只是在梦里，胡思乱想，醒来又会发现都和平常一样，万福提着一袋子脏衣服回到家里，嚷着：“赶快烧一锅热水给我洗澡！”

但是，刚才协会里的情形又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那些人，那些声音，都真真实实的。连那个永福仔都说船沉了，那么，秋兰和妈祖婆的话恐怕也是没有希望的了。

金水娣的心里感到一阵针刺一样的痛楚。

〔中国·台湾〕王拓《望君早归》，见《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四）第4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茫然】

A.（启造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杀死了。）

看到夏枝晕倒在村井的膝头，启造已不知所措。一时间大脑似乎停止了运转，他只是茫然地站在那里。

他没有眼泪。正因为泪水流不出来，心里边才如刀绞一般难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角落却异常平静，他感到无限的空虚。

〔日本〕三浦绫子《冰点》第2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年12月第1版。

B。（采莲的母亲自杀了，芙蓉镇的人都怀着赏鉴的心思谈着她的死，谈到萧涧秋和她的关系。萧涧秋那颗善良的心被这人类的悲哀所笼罩，感到一片茫然。）

当晚八点钟，萧涧秋微醉地坐在她们底书室内，心思非常地撩乱。女孩已经睡了，他还想着女孩，——不知这个无父无母的穷孩子，如何给她一个安排。又想他底自己，——他也是从无父无母底艰难中长大起来，和女孩似乎同一种颜色的运命。他永远想带她在身边，算作自己底女儿般，爱她。但芙蓉镇里底含毒的声音，他没有力量听下去；教书，也难于遂心使他干下去。他觉得他自己底前途是茫然！而且各种变故都从这茫然之中跌下来，使他不及回避，忍压不住。可是他却想从“这”茫然跳出去，踏到“那”还不可知的茫然里。处处是夜的颜色；因为夜的颜色就幻出各种可怕的魔脸来。他终想镇定他自己，从黑林底这边跑到那边，涉过没膝的在他脚上急流过去的河水。他愿意这样去，这样地再去探求那另一种的颜色。这时他两手支着两颊，两颊燃烧着，心脏搏跳着。

〔中国〕柔石《二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6
第254—2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4 【大惑不解】

A。（老通宝从家业兴旺的“黄金时代”跌落到以南瓜度日的窘迫境地，不仅没有起码的觉悟，反而认为是“小长毛”的冤魂在作怪。）

现在老通宝睡意全无，睁眼看着黑暗的虚空，满肚子的胡思乱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家运日日兴隆的时候；但现在除了一叠旧账簿而外，他是什么也没剩。他又想起本年“蚕花”那样熟，却反而赔了一块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从祖父下来代代“正派”，老陈老爷在世的时候是很称赞他们的，他自己也是从二十多岁起就死心塌地学着镇上老爷们的“好样子”，——虽然捏锄头柄，他“志气”是有的，然而他现在落得个什么呢？天老爷没有眼睛！并且他最想不通的，是天老爷还给他阿多头这业种。难道隔开了五六十年的“小长

毛”的冤魂还没转世投胎么！——于是突然间老通宝冷汗直淋，全身发抖。天哪！多多头的行径活像个“长毛”呢！而且，而且老通宝猛又记起四五年前闹着什么“打倒土豪劣绅”的时候，那多多头不是常把家里藏着的那把“长毛刀”拿出来玩么？“长毛刀！”这是老通宝的祖父从“长毛营盘”逃走的时候带出来的；而且也就是用这把刀杀了那巡路的“小长毛”！可是现在，那阿多头和这刀就像夙世有缘似的！

〔中国〕茅盾《秋收》，见《茅盾全集》第8卷
352—3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B.（琼逸一个女戏子，却对艺术怀着圣洁的心。她因为去做模特，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反目。她不能明白……）

她穿了雅淡的衣服，脸上露出非常忧郁的面色。从前丰润的面貌已变成惨白，连眼圈也有些青色。她把握着自己的手象没点气力，只觉着周围的雾咧、水咧、风吹的柳叶声咧，和晚上归飞的乌鸦乱啼声都向她尽力的逼来，使她的心弦越发沉郁不扬！她在白雾的亭中，看着蒙蒙不清的湖光。她一面想：他和我几年的相知，平常对我很恳挚，很亲爱的，也没什么呀！我替人家作裸体画的模型并不是可耻的事，助成名家的艺术品，也没有别的关系啊。他知道的这样快，找到那里那样冷淡，看我象作了什么恶事，从此便和我同陌生的人一般，这是什么意思啊？……韩叔云却也奇怪得很，我的朋友找我，没有什么稀奇，怎么便和人家抢去了他的画稿一样的愤怒？……我的灵魂却在我自己的身子里啊！……她想到这里，看看四周的雾气越发重了，毫无声息。她不觉又继续想道，那讨人嫌的狡猾官吏，听说后来和韩叔云还打了一场，被巡警劝开了。他来缠我，我只是不见他，他反在社会上给我散布些恶迹的谣言。现在我最爱的人不来了，不再爱我了！画师成了狂人，不再作他的艺术生活了！……奇怪？……到底我有我的自由啊！……世上的人怎么对于我这种人这么逼迫呢？

她想到这里，她的心象浸在冷水里一样抖颤。四周静寂，白雾渐渐消失了。从朦胧的云影里稍稍露出一丝的月光，射在幕着雾的湖云上。这阴黑的黄昏，却和她心中的沉思一般，但在云雾中还射出的一丝光明，在她心头上，只是闷沉沉的一片！

她沉思了多少时候，忽听得耳旁有一种呕……呕的声音，方由梦中醒悟过来。一阵微风吹过，抬头借着月光看去，原来是只白鸥从身旁飞过，没入淡雾的湖中去了。

〔中国〕王统照《沉思》，见《王统照文集》第1卷
14—1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三 想 象

1 【设想】

A.（安德来公爵死后，娜塔莎“精神消沉”，仿佛麻木了。她避开家人，整日呆在自己的房里，坐在沙发的角上，想着她的安德来。她设想着她和他在一起的情景和可能说的话。）

他穿着天鹅绒的皮袄躺在扶手椅上，用枯瘦、苍白的手支着头。他的胸口凹陷，肩膀高耸。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发亮，在他苍白的额头上出现了一道皱纹，接着又消失了。他的一条腿几乎察觉不出地迅速颤抖着。娜塔莎知道，他在和难忍的痛苦作斗争。“这个痛苦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会痛苦？他感觉到什么？他痛得怎样？”娜塔莎心里想。他发现她在注意他，于是抬起眼睛，并没有微笑就开始说话了。

“有一件事是可怕的，”他说，“这就是把自己和一个受苦的人永远结合在一起。这是永久的痛苦。”他又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她。娜塔莎像平常一样，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她要回答的话，便作了回答；她说：“不会这样继续下去的，不会这样的，你的身体会好的，完全会好的。”

她现在又看见他，又体验到那时所感觉到的一切。她回想起她说这些话时他那长时间看着的、忧郁的、严厉的目光，明白了这个长时间看着的目光中的责备与失望的意义。

“我同意，”娜塔莎现在自言自语着，“假使他永远成了受苦人，那就可怕了。我那时说这话，只是因为他会觉得这是可怕的，会有另一种理解。他以为我会觉得这是可怕的。他那时还想活——怕死。我那么粗鲁、愚蠢地向他说了。我想的并不是这样。我想的完全不同。假

使我要把我想的说出来，我就要说：让他死去吧，在我面前慢慢地死去，和我现在碰到的情况比较起来，我还是幸福的。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一点吗？不。他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的。现在，永远永远无法补救了。”

他又向她说了同样的话，但现在娜塔莎在自己的想象中给他的回答不同了。她阻止了他，对他说：“您觉得可怕，我却不然。您知道，失去了您，我的生活中便失去了一切，和您一起受苦是我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抓住她的手紧握着，就像他在临死的前四天那个可怕的晚上那样。在自己的想象中她还向他说了别的亲切恩爱的话，这些话是她在那时候就可以说，但是直到现在才说。“我爱你……你……我，爱，爱……”她说，痉挛地握紧着自己的手，使劲咬紧自己的牙齿。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罗普霍夫虽为薇罗奇卡多方奔走，但找工作的事还是失败了。薇罗奇卡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痛苦。她要求罗普霍夫和她一同走回去。到家后，罗普霍夫和薇拉的母亲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应酬着，薇罗奇卡却独自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薇罗奇卡正坐在她的房里沉思：

我逼着他进来好不好呢？妈妈那么死盯着我们。

我使他处在一种多困难的地位！他怎么能留下吃饭？

我的天，我这可怜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啊？

他说他有一个办法；不，我亲爱的，毫无办法！

不，办法倒有，那就是跳窗。如果太痛苦，我就跳窗。

我多可笑：“如果太痛苦”，——难道现在还不痛苦？

跳窗的时候好象迅速地飞翔一样，——仿佛不是掉下去，而真是飞下去似的，——这大概是很惬意的吧。不过后来碰到了人行道上——啊呀，好硬！疼吗？不，我想还来不及觉得疼，只感到很硬！因为这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工夫；可是在这以前，空气活象一床软绵绵的绒毛褥子，那么轻巧柔和地往两边让开……妙极了……

不错，但是以后呢？大家都跑来看，——头破了，脸也受了伤，

倒在血泊和污泥中……不，假如能在这个地方撒些干净砂子，——这儿连砂子也总是脏的……不，要撒最白净的砂子，……那就好了。脸不会跌伤，干干净净的，不会吓倒任何人。

在巴黎，穷苦的女孩子常常用煤气闷死自己。真是个好法子，太好了。跳窗口可不好，闷死才好呢。

他们正在那边高声说话。他们说些什么？不，一点也听不清。

我要留一张字条给他，把什么都写上。因为我本来对他说过：“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我好大胆。我怎么能那样呢？因为当时我太痴情，当时我不懂事。

是的，巴黎的穷女孩子才叫聪明！好吧，难道我不会变聪明？你看，那多么可笑：他们一进房里，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煤气，空气绿莹莹的；他们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薇罗奇卡在哪儿？妈妈气冲冲地对爸爸说：你干吗傻站着？打破窗子呀！——他们打破窗子，发现我坐在梳妆台旁边，脑袋垂在梳妆台上，双手蒙着脸。——“薇罗奇卡，你中了煤毒吗？”——我不出声。——“薇罗奇卡，你干吗不出声？”——“啊呀，她闷死啦！”——他们大哭大叫起来。嘿，这多可笑：他们居然会哭，妈妈还要告诉人家，说她怎样疼我。

不错，他倒是会替我惋惜。——好吧，我可以留张字条给他。

是的，我要看一看情形，然后象巴黎的穷女孩子一样做法。我说了就做。我不怕。

而且这有什么可怕？这种死法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要等一等，看他说的的是个什么办法，不，毫无办法。他不过随便说说，想安慰我罢了。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既然没有婚姻的幸福，就把家室当作寺院。）

三吉怀着不安的心情，正等待着妻子的归来。大概人想离婚，就在这种时候吧！他伤心地想到了这些，终于堕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思绪里。他在冥思苦想：就去过那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也就是百般孤寂的生活吧！可是，却找不到这种好办法；在承担起理应养育

老婆和孩子的责任的同时，又能忘却这一切痛苦。当然，把家看作寺院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么，就走这条路吧。

〔日本〕岛崎藤村《家》第28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8月第1版。

2 【联想】

A. (由野鸡啼声，万俵回想起过去的一件令人后怕的事。)

不知从庭院什么地方，忽然呱地传来了一声尖锐的鸣声。那是野鸡的啼声。万俵回想起今年正月按惯例在志摩半岛打野鸡的时候差点儿被铁平误射的事。这野鸡的声音宛如铁平悲痛的呼喊。他不禁打了个寒噤，脊背上透出一片冷汗。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下卷第1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B. 从年轻时起就孑然一身……这样的凄凉感变成了嫉妒心，一阵阵向叶子袭来。叶子猛地想起生母亲佐，想起那在叶子与木部两情缱绻之际冷眼旁观时的亲佐。想起亲佐当时的心情。这下该轮上自身了。……这心情却着实难耐哩。这时，蓦然间那定子的姿影竟逼上心头，比什么都更加令人依恋。连叶子自身也弄不清那突然联想的思路。说突然也确实过于突然——可逼向叶子的这种心情，又更加强烈得使叶子伏倒在草席上，嚤嚤哭泣。

〔日本〕有岛武朗《叶子》第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C. (钱先生带着满身的伤痕，被关在日本人的临时监狱里。他看着对面的一个青年人，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

听明白了他们的“犯罪”经过，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事就是想援助他们。可是，看了看脚上的镣，他哑笑了一下，不再说话。呆呆的看着那一对青年，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从模样上说，那个男学生一点也不象孟石和仲石，但是从一点抽象的什么上说，他越看，那个青

年就越象自己的儿子。他很想安慰他的儿子几句。待了一会儿，他又觉得那一点也不象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仲石，会把自己的身体和日本人的身体摔碎在一处，摔成一团肉酱。他的儿子将永远活在民族的心里，永远活在赞美的诗歌里；这个青年呢？这个青年大概只会和爱人在一处享受温柔乡的生活吧？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4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D.（阿Q被绑缚刑场杀头。一路上，不少人在看他游街、示众。）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中国〕鲁迅《阿Q正传》，见《呐喊》第120—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E.（在决定许的前途命运的“毕业”考试前夕，他又突然收到“母病”的急电，似乎是“命运”故意开他的玩笑。许尝到了这“人生之迷”的苦味，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它。因此，在同馨约会以后对这不解的人生进行了思索。）

惶恐地对馨看了一眼，许赶快跑开。

随即他又自怨而又自悔了。为什么要那样冒失？而且为什么又不好好儿对她说明了这冒失之所以然？而又况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可以把前次的恶梦详详细细地告诉她？许感到了不可自恕的过失！觉得什么毕业考试之类的半途而废，比起刚才这过失来，那简直一边是九天，一边是九渊呀！

他没有平静的心了，经过了人影散乱的自修室的黄昏，经过了熄灯前同宿舍的小张和老李半小时的喧嚣，许只是闭了嘴，瞪着眼；他看见无数的馨的幻像，——无数的馨的愁眉，恨眼，嗔唇，笑靥，在左右前后团团地打转；他又听得轻轻的固执的叫唤：“不明白，我不明白！”现在是人声渐寂，草虫的繁弦从各处起来，回荡于清凉的夜气中间；几点烛光晕黄地散散落落地在各处闪映，那是“抱佛脚”的朋友在开“夜班”。像梦游似的，许走到了操场，自己也不曾觉到手里居然还拿着一本几何学。

这里没有人。他去坐在浪木上，低头温习他的酸溜溜的而又永没连贯的忆想。

风卷地而来，毫无预告。许打了个冷噤，下意识地仰面看看天。云块的破缝中闪着几点星光。蓦地一个感想撞上了许的心了：说是人间世颇多凄惨么，宇宙间却是每一秒钟有个星球破灭呀！许读过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剧本《到星中》。那位老天文家就从这样的见地宽慰着自己的丧失了儿子的悲痛。但是许在此时却不能那么大量。他的思想走了另一个方向。诚然宇宙间每秒钟有一个星球在毁灭，可是这毁灭的星球大概早已度过了亿万年的寿命，因而是该当要毁灭的罢。毁灭是一切有生无生的终极，诚然用不到怎样哀悼，然而刚在青春的嫩芽的毁灭总不免是可悲的罢。而他，许自己，却正在含苞的青春时期遭遇了寒霜。一切路都阻断了，希望的光况又愈淡愈远了呀！

〔中国〕茅盾《三人行》，见《茅盾全集》第2卷
412—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F.（安德来公爵乘车去看他儿子的锐阿桑田庄。当马车穿过一片桦树林时，他看到桦树已长出绿色的叶子，继而又看到其它的植物。望着这一切，他不禁又联想到自己的生活。）

“真的，一切都已经发青了……多么早呵！桦树，野樱桃树，赤杨已经发芽了……但我还没有看见橡树。哦，橡树在这里！”

……

“春天，爱情，幸福！”似乎这棵橡树在说，“您还不讨厌那老是不变的、愚蠢的、无意义的欺骗吗？老是一样的，全是欺骗！没有春

天，没有太阳，没有幸福！看吧，那里的被摧残的、总是一样的、死气沉沉的枫树，看吧，我伸出我的折断的、破碎的手指，从它们长出的地方——从后边，从旁边——伸出来；因为它们长出来了——所以我也站着，我不相信您的希望和欺骗。

.....

“是的，它是对的、这棵橡树是一千次对，”安德来公爵想，“让别的年轻的人们重新受到这个欺骗，但我们认识生活——我们的生活完结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3 【想象】

A.（杨达克在想象自己的死和死后的情景。）

用枪自杀吗？这或许是最适当的出路。约莫有十分钟，杨达克反复转着这个念头，更正确点说——这个念头在摆布着他。就在那边，在书桌后面，他可以用子弹打穿自己的额头。那时候，死了的他坐在圈手椅里，而勃朗宁手枪跌落在地毯上。妻子晕倒了，孩子们哭泣着，可是他的死难道能够使波德格腊兹基罢休吗？下葬以后两天，在《捷克的话报》上就会出现一则短短的消息：“关于杨达克议员的自杀，散布着如下的传闻……”杨达克仿佛看到了这一则有着大号标题的短短的消息，他想象着它里面所写的全部内容……波德格腊兹基胜利了。他的目的——引起共产主义者队伍的混乱，——将要达到了。这是一个套着羊皮手套的刽子手……不，自杀是没有意思的。怎样才能用巧计胜过波德格腊兹基呢？偷窃文件？收买部里的官员们？准备夜盗？好一派罗曼蒂克的幻想！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无产者安娜》第222页。

B.（战争爆发了。敌人逼近了故乡，人们都疏散到了后方。银行出纳主任米·伊里奇看着“满目荒凉的情景”，想象着亲人们的命运。）

阳光照着一辆三轮童车，车上端坐着一只绒毛磨光了的玩具熊，还照着一只落到地上的只有核桃壳那么大的童鞋。

米特罗凡·伊里奇拣起这只鞋子，吹掉灰尘。蓦然，他清晰地想象出，小阿丽什卡、沃维克和他们的母亲，恰似三片树叶，被秋天的风暴扫落，又被大河的汹涌急流卷走，正在那向东部地区涌进的巨大人流中逐浪浮沉。他暗自思忖，眼看着这场风暴也会把他吹落，让他在空中飘转，然后沿着不明的方向、永无尽头的道路，不知将他带往何方。老人突然感到异常虚弱，那只童鞋竟从手中掉落下来。他不得不依在墙上，好使自己不至于倒下去。他就这样扶着墙，抓住罩着套子的圈椅靠背，抓住门框和凉台的栏杆，终于摸到了花园里。

〔苏联〕波列伏依《穆霞姑娘》第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C.（产科塞恩伯格大夫站在婴儿室的玻璃隔墙外面，看着一排排整齐的小床上躺着的新生婴儿。）

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生物，他们已经打胜了生存的第一仗，几天之后即将进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世界。他们将走向家庭、走向学校、走向生活斗争、走向争名夺利的社会。在他们当中，有些会品尝到成功的快乐、失败的痛苦；他们将闯过七灾八难，将享受青春的欢乐，接受中年的负担，然后，无可奈何地衰老下去。为了他们，会设计出来更高级的、更华丽的汽车，为了他们，飞机会飞得更快、更远，他们的同辈会以五花八门的商品来满足他们各种各样新鲜的爱好和欲望。有些人会凛然面对吉凶未卜的未来，多一半的人会担着心，惴惴不安，勇敢的是多数，怯懦的是少数。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冲破外层空间的障碍，进行宇宙航行；又有的人能说善辩，散布悲观情绪，煽动起人们的愤懑，或者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在二十年之内发育成熟，遵循着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到这个人世间的相同的规律，遵循着那永远不能理解的男女之间交合的最原始的情欲的要求，播下情种，生下也是这样啼啼哭哭的婴儿。在这里的都是胜利者——他们已经生了下来、嗷嗷待哺。他们第一道关口已经攻克了，生活的其他战斗尚未开始。

【加拿大】阿瑟·黑利《最后诊断》第270—271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D. (韩燕来被讹诈以后，复仇心切，他用仅有的伍角钱买了一把匕首，向紫河街走来。)

韩燕来一句话也没说，掏出仅有的五角钱，抛在柜台上，拿起刀来便走。街上，很多商店关了门，他隔着门缝窥察了很多家，象大海捞针一样寻不到一点迹象。他闭住眼睛冷静思考了一下：偌大的都市，瞎摸乱撞不行！事情出在紫河街，总归在那一带，马跑过有蹄印，鸟飞过有影儿，除非你钻天入地。……他加快了脚步，右手探入衣兜里，紧紧握住那件报仇的武装，脑海里闪出一幅称心的图画：他冒充雇客进入橡胶行了，那个原告大肚子老板被他哄到无人黑暗角落，嗖的一声亮出匕首，象老鹰捉小鸡似的掐住对方的脖子：“睁开狗眼，认识我姓韩的。不！用不着提名道姓，干脆说：还了老子的车带也不肯完，记牢，今后不准作坏事，敢说半个不字，削下你的脑袋，当夜壶使唤。……”他陶醉在复仇的幻想里，毫不在意地闯过日本宪兵队，铁栅栏内那个站岗的日本兵，睁圆惊疑的眼睛，对他注视了许久。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19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E. (留学日本的Y君，自妻亡以后，放浪形骸，终日离不开醇酒与女人。)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每昼夜颠倒的，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也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

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了。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瓷似的一排牙齿，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出了图书馆。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

〔中国〕郁达夫《银灰色的死》，见《郁达夫小说集》
(上)第2—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4 【遥想】

A. (在离开故乡去城里寻找工作之前，大卫陷入了绮丽的想象之中。)

大卫心里却在想：我喜欢城里的此时此刻，夜幕还未完全降临，街灯已开始亮起，繁忙的人行道上的情景多么令人兴奋。大街上不会刮起猛烈的风，女人走过街头，衣裙紧贴着身体，女人的体形真是千姿百态。贵妇人涂脂抹粉的面孔闪烁在橱窗灯前，站在旁边你会感到忸怩不安，但想到要能在暗处触到她们柔滑的肌肤，心里却怪痒痒的。城里多么光亮，到了那儿……生活。一天完了，当你脱下工装，修了面，感到清爽，你会兴致勃勃，充满生气，而不是死气沉沉。可在这儿，我的天啦，光秃秃的枫树枝桠老在空中摇来晃去，别说听那奇怪的吱吱声响，只消抬头一望这景象，就会叫你嘴唇发紫。还有地面的积雪，厚得漫过车轮轴心……生活在这儿，年纪轻轻的，该多倒霉！也许父亲一辈的人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他们上年纪了，仿佛对得失无所谓。老年人不怕寂寞，甘愿这样坐失良机。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老于世故，因为他们已经半截埋进了黄土。假如他自己上了年纪也会这样看待事物，他永远不想变老。他暗暗赌咒发誓，永远不要养成他父亲那样的耐性……这会儿他站在那儿，脸上现出笨拙的神色，活象一头套上犁的耕牛……。

〔加拿大〕欧内斯特·巴克勒《大儿子》第134—
135页，选自《加拿大短篇小说选》，重庆出版社1985年5月
第1版

B.（在对奥地利兵战斗的间隙里，葛利高里躺在土岗上，不禁又想起了他的情人阿克西尼亚。）

……他的心猛然跳动起来，想要重新看看最后一次看见的那张脸，脸蛋子上带着一条紫色的鞭痕，因为疼痛而歪扭着；但是另外一张略微歪到一边去的、胜利地微笑着的脸却顽强地钻进他的脑海里来。现在阿克西尼亚那张脸又慢慢地扭过来，两只火焰般的黑眼睛顽皮地、爱恋地闪着光，两片多情的红色嘴唇悄悄说着一些非常亲切的和热情的话，后来她又缓缓地移开目光，扭过头去，黑色的脖子上有两个毛茸茸的发卷……他从前是十分喜欢亲这些发卷的……

葛利高里哆嗦了一下。他觉得，有一会儿工夫闻到了阿克西尼亚的头发的淡薄的醉人的香气；但是……不是！这是陈腐的落叶的动人的气味。阿克西尼亚的椭圆形的脸盘渐渐昏暗下去，飘散开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5 【幻想】

A.（劳斯托夫带着一个步兵小队前往执行侦察任务。途中，他在马上不觉一阵迷迷糊糊。）

“为什么不会呢？……这是很可能遇到的呀，”劳斯托夫想到，“皇帝会遇见我，照他对待任何别的军官的样子给我一道命令，他会说道：‘去查明那里是什么。’有好多这样的故事，他在同一偶然情形下认识一个军官，于是把那个军官留在他身边了！假如他把身边一个位置给了我，那怎么办呢？哦，我要怎样保卫他呦，我要怎样对他说实话呦，我要怎样揭穿欺骗他的人们哪！”……

“我是在什么地方？哦，是的，在散兵线上……通行证和口令——枪托子，奥里密兹。我们的中队明天要作后备队，够多么讨厌，”他想到。“我要请求上前线，这可能是我唯一见皇帝的机会。现时离我下

班没有多久了。我要再巡一遭，到我回去的时候，我一定去见将军，请求他。”……“我猜那是雪……那个点子……一个点子——une tache（一个斑点）”他想到“那……那不是个点子……纳塔莎……妹妹，黑眼睛……纳……塔莎……（我对她说我见皇帝的情形，她会不会吃惊呢？）纳塔莎……拿我的佩刀带扣……”……“不过我方才想的是什么呢？我不应当忘记。我要怎样对皇上说话呢？不对，不是这个——那是明天的事。哦，是的！纳——塔莎……佩刀带扣……砍他们……谁呀？骠骑兵们……啊，带胡子的骠骑兵们。那个带胡子的骠骑兵在特维尔斯加亚街上骑马……我也想到古力耶夫房子对面的他……老古力耶夫……哦，不过捷尼索夫是一个好人。不过这都是不相干的。主要的事是皇上在这里。他怎样地看我，想对我说一点什么，但是不敢……不对，是我不敢。不过这是不相干的，主要的事是不要忘记我方才想的重要事情。是的，纳——塔莎，佩刀带扣，哦，对啦，对啦！这就对啦！”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丽莎上街卖花时，买主——年轻人埃拉斯特对丽莎一见钟情。第二天来到丽莎家里，要把丽莎卖的东西全都买下。和埃拉斯特的相识，把丽莎幸福、平静的生活打破了。她再也不能平静了，一大早便来到莫斯科河畔，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眼盯着不远处走过的牧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如果现在占据我的心的人生来是个普通庄稼人，是个牧童，而且，如果他现在赶着他的畜群在我身旁走过，唉！那我就可以微笑地招呼他，亲切地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牧人！你把你的牲畜赶到哪儿去啊？这儿也长着青草，可以给你羊吃；这里也开着红花，可以给你的帽子编一个花环。’那他就会用亲热的眼光瞧着我，也许，还会拉住我的手……这真是梦想！”

〔俄国〕卡拉姆辛《苦命的丽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C.（封建血统论观念牢固、已处于破落状况的依莎贝拉小姐，

幻想利用伏库尔斯基对自己的爱慕和凭借他这位新兴资产者的经济实力帮助自己建立一个理想的“天堂”。)

她幻想伏库尔斯基把他的铺子卖掉，买进了一宗产业，但他仍旧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公司有很大的利润。所有的贵族都接待他，而她，依莎贝拉小姐使他成了自己的亲信。他使他们的财富增加起来，恢复往昔的壮观；她所有吩咐他都照办；每逢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不嫌麻烦。后来他替她物色到了一个跟列茨基(即依莎贝拉之父——编者著)家高贵门第相当的丈夫。

他做这一切，因为他以理想的方式爱着她。他爱她有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当她对他微笑，善意地望着他，或者在立了一个特别的功劳以后，热忱地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感到十分幸福。当上帝给她送来了孩子时，他替他们选择保姆和教师，增加他们的财富，末了，她死的时候(想到这里，依莎贝拉小姐那美丽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他在她的坟墓上自杀……不，因为他委婉多礼(这一点她曾经在他身上加以发展)，他不会在她的坟墓上，而是在邻近的坟墓上自杀……

[波兰] 普鲁斯《傀儡》第3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6月新1版。

D. (方鸿渐失恋失业后回家小住，但脑子里仍不能排除唐晓芙的影子。)

方鸿渐住在家里，无聊得很。他天天代父亲写信、抄药方，一有空，便上街溜达。每出门，心里总偷偷希望，在路上，在车子里，在电影院门口，会意外碰见唐小姐。碰见了怎样呢？有时理想自己冷淡、骄傲，对她视若无睹，使她受不了。有时理想中的自己是微笑地镇静，挑衅地多礼，对她客气招呼，她倒窘得不知所措。有时他的想象力愈雄厚了，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劈面相逢；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理想里的唐小姐时而骂自己“残忍”，时而强抑情感，别转了脸，不让睫毛上眼泪给自己看见。

[中国] 钱锺书《围城》第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6 【畅想】

A. (他在勾勒未来生活的幸福图景。)

今后我要在农村里生活，盖一所小小的房屋，清洁敞亮，空气流通，陈设朴素大方。我们两个就住在里面，与世隔绝，过着幽静的生活。追求奢华有什么意义！我要做一个园丁。庭院里修起花圃，我要用我精湛的园艺使苏菲大为吃惊。我要编制各色花束奉献在她的面前，双手合十恳求说：‘太太，给点赏钱吧。’我要用花篮装满水果，说：‘亲爱的，请收下吧。’有时苏菲也给花苗浇水；我从池塘里将水提来，她便接过去浇在花坛上。她那娇嫩的双颊会沁出汗珠，她那美丽的衣衫会被水浸湿，于是我便让她坐在一棵树下，为她打扇消暑。有时我们去游船，那是乡间的小木船，用浆划动的；汽艇哪有那样快活，那样惬意！它那飞快的速度会使人头晕目眩，机器的喧嚣会将耳朵震聋的。我来划浆，苏菲坐在船上采摘莲花。我俩片刻不离。有时，柏拉普·西瓦克也会来的。啊，多么美好的生活呀！明天我们就要回家去了，那里，幸福和吉祥正伸开双臂迎接我们呢。

[印度] 普列姆昌德《舞台》第381—38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B. (运涛捕到一只珍贵的靛颏鸟，让春兰缝个笼罩，而春兰在绣鸟笼时却想到了美好的未来。)

春兰背着母亲把这块布染成天蓝色，只要一有空闲，就偷偷缝着。先用倒钩针缝好，上沿绣了一溜子蓝云头。又从大橱子上端下花箱子，解开包裹，包裹里盛着零零碎碎、一小块一小块的各色绸缎。她想：将来有了小孩，做个鞋儿袜儿什么的……翻着洋册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称心的花样子。她想：把鸟儿罩在笼子里，人们怎能看见笼子里宝贵的靛颏儿呢？又想把那只脯红靛颏绣上去，人们一看就会知道笼子里盛着宝贵的鸟。为了这个心愿，她又偷偷地跑去看了好几遍，把那只靛颏的风骨、神气，记在心里，再慢慢绣着。那天晚上她正坐在炕上，就着小油灯刺绣，绣着绣着，绣着的鸟儿一下子变成了个胖娃娃。鸟儿下巴底下那片红，就变成了胖娃娃的红兜肚。忽地那

个胖娃娃一下子又变成运涛的脸庞。鸟儿的两只眼睛，就象运涛的眼睛一样，又黑又亮。嘿！黑红色的脸儿，大眼睛。呵！她一下子高兴起来，心里颤颤悠悠，抖着两只手遮住眼睛，歇了一忽。就象和运涛并肩坐着，象运涛两手扶着她的肩膀在摇撼。两个人在一起，摇摇转转……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9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C. (刚写了入党申请书的战士侯方，隐伏在前沿阵地上，对着小草抒发他的战斗情怀。)

侯方是耐不住寂寞的。过了一会儿，他就鼓起嘴唇吹着眼皮下的几棵小草，心里头还对着几棵草说着话：小草啊小草，你本来是长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块山坡让越南占去了，今天你才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叫你受委屈了！小草啊，你要记住我侯方，我可能牺牲，在你身上洒下鲜血，我没有什么遗憾，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兵三年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也别看不起我，出发以前我已经向党小组长赵青森递过申请书，他一定会给我转交党支部的。不论我是火线入党，还是死后被追认，反正从现在起，我要象共产党员那样思想、那样表现、那样战斗！我是一个暂不交党费、暂不过组织生活的共产党员！……想到这里，侯方噗嗤一笑，赶忙瞥一眼隐蔽着的赵青森，还好，他没听见，也许侯方是在心里笑的。可你看人家，多么严肃，多么认真，伏在那儿一动不动。你呢？呸！你跟小草瞎嘀咕！侯方啊侯方，你多咱能象班长那样成熟？

[中国]张天民《战士通过雷区》，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29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D. (王安福听小常说自己的家乡就要被八路军收复了，头脑里浮现出明天胜利的情景。)

这天晚上，小常睡得倒很好，王安福高兴得睡不着。他想把日本一打跑了，第二步一定是捉汉奸——城里一定要捉小喜、春喜，村里也一定要捉李如珍和小毛。他想到得意处，连连暗道：“李如珍！我看你

“叔侄们还威风不威风？看你们结个什么茧？”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得细——想到战场上怎样打、日本人怎样跑、李如珍被捉住以后是个什么可怜相、小毛怎样磕头祷告、村里人怎样骂他们……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鸡叫才睡着了。

[中国]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见《赵树理文集》
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7 【遐想】

A. (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乘车去看安娜，途中她想了许多，从安娜目前的处境联想到了自己。)

“他们都攻击安娜。为什么？难道我比她强吗？我至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并不是很称心如意的，不过我还是爱他的；但是安娜并不爱她丈夫。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呢？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种需要。我可很可能也做出这样的事。在那可怕的关头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听了她的话，这一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当时我应该抛弃我丈夫，重心开始生活。我可能真地爱上了个人，也真地被人爱上了。现在难道好些吗？我并不尊敬他。我需要他，”她想起她的丈夫。“我容忍了他。那么做难道有什么好处吗？那时我还可能有人欢喜，我还有姿色。”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继续想下去，她很想想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她的口袋里有一面旅行用的小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是瞥了一眼车夫和坐在她旁边晃来晃去的事务员的背影，她知道万一他们之中有个人掉过头来，她可就不好意思了，因此她没有把镜子掏出来。

但是即使没有照镜子，她想现在也还不晚，于是她回忆起那个对她特别殷勤的赛尔吉·伊凡诺维奇；那个在她的孩子们害猩红热期间曾同她一道看护过他们的，而且钟情于她的，司梯凡的朋友，心地善良的托罗甫金。还有一个非常年青的人——她丈夫开玩笑似地对她讲的——认为她在姊妹中是最美丽的。于是最热情的和想入非非的风流韵事涌现在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的想象里。“安娜做得好极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责备她。她是幸福的，使另外一个人也幸福，而且不象我这样每况愈下，而且她大概还象以往一样的鲜艳、聪明和坦白，”

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这么想着，一种狡猾的微笑扭曲了她的嘴唇，特别是因为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的时候，她同时给自己和一个爱上了她的想象中的综合性的男子虚构了一段类似的风流韵事。她，象安娜一样，把全部真象都向她丈夫招认了。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听了这场自白流露出的惊讶而狼狈的神情使她微笑起来。

沉溺在这样的梦想中，她到达了大路上的通到弗士维仁斯基村的转弯的地方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一个老处女与一个青年人在火车上发生了一段奇遇，他们彼此交谈着，以至互相爱抚着。）

眼前的场面充溢着活力和欢乐的气氛。自然，她清楚地意识到，她所以觉得那么欢乐，仅仅是因为她的心已经沉浸在不寻常的欢乐之中。许多年以来，每一个晚上她都亲身经历着这样的场面，可是从来不曾觉察到一丁点儿欢乐。或许不妨说，这极其短暂的巧遇使她突然间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看来命运将使她从此能分享一份微小的常人的幸福：遇上一位知己，向他表示某种柔意，追随他登上生活的途程。诚然，她还缺乏勇气把它叫做爱情，但这至少可以说是爱情的开端吧。这种感情随后将逐渐充实，很可能使她幸运地改变整个生活，她将会有自己的孩子。不错，这样的事并不稀罕，千百名妇女每天要遇到它；可是，从事情发生的最初时刻起，就确实显得异乎寻常，以致她觉得害怕，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攫住了她的心。她害怕相信这事实，害怕它突然化为乌有，成为幻影。她暗自作好打算，准备迎接一切可能的失望，即使是最冷酷的失望，譬如说，他回头赶上了她，在照耀站台的明亮灯光下，突然发现她并不象他所觉得的那样年轻，也不象他所认为的那样容貌动人。那时，根据起码的礼貌，他将陪送她到三十六路电车起点站，然后互相道别，最终理所当然地结束这一切。她每个晚上乘火车时将徒劳无益地寻找他。自然，她将坚持不懈地寻找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或许只要她还活在这人世，就将年复一年地永远寻找下去。她决不会为此而感到丝毫的

追悔。恰恰相反，她将永远铭记他，感谢他今晚在火车上给予她的短暂的幸福。

〔意大利〕贝尔托《老处女》，《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第133—1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C.（虽爱国但苦于不能为解救自己的民族做些什么的瑞宣，只有把服侍在日本人面前誓死不屈的钱先生作为一点行动。）

看着这象是沉睡，又象是昏迷的老人，瑞宣不由的时时不出声的祷告。他不知向谁祷告好，而只极虔诚的向一个什么具有人形的“正义”与“慈悲”祈求保佑。这样的祷告，有时候使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有时候又使他暗笑自己。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发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然后再入天堂！想到这里，他又没法不暗笑自己了。

看着昏睡的钱老人，瑞宣就这么东想想西想想。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50—25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D.（坏人炸桥时还死了一个巡路工人，而受害者家属的证明材料却说，炸桥前他们的亲人就失足落水而死了。为了弄清事实，鲁泓驱车实地调整，在路过枫树林时，他不由想起了儿子小时画的那幅多孔的老枫树。）

鲁泓隔着车窗玻璃看出了神，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鲁小帆画的那幅多孔的老枫树。那时，孩子的思想象蓝天一样清爽，象水晶一样透明。鲁泓在狱中时，多次根据那幅画来推断儿子。他想儿子一定会健康地成长，因为他是吃党的奶，在祖国春阳下长起来的孩子。谁能想到，

他从狱中出来之后，儿子已经成了一个年轻的罪犯。过去，他在狱中的高墙之下，只能从报纸上闻到两军搏斗的火药气息；现在，他从儿子的缩影上，似乎看到了昨天大地上刀光剑影的格斗厮杀……

〔中国〕从维熙《第十个弹孔》，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11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8 【玄想】

A.（罗梅西把自己与恋人的爱情升华了，幻化了。）

他走到窗前去向窗外凝望。胡同里，一边的房舍是黑森森的一片，另一边却在如水的月光下呈现出鲜明的轮廓。罗梅西站在那里默然沉思。他浑然的心灵，抛开现实环境中的种种纠葛、斗争和无常的变迁，仿佛已飞进了另一个遥远的、辽阔无边的天地，在那里，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调合。

在一种幻境中，他看到生与死、劳与逸、始与终，配合着一种非人间所有的音乐的旋律，不停地从幕后安静的无极之中来到这有限的人生舞台；他更看到从那既没有光亮也没有黑暗的无极中，一对作为爱情化身的男女出现在现世界的星光之下了。

罗梅西慢慢爬到屋顶的阳台上去。他把眼睛转向安那达先生的屋子。四处没有一点声响打破这夜的宁静。那屋子的墙壁上、屋檐下、门窗的缝隙中以及铺砌得很粗陋的屋顶上，到处是由月光和暗影交织成的斑斑花纹。这一切是多么神妙！就在这间简陋的房子中，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中心，却住着一位降格以一个女学生身份出现的天人。

这个都市里挤满了无数象罗梅西这样的人——律师、大学毕业生、外国人、本国人。但为什么别人所不能得到的神恩，偏会落在他的头上？为什么正好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人，能和这女孩子并立在充满深秋的和暖阳光的窗前，在一种幻境中看到天地万物在一片神秘的、汪洋无边的欢乐之海上浮动？这真是一个奇迹啊！这奇迹改变了他的心灵，改变了他周围的世界！

〔印度〕泰戈尔《沉船》第53—54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

B.（她来到窗前，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湖水。）

她觉得这湖今天似乎变成了一座雪丘；她又觉得山谷的冷风把湖中的波浪变成了一层冰，她赤着脚在冰上疯疯癫癫地跑着，寻找自己的归宿。这归宿已在一次地震中堕入冰层下面消失了，而她也在这破碎的冰层中逐渐被吞没。

〔印度〕古尔辛·南达《断线风筝》第72—7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C.（只为老师的一句话，她犯开了寻思。）

有一天正上哲学课，她拿着一枝铅笔记先生口述的话，那时先生正讲人生观的问题，中间有一句说：“人生到底作什么？”她听了这话，忽然思潮激涌，停了手里笔，更听不见先生继续讲什么？只怔怔的盘算，“人生到底作什么？……牵来牵去，忽然到恋爱的问题上去，——青年男女，好象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芬芳的气息，足以满足自己，迷恋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作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作？恋爱不也是一样吗？青年时互相爱恋，爱恋以后怎么样？……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时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呵！并且爱恋的花，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她越想越玄，后来弄得不得主意，吃饭也不正经吃，有时只端着饭碗拿着筷子出神，睡觉也不正经睡，半夜三更坐了起来发怔，甚至于痛哭了。

〔中国〕庐隐《海滨故人》，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1卷第401—40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D.（章永璘对马缨花的身体提出过分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悔恨万分，使这个曾以坚忍的毅力战胜“死”的诱惑的人又一次怀疑“活”的意义。）

“嘘嘘嘘……嘘嘘嘘……”墙角响起了一阵阵可疑的声音，好象是从一个极其阴暗的世界传来的。但我知道，那不是上帝，也不是魔

鬼，那是死的召唤。我很早就对死有一种莫名的迷恋，和酷爱生一样酷爱死。因为那是一个我活着永远不能知道，并且也是一个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永恒的迷就是永恒的诱惑。很多人都忽视了，死其实是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热爱生活的人最不怕死。尤其，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对现在的我来说，死是最轻松的解脱。一切都会随着生命的停止而告终。那么，我就制造了一个永恒的秘密。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地升起，风照样地刮，云儿照样地飘，农工们照样地出工，而我却变成了一堆没有生气的骨头和肉，就象一只死羊，一条死狗。我的悔恨，我的羞愧，我良心的责备，在这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我死了，我带走了一个秘密，我销毁了我制造的秘密，难道这个秘密还不是永恒的吗？

我在死亡的边缘时极力要活、要活、要活下去，我肚子吃饱了却想死。过去，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在创作苦闷的时候，毒药、绳子、利器、高度和深度都曾对我有过吸引力。现在，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她给我的那根用布头编的带子。布带柔软而有弹性，它的长度、宽度、耐拉强度都会使我的脖子感到非常舒适。世界上的事是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啊！昨天晚上她给我带子的情景历历在目，她是为了我暖和，为了我活得好，可恰恰我要在这根带子上结束我罪孽深重的一生；她说我连根绳子也没有，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和爱怜，可恰恰似乎是有意地要送我一个结束生命的工具；我想象我拥抱她时是多么美好，可恰恰是我拥抱了她以后却悔恨欲死……于是，一种对自己命运的奇怪的念头在脑子里产生出来：我这个没落的阶级家庭出生的最后一代，永远不能享受这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身上都会出现相反的作用……那么，只有死，才能是最后的解脱了。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见《中篇小说选》第4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 【冥想】

（赵惠明出卖了K和萍以后，当然有她的内疚和痛苦，但她又从个人主义出发，对自己的卑劣行为进行“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

人不能没有爱，尤其不能没有被真心爱过；即使是身心最痛苦，生活最感到空虚的时候，一想到曾经有人这样爱惜我，这样始终把我当一个灵魂上还是干干净净的人来看待我，那还不是最大的安慰么？谁能说我不幸福！

然而我不能不自白，这同时也给我痛苦。我还不配受这样的爱惜；我出卖了K和萍，也欺骗了小昭！

如果小昭把我看作一个无可救药的堕落到极点的女子，那我将毫无疚悔的说，——不了解我的人，我还对他客气干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昨晚上我在烦闷的颠簸中，叩心自问道：“尽管小昭说得那么干脆，萍和他的关系只是朋友，可是好久以前，K说到小昭被捕时在场有一个女子，这不是萍又是谁？她还自愿和小昭一起入狱呢，这难道也只是朋友关系？——哼，惠明呀惠明，别那么痴心，小昭也不过哄你而已！”

那时倒觉得无牵无挂，豁然开悟，就好像八九年前母亲在我臂上咽了气的时候，我一阵无声的热泪以后，便心境平静，决定第二天就出走，从此我和家庭更没有一条纽带作为联系。

但是这样的“平静”转瞬便又变为空虚；觉得自己是在旷野，与狐鬼为侣，没有一个“人”想念我，虽然我也可以不想念谁；但这样的一生，究竟算什么呢？自己嘴硬，说“不需要温暖，宁愿冰森”，可是眼泪却往肚子里吞，这又何尝是快乐呢？而且，即使小昭对于萍的感情也不坏，但对于我究竟如何，这也有多年的事实，最近多天的事实可以证明，难道这都是哄我？难道有这样长期的有计划的哄骗，难道我是不生眼睛的？

一个人有时间来反省一下，总不会没有好处……我那天把K和萍说了出来，也还是为了保护小昭；我借他们两位证明了小昭不是“刁”得很的。自然也证明了我不是毫无“成就”。这，表面似乎为自己，但此时来反省，也还不是为了小昭么？如果他们再把小昭交给我，于小昭岂不好些？

不过K和萍要吃亏了，那是无疑问的。然而他们俩也得原谅我，决不是存心害他们，也非为我的自私，都是为了要救小昭……

我可以问心无愧。只是凶吉依然未定，我自己的“处分”怎样且

不必提，小昭的下落也不能判明。我损害了K和萍，然而我和小昭——未蒙其利！

这一个事实，像毒蛇一样天天有几次咬我的心，使我精神上不得安宁。

〔中国〕茅盾《腐蚀》第174—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0【胡思乱想】

A.（安娜和渥伦斯基同居以后，两个人不断发生口角。这使得安娜很伤心。她感到渥伦斯基在冷淡她。她害怕失去渥伦斯基的爱情，想到将来也许会被遗弃，她的心就被痛苦和绝望咬噬着。）

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处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的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头。

现在去不去弗士维仁斯基，她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了——全都用不着了。她一心只要处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量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她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她又揣摸着他会如何痛苦，懊悔，热爱她的遗容，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借着一只烛泪将尽的蜡烛的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檐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帷幔的阴影，她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当她不复存在，当他对她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会有些什么感触。“我怎么能够对她说这些残酷的话呢？”他会这么说。“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哪里……”突然间帷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檐板，笼罩住整个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飞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一片，接着四外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上感到那样地恐怖，以致于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什么地方，她的颤慄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会过去的，”她说，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为了摆脱这种恐

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书房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菲利普的遗孀富兰克林夫人雇了里德比赛的汽车去坎特伯雷大教堂祈祷观光，去的路上她向他讲了自己的身世，到了目的地后，她心里想……）

一个多么古怪的男人！她心里想着，一面朝着有双层雕像装饰的华美的门廊走去。他不很敏感，是吗？这可是为我的实验所选定的一个奇特的对象。但是我在和他说了几句话之后，觉得是舒服了一些。可怜的人啊！他无法摆脱我了：刚才他一定觉得是多么讨厌啊！差别，差别，这就是那个人告诉我的一切。找个朋友是不行的，要找一个与你自己不同的人：一个侍者，一个看门人，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硬拉住他谈话，平白无故地叫他难受，做个“古水手”^{*}；在他的耳边倾吐你的身世，别让他跑掉。要他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看他的反应如何。如果他心里认为你是一个傻瓜，那就很好。如果他当面叫你傻瓜，那就更好了。这个司机——他的名字我忘了——不可能叫我傻瓜，他的地位不允许他这样做，尽管我不能肯定他不想这样做。真遗憾要去折磨他，我过去从来没有故意惹人讨厌过。

不过事情才过去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一定要问问他的身世。证实他是个身分和我绝对不同的人。完全不受我的支配，独断独行。真是莫大的侮辱啊！富兰克林夫人幽默地想着。他竟敢过他自己的！正如我不是他的梦想的一部分一样，他也不是我的梦想的一部分。亲爱的，请你记住，他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对你的苦难或欢乐（如果我有过什么欢乐的话），他都无动于衷。

我一定不要忘记问他的姓名。这难道会伤害他的感情吗？啊！我应当知道他的姓名。他外表多么英俊呀：如果他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绳

^{*} 古水手，源出于英国诗人柯勒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名诗《古水手之歌》（The Ancient Mariner）。此处指富兰克林夫人象“古水手”一样要里德比特听她自己的故事。

子，就活象那面临着死亡的斗士了。我不得已，曾经要他和我一起进大教堂，因为那对我是有一部分医疗作用的。但我很高兴，他没去。菲利普会怎样想呢？但是我不应该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个人说过，如果你有办法可想，就决不要孤零零的一个人。结婚吧！结婚吧！要是他当时知道我一点儿也不想结婚该多好啊！由于我的不幸，我比以前幸福得多——孤零零的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还有那么几个象我一样的观光者，我完全不必和他们讲话，和他们讲话会是错误的，不虔诚的，亵渎神灵的，会扰乱这个巨大建筑物的宁静。她用欣赏的眼光，望着那三层拱形结构，它们无比优美轻巧、一层高过一层地朝那大厅拱形圆顶上的精致的十字形图案升起。“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使我感到真正的心满意足，那么，就是这里。在这里，我可以说出……我可以说出……在他生前我没有说出来的话。”

〔英国〕莱·波·哈特利《车夫恨》第31—第32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C.（由于青年人所特有的猜忌心理和固执的天性，佩特罗与女友萨莎闹翻了。他赌气离开女友返回城里，一路上思绪奔涌，简直想入非非了。）

当他在又高又陡的河岸上，眺望德聂伯河沿岸堆满了草垛的广阔草场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最可怕的想法。这一想法是突然产生的，是随着心灵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冲动而产生的：假如她的亲吻是意味着“永别”，那怎么办？围绕这个问题他想得越多，回忆得越详细，就越加确信：的确是这样。他觉得太阳和晴朗的天空一下子昏暗起来，连德聂伯河水也变得暗淡了。当老渔人渡他过德聂伯河时，佩特罗希望民间称为独木舟的狭窄的小船翻倒，把他（佩特罗）淹死。不，他不愿意真死！他希望只是渔人以为他淹死了，而实际上他悄悄地浮上来了。他需要这样，只是为了暗中窥探萨莎听到他死去的消息会怎样。她心里是不是还留着对他哪怕一点点的爱情呢？如果没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就可以永远淹死了。因为没有她和她的爱情，怎么能生活下去呢？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31页，
华出版社1984年版。

七四 幻 梦

1 【梦幻】

A. (太阳升起来以后，牛虻的父亲、主教蒙泰尼里睡着了，走进了梦中……)

他在一片巨大而空旷的野地里徘徊，想要找个清静地方可以躺下去睡觉。但是到处都有来来往往的人，在那儿闲谈着……有时候他似乎和那些喧闹离得稍远一些，也找到一个地方躺下来了……他闭上眼睛，用两只手盖在上面挡住光，并且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睡了。”但是人群马上向他拥过来……喊他的名字，求他：“醒来！快醒来！我们需要你！”

他又重新回到一座巨大的宫殿，里面满是陈设华丽的房间，有床，有榻，有低矮而柔软的躺椅……但他刚选中了一个黑暗的房间躺下去，就有一个人拿着一盏灯进来，无情的灯光照着他的眼睛，并且说：“起来，有人找你。”

……

他在一条很长的地下走廊里面了，那是一条低矮的、似乎没有尽头的拱形地道。无数的灯烛在那儿照耀着；跳舞、欢笑和快活的音乐声，透过那木格子的顶壁传下来。在上面，在头顶上，那个活人住的世界里，人们无疑正在那儿欢度什么佳节。啊，到哪儿去找一个躲藏和睡觉的地方才好呢；只要小小一块地方，哪怕是一个坟墓也好！正在这么说，他就跌在一个开着口的坟墓上了。一个开着口的坟墓，正发出一阵阵死尸和腐烂的臭气的坟墓……啊，那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够睡就行了！

“这个坟墓是我的！”那是葛兰第斯*；她一面喊，一面抬起头来，从腐朽的尸衣上面对他瞪视着。于是他跪了下来，向她伸出两只手。

* 葛兰第斯是蒙泰尼里的情妇，牛虻是他们的私生子。

“葛兰第斯！葛兰第斯！可怜我点儿，让我爬进这个狭窄的空隙里来睡觉吧。我并不向你求爱；我不来碰你，也不跟你说话，只要你让我在你的身边躺下，睡觉！啊，亲爱的，我是好久没有睡觉了呢！我再也不能熬过一天了。光亮直照到我的灵魂上来，声音把我的脑子都打成粉碎了。葛兰第斯，让我进来睡觉吧！”

他似乎已经把她的尸衣拉过来盖上自己的眼睛了。但是葛兰第斯突然缩了开去，尖声叫着：

“这是亵渎神圣呢；你是一个教士！”

他继续向前游荡着，终于到了海边，站在一些光秃秃的岩石上，一道强烈的光正从天上照射下来，海水正在发出它那低沉的、不安的、永恒的哀号。“啊！”他说，“大海对我一定会慈悲一些；它，也和我一样，疲倦得要死而不能够睡觉。”

于是亚瑟*从海里升起来，大声叫着：

“这海是我的！”

[英国] 艾·丽·伏尼契《牛虻》第278—28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

B.（对余永泽的烦厌和对卢嘉川的倾慕，使林道静做了一个恶梦。）

这夜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阴黑的天穹下，她摇着一叶小船，飘荡在白茫茫的波浪滔天的海上。风雨，波浪，天上浓黑的云，全向这小船压下来，紧紧地压下来。她怕，怕极了。在这可怕的大海里，只有她一个人，一个人呵！波浪象陡壁一样向她身上打来；云象一个巨大的妖怪向她头上压来。她惊叫着，战栗着。小船颠簸着就要倾覆到海里去了。她挣扎着摇着橹，猛一回头，一个男人——她非常熟悉的，可是又认不清楚的男人穿着长衫坐在船头上向她安闲地微笑着。她恼怒、着急，“见死不救的坏蛋！”她向他怒骂，但是那个人依然安闲地坐着，并且掏出了烟袋。她暴怒了，放下橹向那个人冲过去。但是当她扼住他的脖子的时候

* 亚瑟：牛虻幼时的名字。

候，她才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英俊而健壮的男子呵，他向她微笑，黑眼睛多情地充满了魅惑的力量。她放松了手。这时天仿佛也晴了，海水也变成蔚蓝色了，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互相凝视着。这不是卢嘉川吗？她吃了一惊，手中的橹忽然掉到水中，卢嘉川立刻扑通跳到海里去捞橹。可是黑水吞没了他，天又霎时变成浓黑了。她哭着，喊叫着，纵身扑向海水……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C.（因缺钱，如史老人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终于困顿了。于是人被欺，家被盗，悲苦无告。）

如史伯伯叹了一口气，躺倒在藤椅上，昏过去了。

但过了一会，他的青白的脸色渐渐绯红起来，微笑显露在上面了。

他看见阳光已经上升，充满着希望和欢乐的景象。阿黑拿着一个极大的信封，驼背一耸一耸地颠了起来，嘴里哼着恭喜，恭喜。信封上印着红色的大字，什么司令部什么处。红字上盖着墨笔字，是清清楚楚的“陈伊明”。如史伯伯喜欢得跳了起来。拆开信，以下这些字眼就飞进他的眼里：

……儿已在……任秘书主任……兹先汇上大洋二千元……，新正……再当亲解价值三十万元之黄金来家……

〔中国〕鲁彦《黄金》，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1卷880—8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梦思】

A.（彼埃尔和妻子爱伦又同住了。保理斯频繁地出入爱伦的客厅，这使彼埃尔异常烦恼，但自从他加入共济会后，依照教规，他迫使自己不去正视和计较这些东西，幻想上帝来帮助抑制自己的情欲，在他的一篇日记中记述了这一思想。）

“我梦见了我在黑暗中行走，立刻被一群狗包围了，但是我毫不

畏惧；忽然一只小狗用牙齿咬住我的左腿，不让过去。我开始用双手揉它。我刚刚打退了它，另一只更大的狗又开始咬我。我把它举了起来，我举得愈高，它变得愈大愈重。忽然会友A来了，抓住我的手臂，把我带到一座屋子前，我们必须走过一条狭窄的板才得进去。我踏上了板，板弯曲了，落下来了，我于是开始爬围墙，我的手仅仅可以够到它。费了很大的劲之后，我才把自己的身子拖上去，我的腿子在一边，我的上身在另一边。我回头看了一下，看见会友A站在围墙上，向我指示大路和花园，园中有一座巨大的漂亮的房子。我醒了。主呵，伟大的宇宙建造者呵！帮助我打退这条狗——我的各种情欲吧，特别是其中最后的一种，它聚合了前面各种情欲的力量，帮助我进入美德的神庙吧，我在梦中看见了它的形象。”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葛利高里结婚。但婚后不久他便发现他并不爱他的妻子，而仍然爱着他的情人——司契潘的妻子婀克西尼亚。他和妻子、家人终于弄翻了。这天晚上他不得不暂时住在朋友家里。躺在铺上，他并没有马上入睡，而想着心事。）

“现在家里怎样啦？娜塔希珈会不会走呢？好，生活要按照新的样子展开啦。上哪儿去呢？”一个想头迅速地提醒了他：“明天叫着婀克西尼亚，我们一同到库班去，远远地离开这儿……远远地，远远地……”

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心里没有想到过的草原上的山岗、村庄和市镇，在葛利高里的闭着的眼睛前面飘动过去。在起伏的山岗的后面，在灰色道路的后面——一片天蓝色的亲切的辽阔的平原，另外再加上象开得很晚的叛逆的花朵一样的、婀克西尼亚的爱情，都象神话一般。

……在入睡以前，他竭力仔细地想要记起一种压迫着思想的、又不能用话表示出来的事情。思想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活动得很平稳，很匀称，就象一只顺水而下的小船，但是忽然撞在什么东西上了，好象是搁浅了；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不合自己的意思；他翻来复去，乱

猜想着。“怎么回事？什么东西拦住道路啦？”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C.（无所事事的“我”找不到工作，吃完了晚饭便只能枯坐着直到三更，然后再躺下等待天明。）

直到灰色的黄昏也溜走了，夜就如个大脚婆一步踏进了街巷，踏进了窗口，踏进了我那颗十八岁欢蹦乱跳的心。生命里的夜晚啊！没有灯、没有星，黑压压地只闪亮着几个歹人的狰狞的眼睛。

.....

这样叹息着，我渐渐打起哈欠来了。朦胧中时有恐怖的幻象浮现。一切可怖的事照例都发生这样的空楼里，一切妖魔也照例扑奔走入绝途的人。我记起了陆判，记起了当巫婆的姑母，记起小时在城墙上看见的缢死鬼。我甚而怀疑那位老厨师是个什么妖精了。

〔中国〕萧乾《梦之谷》，见《萧乾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3 【梦觉】

（裴晓芸已与大地冻为一体了，然而大脑并未停止思维，她想起了骆驼峰之夜，想起了那永生难忘的帐篷里的洗澡。）

她呆呆地站立着，心中忽然竟有些生他的气。他在强迫我。他！分明是的！我为什么要对他妥协呢？我这傻瓜！

然而要痛痛快快地洗一次热水澡的欲念竟那么强烈！她简直无法抗拒桶内冒着蒸气的热水的诱惑。她情不自禁地走到桶前去，一根手指伸进水里泡了一会儿。水，热度正好。她挽起衣袖，整只手都伸进热水里去了。泡了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那只手，似乎溶解在水中了似的。

她忽然从桶内收回手，走到铺位前，开始急迫地脱衣服。衣服一件一件地从身上脱下来，外衣、绒衣、内衣……胡乱地扔在褥子上。

当她光着双脚，全身赤裸地站在地上之后，她一时间对自己产生了

一种莫名的惊惧。马灯的昏黄的光亮，将她的身体涂上了一层桔黄色。她那线条优美的裸体的身影，被清晰地投射在帐篷的帆布墙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她仿佛看到了可怕的魔怪，几乎失声惊叫，下意识地从小褥子上扯起一件衣服，围罩在身上。同时，她那恐惧的目光，迅速朝帐篷口一瞥。

只有冷清的月辉从外面撒进帐篷。

仿佛只在这时她才发觉，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宁静，一种神秘的宁静。帐篷里是多么暖和！炉火烘烤着她的身体，象夏日的阳光照耀着她。

围罩着身体的衣服无声地落在地上了。象跳舞似的，她用脚尖走到铁桶前……

〔中国〕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见《中篇小说选（2）》第5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恶梦】

A.（萨莎一直为在前方作战的丈夫佩特罗担惊害怕，经常梦见他，而且都是恶梦。）

可能那一夜萨莎总共只睡了一分钟，刚入睡就做了一个梦。覆盖着积雪的原野，一望无际，光滑平坦，没有高岗，也没有树林。看着这白茫茫的雪原，她眼都疼了……突然看见：雪地上有一个穿白长衣的人在爬。她认出来了，那是佩佳。他朝她伸出手来，求她帮助，嘴里喊着什么。萨莎想回答，不行——喊不出声来。她迎面跑去，可是袭来了可怕的暴风雪。萨莎与狂风搏斗着，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惊恐地发现，暴风雪推着她倒退，她不能靠近佩佳，却离他越来越远。于是他孤单地留在这可怕的田野里。

萨莎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心怦怦地跳着，仿佛她刚才真的与暴风雪搏斗了好长时间。窗外狂风怒号，挂着冰凌的杨树枝碰到农舍的墙上，铿然有声。干雪落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200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B.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恶梦。一种陌生的音乐响起来，一个客厅又明亮又高大，她走了进去，许多人和各种颜色跟她的动作混杂在一起。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冲到她跟前，拉起她的胳膊，于是她便跟他一起跳起舞来；这个年轻人她觉得认识，可又没完全看出是谁。她感到很舒畅，很轻快，一种独特的音乐掀起的波涛把她举了起来，她觉得两脚离开了地面，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跳着穿过了很多大厅。每个大厅里的金色的灯架挂得高高的，象烛光似的闪耀着微弱的火苗，墙挨墙有许多面镜子在没完没了的反射中把自己的笑脸抛过来又带到远处去。舞跳得越来越热烈，音乐奏得越来越灼人心窝。她发觉那青年跟她挨得更紧了，他的手埋藏在她的裸露的臂膀里，她不免因这充满痛苦的欢乐而悲叹，现在，她跟他四目相对了，这才觉得认出了他。他使她想起一个演员，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暗暗地狂热地爱过他；她刚想高高兴兴地说出他的名字，但他用一个热烈的吻堵住了她的低声呼唤。就这样，嘴唇胶合在一起，相互拥抱着宛如变成了一体，他们象被一阵幸运的风托起来了似的，飞过那些大厅。一面面墙象急流般掠过，她不再感到有那浮在空中的顶棚，此时此刻，她身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仿佛手脚上的锁链全被砸碎了一般。就在这时，突然间有一个人扳了一下她的肩膀。她蓦地停住脚步，音乐也随之戛然而止，灯火熄灭了，黑魆魆的墙壁紧逼过来，那个舞伴不见了。

“把他给我，你这个女扒手！”那个可怕的女人喊道，——一点不错，就是她！她的喊声震得四壁发出刺耳的轰鸣，而那冰冷的手指又紧紧地扣住她的手腕不放。依莱娜奋身反抗，同时听到自己在叫喊，是一声惊恐中慌乱的尖叫，但那个女人更有劲，撕下了她的珍珠项链，同时把她的上衣撕下了半边，使她的胸脯和臂膀全都裸露出来，上面只搭着向下垂挂的撕碎的布片。忽然，人们又来了，他们在不断增长的喧闹声中从所有的大厅里涌到这里来，呆呆地面带讥笑地望着她这个半裸体的妇女和那个正在尖声喊叫的女人。那女人喊着：“她从我这儿把他偷走了，这个娼妇，这个婊子。”依莱娜不知道身子往哪里藏，眼光往哪里看，因为那些人越走越近了，充满好奇的嘴脸一下子就被她裸露的上身吸引住了，而现在，当她游移不定的渴求救援的目光避开他们时，她突然看见她丈夫站在暗处的门框里，右手藏在背后。她大叫一声，从他眼前逃开，跑过几个房间，看得眼红的人群在她身后

横冲直撞，她觉得她的上衣向下滑得越来越厉害，她几乎都拉不住了。这时，一扇门在她面前砰地开了，她迫不及待地冲下楼去，想脱身，但在楼下又是那个卑鄙的女人穿着毛料裙子张牙舞爪地等在那里。她跳到一边，象疯了似的朝远处跑去，但那个女人从她身后猛扑过来，她们俩就这样在夜色中沿着长长的寂静的街道追逐着，连路灯都弯下腰来讥笑地向她们眨眼。她听见身后老有那个女人的木板鞋格格地响着，但每当她来到一个街拐角，那里就跳出那个女人来，在下一条街拐角还是照样，她埋伏在所有的房子后边，墙左墙右。她总是先一步守在那里，简直是多得不得了，无法超越，她总是从前面跳出来追捕她，依莱娜已经感到两膝不听使唤了。不过终于到了她的家，她直奔过去，但当她一把拉开门的时候，她丈夫却手里握着一把刀站在那里用威胁的目光凝视着她。“你到哪儿去了？”他瓮声瓮气地问。“哪儿也没有去，”她听见自己说道，可马上又听到身边发出一声尖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突然又站在她身边了，她狂笑着，讥讽地喊道。她丈夫把那把刀举了起来。“救命啊！”她喊出声来。“救命啊！”……

〔奥地利〕茨威格《恐惧》第157—159页。

C. 式子一次又一次被恶梦惊醒，但又不自主地沉入到使她窒息的又一个恶梦中。一场又一场豪华的时装展，在她面前闪闪而过：那些身穿华丽服装的美丽的模特儿们，因为过度疲劳而喘息着。忽然，她们象黑色的木乃伊似的霎时变成了干柴般的僵尸，如同她在卢浮宫美术馆见到的埃及雕刻家手下的“死者游览船”上的死者了。她们摇着橹开始向死亡的世界划去。起初，她们静静地划着，而后在她们群里腾起了一阵歌声、扬起了一阵怪笑、爆发出一阵戏闹。突然间，在船头上摇橹的死者的头目晃了一下橹，一切的声音都霎时消失了。那头儿掀开放在船舱底下的棺材盖，抱起躺在里面的一具僵尸，揭下僵尸脸上的殓布，放声大笑起来。原来是银四郎的笑声。式子“啊——”的一声惊叫，是一场恶梦，她浑身冷汗淋漓，打开床头灯，眼前出现了就寝前看过的银四郎的信。大概是刚才看了信，感到可怕，急于想摆脱银四郎，引起了这一场恶梦吧！银四郎还想用他那盈溢着色情的滑溜溜的身体来诱惑式子，企图再一次把她拉回到那充

满虚荣的世界中去。准是那恶魔的诱惑，造就了这一场梦见死者的游览船的恶境。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401—402页，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D.（为了不使大夫破产，阿尼塔来找情人胡利安·巴尔多，请求把她引见给他的合伙人——操纵股票投机的沃尔特·戴维斯。胡利安无奈，只好向她承认戴维斯是他捏造的合伙人，其实并无此人。这次投机是他胡利安干的。可她根本不相信，拂袖而去。这个夜晚，胡利安备受莫须有的合伙人戴维斯的折磨。）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床好象在沉陷下去，被子裹住了他的脸、胸脯和胳膊，使他动弹不得。他感到窒息，仿佛心脏快要炸开了。这种极度的痛苦，只有阿尼塔抛弃他时的痛苦才能与之相比……

周身的冷汗又使他感到麻木。

床渐渐地愈陷愈深；他已经落在深渊底下，身上沉重地盖着白雪堆似的被子。他似乎觉得高处是阴霾的天空，撒满了无数点点的白色雪片。

……胡利安从冰冷的墓穴里可以听到戴维斯的声音；他正坐在一片白雪地上，刚好在胡利安的胸口上方，眼望着羽绒般的云霞，漫不经心地说道：

“它们很高，是的，现在很高……行市在‘看涨’，可是回头会下跌的，您别担心……这种事情在交易所里司空见惯。股票就是这样。只要您愿意，我会让股票下跌的。”

雪被抖落下来，上面突然响起了雨点般接吻的声音。

“沃尔特，我亲爱的沃尔特！你真好！”

阿尼塔的声音悠扬清脆，宛如小鸟在啼啭。戴维斯把她搂在怀里。他们紧紧地拥抱成一团，身子陷进了鸭绒垫似的雪堆里。真不要脸！胡利安怒不可遏，在墓穴深处拼命地挣扎。他起不来，可是他那双发紫的手，象两只大螃蟹，不停地抓呀，抓呀……他想爬出墓穴，一把抓住戴维斯的脖子，把他掐死！他挣扎着，被雪闷得透不过气来。棉絮般的雪片往他的鼻子、耳朵和嘴里直钻。

那痉挛的手指，终于抓住了一条胳膊。不，这不是胳膊！是个脖子，热乎乎的脖子，在垂死地扭动着发出破风箱似的嘶哑的咕噜声。后来，他几乎感觉不到了。啊，我的天！这脖子怎么这样柔软，这样光滑呀！

这时他想松开手，可是双手已经不听使唤。手指硬得象握成了环的铁钩子，把那奄奄一息的脖子象根松散了缆绳一样从中间勒过。胡利安也感到筋疲力尽了。

上面响起了哈哈的笑声。

“您搞错了，巴尔多先生……这可不是我的脖子呀！”

胡利安惊跳起来，于是醒了。

[智利] 赫纳罗·普列托《合伙人》第124—125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 (黄昏人静，黛玉想起自己父母双亡，婚姻大事又没有着落，万千思绪，堆上心来。)

不知不觉，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黛玉道：“我虽跟他读过书，却不比男学生，要见我作什么？况且他和舅舅往来，从未提起，我也不便见的。”因叫小丫头：“回复‘身上有病不能出来’，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小丫头道：“只怕要与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来接。”说着，又见凤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宝钗等都来笑道：“我们一来道喜，二来送行。”黛玉慌道：“你们说什么话？”凤姐道：“你还装什么呆。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继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因托了贾雨村作媒，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说是续弦，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大约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都是你继母作主。怕的是道儿上没有照应，还叫你琏二哥哥送去。”说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亲果在那里做官的样子，心上急着硬说道：“没有的事，都是凤姐姐混闹。”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儿，“他还不信呢，咱们走罢。”黛玉含着泪道：“二位舅母坐坐去。”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时心中干急，又说不出，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贾母在一处的似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还可救。”于是两腿跪下去，抱着贾母的腰说

道：“老太太救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继母，又不是我的亲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但见老太太呆着脸儿笑道：“这个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这是什么事呢。”老太太道：“续弦也好，倒多一副妆奁。”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只求老太太救我。”贾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终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终非了局。”黛玉道：“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总不言语。黛玉抱着贾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不要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说着，撞在怀里痛哭，听见贾母道：“鸳鸯，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闹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站起来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或见一面，看他还有法儿？”便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地说：“妹妹大喜呀。”黛玉听了这一句话，越发急了，也顾不得什么了，把宝玉紧紧拉住说：“好，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黛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只得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象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声大哭。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魔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梦。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F. (秦钟与水月庵女尼智能的私情被父知觉，秦钟被打，悔痛成疾。)

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

“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

正闹着，那秦钟魂魄忽听见“宝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

“列位神差，略发慈悲，让我回去，和这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的。”众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秦钟道：“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的孙子，小名宝玉。”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来，忙喝骂鬼使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你们断不依我的话，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报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秦魂放回。

[中国]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G. (“我”听尹妈述说了名门小姐佩萸的爱情悲剧之后，翻来复去，夜不成寐。)

好不容易才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静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前有墓道碑，上题“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围果有无数的羊冢。又恍惚我日间所见的那佩萸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祷。——

坟台全景，突然变成一座舞蹈场！场之中央，恍惚有对妙龄男女

裸身歌舞。两人的周围恍惚有许多羊儿也人立而舞。又恍惚还有许多狮儿、豹儿、虎儿……也在里面。——

恍惚之间，突然来了位矮小的凶汉，向着我的脑袋，飒的一刀便斫了下来！我“啊”的一声惊醒转来，出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时，算好，倒不是血液。

〔中国〕郭沫诺《牧羊哀话》，见《郭沫诺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H.（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受尽生活的折磨，最后被汽车轧死。看见同学的悲惨遭遇，身患肺痛的汪文宣心如火焚。）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中国〕巴金《寒夜》，见《巴金选集》第6卷3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 【春梦】

A.（里德比特渐渐爱上了菲利普的遗孀富兰克林夫人，但在一次情感冲动之后，她冷淡了他，后来爱上了不忠诚于她的画家休吉。里德比特发现了休吉的丑恶行为后，决定写信告知富兰克林夫人。这天，休吉和富兰克林夫人又租用了里德比特的汽车，离开时，她还借故独自回来与里德比特消除隔膜。她走后，他的心中翻腾开了。）

开车的时候，他脑子是紧张的；把一笔笔约定的生意安排衔接好，他脑子也是紧张的。但是在那些不知其所以然的清淡时期，当他一人独自闲坐，或是他的办事员在熄着的煤气炉对面，两人面面相觑，消磨着时间，守着电话机，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笔生意的时候，他

就情不自禁地要想起富兰克林夫人来；他也没有设法不去想她，因为这时他想起她已经没有苦涩的滋味了。她已经原谅他，她对他怀有良好的祝愿。这样一来，他这一方也就原谅她了。在思想上，他们的关系又恢复到了最高峰，恢复到了他们两人在从温切斯特回来途中突然发生破裂之前所到达的那种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个程度，因为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想象中的，所以也是理想的，完美无缺的，彼此间没有意愿上的冲突。在里德比特看来，这种冲突损坏了人间的各种关系。他象一个空想家似的，不顾现实，把富兰克林夫人想象为他的妻子；他们俩有时有孩子，有时又没有孩子，全凭他个人的爱好与否来决定。他们住的房子的大小也经常变化，而钱总归是他赚来的，他的事业一天天好起来，她也跟着享福。他拥有一个由六辆、十二辆、二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他在伦敦西区他的办公室指挥着这个车队；除了用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带着他的妻子出门之外，自己再不开车了；这时，他的妻子不是弗朗西丝，而是富兰克林夫人。他对富兰克林夫人脸相的回忆虽然时断时续，但在他的内心里却突然闪现得比在实际生活中更生动，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层薄薄的面纱；要么是羞怯，要么是逞强，要么是突然在他心中出现的敌意。

〔英国〕莱·波·哈特利《车夫恨》第199—202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B.（对结婚怀有很大憎恶感的依莎贝拉小姐，在爱情方面产生了一连串的幻想。）

……谁知道，她用多少吻去温暖过那个大理石象的手和脚？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块为一个钟情的女人所抚爱的石头活起来了。有一夜，在她哭着入睡的时候，那个不朽的人头上戴着桂冠，从座子上走下来，来到她的身边。他放射着神秘的光辉。

他在她床沿上坐下，久久地望着她，他眼睛里射出永恒的光，接着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他那白色的嘴唇吻干她的眼泪，使她的热情冷却下来。

从那时起，他常常来拜访她。她慵懒地躺在他的怀抱中，他，这个光神，就轻轻地给她讲天上和人间的秘密，这些直到那时还没有人

用凡人的言语说过。在热恋她的时候，他又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奇迹，”在他那张神圣的脸上，渐渐出现了那些以前曾给她留下印象的男人的英俊面貌。

一会儿，他看来象个年轻的将军和英雄，他打了一次胜仗，从马鞍上望着地下战死的几千勇士。一会儿，他那张脸又使人想起一个最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女人们把花抛在他的脚下，男人们为他卸马。他忽而是最悠久的望族中的一个快乐而漂亮的侯爵，忽而又是一个勇敢的消防队员，为了从五层楼里的火焰里救出三个人，他获得荣誉的十字勋章，忽而又是个伟大的画家，以他那丰富的幻想震惊了世界，末了他又是威尼斯河上游艇的划手，或是一个特别漂亮和强壮的马戏团的竞技家。

〔波兰〕普鲁斯《傀儡》第7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

C.（在娜希达心中，每每构想与希尔米珠联璧合，和美幸福。）

自从和希尔米倾谈之后，娜希达的心里总是乐滋滋、甜丝丝的。脑子里充满着许多美妙的幻想，似乎感到将要展现在她面前的未来生活是一片光明。她意识到从现在起，保持自己的贞节尤为重要，如果说过去只是考虑自己一个人，那么现在还得对另一个人负责。她认为只要平时谨慎小心，是完全能做到的。

现在，她常常想着自己跟希尔米的事，有时候，简直幻想到如梦如痴的地步，仿佛他们已经结亲，珠联璧合了。她想象婚后的生活该有多么幸福啊！那时，自然有人疼爱她，同她共享欢乐，互分忧愁。如果再有两三个宝宝，围着他们呼爹唤娘，哭啊笑啊的，那该多有趣啊！她觉得生活的新开端一定象雨后苍穹，又是霞，又是虹，绚丽得令人眩晕。

每每沉浸在这甜美的幻想里，就更觉得自己不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另一个人的了。这种感觉愈强烈，就愈认识到自己安全的重要。尤其是当女招待的，得益发小心，倘有闪失，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马来西亚〕A.莎马德·赛义德《莎丽娜》第29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6 【美梦】

A. (薇拉由于罗普霍夫的帮助，将从她的“腐臭的”、“恶劣的”家庭中走出来，她高兴得心快要跳出来了，仿佛将从地狱走向阳光。晚上，她做了一个幸福的梦。)

她梦见她被人关在一间又潮又暗的地下室里。忽然房门大开，于是薇罗奇卡不知不觉走到一片原野上，奔跑着，跳跃着，心里想道：“我怎么能没有死在地下室呢？这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原野的原故；如果我见过，我一定会死在地下室，”——然后又奔跑着，跳跃着。她梦见她害了瘫痪病，她想：“我怎么害了瘫痪病呢？害这种病的都是老头子和老太婆，年轻的姑娘没有瘫痪的。”——“有，常常有，”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不过你马上就会好，只要我碰一碰你的手，——你看，你已经好了，起来吧。”说这话的是谁？我变得多轻松！病全好了，——于是薇罗奇卡站起来，连走带跑的又来到原野上，仍旧跳跃着，奔跑着，心里又在想：“我怎么能熬过这场瘫痪病的呢？这是因为我生来就瘫痪，一向不知道人们怎样行走和奔跑的原故；如果我知道，我一定熬不过。”——然后又奔跑着，跳跃着。这时有一个姑娘走过原野，——真奇怪！——她的脸孔、步态和她身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不断地变化；她时而是英国人、法国人，时而又是德国人、波兰人；她时而变成俄国人，时而又成了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可为什么她老是那一张脸孔呢？本来英国人并不象法国人，德国人也不象俄国人，而她的脸孔虽有变化，但变来变去仍然是那张脸孔，——她多奇怪！她的面部表情也不断地变化；她多温和！又多容易生气！她时而悲伤，时而快活，——尽在变化！但她总是善良的，——连生气的时候也显得善良，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她真是一个美人！无论脸孔怎样变化，总是越变越好看。她走到薇罗奇卡身边：“你是谁？”——“他原先叫我薇拉·巴夫洛芙娜，现在叫‘我的朋友’。”——“哦，原来是你，你就是对我表示爱慕的薇罗奇卡吗？”——“对，我很喜欢您。不过您到底是谁？”——“我是你的未婚夫的未婚妻。”——“什么未婚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那些未婚夫。他们知道我，我却

不可能知道他们：我的未婚夫太多了。你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做未婚夫吧，你只能从他们，从我的未婚夫中间挑选。”——“我选中了……”——“我不需要问名字，我不知道他们。但是你能从他们，从我的未婚夫中间挑选。我希望我的姊妹们和未婚夫们互相挑选。你曾经被人关在地下室吧？害过瘫痪病吧？”——“是的。”——“现在得救啦？”——“对。”——“这是我释放你，医好你的。你要记住，没有释放和医好的人还很多。你得释放和医好他们。你肯吗？”——“肯。不过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真想知道。”——“我有许多名字。我有各种名字。谁需要怎样叫我，我就告诉他一个怎么样的名字。你可以叫我‘人类爱’。这是我的真名字。只有少数人这样叫我。你也这样叫我吧。”然后薇罗奇卡在城里走了一趟，看见一间地下室，里面关着一群女孩子。薇罗奇卡轻轻地碰了碰锁，锁就落了下来，她说：“走吧，”她们便走了出来。她又看见一个房间，房里躺着一群害瘫痪病的女孩子，她说：“起来，”她们便站起来，还是来到那原野上，奔跑着，跳跃着，——嘿，多么快活！跟她们在一块比单独一个人快活得多！嘿，多么快活啊！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表妹、恋人玛丽亚死后，埃弗拉因握着她留下的发辫，躺在沙发上进入了梦境。）

我梦见玛丽亚已经做了我的妻子——这个极为纯洁的幻梦，曾经是，也应该永远是我心灵中唯一的欢乐：她穿着一件轻柔飘逸的白上衣，系着一条蓝围裙，颜色蓝得仿佛是撕下来的一片蓝天；这条围裙，我曾多少次帮她装满鲜花；这条围裙，她生前总是那么优雅而漫不经心地系在她那纤柔活泼的腰肢上；我也曾看见她用这件围裙裹过头。只见她轻轻地推开我的房门，尽量不让自己的衣服发生哪怕最轻微的声响，跪在沙发前的地毯上：脸上绽开着微笑，深情地望着我，仿佛唯恐我是在佯装着做梦；然后，她用自己那仿佛天鹅绒般柔软的嘴唇吻了吻我的额头：她已不再那么担心我是在戏弄她；她让我闻了一会儿她那热乎乎的、带着芳香的气息；这时，我却徒劳地期待着她

的嘴唇压到我的唇上。她坐在地毯上，一面读着散落在地毯上的一部分纸页，一面把我垂在枕边的一只手捧起来，贴在她的面颊上：她感觉到我的手动了一下，便把她充满情爱的目光转向我，十分自然地笑着。我把她的头搂到我的胸前，她就那样俯身注视着我的眼睛，与此同时，我把她那丝绸一般光洁柔滑的辫子盘在她的前额，如痴似醉般地闻着她身上发出的甜罗勒花的幽香。

〔哥伦比亚〕伊萨克斯《玛丽亚》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C.（大牛伯为耕牛的跛脚而痛苦的时候，却作了一个美梦。）

他正梦到用四床大晒谷簟铺在坪里，晒簟上新莽堆高如小山，抓了一把褐色莽子向太阳下照，莽子在手上闪放乌金光泽。那莽子就是今年的收成，放在坪里过斗上仓，竹筹码还是从甲长处借来的，一大捆丢到地下，哗的响了一声。而那参预这收成的功臣——那只小牛，两角间就披了红，站在身边。他于是向它说话，神气如对多年老友，他说：“朋友，今年我们好了。我们可以把围墙打一新的了；我们可以换两扇腰门了；我们可以把坪坝栽一点葡萄了；我们……”他全是用“我们”的字眼，因为必须承认这一家的兴起，那牛也有份，或者是光荣，或者是实际。他们是俨然望到那牛仍然如平时样子，水汪汪的眼睛中写得有四个大字，“完全同意。”

〔中国〕沈从文《牛》，见《沈从文小说选》第67—6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七五 回 忆

A.（敌人闯进了城市。为了保护一批珍宝，银行出纳主任不得不撤离。他留恋不舍，无数往事涌上了心头。）

家在哪里？家在红军撤走的那个地方，银行财产运走的那个地方，切列德尼科夫所在的那个地方。

老人一边警惕地倾听从紧闭的百叶窗外偶尔传来的声响，防备着

似乎就要闯进来的法西斯匪徒，一边回忆起革命胜利后头几年的情景。那时，切列德尼科夫还是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演说家，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服市民们在原来宽阔的“圣油女”市场街、后来更名为卡尔·马克思的大街上修建一所街心花园。

全城居民都聚集到这个从远古时候起每逢星期天和星期四农民的大车便排列成行的地方来了。人们掀掉鹅卵石路面，铲平草畦，种上从主教大人的花园里运来的白杨。后来，他们百般爱护，热忱关心着城里的头一桩公共事业。他们用喷壶、水桶、瓦罐给小树苗浇水，似乎在街上种的不是树，而是他们私人窗台上的凤仙花或者天竺葵。如同自己心爱的东西一样，这些小树抽出的第一批嫩枝，曾使人们兴高采烈；婆娑树影映着新建公园里的一条条绿漆长凳，也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欢欣。而现在……唉……

街心公园，哪里还有什么街心公园！出纳主任又想起市立理疗学院附属医院里那间光线充足的诊室，想起自己无力地躺在诊断床上，想起那些穿着浆洗得挺硬的白色工作服、象大理石雕像一样的医生和一位老夫的狮子头来。这位大夫用手指熟练地叩诊病人的胸部，看起来似乎他干这件事是无心的，草率的。不过，不论是病人自己也好，还是被召来会诊的大夫也好，都注视着老人那双丰满的手，等待着诊断结论。最后，大夫直起身来，把眼镜推到宽大的前额上，近视眼里闪出一丝狡黠的笑意。他伸手扯平米特罗凡·伊里奇胸前的衬衣，轻轻地拍了一下病人的腹部，用亲切而嘶哑的声音说道：“你们这位科列茨基还可以钓到一吨鲫鱼呢！”米特罗凡·伊里奇当时感到，周围的人都轻松地嘘了一口气，全城久负盛誉的这位老夫，在他看来，的确是苏维埃科学威力的活的化身。

〔苏联〕波列伏依《穆霞姑娘》第4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B.（不愉快的往事，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她忽然想起了她和木部之恋倏忽幻灭时不觉间沁入全身的寂寞凄凉，想起了终其身永无出头之日的私生儿定子，还有在今日无意中亲眼得见木部的枯瘦憔悴面容等等。除此之外，还想到在母歿之夜，素

不露面的亲戚全都到此会聚，对早月一家无丝毫同情之心，把随意作些处置的早月一家的善后措施，煞有介事地貌似关切、喋喋不休地到处张扬。这样，使叶子的心情变得无可无不可，一味放荡起来，这类事，一想到就感到伤心。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3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C.（一件曾影响银平终生的事情，深刻在银平的脑际。）

那是在银平的少年时代。一个严冬的夜晚，在寒风呼啸声中，仿佛闪过一个奇怪的人影，把他惊醒了。他走出廊道，只见那人影正走向母亲的寝室。银平以为母亲得了急病。因为母亲这段时间一直闷闷不乐，也不大爱同孩子们说话。他赶忙向母亲的寝室跑去。当时还健在的管家松井在房门前把他拦住，不让他靠近，说：“你娘心脏病发作，大夫给她瞧过了，已经不要紧，你回房去吧。”随后跑来的姐姐一子等人，也一样进不了母亲的寝室。没有法子，只好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折回各自的房间。银平怎么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潮，他想起从客房的阳台落到一楼的屋顶，然后爬到父亲的书房上便可以窥见母亲的寝室。银平就在睡衣上套了一件毛衣，偷偷地爬到那个地方，透过玻璃门，他看到了母亲异常的样子。

松井管家说是心脏病发作，可是仰卧在床上的母亲的鼻子里却插着一根橡皮管。而且，身边的护士手里拿着筒状玻璃器皿，把透明液体不断灌进母亲的鼻孔，当护士把那个玻璃器皿的位置往低处一挪动，黄色浑浊的液体就从母亲的体内往玻璃器皿倒流。虽然隔着一道玻璃门，银平也明白母亲是服过毒药或安眠药，在被人洗胃。当时，父亲和高须相子纹丝不动地并肩站在母亲的枕边。正当医生、护士，还有女佣们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相子却拿出一个好象药瓶的东西，悄悄地将身体贴近父亲在窃窃私语些什么。这时，守候着母亲的父亲一手拿过那个药瓶，非常冷淡地把它扔到地板上，用简直象是看待陌生人的眼光瞧了瞧母亲。在银平看来，这不是父亲的面容。银平受到了打击，差点儿没从屋顶上摔下来。打这一天起，直到长大成人，每当寒风呼啸的夜晚，银平总要从阳台顺着屋顶爬过去窥视母亲的寝

室，若是看不见母亲安睡，自己也总不能入眠。银平把当时发生的事情隐藏在自己的心底，自己的性情渐渐地变得固执、孤僻，象生活在真空中一样，连自己的父亲也不能相信，对待任何事物也都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了。

银平又瞟了一眼眼前的高须相子。从那以后，漫长的岁月流逝了，但高须相子的姿色愈加浓艳标致。这个女人的存在日甚一日地牢牢操纵着万俵家。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上卷第71—72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D. (乡试之后，宝玉出走。)

袭人想起那日抢玉的事来，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肠几断，珠泪交流，呜呜咽咽哭个不住。追想当年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时恼他，他便恼了，也有一种令人回心的好处，那温存体贴是不用说了。若恼急了他，便赌誓说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应了这句话！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 (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能弥补感情的饥渴。满怀憧憬与热望的林佩瑶终于变成笼中的鹦鹉，造成终生悲剧。)

这里，吴少奶奶独自坐着，暂时让忽起忽落的浮游感念将她包围住。最初是那股汽车的声音将她引得远远的，——七八年前她还是在教会女校读书，还是“密司林佩瑶时代”第一次和女同学们坐了汽车出去兜风的旧事。那时候，十六七岁她们这一伙，享受着“五四”以后新得的“自由”，对于眼前的一杯满满的青春美酒永不会想到有一天也要喝干了的；那时候，读了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The Tempest) 和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 的她们这一伙，满脑子是俊伟英武的骑士的影象，以及海岛，古堡，大森林中，斜月一楼，那样的“诗意”的境地，——并且他们那座僻处沪西的大公园近旁的校舍，似乎也就很像那样的境地，她们怀抱着多么美妙的未来的憧憬。特别是她——那时的“密司林佩瑶”，禀受了父亲的名士气质，曾经架起了多少的空中楼阁，曾经有过多少淡月清风之夜半睁

了美妙的双目，玩味着她自己想象中的好梦。

但这样的“仲夏夜的梦”，照例是短促的。父亲和母亲的相继急病而死，把“现实”的真味挤进了“密司林佩瑶”的处女心里。然而也就在那时候，另一种英勇的热烈悲壮的“暴风雨”，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牵引了新失去她的世界的“密司林佩瑶”的注意。在她看来庶几近于中古骑士风的青年忽然在她生活路上出现了。她是怎样的半惊而又半喜！而当这“彗星”似的青年突又失踪的时候，也曾使她怎样的怀念不已！

这以后是——

想到这里的吴少奶奶猛的全身一震，吃惊似的抬起头来向左右顾盼。小客厅里的一切是华丽的，投合着任何时髦女子的心理：壁上的大幅油画，架上的古玩，瓶里的鲜花，名贵的家具，还有，笼里的鹦鹉。然而吴少奶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即使是时隐时现，可是总常在她心头。

学生时代从英文的古典文学所受的所酝酿成的憧憬，这多年以来，还没从她的脑膜上洗去。这多年以来，她虽然已经体认了不少的“现实的真味”，然而还没足够到使她知道她的魁梧刚毅多疤的丈夫就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们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会击剑，会骑马，他们却是打算盘，坐汽车。然而吴少奶奶却不能体认及此，并且她有时也竟忘记了自己也迥不同于中世纪的美姬！

〔中国〕茅盾《子夜》第89—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

F.（环小姐邂逅遇见了一个适意的青年，并把“神圣的肉体全部开放给他”，而这个青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又毅然离开了她。她悔恨失身给她造成莫大的精神痛苦，然而又陶醉在初恋时的幸福与快感之中。）

“何必怪着他呢？”

这么反省着，她拾起那张撕碎的照片，很温柔的拼合起来，铺在膝头，像一个母亲抚爱她的被错责了的小宝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里

的人亲一个吻。她爱他，她将永久爱他！有什么理由恨他呢？飞来峰下石洞中的经验，虽然是她现在的痛苦的根源，然而将永远是她青春历史中最宝贵的一页呢！以后在旅馆内的几次狂欢，也把她的青春点缀得很有异彩了。她脸上一阵烘热，觉得有一种麻软的甜味从心头散布到全身。她惘然想：

“总之，是不能单怪他的。自己那时不也是很动情么？但是，人是那样的人，地是那样的地，谁敢说一定不能跌进去？况且石壁洞上的佛像可以作证，那时自己并没过分荒唐，还没被肉感的诱惑冲激到不知所以；那时虽则做梦似的任凭他抚摸亲嘴，然而他的最后一次的要求是被毅然拒却了的。第二天还要到他旅馆里，自然是大大的不该，可是天晓得，鬼赶在我背后，怎么也熬不住不去！”

她想出当时的心情来了。两个力在牵扯她。一个是说不明白的，然而难抵抗的，在催促她去；别一个是很分明的道德观念，则阻止她。浑身的血液都拥护前者去了，而在她脑子的一角却有个冷冷的东西为后者助威。但是终于到旅馆里，因为有一句话把道德观念说服了：昨天既已把神圣的肉体全部开放给他的手和口，所以今天的吝惜是没有意义。

就为的有这一念，她陷进得愈深，到底吮尽了欢喜果面的糖衣，尝着了中心的苦味了。当她第三次到旅馆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他们中间的 romance（罗曼司）就此告终，而她一个人的悲剧从此开头。

〔中国〕茅盾《自杀》，见《茅盾全集》第8卷第39—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G.（玛丝洛娃和到监狱里探望她的聂赫留朵夫会面了，“她震惊”，同时也想到他们之间的过去，和由此带来的不幸。）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因此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最初一刹那，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想到了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

的幸福降临和由此而产生的。她感到痛苦，但她无法理解这事。她就照例把这些往事从头脑里驱除，竭力用堕落生活的特种迷雾把它遮住。此刻她就是这样做的。最初一刹那，她把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接着觉得太痛苦了，就不再这样做。现在这个衣冠楚楚、脸色红润、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象她这样的女人，而象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

〔俄国〕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H.（帝国主义为转嫁经济危机，加强了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侵略与掠夺，造成中国农民的贫穷与破产。然而这道理，勤劳而又保守的老通宝是不理解的。）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像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像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像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

毛鬼”在阴间告了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鸦片烟？

[中国] 茅盾《春蚕》，见《茅盾全集》第8卷313—3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七六 怀 念

1 【思念】

（岛村思念着情人，可又忘不了未婚妻驹子。）

一直到岛村走出了房外，叶子的眼神还象是在他面前燃烧不停。仿佛是遥远的灯火那样冷清。因为岛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印象，当他观望着火车玻璃窗上映现出叶子面容的时候，山野的灯火从她脸上的远处流过去，灯火和她的瞳人重叠起来，忽然微微地现出了亮光，那时在岛村胸中颤动着有无法形容的美丽。一想到这个，就又回想起驹子浮现在镜中满满的积雪上的绯红脸蛋儿。

他这么想着把脚步放快了。尽管岛村的脚又白又肥，可是因为他爱好爬山，用眼眺望着山景，不知不觉间精神恍惚地放开了脚步。他一向是容易忽然陷于茫然自失的状态，在他看来，那天黄昏景色的镜面和清晨白雪的镜面，不能相信是人工制造的，而是自然的产物，并且是属于遥远的世界的。

甚至连刚刚走出来的驹子的房间，也好象是那个遥远的世界一样。

[日本] 川端康成《雪国》第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2 【惦念】

（一场全军的决战正难解难分，胜负未卜。高夫人带着慧英、慧梅在土丘上观战，心中牵挂着闯王和全体将士。）

一阵阵的战鼓声和呐喊声从战场传来，震撼着大地，也震撼着她

的心。她的心中七上八下，乱糟糟的。她多么盼望闯王去了能够使战局“化险为夷”，马上有捷报传来！

但是，她左等右等，等不到捷报，什么消息也没有。望望双方旗帜，也看不出谁胜谁负。时间过得真慢，一刻好象一天。一功，你怎么不派人送个消息来呢？贺金龙，你们的计策可有效么？唉，多么叫人焦急啊！

怎么能放心呢？全军的命运都悬在今天的一战！再说，她也为自己的弟弟和丈夫挂心，特别是闯王。尽管她深知闯王的武艺高强，身边还有一大群亲兵亲将，但是她也明白，在沙场上不论武艺多么好，谁也说不定会有闪失。往日，每次闯王亲自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不平安回来，她的心总是吊在半空云里，不能落实。何况今日的情形和往日不同。今日，官兵的人数比义军多几倍，还有象曹变蛟、贺人龙和左光先这些名将，还有翻山鹞高杰。她不愿往坏处想，可是坏的想法却老是不能摆脱。她相信天上有神，人间的是非善恶神全知道，所以她不断地在心中向神默祷，求上天保佑闯王和全军平安出险。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16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3 【牵念】

（杨老太太被捕后，敌人为了诱供，竟把晓冬的照片出示给她。）

老太太站起，看到桌上放的正是儿子中学时代那张照片。她从心里打了个冷战，这种重要东西，怎会落到他们手里，这是当娘的最珍贵最爱惜的纪念品呀。多少个黄昏雪夜，多少个花晨月夕，她对着这张照片出过神。抗战爆发后，几时听到作战的消息，她都拿出象片来为儿子和他的战友们祝福。她心绪愁闷无聊时，拿出它来当真人似的说话，逢年过节时，把它放在桌上伴随她一起聚餐。这一张小小的照片，曾填补过母亲很多精神上的空虚，给了她多少抚慰和满足。儿子回家的那夜，曾劝她不要悬挂它，她虽听了儿子的话，但没收藏好，想不到被这群天杀的搜抢了去。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338页，作家出版社1950年版。

4 【眷恋】

A. (伊利亚·安德米伊支伯爵带领娜塔莎和索尼亚来到莫斯科，住在玛丽亚·德米特锐叶芙娜家里。第二天晚上玛丽亚·德米特锐叶芙娜请罗斯托夫家的人观看歌剧。娜塔莎在去剧院以前，从镜中顾盼自己的倩影，不仅又思念起未婚夫安德来公爵来。)

“我的上帝，假使他在这里，我就不像从前那样，露出笨拙的羞怯之态，却要按照新的方式，仅仅是搂抱他，贴紧着他，要使他用他常常望我时的那种讨好的、好奇的眼睛望我，然后我要使他笑得像他一向所笑的那样，他的眼睛——我要怎样地看那双眼睛呵！”娜塔莎想。“他的父亲和妹妹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爱他，他，他，和那个脸，那双眼睛，和他的男子气而又孩子气的笑容，……不，最好不想到他，不想到他，忘记他，在这时候完全忘记他。我不能忍受这个等待，我马上就要哭了”，于是她离开镜子，克制着自己不哭。“索尼亚怎么能够那么平静地，安心地爱尼考林卡，并且那么长久而且耐心地等着呢！”她想，望着进门的，也穿好了衣服的，手拿扇子的索尼亚。“不，她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能够！”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 (匹普在知道是逃犯马格韦契而不是郝薇香暗中出钱把他培养成一个“上等人”之后，想起了深恋着的艾丝黛拉。)

艾丝黛拉大概已经结了婚，这个想法随着时光的推移压得我心头日益沉重。虽然我十之八九相信这件事早已成为事实，但又怕这种想法得到证实，因此报也不看，而且关照赫伯特千万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她。我整个的希望好比一件撕得七零八碎的袍子，一块块都被风儿吹散了，为什么偏偏要留着这最后一块可怜巴巴的小小的碎片呢？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英国]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461—4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5【驰念】

(翠翠非常熟悉外祖父的性情与为人，所以，每当他出门，翠翠都能够大体上描绘出外祖父的行迹。)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翠翠在船上无事可作时，便算着老船夫的行程。她知道他这一去应在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谈些什么话，这一天城门边应当是些什么情形，河街上应当是些什么情形，“心中一本册”，她完全如同亲眼见到的那么明明白白。她又知道祖父的脾气，一见城中相熟粮子上人物，不管是马夫火夫，总会把过节时应有的颂祝说出。这边说：“副爷，你过节吃饱喝饱！”那一个便也将说：

“划船的，你吃饱喝饱！”这边如果说着如上的话，那边人说：“有什么可以吃饱喝饱？四两肉，两碗酒，既不会饱也不会醉！”那么，祖父必很诚实邀请这熟人过碧溪咀喝个够量。倘若有人当时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芦中的酒，这老船夫也从不吝啬，必很快的就把葫芦递过去。酒喝过后，那兵营中人卷舌子舐着嘴唇，称赞酒好，于是又被勒迫着喝第二口。酒在这种情形下少起来了，就又跑到原来铺上去，加满为止。翠翠且知道祖父还会到码头上同刚拢岸一天两天的上水船水手谈谈话，问问下河的米价盐价，有时且弯着腰钻进那带有海带鱿鱼味，以及其他油味、醋味、柴烟味的船舱里去，水手们从小坛中抓出一把红枣，递给老船夫。过一阵，等到祖父回家被翠翠埋怨时，这红枣便成为祖父与翠翠和解的工具。

[中国] 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小说选》第26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追念】

A. (罗普霍夫为了薇拉·巴夫洛芙娜和吉尔沙诺夫的幸福假装自杀了。后为了安慰薇拉·巴夫洛芙娜，在以“一个已经退学的医科学生”的名义给薇拉的信中谈到当时遇到薇拉的感情变化时自己的思想过程。)

我知道说出“烦闷”这两个字是多么微妙；可是我的良心不容许我隐瞒。是的，尽管我很爱她，然而当我后来确信她和我之间不可能

建立一种使我们便于照旧生活的关系时，我倒感觉轻松了。我开始确信这个，大约是在她发现我苦于迎合她的愿望的时候。于是未来就以崭新的、叫我比较愉快的形式浮现在我心中了；我既然看出了我们无法维持原先的关系，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快地——我又得说一句微妙的话了，——怎样才能更快地摆开和脱离那个使我烦闷的境地。这就是甘愿为事情外表的感动力所迷惑或者跟我不太接近、看不透我的动机之底蕴的人觉得我气量宽宏的秘密。是的，我只是想摆开那个使我烦闷的境地。我并不假惺惺地否认自己的美德，我不否认我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她好。但这仅仅是第二个动机，——就算它是个很重要的动机吧，它的重要性毕竟远不及第一个动机、主要的动机——希望解除烦闷：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在它的影响之下，我开始留心观察她的生活方式，我毫不费力就看出了：在那由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感情的变化当中，亚历山大·玛特威依奇的出现与疏远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使我联想到他：我这才明白了我从前没有注意的他那些古怪举动的原因，此后我的思想便获得了新的形式——叫我比较愉快的形式，如象我上面说过的。我看出她不仅在寻求热烈的爱情，而且已经发生了爱情，不过她还没有意识到罢了，她这感情的对象是一个十分可敬的、总之是能够完全代替我的人，同时这人也热烈地爱着她，——于是我高兴极了。不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痛苦的：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是跟某种悲哀连在一起的啊。现在我才看出我不能，凭良心说，认为自己是所需要的人；而我一向都以为她需要我，说实话，这使我感觉愉快；因此，这种关系的失去，必然有它的痛苦的一面。但是这一面只在最初一个短短的时期压倒了另一面，叫我高兴的一面。现在我相信她会幸福，对于她的命运也放了心。这是莫大的喜悦的源泉。然而如果认为主要的快乐在这儿，那也不对；不，个人的感情仍然重要得多：我看到我将完全不用强制自己了。我这句话可没有那样的意思，似乎我觉得独身生活比家庭生活自由些或者轻松些：不，假定夫妻双方根本无需逼迫自己去互相迎合，假定他们丝毫不用勉强自己也能互相满意，假定他们在互相迎合而又完全无意迎合，那末，他们中间的关系愈密切，他们两人也愈轻松、愈自由。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离异便是自由。

B. (保罗既诺会战前夕，安德来公爵躺在他的团阵地边缘的一个破仓库里。他的思想无法安宁，过去的事情纷至沓来，与眼前的血和火交织在一起。)

……“是的，是的，这就是那些使我兴奋、使我欢喜、使我苦恼的假形象。”他自语着，在他的想象中回忆着他的生活幻灯中的主要画图，现在他在寒冷的白色的日光里——在关于死亡的明确概念的白光里——看着这些画图。“它们就是那些粗劣地涂出的形象，它们从前好象是美丽的神秘的东西。光荣，社会福利，对女子的爱情，祖国——这些画图在我看来是多么伟大，它们好象是充满了多么深奥的意义啊！而这一切在早晨的白色的寒光里是这么简单、无色、粗糙。这个早晨我觉得是为我而亮的。”他的生活中三个主要的烦恼，特别地吸引他的注意：他对一个女子的爱情，他父亲的死，以及占领俄国一半的法军侵略。“爱情！……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她充满了神秘力量。我确是爱过她的！我关于爱情关于和她在一起的幸福，做过诗意的计划！啊，可爱的年轻人！”他怨恨地出声地说。“哦！我相信一种理想的爱情，它要在我全年的离别中保持她对我忠实！好象寓言中温柔的鸽子，她应当在我的离别中消瘦了。这一切简单得多……这一切是非常简单，丑恶！”

“父亲在童山建设，以为那就是他的地方，他的土地，他的空气，他的农民；但是拿破仑来了，不知道有他这个人，把他好象路旁的草芥一样赶跑了，并且他的童山和他的全部生活都被破坏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还说，这是天降的试验。他已经没有了！他没有了！这个试验是为谁的呢？祖国，莫斯科的毁灭！明天有人杀死我——甚至不是法国人，而是自己的人，好象昨天一个兵在我耳边放枪一样；法国人要来了，要把我整个身体抬起来抛进坑里去，免得我在他们面前发出臭气；并且将要形成许多新的生活情况，它们在别人看来还是那样惯常，但我不会知道它们了，我不存在了。”

他注视着—排在太阳光下闪耀着的、黄叶和绿叶静止不动的、白

色表皮的桦树。“死，让他们明天杀死我，让我不复存在……让这一切存在，却让我不存在。”他清楚地想象到这种生活里没有他这个人。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C.（江华向林道静直接表达了爱情要求以后，使林道静顿时感到惊喜，同时又有点淡淡的哀愁，她想起了牺牲的卢嘉川。）

林道静站起来走到屋外去。听到江华的要求，她霎地感到这样惶乱、这样不安，甚至有些痛苦。屋外一片洁白，雪很大，还掺杂着凛冽的寒风。屋上、地下、树梢，甚至整个天宇全笼罩在白茫茫的风雪中。道静站到静无人声的院子里，双脚插在冰冷的积雪中，思潮起伏、激动惶惑。在幸福中，她又尝到了意想不到的痛楚。好久以来，刚刚有些淡漠的卢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竟又闯入她的心头，而且很强烈。她不会忘掉他的，永远不会！可是为什么单在这个时候来扰乱人心呢？她在心里轻轻呼唤着他，眼前浮现了那明亮深邃的眼睛，浮现了阴森的监狱，也浮现了他轧断了两腿还顽强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景象……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在扑面的风雪中，她的胸中交织着复杂的矛盾的情绪。站了一会儿，竭力想用清冷的空气驱赶这些杂乱的思绪，但是还没等奏效，她又跑回屋里来——她不忍扔下江华一个人长久地等待她。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7 【遥念】

（埃弗拉因在伦敦接到患有癫痫病的表妹玛丽亚催他速回的信。）

你回来吧，赶快回来；不然的话，等不及跟你告别我就要完了。他们终于允许我把实情告诉你：一年来，虽然幸福曾使我的身体好转过几天，但是，病魔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要是这种幸福不被打断的话，我本来会为你活着的。

你要是回来……你一定会回来的，我有力量坚持到你回来，你要

是回来，也许只能见到你的玛丽亚的影子；不过，这个影子在消失之前需要拥抱你。一旦等不到你回来，一旦某种超乎我意志的力量，不容你鼓励我，使我闭上眼睛并把我带走，我将托付爱玛为你保管一切我知道对你来说会感到亲切的东西：我的发辫、存放你和我亡母的头发的蓄发盒、你动身前夕戴在我手上的戒指、以及你的全部信件。

可是，我干吗要说这一切令你心酸的话呢？你如果回来，我就会有精神；我要是再次听见你的声音，要是你的眼睛哪怕看我一瞬间，默默地将它们所能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就能活下去，重新象以前那样健康。我不愿意死，我不能够死，而把你孤零零一人永远抛下。

〔哥伦比亚〕伊萨克斯《玛丽亚》第271—27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8 【渴念】

A.（安娜同渥伦斯奇一起由意大利回到俄国。她心目中首要的任务就是看望她的儿子谢辽沙。但是这件过去对她来说易如反掌的事，今天却出乎意料地困难。）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这个会面的念头就无时无刻不在激动她。她离彼得堡愈近，这个会见的快乐和重要性在她的想象里就更增大了。她连想也没有去想怎样布置这次会见的问题。在她看来，和她儿子在一个城市里的时候，她去看他是自然而简单的。但是一到彼得堡，她就突然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了解到布置这次会见并不是容易的事。

她在彼得堡已经有两天了，要看她儿子的念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一直到家里去吧，在那里也许会遇见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她感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她也许会遭到拒绝和侮辱。写信去和她丈夫交涉吧——她一想起来都觉得痛苦：只有不想起她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平静。打听到她儿子出来散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趁他散步的机会见他一面，在她是不满足的；她为这次会面作了那样久的准备，她有那么多的话要和他谈，她是那么渴望着要拥抱他，吻他。谢辽沙的老保姆一定可以帮助她，指教她

怎样做。但是老保姆已经不在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家里了。一面犹疑不决，一面努力寻找保姆，两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听到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和莉蒂亚·伊凡诺夫纳伯爵夫人两人间的亲密关系，安娜在第三天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那是煞费苦心的，在那信里她故意说允不允许她见她的儿子，那就全仗她丈夫的宽大。她知道要是这封信给她丈夫见到了，他继续扮演着他那种慷慨的角色，不致于拒绝她的请求。

送信去的信差给她带回来了最残酷的意想不到的回答，那就是没有回信。……

她一整天在家里筹划着去看她儿子的方法，终于决定了写封信给她丈夫。她把信写好了的时候，就接到莉蒂亚·伊凡诺夫纳的来信。伯爵夫人的沉默使她感到压抑，但是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是这样激怒她，这种恶意和她对她儿子的热烈的正当的爱比较起来是这样地令她反感，使得她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谴责自己了。

“这种冷酷——这种虚伪的感情！”她自言自语。“他们不过要侮辱我，折磨我的小孩，而我一定得顺从吗？决不，她比我还要坏呢。我至少不说谎话。”于是她立刻决定在第二天，谢辽沙生日那天，她要直接上她丈夫家去，买通或是骗过仆人，但是无论如何要看到她儿子，要打破他们用以包围这不幸的小孩的可恶的虚伪。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外面的滚滚怒潮惊动了图书馆里的余永泽，使他重又想起了林道静。）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余永泽正翻着书，不知怎的，心里突然闪过了曹孟德的这几句话。一种缥缈的幻灭似的悲哀，在很短的一霎间抓住了他的心灵，他撂下书本，茫然地起身踱到窗前去。枝头汪着湿润的绿色，温暖的阳光下，几株碧桃含苞待放，空气是醉人的清新馥郁。他凝望着，心思又转到了林道静身上。她，在这么美丽的春天，干什么去了？……他的幻觉使他陷到了朦胧的状态中。好象他的道静不是在什么人群里呼喊嘶叫；不是在为什

么去厮打斗争；她是在海滩上，好象仙子般穿着白衣，苗条的身段，雪白的面庞，睁着大大的深情的眼睛在等待他……想到这里，他是这般渴念着她，好象多少日子不见她了，好象她永远不再回来了，他深深地痛苦起来。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 【痛念】

A.（为了保护一批珍宝，银行出纳主任米·伊里奇被迫撤离城市。走在故乡熟悉的小路上，看着祖国的大地，他又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

唉，从前啊，多么令人神往！在休息日的温暖的傍晚，两人手持钓竿，挎上背囊，背囊里放上各种鱼具、鱼饵、蛆罐，外加半公升好酒，在背囊里发出咕嘟咕嘟、使人馋涎欲滴的响声。他们踏着这条阡无人迹的林中小道，走着，走着，沉醉在河边垂钓的欢乐之中。傍晚的河畔蒙上了一层薄雾，晶莹的露珠儿挂满草丛；每当清晨，草地都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

是呀，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多么美妙的生活啊！就在不久前，在今年春天，他带着外孙沃维克第一次垂钓时，走的也是这条小径。小孙儿脚步轻快，不甘落在外公之后。爷孙俩一边走，一边异想天开：到了夏天，他们将傍着河岸，用腐肉圈虾捉蟹；秋天一来，再去奥尔索夫采伐区采白蘑菇……当时想得可真美……可现在你瞧，他这位老人象野物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悄无声息地星夜兼程，四下张望着，仔细倾听有无沙沙异响。儿子们在某个地方作战，他们还活着吗？孙子们就象秋天的落叶一样，被凛冽的风暴刮向遥远的东方。那些可怖的魔影肯定正在他的故居东奔西窜，翻箱倒柜，砸烂蜂房，砍断并摧残他的“阿林卡”葡萄藤。他在这些葡萄藤上洒下了多少汗水，倾注了多少挚爱，寄托了多少希望啊！

米特罗凡·伊里奇痛心地叹着气。

〔苏联〕波列伏依《穆霞姑娘》第5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B. (冬妮被迫与心爱的莫尔顿分手而与格仑利希结婚,但仍时刻想念着莫尔顿。)

她刚一合眼皮,便觉得自己仿佛又是在特拉夫门德的阳台上。莫尔顿·施瓦尔茨考甫宛然正在自己面前,他好像正在跟她说话,像惯常一样向前俯着身子,时不时地用他那温柔的目光有所征询地望一下第三者;他笑的时候露出多么美丽的牙齿啊,可是他自己却显然一点也不知道他这个美点……想着想着她逐渐平静松快起来。她把历次跟他谈话所听到的事逐一回忆了一遍,她暗自发誓要把这一切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保存在记忆里,这个想法使她感到快慰和满足。……这些事以后对她将永远是宝贵的可资慰藉的真理,永远是秘密的宝藏。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就可以思索一番。不管走到街中心也好,在家人中间也好,吃饭的时候也好,她都可以想到它们……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走上别人为她规定好的道路,和格仑利希先生结婚,这又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会突然想到:我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她满意地自己笑了笑……但是,突然间,在车轮的辘辘声中,她逼真地听到了莫尔顿的语声,那声音清楚得使人不能置信,她分辨得清他那温柔的、略带一些拖沓的嗓子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怎样在说:“今天咱们都得坐岩石了,冬妮小姐……”这一件细小的回忆重又使她的感情动荡起来。她的胸膛因为忧伤和痛苦而紧缩起来,她毫不反抗地一任泪珠滚滚淌出来……她蜷缩在一个角落,用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

[德国]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152—

153页。

C. (运涛坐狱不能回来,朱老明和老驴头两人商量要春兰嫁给大贵。他们的话被春兰听见了。)

春兰正在灶堂门口烧火做饭,她听到这刻上,就完全明白了。但当前占据她思想的不是大贵,是运涛。象有两只明亮亮的大眼睛,又在看着她。那个良善、淳厚的面容,很难使她一下子忘下。于是,思想就象静下来的春天的潮水,重又返卷上来,鼓荡着喧哗着,激动着

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安静下去，她把饭做熟，也没吃，就走向屋里。灯也没点，一个人趴在炕席上，两只手抱起脑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30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D. (罗梅西想起往昔与汉娜的恋情。)

罗梅西在心里低唤着，“汉娜，汉娜；”这个可爱的名字萦回在他的心中，使他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同时，仅仅这么一声召唤，他仿佛立即就看到他已失去的情人的双眸，满含着无比柔情化作的热泪，隔着一片迷雾向他凝望，倾泻出了再也关不住的无限悲愁。他不禁浑身抖了几下，眼睛里立刻充满了眼泪。

过去两年的全部生活现在又在他的眼前重现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和汉娜丽妮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可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天对他以后的生活竟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有一天，卓健德拉忽然把他带到他家里去了，因为自己一向非常羞怯，看到汉娜丽妮坐在茶桌上招待他，他简直有些手足无措。后来，羞涩的感觉渐渐消失了，他开始感到自己极愿常和她亲近。随着他们的友谊的增长，他心里日益诗意盎然，而且在汉娜丽妮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他所读过的一切爱情诗的主题。那时，他开始骄傲地私心庆幸自己已尝到了恋爱情趣；他可怜他那些同学们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研究爱情诗，而爱情对他却已经变成了生活现实。

但现在回想起来，他才认识到在那些日子里，他实际还只不过是站在爱情的重门之外。而直到卡玛娜的突然出现，使生命对他变成了不解之谜，直到自己置身在两股相反的洪流激起的巨浪中的时候，他对汉娜丽妮的爱才真正成形，真正具有生命。

想到这里，罗梅西不禁低下头去，用双手掩住了脸。摆在他面前的，将只是永远为无法满足的相思所折磨的生活，他将象一只陷身罗网的小鸟，永远为了自由进行徒劳的挣扎！可是，他现在如果能下定决心作一番努力，难道他就一定不能撕碎那片罗网吗？

[印度]泰戈尔《沉船》第96—97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

E. (鲁小帆的案件审理清了，法院将要做出最后判决。鲁泓一身疲劳，他在想：为什么天真的鲁小帆终于在他残损的身上再加上了一个洞洞?)

局党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专案材料。这时，鲁泓才感到自己象个长跑运动员，冲撞了终点的红线，身心都非常疲倦。当天晚上，鲁泓想安定睡个好觉，但事与愿违，他怎么也不能入睡。他一闭眼睛，就看到天真无邪的鲁小帆，正在支开小小画架，聚精会神地画着带小辫子的电车，画着礼花飞溅的天安门。他那乌黑蜷曲的头发，蓬乱地披在他的前额上；那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珠，因兴奋喜悦而闪闪发光……接着，他感到有一只软乎乎的小手，抚摸着他在战争的岁月中留下的九个弹孔。他一边摸，一边稚气地喊着：“爸爸！你身上再加上一个洞洞，就和老枫树身上的孔洞一般多了！”

现在，鲁泓身上的弹孔终于和老枫树身上的疤痕划等号了；而这个洞孔正是他儿子留给他的；是祖国最艰难的年月里，戴着红帽子，披着红袈裟，藏着黑心肝的人留给他的。他想：昨天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在开过这个案件的专业会议之后，法院将对这几个罪犯做出法律上的判决，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他该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呢？！

[中国] 从维熙《第十个弹孔》，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1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0【深念】

(春兰思念运涛过甚，终至寝食不安。)

这天晚上，春兰还是不吃不喝，一个人在黑暗里睡下。可是，她睡不着，只是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合着眼睛发呆。她一合上眼睛，就会看见运涛。在那冬天的长夜里，她经常是半睡半醒，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是醒是睡，混混沌沌地呆下去。夜深了，她正静静地躺着，也好像是睡着了。猛然一声，听得千里堤外，冰河乍裂，遥远地传来，象一种什么力量敲击她的胸膛。她打了一个冷怔，猛地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窗户，还是满屋子黑暗。她心上实在烦乱，冷孤丁地坐起来，用手捋了一下蓬乱了的头发。摇着脑袋看了看窗外的暗云，

她想：“去了房子卖了地，我也要去看他！”想着，运涛恬静的脸庞，从暗云里显现出来，那对鲜活的大眼睛象一对明灯，照亮了她的心。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38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11【怀念】

A.（触景生情，令人生悲。）

在阳台上，我深情地看着附近的风景，酷似描绘出我们全部幸福的初夏的那个傍晚——但又是迥然不同的一个秋天的午前，阳光带出更加冷寂而幽邃的景象。我感到了当时的幸福，心胸却溢满了无比压抑的莫名的情感。

〔日本〕堀辰雄《起风了》第2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B.（他躺在床上，专心一意地回忆她。）

他细味他俩最近的几页可爱的历史。想一节伤一回心，但他宁愿这样甜蜜的伤心，他又想起伊怎样无微不至地爱他，他痛苦时又怎样安慰他。但他怎样待伊呢？他不曾容忍过伊仅有的，微细的谴谪，他常用语言压迫伊，伊的心受了伤，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样“酷虐”，他该怎样对伊抱歉呵！他将向谁忏悔呢？他所曾施的压迫将转而压迫他罢！

他似乎全被伊占领了，那晚没有吃饭。电灯快灭时，他懒懒地起来，脱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觉着，屋里是太默了！被儿，褥儿，枕儿，帐儿，都板板向他，也这样彼此向着寒心的默严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围。——“虚幻的，朋友们，你们曾有的，伊和我同在时，你们曾有的，狂醉，在哪里了呢？”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都给伊带去了么？但是屋里始终如死地默着。

唉！累人想到的伊啊！

〔中国〕朱自清《别》，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1卷90—9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怀乡】

A. (一股“浓浓的”“草原上的香气”勾起了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浪的俄国青年贵族恩·恩的思乡之情。)

我还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什么也不想，可是我的心上搁着一样古怪的、沉重的东西。突然间我闻到一阵闻惯了的浓浓的、可是在德国却很少有的香气，这香气使我惊讶。我站住，看见路旁有一小块地上长着大麻。它这种草原上的香气使我立刻想起我的祖国，在我的灵魂里面唤起一种强烈的乡愁。我真想呼吸俄罗斯的空气，我真想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走路。“我在这儿干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在陌生的国土里流浪，为什么我要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我嚷起来。压在我的心上那种非常沉重的重量突然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燃烧似的激动。我带着跟上一天完全不同的心境回到了家里。我觉得心里不高兴，很久都不能安静下来。一种连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烦闷折磨着我。

〔俄国〕屠格涅夫《阿霞》，见《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2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B. (看到小野木的身影，赖子油然而生思乡之情。)

一想到小野木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好似站在悬崖上注视着要从自己脚下滚落的石块。那石块一面沿着陡峭的崖壁翻滚，一面向下落去。随之而来的，仿佛脚下其他沙土石块也都卷起烟尘，发出轰响，沙石俱下，直落谷底。沙土吞没赖子塌陷下去……

在坠落过程中，仿佛追忆往事一般，赖子眼前浮现出自己故乡的情景。那已经是与今毫无关系的事情了，可是唯独那情景却奇异地闪现出各种色彩。干裂的红土围墙，爬着蜥蜴的石壁，行将倒塌的门楼，无人行走的街道……这些景物又把一些断断续续的场面联系在一起，有幼年时期朋友的身影，母亲的面容，还有死去的哥哥的脸庞。

身体似乎就是这样地朝下沉去。脑海里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念头，而这一切竟奇妙地全与眼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毫无牵涉。

〔日本〕松本清张《波浪上的塔》第4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13【怀旧】

A. (处于没落贵族门第的依莎贝拉小姐, 十分依恋着她那个“美好的世界”。)

到现在她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热烈地爱着自己那精神上的故乡, 在那里, 水晶的光彩代替着太阳, 地毯代替着土地, 雕象和石柱代替着树木。那第二故乡包括着所有国家的全体贵族, 各个时代的最灿烂的光辉, 以及文化的最高贵的成就。

这一切都该粉碎、死亡或四分五散吗? ……那么热情地唱着歌, 优美地跳着舞, 微笑着决斗着, 或是为了一朵落在湖中心的花而跳下水去的英俊青年应该这样吗? ……那些亲爱的女朋友应该失去吗? 她们给她那么多的温情, 或者坐在她的脚跟前, 告诉她那些天真的秘密, 或者从老远给她写来很长很长的信, 在那些信里, 柔情蜜意跟大有问题的拼字法结合在一处。

还有那些好心肠的仆人们也应该这样吗? 他们跟自己的主人们那样相处, 好象他们发誓要永远爱他们, 忠于他们和服从他们似的。还有那些女裁缝师, 她们往往含笑地问候她, 那样周到地想到她化装中最微不足道的细小地方, 那样熟悉她的得意的事情。那些跑起来快得可以引起燕子嫉妒的俊马, 那些象人类一样聪明而忠诚的狗, 还有那些花园呢? 人类的双手在花园里造起小山, 让溪水长流, 使树木有一定的形态……有一天这一切都应该消失吗?

〔波兰〕普鲁斯《傀儡》第68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6月新1版。

B. (在与大介的丑恶的性爱中, 相子仍时常忆起与原夫在一起的甜蜜生活。)

“就咱们俩, 在这儿就只有你我俩, 这么一来, 咱们简直就象普通夫妻了。”相子边说, 边想起同已离婚的理查德的婚后生活。当时与公公婆婆同住在加利福尼亚市郊一所不甚宽敞的家, 每到傍晚总要到大门口迎接从大学研究室回来的理查德; 晚饭后, 习惯于同丈夫两人单独呆在寝室。在那里既没有出现两人分享一个男人的异常现象, 也没有淫荡

的行为，有的只是委身于丈夫亲切爱抚的夫妻生活。然而这种安乐的生活，如今只有在东京总行公邸这间没有旁人的寝室里才能享受得到。

“可以了吧？……”大介再次要求象往常那样交欢。

“今儿我有点累了，我想就这样……”相子撒娇地说。她轻轻闭上眼睛，心想：如果往后能够在这样宁静而又安乐的环境中度过就好了。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上卷第269—270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C.（新婚不久的小老板仍不忘情于二年前的旧相好——暗娼小天王。）

两年前的那一天晚上，是李芷春带他去逛后约有半个月的光景的时候，他却一个人搭了五点十分的夜车上拱宸桥小天王那里去。那一天晚上，不晓为什么原因，天气很冷很冷。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不过是中秋刚过的八月二十几里，但不晓怎么的，忽而吹来了几阵凉风，使冬衣未曾制就的一班杭州的市民，都感觉比大寒前后还更凉冷的样子。他坐在小天王房里，喝喝酒，吃吃晚饭，听她唱唱小曲，竟把半夜的时光于不知不觉的中间飞度了过去。到了半夜十二点钟，他想出来，也已经不行了，所以就猫猫虎虎，留在她那里住了一夜。

自从那一夜后，他才知道了女人的滋味。小天王的嘴唇，她的脱下衣服来的时候的娇羞的样子，从帐子外面射进来的电灯光下的她的淡红的小汗衫，上半段钮扣解开以后的她的苍白的胸部。被他紧紧抱住以后的那一种触觉，最后同脱了骨肉似那一种出神。凡此种种的情况，在他脑里盘据了半个多月。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教他一想到这前后的感觉，他的耳朵就会嗡的响起来，他的身子的全体，就好象坐在火焰的峰头；两只大腿的中间，实际上就会同触着一块软肉似的酸胀起来。

〔中国〕郁达夫《清冷的午后》，见《郁达夫小说集》
上册第383—38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4【怀友】

（留日学生“我”的同学贺君因为受不了父亲死耗的打击，在回

国的船上投水，幸被救起。“我”坐在开往门司的火车里，不禁想起了贺君。)

——可怜的是贺君了！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要跳海，跳海的时候，为甚么又要脱帽三呼万岁。那好象在这现实之外有甚么眼不能见的“存在”在诱引他，他好象 Odysseus 听着 Siren 的歌声一样。

——我和我的女人，今霄的分离，要算是破题儿第一夜了。我的儿子们今晚睡的时候，看见我没有回家，明朝醒来的时候，又看见我不在屋里，怕会疑我是被甚么怪物捉了去呢。

——万一他是死了的时候，那他真是可怜！远远来到海外，最终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么要紧呢？死在国内，死在国外，死在爱人的怀中，死在荒天旷野里，同是闭着眼睛，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那又有甚么可怜不可怜呢？我将来是想死的时候，我想跳进火山口里去，怕是最痛快的一个死法。

——他那悲壮的态度，他那凯旋将军的态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火葬？我觉得火葬法是最单纯，最简便，最干净的了。

——儿子们怕已经回家了，他们回去，看见一楼空洞，他们会是何等地寂寞呢？……

【中国】郭沫若《残春》，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5【悼念】

A. (银环的姐姐金环被捕后，在用骨簪刺杀龟田时中弹而亡，银环悲痛不已。)

几天来，银环坐不安，睡不稳，吃东西咽不下，她脑子里始终萦绕着姐姐的影子。姐姐留下的那封信，她反复读过很多遍，越读越感到亲切。亲切到能听出她喝斥敌人的声音，能看到她拼刺敌人的动作。几次做梦，梦见她帮助姐姐从敌人囚笼里冲出来了。醒来之后，觉得世界上缺少姐姐，仿佛丢了不可缺少的依靠，精神感到空虚。姐姐平素对她的斥责，现在感到是抚慰；姐姐对她的希望，现在感到是责任。

她怨恨自己懦弱无能，感到自己为党工作的太少，为了纪念她，下定决心积极工作，弥补姐姐牺牲的损失。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292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B.（海臣在觉新的怀里睡着了，觉新望着失去了母爱的儿子，不禁想起亡妻瑞珏，心中隐隐作痛。）

他把这寂寞的睡脸注视了许久，然后抬起头来，向四面望了望。房里空阔而静寂。屋角立着两只书架的黑影。在一张精致的小方桌旁边孤寂地摆着孩子用的小逍遥椅。电灯光似乎也比平时更黯了。他又埋下头去看海臣，他拚命地凝视这个孩子，他恨不得一口把孩子吞在肚里。孩子似乎完全不知道他的这种心情。那张小嘴上依旧挂着寂寞的微笑。他想：不晓得孩子梦见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愈看这张脸，便愈激动。他觉得他的心好象要从喉管里跳出来了。他抬起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的眼光又去找墙上的照相。依旧是那张温柔、美丽的面庞。她的一双明亮的眼睛从墙上看下来，这时候她的眼睛也似乎带了悲哀的表情。他的心又隐隐地痛了。他忘了自己地低声唤道：“珏，珏。”那对眼睛并不霎动一下。他再要仔细地去看那双眼睛，但是他自己的眼睛已经模糊了。

〔中国〕巴金《春》，见《巴金选集》第2卷1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C.（想到子君的死，涓生内心有说不尽的悔恨和悲哀。）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中国〕鲁迅《伤逝》，见《彷徨》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D.（本来性情泼辣的爱姑，一旦站在她心目中知书达理的大人物七大人面前，不免心慌意乱。）

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

“来～～兮！”七大人说。

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中国〕鲁迅《离婚》，见《彷徨》第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6 【思亲】

A.（叶子由自己的亲子之情，想到了父亲。）

由叶子自身的实感而言，无论如何，这种亲子之爱却是无法言喻似的深切。叶子屡屡察觉，一见到定子，她不知不觉会触动起类似于对于木部恋情般的强烈感情。她仿佛认为，不是她和木部的爱的结果，才生出了定子，反倒是因为定子这孩子要在人世降生，木部和叶子才以情丝维系起来似的。此外，叶子又会想到父亲是如何百般溺爱自己的。由叶子的经验看，在父母双亡的此刻，能使自己感到十分眷恋亲切的人，虽则严格说来，并看不出什么爱的征象，却始终还是那用慈祥的目光瞅着自己女儿的父亲呀！这一想，则所谓男子，也一定对自己生育的儿女具有与女性相同的爱怜之心吧。这一类对往事的美好回忆，在如今，竟深深地刺痛着叶子的心。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2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B.（安娜出走以后，她的儿子谢辽沙常常问起她。亚历克赛·

亚历山特罗维奇和莉蒂亚·伊凡诺夫纳欺骗谢辽沙，说他的母亲死了。谢辽沙半信半疑，还时常想念着他的母亲。)

在文法教师的课以后是他父亲的课。他父亲没有来的时候，谢辽沙坐在桌旁玩着一把削笔刀，又沉入深思了。谢辽沙最爱好的事情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寻找他的母亲。一般说来他就不相信死，特别是她的死，尽管莉蒂亚·伊凡诺夫纳告诉过他，而且他父亲也证实了，因此，就在告诉他她已经死了以后，他每次出外散步的时候还是寻找她。每一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长着黑头发的妇人都是他母亲。一见到这种样子的妇人，在他心里就引起这样一种亲热的感觉，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泪水涌进他的眼里。于是他满心期望她会走到他面前来，除去她的面网。她整个的脸都会露出来，她会微笑着，她会紧紧抱住他，他会闻到她的芳香，感觉到她的手臂的柔软，快活得哭出来，正象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她脚下，而她呵痒，他大笑了，咬了她那白皙的戴着戒指的手指。后来，当他偶然从他的老保姆口里听到了他母亲并没有死，他父亲和莉蒂亚·伊凡诺夫纳就向他解释说，因为她坏（这话他简直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所以对于他她等于死了一样的时候，他依旧继续寻找她，期待着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个戴着淡紫色面网的妇人，他怀着一颗跳跃的心注视着，期望那就是她，当她沿着小径走向他们的时候，那妇人并没有走到他们面前来，却消失在什么地方了。谢辽沙今天比什么时候都更强烈地对她怀着洋溢的爱，而现在，在等待着他父亲的时候，他想得出了神，用削笔刀在桌子的边缘刻满了刀痕，闪烁的眼睛直视着前面，想念着她。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 (九岁的约翰第一次离家，和两个哥哥一起到乡村度假。他站在一只汽船的前甲板上，远远离开了海岸。)

他心里好象缺点儿什么，总感到那样空虚、孤独和忐忑不安。他想回家去，但又无法马上办到，他感到绝望和害怕，于是哭了起来。哥哥们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他想回去找妈妈。他们都觉得他很好笑。可是母亲的形象这时却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为在家时不听母亲的话

责备自己，担心她会不会生病。母亲的形象是纯洁和高尚的，思念的感情任何力量也制止不住。

〔瑞典〕斯特林堡《女仆的儿子》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D.（病中的“我”回忆童年，思念母亲。）

静静的夜里，只听到心浪的起伏，钟声的摆动；有时远远的一阵爆竹声，但没有多时仍归寂然，那时我联想到一件往事：

“依稀是八岁的时候，我也是在新年中忽然病了；我由厢房的窗上，知道了新年中的点缀。雪花铺满了屋顶和院中的假山；一棵老槐树上，悬挂着许多晚上要放的鞭炮；远看去象挂着许多红绿的流苏。客厅的门上，挂着大红的彩绸，两旁吊着许多玻璃灯。

“母亲嘱咐了监督我的王妈，没有出房门的权利；或许是怕我受风寒，那时心里很不快活；总想有机会出去玩玩。一到灯光辉煌的时候，母亲怕我孤寂，就坐到我的小竹床上，用伊软绵的爱手，抚着我的散发，谈许多故事给我听。当我每次由睡梦中哭着醒来的时候，母亲准在我旁边安慰我。虽然是病着，但药有母亲看着王妈用心的煎，并且有许多样的汤点给我吃。父亲有了工夫，也踱到我的房里来看我，有时还问问我已认过的字忘了没有？”

当那时我毫未知道在母亲的帏下生病，是多么幸福的事！这种温柔的仁爱，我就那样使他不得意过去。现在我在天涯已飘泊四年了；当我缠绵床褥，心情烦乱，医药无人过问的时候，我是怎样渴想我亲爱的母亲！系念我亲爱的母亲呵！

梦中有时能望到母亲的影儿，伊慢慢走到我的床前；把伊的手放在我发上抚着；我喜欢的张着双臂抱伊的时候，可恨的晨鸡又喔喔地叫了！追梦醒后，只有梅花的冷香，一缕缕沁入心肺；阑珊的疏影，在壁上盘曲蜷回的映着。床前确是立着一人，是我忠心的女仆，虽然伊也是伊女儿的母亲；但伊的影子绝不是我的母亲！

〔中国〕石评梅《病》，见《石评梅作品集》第151—15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E. (出身于贱民“秽多”家庭的丑松，在父亲死后，思绪万千。)

父亲虽然隐居在这座乌帽子岳山下，但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追求功名，他和一生无所用心的叔父比起来大不相同。因为父亲是一个难以自制的烈性子，他知道自己出身，既然不能到社会上干一番事业，就不如躲进这深山老林，可又无时不在愤恨不平。他自己不能如愿以偿，因此至少希望子孙后代能如愿以偿，把自己终生的幻想变成现实。哪怕太阳打西边出来、往东边落下去，他的这种愿望都决不改变。要干，要战斗，要立身处世！这就是父亲的精神所在。而今，丑松缅怀父亲孤独的一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那句遗嘱所包含的希望和热情。“不要忘记！”——这是父亲终身的遗训，是发自男子汉灵魂深处的喘息，是父亲遗留在儿子心胸中奔流的热血。所有这一切都同父亲的去世一样，深深撼动着丑松的心。啊，死是无声的，可是对于丑松现在的处境说来，死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使丑松更加痛切地感到自己一生的不幸。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89—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七七 思 量

1 【思虑】

A. (玛尔蒂塔两次恋爱失败。一天晚上，看完安东尼奥的实验剧团的演出后，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往日的一切又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还是艺术。有什么能象艺术这样使人得到种种满足呢？精神上的享受、荣誉、旅行、金钱……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在那个华而不实的小剧中扮演维奥莱塔，看到纯朴的观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感到心醉神迷。既然我能触动最聪明的观众的心灵，那么我的艺术前程就应该是光辉的。我可以变成观众崇拜的偶像，每天晚上都在他们热烈的掌声中度过。

对，不要动摇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那么，还要不要结婚呢？是的，当然要结婚……里卡多和贝亚特里斯是幸福的……不过，谁能向我保证，在两年之后，情况还是这样的！当他的夫人把一锅饭烧糊的时候，里卡多还会看作是世界上最滑稽有趣的事吗？贝亚特里斯还能这样高高兴兴地拖地板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一切快乐和幸福都烟消云散，而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劳动呢？

然而，如果把爱情和荣誉连到一起……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了……一对艺术家夫妻，他们相亲相爱，同时又共同分享艺术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欢愉。他们可以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可以得到金钱，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噢，这简直是在做梦！

为什么上帝没有安排我走上艺术的道路？难道没有一条小径可以把我引上这条路吗？比如说，能不能搞音乐，成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钢琴家……可是，不行！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学习“多、来、米、发、索”呢？那么去学跳舞，更不行了，年龄对跳舞同样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绘画我没有起码的天资。由于卡洛斯的原因，雕刻已使我感到讨厌，而且在这方面同绘画一样我不具备任何条件。学习写诗，这我曾练习过一次，结果几乎累得得了脑膜炎，可诗句比佩利多斯的作品还要糟。那么去演戏，噢，对了，演戏！这是个妙主意。我确信走这条路可以获得成功，可是怎么开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安东尼奥，可他从来没有想让我参加他的剧团的意思，尽管有几次我已向他表示我对戏剧爱得发疯。他会不会认为我只是想奉承他，或者是怀疑我的才能，不管他怎么想，我还是不敢公开求他接受我参加他领导的剧团。因此只剩下布拉沃一家了，贝亚特里斯出嫁后，若是演出，更显得人手不足，他们很可能会用上我。可是……年年都只是在—一个城区的电影院里演堂娜·伊内斯这个角色，能使我在艺术上有所长进吗？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呢？在一些美国电影里，我曾看到制片厂经理为发现人才，常常走访一些小剧团，但这毕竟是美国电影里的事呀……

我看不到一条出路。尽管我一再热切地乞求，可缪斯们对我还是不理不睬，只是冷淡地耸耸肩膀，转身而去。

【墨西哥】布兰卡·勃·毛雷斯《多难丽人》第148—

14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B.（岛村被叶子所吸引，但又觉得不该抛弃未婚妻驹子。）

把驹子当作那男孩子的未婚妻，把叶子当作他的新爱人，但那男孩子如果不久死了的话，在岛村的头脑里又浮现出徒劳这个词。驹子一直把婚约维持到底，甚至卖身也给他治病，这一切不是徒劳又是什么呢？

他想如果再碰到驹子的话，他就给她个冷水浇头告诉她这是徒劳的，可是在岛村心里却又一次反而感觉到她的存在是纯洁的。

在这种虚伪的麻痹中，使人嗅到了岌岌乎恬不知耻的味道了，岛村凝神琢磨着这个滋味，直到按摩回去以后，还随便躺在那里，感觉到透心凉，留心一看，窗户还依旧敞开着。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第3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C.（刘思扬看到《中央日报》上刊载的“共党分子刘思扬，昨首批恢复自由”的欺骗报导，恨不能飞到群众中，当场揭露敌人的阴谋。）

过了好久，刘思扬终于想到，一定要使群众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定要揭露敌人的伪装和阴谋，让群众知道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者，囚禁在歌乐山下；而他们，一点被释放的迹象也没有。他应该尽快从家里逃走，突破敌人的一切封锁，花园中角门的影子，又一次在眼前闪过。刘思扬在心里迅速地作了决定，今天晚上，对，就是今天晚上，尽快设法逃走。只要冲进江水，只要游过了江。刘思扬估计了一下敌人巡逻特务可能的分布，又考虑了遇到敌人拦截的各种可能，他觉得，只要坚决出走，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在软禁中，无论如何总比从集中营里越狱逃跑容易得多。而且，经过一年来的监狱生活，他懂得了许多和特务作斗争的办法，如果引起敌人大规模的鸣枪追捕，那就刚好公开揭露了敌人所谓的“释放诚意”。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3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D.（土气的李太太进城后，也逐渐沾染了城里太太们的习气，

学会了整治丈夫。老李心有气讲不出。这天晚上，他躺在炕上想着对付太太的办法。)

老李睡不着，思索：不行，不能忍受这个！前几天的要钱，剪发，看朋友去，都是她试验丈夫呢；丈夫没有什么表示，好，叫她抓住门道。今晚上不等门，是更进一步的攻击，再不反攻，她说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在接家眷以前，把她放在糊涂虫的队伍中；接家眷的时候，把她提高了些，可以明白，也可以糊涂；现在，决定把她仍旧发回原籍——糊涂虫！原先他以为太太与摩登妇女的差别只是在那点浮浅的教育；现在看清，想拿一点教育补足爱情是不可能的。先前他以为接家眷是为成全她，现在她倒旗开得胜，要把他压下去。她的一切都讨厌！半夜里吵架，不必；怕吓住孩子们。但是不能再和这块顽石一块儿躺着。

[中国] 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
2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驰思】

A. (安德列王爵未能在俄奥联席军事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个会议留给他的是一种“模糊的不安的印象”。面对奥国参谋长威洛德的作战布署，安德列王爵想了许多……)

“难道库图左夫真不能对皇帝老老实实在地陈述他的意见吗？难道为了朝廷和个人的考虑，若干万生命，和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呵，”他想到，“应当孤注一掷吗？”

“不错，我明天很可能被打死，”他想到。一想到死，一整串最遥远最亲切的记忆突然在他的想象中腾起：他记起他跟他父亲和他太太最后一次分别；他记起他最初爱她的那些日子。他想到她的怀孕，他为她也为他自己难过，他怀着多情善感的软下来的心情走出他和涅斯菲兹基同住的小屋，开始在小屋前面走来走去。

……“是的，明天，明天！”他想到。“明天在我可能一切都成为过去！这一切记忆就再也不会有了，就要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明天或许，甚至必然，我有一种我要第一次显示我所有本领的预感。”于是他

的幻想描出那场战斗，战斗的损失，战斗在一个地点集中，以及所有司令官的迟疑不决。随后那幸运的一刹那，他等了那么久的吐伦，终于在他面前出现。他坚定地清楚地对库图左夫、对威洛德、也对皇帝发表他的意见。大家都为他那意见的正确性吃惊，但是没有人着手去实行，于是他带了一个联队，一个师——约定没有人干涉他的布置——把他那一师领到那决定性的地点，独自得到胜利。“但是死亡和痛苦呢？”另一个声音提示道。不过安德列王爵不回答那个声音，继续作他的胜利梦。下一场战斗的部署由他独自计划出来。名义上他不过是库图左夫参谋部里一个传令官，但是他在一切事上独断独行。下一场战斗由他独自获胜。库图左夫免了职，他受到任命……“那又怎样呢？”那另一个声音问道。“假如你在那以前有十次不受伤，不被打死，不被出卖，得……那又怎样呢？……”“那，”安德列王爵回答他自己道，“我不知道要来的事，也不要知道，也不能知道。不过假如我要这个——要光荣，要出名，要被人爱——我要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不要别的，专为了这个生活，那不是我的过失。是的，专为了这个！我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但是，哦，上帝！假如我除了名誉和被人爱以外不爱别的，我要做什么好呢？死亡，受伤，失去家庭，我一无所惧。尽管有许多人我觉得宝贵和亲爱——父亲，妹妹，太太——我觉得最亲爱的人们——虽然好象是可怕和不自然，为了刹那间的的光荣，刹那间胜过别人，刹那间被我不认识的也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们所爱，为了被这里这些人所爱，我要立刻把他们舍弃。”……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斯巴达克思率角斗士们冲出角斗场来到维苏威火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在战斗的间隙，他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

他的眼光虽然注视着海湾中的灯火，他的思想却沉浸在焦虑和沉思中。他的思想正在他的故乡色雷斯的高山顶上飞翔。他记起了无忧无虑的幼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那些幸福的日子好象那一阵阵温和的微风那样消逝了。突然，他那显得非常宁静、爽朗的脸变得阴暗了：他记起了罗马人侵入的情形、记起了流血的战斗和色雷斯人的溃败，他

们成群的家畜被抢光了，他们的家园遭到了毁灭，他们的亲人做了奴隶而且他自己……

突然，沉浸在回忆和默想之中约莫有两小时之久的斯巴达克斯哆嗦了一下。……他好象听到一些什么声音，但到处都很寂静，只有一阵阵的微风，不时吹拂着树林里的枝叶。

〔意大利〕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上册第
360—3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3 【沉思】

A.（薇罗奇卡在她的第三个梦以后，和丈夫同居了。她感到无限的甜蜜和幸福。但他们的好友吉尔沙诺夫也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天中饭以后，薇罗奇卡躺在丈夫的书房里，丈夫就在身边看书。她一边幸福地望着这一切，一边回想着。）

“他的房间收拾得真好：没有一样不必要的东西。不，他也有他的怪癖：这一大盒雪茄是我去年送给他的，可是他还原封不动地搁在那儿，没有抽掉。对了，这是他唯一的怪癖，他仅有的一件奢侈品就是这盒雪茄。不，他还有一件奢侈品：这位老人的照片；老人的面貌多么高贵，他的眼睛与整个面部表情融合着怎样的慈祥 and 灵智！德米特里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弄来这张照片。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人 都没有欧文的肖象。他给人家写过三封信，两个收信人找不着老人，第三个找到了，给老人添了不少麻烦，才拍成这张真正出色的照片，德米特里收到照片和他称之为‘老圣人’的来信时是多么幸福啊，欧文听了他的话，在信上夸奖了我一番。他还有一件奢侈品：我的画像；他积蓄了半年才请来一个好画家，他和这青年画家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他只有这么两幅肖像。买几幅象我房里那样的版画和照片，难道要费很多钱吗？他也没有花，我房里却多得很；为什么他不需要花，我却需要？难道因为我是女人的原故？废话！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严肃博学的人吧？但吉尔沙诺夫也是严肃博学的人，他房里却又有版画，又有鲜花。

“为什么他不高兴为我多费时间呢？我知道他很勉强。难道因为他是一个严肃博学的人吗？但是吉尔沙诺夫……不，不，他真好，真

好，他什么都替我做了，他什么都乐意替我做！谁能象他那样爱我？我也爱他，我也什么都愿意替他做……”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梅雨之夕，“我”和一个长相很象“我”过去的情人的女子在一把大伞的荫蔽下行走。）

一阵微风，将她底衣缘吹起，飘漾在身后。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这是很有诗兴的姿态，我记起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诣美人图》的画。提着灯笼，遮着被斜风细雨所撕破的伞，在夜的神社之前走着，衣裳和灯笼都给风吹卷着，侧转脸儿来避着风雨底威势，这是颇有些洒脱的感觉的。现在我留心到这方面了，她也有些这样的丰度。至于我自己，在旁人眼光里，或许成为她底丈夫或情人了，我很有些得意着这种自譬的假饰。是的，当我觉得她确是幼小时候初恋着的女伴的时候，我是好象真有这回事似地享受着这样的假饰。而从她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香，我也闻嗅得出是和我妻所有的香味一样的。……我旋即想到古人有“担簦亲送绮罗人”那么一句诗，是很适合于今日的我底奇遇的。铃木画伯底名画又一度浮现上来了。但铃木底所画的美人并不和她有一些相象，倒是我妻底嘴唇却与画里的少女底嘴唇有些仿佛的。我再试一试对于她底凝视，奇怪啊，现在我觉得她并不是我适才所误会着的初恋的女伴了。她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少女。眉额，鼻子，颧骨，即使说是有年岁底改换，也绝对找不出一些踪迹来。而我尤其嫌厌着她底嘴唇，侧看过去，似乎太厚了一些。

〔中国〕施蛰存《梅雨之夕》，见《梅雨之夕》，新中国书局1933年3月初版。

C.（铁平与父亲之间存在隔阂。）

铁平折回自己的房间，双手抱着脑袋，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仿佛没有发觉妻子早苗似的。他一想起刚才同父亲对话的情景，一股既不是哀伤，也不是愤怒，更不是空虚的思绪，涌上了心头。事到如今，

他才发觉自己同父亲存在着隔阂。

然而，自己同父亲为什么产生这样大的隔阂呢？父子既是亲骨肉关系，且是父亲与长子的关系，中间却有着一道肉眼看不见的象帷幕似的東西，把两人隔开。尽管自己虚心地接近父亲，父亲不知拘泥什么或意识到什么，总是拒绝自己。这究竟为什么呢？……铁平百思不得其解。往好里想，兴许是父亲认为阪神特殊钢公司建设高炉为时尚早，自己不顾父亲的反对，而着手建造的缘故吧。打那以后，铁平感到父亲内心藏着一种格外冷漠的东西，因此他还对父亲隐瞒着年底美国轴承公司要求暂缓装船的事。如果说，是由于这件事招来父亲的不高兴，倒也说得过去。但是，按理父亲还不晓得这件事。这也不是原因。那么自己和父亲的隔阂，又是什么呢？……铁平百思不解，又在屋里踱来踱去，仿佛要对着这堵无形的墙，解开这个疑团似的。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118—11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D. (渥伦斯奇不辞而别，使安娜的情绪更加悲观。她想缓和这种局面，于是就给渥伦斯奇写了一个条子，请他回家，但渥伦斯奇回信说不能按时回来。安娜十分愤怒，她坐上马车，去渥伦斯奇母亲那里找他。)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椿那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她极力回想着。

“邱金，理发大师？不，不是的。是的，是耶希文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東西。不，你们去也是徒劳往返的，”她在心里对一群乘着驷马车，显然是到郊外去寻欢作乐的人说。

“带着狗也无济于事：你们摆脱不了自己的。”朝着彼得正在眺望的方向看去，她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倒找到一条捷径，”她想。“渥伦斯奇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那么期望，”现在安娜第一次一目瞭然地看清了她和他的一切关系，这在以前她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他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他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表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

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之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自豪感。他以我为夸耀。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厌倦了我，极力不要对我做出卑鄙的行动。昨天他露出了马脚——他要我离婚，然后再结婚，就为的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样呢！（那种热情已经过去了！）这个人想要博得所有人的叹赏，非常自负哩！”她想，望着一个乘着一匹出租的马的红脸膛的店员。“不，对他来说，我早已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呢！”

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是她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他的那种照彻一切的亮光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的。

“我的爱情愈来愈热烈，愈来愈自私，而他的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愈来愈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愈来愈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但是……”由于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思想，她激动得张开嘴，在马车里移动了一下身子。“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着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苏洛金娜并没有存什么野心，他也并不爱吉提，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实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一种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是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了……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有一座小山，全是房子，房子……在这些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视的。哦，让我想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哦，假定我离了婚，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把谢辽沙给了我，而且我和渥伦斯奇结了婚！”回忆起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生动得出奇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温和

的、迟钝的眼睛，他的苍白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颤栗起来。“哦，假定我离了婚，变成了渥伦斯奇的妻子。结果又怎么样呢？难道吉提就不再像她今天那样看我了吗？不。难道谢辽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渥伦斯奇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免于痛苦，难道有可能吗？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不灵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4 【熟思】

A.（吉尔沙诺夫在同薇拉·巴夫洛芙娜的交往中，深深地爱上了她。但吉尔沙诺夫为了薇拉夫妇的幸福，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并采取逐渐疏远的办法阻止了这种感情的发展。吉尔沙诺夫对这一自我斗争的胜利很满意，是的，“罗普霍夫夫妇亲密起来了”。他感到无限宽慰。）

……吉尔沙诺夫躺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想道：“做个正直的人吧，也就是说，做个会打算的人吧，你不要打错算盘，你得记住总数，记住总数大于总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的人的天性比你的任何个别的欲望对你更重大、更要紧，与其对你的任何个别的欲望有利，宁可对你的天性有利，假如这两者发生抵触的话，——如此而已，干脆地说：人一正直，什么都好了。这一条简明的原则便是科学的全部成果，便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法典。不错，那些生来就能懂得这条简单原则的人是幸福的。我在这方面也够幸福了。当然，我受惠于教育的地方很多，恐怕比受惠于天性的地方更多。这条原则一定会逐渐发展成为一条通用的、由整个教育与整个生活环境启示给人们的原则。是啊，那时候人人都会感到活在世界上很轻松，象我现在一样。不错，我很满意，可是我需要顺便去看看他们：我不上他们家已经有三个星期左右。我应该去，虽然这对于我是件不愉快的事。我不想到他们家面

去。但是我应该去。最近几天我要顺便上他们家坐这么半个钟头。难道我不能延迟一个月吗？似乎也行。不错，‘退却’完成了，演习结束了；我已经躲得无踪无影，现在他们不会注意我三个星期还是三个月不上他们家里了。从远处来关心两个我以正直态度相对待的人，倒也愉快。我安于既得的荣誉。”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卡列宁发现他的妻子安娜和渥伦斯基来往甚密，这种关系的发展将会导致他的家庭的破裂，影响到他的声誉。）

他每次向回走，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室的镶花地板上的时候，他就站着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于是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什么——什么决心呢？”他在客厅里对自己说，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转回她的房间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但是那有什么呢？当然社交界的妇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嫉妒会降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对自己说；但是这个格言，以前他曾那么看重的，现在已经没有一点份量，没有一点意义了。他到了寝室门口又转回来，但是他一走进幽暗的客厅，某种内心的声音就对他说明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足见得有些蹊跷。于是他又在餐室里暗自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而在客厅转角处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于是他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回答：“没有什么。”并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种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厅里他又相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思想，如象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个，揉了揉他的前额，在她的房间里坐下来。

在那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摆着的孔雀石的吸墨纸盒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个人的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他也想到她可能并且一定会脱离他而独自生活，这

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可怕，他急忙地驱除这个念头。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幻想。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这个时候（他在想着他那时提出的计划），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到了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人，忍受不安和烦恼，却没有勇气去正视它们。”

“我得考虑一下，作出一个决定，然后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起了，或许正在起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有关她的良心的问题，属于宗教的范围，”他对自己说，意识到他找到了这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划入的正式范围，而聊以自慰了。

“所以，”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那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白规定的。作为一家之主，我是一个在义务上应当指导她的人，因而我要对她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觉察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得明白地跟她说。”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铁平预感到自己和父亲之间将有冲突发生。）

铁平突然朝窗外望去，在夕阳的辉映下，那座带有白塔和白墙的西班牙式馆舍清晰地现出了美丽的轮廓。过了片刻，天擦黑了。华灯初上，那个白天里冷静而严肃、显出一副总经理派头的父亲，就要过妻妾同床的夜生活……不管怎么想，这样一个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分别外界和内部、白天和黑夜施展伎俩的父亲，他体内流动的血液同自己体内流动的血液，素质是不同的。不过，这种象隐花植物一样的阴暗面，也许就是毫不外露感情的银行家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要素吧。

铁平预感到：这样一个冷酷的银行家父亲，和把一切赌注押在钢铁上的自己，两人总有一天会发生对抗和斗争的，那时候自己即使遇到天大困难，也不能输给父亲。这种想法涌上了铁平的心头。同这样一个父亲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如何妥善处理这次从美国轴承公司单方面发来的通知。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66—67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D. (在送走了林太云之后，朴昌敏失神地坐着。)

朴昌敏非常同情林太云。是不是打击太大了？会不会想得太严重？是不是反而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些想法接踵而来。不过，他认为今天晚上的谈话，是无可非议的。不，这样做，是相信林太云，认为他不会耍这种鬼花样，所以才很坦率地告诉他。如果不这样，长期怀疑他，注意他，监视他，为了弄清问题，暗中调查他，这对林太云来说，反而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是一个坦率的人，象孩子一样纯真，是一个一尘不染，朝气蓬勃的新干部。这一点从他今天晚上的态度，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朴昌敏又冷静下来。不对，我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坚持原则。为了坚持原则，不能偏袒一方。他既然是一个人，就可能有缺点，有旧意识的残余，怎么能无条件地同情他呢？朴昌敏独自摇摇头。“是啊，这样做对林太云并不好。”朴昌敏忽然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然后走到窗口。

〔朝鲜〕尹世重《在考验中》第246—247页，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

5 【幽思】

A. (魏如峰特意骑摩托车到公共汽车站去接刚认识不久的女学生杨晓彤。)

晓彤在一阵吃惊的心跳后冷静了下来，她望了魏如峰一眼，就是这个男人？约翰盖文、脱埃唐纳荷，何霜霜理想丈夫的人选？他来做什么？他的目的何在？“昨天真对不起，临时发生了一件事，结果分

不开身来。”怎样的口气！仿佛是她要求他来似的，他来不来与她何关？可是，这对含笑的眼睛有他动人的力量，她也喜欢那薄薄的嘴。漂亮吗？未见得，只是有股——磁力。她的脸微微地发热了，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从纷乱的思想中回复过来，她发现魏如峰正默默地望着她。她闪动着睫毛，不知该说什么好，心里仍然乱糟糟的。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66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B.（玛丽亚公爵小姐收到哥哥安德来公爵从瑞士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他和娜塔莎订婚的事。当公爵小姐送去哥哥写给父亲的信时，老公爵依然反对儿子的婚事，大发雷霆。玛丽亚则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深深地思索着。）

……“安德来公爵爱过他的妻子，她死了，他觉得这还不够，他想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另一个女子结合在一起。父亲不愿意这样，因为他希望安德来娶更有门第更有钱的配偶。为了得到过眼云烟的幸福，他们都争斗，受苦，烦恼，并且损害他们的心灵，永久的心灵。不但我们自己知道这个，而且基督，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向我们说，这个生命是一瞬间的生命，是一场试验；然而我们还是抓牢着它，想在它里面寻找幸福。怎么会没有人了解这个？”玛丽亚公爵小姐想。“没有人，除了这些被轻视的‘上帝的人’，他们肩上扛着布袋从后门来看我，怕被公爵碰见，这不是为了避免受他折磨，而是为了不引他犯罪。丢开家庭，亲属，以及对人世幸福的关怀，为了不依恋任何东西，穿破麻布衣服，用假的名字，从这里走到那里，不对人做坏事，却为他们祈祷，为那些赶走别人的人祈祷，也为那些保护别人的人祈祷：在这个真理与生命之上，便没有真与生命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C.（唐娜·凯德林娜对她的丈夫和药剂师的女儿有疑心，并且由疑心产生了妒忌。）

唐娜·凯德林娜已经不很年轻，因此她情敌的青春美貌当然会使

她不寒而慄。……在这个所遇非人的妻子的幻想中，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满足他们的情欲：她，唐娜·凯德林娜，必须死去，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结合。……要摆脱唐娜·凯德林娜是毫不费事的：毒药。毒药能达到目的而没有被发觉的危险，因为当地两个大夫中的一个就是她们的叔叔，或许还是她们的同谋，而另一位却由于年龄太老，根本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唐娜·凯德林娜会被害死，这对情人却可以逍遥法外，一块儿对着她的坟墓哈哈大笑。

……唐娜·凯德林娜却相信她自己幻想的产物。对于这件未来的罪行，她并不埋怨她的丈夫，因为他被人迷惑，身不由己，她归罪于她的情敌和所有与情敌有关的人。长期的仇恨、争权夺利的野心，再加上个人的妒忌，一切变得狂暴而猛烈。

〔意大利〕卡罗·维勒《基督不到的地方》第46—4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D.（表面上她对婚姻和失掉丈夫无所谓，实际上她很爱丈夫。）

她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还强烈地认为，伯尼也会有同感。她结婚还不到两年。她心想别人的婚姻是不是也都差不多——或者说，女人到了三十二岁，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能按男人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年龄。倒不如说男子按她的愿望来改造自己？毫无希望。可她爱他丈夫，他也爱她。如果谁告诉对方，说爱也无益，或者说要离婚，我们就会极其痛苦。而按现在这办法处理就什么事也没有。这想法把她吓坏了。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呢？为什么她不躺在床上哭个死去活来呢？要是伯尼回不来了呢？为什么想到日后也许要守寡多年，她并不胆战心惊呢？难道她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作品，所有崇高的思想，都是虚假的吗？她不会故意弄虚作假，但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美德，因为她天生不会对自己撒谎。她并不为离别而过度悲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美国〕霍华德·法斯特《生根》第44页，漓江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6 【诗思】

A.（在情人的眼中，“整个世界”充满了诗意。）

阿克谢原想借这支民谣来为自己暗通款曲，但结果却只是为在场的另两个人表达了彼此的私衷。那两颗心已发生共鸣，完全浸融在优美的旋律中了。这时，人世的一切似已不复有所谓猥琐、平庸，整个世界已飘浮在一片玫瑰色的云雾中了。这情景，简直仿佛所有曾经使人心激动的热情已全集中在这两个情人身上，在他们的心中震荡着，勾起了无限的欢乐和哀怨、无限的相思和离愁。

〔印度〕泰戈尔《沉船》第28页，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1年1月第1版。

B.（他在给朋友写信。）

前几天从令弟处转到你的信，你的诗《月夜》，也拜读了，很好。我也是极喜欢月夜的，我经历过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还没有遇见过。但我总觉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觉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灿烂的繁星，衬着深蓝的夜色，那幽深静远的太空，真使人微叹，使人深思，使人神游物外呵！我有时对着无星的月夜，恨不得将心灵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万千星辰，叫它和着风中的密叶繁枝，颂赞这“自然”的神秘。你也曾有这种的幻想么？

〔中国〕冰心《烦闷》，见《冰心文集》第1卷114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7 【竭虑】

A.（幸子因为悦子与板仓的相恋而忧心似焚。）

她做了一件多么粗心的事啊！让妙子一人留在家里，把雪子、悦子连同阿春全带到东京，想出这个主意的，不就是自己么？自己居然亲手为他们的恋爱建造了温床！遇上这种机会，一片不毛之地，也必定会萌发爱情。因此，即使出了什么差错，遭斥责的不是他俩，而应该是自己。不管怎样，此事刻不容缓，必须尽早了结。这段期间也真使人担心……她感到焦躁难耐。等到和悦子一起回去，还要一两天，这期间该怎样防范他们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给丈夫挂个电话，要他设法禁止妙子会见板仓。但是，这毕竟不大妥当。无论怎样，她不

想让丈夫知道这件事。不得已，只有向雪子讲明，请她乘今晚的夜班车回去，秘密地监督他们，这也是一种办法，与其让丈夫知道，还不如这样做。但是，若能有更好的办法，她还不想这么办。首先，即使雪子同意，她也没有刚来涩谷又匆忙返回关西的理由。看来，只有让阿春先行回去，是最自然不过而又毫无妨碍的。当然，什么也不能向阿春讲，只要阿春在妙子身边，即使不能阻止板仓来访，至少也可起到妨碍二人接近的作用。可是，幸子想到阿春是位口舌不稳的姑娘，对此最后一策也踌躇起来。如果阿春置身其间，两人没有任何可疑的行径，那倒是好；如果她察觉了什么不轨行为，她那张快嘴，不会到处张扬，弄得满城风雨吗？即使不是如此，阿春对那些事比较敏感细心，多半猜度得出为什么要她先一步回去。此外，她还担心妙子他们反而把阿春收买过去。阿春和蔼可亲，圆滑机敏，相应地也就容易受诱惑，遇上那位巧舌如簧的板仓，三两下就会被笼络过去。这么一想，幸子无论如何也不想把此事托付他人了。还是自己早早作好回去的准备，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只要诊察完了，无论多晚的火车，也要赶在当日动身回神户，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日本〕谷崎润一郎《细雪》第287—2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B.（倪焕之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金小姐的爱情里。他设想着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曲。）

他起初想明天回去，就同金小姐距离得远了；她难得回来，而他偏象躲避她一样跑开去，还算得爱着她么？既而想暂时的离开毫没要紧，最要紧是达到两个心灵的永久胶粘和融和。这就转到每天不知要想多少遍的向她表白爱情的题目上来。只是一个心灵燃灼着没有用的，必得另一个心灵也感应了，才成为文章；希望另一个感应，这一个须敲钟一样敲上去才行啊。然而怎样敲上去呢？那永不能忘的傍晚，暮色笼成情爱的帐幕，话题里尽有倾吐肺腑的机会，心脏的每一回跳动，鼻息的每一回吐纳，都奏出“我爱着你”一句话的激动的节调。然而，惟有对于这句话，喉咙仿佛给什么东西拧住了，无论如何说不出来。以后又到她家去过一次，环境是远不及那傍晚了，只好谈

了一些时局以及学校的事而罢。“怎样向她表白呢？怎样向她表白呢？”他烦躁地搔着头皮。

在自认简单的他以为表白的方法莫善于当面直陈，因为这样可以把他自己的情愫一丝不漏地传达于对方，而对方宝贵的允诺也可以立时得到。他揣想他自己该有当面直陈的勇气，或许那天傍晚还不是最适当的时机，如果到了最适当的时机，胸次的一句话自会象离弦的箭一样飞射出去。但是，不可爱的失意的结果，他也想到了：“如果她回答个不字，那是多么难受的打击啊！”接着便仿佛看见他自己的颓丧的面容，悲凉的心境，以及什么事都引不起劲来的倦怠生活，“这是欢乐与悲哀的歧途，还是不要走前一步吧！”然而他又从另一方面想：“就是失恋，也好。自己这样不很坚强的气质，本该给它一些锻炼；失恋以后怎知一定是颓唐的呢？也许因着激励，在别的方面能有更多的精进。惟有怀着热情而抑住了不敢倾吐，最是要不得的怯弱心情。决定了，决定了，走前一步，离开这歧途，前面是欢乐，是悲哀，我都愿意面对它们的脸！”

然而明天就要回去了；所谓适当的时机，至早也得在暑假以后吧。怀着莫知究竟的热望度过一个多月的暑假，想来是比失恋还难堪的事。该是成功或失败，越早一点决定了越好。“今夜这月光底下，她大概不会来找我谈话吧。而明朝，虽说航船开得并不早，不妨去辞别一声，但是有树伯在旁边，至多也只能尽量说了辞别范围以内的话；表白的事是终于不成的。”

他又想象金小姐此刻在作些什么。“对着这样的月光，如果她属意于我，此刻该靠着楼阑晤对意想中的我了。她脉脉的心一定在这样低诉：‘既然有意，不该迟疑，早早表白出来呀！只待一表白，你就会听到终身铭感永不能忘的一套答语，就是我允许你了。你若迟疑不决，这就是怯弱，怯弱的人似乎是不很可爱的。’不错，她一定在这样低诉，听她那样关心我的一切，看她那样表现种种的神态，都是充分的证明。她会拒绝我么？没有的事！我差不多看见她张开两臂在等待我的拥抱了！”

岂但两臂，他更看见金小姐的黑眼瞳象一对蝴蝶，飞飞停停显出太可爱的闪耀；同时她的躯体在那里舞蹈，构成错综的富于诱惑性的种种姿势。他的心震荡得比前些时尤其厉害；身体里有一种不知名的

力量，好象无数的小蛇从这里那里尽往外钻。他右手按着额角，象患病者一样，抖声自语道：“我忍不住了，决定这样子吧！”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之8第137—1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C.（许云峰在地牢里，通过华子良与白公馆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再不孤独了，他一边艰难地挖掘着逃出的洞口，一边谋划着越狱方案。）

许云峰斜躺在腐朽发霉的稻草堆里，手里用半截铁箍不断地挖掘，心里却展现着明朗宽广的远景：为党保存力量，这是监狱党组织的重大责任，在中美合作所里，除了越狱，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这是他早就想过的了。在渣滓洞时，他和老大哥秘密地交换过意见。可是他最担心的是：重庆是个交通方便，军警密布的大城市，中美合作所更是美蒋特务的大本营，过早的行动，只会遭到敌人的强力镇压。因此，越狱的时机，必须认真选择，他觉得，最好的时机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军重兵压境，敌人张皇失措，首尾不能相顾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时机，是不容易掌握的，过早不行，过晚又有遭受敌人溃逃前的有计划屠杀的危险。而且，仅仅有了越狱时机的选择，还不能保证胜利。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越狱，应该同时动作，应该得到地下党武装的支援，只有在内应外合的条件下，才能为党保存更多的战友。因此整个越狱计划，不仅要由监狱党组织提出，并且须经地下党审查批准，组织力量，作好全面的准备。许云峰反复地考虑过，要在美蒋特务最大的集中营里实现越狱，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更不能随便冒险，打草惊蛇；而且，计划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容易实现的，偶一不慎，便会付出无数的鲜血。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49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七八 转 念

营长拔出了他的手枪对着侦察兵，侦察兵没有半点声息，他静肃

得停止了呼吸，在黑灰色的夜中看来他的直立的影子象一面碑石。

但是营长并没有扣那手枪的扳机，他突然想到没有理由可以枪杀这个侦察兵，他应该率领他的部下利用那五只大木船立即渡河，而不应该在这祠堂里作孤注一掷的无意义的死守。

他们于是渡了河……

〔中国〕丘东平《友军的营长》，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3卷1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七九 权 衡

A. (叶子想让贞世死，但又于心不忍。)

叶子的心七上八下。要是苛待了可怜的贞世，而且，假使贞世为此而丧失了生命，则她认为总可以牢牢地掌握住仓地，然而实行这一点的既非迷信也非妄想的发疯一般愿望，一点也没痛苦地纷纷坍塌；在这遗迹上总得让贞世活下去，唯有这一朴素的、令人感动得流泪的愿望，一直痛楚地在她心里活动着。一想到自己所爱的人正处在死和活的边缘，对生的执着和对死的可怖，具有以往所没有的那种难以想象的强烈程度，使叶子不由得不深切地感受到。即使让自己碎尸万段，也非得把贞世的生命保持不可。如果贞世死去的话，毋宁说是自己杀害的。神一般的、天真无邪的少女……叶子任意地想到意外的事，并且打算任意地责备痛苦的自己，此外更有各种各样的预测在头脑中激烈地活动。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42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B. (宁子既想离开万俵家，但为了孩子，又不能离开。)

要同侵犯自己地位的女人住在一起，天天见面，还要佯装若无其事，互不介意地交谈，这种生活，即使是宁子这样一个本性不会与人论争的人，有时也会冲动起来。她曾想离开万俵家。长子铁平另当别

论，其他孩子哪里晓得在母亲身上会起这样的变化呢。每当她看到孩子们在富裕而又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幸福成长的情景，她的心也就软了下来。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上卷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C.（战争爆发了。敌人逼近了故乡。银行出纳主任米·伊里奇徘徊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是走还是留呢？他思索着、权衡着利弊得失。）

老人觉得，这座阳光普照的小花园似乎突然变成了被战争的惊涛骇浪所吞噬的浩淼海域中一个宁静的孤岛。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要是不疏散行不行呢？

这个念头来得这么突然，他甚至跳了起来，惊讶地反问自己，并且发出声来：

“但是，请你说说，怎么能不走呢？”

不过，他马上为自己这种怯懦辩护。是呀，要知道，他已经年老多病，未必受得住疏散途中的艰辛！这些天来，心脏又不那么正常。就算他能坚持走完这段路，那么，试问，他对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能为战争做点什么？在后方，即使没有他，出纳人员也大有人在。他又不会擦炮弹，而且也没有那股子劲了，说不定心脏还会出什么毛病。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脱离工作，那些本来已经忙得够呛的人们还得来服侍他，成为别人的累赘——在这样的年月里，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事儿呢……

“不过，所有正直诚实的人都到东部地区去了，甚至那些生病的人，那些拖儿带女的母亲们也都走了。”他反驳自己说。

这把老骨头丢到哪里，反正都一样！当然，最好是长眠在这里，长眠在自己生长的城市，长眠在住了一辈子的这间小屋里。不，他不应该走，他也决不会走！

〔苏联〕波列伏依《穆霞姑娘》第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D.（地主冯云卿以牺牲亲生女儿的身体为代价换取赵伯韬的公

债秘密。在他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头是女儿，一头是金钱，权衡利弊荣辱，百感交集。)

这里，冯云卿送到大门口，转身回来，站在那一丈见方的天井中对着几盆娇红的杜鹃和一缸金鱼出了一会神，忽然忍不住独自笑起来了。却是笑声方停，突又扑索索落了几滴眼泪；他叠起两个指头向眼眶里一按，似乎不很相信掉的竟是眼泪。同是幻象在他湿润的眼前浮起来：那娇红的竟不是杜鹃，而是他女儿的笑靥，旁边高高耸立的，却是一缸的大元宝。他轻轻吁一口气，急步回到厢房里，沉重地把身体落在沙发上。

他攒紧了眉头，打算把眼前各项紧急的事务细筹画一下，然而作怪得很，脑子里滚来滚去只有三个东西：女儿漂亮，金钱可爱，老赵容易上钩。他忽然发狠，自己打了一个巴掌，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老乌龟！这还成话么？——何慎庵是存心来开你的玩笑呀！大凡在官场中从前清混到民国的人，全是比狗还下作！你，冯大爷，是有面子的地主，诗礼传家，怎么听了老何的一篇混账话，就居然中心摇摇起来了呢？——正经还是从田地上想法！”于是他觉得心头轻松一些，背梁脊儿也挺得直些了，但是另一个怪东西又粘在他脑膜上不肯走：农民骚动，几千亩良田眼见得已经不能算是姓冯，却还得姓冯的完粮纳税。他苦着脸摇一下头，站起来向身边四周围看看，他不敢相信自已还坐在舒服的厢房里，他隐隐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轰炸，而且愈来愈近，愈加真切了！

〔中国〕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 (胡正强导演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深恋着那个年轻的女演员，一方面又不愿舍去现在的家庭、妻子和儿子。)

二者必取其一，舍其一。他舍哪一头儿呢？

舍去现在的家庭，舍去妻子、儿子，舍去他现在的形象，舍去当好丈夫、好父亲还有在那一群群红领巾中当好叔叔、好老师的心理享受，舍去社会对他的尊敬，舍去与这一切相联系的心理安宁和整个生活氛围的和谐、安宁、幸福，他将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他将没有一个

入港停泊的地方。他将在社会舆论的非议和讥讽下低头匆忙地来来往往。

然而——他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女演员可爱的笑脸，她的头发太润泽、动人了，她的吻那样湿热迷人——他愿意失去这一切快乐吗？但他知道，象这样的女演员并不适合当他的妻子……

他此时不愿承认一个在心底深层潜伏的意识：他希望二者——家庭、道德形象与接受诱惑的快乐——兼而有之。他知道自己这个潜意识，感到着它很实在地潜藏在思维下面，而且不时闪现着，可是他强制它不明显浮现出来。

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丑陋。他不愿意陷入思维逻辑更深刻的矛盾。他不再往下想。他知道，现在只要能够挽回妻子对自己的信任，保持家庭的和谐、幸福，保持自己的道德形象，他将愿意做一切事情……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7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F.（军阀开战，潘先生举家到沪避难。忽然听说让里的学校要照常开学，潘先生想从上海返回，潘师母不舍。）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决计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学，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

〔中国〕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1卷47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八〇 推 测

1 【推测】

A. (朱老太太告诉“我”，一个总是“笑咪咪”“有牌头”的人夜里欺侮了哑女。这人是谁呢?)

我呆了。脑子里象一盆浆糊，怎么也想不透这个宁静美丽的山村中会有这种阴影。我愤愤不已地猜测着这个“有牌头”的坏蛋……唔，从老太太的话里揣摩，他是个笑嘻嘻的一脸活佛相的人物，那么……难道是他?!不，不会吧?我猜着，想着，怎么也不能把这个人的行为和他的身份联系起来……是的，我刚到村里时，首先打交道的便是他——这个笑嘻嘻而又漫不经心地接过我的介绍信，随随便便地把朱老太太家指给我去住的人物。住下后，他就几乎把我忘了，我也没再去打扰过他。说实在的，象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学生，又不是带了什么重要任务前去的，实在无须这位在村中“有牌头”的人物给以更多的关注。而我，在知道他的职务和身份后，便照例在心里引起足够的尊敬。呵，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

〔中国〕叶文玲《心香》，见《短篇小说选》第3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B. (老太婆没想到江姐已知道老彭的牺牲，还沉静地为江姐劝酒洗尘，这使江姐更加悲痛。)

江姐听出，老太婆又一次提到了老彭，心里不禁一动：是老太婆还不知道老彭的牺牲，还是有意隐瞒这不幸的消息?老太婆这种充满热情的不显得有丝毫做作的神态，又使江姐心里浮起了一种侥幸的念头：莫非老彭没有牺牲，那张布告只是敌人无耻的欺骗?可是她亲眼看见的不是他那永不瞑目的眼睛么……江姐抬头细看，老太婆始终面不改色，仍然不断地给自己夹菜……

江姐没想到对方又提到老彭，她心里一时竟涌出阵阵难忍的悲痛，嘴唇沾了沾苦酒，默默地把酒杯放下了。她悲痛地感触到对方也有

隐藏的苦衷，她不忍当面刺伤老太婆苦苦的用心。勉强吃完那碗说不出滋味的菜饭，便轻轻放下了筷子。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7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C.（方鸿渐在苏家认识了唐晓芙小姐，可谓一见钟情，但又不知她是否已有男朋友。）

方鸿渐出了苏家，自觉已成春天的一部分，沉湎一气，不是两小时前的春天门外汉了。走路时身体轻得好像地面在浮起来。只有两件小事梗在心里消化不了。第一，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应该假装不懂她言外之意的；自己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以后言动要斩截些，别弄假成真。第二，唐小姐的男朋友很多，也许已有爱人。鸿渐气得把手杖残暴地打道旁的树。不如趁早死了心罢，给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甩了，那多丢脸！这样惘惘不甘地跳上电车，看见邻座一对青年男女喁喁情话。男孩子身上放着一堆中学教科书，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那女孩子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得就像搽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鸿渐想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了，这是外国也少有的。可是这女孩子的脸假得老实，因为决没人相信贴在她脸上的那张脂粉薄饼会是她的本来面目。他忽然想唐小姐并不十分妆饰。刻意打扮的女孩子，或者是已有男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新兴趣，发现了新价值，或者是需要男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好刺眼射目，不致遭男人忽略。唐小姐无意修饰，可见她心里并没有男人。鸿渐自以为这结论有深刻的心理根据，合严密的逻辑推理，可以背后批O. E. D.的。他快活得坐不安位。电车到站时，他没等车停就抢先跳下来，险的摔一交，亏得撑着手杖，左手推在电杆木上阻住那扑向地的势头。吓出一身冷汗，左手掌擦去一层细皮，还给电车司机训了几句。回家手心涂了红药水，他想这是唐晓芙害自己的，将来跟她细细算账，微笑从心里泡沫似地浮上脸来，痛也忘了。他倒不想擦去皮是这只手刚才按在苏小姐手上的报应。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59—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推断】

A. (式子在街道上缓缓地走。)

她多次往返于这条道路，但从心情上说，她是不愿走这条街的。无论是主妇们忙于买东西的傍晚，还是白天闲散的时光，当她从这里走过时，总有许多感兴趣的视线追随着她。起初，她以为大概是自己做为服装设计师，服饰有些奇特，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久而久之，她才渐觉事情不是这样：而是自己做为独身女人，竟能在二百五十坪的地基上建起八十坪校舍，不自觉地流露出高傲自大的缘故。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5—6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 (她想，园子很可能不在人世了……)

她心中也曾闪现出园子万一还活着的希望，但当山中湖、芦湖临近脚下，清楚地看到山麓的树林时，她感到下面的现实比富士山顶的寒冷更加严酷。无论从福岡母亲和东京婆母的信中，还是从和田雄治的话里，都可以推断出园子已经不在人世。特别是不止一次在梦中见到园子的情形，已经足以否定园子生存的可能。

〔日本〕新田次郎《芙蓉人》第276—27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C. (杨子荣正要朦胧入睡，突然听到枪声。是小分队攻打威虎山，还是座山鹏的试探?)

杨子荣一听，唰的全身冷下来，心脏紧张地跳动，内心一阵苦思：“怎么？二〇三首长真的这样冒失吗？真的随着匪徒的脚印袭来吗？如果真的这样，战斗的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现在怎么办呢？一阵大肚匣子和手榴弹先消灭自己跟前的匪首吗？……”

他在这一秒钟之内，想了这许多，手里握着两把汗。突然对面来的枪声提醒了他，这枪声是那样的远，子弹又飞得那样的高，并可听到隐约的喊声，座山鹏这个老匪又事先站在他们的门前，他一定早知道今天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他布置的把戏。想到这些，使他的脑

子顿时开朗了。他默默地自信自己的判断：“听枪声就不是小分队的战术，小分队对匪徒的袭击，向来不喧哗，也绝不能这样远距离射击，这一点他是深信战士们的军事素养和白刃拼杀的勇气。二〇三首长即便袭来，也绝不会从夹皮沟方向，因为他的虚张声势，就是为了把匪徒的注意力吸引到那里去。他完全相信自己那位青年首长的作战智谋。那么这个老匪又动什么伎俩呢？是为了提高匪徒们的警惕而作军事演习吗？还是这件事又是这个老匪对我进一步考察呢？为了斗争得胜利，我没有权利来设想前者的可能，而只有后者。现在的问题是我怎样在这个老匪跟前表现表现。”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2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 【臆测】

A.（铁锁逃到太原，刚好遇到了仇人小喜，而小喜对他却又非常“和气”，这使他不知如何是好。）

铁锁从会馆出来，觉着奇怪。他想：“小喜为什么变得那样和气？对自己为什么忽然好起来？说是阴谋吗？看样子也看不出来，况且自己现在是个穷匠人！他谋自己的什么？说是真要顾盼乡亲吗？小喜从来不落无宝之地，与他没有利的事就没有见他干过一件。”最后他想着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小喜要用人，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就找到自己头上；第二是小喜觉着过去对不起自己，一时良心发现，来照顾自己一下，以补他良心上的亏空。他想要是第一种原因，他用人他赚钱，也是一种公平的交易——虽然是给他当差，可是咱这种草木之人就是伺候人的；要是第二种原因那更好，今生的冤仇今生解了，省得来生冤冤相报——因为铁锁还相信来生报应。他想不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替自己干点事，可以干一天，他完全以为小喜已经且亦好了。一阵大肚匣子和手榴弹先消灭自己跟前的匪首吗？……”

他在这一秒钟之内，想了这许多，手里握着两把汗。突然对面来的枪声提醒了他，这枪声是那样的远，子弹又飞得那样的高，并可听到隐约的喊声，座山鹏这个老匪又事先站在他们的门前，他一定早知道今天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他布置的把戏。想到这些，使他的脑

4【臆断】

(义军遭重创，但官兵小校的禀报却未说清闯王的死活，这使官将孙传庭非常恼火，是继续追击呢，还是撤退?)

小校走后，孙传庭在马上想了片刻，下令停止追赶，速将人马撤回。以他看来，马科的人马经此一败，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难望拼命追敌。别的追兵受了这一仗的影响，对农民军也有点心中畏怯，前边山路崎岖，万一再中埋伏，损兵折将，不惟影响勤王，反而要受皇上责罚。另一方面，他想着“流贼”分为两股突围，闯王未必在这一股里；如若在这一股里，前边所有山路已经有乡勇把守，定难侥幸逃出。另外，刚才连来两个报告也增加了他的幻想。他想今夜“流贼”死伤惨重，大概李自成不死即伤。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2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八一 猜 度

1【预想】

此时，摄子仿佛遭到雷击，得到了一个启示：她不能向父母传达婆婆那种不合理的要求。原因在于，让他们干这种事情，会使他们觉得不快。他们已经上了年纪；而对于婆婆来说，这样做会使她对笨媳妇的父母怀着深深的侮蔑之情，这是她的一种乐趣。

〔日本〕曾野绫子《爱的破灭》第1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2【猜度】

A. (宁子曾受过公公敬介的诱骗。)

敬介若无其事地谈了他叫女佣把她送到客厅的经过。宁子直勾勾地望着敬介胖墩墩的脸，心里在想：自己的身子已经被敬介完全糟

踢了，还是自己昏厥过去，他欲犯未遂呢？她不知道，反而更加觉得可怕。当晚，丈夫大介比平时更执拗地爱抚自己，房事的要求非常强烈，难道他想通过这种艳事，来解除自己对在浴室发生的事情的怀疑？就算自己在浴室里被公公奸污了，然而当晚和大介房事后才怀的孕，那么铁平究竟是谁的孩子呢？这是无法回答清楚的。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1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B.（黛玉探视宝玉，被晴雯拒之门外，一夜失寐。第二天宝玉来探望，黛玉没理他。）

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间的这段公案，还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个光景来，不象是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宝玉幻游太虚幻境，在“薄命司”看到“金陵十二钗正册”。）

宝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记得是那个，只恨记不得清楚。”便打开头一页看去，见上头有画，但是画迹模糊，再瞧不出来。后面有几行字迹也不清楚，尚可摹拟，便细细的看去，见有什么“玉带”，上头有个好象“林”字，心里想道：“不要是说林妹妹罢？”便认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里”四字，诧异道：“怎么又象他的名字呢。”复将前后四句合起来一念道：“也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暗藏着他两个名字，并不为奇。独有那‘怜’字‘叹’字不好。这是怎么解？”想到那里，又自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来，倘有人来，又看不成了。”遂往后看去，也无暇细玩那画图，只从头看去。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D. (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伏库尔斯基接到了其爱慕和追求的破落封建贵族之女依莎贝拉小姐的宴邀，他在极度兴奋之后，自己的“理智”说话了。)

“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他有些怀疑，还感到内心起着一阵轻微的颤动。“依莎贝拉小姐想认识我……不消说，他们教我明白，我可以结婚了……如果他们注意到我内心起的变化，那他们要不是瞎了眼睛，就是呆子！”

这时，他颤动得那么厉害，连牙齿也碰得嗒嗒地响；于是被压制的理智说话了：

“对不起！请吃饭也好，拜访也好，跟进一步认识还差得很远哩。一千对认识比较久的人，结果也难得有一对求婚；十次求婚——难得有一次受到接纳，这里面也难得有半数后来结婚。所以在进一步认识时就想到结婚，那一定是个十足的傻子，仅仅有个机会在促成婚姻，同时却有约莫二万个机会在破坏它……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伏库尔斯基必须承认他是明白的。如果每一次相识都能结为夫妇的话，那么每个女人都得有几十个丈夫，每个男人都得有几十个妻子，牧师们就几乎不知道怎样从结婚证书里把自己拯救出来了，整个世界也会变成一个唯一的大疯人院。他，伏库尔斯基，连依莎贝拉小姐的一个要好的熟人也够不上格，他仅仅是处在跟她认识的前夕。

“到保加利亚去冒险、在国内赛马以及决斗，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他问自己。

“你得到了比较大的机会，”理智对他说，“一年以前，你跟她结婚的可能性，也许是一与一万万或两万万之比，但在一年以后，可能是一与二十万之比了。”

“一年后？”伏库尔斯基重复地说，全身突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但是他强自克制住，问道：“如果现在依莎贝拉小姐喜欢我，或者已经爱上我呢？……”

“那首先就必须知道，究竟依莎贝拉小姐能不能爱上某一个人……”

“她不是个女人吗？”

“有些女人品德上有缺陷，她们除了好耍脾气以外，不会爱上某

一件东西或者某一个人；有着这种脾气的男人也有的是。这种缺陷就象耳聋、失明或瘫痪那样，不过比较不明显罢了。”

“我们假定……”

“好吧……就说那个女人居然能爱上某一个人吧，那么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她爱不爱你呢？”

“可我并不是叫人讨厌的呀。”

“不过，在她看来，你可能是讨厌的，就象最漂亮的狮子在一头母牛看来，或者一只鹰在鹅看来都是讨厌的一样。……所以要规避其他种属的雌性动物，而去接近你自己那个种属的雌性动物。”

[波兰] 普鲁斯《傀儡》第384—3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

E. (薇罗奇卡和罗普霍夫相互表述了自己对对方的信任和爱慕之情。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在薇罗奇卡的处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确定下来的，罗普霍夫能想象出对方的心情，他非常理解她。)

“她的脑子几乎无论如何也抛不开‘牺牲’的念头。这不好。当你认为自己受了人家的什么特别恩惠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便有些不自然。因为她总会知道的。朋友们会向她说明我的前程本来多么远大。即使他们不说，她自己也可以猜到：‘我的朋友，你为了我的原故把你指望的前程抛弃了，’——假定她不说我为她抛弃了金钱吧，——无论是朋友们或者她本人都不致这样冤枉我，——唔，好在她不会想。不过她将知道我希望并且能够获得科学家的命名。所以她要难过：‘唉，他为我遭受了多大的牺牲啊！’我可完全没有牺牲的意思。”

[俄国]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F. (“我”和萍萍终因生活、志趣、人生态度的不同，爱情出现了裂痕。)

回到对门的宿舍，我脸也没洗，灯也没点，就躺到床上。偃尼山的夜静极了，只听得山风呼呼地掠过树梢，很远的象是对面那架高山上传来了小麂子“罕——罕”的叫声。我把手枕在脑后，默默地想，

萍萍怎么能这样自私呢？这算是激将法吗？她明知我爱她，可为了回上海，不惜残酷地蹂躏我的心。小说里常描写一种圣洁的爱，据说为了这种爱，情侣们可以为对方作出最大的牺牲。依我看，这种爱情怕只有书本上有。眼下的姑娘，特别是有那么一些所谓“唯物”主义的姑娘，非常讲究实际。我承认，萍萍和我有一定的感情，但现在已经证明，比起她的实际利益，我是第二位的。第二位？想到这里，一种男性的自尊使我一下子觉得清高起来。真的，我和她同是上海闹市区长大的，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我越来越讨厌一些上海姑娘表现的那种优越感。她们家里未必都阔绰，出来一个个都要花枝招展，努力把自己打扮的象个时装模特儿。要是听到旁边有个外省口音或衣着朴素点的，一律不屑地叫人家“阿乡”。我回去探亲，有一次居然也被南京路上的一个时髦姑娘叫做“阿乡”。萍萍在偃尼山已经几年，仍旧保持那种小市民习气，很使我讨厌。就在这大山上，她也要用一缸子开水，把裤线烫得笔挺。前不久探亲回来，竟然还做了一条喇叭裤，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还烫了发。我想，这大山上你抖给谁看呢？穷开心！我呢，这几年艰苦的边疆生活使我养成了另一种生活习惯，我真的变成了一个凡事喜欢实实在在简朴而安静的“阿乡”了，土得就象莽莽苍苍的偃尼山本身。我也不明白感情变化何以如此之快？并且常常为“土”和“洋”、“时髦”和“阿乡”这些小事与萍萍争吵。她嘴利，我常说不过她，经常被她逗得恼羞成怒。碰上这种时候，她总有另一套逗人的办法，会陡然用手臂围住你的脖子，热烈地给你一个吻：“阿乡！你是阿乡，但是是我的阿乡，我的！”遇到这种时候，我的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可今天，我不能容忍。“你就在偃尼山吃你的野猪肉。”我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它带点女性的嫉妒，但更多的是轻蔑，是的，轻蔑！我不想再想下去，想睡，可怎么也睡不着。失眠时的思想要比白天清晰和集中一百倍，加之静夜里不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呜呜的偃尼人的竖笛声，把我的思绪带入了往事：一个偃尼姑娘的脸蛋，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她，就是兰芮。

〔中国〕张长《空谷兰》，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4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G.（两只皮箱尚未打开。里面倒底装了什么？）

蓦地，科恩脑海里冒出了一种想法：很可能这两个皮箱里一点钱也没有。它们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啊？在费恩斯坦之前有多少人保管过？是哪种奇异的力量把这些人拧成了一股绳？他从来不曾真正相信会有什么东西能战胜人类的贪欲，可是，要在地中海岸边一块烤过似的沙漠地上建立一个国家的意愿却显然比贪欲还要强烈。他接触到欧文·布洛茨基的视线。布洛茨基隐隐的笑容似乎表露出他也有同样的想法。真怪，皮箱甚至连锁都没上，只是用扣子和皮带系了一下。他和布洛茨基把皮带解开，然后把箱盖打开，围着这张桌子坐的其他人都站了起来。

〔美国〕霍华德·法斯特《生根》第110—111页，漓江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3 【悬揣】

A.（今晚她去会晤辛岛吗？）

我预感到今天晚上她有可能去会晤辛岛。尽管当面对我那样讲着，她仍不免有赴约的可能性。从她的性格判断，也是可能的。只要一去，就万事皆休了。随着天渐渐黑下来，这种预感越发强烈起来，最后竟达到了深信不疑的程度。当她向我表示不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打算去。但是，既然知道她一定会去，我就不能不去。即使单纯为了彻底消除潜于心坎一角里的以不去为好的念头，今天晚上我也有必要到现场去。我暗自驰想：她在护理着病人，同时跟我一样思想上也在做着准备。电灯亮了起来，用过夜餐，无精打采的谈话结束之后，她思谋着设法编造个借口，好脱身到外面去。病人的猜疑，使她坐下又站了起来。我想象着她和病人之间正在度过多么重大的时刻。这些想象宛如一阵阵针刺般的腹痛，使我苦不堪言。

〔日本〕武田泰淳《蝮蛇的后代》第41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版。

B.（安公子赴试，发榜之日，安老爷在家心急如焚。）

却说安老爷到了公子引见这日，分明晓得儿子已就取在前十名，

大可放心了；无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还加几倍。一时又想到相公的满洲话儿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历来；一时又虑到孩子腼腆，怕他起跪失了仪。从天不亮起来，坐在那里看两行书，搁下，满屋里转一阵；写几个字，搁下，又走到院子里望望，等到日已东升，这个心可按捺不住了，忙忙的洗了手换上大帽子，到了自己讲学那间屋子去，亲自上书架子上把《周易》蓍草拿下来，桌子擦得干净，布起位来，必诚必敬，揲了回蓍草卜，卜公子究竟名列第几；揲完，却卜着火地晋卦，一看那“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三句，便有些犹疑，心里暗道：“四大圣人这两卷《周易》诚然 万变无穷，我这点《易》学却也有几分自信，怎的今日卜得这一卦？我竟有些详解不来。按这个晋卦的卦象，火在地上，自然是个文明之兆，‘康’字岂不正合‘安’字的字义，‘马’字又是个‘骥’字的左畔，分明是玉格的名字了。这‘昼日三接’不消说是个承恶之意，我心里却卜得是他的名次，难道会名列第三不成？那有个旗人会点了探花之理？不是这等解法。”又参详了半日，说：“呀，不妙了！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罢？”说着，又自己摇摇头说：“益发不是；从没个前十名会改三甲的。况且他那策底子我看过的；若说有什么毛病，那班读卷的老前辈都是何等眼力，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本去呢？”越想心里越不解，便收拾起来，回到上房，把这段话告诉太太合舅太太。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西湖书社1981年版。

C.（爱子远离身边，叶子很不放心。）

在感觉中那么漫长的时间里，仓地和爱子的形影又变成了不安和嫉妒的对象，出现在叶子心中。既然来帮叶子看家的人是从仓地的公寓里来的女人，那么说这个女人是仓地的走狗也未尝不可。把爱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在那样长的时间内，不管什么样的事，哪有不发生之理？她这样狐疑多猜，即使在贞世的床边盯着那张由于发热而嘴唇干瘪、眼睛半睁半开、昏昏欲睡的小脸时，她仍不禁勃然大怒，被那种想马上从那里跑出去的冲动所驱使。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430—43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八二 谋 划

1 【筹划】

A. (叶子害怕失去仓地的爱情，竭力想维系它。)

由选定仓地的叶子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叶子也不由得象仓地起始感到的那样，觉得有点遗憾了。是情绪稳定呢，还是逐渐冷却了？总之是，在察觉到仓地的感情达不到白热化程度的一瞬间，这种发现，就会诱发起她深切的凄凉。照这样，难道是使自己投入全身全心的恋情之花，渐趋枯萎了吗？自己的恋情可不能让它有绝顶啊。这在自身，不论道路如何坎坷，总有蜿蜒登攀的热情和力量的。只要那热情和力量还能持续，就决不会满足于偶然驻足，去眺望那四围平凡的景色。自己的眼中，只想着出现个没有绝顶的绝顶。这样的冲动，盘踞在叶子胸间。在绘岛丸的舱房里，仓地产生的那种无视一切象天神一样的狂暴的热情——她想重新回到这样的境界去。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333—3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B. (为了勾结日本人，冠晓荷四处奔走，探听动向。他听说日本人喜爱诗画、花草，便由此想到了诗人钱先生。)

这些准备与言论，使冠晓荷想到了钱默吟。钱先生既会诗文，又会绘画，还爱种花，全才！他心中一动：呕！假若打着钱先生的旗号，成立个诗社或画社，或开个小鲜花店，而由他自己去经营，岂不就直接的把日本人吸引了来，何必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谋事去呢？

想到这里，他也恍然大悟，呕！怨不得钱先生那么又臭又硬呢，人家心里有数儿呀！他很想去看看钱先生，但是又怕碰壁。想起上次在祁家门口与钱先生相遇的光景，他不肯再去吃钉子。他想还是先到祁家打听一下好。假若祁瑞宣有什么关于钱默吟的消息，他再决定怎样去到钱宅访问——只要有希望，碰钉子也不在乎。同时，他也纳闷祁瑞宣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办法，何以一点也不慌不忙的在家里蹲着。

含上一颗华达丸，梳了梳头发，他到祁家来看一眼。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8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许多同志的被捕，使李敬原沉痛而焦虑。成瑶请示工作，他不予理会。他沉思着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李敬原仍然没有回答。虽然成瑶急切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严峻的脸上，他仍然深思地缓缓走着，什么也没有说。自从出现了叛徒，情况急转直下，意外地恶化了。叛徒的破坏，比敌人危险十倍。刚刚过去的几个钟头，对他来说，是最痛苦最严重的考验，他来不及向市委报告情况，首先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布置了有关人员的撤退和转移。就在这时候，又连连得到好几个同志被捕的消息！可是在他心里，还有更为复杂的考虑：被捕同志留下的工作必须有人接替，他们的家属，也应该尽可能照顾。在敌人的进攻下，党的工作，更应该作深入的检查布置，不能再出现任何漏洞。他估计，在当前的局势下，难免有人会张皇失措，只看见眼前敌人的强大，而忽视了全国胜利的形势，以致束手束脚，不敢工作；但也会有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具体形势，要求对敌人采取冒险的反击。他反复考虑，估计了形势，决定在晚上和老石同志见面的时候，建议党组织采取更为谨慎的措施，停止某些不必要的容易暴露的工作，加强基层活动，严密组织，在群众中打下更扎实的工作基础，使党的活动完全隐蔽到群众中去。这样，可以造成敌人的错觉，仿佛地下党的活动遭受挫折以后，陷于停顿瓦解；而实际上，在更多的不同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党的工作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不久，等敌人从胜利骄傲的情绪下清醒转来时，会发现他们已经陷于一筹莫展的绝望境地。这些意见，虽然他已反复想过，但和成瑶见面以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把思路牵得很远很远。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D.（桑华从斗争的火线退落下来。为了“享受这么一个月”，她靠着富商李思义，一边挥霍，一边玩着爱情把戏。）

她知道李思义不久又得到南洋去：她一拒绝了他，他会冲着宝真求婚的。

让宝真卖给他罢：宝真那么又矮又胖的一坯，跟他再相称也没有。……

忽然——她自己也奇怪，她心头竟感到一种轻轻的刺痛。她就得把她现在这地位让了出来，叫宝真去占着，然后姨母对他桑华骄傲地微笑着：她们——大得全胜！

桑华在吃醋么？——没那回事。她压根就没把这些男女瞧在眼里。可是——她总有点那个的感觉，叫她不大快活：这是连自己都压制不住的。

她瞧着那姓李的。

姓李的表情一点不假。这老实人显见得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一会用右手无名指搔搔头，一会摸摸金表链。脸上苦着，眼睛一个劲儿盯着她——象生了根。

“你是不是讨厌我呢？”

女的觉得轻松起来：刚才那种刺痛的感觉消灭了。她能够一手抓住这个李思义：要是她不放松，十二个宝真来了也不行。于是她艳笑一下：

“我怎么会讨厌你。……你这个人真是！”

不管怎么着，她总得把这一个多月消受完。还有两个礼拜才满期：这两个礼拜里她得紧紧箍住那姓李的——不叫松半点儿劲。她就对李思义说：她两个星期以内答复他。

〔中国〕张天翼《移行》，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下册第447—44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2 【谋虑】

A.（乔子被阔商田官家父子俩同时看上。）

我老实告诉您，我害怕田官家父子俩都把我当作情人，我有了这样的预感，我心里一阵战栗才拔腿跑的。……我应该这样做。但一边逃，一边考虑着我这样跑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的逃跑会给他带来什么印象，也许我的行动会引起他巨大的冲动。他这一辈子肯定

忘不了那夜晚的事。从那一夜往后，不定在哪一天他肯定会向我求爱……

我一边逃，一边心里盘算。我一方面害怕他会追上来，一方面心里又兴奋。我害怕父子俩都爱上了我。我心里别别跳，幻想着这个漂亮青年当作我新的情人。

这是女人的本能。这不仅是我自己，恐怕一百个女人中，九十個都有这样的本能。女人一碰到事情就逃跑。在逃跑中她觉得惊险，她懂得逃跑所产生的结果。这是本能，不是我的不是。而男人却有追赶女人的本能。……

〔日本〕石川达三《恶女手记》第84—85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软英早就爱上了小宝，可是农会主席小昌却要她嫁给小贵，否则对家庭不利。对此，软英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计。）

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听她舅舅说明小旦的来意之后，就翻来覆去研究。她想：“说气话是说气话，干实事是干实事。如今小昌是农会主任，也是主要干部，决定村里的事他也当好多家，惹不起。自己家里的好地叫人家要走了，要能顺着些小昌，也许能要求回一些来。只是小昌要自己嫁给小贵那自然是马虎不得的事，反正除了小宝谁也不能嫁给他。”又想顺着些小昌，又不能嫁给小贵，这事就难了，她想来想去，一下想到小贵才十四岁，她马上得了个主意。她想：“听小宝说男人十七岁以上才能订婚（晋冀鲁豫当时的规定），小昌是干部，一定不敢叫他那十四岁孩子到区上登记去，今天打发小旦来说，也只是个私事，从下了也不过跟别家那些父母主婚一样，写个帖儿。我就许下了他，等斗争过后，到他要娶的时候，我说没有那事，他见不得官，就是见了官，我说那是他强迫我爹许的，我自己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

〔中国〕赵树理《邪不压正》，见《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C.（为兵工总厂扩厂，徐鹏飞竟然指示亲信特务焚烧工人的茅

棚，不想这两个特务被工人当场擒获。)

是否处决这两名纵火特务，实在使他踌躇难决。如果不是纵火以后，事态急速扩大，引起全市工人学生骚动，变成一场无法控制的轩然大波，他是决不肯出此下策，发出命令，把被工人捕获的纵火特务从严议处的。前些时候，炮厂工人拒绝把划进扩厂范围的住房迅速拆除，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工潮，竟至影响扩大军火生产的既定计划的施行，终于引起了国防部对他的指责，他只好采取孤注一掷的断然措施，下令纵火，焚烧敢于对抗的工人的茅棚，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工人退让。照他原来的设想，这种雷厉风行的手段，也许可以收到效果，使工人在暴力下噤若寒蝉。可是，事态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现在，厂方出面，赔偿了工人在火灾中的损失，扩厂计划也只好另作安排了。然而对方的声势，却方兴未艾，似乎闹得更凶，范围也更大了，压力进一步集中到对纵火阴谋的追究上，形成少见的风潮。这使徐鹏飞不能不感到严重的不安，而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若不及早忍痛让步，会有更难逆料的局面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知道，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缓和一下民愤舆论，就再也无法下台了。因此，他只好忍痛牺牲这两名心爱的爪牙，来改变这随时有被揭发危险的被动局面。他勉强提起笔来，那用惯了的批改公文的毛笔，一时变得特别沉重，几乎难以运腕。他也不再看公文的内容，和那两个替死鬼的名字，匆匆地在公文上批上了一行字：“迅速公开处决，以平民愤！”

〔中国〕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0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八三 憧憬

(青年贵族萨宁与少女捷玛一见钟情，倾心相爱。他写信向她求婚。他期待着与捷玛的幽会，期待着即将降临的幸福。)

……但他心里想的却只有她一个人。说实在的，他甚至也没有想到捷玛——他想的只是明天，只是那将给他带来他从来没有尝到过的

前所未有的幸福的神秘的明天！他想象中似乎有一层幕，一层薄薄的纱幕悬挂在那儿，在轻轻地飘拂着，而在纱幕后面，他仿佛感到……仿佛感到有一张年轻的、不动的、美妙无双的脸，嘴上带着温柔的微笑，长睫毛却严肃地、装作严肃地低垂着。而这张脸却不是捷玛的面孔，而是幸福本身的面容！最后，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纱幕升起了，双唇张开了，睫毛举起了——他心中的女神看见他了——骤然间，好似阳光普照大地，是无穷无尽的欢乐和喜悦！！他一心想着明天这个日子——他那颗心在被无休止的期待弄得心神交疲的烦扰中又兴奋得收缩了！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91—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八四 企 望

1 【期望】

A.（庆子对麻田产生了恋情，企望终成眷属。）

庆子还是耳鸣，不断泻肚子，浑身倦怠，但她也张罗给大家做饭什么的，白天晚上都拚命做事。麻田惦记她的身体，她也只是摇摇头而已。她高兴的是能够和麻田一道工作。有时她当着工匠的面跟麻田并肩坐着，忽然产生错觉，就一时沉浸在里面。她想：在工匠们看来，自己和麻田是不是象一对配得很好的夫妻呢？这么一想，就真觉得好象是这样了，她自己不想打消这个念头，她也不去理睬妹妹们的眼色。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B.（葛利高里在他所在的革命的哥萨克部队同柴尔涅曹夫指挥的反动志愿军作战中又一次负了伤。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他通知父亲来接他回去休养。坐在爬犁上听着父亲的询问和唠叨，他接触革命不深的思想模糊起来。作为哥萨克，他仍然向往过哥萨克的习惯生活。）

在战争里面所感到的疲倦也把他压倒了。他很想逃 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但是等到一想到未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象正在准备春耕用的耙和大车，用柳条编牲口槽，等到土地一解冻，而且快要干燥的时候，就出发到草原上去；用两只渴想劳动的手把着犁杖，跟在犁后走着，感觉到犁的迅速的跳动和推进；他觉得就要呼吸到嫩草的香味和被犁铧耕起的、还没有失去融雪的潮湿气息的黑土的香味，——他心里温暖了。他很想去收拾收拾牲口棚，把干草摊开，呼吸干枯的苜蓿和冰草的气味，呼吸新鲜的牲口粪的气味。他很想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因此他的两只严厉的眼睛里流露着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羞怯的快活神情，望着周围的一切：望着马匹，望着父亲那被羊皮袄裹紧的扁平的脊背，这一切都使他想起了半遗忘的、往日的生活：想起了皮袄发出的羊臊味，没有洗刷的马匹的家常样子，以及村子里的一只站在小地窖上大声啼叫的公鸡。这时候他觉得在这个偏僻的乡村里的生活，真是又甜密又浓厚，很象是百里香的气味。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C. (生意清淡，债主坐索。林老板挣扎在生死线上。)

林先生勉强安慰着，心里的难受，比刀割还厉害。他闷闷地踱了几步。所有推广营业的方法都想遍了，觉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但是他总还希望下午的营业能够比较好些。本镇的人家买东西大概在下午。难道他们过新年不买些东西？只要他们存心买，林先生的营业是有把握的。毕竟他的货物比别家便宜。

是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能够抖擞着精神坐在账台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顾客。

〔中国〕茅盾《林家铺子》，见《茅盾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D. (平民青年于连·索黑尔应聘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

师。当他第一天来到市长家，迎接他的是市长夫人。德·瑞那夫人那高贵的气质、美丽的容貌和热情的态度使于连感到拘谨而又兴奋。）

第一次耳朵里听见有人叫他做先生，叫的这样亲切，并且从女人的嘴里说出来，她的服装又是这样讲究漂亮，这些都是于连梦想不到的事。在他的童年时代的幻想里，任何美丽高雅的女人，没有一个肯丧失自己的身份，来和他谈一说话的；除非他穿上一套漂亮的军服。……

他详细地看了看德·瑞那夫人。当一个女人的风韵反映她的性格，二者谐和一致，尤其是听凭这份风韵自然表现的本人没有存心矫揉做作时，那么，这便是十全十美的风韵所产生的效果了。于连很有欣赏女性美的能力，在这个时间里，他誓言德·瑞那夫人仅仅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他立刻起了个大胆的念头，想去亲吻她的手，但是顷刻之间，他又害怕起来。一会儿以后，他暗自说道：“难道我是个无用的低能儿吗？我无用到了这地步，不能做一个对我很有用的动作吗？也许这个举动可以使这位美丽的夫人的心中，减少对我的轻蔑。像这样美丽的妇人对于一个可怜的工人，刚刚离开锯木厂的工人，应该是轻蔑的。”也许“美男子”三个字给于连带来了一点勇气，因为这三个字是从六个月以来，在每个礼拜天，他从姑娘们的谈话里听来的。……于连努力克制自己的热情，这种努力的结果，使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法国〕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4月新1版。

E.（年轻的古陵县委书记李向南想象中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呢？）

她应该是年轻的、美丽的、动人的、富有女性感的——他太不喜欢雄性化的女人了。他的美丽不是妖艳的，而是落落大方的、纯洁的、庄重的、生动的、素雅的。她是富有感情的，绝不是冷漠的。她应该是聪明的，富有理解力的，能够深刻理解他的思想和抱负。她又应该是贤淑的，富有牺牲精神的，而且是才华出众的，能够在各方面帮助他，照顾他。她应该有稳定的心理素质，能够在他苦闷、烦躁、

暴怒时给他以宽解和安慰。

当他伏案看书、披阅文件时，她站在旁边为他整理书信、文件，是端庄、沉静的；当家中客厅里聚满了同事、朋友、部属、客人时，她作为主妇是温和微笑、举止大方的，使所有来客都感到亲切、愉快；当他因为面临重大战略抉择而在房间内通宵踱步时，她陪伴地坐在一旁，凝视着他的目光是纯静的、理解的、信任的、等待的；当他终于完成了战略抉择，高兴地拥抱她、亲吻她时，她是快乐的，她的双臂是温柔的、热情的，她会仰起头注视着他，用手轻轻理着他的头发，揉着他的眼睛说：“你该休息了！”或者还会摸着 he 粗硬的络腮胡茬：“你该刮胡子了！”她为他取出电剃刀，又为他端来热茶和点心；当他们并肩在夜晚的灯街上散步时，她会温柔地挽着他，靠着他，象孩子一样可爱的笑着，娇嗔地低语着，引起他无限的爱情，止不住要亲吻她；当他有了孩子时，她会那样惊喜，那样新奇，高兴地拍着手：“看，他的眼睛多象你！他的鼻子也象你！”她年轻，还不适应当母亲似的，然而，她又不愧是个好母亲，把孩子、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当她因成功而辉煌时，她绝不以夫人的身份趾高气扬、张张狂狂，而是保持谦逊的形象；当她遇到危难时，她是镇静的、勇敢的、忠诚的，能够忍辱负重给他以支撑；她的性格永远年轻……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

2 【瞩望】

A.（身陷大墙下的葛翎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想悼念周总理，却找不到一朵小花。当他看到大墙外的白玉兰花时，他惊呆了，然而又不能顺利地得到它）。

葛翎凝视着初开的玉兰花，第一次感到那么亲切令人神往。没进大墙之前，省公安大楼院子里也有一棵高高的玉兰树，葛翎对它没有一点感情，甚至嫌它遮住早春的阳光。今天在大墙之内似乎才发现玉兰花的庄美娴雅。忽然他心里格登一跳，想起一桩心事，给周总理做素花的白纸都叫章麻子收走，大墙之上不是有那么多洁白的玉兰花么？要是能摘下几枝滴着眼泪（雪水）的花朵，编成一个小小的花圈该多么好！

可是大墙陡立，是任何人也爬不上去的，葛翎无心地向周围望了望，附近有两个犯人中的电工，正搬着高梯用绝缘钳子在检修大墙上的电网。葛翎很想请这两个犯人师傅帮一下忙，折下两枝探进电网的玉兰花，但是走到那两个犯人跟前，他发现不远处章龙喜正向这里眺望，葛翎赶忙装做遛达的样子，离开院子。

回到监房，葛翎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躺在绿军毯上，眼前总出现那摇曳的花枝。本来，十分容易到手的东西，偏偏章麻子在场。他几次从小小窗口望出去，章龙喜都背着手遛弯，象是在监视修电网的犯人，又象是在有意地看着这几枝探进大墙的玉兰花……后来，章龙喜走了，天色已经黑如墨染，收工的犯人洗身吃饭，弄得葛翎心里更加烦躁。他很难过：一天的时间空空遛走，连一朵素花也没做成，他感到对不起周总理，也对不起高欣那颗滚烫的心。

〔中国〕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7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B. (消生在和子君恋爱期间，常常焦灼地等待着子君的到来。)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象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象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贴了，……

〔中国〕鲁迅《伤逝》，见《彷徨》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渴望】

A. (几天以来，一个奇怪的念头在折磨着依莎贝拉小姐。)

从前她曾经有过这种愿望，那是几年前她国外游历，当她在动物园的铁笼里看见一只大老虎的时候，那只老虎靠在栅栏旁边睡觉，耳朵和头的一部分伸在栅栏外面。

依莎贝拉小姐看见那只老虎的时候，就感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要拉一拉老虎耳朵的愿望。铁笼里气味使她感到厌恶，那猛兽的强壮的脚爪使她感到无法形容的恐怖，但她还是觉得，至少得去碰一碰那老虎的耳朵。

在她看来，那奇怪的冲动是危险的，甚至是可笑的；于是她克制了自己，往前走；但几分钟以后，她又回过头。接着她又掉转身去，看看其他的铁笼，并且尽力想点旁的事情。可还是不济事！她只好再回去，虽然老虎已经不在睡觉，而是在舐着它那怕人的爪子，依莎贝拉小姐却还是跑到笼子旁边，把手伸进去，脸色苍白，抖索着摸了一下老虎的耳朵。

过了一会，她为自己的发疯行为感到惭愧但同时也感到非常满足，这是人们在重要事情上听从了本能的决定时所感到的一种满足。

今天，她心里起了一个相类似的愿望。她厌恶伏库尔斯基，只要一想起这个人可能以超过实价的钱买了那些银器，她的心就停止了跳动。虽说这样，她还是感到有个克制不住的渴望，要到伏库尔斯基的店里去，望着他的眼睛，还要买几样小东西，而且就用他拿出的钱去付他的帐。想起这会见，她就感到不安，可是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本能驱使她向前走。

[波兰] 普鲁斯《傀儡》，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第1版。

B. (摄子希望空虚的心灵能充实起来。)

今春以来，摄子心里没有片刻的满足之感。摄子渴望着充实的感觉。如果她能做到兴致高昂，心情舒畅，那么即便是为侄儿的不幸

而幸灾乐祸也无妨。所以，她想紧紧地抓住这种快感，把它一口吸干。

〔日本〕曾野绫子《爱的破灭》第38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C.（朱丽叶在凯普莱特家花园里的内心独白。）

快快跑过去吧，踏着火云的骏马，把太阳拖回到它的安息的所在；但愿驾车的法厄同鞭策你们飞驰到西方，让阴沉的暮夜赶快降临。展开你密密的帷幕吧，成全恋爱的黑夜！遮住夜行人的眼睛，让罗密欧悄悄地投入我的怀里，不被人家看见也不被人家谈论！恋人们可以在他们自身美貌的光辉里互相缱绻；即使恋爱是盲目的，那也正好和黑夜相称。来吧，温文的夜，你朴素的黑衣妇人，教会我怎样在一场全胜的赌博中失败，把各人纯洁的童贞互为赌注。用你黑色的罩巾遮住我脸上羞怯的红潮，等我深藏内心的爱情慢慢地胆大起来，不再因为在行动上流露真情而惭愧。来吧，黑夜！来吧，罗密欧！来吧，你黑夜中的白昼！因为你将要睡在黑夜的翼上，比乌鸦背上的新雪还要皎白。来吧，柔和的黑夜！来吧，可爱的黑颜的夜，把我的罗密欧给我！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带他去，分散成无数的星星，把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使全世界都恋爱着黑夜，不再崇拜眩目的太阳。啊！我已经买下了一所恋爱的华厦，可是它还不会属我所有；虽然我已经把自己出卖，可是还没有被买主领去。这日子长得真叫人厌烦，正像一个做好了新衣服的小孩，在节日的前夜焦躁地等着天明一样。

〔英国〕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8）·罗密欧与朱丽叶》第6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D.（日本人投降了！祁老人攥住重孙小顺子的手，心里充满了希望。）

老人闭上眼睛，仿佛想要打个盹似的，小顺儿的手热乎乎的，一股热气顺着胳膊一直钻进老人的心里。他觉着自己不但活着，而且还攥着重孙的手——从战争中活过来的最老的和最小的——他象是在腾

云驾雾，身子也化到云彩里去了。他把小顺儿的手攥得更紧了。小顺儿以后可以安享太平，生儿育女，祁家世代代，香烟不断。他把小顺儿的手越攥越紧，老手和小手合成了一体。老人睁开眼睛，好象要对小顺儿说，你我是四世同堂的老少两辈，咱俩都得活下去。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2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金佩璋回到家，渴望即刻见到倪焕之，但又不敢去找他，怕被家人察觉她的兴奋之情。）

金小姐没有理由说一定要立刻就去，便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里；想把带回来的书物整理一下，但是一转念就感得不耐烦，缩住了手，让那肚皮饱胀的网篮呆在一旁。她来回地走着，心里浮荡着种种的情绪，欣慰，胆怯，同情，烦恼，象溪流里的水泡一样，一个起来了，立刻就破碎，又来了第二个。就在两三点钟之后，将要去会一个虽不是爱着却是打动了自己的心的男子，一偿几乎延续到半年的想望：这在她是从来不曾经验过的。她一会儿嫌时间的悠长；一会儿又感到它跑得太快了，从帘纹里映进来的日影为什么尽管向西斜呢！她开了壁上的小圆洞窗；见田野丛树村屋仿佛都笼上一层跃动的热炎，反射着刺眼的光。倏地把它关上了；去梳理新挑下来剪齐的一排额发。有了这一排额发，更增加点秀逸的风姿；尤其是从侧面看，这额发配着很长的睫毛以及贴在脑后的两个青螺一样的发髻，十分妥贴地，构成个美女郎的侧面剪影。忽然，她从镜子里留心到自己的脸色红红的，眼里闪着喝醉了似的异样的光；一缕羞意透上心来，眼睛立刻避开了镜子。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8第120—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F.（罗普霍夫和薇罗奇卡商定等罗普霍夫一毕业，他们便生活在一起。薇罗奇卡扳着指头算着日子。）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他说他的学业将在七月初完成，——就算

是七月十号吧：这已经不算月初了。可以假定是十号。或者，为了可靠，假定是十五号吧；不，最好是十号，——那么还剩多少天呢？今天不必算在内，——今天只剩下五个钟头；四月份剩下两天；五月三十一天，加上两天是三十三天；六月三十天，加上三十三天是六十三天；再加上七月份的十天，总共只有七十三天，——只有七十三天，还能算多吗？那时候我就自由了！可以逃出这个地下室了！啊哈，我多幸福！我亲爱的，他这主意想得真聪明！我多幸福啊！”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G.（由于受环境和革命者的影响，美琳不再安于夫人生活。她要冲出丈夫子彬的封锁，到社会上寻找新的生活目标。）

至于美琳，她是不甘再闲住了，她本能的需要活动，她要到众人中去，去了解社会，去为社会劳动，她生来便不是一个能幽居的女人。她已住得太久了，做一个比她大八岁的沉郁的人的妻子，她已经觉得自己比过去安静了许多，已经会忧愁烦闷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了解她丈夫，这生活对于她是不相宜的。自从春天来，自从她丈夫开始了新的苦痛来，她就不安起来了，不安于这太太的生活，爱人的生活。她常常想动，但是她缺少机会，缺少引路的人，她不知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她烦恼，她又明白这烦恼是不会博得子彬的同情的，于是更不快乐。前几天还能一下会想到西湖去，当然还比较好，慢慢时间拖下来，倒又觉得别的许多人都忙着工作，而自己拿了别人的钱去陪一个人去玩，去消遣时日，仿佛是很不对，很应该羞惭的事。现在既然子彬已不愿去了，当然很合适，不过子彬说他不能去的理由，是因为没有空，因为要写文章，而自己则无论去留与否，在事实上看来，都是无关紧要，因为自己好象是一个没有事可做的人，她更加觉得羞耻。她要自己去找事做，她想总该有把握找得到，但是她想她应该不同子彬商量，而且暂时瞒着他。

〔中国〕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第189—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悬望】

A. (恩爱指望出现奇迹，改变已经降临的厄运。)

老天爷救救恩浩吧。她心里从来没有这样呼喊过。这是到了连一根草芥也想抓住的紧迫阶段，嘴里才不知不觉地这样嘀咕。她好象是丢了魂魄把虚弱无力的身子扔出去似地朝车窗上一靠，闭上了眼睛。刚断气的恩浩的形象在她眼前晃动。今天车子何以走得这么慢，停得这么久？焦急情绪使她的心越收越紧。一种不吉的预感挡在她面前，好象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已经出了什么事情。

她希望忽然会产生一种幸运的奇迹，或者能有一种意志，促使她靠自己的力量把迫临到头上的命运改变过来。她强烈地感到自己眼看就要堕落到千丈削壁底下，而这些东西正把她同她以外的所有事物隔绝开来，并且不断地对她施加沉重的压力。她自己则在靠自身的力量可以坚持住的最后一道防线上挣扎。只要有一股微薄的力量稍稍给以支持和帮助，她就可以脱离目前面临悬岩的地位。但是现实似乎并不给她重新喘息的机会，反而给她更重的打击。

[南朝鲜] 全光墉《南朝鲜小说集》第4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B. (方鸿渐同鲍小姐在轮船上邂逅相遇，双方倾心相爱。)

“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鲍小姐好像不经意地说。

方鸿渐心中电光瞥过似的，忽然照彻，可是射眼得不敢逼视，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他正想说话，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你们怎么话讲不完！走得慢吞吞的，怕我们听见，是不是？”两人没说什么，赶上船，大家道声“晚安”散去。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也许鲍小姐那句话并无用意，去了自讨没趣；甲板上在装货，走廊里有两个巡逻的侍者防闲人混下来，难保不给他们瞧见。自己拿不定主意，又不肯死心。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像从鲍小姐卧舱那面来的。鸿渐心直跳起来，又给那脚步捺下去，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那脚步半路停止，心也给它踏住不敢动，好一会心被压得不能更忍了，幸而那脚步

继续加快的走近来。鸿渐不再疑惑，心也按捺不住了，快活得要大
叫，跳下铺，没套好拖鞋，就打开门帘，先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
身粉的香味。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5 【奢望】

A.（哥特女王的嬖奴艾伦在罗马皇宫前的内心独白）

现在塔摩拉已经登上了俄林波斯的峰巅，命运的箭簇再也不会伤
害她；她高踞宝座，不受震雷闪电的袭击，脸色惨白的嫉妒不能用威
胁加到她的身上。正像金色的太阳向清晨敬礼，用它的的光芒镀染海
洋，驾着耀目的云车从黄道上疾驰飞过，高耸云霄的山峰都在它的俯瞰
之下；塔摩拉也正是这样，人世的尊荣听候着她的智慧的使唤，正义
在她的颀蹙之下屈躬颤栗。那么，艾伦，鼓起你的勇气，现在正是你
攀龙附凤的机会。你的主后已经长久成为你的俘虏，用色欲的锁链镣
铐她自己，被艾伦的迷人的目光紧紧捆束，比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
密修斯更难脱身；你只要抱着向上的决心，就可以升到和她同样高的
位置。脱下奴隶的服装，摈弃卑贱的思想！我要大放光辉，满身戴起
耀目的金珠来，侍候这位新膺恩命的皇后。我说侍候吗？不，我要和
这位女王，这位女神，这位仙娥，这位妖妇调情；她将要迷惑罗马的
萨特尼纳斯，害得他国破身亡。噯哟！这是一场什么风暴？

〔英国〕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7）·泰特斯·
米德洛尼克斯》第402—4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出版。

B.（祁老太爷眼看就该过七十五岁的寿日了，虽然北平被日本
人占着，但他仍希望热闹一回。）

今年，他由生日的前十天，已经在夜间睡得不甚安贴了。他心中
很明白，有日本人占据着北平，他实在不应该盼望过生日与过节能和
往年一样的热闹。虽然如此，他可是不愿意就轻易的放弃了希望。钱默

吟不是被日本宪兵捉去，至今还没有消息么？谁知道能再活几天呢！那么，能够活着，还不是一件喜事吗？为什么不快快活活的过一次生日呢？这么一想，他不但希望过生日，而且切盼这一次要比过去的任何一次——不管可能与否——更加倍的热闹！说不定，这也许就是末一次了哇！况且，他准知道自己没有得罪过日本人，难道日本人——不管怎样不讲理——还不准一个老实人庆一庆七十五的寿日吗？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36—13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八五 愿 意

A.（一心要为他人做出牺牲的约翰以哥哥的名义把自己买的花送给了母亲，却引起父母对他的误解，以为只有他是最冷酷无情的。面对这一现实，他并不感到苦恼。）

这个青年一心要做出牺牲的想法已经开花结果，对于不公平所进行的斗争几乎使他把折磨自己当成了享受。他一句话也不说。……在他的一生中，即使在他确有理由感到苦恼时他也没有说过那件事，只是在他被彻底击败、被打倒后又被人踩进泥坑、并有一只大脚踏在他的胸部、再也看不到有人举起一只手说“饶了他吧”的时候，他才最后说出来。但那时却不是报复，而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人的自我辩解。

〔瑞典〕斯特林堡《女仆的儿子》第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B.（章龙喜为陷害葛翎，故意将高梯靠在大墙上，让他“自蹈死地”。葛翎登上一、二格之后，突然意识到敌人的阴谋，迟疑了一下，然而，为了两枝玉兰花，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他。）

时间紧迫，不容葛翎再做更多的考虑，他开始攀登这高高的梯子了。攀登上一两格之后，葛翎忽然停住了脚步，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潮涌般地卷过他的心扉：犯人电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疏忽，没修完电

网，就把梯子忘在了墙下……

高欣看见葛翎停下脚步，两步攀上来，拉着葛翎的棉袄后衣襟：“您的腿不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下去——”葛翎话音很轻，但俨然是一道命令，高欣还没看见葛翎有过如此的严肃面容。他面孔苍白，双眉皱紧，斑白的鬓角滴落下冷汗。

“您怎么了？”高欣说。

葛翎该怎么向高欣述说自己的心情呢？此时此刻葛翎心里意识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他感到这个梯子的来历有些费解，似乎在梯子背后隐藏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这一瞬间，葛翎不知道为什么思绪飞得十分遥远。他记起马玉麟领着还乡团杀回马家寨那一天晚上，他在子弹的呼啸中爬上梯子，去摘舞台上那张毛主席的像片，那是用生命去保卫毛主席的崇高形象。在这历史上特殊的岁月，他为保卫党的纯洁而做了没罪的劳改犯人；眼下，他要做的，正是过去斗争的继续——对敬爱的周总理献上一颗老共产党员的红心！难道在这急迫的时刻，能退下梯子来吗？不！此刻他似乎看见天安门广场的喧腾人流，九亿大国的每个窗口，都在望着他的背影，都在望着探进大墙的玉兰花枝……

〔中国〕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第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八六 欲 念

1【生之欲望】

A.（保罗在战场上常有这样一种深切的体会。）

听到那炮弹的第一响轰隆声，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中的一部分，猛一下子跳回了一千年。一种在我们心里觉醒过来的动物的本能，指导着我们，保护着我们。那倒不是意识到的，那比意识更加迅疾，更加可靠，更加不会失误。那是谁也没法儿解释的。一个人随随便便地走着，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忽然间他仆倒在一个土坑里，而一阵碎片便

打他头顶上飞过去；可他就是记不清楚，是不是已经听到那炮弹在飞过来，还是想到自己要仆下去。不过，倘若他不是凭这种冲动行事，那么他现在肯定已经成了肉酱一堆。正是这另一种，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嗅觉，使我们仆倒下去，救了我们的命，而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要不是这样，那么从佛兰德到孚日早已没有一个人会活着的了。

〔德国〕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第42—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B.（警察正和学生们的厮打在一起。余永泽袖手旁观，觉得惭愧，想救出林道静，然而卑怯自私的本性使他终于当了逃兵。）

这时，他心里开始有点惭愧和负疚的感觉：这么多人都不怕，她都不怕，我怕什么呢？他很想冲上去从人群中救出林道静，正象北戴河杨庄的海边，他在大雨中救出林道静一样。可是，一种洞晓世故的敏感，使他清楚地看到：此一时彼一时也，情况不同，如何能够乱来呢？他刚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可冒险的道路，忽然，一颗子弹清脆地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下子可把他吓坏了！他的脸色煞白，手指头不断地发抖。定了定神，下意识地向四周一看——世界是不是还完好地在他身边存在呢？他是不是负了伤就要倒下去呢？他举起软弱无力的手臂向头上一摸：没有窟窿，子弹也没有挨着皮肤，他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刚刚放下心来，忽然又一颗子弹飞过去，他再也顾不得想林道静，也顾不得再摸摸受伤没有，拔起腿就向回跑。他想跑得离操场远些，可是一想：人怎么也没子弹跑得快，于是他一窜就窜回到图书馆的院子里，三步两步奔向了阅览室的大房间。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C.（凌瑜这位十九岁的热血青年，在五·四退潮后失望之极想要投海自杀，但海边美丽的大自然景色和两个天真烂漫的天使般的孩子，又唤回他生的欲望）

天使的影子，渐渐的远了；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历历落落的明

星，渐渐的露出云端。海面上起了凉风，涛声澎湃，水影深黑。灯塔上的灯光，乍明乍灭。凌瑜呆呆的站在这孤寂的海岸上，耳边还听见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这声音好似云端天乐一般，来回的唱了几遍，凌瑜眼前的光晕，忽然渐渐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灿烂，几乎要冲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阴翳，都拨散了，却起了一种不可思议、庄严华美的感情，一缕缕的流出脑海，随着潮声，在空中来回的荡漾。他这时不禁泪流满面，屈膝跪在沙滩上，抬头望着满天的繁星，轻轻的说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

〔中国〕冰心《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见
《冰心文集》第1卷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 【邪欲】

A.（侏儒是怯懦的，但同时又是好斗的。这种狂热情绪实际上是一种小人物的自卑感表现出的强烈自尊心。例如侏儒坚决而迫切地要求跟随王爷出战，但遭到的总是王爷冠冕堂皇的拒绝。）

（他想：）发生点意外！我还求之不得呢！他不知道，上阵打仗这件事对我说来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我之全心全意巴望格斗，更甚于他的任何一个兵士，比他们有更深切更炽烈的感情。对我说来，打仗不是儿戏，而是严酷的现实。我要作战，我要杀人！不是为了这种行为的光荣，而不过是为了这种行为本身！我想看到人死于刀下，看到我周围是一片死亡和毁灭！

〔瑞典〕巴·拉维斯《侏儒》第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B.（未曾即位的葛罗斯特心理卑劣。）

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

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蹶蹶，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看自己的阴影，口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我这里已设下圈套，搬弄些是非，用尽醉酒狂言、毁谤、梦呓、唆使我三哥克莱伦斯和大哥皇上之间结下生死仇恨：为的是有人传说爱德华的继承人之中有个G字起头的要弑君篡位，只消爱德华的率直天真比得上我的机敏阴毒，管叫他今天就把克莱伦斯囚进大牢。且埋藏起我的这番心念，克莱伦斯来了。

〔英国〕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6)·查理三世》
第335—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塞瓦斯蒂安信手打开钱包，里边数量可观的金币使他楞了神。他下意识地估计了一下金币的价值，不觉打了个寒颤。一个邪恶的念头使他头晕目眩，脑袋犹如火烧火燎一般，而四肢却觉着一阵冰凉。他觉着咽喉干渴难熬，抓过酒瓶一饮而尽。那神经质的抽搐顿时停止了，两眼象个幻觉者出奇地凝视着。他不再想那个遇难者：大海、礁石、优雅的帆影，这一切统统在他眼前消失了，仿佛隐入远方的浓雾之中，他仿佛看见自己作为胜利者站在玛格达莱娜身边。她面颊绯红，正透过新娘的面纱朝他微笑。那是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载着他们回到海港的是他自己的漂亮小艇，八只划动的桨使小艇象一只迅疾飞翔的海鸥。

忽然，喜形于色的脸上掠过一片阴云。他右手拿着钱包和海员刀，凶残的目光象两柄闪亮的匕首，死死盯着遇难者。他的手拨弄着海员刀的弹簧，这时遇难者的年轻面孔正朝着他，显出焦急恐怖的神情。他仿佛觉得地狱深处的魔鬼正在走出他的巢穴，想夺走他的幸福。只要朝救生圈来上一刀，这个障碍就永远消失了。他犹豫了一会，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天性中仁慈和高尚的秉性极力想压倒邪念。一下沉闷的击水声吓了他一跳，一只硕大的海鸟从翻花的海水中冲了出来，坚硬的嘴里叼着一条银光闪闪的活鱼。他两眼追踪着那只

飞翔的海鸟，忽然，浑身象触电般颤栗了一下。在海天相接处他看见一簇白帆，那是返航的捕鲸船。他又两眼凝视，呆呆地出起神来。他仿佛又看见了身穿结婚礼服的玛格达莱娜，然而和她一起躺在床上的不是他塞瓦斯蒂安，而是另一个人。他还看见玛格达莱娜含羞带笑，那畜牲的面孔因激动而痉挛着，慢慢靠近玛格达莱娜玫瑰般鲜嫩红润的面颊。接着，那情敌的手——与其说是手还不如说是爪，爪背上还刺着一个很大的船锚。——抓住了她那洁白细腻的乳房。

他咬着牙闷闷地哼了一声，迅即扒到船舷边。只见救生圈顿时泄了气，那个长着金色头发的脑袋随即沉入水中。一时，塞瓦斯蒂安看见死者的那双蓝眼睛渐渐涨大，涨大，几乎突出了眼眶，而他竟无法避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尸体仰面朝天平躺着，往下沉着；突然，他似乎看见尸体停止了下沉，与此同时，觉着右手被轻轻拉了一下。他一松手，钱包和海员刀被那条细带子拉出船舷，消失在海水中。

塞瓦斯蒂安大惊失色，纵身一跳，几乎弄翻了船，抓起双桨没命地划了起来。

[智利] 巴·利约《溺死者》。

D. (怒气冲冲的吴荪甫，突然燃起了强烈的破坏欲。)

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

他像一只正待攫噬的猛兽似的坐在写字桌前的轮转椅里，眼光霍霍地四射；他在那里找寻一个最快意的破坏对象，最能使他的狂暴和恶意得到满足发泄的对象！

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荪甫也没觉得。但当王妈把那一碗燕窝粥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赤热的眼光突然落在王妈的手上了。这是一只又白又肥的手，指节上有小小的涡儿。包围着吴荪甫全身的那股狂暴的破坏的火焰突然升到了白热化。他那一对像要滴出血来的眼睛霍地抬起来，钉住了王妈的脸。眼前这王妈已经不象是王妈，而是一

件东西！可以破坏的东西！可以最快意地破坏一下的东西！

〔中国〕茅盾《子夜》，见《茅盾全集》第3卷4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E.（伐西里王爵带着儿子阿纳托尔来拜访老包尔康斯基，意在向富有的老王爵的女儿玛丽王爵小姐求婚。玛丽王爵小姐听到他们到来的消息心中异常悲哀，不是她不希望得到爱情，而是她太自卑了。爱神啊！光顾玛丽王爵小姐吧。）

……她无力地垂着两臂低着眼睛坐在那里，考虑起来。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一个十分有力非常动人的东西在她的想象中腾起，把她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她自己的幸福的世界。她想象一个孩子，她自己的——如她前一天在她保姆的女儿怀中见过的——在她自己胸前，丈夫站在旁边亲热地看她和那个孩子。“但是不成，不可能，我太丑了，”她想道。

……

她清醒过来，对她方才所想的觉得害怕，……她灵魂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疑虑。难道她也能有爱情的快乐，她也能有爱男人的那种情欲？玛丽王爵小姐想到结婚，就梦想幸福和孩子，但是她最强烈的最潜伏的要求却是肉欲。她越想把这感情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掩藏，这感情就变得越强烈。“上帝哟，”她说道，“我怎样在内心杜绝这些魔鬼的诱惑呢？我怎样永远排斥这些罪恶的幻想，以便平安地实行你的旨意呢？”她刚一发出那问题，上帝就在她自己心中作了回答。“不要为你自己希望什么、寻求什么，不要忧虑，不要嫉妒。人类的将来和你自己的命运，你依旧不应当知道，但要活得可以随便而安。假如用结婚义务来考验你是上帝的旨意，那就准备实行他的旨意吧。”玛丽王爵小姐怀着这种令人安慰的念头（但是也还怀有满足她那抑制下去的肉欲的希望），叹了一口气，画过十字，走下去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F.（小谷欲火炽烈，不能自制。）

一到傍晚，小谷高一就春心骚动，坐立不安。怎么也得再去一次，哪怕是最后一次。在美女的包围之中，痛饮醉人的美酒，那情景实在令人向往。他感到，喝不上这样的酒，死都不甘心。对小谷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强迫观念。

小谷自己也觉得这样有失体统，但他胸中那颗狂躁的春心，就象犯了鸦片瘾一样上下翻腾。

〔日本〕森村诚一《天公怒色》第240—24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3 【淫欲】

A. (一个女人的胸膛，吸引了两个男人的目光)。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得很清楚黑人的眼光落在亚尔明达的胸膛上，那个胸膛随着呜咽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突然怒气上冲。他喃喃地对旁边的人说：

“他连死人也不尊敬，这个肮脏的黑人……”

可是他自己也注视着那个在胸衣下面起伏着的胸膛。突然间黑人费洛民纳把眼光从胸膛上挪开。他害怕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害怕什么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他自己的眼光偷偷地从胸衣的新月形边沿望进去的时候，也几乎微笑起来。烛光完全落在那个新隆起的胸脯上。简直可以说光线想走进去……对的，光线想透进亚尔明达的胸膛上，像一只手一样。光线正在尝试……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红着眼睛注视着这情景。现在可以说光线已经透进了胸衣。毫无疑问，光线正在捏着那个起伏的胸膛。安东尼奥笑了，他低声说：

“这个坏东西达到目的了……”

〔巴西〕若热·亚马多《拳王的觉醒》。

B. (一对男女不由自主地受性本能的驱使。)

这时，我身不由己地倒入她那柔软的怀抱。我的心呀，无比激动，宛如狂风掀起大海的波涛，无法平静。全身的热血骤然涌向头部，使我全然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她拥抱着我。我不由自主地

也拥抱着她。我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声。我自己也气喘吁吁。说不定就我自己在喘着粗气，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我感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世界上只有她和我两个人。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们变成了一对原始动物。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人世间》第2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C.（见了女人就要失态的顾晓鹰，竟想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身上打主意。）

今天领她去看美展吧？要不要领她去郊外写生呢？她会去吗？会吧。她在跟自己学画画，很崇拜自己。那次和她并肩走，他一边讲着，一边把手很随便、很自然地搭在她肩上。他是试探性的。姑娘虽然脸红了，很紧张，却并没有马上闪开。不过，她始终处在一种想闪开又不好意思闪开的窘促中——他搭在她肩上的手一直感到着姑娘的这种窘促。手的感觉是最细敏的。为了这，他当时格外认真地、谆谆教导地讲了许多有关素描的话，他搭在她肩上的手也格外显出随意、平和、爱护。他当时心中很好玩地笑了：紧张什么，小正经，有上几次，你就会习惯了。果然，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她就不那么脸红窘促了。今天呢？一块去写生时，如果自己一边走一边轻轻搂住她的肩膀或是挽住她的腰呢？她会是什么反应呢？……算了，不要和小姑娘玩耍了，弄不好会狼狈不堪的。还是和女人们去调情吧。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D.（顾晓鹰同林虹离婚已久，偶然又在北京车站相遇，他拦截她，遭到拒绝，然而贼心不死，仍死皮赖脸地尾随其后。）

顾晓鹰看着林虹的背影。这次他从较远的镜头把林虹的整个身材欣赏了一遍。她今年应该二十八岁了，依然苗条，似乎比过去更有女性感了。隔着飘动的白色连衣裙，他似乎看到了她的裸体。看到了她行走时的臀部、腰部以至全身肌体优美诱人的起伏和运动。他能想象到抚摸每一处肌肤的不同的质感。

女人穿裙子是美的。比穿衣服美，因为它有所裸露；比全裸也美，因为它并不暴露无余。

凝视着林虹的背影，顾晓鹰笑了。

因为他是画家，所以能这样欣赏人体美；因为他是男人，所以他能这样欣赏女人。

做妻子，林虹不够标准；做情人，只要有刺激力就行。顾晓鹰突然想到他曾经听到过的一句话：

一个被征服占有过的女人，当她被你遗弃分隔甚久之后再一次出现时，她如果美丽而且骄傲，那她便对你具有难以想象的刺激力。

顾晓鹰咬住下嘴唇笑了。他感到一种冲动。他要满足这种富有刺激力的热情。他不一定要和林虹怎么样，但他还要去拦住她。他不能这样毫无所获地退下来。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E.（聂赫留朵夫一心要占有卡秋莎，丝毫不为卡秋莎着想，更不顾及后果。）

午饭以后，他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如今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初来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存在的精神的人踩在脚下。如今这个可怕的兽性的人独霸了他的心灵。尽管他一直守候她，今天他却毫无机会同她单独见面。多半是她在躲避他吧。但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原来是医生要留下来过夜，卡秋莎只得替他铺床。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她进去，仿佛去干什么犯法的事似的。

她两只手伸进干净的枕头套里，抓住枕头角，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这笑容仿佛向他表示，他这样做是要不得的。他刹那间愣住了。现在还能进行斗争。他对她真正爱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还在响着，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

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断然到她跟前。那种按捺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11月版。

4 【欲火中烧】

A. (莎菲所需要的是热烈的爱，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虚情，她一方面为凌吉士的仪表所倾倒，一方面又为他灵魂的卑劣所愤恨。)

谁都可以体会得出来，假使他这时敢于拥抱住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来：“我爱你呵！我爱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又在想：“来呀，抱我，我要接吻在你脸上咧！”自然，他依旧还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紧钉在我脸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种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于他的赐与。为什么他仅仅只懂得我的无用，我的可轻侮，而不够了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种怎样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过我又为了另一种情绪所支配，我向他摇了摇头，表示是不厌烦他的来到。

于是我又很柔顺的接受了他许多浅薄的情意，听他又说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回味的卑劣享乐，以及“赚钱和花钱”的人生意义，并承他暗示我许多做女人的本分。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骂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头，隐隐痛击我的心，但当他扬扬的走出我房时，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为我压制住我那狂热的欲念，我未曾请求他多留一会儿。

唉，他走了！

〔中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第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B. (神甫克罗德·孚罗洛在他所垂涎的姑娘爱斯梅拉达面前倾诉激情。)

“啊，”神甫说道，“姑娘，怜悯我吧！你认为你自己是不幸的，唉，唉，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幸呢。啊，爱着一个女人，自己却是

一个神甫，一个被人厌恶的神甫！他用自己的灵魂里全部力量去爱她，觉得为了她的微微一笑，就能使他把鲜血、品德、荣誉、不朽和永恒，今世和后世的生命通通抛弃；他恨自己不是国王、天才、皇帝、天使或神灵，不能在她脚下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奴隶；他日日夜夜在思想里和睡梦里拥抱她，但他看见她喜爱的却是军官的制服，而自己能献给她的只是她所害怕和嫌弃的肮脏的教士长袍。当她把她的爱情与美貌浪费在一个可恶的笨蛋身上，他便带着妒嫉与愤怒出现在她面前。看着那使人燃起欲念的形体，那十分甜柔的胸脯，那在别人的亲吻下颤动和羞红的肌肉，啊，天哪！爱着她的脚，她的手臂，她的肩膀，梦想着她的发蓝的脉络，她的浅褐色的皮肤，一直到他整夜地蜷伏在自己那小房间的石板地上。但是看见他所梦想的种种温存竟使她遭受刑律，竟使她去躺在那张皮床上！啊，那真是些用地狱之火烧红了的铁钳呀！哪怕是被锯死的人或被五马分尸的人，也都比他幸运呀！你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在那些漫漫长夜里，他血液沸腾，心灵破碎，头脑胀痛，他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残忍的苦刑使他象辗转在烧红的铁耙上一样，辗转在爱情、妒嫉和失望的念头上！姑娘！慈悲吧！对我宽大一会儿吧！在这个伤口上涂点香膏吧！我求你揩掉我额头上大颗地流淌的汗珠！孩子啊，请你一只手惩罚我，另一只手爱抚我吧！怜悯吧，姑娘，怜悯我吧！”

〔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C.（主人公“我”为一个睫毛浓密、眼睛很美的卖糖饼的姑娘而害上了单相思。但“我”已有了妻室，因而这种相思便越加显得热烈，同时也受到内心所遵循的道德观念的制约。）

我在窗外踌躇，我想破一个脸去买她的糖饼，但我又害羞，我穿戴起大学生的制服制帽，却厚着脸皮来说谎买小孩子的糖点。她就露出面孔来，我的丑劣的心事不也要被她看透了吗？但是我的好奇心终究战胜了我的羞耻心，我乘着巷里无人，决心走到窗前，我不敢十分大声地叫道：

——“对不住，对不住，请把一些糖食给我。”

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了。但我的叫声还未落脚，早听见窗内有一声回应，啊，她那十分娴雅的声音哟，在乡下人中是再也不曾听过的呢。纸窗微微推开了，只见一个少女露出了半面出来，我惊得发生战栗了。这种战栗便是现在我也还可以感觉着，我只要一想到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得出的！她是那么莹黑，那么灵敏，那么柔媚呀！她一见了我便把眼睑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样的浓密，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富有生命呀！啊，我恨我不是诗人！我假如是诗人，或者也可以形容得出几分之几的她的美处。但是我，但是我，我心里这么灵活的东西，怎么总不能表现在纸上，表现在齿上呢？啊，我恨我不是一个画家！我假如是个画家，我要把她画出来，把她那跪在破纸窗内露出的半面，低垂着的，娇怯着的，眼下的睫毛如象覆着半朵才开放着的六月菊一样的，完整地画了出来，完整地画了出来！啊，她那一头浓腻的黑发！我看见她希腊式髻上的西班牙针了。我很想象一只高翔的飞鹰看见一匹雏鸠一样，伸手去把她紧紧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我的心头吃紧得没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腾，我感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异样的焦躁——朋友，我直接向你说罢，我对于她实在起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淫欲呀！啊，我的恶念，我的恶念，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脸便晕红了起来，一直红到了耳际。可爱的处女红！令人发狂的处女红哟！啊啊……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八七 悲 喜

1 【悲喜交集】

A.（支持并帮助三弟逃出北平、参加抗战的瑞宣，终于盼到了弟弟的信，然而二弟瑞丰却埋怨三弟不该写信连累家里人。瑞宣百感交集。）

看着信，瑞宣也看见了老三，活泼，正直，英勇的老三！他舍不得把眼从信上移开。他的眼中有一些泪，一些欣悦，一些悲伤，一些希望，和许许多多的兴奋。他想哭，也想狂笑。他看见了老二，也看见了老三。他悲观，又乐观。他不知如何是好。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5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小妞子饿死了，祁老人激愤地抱着重孙女的尸体，去找住在三号的日本人算帐。这时住在一号的日本老太婆走来，报告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瑞宣好象没听懂她的话，反复地自言自语：“日本投降了？”又看了看老太婆。

老太婆微微点了点头。

瑞宣忽然浑身发起抖来，不知所措地颤抖着，把手放在小妞子身上。

“她说什么？”祁老人大声问。

瑞宣轻轻托起小妞子一只冰凉的小手，看了看她的小脸，自言自语地说：“胜利了，妞子，可是你——”

“她说什么来着？”老人又大声嚷起来。

瑞宣赶快放下小妞子的手，朝爷爷和邻居们望去。他眼里含着泪微微笑了笑。他很想大声喊出来：“我们胜利了！”然而却仿佛很不情愿似的，低声对爷爷说：“日本投降了。”话一出口，眼泪就沿着腮帮子滚了下来。几年来，身体和心灵上遭受的苦难，象千钧重担，压在他心上。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217—121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 【忽悲忽喜】

A.（丈夫死后，巴巴拉在跟儿子一块玩时，心情经常或悲或喜。）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负疚的感情巨浪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笑

并没有罪呀，”她在心里说，同时又感到这样快乐地、完整地活着是一种深重的罪过。不过，事情已经发生，她又不是那种会自动重新沉浸到抑郁忧伤中去的人。如果没有沙姆，她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她不知道，可是，只要一想到她的儿子会有些什么三长两短，她就浑身充满了恐惧。沙姆代表了她生活中唯一仅存的精神、理智和力量。她知道，她不会再生孩子了。她已经快三十五周岁，即使她的生育年龄还可以延长，即使她经得起再次剖腹产，她也不想再嫁了。

〔美国〕霍华德·法斯特《生根》第238页，漓江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B.（宝玉失玉，贾府众人一日忙乱，至晚仍无处寻觅。）

且说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话来，反自喜欢，心里说道：“和尚道士的话真个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缘，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们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觉安心，把这一天的劳乏竟不理睬，重新倒看起书来。紫鹃倒觉身倦，连催黛玉睡下。黛玉虽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说“这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非比寻常之物，来去自有关系。若是这花主好事呢，不该失了这玉呀？看来此花开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觉又伤起心来。又转想到喜事上头，此花又似应开，此玉又似应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转悲为喜】

（贾母去世后鸳鸯自尽。）

只有宝玉听见此信，便唬的双眼直竖。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你要哭就哭，别憋着气。”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心想“鸳鸯这样一个人偏又这样死法”，又想“实在天地间的灵气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还是老太太的儿孙，谁能赶得上他。”复又喜欢起来。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也出来了，及到跟前，见他又笑。袭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疯了。”宝钗道：“不

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里知道。”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由喜而悲】

A.（凤姐过生日，碰上了贾琏在家与人幽会，一怒之下，责打了平儿。宝玉把遭责打的平儿让进怡红院，并请她重新梳妆。）

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深为恨怨。今日是金钏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尽力落了几点痛泪。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潘苔莱老头接到儿子葛利高里的死亡通知，心里异常悲痛。但没过几天，又收到也在哥萨克部队服役的大儿子的信，信中说葛利高里并没有死，只是挂了花，并获得了十字勋章。潘苔莱听后又是高兴又是难过。）

“我的天！葛利希加太光荣啦！……全村子的人都在谈论他……我活到了……”老头子从莫霍夫商店的台阶上走下来，悄悄说着。他擤了擤鼻涕，用上衣袖子擦了擦在脸蛋上痒酥酥地流下的眼泪，想到：“看来，我老啦。这样容易流眼泪……唉呀，潘苔莱呀，潘苔莱呀，把生活都浪费到哪儿去啦？从前像一块石头一样结实，可以从船上扛下八普特重的口袋来，可是现在呢？葛利希加使我的生活受了点磨难……”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4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八八 悲 愁

（北平陷落了，爱国忧民的瑞宣处在悲愁和愤恨之中。）

北平陷落了，瑞宣象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到屋里，他从平日积蓄下来的知识中，去推断中日的战争与世界的关系。忽然听到太太或小顺儿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似的，从世界大势的阴云中跳回来：他知道中日的战争必定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这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七十多岁，不能再出去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五十好几的人。母亲有病，禁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够他们夫妇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6—3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八九 悲 凉

A.（贾府被抄家，女尼妙玉又被贼劫去。）

宝玉听得十分纳闷，想来必是被强徒抢去，这个人必不肯受，一

定不屈而死。但是一无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长嘘短叹。还说：“这样一个人自称为‘槛外人’，怎么遭此结局！”又想到：“当日园中何等热闹，自从二姐姐出阁以来，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尘不染是保得住的了，岂知风波顿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来，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不禁的大哭起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金佩璋因怀孕不能再同倪焕之一同到学校了，焕之独自走在路上，心中不禁升起悲凉之感。）

焕之第一次独自到学校的那个朝晨，在他是一个悲凉的纪念。他真切地觉到美满的结婚生活有变更了；虽然不一定变更得坏些，而追念不可捉住的过去，这就悲凉。每天是并肩往还的，为什么单剩了一个呢！农场里，运动场里，时时见面，象家庭闲话一样谈着校里的一切，现在那里还有这快乐呢！他仿佛被遗弃的孤客，在同事与学生的群集中，只感到难堪的心的寂寞。

不幸这仅是开端而已；悲凉对于他将是个继续来拜访的熟客，直使他忘记了欢乐是怎样的面孔！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之8第170—17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九〇 悲 愤

A.（特洛亚城被毁灭了，王后赫卡柏心中悲愤交集。）

她不仅说不出话，而且眼泪也不流了。她一动不动，就象一块石头，眼睛呆望着地上，偶尔把脸抬向天空。她一会看看倒在地上的儿子的死尸，一会儿又看看他的伤痕，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她是在看着儿子的伤口。其实她这时是在武装自己，鼓足怒气。果然怒气爆发，她就象自己还是王后似地一心只想着报复，只想怎样惩罚他们，想得都出神了。就象母狮发现自己的吃奶的小狮被人偷窃，沿着敌人的足迹

追踪而去，同样赫卡柏也是悲怒交集，也不顾自己衰老的年纪，只想到要报仇，一冲就冲到害死她儿子的波吕墨斯托尔面前，……她心里的愤怒就象沸腾的水似的，她一声号令，所有的被俘的特洛亚妇女都攻上前来，她一把把他揪住，用手指把他的眼珠挖了出来（一个人发起怒来，气力就大了）。然后，她又把手伸了进去，（她身上沾满了那罪人的血）这回挖出来的不是眼珠了，因为眼珠已经没有了，而是眼眶。……她一直记得当年的苦难，因而还发出悲惨的呼叫声，整个西托尼亚平原都能听见。她的悲惨命运感动了特洛亚人，也感动了他们的敌人——希腊人，并且感动了天神。甚至朱庇特的妹妹和妻子——朱诺，也说赫卡柏不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

〔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第186—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汪文宣的肺病到了晚期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那颗被痛苦生活折磨的心却满含着悲愤。他的心在呼喊……）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中国〕巴金《寒夜》，见《巴金选集》第6卷4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C. (当夏枝得知自己收养的女儿正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的女儿，并知道这是自己丈夫为报复自己设下的圈套，心情难以描述。)

对了，就是这么回事！丈夫在等待着幸灾乐祸的那一天，他是想看看当我知道了阳子的身世后是怎样地哀叹、悲伤和痛悔的！

多么残忍的……夏枝终于切实地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憎恨，恶梦一样的幻觉突然变成了现实。夏枝那干涸的眼睛呆滞了。

她双目痴呆，屏气止息，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眼下，她只是憎恨自己的丈夫启造。夏枝一直疼爱阳子，想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对她倾注了全部心血，想不到她竟是杀害了琉璃子的凶手的女儿。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夏枝呆呆地站立着，只觉得自己来世将要托生为一个可怕的魔女。她是那么憎恨启造。正因为她相貌姝丽，她那失去了表情的脸才象能乐面具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突然，夏枝那张象能乐面具一样的脸张大了。只见她双目圆睁，紧咬下唇，鲜血几乎要迸射出来，苍白的面孔眼看着充满了血液，看上去一片通红。紧接着，她肩头遽然抖动起来，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板上。

“琉璃子！呜呜……”夏枝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日本〕三浦绫子《冰点》第14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D. (哈姆莱特在城堡大厅里的内心独白。)

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天地呀！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倚在他的身旁，好像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

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正像我一点不像赫刺克勒斯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可是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

[英国]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9）·哈姆莱特》
第1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九一 悲 酸

A.（萨宁参加晚会回家后，肉体和精神上都感到十分疲倦，他回首往事，感到无限辛酸和痛苦。）

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疲倦——肉体上的疲倦和精神上的疲倦。整个晚上，他都是和那些可爱的太太，那些有教养的男人一起度过的。有几位太太是很漂亮的，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聪明而有才干——而他自己的谈话也是极其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出色……然而，尽管如此，古罗马人早就说过的那种“*taedium vitae*”，也就是“对生活的厌倦”却从未象现在这样以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把他紧紧攫住，使他窒息。要是他稍许年轻一些的话，他会因为苦闷、无聊和烦躁而痛哭流涕的。辛酸而剧烈的苦痛犹如艾蒿的苦味充满了他整个心灵，一种令人厌烦的感觉，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东西，象黑沉沉的秋夜，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黑暗，这种苦痛。对睡眠用不着指望；他知道，他是睡不着的。

他沉思起来……缓缓地、懒洋洋地、怨愤地。

他思索着浮生入梦和人世间庸俗的虚伪。逝去的岁月渐渐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不久前他刚满五十一岁），但是无一能得到他的宽恕。到处永远是竹篮打水、水中捞月和有意无意的自我欺骗，——俗话说：只要孩子不哭，拿什么哄他都行——可是，骤然间，好似晴天

一声霹雳，人老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长、时时折磨着人的对死的恐惧……最后，砰地一声，跌进了无底深渊！要是人的一生能够这样了结，那还是不错的，不然的话，也许临终前，疾病和痛苦就会象铁锈腐蚀铁一样地折磨你……。他曾经想象，生活的海洋并不象诗人们描写的那样充满了惊涛骇浪；不——他想象中的海洋是风平浪静而且直到黑暗的海底都是清彻透明的；实际上，他自己却是坐在一只容易倾覆的小船里——而在这到处是淤泥的黑暗的海底，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些象大鱼般狰狞的怪物：一切尘世的病痛呀、疾病呀、悲伤呀、疯狂呀、贫困呀、盲目无知呀，等等。他望着：突然看到一个怪物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不断地升高，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厌恶地清晰……再过一会儿，被它顶起的那只小船眼看就要翻了！可是这怪物又变得好象暗淡起来，它游开了，沉入了海底——它躺在那儿，微微地摆着尾巴……然而，注定的日子一到，它就要掀翻小船。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B.（郝思嘉得知希礼要跟韩媚兰结婚。）

那双胞胎兄弟走时，思嘉站在走廊上送他们，直到马蹄声消失，她方才象梦游人似地回到她的椅子上。她的脸觉得木僵，仿佛有什么痛楚似的，她的嘴巴确实在发酸，这是因她方才怕那哥儿俩看破她的秘密，硬装着笑容装的时候太久的缘故。她疲乏地坐了下去，将一条腿盘了起来，只觉得心凄楚得发胀，胀得几乎把胸膛也裂破了，同时又在那断断续续地跳着。她的手是冰凉的，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压迫着她。她脸上显出苦痛和惶惑，仿佛是一个纵容惯了的孩子，平时有求必得，而今破题儿第一遭尝到了不如意事的滋味似的。

希礼要跟韩媚兰结婚了！

啊，这是不真实的！是他哥儿俩弄错了，是他们跟她开的一个玩笑罢。希礼是不能爱她的，象媚兰那样一个小耗子一般的小个儿，没有人爱她的。思嘉想起媚兰那样一个小孩子般的瘦削身材，那样鸡心一般的一副脸蛋，老是那么一本正经，平淡得一点儿没有生趣，她就怀着一肚子地瞧她不起了。希礼决不会爱上媚兰，因为——思嘉自以

为决不会错的！——因为他是爱她的。她，思嘉，才是他所爱的一个人——这是她知道的！

〔美国〕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上卷第25页，傅东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C.（利用自己在教育局的关系和权利，瑞丰愿为大哥瑞宣运动个校长职务。瑞宣坚决不干，并同二弟吵了起来。看到这些，祁老人伤心已极。）

祁老人害了怕。从孙子的一大片话中，他听出来：日本人是一时半会儿绝不能离开北平的了！日本人，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中，虽然没直接的伤害了他，可是已经弄走了他两个孙子。日本人若长久占据住北平，焉知道这一家人就不再分散呢？老人宁可马上死去，也不愿看家中四分五裂的离散。没有儿孙们在他眼前，活着或者和死了一样寂寞。他不能叫瑞宣再走开！虽然他心中以为长孙的拒绝作校长有点太过火，可是他不敢明说出来；他晓得他须安慰瑞宣：

“老大，这一家子都仗着你呀！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歹吧，咱们得在一块儿忍着，忍过去这步坏运！反正我活不了好久啦，你还能不等着抓把土埋了我吗！”老人说到末一句，声音已然有点发颤了。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40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D.（丑松所崇拜的猪子莲太郎也是出身于被称作贱民的“秽多”家庭，因此，同样出身的丑松特别喜欢莲太郎的书《忏悔录》，但是心里又很矛盾，将刚买不久的《忏悔录》又出卖了。）

丑松本来就打算好，不管给多少都卖，所以很快就成交了。他不是没有想过唯有书不能卖，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不得不拿到这里来。他在书店的账本上写上了自己的住处和姓名，收下了五角五分钱。为了小心行事，又单把莲太郎的著作翻开来，把来时已经涂去的濑川印章，又重新检查一遍，发现还有一本没有涂掉。

“啊，对不起，请把笔借用一下。”他向老板借过笔来，把自己鲜红的印章来回涂抹得墨黑墨黑的。

“这样一来，可就放心了。”丑松这样想。实际上，他心神不定，思绪紊乱，不知如何是好。从旧书店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想起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最后真想大哭一场。

“先生，先生！请饶恕我吧！”他嘴里反复地这么念道。这时他想起了他曾经向高柳说过：莲太郎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良心上受到的严厉谴责和为保全自己而不得不做出的辩解在进行着斗争。他感到心里象针扎一样刺痛。他既羞愧又害怕，毫无目的地茫然往前走。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6月第1版。

九二 悲 悔

（日本人一清早来捉拿瑞宣，祁老人听见响动，忙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听院里的情况，瑞宣虽横了心准备下狱，但听到爷爷的声音不免动了情。）

瑞宣的脚微微的一停，就接着往前走。他不敢出声。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有钱先生的受刑在前，他不便希望自己能幸而免。他也不便先害怕，害怕毫无用处。他只有点后悔，悔不该为了祖父，父母，妻子，而不肯离开北平。可是，后悔并没使他怨恨老人们：听到祖父的声音，他非常的难过。他也许永远看不见祖父了！他的腿有点发软，可是依旧鼓着勇气往外走。他晓得，假若他和祖父过一句话，他便再也迈不开步。到了枣树旁边，他往南屋看了一眼，心中叫了一声“妈！”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61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九三 爱 恨

1【又爱又恨】

A.（女主人公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描述她与丈夫之间的一段感

情。)

在医院的一间房间里，当你那小小的柔软的身体第一次躺在我胳肢窝下时，我哭啊，哭啊，整整哭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想跟你爸爸分手，也办不到了。我的命运是多么惨啊，我已紧紧地被绑在丈夫身上，动弹不得了。往后，如果他再这么厉害地对待我，我只有自认晦气，此外别无他途。而且我还得下决心准备忍受一切。假如我忍耐下去，将会使我伤痕累累；可是要跟他分手，也许我一辈子都将留下创伤。反正都是伤痕累累，能够忍耐就这么忍耐下去也许会好受些。那是我对丈夫的爱，因为我喜欢他、爱他。除了顺从这多难的命运，此外找不到别的生路。

你也许会说这是封建的想法。忍受着牺牲和屈辱，活着太没有意义了，应该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勇敢地斗争。

可是我想，要是跟丈夫分了手，是女人的失败，她不能坚强地活下去。不分手，坚持着长期的苦难的生活，也许能坚强地活下去，结果还是女人胜利。

你想想，你要把一个男人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人，这要费很大的劲，你想不吃一点亏，能行吗？即使吃点亏，只要男人在你身边，作为一个女人，还不应该满足吗？丈夫一有过失，你就抓住不放，立刻离开他。那样的女人一辈子也笼不住男人的。家丑不可外扬，你即使弄得浑身是泥，遍体鳞伤，只要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坚强的人生。人生中不会有不劳而获的事。

男人是猛兽，真正能抓住这猛兽，那才是女人的胜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是近代的或是封建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单单忍受，而要求你忍受一切苦难，把丈夫笼在自己身边，这才是积极的人生。如果认为那是封建的，这样的想法也未免太轻薄了。

〔日本〕石川达三《浑身是泥》第311—312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 (启造对妻子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眼前的夏枝竟是这么冷酷，从她的身上已找不到温暖的血液和泪

冰。自打琉璃子死后，启造一直憎恨着夏枝。看到妻子接受村井的爱抚，雪白的脖颈上留下了吻迹，他甚至想杀死她。但是，这一切也可以被解释成是对妻子一种变态的爱。现在，他从夏枝那儿接受过来的东西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启造痛苦不堪，只感到有一股憎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尽管启造憎恨夏枝，可他又希望从夏枝身上得到温暖，他希望夏枝能尊敬自己，爱自己。

〔日本〕三浦绫子《冰点》第11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C. (一个妻子的心迹。)

当针插进你爸爸左手的静脉，你爸爸仍然昏迷不醒。我躺在床上注视着我的血液通过玻璃管流到你爸爸的静脉里。随着血液流到他身上，我发现你爸爸的脸颊渐渐有了血色，好象有了精神。我一看这情景，喉头咽住了，呜咽着哭了起来。我是多么爱他呵！我的血救了他的命。他必须活着，他不能死啊！由于我输出了血，我开始耳鸣，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只要丈夫活着就行，哪怕是再输几百cc的血都在所不惜。我即使抛弃自己生命，只要他活着就行。要是我死了，也会心满意足地死去。

我矛盾的心理，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有时候我任性甚至不让丈夫顺心地工作；有时候为了妒忌，我不允许丈夫对水野直子产生真正的爱情；而当丈夫被关进了监狱，无法再跟水野直子见面时，我反而觉得如意；可是当丈夫放浪不羁时，我又想自杀；如今我情愿把全身的血都献给他而不感到后悔。这样做，我似乎又是个贞淑的妻子。

这种矛盾的心理就是女人在爱情问题上的真面目。不论在什么场合，我都是拚着命的。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世上的人们也许会谴责妻子的任性，赞扬自我牺牲的爱情。可是我从来不需要他人的责备或赞扬。我心里虽然是矛盾的，但对待爱情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所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在你爸爸跟水野直子和早川镜子鬼混时，我曾经想杀他，可是此刻我却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血输给他。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矛盾，完全是内心深处的自然表露。

〔日本〕石川达三《浑身是泥》第390—39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2【时爱时恨】

A. (佩特罗与女友萨莎闹翻后只身离去,一路上他思潮泉涌,时而忌恨,时而又满心是爱。)

“在干草垛上过夜。”他毅然决定了。那种扮演受难者角色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在沼泽地里……和狼、鬼、妖怪在一起……我要让你难堪。”他对萨莎威吓道。想起了狼,他不由得回头看了看太阳。太阳低低地挂在森林的上方,颜色鲜红,一层朦胧的烟雾遮着它:也许在不远的什么地方,森林或者泥煤起火了。这种黄昏的寂静和荒无人烟常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惧:似乎什么地方发生了,或者眼看就要发生巨大的灾难。佩特罗感到了不安,心想,他应该回去,在德聂伯河沿岸的一个村庄找个地方过夜。他疲倦地坐到一个木桩上。内心的风暴渐渐平息了。他想吃东西和喝水,特别是喝水。于是,他想起了萨莎放进他皮包的苹果。他郑重地考虑了几分钟:能不能吃这些苹果?终于得出了答案,他有权吃这些苹果。他打开了皮包……一下子脸红了起来。开始他不知所措,后来就暴怒了。怎么回事?在几乎把他赶出来之后,她竟然还给他往书包里放钱?这是干什么?想侮辱他、耻笑他!他才不要她的钱呢!

他恶狠狠地把几张五卢布的票子揉成一团,扔到了灌木丛下。然后,根本没动苹果,就坚决地沿着狭窄不平的小路向前走去。

很快又发生了怀疑:他把钱扔掉,做得对吗?在沼泽中,谁需要这种装模作样的姿态呢?他之所以舍不得这些钱,不是因为这是他经常感到缺少的东西,而是因为这些钱是萨莎的——她的第一次劳动工资。经过考虑,他认为,为了侮辱他而给他钱的想法是荒谬的。当然,萨莎是真诚地希望帮助他才把这些钱放进他书包里。知道他们在实习期间没钱花时,她说得多么单纯啊:“要是你给我写信,我就会给你寄路费去的……”还不知道她的亲吻到底是不是最后的、告别的亲吻;也许是完全相反!由于受到这一思想的鼓舞,他虽然已经走了近一公里,仍然折回去拾起了钱。他爱惜地把揉皱的钞票弄平,放进口袋,并决定不花这些钱,留作纪念。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32页,
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B. (瑞全带着从钱先生家出来后的悲段，遇到了他所倾爱的招弟姑娘，然而招弟在这国难当头却请他打牌，这使瑞全辗转难眠。)

他几乎一夜没能睡好。在理智上，他愿坚决的斩断一切情爱——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战争的大浪中，去尽自己的一点对国家的责任。可是，情爱与爱情——特别是爱情——总设法挤入他的理智，教他去给自己在无路可通的地方开一条路子。他想：假如他能和招弟一同逃出北平去，一同担任起抗战中的工作，够多么美好！他对自己起誓，他决定不能在战争未完的时候去讲恋爱。他只希望有一个自己所喜爱的女友能同他一道走，一同工作。能这样，他的工作就必定特别的出色！

招弟的语言，态度，教他极失望。他万没想到在城池陷落的日子，她还有心想到打牌！

再一想，他就又原谅了招弟，而把一切罪过都加到她的父母身上去。他不能相信她的本质就是不堪造就的。假若她真爱他的话，他以为必定能够用言语，行为，和爱情，把她感化过来，教她成个有用的小女人。

呕！即使她的本质就不好吧，她还可爱！每逢一遇到她，他就感到他的身心一齐被她的黑眼睛吸收了去；她是一切，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感到快活，温暖，与任何别人所不能给他的一种生命的波荡。在她的面前，他觉得他是荷塘里，伏在睡莲的小圆叶上的一个翠绿的嫩蛙。他的周围全是香，美，与温柔！

去她的吧！日本人已入了城，还想这一套？没出息！他闭紧了眼。

[中国] 老舍《四世同堂》第49—5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 (莎菲既癫狂于凌吉士的丰仪，又鄙视他那卑污的灵魂，感情与理智的交战，使她对凌吉士憎爱无常。)

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

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的保障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一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我应当发癫，因为这些幻想中的异迹，梦似的，终于毫无困难的都给我得到了。但是从这中间，我所感到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吗？不啊！

当他——凌吉士——在晚间十点钟来到时候，开始向我啾嘴的表白，说他是如何的在想我……还使我心动过好几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欲燃烧的眼睛，我就害怕了。于是从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发出的更丑的誓语，又振起我的自尊心来！假使他把这串浅薄肉麻的情话去对别个女人说，一定是很动听的，可以得一个所谓的爱的心吧。但他却向我，就由这些话语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远了。唉，可怜的男子！神既然赋与你这样的一副美形，却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样一个毫不相称的灵魂放到你人生的顶上！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我真要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样把眼光镇住我脸上，是被情欲之火燃烧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于肉感的满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来摧残我的心；但他却哭声的向我说：“莎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啊，可怜的人，他还不知道在他面前的这女人，是用如何的轻蔑去可怜他的使用这些做作，这些话！我竟忍不住而笑出声来，说他也知道爱，会爱我，这只是近于开玩笑！那情欲之火的巢穴——那两只灼闪的眼睛，不正在宣布他除了可鄙的浅薄的需要，别的一切都不知道吗？

“喂，聪明一点，走开吧，韩家潭那个地方才是你寻乐的场所！”我既然认清他，我就应该这样说，教这个人类中最劣种的人儿滚出去。然而，虽说我暗暗的在嘲笑他，但他大胆的贸然伸开手臂来拥我时，我竟又忘记了一切，我临时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骄傲，我是完全被那仅有的一副好丰仪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紧些！多抱我一会儿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时还有一点自制力，我该会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东西，而把他象一块石头般丢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么言语或心情来痛悔？他，凌吉士，这样一个可鄙

的人，吻了我！我静默的承受着！但那时，在一个温润的软热的东西放到我脸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么呢？我不能象别的女人一样会晕倒在她那爱人的臂膀里！我是张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因为他所以使我迷恋的那东西，在吻我时，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于是我忽然伤心起来，我把他用力推开，我哭了。

〔中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第79—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由爱转恨】

（高自萍几次去医院都没找到银环，遇到小叶，又受到她的奚落，使他一腔怒火不知撒向何处？）

高自萍被小叶骂得狗血淋头，怀着满腔抑郁，七点半钟回到家，这次他破例从前门进家，叔叔家的小花狗跟他多日不见，亲昵地跑到他跟前嗅他的鞋尖，他抬起脚来，将它踢了个斤头，然后，低头步入后院。走进卧室，室内挺黑暗，猛开电门，别了灯泡。他大骂道：“这个鬼地方，简直不让人活下去！”他边骂，想起柜橱顶端存有灯泡，伸手去摸，触到像片本子，掉落地上，找到灯泡开灯后，发现掉出来的正是他同银环的合影。照片上的银环，年轻秀丽，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天真无邪地凝视着远方。他同她并肩地站着，不只挨的很紧，他的一只胳膊还搭在她肩膀上。他清楚记得是一个美好的春天，他领她到北郊苗圃照像，他胸有成竹地看准银环的位置，支好三角架，对好光圈速度。打开自动照门的一刹那间，他疾步跑过去同她并站在一起，乘势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每当无人之际，他拿起这张照片，常喊：“我的小鸽子哟！你太可爱了。”现在，看到这张像片，骤然起了反感：“你是只恶毒的鸽子呀！黄嘴的时候，吃我的红豆，喝我的甜水；现在翅膀硬啦，攀上高枝儿，对我睬也不睬，你狡猾，你忘本，你再也不是可爱的鸽子，你变成一条有毒的花蛇。”他伸手抄起一把剪刀，从他和她的中间一剪两断。糟糕！他的一条胳膊丢在人家肩膀上，自己落了个四肢不全。越看越难看，他咬牙说：“咱们同归于尽吧！”索性把像片剪成碎纸，抛掉剪刀，躺在炕上，双手抄起一对枕头，压

住自己的头。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329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九四 爱 惧

A. (瑞全逃出北平三年后，又回到北平来，秘密开展抗日工作。)

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象图画似的，都显现在目前。他赶紧闭上眼，听着火车的轮声，希望把自己催眠过去。他一定不要因为看见北平而心跳得快起来。他已经被日本人摸过几次胸口，看他的心跳得快不快。这是北平，是他的家，也是虎口；他必须毫不动心的进入虎口，而不被它咬住。

车停住，他慢慢的扛起行李，一手高举着车票，一手握着那条灰不噜的毛巾，慢慢的下了车。车站旁的古老的城墙，四围的清脆的乡音，使他没法不深吸一口气。一吸气，他闻到北平特有的味道。他想快跑几步，象小儿看到家门那样兴奋的跑几步。北平有毒，可是，北平到底是他的生身之地，那颜色，气味，语声，都使他感到舒服与恰好合适，倒仿佛他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母亲的手腕似的。可是，他必须镇定的，慢慢的，走。他知道，只要有人一拍他的肩膀，他就得希望那最好的，而勇敢的接受那最坏的。这已不是北平，而是虎口。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10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 (一个女子对所爱的人，又爱又怕。)

贯一，这不是她所最喜爱的人吗？奇怪的是，她对自己如此喜爱的人，最近却害怕得不敢见面了。不在的时候，她是这样的想看到他，而见面的时候，却又恐惧得冷汗涔涔。每次听到他那些热情的话，就象身上被刀子在刮一样。他越是好心肠，阿宫越是难受。从阿宫心情

不佳以来，贯一对她是比平时更加温存了。这就使得阿宫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似的，心里烦乱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她只得将这种痛苦的心情向双亲言明了。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九五 恋 慕

A.（贵族少女索菲娅性情孤傲，具有浓厚的共和思想，却对攻占了巴黎的俄国军官一见钟情，这使她既兴奋又惶恐不安。）

她想尼古拉，想他天真而有魄力的神态，想他低沉的嗓音，想他金黄色的头发，想他面向阳光时海蓝色的眼睛。她每忆起一点，就面对自己增加一分慌乱。有生以来，她也没有象这样心猿意马过。她的幸福感类似呼吸困难。“我爱他！”她思忖道，心头一阵恐惧，就象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这也不无道理，对她来说，这可是最糟糕的际遇！一个外国人！一个占领巴黎的军官！他迟早要离去！……明智的做法，就是克制这种冲动。她越是能保持疏远的态度，离别的痛苦也就越小。这时她发觉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就象她既了解自己的感情，也洞察了尼古拉的感情。尼古拉从来没有向她承认钟情于她，但是每次见面，她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这一点。有多少回，他在意念中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而他们的身体却没有近！……

……现在，陪伴索菲娅的，只有镜中的倩影，然而，她却避开不看，害怕在孤独中看到自己的玉貌花容。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情，不能想自己本可以同尼古拉结成鸳侣。她暗自庆幸，在尼古拉请求她不参加代尔菲娜的宴请时，自己坚持住了。“是呀，这样好些，好得多！”她不由自主走近敞开的窗户。花园里已经很黑了。蓦地，她辨出石椅附近有个黑影。尼古拉站在夜色中，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索菲娅突然感到一阵狂喜，真想冲出去，向他飞跑，扑到他的胸口上，然而，她却改变了主意。她身上的毅力高度集中，思想变得铁一样硬。她毅然地关上窗户。长插销合上的撞击声，痛苦地传到她的大脑。

〔法国〕亨利·特罗亚《巴黎之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B.（方鸿渐自收到唐晓芙的第一封情书以后，思念怀恋之情如原上奔马。）

那天晚上方鸿渐就把信稿子录出来，附在一封短信里，寄给唐小姐。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信的语气太生分，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地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他深知自己写的英文富有英国人言论自由和美国人宣言独立的精神，不受文法拘束的，不然真想仗外国文来跟唐小姐亲爱，正象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以后这一个多月里，他见了唐小姐七八次，写给她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信。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以后他写的信渐渐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切切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例如：“今天到行起了许多信稿子，到这时候才透口气，伸个懒腰，a-a-a-ah！听得见我打呵欠的声音么？茶房来请吃午饭了，再谈。你也许在吃饭，祝你‘午饭多吃口，活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又如：“这封信要寄给你了，还想写几句话。可是你看纸上全写满了，只留这一小方，刚挤得进我心里那一句话，它还怕羞不敢见你的面呢。哎哟，纸——”写信的时候总觉得这是慰情聊胜于无，比不上见面，到见了面，许多话倒讲不出来，想还不如写信。见面有瘾的；最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渐渐地恨不能天天见面了；到后来，恨不能刻刻见面了。写好信发出，他总担心这信象支火箭，到落地时，火已熄了，对方收到的只是一段枯炭。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85—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九六 怀 慕

A. (圣格雷戈里饭店老板沃伦·特伦特想起了曾给予他短暂幸福的妻子赫丝特。)

饭店里现在记得赫丝特的人几乎是寥寥无几了，即使有极少几个老人马还记得，那也是迷迷糊糊的，不象沃伦·特伦特本人那样深深地怀念着她：她仿佛象春天里一朵可爱的鲜花，它给他带来温存，使他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在她之前和之后都从来没有象她这样的。

在一片静寂中，仿佛有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和绸衣的沙沙声从他后面的门口传来。他转过头去，只是一种思念的嘲弄而已。房里空荡荡的，他一反常态，泪水模糊了眼睛。

〔加拿大〕阿瑟·黑利《大饭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11月第1版。

B. (正太羡慕父亲的青年时代。)

老子的梦想在儿子的心里又复活了。什么“金钗”啦、“香影”啦，这些留传在汉诗里富有风趣的词句，在正太的心中翻腾着。他很怀念父亲的青年时代，那时有名的歌妓穿着黑缎子衣领的衣服，光着脚款待客人。他一时忘记了在库页岛遭的难，也忘记了在青森的旅馆里闹病的事。他边走边想起了那有顶篷的旧式游船的风趣。

〔日本〕岛崎藤村《家》第2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8月第1版。

C. (对余永泽的厌恶和对卢嘉川的崇拜，使林道静又萌生出新的憧憬。)

道静本来又要翻脸的。她怎么能够忍受这些无聊的、拿她当玩意的举动呢？但是她疲乏了，浑身松软得没有一点力气了，终于没有出声。刚一睡下，她就被许多混沌的恶梦惊醒。在黑暗中她回过身来望望睡在身边的男子，这难道是那个她曾经敬仰、曾经热爱过的青年

吗？他救她，帮助她，爱她，哪一样不是为他自己呢？……蓦然，白莉苹的话跳上心来。——卢……革命，勇敢……“他，这才是真正的人。”想到这儿她微笑了。窗外的树影在她眼跟前轻轻摇摆，“他，知道我是多么敬佩他么？……”这时她的心里流过了一股又酸又甜的浆液，她贪婪地吸吮着，觉得又痛苦又快乐。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D. (鸣凤投湖自尽前，思绪纷沓。)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而且她相信这时候他依旧象从前那样地爱她。她的嘴唇还热，这是他刚才吻过的；她的手还热，这是他刚才捏过的。这证明了他的爱，然而同时又说明她就要失掉他的爱到那个可怕的老头子那里去了。她永远不能够再看见他了。以后的长久的岁月只是无终局的苦刑。这无爱的人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她终于下了决心了。

她不回自己的房间，却一直往花园里走去。她一路上摸索着，费了很大的力，才走到她的目的地——湖畔。湖水在黑暗中发光，水面上时时有鱼的唼喋声。她茫然地立在那里，回想着许许多多的往事。他跟她的关系一幕一幕地在她的脑子里重现。她渐渐地可以在黑暗中辨物了。一草一木，在她的跟前朦胧地显露出来，变得非常可爱，而同时她清楚地知道她就要跟这一切分开了。世界是这样静。人们都睡了。然而他们都活着。所有的人都活着，只有她一个人就要死了。过去十七年中她所能够记忆的是打骂，流眼泪，服侍别人，此外便是她现在所要身殉的爱。在生活里她享受的比别人少，而现在在这样轻的年纪，她就要最先离开这个世界了。明天，所有的人都有明天，然而在她的前面却横着一片黑暗，那一片、一片接连着一直到无穷的黑暗，在那里是没有明天的。是的，她的生活里是永远没有明天的。明天，小鸟在树枝上唱歌，朝日的阳光染黄树梢，在水面上散布无数明珠的时候，她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看不见这一切了。她想，这一切是多么可爱，这个世界是多么可爱。她从不曾伤害过一个人，她跟别的少女一样，

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体。为什么人们单单要蹂躏她，伤害她，不给她一瞥温和的眼光，不给她一颗同情的心，甚至没有人来为她发出一声怜悯的叹息！她顺从地接受了一切灾祸，她毫无怨言。后来她终于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纯洁的、男性的爱，找到了她崇拜的英雄。她满足了。但是他的爱也不能拯救她，反而给她添了一些痛苦的回忆。他的爱曾经允许过她许多美好的幻梦，然而它现在却把她丢进了黑暗的深渊。她爱生活，她爱一切，可是生活的门面面地关住了她，只给她留下那一条堕落的路。她想到这里，那条路便明显地在她的眼前伸展，她带着恐怖地看了看自己的身子。虽然在黑暗里她看不清楚，然而她知道她的身子的清白的，好象有什么人要来把她的身子投到那条堕落的路上似的，她不禁痛惜地，爱怜地摩抚着它。这时候她下定决心了。她不再迟疑了。她注意地看那平静的水面。她要把身子投在晶莹清澈的湖水里，那里倒是一个很好的寄身的地方，她死了也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她要跳进湖水里去。

〔中国〕巴金《家》第2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 (金佩璋对倪焕之产生了爱慕之情，抑制不住想要再见到他。)

可是说她绝不想起回家的念头也不见得准确。那个真挚温和，风度又那样优秀挺拔的青年，不知不觉已袭进她的心，在里边占着并不微小的位置。几次的会晤，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她都一丝不漏地保藏在心头，时常取来细细咀嚼，辨尝那种甘美的回味。尤其是看灯会同归的那一次，他直抒自己思想的历程，他鼓励她昂藏地趋向理想的境界；使她又感激，又兴奋，觉得体会到她应当享受而以前还不曾享受过的青春的快乐。那个晚上，天气这样地温和，微明的星光把田野笼成梦中一样的境界，锣鼓声丝竹声以及群众的喧声都含有激动情绪的力量；而他并着她的肩走。——这一回并着肩走，她后来一想起就觉得心荡，似乎不相信地想，“真有过这回事么？”——朦胧的他的侧影，她时时瞥过一眼去看，觉得从头发前额鼻嘴以至项颈胸脯的曲线没有不恰合适当，孕蓄着美的意象。同时他的气息匀调而略带

急促地吞吐着，她听到而且嗅到了；一阵轻微的麻麻的感觉周布到全身；嗅觉是异常地舒快，可是形容不来那是同什么花或者什么香相似的一种味道。她陶醉了，于是更贪婪地注视他一眼；若不是在微明的星光下，他一定会看出这一双闪烁的黑眼瞳里燃烧着热情的火。……她回忆起这些，第一是感着一种秘密的欢喜，好象外表贫穷的人检点他富足的储蓄时所感到的一样。但是咀嚼一过之后，回味虽然甘美，却不能就此满足；一种不可知的力促迫着她希望再尝到更新鲜更甘美的味。这当儿，象电光一样在心头闪现的，就是买舟回乡的念头。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之8第114—1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九七 思 恋

（“爱，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对方也在深爱着自己。然而，或由于“误会”，或由于双方横隔着“不可逾越的沟壑”，终不能成为眷侣，这给她留下绵绵的思恋。）

她那么迷恋他，却又得不到他的心情有多么苦呀！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窜动的人头，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她便觉着心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凝固了，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为了把自己的泪水瞒住别人，她使劲地咽下它们。逢到他咳嗽得讲不下去，她就会揪心地想到为什么没人阻止他吸烟？担心他又会犯了气管炎。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她那么近而又那么遥远？

〔中国〕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见《短篇小说选》第1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九八 信 疑

1【疑信参半】

（梦竹对何慕天又爱慕，又害怕。）

梦竹咬紧嘴唇，何慕天的神色和声调让她颤栗，她又看到往日那个何慕天了！豪放、潇洒、痴情……她说不出话来，心情激荡而迷茫。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看来往日并非不可原谅！他！何慕天！就在她现在再望着他的时候，她仍可感到在胸中蠢动的那份深情，他依旧有往日的压力和吸引力。不！这一切言语都只是他的花言巧语！只是在换取她的同情！他又在故技重施！不！你不能信他！决不能信他！你以前被他欺骗得够了，现在又要被他所欺骗！不！你一定要坚强，要认清面前这个人！你不再是十八九岁的孩子！不！他是个魔鬼，你决不能再受骗？！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391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2【时信时疑】

（大学生佩特罗应女友之邀赴乡村相会，一路上他充满了青年人特有的“奇妙感情”，时而兴奋，时而不安，时而嫉妒，时而又坚信不移。）

晚上相会、高谈阔论、在戈麦尔僻静的小巷里亲吻是一回事，到她那里去作客，呆在她住的房子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三个月没有见面了！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他到遥远的城市去实习，而她却从医士学校毕业，到他现在要设法去的村庄工作了。她已经是一个自立的人，她结识新的朋友——村子里有多少教师和别的小伙子啊！他心中燃起了一种强烈的不愉快的感情。这是一种虽然毫无根据，却是可怕的嫉妒的情感。为什么她的两封信都这样简单呢？“请原谅，没有空闲时间。”考试时她还有时间写几页纸的信。而在这村子里，却突

然没有时间了。好象在她的医疗区里，所有的人都是病人似的。是的，在最近一封信里，她自己曾邀请他来作客。但那是什么样的邀请啊！只在信末尾写了一句话，好象是出于礼貌顺便说的。大概她希望他不来。由于这种想法，佩特罗甚至跳了起来，在长凳周围转来转去。他开始考虑，如果——千万不要！——她背叛了他，他要进行空前可怕的报复。他稍为平静后，又躺了下来。松枝在他眼前轻轻地摆动，耳边响起了机车刺耳的尖叫声——旁边驶过了一列货车。佩特罗笑了笑：惶惑不安的心情消失了。他又看见了她的眼睛，蔚蓝色的、温柔的眼睛，嘴唇上感受到了她亲吻的温暖。不，她是一个好姑娘，善良的姑娘，她是真诚地爱着他的。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九九 喜 怒

（由瑞丰太太的娘舅推荐，瑞丰得到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职衔。虽然是在日本人统治下作官，但祁老人和天佑太太也非常欢喜。可瑞丰作了官却要搬出去住，这使两位老人十分败兴。）

祁老人和天佑太太听说瑞丰得了科长，喜欢得什么似的！说真的，祁老人几乎永远没盼望过子孙们去作官；他晓得树大招风，官大招祸，而不愿意子孙们发展得太快了——他自己本是贫苦出身哪！天佑作掌柜，瑞宣当教师，在他看，已经是增光耀祖的事，而且也是不招灾不惹祸的事。他知道，家道暴发，远不如慢慢的平稳的发展；暴发是要伤元气的！作官虽然不必就是暴发，可是“官”，在老人心里，总好象有些什么可怕的地方！

天佑太太的心差不多和老公公一样。她永远没盼望过儿子们须大红大紫，而只盼他们结结实实的，规规矩矩的，作些不甚大而被别人看得起的事。

瑞丰作了科长。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一来是，他们觉得家中有个官，在这乱闹东洋鬼子的时际，是可以仗胆子的。二来

是，祁家已有好几代都没有产生一个官了。现在瑞丰的作官既已成为事实，老人们假若一点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一个吃素的人到底不能不觉到点骄傲，当他用鸡鱼款待友人的时候。况且几代没官，而现在忽然有了官，祁老人就不能不想到房子——他独力置买的房子——的确是有很好的风水。假若老人只从房子上着想，已经有些得意，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即使她不是个浅薄好虚荣的人，她也应当欢喜。

可是，及至听说二爷决定搬出去，老人们的眼中都发了一下黑。祁老人觉得房子的风水只便宜了瑞丰，而并没有荣耀到自己！再一想，作了官，得了志，就马上离开老窝，简直是不孝！风水好的房子大概不应当出逆子吧？老太爷决定在炕上躺着不起来，教瑞丰认识认识“祖父的冷淡”！天佑太太很为难：她不高兴二儿子竟自这么狠心，得了官就跺脚一走。可是，她又不便拦阻他；她晓得现在的儿子是不大容易老拴在家里的，这年月时行“娶了媳妇不要妈”！同时，她也很不放心，老二要是言听计从的服从那个胖老婆，他是会被她毁了的。她想，她起码应该警告二儿子几句。可是，她又懒得开口——儿子长大成人，妈妈的嘴便失去权威！她深深的明了老二是宁肯上了老婆的当，也不肯听从妈妈的。最后，她决定什么也不说，而在屋中躺着，装作身体又不大舒服。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379—3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〇〇 喜 忧

A.（同义军的一场决战即将开始，明将洪承畴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陶醉，同时又担心因出兵失利而受责。）

想着明天就可以将高迎祥所余下的最后一股精锐“流贼”在潼关附近包围起来，很可能经过一场血战就把它全部消灭，将李自成生擒或阵斩，洪承畴的心中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高兴。但是多年的宦海生涯，磨炼得他常常喜怒不形于色。何况他今晚的心情是复杂的，

既为即将来到的胜利而高兴，也时时退一步想，担心智勇出众的李自成会冲破围困，侥幸逃脱，过些时又招集溃散，重振旗鼓。所以他的头脑很冷静，既准备着立大功，邀重赏，官上加官，入阁拜相，也不能不准备着因逃脱李自成而受皇上责备。特别是他明白，不管明天能不能生擒或阵斩李自成，只要能把这一股“猖獗”多年的“流贼”击溃，他都得同孙传庭率兵勤王，去与清兵作战。为着自己世受国恩，深蒙知遇，皇上命他督师勤王，他没有什么话说。可是想到这些军队粮饷短缺，马匹又少，多数将领一提起同清兵作战就显得畏缩，他的心中暗暗发愁。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10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B.（康南得到学生江雁容的爱情，内心喜悦，但年龄的悬殊又使他感到愧对江雁容。所以，江同他幽会离去后，他陷入悲喜交集之中。）

寂寞，是的，这么多年来，他都故意忽略自己的寂寞，但是，现在，在江雁容把春的气息带来之后，又悄然而退的时候，他感到寂寞了，他多愿意江雁容永远坐在他的对面，用她那对热情的眸子注视他。江雁容，这小小的孩子，多年轻！多纯真！四十岁之后的他，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应该是十分老成而持重的，但他却被这个纯真的孩子所深深打动了，他无法解释自己怎会发生如此强烈的感情。喷了一口烟，他自言自语地说：

“康南，你在做些什么？她太好了，你不能毁了她！”他又猛吸了一口烟：“你确信能给她幸福吗？五年后，她才二十三岁，你已将近五十，这之间有太多的矛盾！占有她只能害她，你应该离开她，要不然，你会毁了她！”他沉郁地望着烟蒂上的火光。“多么热情的孩子，她的感情那么强烈又那么脆弱，现在可能已经晚了，你不应该让感情发生的。”他站起身来，恨恨地把烟蒂扔掉，大声说：“可是我爱她！”这声音吓了他自己一跳。他折回椅子里坐下，靠近椅子里，陷入了沉思之中。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12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〇— 惊 喜

A. (女仆贝纳黛蒂还没有结婚，却怀孕了。)

坐在黑暗里她第一次感到腹中胎儿在蠕动。她是那么的吃惊，连忙左右环顾，生怕旁边的人会注意到这件事。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于是她第一次想到自己会有个活生生的孩子——她并不觉得害怕，只是要费神替孩子取个名字，找些衣服穿，喂奶和送教堂受洗礼等等。她从来也不考虑这孩子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生下来。那特太太说过她会解决的。要不然，总会有人替她解决的。孩子会出世，也许会死去。对人生下来总有一死这个道理她毫不怀疑。可是对别的事情却充满疑虑。她觉得自己的肉体就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没有人向她作过解释。在老家虽然母亲不断地怀孕，可是婴儿出生时却不让人看，如同人们关于罪孽的观念，怀疑别人有罪一样，是不能亮给别人看的。腹中的孩子是贝纳黛蒂的亲骨肉，一旦它夭折，它的灵魂将永远替她作祈祷，而且永远只为她一人单独祈祷。不管她如何度过余生，她有自己的一个小天使专为她作祷告。奇怪的是她觉得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孤单单的一人是多么可怕，她反而感到有所庇护而心安理得。她暗暗想着：孩子将为我祈祷。她清楚地看到，好象孩子已经搂在怀里，她自己的亲生孩子，属于她一个人的小天使，用白布紧紧地裹着，受了洗礼，洁白无辜，等待着死亡！

〔加拿大〕梅维斯·迦兰《贝纳黛蒂》，见《结婚礼物》，花城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B. (杨军伤愈归队后，发现自己那个班的人与装备都不同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

离开部队半年多的杨军，在刚刚回来的这个夜晚，见到熟识的和熟识的同志们一路上这么快乐和这等激忿，听到这些诙谐的和豪放的语言，他的心里生起了十分惊奇的感觉，获得了深刻入骨的印象。半年来后方医院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善于感触和言语稀少、喜欢沉思

的习惯。他觉得张华峰不同了，比过去坚强、老练得多。秦守本有了更多更明显的变化，他活跃的很，看来班长当的挺能胜任，战士们服他，也爱他，他和同志们的感情是很融洽的。许多新战士，杨军连他们的脸还没有认清，姓名一个也不知道，他们那股欢快的情绪，强烈的战斗要求，对敌人的仇恨，都使他觉得部队的生气勃勃，有一种英雄豪迈的气概。他觉得自己落后了，生疏了，他开始感到不安、惶恐，以至悔恨自己负了伤，和部队脱离的时间过久。连队的人数多了，山上山下一长串子，象一个小营似的，比涟水战役的时候，似乎要多上一倍。他一走到队列里来就留心地点数过，机枪是九挺：比过去多了三挺。他的眼睛早就留神在武器上，全连队的枪，一律一式，鲜明透亮。

〔中国〕吴强《红日》第42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一〇二 惊 羡

（朝臣高起潜见到同僚的“千里马”赞不绝口，并要求亲自试骑。）

高起潜飞身上马，随即由掌牧官递给他一支鞭子。一看这鞭子是用白色的皮条编成的，安装在一根八寸长的、雕着花纹的象牙柄上，带着白马鬃作的缨子，他又在心中赞叹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扬一下鞭子，千里雪已经开始按照他心中所想的方向，缓步跑起来。它跑得那么平稳，使骑马的人仿佛觉得它不是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跑，而是走在极其柔软的地毯上。高起潜轻轻地把镫子一磕，千里雪立刻象箭一般向前飞去。他只觉得耳旁的风声呼呼响，树木一闪一闪地向后倒退，简直象骑着一匹神驹在腾云驾雾。不提防前边出现了一道深沟，约摸有一丈七八尺宽，两岸陡削。高起潜想勒马已经来不及，心中猛一凉，惊慌地小声说：“完了！”就在这“完了”的刹那间，千里雪平稳地腾起空中，简直象滑翔一般地飞过了深沟，轻轻地落在对岸，继续前奔。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一〇三 惊 惧

A. (由于农村闹红军，避居家乡的吴老太爷不得不迁来上海。上海这座高度摩登化了的都市对死抱着《太上感应篇》不放的吴老太爷来说无异于“魔窟”，所以这位封建僵尸刚从他的“堡垒”出来就风化了。)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眼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啾——啾——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轧，轧，轧！啾，啾，啾！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

.....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健壮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

“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上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中国〕茅盾《子夜》第10—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当詹妮识破埃里克的秘密之后，才知埃里克用他的画在自己心中激起的一切情感都不过是一场骗局罢了！）

这时她看见了通向顶棚的楼梯。顶棚倾斜得厉害，爬到楼梯顶处，她不能不弯下腰，匍匐着爬进阁楼。

刚直起腰，对面墙上一道斑斓的闪光，猛地向她袭来，她差点没叫出声来。在她面前站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难道是一面镜子？她恐惧地慢慢向前走去。不，原来是一幅画。画上的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自己，一丝幽幽的冷光从窗缝中漏进来，宛若一根幽魂的手指在轻轻地拨弄着画布。

巨大的画布上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可怕的图景。画中央是她自己，她的嘴唇痛苦地扭曲着，呆呆地望着两具苍白的小尸体，那是贝丝和蒂娜（詹妮的两个女儿）。她们瘫倒在地上，蓝色的罩衫皱成一团，眼球凸起，舌头伸得老长，一条蓝色灯芯绒的带子紧紧地缠在她们的脖子上。在画的右上部是一个有深蓝色窗帘的窗户，透开打开的玻璃窗望出去，是狞笑着的埃里克；一条黑绿色的半人半蛇的怪物横贯整个画面——那是一个长着卡罗琳（埃里克的母亲）头的女人，紧紧裹在身上的斗篷就象蛇皮一样发出阴森可怖的寒光；她正俯视着摇床里的婴儿，摇床从天上的一个洞里掉下来，悬在空中；那女人张开奇形怪状鲸鱼鳍似的大手，正按住婴孩的小脸；孩子的手在头上乱抓，撇开的手指好象一朵星花。

詹妮听见自己的喉头在抽搐，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惨叫——画面上又出现了半人半蛇的卡罗琳，出现了埃里克，蓬乱的黑发几乎遮住了他

的脸，正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从画布上直直地盯着自己。

埃里克，这个灵魂畸形的天才，这个才华非凡的梦魔！他展出的并不是自己的画。它是魔鬼，——也是疯狂的化身！

她鼓足勇气，一把将画从墙上扯下来。几次她直想扔掉手中的画，好象她抓的不是画布，而是一团地狱之火！

她跌跌撞撞地冲出小屋，好容易套上滑雪板。狂风怒吼，吹打着手中的画布，使她站立不稳。来时的小路已经不可辨，她挣扎着，发疯似地尖叫着：“救救我，救救我！”

〔美国〕玛丽·希金斯·克拉克《炼狱之爱》第158—159页，作家出版社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一〇四 惊 愧

（江雁容恋上了康南，父亲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尤其当他看了女儿的日记以后，更感到深深的内疚。）

这本东西江仰止也看了，他不能不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江雁容，多么奇怪，十几年的父女，他这才发现他以前竟完全不了解江雁容！那些坦白的记载提醒了他的偏爱江麟，也提醒了他是个失职的父亲。那些哀伤的句子和强烈的感情使他感到愧作和难过，尤其，他发现了自己竟如此深爱江雁容！深爱这个心已经离弃了父母的女儿。他觉得江雁容的爱上康南，只是因为缺乏了父母的爱，而盲目地抓住一个使她能获得少许温情的人，这更加使他感到江雁容的可爱和可怜。他知道自己有救助江雁容的责任，他想弥补自己造成的一份过失，再给予她那份父爱。但，他立即发现，他竟不知如何做才能让江雁容了解，他竟不会表达他的感情和思想，甚至于不会和江雁容谈话！江太太总是对他说：

“你是做爸爸的，你劝劝她呀！让她不要那么傻，去上康南的当！”

怎么劝呢，他茫然了。他向来拙于谈话，他的谈话只有两种，一种是教训人，一种是发表演说。要不然，就是轻轻松松地开开玩笑，

让他用感情去说服一个女孩子，他实在没有这份本领。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20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〇五 忧 闷

A. (宝钗遣婆子给黛玉送蜜饯荔枝，婆子见到黛玉，连称宝黛是“一对儿。”)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甚是刺心。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象辘轳一般。叹了一口气，掉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我”在听过杨家败落的不幸故事后，联想到朋友姚国栋的家也即败落，心中很是烦闷。)

晚上，天下着雨。檐前雨点就好象滴在我的心上似的，那单调的声音快使我发狂了。我对着这空阔的花厅，不知道应该把我的心安放到哪里去。我把屏风拉开来，隔断了那一大片空间。房间显得小了。我安静地坐在靠床那张沙发上。电灯光给这间屋子淡淡地抹上一层紫色（那是屏风的颜色）。我眼前只有忧郁和凄凉，可是远远地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唤我，那是快乐的、充满生命的声音；我隐隐约约地看见那张照亮一切的笑脸。“牺牲是最大的幸福，”我好象又听见了这句话，还是那熟悉的声音。我等待着，我渴望着。然而那个声音静了，那张笑脸隐了。留给我的还是单调的雨声和阴郁的景象。

一阵烦躁来把我抓住了。我不能忍耐这安静。我觉得心里翻腾得

厉害。我的头也发着隐微的刺痛，软软的沙发现在也变成很不舒适的了。我站起来，收了屏风。我在这个大屋子里来回走了好一会儿。我打算走倦了就上床去睡觉。

〔中国〕巴金《憩园》，见《巴金选集》第5卷
3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〇六 忧 烦

A. (约娜结婚后，往日对幸福的憧憬完全被婚后的失望和苦闷所代替。母亲快要死了，约娜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

她看了看时间。这时还不到十点半，想到要在这里度过一整夜，她实在害怕得有点不能忍受了。

接着在她心中又逗起了其他的种种回忆：她自己的一生、罗莎丽、琪尔倍特，以及爱情苦味的幻灭。人世间的一切不外是苦痛、悲伤、不幸和死亡。人人都在欺骗，人人都在说谎，事事令人烦恼，事事令人落泪。在哪里才能找到一点安静和快乐呢？显然只能在另一个世界里！那时灵魂已从人世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灵魂！她开始对这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作种种幻想，一时突然投入到诗意的信念中，一时这些信念又立刻被同样空虚的臆想所否定。那末她母亲的灵魂，这个冰凉的已经一动也不动了的躯体里的灵魂，此刻到底落在哪里呢？也许落在很遥远的地方。在空间里的某个地方？但究竟是哪个地方？是象一朵枯萎了的花中的香气一般蒸发了吗？还是象脱笼的鸟儿一般无影无踪地在哪里飞翔呢？

被上帝召回去了呢？还是偶然散布到新的创造物中，或是掺合到刚露出来的幼芽中去了呢？

〔法国〕莫泊桑《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
月第1版。

B. (在贾政的严命之下，宝玉又去上学了。)

且说宝玉上学之后，怡红院中甚觉清静闲暇。袭人倒可做些活计，

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包儿，想着如今宝玉有了工课，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没有结果？兔死狐悲，不觉滴下泪来。忽又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只怕娶了一个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素来看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便把活计放下，走到黛玉处去探探他的口气。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C.（闯王困守在商洛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全军伤病惨重，士气低落。晚上，他一人走上山坡，思前想后，忧心忡忡。）

李自成一直往山坡上走去，连一个亲兵也不让跟随在身边。下弦月尚未出来，星光下隐约地现出来羊肠小路。这是他两日来走熟的路。他走到那个常坐的磐石边，不管石上多凉，颓然坐下。有很长一阵，他的心中象乱麻一样，忽而想到他的妻子、女儿和许多没有下落的将士身上，忽而想到摆在面前的许多困难，忽而想到潼关官军会不会留下一部分追来商洛山中，忽而又想到用什么办法使张献忠和罗汝才重新起义。虽然他不愿多想高桂英和兰芝的生死吉凶，但高桂英毕竟是他的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和好帮手，兰芝是他的独生女儿，她们的影子总是不断地扰乱他的心，使他不能静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个问题。在心情极度烦恼中，他对自己问：

“为什么我败到这步田地？为什么？……倘若张敬轩同曹操都不肯重新起义，难道明朝的江山就推不倒么？”

他一时不能够清楚地回答自己，感慨地叹息一声，抬起头来，望着星空。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28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一〇七 忧 虑

A. (为了巴结本校的汉奸蓝东阳，瑞丰心甘情愿地答应同他一起带队去参加保定失陷的庆祝游行。可是到了学校，一个人也没有，瑞丰胆怯了。)

瑞丰，在这所几乎是空的学校里，感到有点不大得劲儿。他爱热闹，可是这里极安静；他要表演表演他的口令，露一露中山装，可是等了半天，还不见一个人。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举动——答应领队，和穿中山装——是否聪明？直到此刻，他才想到，这是为日本人办事，而日本人，据说，是不大好伺候的。哼，带着学生去见日本人！学生若是一群小猴，日本人至少也是老虎呀！这样一想，他开始害了怕；他打算乘蓝东阳还没有起来，就赶紧回家，脱了中山装，还藏在箱子底儿上。不知怎的，他今天忽然这样怕起日本人来；好象是直觉的，他感到日本人是最可怕，最不讲情理的，又象人，又象走兽的东西。他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自从日本人一进城，他便承认了日本是征服者。他觉得只要一这样的承认，他便可以和日本人和和气气的住在一处——凭他的聪明，他或者还能占日本人一点小便宜呢！奇怪，今天他忽然怕起日本人来。假若不幸（他闭上眼乱想），在学生都到了天安门的时候，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象一滴冰水落在脊背上那样，他颤抖了一下。他，为了吃喝玩乐，真愿投降给日本人；可是，连他也忽然的怕起来。

[中国] 老舍《四世同堂》第288—28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B. (芳芳跟随着吴越同朋友们在康乐饭店酗酒，吴越酩酊大醉，狂言乱语，始终不离一个“钱”字，这使芳芳又失望又担心。)

芳芳的两颊冰凉冰凉的，她悄悄地哭了。

她的心里乱极了。这个晚上经历了这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大脑

盛不下，她觉得脑袋也大了。对她来说，这是个明亮的夜，也是黑暗的夜，也是迷茫的夜；是幸福的夜，也是痛苦的夜……她那一点有限的人生经验，吃不透半真半假、半藏半露的人的表演。如果吴越明明白白亮出他的想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酗酒的人值不值得为他献上少女的心呢？她回想着今晚的一切，恨自己是世界上最轻率的人了。她投入这男人的怀抱，他却只顾数钱，可怕又可恨的钱哪！她悟出吴越醒着醉着说的一切，全绕在钱眼儿里。仿佛是被钱魔住了。离了货币不成，她也需要钱。可是，她情愿再过一回三个月卧薪尝胆的日子，那时候，自立、自强，苦里满含着甜味儿。那时候，吴越是多么强悍、坚韧、能干哪！他俩心气儿在一起，是那样默契，那样相知，一打开了“魔匣”，吴越忽然就给折腾的迷离恍惚了。钱，原来也是最坏的东西，魔鬼！它要俘虏人的灵魂，捉弄人的灵魂，它竟会把她的吴越搞醉了。钱也可能让人鬼使神差地干出意想不到的事。金钱，是地狱之门的诱饵——芳芳记不清是谁说的了。反正金钱可以使人贼胆包天，使人懦弱气短。芳芳又想起读过的通俗小说——唔，不是有人谋财害命，也有人仗义疏财么？不是有人见利忘义，有人不计名利吗？可见金钱并非万能，在有些人面前，它就是苍白的巫婆。芳芳胡乱想着，脑瓜仁儿都疼了。吴越斜倚着她的肩，烂醉如泥。芳芳怕他摔倒，吃力地揪着他，又怕他冷，给他把解开的衣扣系好。他醉得人事不省了，芳芳但愿他今晚说的全是神经错乱的醉话，什么酒后吐真言，但愿全是胡扯！

〔中国〕韩静霆《市场角落的“皇帝”》，见《中篇小说选（1）》第5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C.（遵照母亲的命令，雁容在二十岁前不得同康南会面！她寂寞、烦躁、憔悴、萎顿，使母亲感到忧虑不安。）

江太太的感觉是敏锐的，她立即觉出了江雁容对她的仇恨。这些日子以来，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不是外人所了解的。眼望着江雁容，一朵她所培育出来的小花，那么稚嫩、娇弱，却要被康南那个老狐狸所攀折，这使她觉得要发狂。为江雁容着想，无论如何，跟着康南决不会幸福。雁容是个太爱幻想的孩子，以为“爱情”是人生的一切，

殊不知除了爱情之外，生存的条件还有那么多！她不能想象雁容嫁给康南之后的生活，在所有人的鄙视下，在贫穷的压迫下，伴着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头，那会是一种多么的悲惨的生活。她现在被爱情弄昏了头，满脑子绮丽的梦想，一旦婚后，在生活的折磨下，她还有心情来谈情说爱吗？江太太想起她自己，为了爱情至上而下嫁一贫如洗的江仰止，此后二十年的生活中，她每日为了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发愁，为三餐不继忧心，为前途茫茫困扰，为做不完的家务所压迫……爱情，爱情又在哪里？但是，这些话江雁容是不会了解的，当她对江雁容说起这些，江雁容只会以鄙夷的眼光望着她，好象她是个金钱至上的凡夫俗子！然后以充满信心的声音说：

“妈妈，只要有爱情，贫穷不当一回事！”

是的，只要有爱情，贫穷不当一回事，社会的抨击不当一回事，亲友的嘲笑也不当一回事！可是，她怎能了解日久天长，这些都成了磨损爱情的最大因素！等到爱情真被磨损得黯然无光，剩下的日子就只有贫穷、孤独、指责和困苦了！到那时再想拔步抽身就来不及了！江太太不能看着江雁容陷到那个地步，她明知如果江雁容嫁给康南，那一天是一定会来临的！但是，要救这孩子竟如此困难，她在江雁容的眼睛里看出仇恨。“为了爱她，我才这么做，但我换得的只是仇恨！可是，我不能撒手不管，不能等着事实去教训她，因为我是母亲！”

当着人前，江太太显得坚强冷静，背着人后，她的心在流血。“为了救雁容，我可以不择手段，哪怕她恨我！只希望若干年后，当她也长大了，体验过了人生，看够了世界，那时候，她能了解我为她做了些什么！”她想着，虽然每当江雁容以怨恨的眼光看她一眼，她就觉得自己的心被猛抽了一下，但她仍然咬着牙去安排一切。有的时候，看到江雁容那冷漠的小脸，她就真想随江雁容去，让她自己去投进火坑里。可是，她知道她不能那么做，因为她是母亲，孩子的一生握在她的手里！“母爱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你竟然不能不爱她！”她想着，感到泫然欲涕。短短的几十天，她好象已经老了几十年了。

江雁容更加苍白了，她的脸上失去了欢笑，黑眼睛里终日冷冷地发射着仇恨的光。她变得沉默而消极，每日除了斜倚窗前，对着窗外的青天白云发呆之外，几乎什么事都不做，看起来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

“这样不行！这样她会生病的！”江太太想，那份蠢动在她心头的母爱又迫着她另想办法。她感到她正象只母猫，衔着她的小猫，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能安全。

[中国·台湾] 琼瑶《窗外》第21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〇八 忧 惧

A. (温德米尔夫人误以为丈夫温德米尔勋爵与欧林纳太太私通，给丈夫留下一封断绝婚姻的信后，来到刚才向她求婚的达林顿勋爵家中，但达林顿勋爵还未回来。)

为什么他还来不来？这样等候真可怕。他应该在这里。为什么他不在这里，用热情的语言来点燃我的希望之火？我感到冷啊——冷得象一个得不到爱的人。此刻阿瑟*一定读到我的信了，倘若他对我有好感，就会来找我，会硬把我送回家。但他对我没有感情。他被那个女人捆住了手脚——被他迷惑了心窍——受她操纵了。一个女人想要操纵一个男人，只要迎合他身上最卑下的情感就行了。我们象敬上帝一样尊重丈夫，他们却抛弃了我们。有的女人对待他们如狼似虎，他们倒反而奉承和倾心于她们。生活多么可怕啊！……唉！我来这里真是疯了，发疯极了。任凭一个爱上我的男人摆布？还是和我丈夫继续生活下去——他当众侮辱了我？我不知道哪一种境遇最糟。哪个女人知道呢？世上哪个女人知道呢？但是，我将献给他整个生命的这个男人，他会永远爱我吗？我给他带来了什么？失去了快乐表情的双唇，泪水模糊的双眼，冰冷的手和一颗冰凉的心。我什么也不能带给他。我必须回家——不；我不能回家了，我的信已经把我置于他们的手掌中了——阿瑟不会要我回家了！那封致命的信啊！不！达林顿勋爷明天就要离开英国。我和他一起走——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不！我一定要回家去，随阿瑟怎样处置我好了。我不能等在这里。我来这里真是

• 阿瑟是她丈夫。

疯了。我必须马上离开。至于达林顿爵士——啊！他来了！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对他说呢？他会不会放我走？我听说男人都是下流的，可怕的……啊！

〔英国〕王尔德《王尔德戏剧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第46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B.（一位实习护士把费雯推到楼道里，往放射科走去。）

她躺在平车上有一种幻梦似的感觉；和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一样，使她如梦如痴。费雯有时在想，不管结果怎么样，对她来说，总是一样的。因为反正要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不了的，因而也就不需要害怕了。但是她又怀疑这是不是她心情极端压抑和绝望的结果呢？她已经知道今天可能会给她带来她所恐惧的判决。这个判决会使她成为一个残废人，使她失去行动的自由，直到如今她认为是很自然的归她所有的许许多多东西会一下子都给她剥夺掉了。这么一想，那种听天由命的想法马上被驱走，恐惧马上回来了。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迈克能在她的身边啊！

〔加拿大〕阿瑟·黑利《最后诊断》第2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一〇九 忧 煎

A.（安娜决心离开她的丈夫走向新生活，但在这时却接到他丈夫要她回彼得堡的信，她预感到她未来的处境，她渴望冲破阻力，但也痛苦地感到困难重重。）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也有象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着，跳了起来，忍住了她的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去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手搭在桌上，头伏在手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地呜咽着，象小孩哭一样。她哭的是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弄确定，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可以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而且实际上会比过去更坏。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是那么无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投奔情人去的那种女人的可耻的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她实在的更坚强一点。她永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男子结上不名誉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尽情地哭泣着，象小孩受了处罚的时候的哭泣一样。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整整一夜，苏菲娅都忧心似焚。）

她是多么渴望能跟维奈见一面啊！明天维奈就要出发，可能连向他告别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向窗外窥视，侧耳静听，看会不会传来维奈的脚步声。苏菲娅登上露台，四周一片漆黑，天上的群星也仿佛在嘲笑她的忧伤。苏菲娅好几次想从露台跳进花园，到维奈的房里，对他说：“我是你的。”她想，要不是宗教使我和他之间树起一道屏障，他怎么会如此悲伤，我怎么会如此胆怯，王公夫人又怎么会这样嫌弃我呢？如果我也出生在王公门第，那么，王公夫人定会高高兴兴地答应我。然而，由于我是基督教徒，这一切对我都成了泡影。基督和克利希那之间有着这么多共同点，可是在他们的教徒当中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真是不可思议！有谁能说出，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别，我们的灵魂遭到多么残酷的虐待呢？

随着黑夜渐渐地消逝，苏菲娅的心愈来愈被绝望的乌云所笼罩。难道我就这样坐等天明，让维奈就这样离去吗？难道连一个帮我捎信给他的人也找不到吗？正是为了我，他才遭到如此对待的。作母亲的

心也太狠了！从前，我还以为只有自己是苦命人，现在才知道，象我这样的女子还多着呢！

〔印度〕普列姆昌德《舞台》第13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C.（拉盖杜娜看着屋后种着果树的菜园子，想到一伙大兵跑来霸占了一切，扰乱了平静的生活，想到她丈夫固执地不愿离去……）

她的脸上热泪直滚。巨大的泪珠流过面颊，沉甸甸的就象手里的西红柿一样。她虽然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确实知道已经失去了土地。这土地是政府，自己的政府，分给他们的，可是却被另外一伙大兵蛮不讲理地强行夺走了。

突然，一股冷气从脖根一直冲到脑门，布满在整个头部和毛发之间，好象落下了一阵冰雹；一个念头从这边的太阳穴穿到那边的太阳穴；她的男人和孩子们说不定会出事情。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老牛》，见《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第3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一〇 忧 愧

（祁老太爷生日这天，儿子祁天佑一大早就从布铺回来了，可是因为关着城门，他什么也没买到。空着手给父亲拜寿，他非常不安。）

天佑一清早就回来了，很惭愧的给父亲磕了头。他本想给父亲买些鲜果和螃蟹什么的，可是城门关着，连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的肉市与菜市上都没有一个摊子，他只好空着手回来。他知道，老父亲并不争嘴；不过，能带些东西回来，多少足以表示一点孝心。再说，街上还能买到东西，就是“天下太平”的证据，也好教老人高兴一点。可是，他空着手回来！他简直不敢多在父亲面前立着或坐着，恐怕父亲问到市面如何，而增加老人的忧虑。他也不敢完全藏到自己的屋中去，深恐父亲挑了眼，说他并没有祝寿的诚心。他始终没敢进南屋去，

而一会儿进到北屋给父亲和常二爷添添茶，一会儿到院中用和悦的声音对小顺儿说：“看！太爷爷的石榴有多么红呀！”或对小妞子说：

“哟！太爷爷给买的兔儿爷？真好看！好好拿着，别摔了噢！”他的语声不但和悦，而且相当的高，好教屋里的老人能听见。口中这么说道着，他的心里可正在盘算：每年在这个时节，城里的人多少要添置一些衣服；而城外的人，收了庄稼以后，必定进城来买布匹；只要价钱公道，尺码儿大，就不怕城外的人不成群搭伙的来照顾的。他的小布铺，一向是言无二价，而且是尺码加一。他永远不仗着“大减价”去招生意，他的尺就是最好的广告。可是，今年，他没看见一个乡下的主顾；城门还关着啊！至于城里的人，有钱的不敢花用，没钱的连饭都吃不上，谁还买布！他看准，日本人不必用真刀真枪的乱杀人，只要他们老这样的占据着北平，就可以杀人不见血的消灭多少万人！他想和家里的人谈谈这个，但是今天是老太爷的生日，他张不开口。他须把委屈放在肚子里，而把孝心，象一件新袍子似的，露在外面。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55—15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哀 怨

A.（贯一重新见到阿官后，心情更加痛苦。）

虽然他对阿官已经没有什么爱情，但阿官那憔悴的面影却苦苦地纠缠着他，仿佛有一只蚊子老是绕着他的脑袋转来转去嗡嗡作声似的，使他的心灵不得安宁。想起她那种痛切地倾诉哀求的样子，贯一甚至感到她似乎仍旧躲在什么地方没有离去。外边传来瑟瑟的风声，他不止一次地抬起头来，怀疑地望望那在纸窗上婆娑摇曳的竹影。

阿官不能永久待在这儿，我还是一个孤独的人。回想起来，她的悔过可能是真诚的，而我的宁死也不愿宽恕她也是真诚的。她已经悔过，只要我宽恕她也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想到这种无法接近的距离，贯一只觉得寂寞苦闷，在无法解释的怨思之外，又添上了一层悲哀的感觉。偏巧今晚的月色如此凄凉，仿佛正象征着我的悲哀，因而怨恨别人的心情，反过来又越发加深了自己的悲哀。他

终于抑压不住，伸手拉开了纸窗，一弯明月高悬在冰凉的天空里，从正面照射着他的脸，他带着满腹怨思凝视着它的寒光。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B. 梦竹的心脏向地底下沉去，她了解这几句话的背后藏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她的头发昏，手心中冒着冷汗，眼睛模糊，而步履蹒跚了。明远，明远，别做傻事！明远，明远，你还年轻，你画家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明远，你为什么想不开？你为什么不和我当面谈清梦？你为什么不把你所有心里的话告诉我？风在呜咽着。河堤边冷清的。夜色已深。越向前走就越荒凉。水面黑黝黝的。明远，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473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一一二 哀 怜

A. (银平非常同情母亲的遭遇。)

“妈，您的手……”银平把下面的话吞了下去。这道伤痕，象是他们三人乱作一团时被相子的长指甲抓伤的。宁子想把手藏在铺盖里，可银平不让，用自己的双手攥住母亲渗血的手，凝望着母亲。母亲也许以为自己十几年前企图服安眠药自杀的事至今还未被孩子们发觉吧。此时此地，银平非常激动，他真想告诉母亲，只有自己了解母亲，借此相互体贴一番。

然而，即使向母亲倾吐衷肠又有什么用呢？父亲爱高须相子这个女人，只要这个女人还在万俵家，母亲就得在这座大公馆的一个角落里继续过被蔑视、受凌辱的生活。银平从小抽屉里取出了双氧水和脱脂棉，在母亲那微渗鲜血的手背上来回地擦着，简直象要揩净高须相子的指甲痕似的。银平看到纯白的双氧水冒起泡沫，他那两只平常总是无精打采的眼睛，迸发出愤怒的火光。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上卷）第2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B.（有个叫大日向的财佬有病住院，人们说他是出身贫贱的“秽多”，因此迫使医院将大日向赶出医院，丑松看到了坐着轿子出院的大日向。）

哀怜，恐怖，千思万绪在丑松的心里剧烈翻腾。他想到那个财佬的命运：被人赶出医院，接着又赶出旅馆，受尽了残酷的虐待和凌辱，最后又偷偷地被抬走。眼下那轿中人一定在悲惨的血泪中哽咽！那个大日向的命运最终就是每一个秽多的命运。想到这里，他觉得这事和自己并非莫不相干。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一一三 愁 思

A.（丑松一直为自己出身于被称作贱民的“秽多”家庭而苦恼，但是他在自己所尊重的思想家，一个反对不合理的身份制度的猪子莲太郎面前，心情非常矛盾。）

丑松终于没有把想说的事说出来。夜深了，他离开吉田旅店，一路上他想着想着，伤心得差点想哭出来。为什么不说呢？他一边走一边责备自己。他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亡父有过遗嘱，叔父有过忠告，这秘密一旦从自己的嘴里泄露出去，难免有一天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去。这位前辈知道了，他可能告诉自己的夫人，夫人是个女人家，她终于是守不住这个秘密的，到那时就不堪收拾了。更重要的是自己目前不想承认自己是个秽多，他一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过来的，今后，当然还想作为一个普通人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这些辩解都是自己后来杜撰出来的，总不该成为他一直不说心里话的真正理由。丑松感到惭愧，他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自己，连

对莲太郎都不肯说出真情，这的确是丑松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

啊，还想什么呢？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这件事决不能对别人讲，但在这前辈面前是可以坦吐出来的。自己平素对他如此仰慕，又同是新平民，向这样的人坦吐出来，又有什么风险，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不管怎么样，不讲真话就是不诚实。”

丑松心中又羞愧，又悲伤。

不仅如此，青年人那股渴望顽强生活下去的勇气激励着丑松的心，他好比一棵初吐幼芽的嫩草，在霜欺雪压下尽管心里向往着春天，但在猜疑和恐怖的禁锢下，青春的生命得不到发展。啊！霜雪受到阳光的照耀自然会消融，一个青年将满腔热情奉献给敬爱的长辈，也自然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丑松眼看着莲太郎的举止，耳听着莲太郎的谈吐，受到的感化也就越深，从而禁不住对精神自由的爱慕青春的生命力在鼓舞着丑松讲出来，应该讲出来！这不正是自己要选择的道路吗？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109—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B.（潼关南原一战，闯王几乎全军覆灭，高夫人死活无信，闯王忧凄难耐。）

才在杜家寨住下时候，李自成尽管在别人面前不曾流露出颓丧情绪，但暗中不免常常在心中自问：“难道就这样完了么？”他去山洞中探望彩号的时候，那些人们知道了全军覆没的消息，有少数人仍然对前途怀着信心；多数人信心动摇，但程度不同；还有少数人情绪低沉，认为以后要重振旗鼓，恢复两年以前的声势不可能了。这些人们的动摇和沮丧情绪更增加他的难过和沉重心情。他常常离开众人，只带着双喜、张鼐和亲兵李强，借休息为名，在树林中盘桓，愁思，消磨时光。有时他叫两个小将和李强站在远处，好让他独个儿愁坐林中，寻思办法。

〔中国〕姚雪垠《李自成》第27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C.（顾鸿基以“划清界限”为借口，把资本家父亲赶出了家门，

独占了蓝屋和一大笔遗产。文革后，旅居美国的大哥要回国探亲，他如何向大哥解释父亲的死？为此，他颇费思虑。）

的确，为了老大回沪探亲之事，鸿基真伤透脑筋了。本来接待海外亲友，对手头一向富裕的他来讲，还不是如同锦上添花？可是，人要是真能神机妙算就好了。早知形势会如此，他当初就是做反革命也得保住老父亲呀。文革后不久，他恢复了与大哥的通信，对于父亲的死，他以当时十分普遍的说法——迫害致死而含糊带过。事实父亲也是这样死的，就是他挺过了运动初期的批斗和抄家，也挺不过清队时的监督劳动和隔离审查，七十八岁的人了，本来就碰都经不起一碰呢。这笔帐要真算在他鸿基身上，实在冤枉。可这回大哥回来一定要详详细细问明白的，当然他可以随便吹一通，反正他不乏这方面的资料；至于老父亲的墓地，大不了给他修个气派点的衣冠墓也可以搪塞的过去，现在花个两三千块钱就可以办的，大哥总不成还要挖坟刨棺。问题是大哥这番来执意要见一面早期离家出走的老二。他和老二是同父同母，关系比他自然要亲得多。这一番会面，不是要把他与老父划清界限那段事抖出来了？老大二十岁就去美国，他当然不会体会他鸿基当时的艰难处境的。六六年的鸿基才四十出头，正是生活上事业上得意之时，谁料一场风暴来得如此迅猛！他自己还有二女一子，事到这地步，不得不委屈下老父亲了。凭良心说他和老大也谈不上什么手足之情，大哥要比他大十五岁，他能记事起大哥已是一位翩翩少年了，后又一直生活在国外，没有再见过面。那时碍着他和父亲住在一起，大哥的来信时也附上一笔“问候三弟”，两人的关系仅此而已。不过这番他回来探亲，他鸿基当然是以顾家的正宗代表恭候他了，他还寻思着托这位大哥作保让他到美国逛一圈开开眼界呢。要是大哥知道他对父亲当时的态度，会做如何想法呢？

〔中国〕程乃珊《蓝屋》，《中篇小说选》（1）第6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一四 愁 苦

A.（贵族少女法尼娜·法尼尼爱上了烧炭党人米西芮里；同时

又向当局告发了米西芮里及其战友，米西芮里被捕入狱。为了爱情，法尼娜请求使她的情人得到特赦，并亲自来到监狱。)

她从早晨起，就把自己关在监狱的小教堂里。谁猜得出这整整一天她的起伏的思想？米西芮里爱她爱到能够饶恕她吗？她把他们的组织告发了，但是她也救下了他的性命呀。在这苦闷的灵魂清醒过来的时候，法尼娜希望他会同意和她离开意大利。她从前要是犯了罪的话，也是由于过分爱他的缘故呀。钟敲四点了。她听见石道上远远传来宪兵的马蹄声。每一声似乎都在她心里引起回响。不久，她听出递解囚犯的两轮车在滚转。……她流着眼泪，向自己道：“至少他还活着，他们还没有毒死他！”黄昏黯淡凄凉。……

一切嘈杂的声音早已停止。法尼娜是一脑子的忧郁的思想。半夜的钟声响了不久以后，她相信听见轻轻的响声，象是一只蝙蝠在飞。她想走动，却昏倒在圣坛前的栏杆上。

〔法国〕司汤达《法尼娜·法尼尼》，见《意大利遗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B. (大革命失败了，运涛入狱了，春兰心中的火花暗淡了。)

晚饭以后，天上落着一阵雨，象滴不完的愁苦的眼泪。树上风声起了，树叶子索索响着。突然间一丝意念涌上了她的心头：人活着，是为了愁苦，还是为着幸福呢？可是，她是没有幸福的。眼看一丁点革命的光芒，就要被黑暗吞没。她的心情，象从千丈高崖跌下深渊，焦虑得难耐。她想：活在世界上，也是个多余的人，死了倒也落得干净！她想到这里，象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搅动。犹疑着呆了一会，她又登上板凳，从柜橱上搬下箱子，把一身鲜艳的、过年时穿的新衣裳穿在身上。拢了一下子头发，点上灯，拿镜子照了照脸上。当她看到自己美丽的脸形，又摇摇头，心里想：我还这么年轻！想着，把镜子一扔，吹灭了灯，趴在炕上抽泣起来，她实在舍不得运涛。她哭了一会，抬起泪眼，在黑暗里，她看得见刀锋在闪亮。

〔中国〕梁斌《红旗谱》第20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一一五 凄 惘

A. (安德烈王爵因伤势严重被法军俘虏。抬王爵的法国士兵拿去了挂在他脖子上的妹妹玛丽王爵小姐挂上去的小金神像。当这些兵士看到拿破仑对这些上等俘虏相当客气时,又还回了小金神像。小小的神像触动了安德列王爵的沉重的心情。)

“假如一切都像玛丽觉得的那么简单明了就好了,”安德列王爵看着他妹妹怀着那么大的热情和敬意挂在他脖子上的神像想道。“若知道今生去哪里求援助,死后在坟墓那边有什么指望,该多么好呵!假如我这时能说:‘主啊,怜悯我吧!’我应当是多么幸福和平安……但是我对谁那样说呢?不是对一种不可说不可解的力量,一种我不仅不能称呼甚至不能用话来表达的东西——伟大的万有或一无所有——说,”他对自己说道,“就是对玛丽缝在这个护身符里的神说了!除了我所了解的一切东西的不重要外,除了某种不可解但十分重要的东西的伟大外,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完全没有。”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 (第一次学潮失败了,来自汉口的消息多是共产党员被捕被杀。作为一个仍受着环境压迫的大学生,火薪传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他认识革命者雷以前是不能正确解答的,因而,他陷入了苦闷惶惑。)

这使得薪常怀愤愤。渐从怀疑主义走到了虚无主义的他,便时时幻想着假使炳当真是共产党而且手上染过仇人的鲜血,那就一死也不枉。有时他的幻想更前进一步,想到暑假后自己毫无出路的时候将忍受富有者之轻蔑侮辱,他便觉得做了共产党也好,——尽杀己所鄙视者而后死,多么痛快!

在这些时候他也往往联带想到蓉所提供给他的“出路”。到她老子的厂里去办事好么?为什么蓉如此垂青?是因为爱么?那么,他,薪

自己，究竟也爱着这位骄傲的蓉小姐否耶？最近来思想日日在剧变的薪不能下一解答。有时他断然曰否！和杜若混熟了以后，对女子的经验渐多的他，已经比较出蓉使人栗然寡欢，而杜若则活泼可喜。贫富悬殊的观念，在他又是牢不可拔。他总觉得富的阶级伸手给贫的阶级大概没有好意，因而猜到蓉之破格垂青其动机未必纯洁，多半是象张网的蜘蛛一样在猎取他为俘虏。

然而究竟又因为蓉是他所接触的第一个女性，在他的青年的灵魂上有一种神秘的印象，所以有时他又不能坚持他的“否”。特别是觉得杜若太浪漫太喜欢玩弄恋爱的时候，薪就几乎以为即使做了俘虏也不要紧。

他渴要活着，然而也厌倦了生活。并不是已经喝干了人生的满满的一杯，却是因为生活太困难而且找不出为什么他必得负荷困难而生活下去的理由。勉强找出了一个理由是：还有人，他的父母，希望他活下去。但是这个理由的力量只能支撑他维持现状，不能鼓起他积极的兴味。每当夜深人静这样的苦闷啃啮他的时候，他就以为冒着被俘虏的危险而走上了蓉所指引的那条生活的路，根本没有意义。

只有杜若的元气旺盛的艳笑还能使薪的心灵激荡，感到一些生活的趣味。还有天天从汉口来的共产党被捕被杀的消息，也每每使薪感得异样的震动。据说共产党都是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他们为什么要干这危险的把戏？是不是和他一样厌倦了生活？如果不然，则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必要那么负荷着困难危险而生活下去的理由！苦闷到了极点的薪恰也是好奇心和要求刺激发展到极点的薪。

〔中国〕茅盾《路》，见《茅盾全集》第2卷336—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一六 怨 怒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恋上了自己的女儿雁容，江太太认为这是病态的，因此，她对康南既鄙视又仇恨。）

江太太愕然地看着康南，这个变化是她未曾料及的。一开始，从

江雁容服毒自杀，到她供出和康南的恋爱，江太太就自觉卷进一个可怕的狂澜中。她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这个恋爱是反常的，是违背情理的，也是病态而不自然的。她了解江雁容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她一定把自己的幻想塑成一个偶像，而把这偶像和康南揉和在一起，然后盲目地爱上这个自己的幻像。而康南也一定是个无行败德的男老师，利用雁容的弱点而轻易的攫取了这颗少女的心。所以，她坚定地认为自己要把江雁容救出来，一定要救出来，等到和康南见了面，她更加肯定，觉得康南言辞闪烁，显然并没有干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娶江雁容的决心。于是她对于挽救雁容有了把握，断定康南绝对不敢硬干，绝对不会有诚意娶雁容，这种四十几岁的男人她看多了，知道他们都只会玩弄女孩子而不愿负担起家庭的责任，尤其要付出相当代价的时候。康南开口求婚使她大感诧异，接着，愤怒就从心底升了起来。哦，这是个多么不自量力的男人，有过妻子，年过四十，竟想娶尚未成人的小雁容！她不是个势利的母亲，但她看不起康南，她断定雁容跟着他绝不会幸福。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20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一七 怨 恨

A.（安娜在情绪激烈的时候向她的丈夫卡列宁摊明了她和渥伦斯基的关系，虽然痛苦，却也如释重负，决心走向新生活。不料收到了丈夫虚伪的、保全家庭的信，安娜心中有说不出的苦处。）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恶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个，而且谁也不想知道，而我又不能说明出来。他们说他是那样富于宗教心，那样道德高尚，那样正直，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東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的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

意。我不是尽力，尽我的全力去给我的生活找寻出一点意义来吗？我不是努力去爱他，而当我实在不能爱我的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来了，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我是不会有一句怨言的，我会把一切都饶恕了的：但是不，他……”

“我为什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是他的卑劣的性格所长于做的事。他要使自己始终都对，而我，已经堕落了，他却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你可以推测到你和你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一个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笨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于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他要么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就是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不能够生活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的时候，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了信上的另一句话。“那生活在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是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象鱼在水里游泳一样。不，我不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把我擒住的那面虚伪的蜘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小俊不愿意爸爸离开，而依靠亲戚。）

小俊一个人看着家，度着那漫长而凄凉的日子，如今好不容易才得和父亲一起生活。这一切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刻在姑娘的心上。眼下又要分别了。撵走父亲的是叔叔他们，从往后无依无靠的家人手

里把父亲夺走的，还是叔叔他们。想起这些，小俊年幼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忿懑。她想：难道非要在讨厌的亲戚面前低下头来，把我们母子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不行吗！同时她也在哀叹一家的冷落凋零。这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她难过地落下了热泪。

〔日本〕岛崎藤村《家》第22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8月第1版。

C.（伊萨生活在虚情浅薄的氛围中，她怨愤、焦虑和困惑。）

几天来，伊萨在家的时间太少了。她并不是缺少好朋友，她成天邀着伴在外面玩。她很象一个熟于应付的世故者，她实在并没遭过一点别人给她的难堪过。她的坏处便是在太好想事了。譬如既然白天玩得很倦了，到夜深，好容易才躺在床上，顶好是阖下眼皮睡去，然而她不，她总要来细细的观察一遍。她把别人的说谎处，假情处，浅薄的可怜处，都裸露的看了出来。其实这实在并不关紧要。却偏又烦扰了她。她虽说嘴很硬，并且仿佛真个自己很不需要这些一样。而其实，她很被这些弄得苦了。所以在有一天的日记上是记着：

“兹姊对我是太好了，但我并不感谢她，我反而恨了她，为什么她要把别人批评我的话来告诉我，来伤我的心。我自然也有些任性的地方，难道在朋友中就不能有谅解来存在吗？说我脾气坏，难道我学不会那些虚假的技巧，就该被人弃绝吗？是的，我知道朋友都只不过如此，然而我却常为她们的一些小处来伤心！我承认我是大傻子，谁知道了也会笑的。我傻，我不能死去便是大傻。……”

〔中国〕丁玲《自杀日记》，见《丁玲短篇小说集》
（上册）第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D.（在文化大革命中，赵宽定以派头头的身分，曾救过现今省委书记顾恒的命，现在他遇到了难关，请求给以“帮助”，不想遭到顾恒的妻子景立贞的冷淡。）

赵宽定感到着景立贞含笑注视自己的目光，感到着那张很近地对着他的笑脸，连同旁边茶几上这杯冒气的热茶，都让他感到一种暖烘烘的感化力。但他仍低着头，他的发硬的脖颈，他的阴沉的脸都还没放

松，都还凝结着刚才的情绪。那是受到冷遇而产生的愤恨情绪。忘恩负义！替他们卖过命，都白卖了！你顾恒换个地方还当省委书记，他赵宽定就该有过不完的关，受不完的审查，又是撤职，又是开除党籍，又是……他一想到这两年的难过日子，愤愤的情绪就一劲儿地往上涌！刚才他在客厅里简直想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再回转身，当众指着景立贞好好数说她发泄一顿！……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下卷）第4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一八 苦 闷

A.（贾府遭查抄，女尼妙玉被贼劫去。宝玉与宝钗、袭人谈起这些事，却又话不投机，只好各自散去。）

宝玉见屋里人少，想起：“紫鹃到了这里，我从没合他说句知心的话儿，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里甚不过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纹，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从前我病的时候，他在我这里伴了好些时，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镜子还在我这里，他的情义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为什么，见我就是冷冷的。若说为我们这一个呢，他是和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鹃也不错。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鹃原与他有说有讲的；到我来了，紫鹃便走开了。想来自然是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鹃，紫鹃，你这样一个聪明女孩儿，难道连我这点子苦处都看不出来么！”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中年丧妻，悲由衷来，康南正是经受这种煎熬的一个。寂寞袭来，他赋诗遣怀，犹不能解脱，又代之以酒。）

是的，今生休矣，再世无凭。他不可能和若素再重逢了，若素的死是经过证实的。他和若素在患难中相识（抗战时，他们都是流亡学生），在患难中成婚。胜利后，才过了三、四年平静的生活，又在患难

中分离。当初仓猝一别，谁知竟成永诀！早知她会死，他应该也跟她死在一块儿，可是，他仍然在这儿留恋他自己的生命。人，一过了中年，就不象年轻时那样容易冲动了，如果是二十年前，他一定会殉情而死。现在，生命对他象是一杯苦酒，虽不愿喝，却也不愿轻易地抛掉。站起身来，他在室内踱着步子，然后停在壁橱前面，打开了橱门，他找到一小瓶高粱酒，下午他没课，不怕喝醉。在这一刻，他只渴望能酩酊大醉，一醉能解千愁。他但愿能喝得人事不知。开了瓶塞，没有下酒的菜，他拿着瓶子，对着嘴一口气灌了半瓶。他是能喝酒的，但他习惯于浅斟慢酌，这样一口气向里灌的时候很少，胸腔里立即通过了一阵热流。明知喝急酒伤人，他依然把剩下的半瓶也灌进了嘴里。丢掉了瓶子，他倒在床上，对着自己的枕头说：

“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还成什么男人？”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6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一九 恐 慌

（原就不是真正爱国青年的罗求知，突然看到一封简信：“奉王科长面谕苏辛佳涉有某种嫌疑一事望于明日上午十一时来本科谈话特此通知”顿使他毛骨悚然。）

罗求知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两行字，捏着信笺的手不住地发抖。这样有一分钟之久，然后他转身又上楼梯，到了自己房里，把信一扔，叹口气道：“完了！”

他僵直地坐在椅子上，心里乱哄哄，一会儿觉得“谈话”亦不过谈话而已，大概不会旁生枝节；一会却觉得并不这样简单，“谈话”而不“融洽”，往往要弄到“自行失踪”的。

“有什么话要找我去问呢？”他低着头想，又着急又发愁。“也许要我劝劝辛佳写了悔过书就算了！也许还是那句话，辛佳的背景关系。啊哟，真害死人了！我说不知道罢，他们一定怀疑我是替辛佳包庇，怀疑我也是她的同党；说知道罢，可我又实在不知道，说不出个

所以然，他们还是不满意。”

想到这里，他又痛切地懊悔那天没有跟辛佳去“看看”，同时也恨起辛佳来了。“要做，就不要赖，”他望着壁炉架上的苏子培合家欢照片中的苏辛佳，恨恨地说：“做是做了，承认又不肯，连累别人受罪！”于是，在既已确定了苏辛佳是咎由自取，而他自己是无过被累，罗求知就准备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心里倒安定些了。

不幸这安定不能长久。他暴躁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反复念着一句话：“总得有点准备，总得有点准备。”他觉得“谈话”之命不能不遵，而“谈话”后的吉凶又实在无从揣测，那么，唯一的办法，是准备万一他们“不谅解”时，他如何而不至于太吃亏。

他在桌子边一坐，打算起草一个电报给他的父亲，“虽然父亲远在汉口，可是他会打电报回来托人说情的，”他想得很称心。

电报的内容还没想得妥当，桌子角上那封赵克久的信忽然触动了他的灵感。他把笔放下，拉开抽屉，在旧信和杂纸堆里一阵乱翻，终于找出一本“同学录”来了。他急急忙忙翻着那本“同学录”，终于在许多人名中间找着他的目的物了。

这是学校的一个职员住址。这是一位“有任务”的人物，同学们骂他是“狗”，然而罗求知得过他的“帮忙”。原来就是和赵克久相识那一次，罗求知虽然确是被硬拉进“火车头”的，但事后，“麻烦”也就到了他头上；那时形势之对他不利，有甚于今日，曾在那火车头中忙过半夜的人至少有两位业已“自行失踪”，但那时帮忙罗求知终于获得“谅解”的，就是这一位“有任务”的分子。

“他可以证明我是安分守己的，”罗求知想，现在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了，“至少他可以帮我想办法。”

〔中国〕茅盾《锻炼》，见《茅盾全集》第7卷8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二〇 慌 急

（康南收到雁容的绝命书，慌乱地看完，心痛如刀绞。）

“雁容！”

他绝望地喊了一声，把头埋在手心中。接着，他跳了起来。“或者还能够阻止！”他想，急急地换上鞋子。但，马上他又愣住了。“怎样阻止她呢？到她家里去吗？”他系上鞋带，到了这时候，他无法顾虑后果了。“雁容，不要傻，等着我来！”他心里在叫着，急切中找不到锁门的钥匙。“现在还锁什么门！”他生气地说。心脏在狂跳，眉毛上全是冷汗。“但愿她还没有做！但愿她还没有做！天，一切的痛苦让我来担承，饶了她吧！”

〔中国·台湾〕琼瑶《窗外》第19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二一 惶 惑

A.（同父亲相依为命的阿毛姑娘要出嫁了，而对这“嫁”的意义又不理解。她感到惴惴不安。）

然而阿毛更哭了，是所有的用来做宽慰的言语把她的心越送进悲凉里去：是觉得更不忍离开她父亲；是觉得更不敢亲近那陌生的生活去。她实在不能了解这嫁的意义；既是父亲，三姑，媒人赵三叔，和许多人都说这嫁是该的，想来总没有错。并且这疑问也只能放在心里，因为三姑早就示意她，说这是姑娘们所不当说的，这是属于害羞一类的事。虽说她从她所懂得的羞上面，似乎领略到所谓出嫁，不过她总觉得这事大约于她或她父亲有点不利，因为近来她在他父亲的忙碌中，是常常得了些不安去。

若是别人只告诉她：有那么一家人，很喜欢她，很需要她去，不久就来接她了，那么，她一定会高兴穿起那特为她预备的衣裳，无论她是怎样爱她的老父，怎样对于这荒凉的山谷感到眷恋。但是那好奇的心，那更冀求着热闹和愉悦的心，是会使她不愿挂虑到一些纷扰的事，因为在她的意想里，对于嫁的观念始终是模糊的，以为暂时做一个长久的客。

现在呢，她是被别人在无意中给与了她一些似乎恫吓的好意，把她那和平的意念揉成一种重重的，纷纷的担心；而她所最担心的日

子，她的婚期，竟很快的大踏步的就来了。

〔中国〕丁玲《阿毛姑娘》，见《丁玲短篇小说选》
(上册)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B. (本想在游艺会上向日本人好好露脸的冠晓荷，没想到在戏园大乱中被日本人抓了起来。)

晓荷真害了怕。自从一出戏园的后台，他已经不会说话。他平日最不关心的人，象钱先生与小崔，忽然的出现在眼前。他是不是也要丢了脑袋呢？他开始认真的祷告玉皇大帝，吕祖，关夫子，与王母娘娘。他觉得这些位神仙必能保佑他，不至于教他受一刀之苦。坐在潮湿的小牢房里，他检讨自己的过去。他找不出自己的错误来。他低声的告诉玉皇大帝：“该送礼的，我没落过后；该应酬的，我永远用最好的烟酒茶饭；我没错待过人哪！对太太，对姨太太，我是好的丈夫，对女儿，我是好的父亲；对朋友，我最讲义气；末了，对日本人，我五体投地的崇拜，巴结；老天爷，怎么还这样对待我呢？”他诚恳的祷告，觉得十分冤枉。越祷告，他可是越心慌，因为他弄不清哪位神仙势力最大，最有灵应。万一祷告错了，那才糟糕！

他怕死，怕受刑。他夜里只能打盹，而不能安睡。无论哪里有一点响动，他都吓一跳，以为是有人要绑出他去斩首。他死不得，他告诉自己，因为还没有在日本人手下得到个官职，死了未免太冤枉。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1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 (情窦初开的少女江雁容知道自己的好同学周雅安有了男朋友，并且因此疏远了自己，心中对人生感到迷惑。)

江雁容单独向前面走去，心里模糊地想着周雅安和小徐，就是这样，爱情是多神秘，周雅安和她的感情再好，只要小徐一出现，她眼中就只有小徐了！在信义路口，她转了弯，然后再转进一条小巷子。她的家住在和平东路，她本可以一直走大路，但她却喜欢这条巷子的幽静，巷子两边，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木板房子，还有个破庙，庙中居然香火鼎盛。江雁容无法设想这些破房子里的人的生活。生命

(无论是谁的生命),似乎都充满了苦恼、忙碌和挣扎,可是,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却都热爱着他们的生命,这世界岂不矛盾?

[中国·台湾] 琼瑶《窗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一二二 惶恐

(高自萍叛变以后,敌人以他为诱饵又把他放回家里。)

高自萍被敌人释放归来,发觉他叔父业已离开省城。他怨恨他叔父不早叫他,怨恨传话不清的老妈子。最后,他也怨恨自己。“我的肉是不禁劲呵!可绳子吊的实在疼呢!”他想逃走,证件被没收了,怕出不了城,又嘀咕暗地里有人监视他。即使没人监视,他能离开吗?不能,他按照敌人的需要填过一张表,想到那张表,他觉得他跟共产党的缘分断了。他不想跑了。他哪里都不肯去了。

蓝毛给他规定,每隔四天,汇报一次,今天又是他汇报的日期,他还是无法汇报出具体成绩来。真要接二连三的给敌人说空话,他仿佛看到蓝毛那种杀神附体的样子,吓得他闭上眼睛。午后天阴了,接着落下倾盆大雨,雷雨把他从小房子里同世界隔绝了,他心里感到松泛些。过一时说一时,这样下一整天才好,他想睡一觉,倒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屋里暗的怕人,他打开灯,正是雷声电闪交加。他想起开灯危险,易于尖端中电,人脑袋不是尖端吗?他吓的把灯闭了。再躺下感到腰身很刺痒,用手在床上摸来摸去,最后摸出自己一根脱落的发丝。好容易盼的闭眼睡了,又做了一场恶梦。梦中他去向蓝毛作空头汇报,蓝毛听完什么也没说,抽出一把牛耳尖刀叼在嘴里,双手解他的衬衣,他懂的这是要干什么,大呼一声“娘呀!”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刚坐起来,听到外面有急剧的敲门声。

[中国]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348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一二三 愧 恨

A. (式子既恨银四郎，但又抵御不了肉欲的吸引。)

在知道银四郎和三个弟子关系的夜里，明知蒙受了耻辱，却又担心失去名声和财富。在银四郎温柔的抚爱和引诱下，同意了他的意见，对三个弟子的事装着不知道，将她们的问题等待回国后处理。那天夜里，自己感到深深地受到了银四郎的污辱，对他无比憎恨。但却又甘心喘着气将自己的身体贴在他那执拗而滑溜的怀抱里。一想到当时可羞的情景，式子听到希代说到自己清白高傲的母亲时，一种无以名状的敬畏和痛苦包围了她。母亲是大阪商家名门的小姐，家业继承人。她为了区别入赘作养子的父亲的身份，保持自己的矜持。从衣饰、日常用品到餐具无不标上华丽的泥金画纹章。为了模仿这样的，连在丈夫面前也要保持自己高傲身份的母亲，式子无论在甲子园校，还是在大阪本校，都嵌上了华丽的彩色玻璃，作为学校的饰章。可是如今，自己失去了名门闺秀的尊严，失去了一个女人的自尊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富有，甚至违背自己的良心，置身于内里肮脏而表面堂皇的荣华富贵中。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362—36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 (佩特罗和女友萨莎闹翻后，巧遇中学同学柳芭。在柳芭的勾引下，一下子投入了她的怀抱。事后，他愧悔难当。)

柳芭紧挨着小伙子，冷得哆嗦，老是在抱怨，她生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很苦闷。喝得微醉的佩特罗拥抱着她，亲她的嘴唇、炽热的双颊和袒露的胸部。她懒洋洋地低声说道：“佩佳……佩坚卡……”

又冷又潮湿了，佩特罗由于吝惜自己的鞋建议回家去。他们在屋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只是聊天，没有再接吻。他请求女房东允许他到干草房去睡觉。……跳蚤、柳芭的亲吻，使他觉得非常讨厌。他想起了她的嘴唇多么潮湿，她多么胖，软得多么象馒头。他把她们，

她和萨莎，并排地摆在一起，他看见了萨莎明亮的眼睛，他感到了羞愧，自己讨厌自己了。

“我是一个多么庸俗的人啊！萨莎的亲吻还没有变冷……不，它不可能是最后的亲吻！……她只不过说了：‘再见……’她没有什么过错……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女房东的缘故。萨莎是真诚地希望我长久地留下来的。至于教师，何必管他呢！每天她会遇见多少人？难道能对每一个人都嫉妒吗？而且一般地说，嫉妒是什么东西？难道嫉妒不是可耻的吗？应当彼此坦率、信赖，而我却象一个顽童一样逃跑了。后来在遇到第一个姑娘时，精神就垮了。真可耻！”

他久久地骂自己。甚至想到，也许他应该马上，就在半夜里逃跑，让柳芭懊丧，她的引诱没成功！并且还要惩罚自己：既然你是这样一个傻瓜，你就在夜里沿着陌生的道路流浪吧。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3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二四 愧 悔

（梅女士深爱着多病而又怯懦的表弟韦玉，慈父却将她许给了富商柳遇春，为了体恤老父的爱女之心，她决定闯入“牢笼”，然后再在洞房之中拒婚，结果完全失败。事后，愧悔无穷。）

“什么道理竟这样的浑身乏力呀？”

梅女士下意识地想着。这异样的困倦，也是新的现象，这也增加了她的悒闷。三天来她的生活，很可以说是战斗的生活；她时时在警戒。每到了天色黑下来的时候，她更其是无理由地惊怯。实在这也不是恐怖，而是嫌恶，是见了灰色毛虫一类的东西时所起的不快。虽然她明知这样的神经质是可笑的，她深恨自己的脆弱，她早已承认了自己的最初理想只是不更事的空想；虽然她在第一夜被逼得不能转身时就已经起了这样的感念：“总算是徐绮君的预料不差，但何尝不是自己临时改变了主张以至进退失据？不信将来竟不能补救。”那时的她，形式上是失败了，意气却何等豪迈。然而三天过去了，所谓补救，还

不是空的，只有她的脆弱、她的理智与情欲的矛盾，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现在连自慰的豪气也消沉了，只有惊怯，沮丧，郁怒，内疚，混成了烦闷的一片。

不愿回忆而又时时在回忆的那一段事又闯入她的意识了。是照例的“闹房”人散以后，她怀着凛凛然不可侵犯的心情，钻进了被窝就向里侧卧；她的预定的策略是无论如何不理睬；可是，可是当一个热烘烘的强壮的身体从背后来拥抱她时，她忍不住心跳了，随后是使她的颈脖子感到麻痒的一阵密吻，同时有一只手抚摸到她胸前，她觉得自己的乳峰被抓住了，她开始想挣扎，但是对方的旋风一样敏捷的动作使她完全成了无抵抗，在热闷的迷眩中她被压着揉着，并且昏晕了。大概她也曾锐声叫罢。可是中什么用？只成为第二天人们谈笑的资料。

在先她以为总有许多话，许多恳求，她料不到竟是这样的袭击。这很伤害她的自尊心，但也逼她承认了自己的空想无经验，所以失败是当然。自从这一次后，她便抱着“由他怎么罢”的态度，她打算再作无效的挣扎，实在她也不能了。

〔中国〕茅盾《虹》，见《茅盾全集》第2卷58—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二五 愧 痛

（卢嘉川的被捕，使林道静焦虑不安。）

林道静清楚地记得他那天说的话：“三天之内一定来拿东西。”可是他再也没有来。她的希望一刻刻地减少，忧虑一刻刻地加多，疾愤的心情也一时时地加重。她想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无从去打听。所有认识他的人——许宁被捕了，罗大方去察北了。她也曾去找过卢嘉川的朋友李大嫂，但是李大嫂已经搬了家，院里的街坊谁也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道静终日若有所失似的坐立不安。

“为什么不决心留他住在这里？为什么不想尽办法帮助他？……有阻碍吗？为什么不冲破这些阻碍？”仿佛是自己出卖了同志似的，她

的心里感到了难忍的疾痛。她恨自己脆弱、犹豫，恨自己没有决心保护自己所尊敬的人；她也更加恨起余永泽的落后、自私。整天整天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翠绿色的孤单的小枣树。她觉得世界忽然变了色。她觉得她刚刚敞开幸福的大门，在她刚要迈进的时候，却突然紧紧地关闭了！没人的时候，她拿着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捏着、思索着——并没有依照他的话把它烧掉，她总还希望他会来拿它。很快的，她变得苍白而憔悴。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二六 羞 愧

A.（安娜的产褥热极其危重。渥伦斯奇感到安娜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病痛是他一手造成的。面对这痛苦的现实，安娜的丈夫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以“宽大”饶恕了他。渥伦斯奇的思想失去了他的“常规”。）

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谈话以后，渥伦斯奇走上了卡列宁家的门口的台阶，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了他在什么地方，他应当徒步还是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被剥夺了洗净他的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象从他一直那么自负和轻快地走过来的轨道上被抛出来了。他的生活的一切习惯和规则，以前看来是那么确定的，突然显得虚妄和不适用了。被欺骗的丈夫，以前是一直被描想成可怜的人，是他的幸福的一个偶然的而且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突然被她亲自召来，升在一个庄严的高峰上，在那高峰上，那丈夫显出自己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而倒是善良、正直和伟大。渥伦斯奇不由得这样感觉。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突然间互相调换了。渥伦斯奇突然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他的正直和自己的不正。他感觉到那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宽大的，而他却在自己的欺骗中显得卑劣和渺小。但是他在这个被他无理地加以轻蔑的人的面前所感到的自己的卑屈还不过形成了他的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现在感到

悲痛难言的是，最近以来他觉得渐渐冷下去了的他对安娜的热情，在他知道他永远失去她了的时候，竟变得比以前什么时候都更强烈了，她在她的病中认清了她，了解了她的心，而且感觉得好象他以前从来不曾爱过她似的。现在，当他开始了解她，而且适如其分地爱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了屈辱，在她心中关于他除了留下可耻的记忆以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就永远失去她了。最可怕的是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的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的好笑的羞愧的态度。他好象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站在卡列宁家的门口的台阶上，茫然不知所措。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60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祥子和虎妞结了婚。他从心里讨厌虎妞，可是又不得不在她的手里讨饭吃。他茫然地走在街上，决定洗个澡。）

脱得光光的，看着自己的肢体，他觉得非常的羞愧。下到池子里去，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他闭上了眼，身上麻麻酥酥的仿佛往外放射着一些积存的污浊。他几乎不敢去摸自己，心中空空的，头上流下大汗珠来。一直到呼吸已有些急促，他才懒懒的爬上来，浑身通红，象个初生下来的婴儿。他似乎不敢就那么走出来，围上条大毛巾，他还觉得自己丑陋；虽然汗珠劈嗒啪嗒的往下落，他还觉得自己不干净——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在刘四爷眼中，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3卷
135—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二七 羞 恨

A.（老李从丁二爷口中得知，一向玩弄女人的小赵正在和张大哥的女儿秀真相好。为了报答张大哥，丁二爷决心揍死小赵，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老李不想去看张大哥了；丁二爷的言语象胶粘在他的脑中，他不知道是钦佩丁二爷好，还是可怜他好。可是他始终没想起去拦阻丁二爷，好象有人能去惩治小赵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他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自己不去和小赵干？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吃累，不能舍命，不是不敢。但是，就凭那样一位夫人，也值得牺牲了自己，一生作个没起色，没豪气的平常人？自己远不如丁二爷，自己才是带着口气的活废物。什么也不敢得罪，连小赵都不敢得罪，只为那个破家，三天没和太太说话！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他问自己。什么也不会。学问，和生活似乎没多大关系。在衙门里作事用不着学问。思想，没有行动，思想只足以使人迷惘。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么标准？有什么用处？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

〔中国〕老舍《离婚》，见《老舍文集》第2卷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郅浩然为给受虐待的伤病兵士们抱不平，遭到毒打。）

五十分钟之后，郅浩然被挟持着，拖出大门去，交给了那些吃惊而惶惑的伤兵们。他小声哀哼着，呻吟着，而且突然感到羞愧。他是那样的哀恳过，显露过自己的可怜和卑怯。这羞愧由于那些伤兵的尊敬和不满而增强，他们轮流而争抢着背负他，这种亲切，是他曾经在风雨夜里向衡阳行军的路上感到过的，曾经在潼关当步兵连副时候寻找过的，而现在他又一次获得了，同时就更感觉到在那副官长面前自己的可怜，他自惭的充满了苦痛：“打死又能怎么样呢！”他内心指责着，“打死又能怎么样呢！”他要在这世界上报复，他是这样痛恨。他嘴里轻声说着感激那些伤兵关切的话，但心里想：“我要领着他们去当土匪，这些吃人骨头连声也听不见的人，非斫尽杀绝不结，我早怎么没想到呢？我这四年是多么糊涂呀！我要把这些人杀光，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子、妻子，连件衣裳也不留，我早就该想到，是的，我有太太，不是我现在能顾及她了。但愿她生活幸福，这一生我们是永久的告别了。”但就是在这种内心忿恨中，他还是时时想到他在受杖责时的可怜的哀呼，他羞愧。这羞愧的回忆他将永远也抹除不掉，他带着这个伤

痕，背负着这个耻辱的烙印，而用血来向世界报复。

〔中国〕 骆宾基《由于爱》，《见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第3卷575—57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一二八 羞 恶

（萨宁终于背叛了少女捷玛，背叛了爱情。几十年后当他翻阅“故纸堆”时，偶然发现了捷玛送他的订情物“石榴十字架”，往事“一幕一幕”“鲜明地浮现出来”。他感到羞愧，对自己充满了憎恶。）

……然而，回忆到他如此低三下四地向波洛佐娃太太哀告，回忆到他拜倒在她脚下，从而开始了他奴隶般的生涯的时候，——他不愿再看到被他召来的这些面容，他不愿再想下去了。这并不是他的记忆力不行——啊，决不是！他知道，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跟在那个时刻之后而来的是什麼，但是，羞愧压倒了他——甚至现在，经过了如许岁月以后，也还是这样，他害怕那种无法克服的对自己蔑视的感觉，他毫不怀疑这种蔑视感一定会浪潮般地向他涌来并且淹没所有其他的感觉得，如果他不命令自己的记忆保持沉默的话。但是，无论怎样规避这些产生的回忆，想把这些回忆完全压下去他却办不到。他想起他写给捷玛的那封糟糕的、痛哭流涕的、虚伪又可恨的信，这封信没有得到回答……到她那儿去，回到她身边——在欺骗了她，背叛了她之后——不！不！在他身上还多少剩下一点良心和正直，况且，他对自己的一切信任、一切尊重都已化为乌有了：他已经对什么都不敢保证了。萨宁还想起，后来他（啊，真是耻辱！）怎样派波洛佐夫的仆人到法兰克福去取他的东西，他怎样害怕得要命，怎样只想着一件事：快点离开这里，到巴黎去，到巴黎去；想起他又是怎样遵照玛丽娅·尼古拉也芙娜的吩咐去奉承和巴结伊波利特·西多雷奇的——并且向顿河弗献殷勤，在顿河弗的手指上他也发现了一枚铁戒指，这跟玛丽娅·尼古拉也芙娜送给他萨宁的那一枚完全一样！！！后来的回忆就更加糟糕，更加令人感到羞耻了。茶房给他送进来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庞塔略内·乞帕托拉，莫登斯基亲王殿下的宫廷歌手”等字样！他躲起来

不敢见这个老头，但却无法逃避在走廊上同他相遇——那张在一绺向上冲起的灰白头发下被激怒的脸，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那双火炭般燃烧着的老人的眼睛——并且听到了那威严的斥责和诅咒声：该诅咒的！甚至听见了那可怖的话：胆小鬼！卑鄙的叛徒！萨宁眯着眼，晃动着脑袋，一次又一次地把脸掉开——但他还是看到自己坐在旅行轿式马车的狭窄的前座上……在后面舒适的座位上坐着玛丽娅·尼古拉也芙娜和伊波利特·西多雷奇——四匹马在威斯巴登的大街上蹄声得得地跑着——去巴黎，去巴黎！伊波利特·西多雷奇吃着萨宁为他削好的梨，玛丽娅·尼古拉也芙娜瞧着萨宁，向这个被收为奴的人现出那早已熟悉的讥笑——一种占有者和统治者的讥笑……

而后来便是在巴黎的生活——以及一切屈辱，一切奴隶的可憎的痛苦，既不容许争风吃醋，又不容许抱怨诉苦，最后，他终于象一件被穿破了的衣服似的被人抛弃了……

后来就是回国、被毒害、被蹂躏的生活，碌碌无为的奔忙，辛酸而又无益的懊悔——以及同样辛酸而无益的恍惚状态——惩罚虽不显著，然而却每时每刻地、经常地在起作用，这正象虽属小疾但却难以治愈的病痛一样，一戈比一戈比地还债，这笔债是还不清的……

苦杯已经溢出——够了！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二九 懊 恨

（少女阿霞私约青年贵族恩·思幽会，并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恩·思因嫌弃阿霞是个私生女而拒绝了阿霞的爱情。但他非常爱阿霞，事后他十分悔恨。）

我匆匆地出了城，一直走到田野里去。烦恼，疯狂似的烦恼折磨着我。我不断地责备我自己。我怎么会没有想到阿霞改变我们会面的地点的理由呢？我怎么会没有理解她到这个老妇人家来付了多么高的代价呢？我怎么会不留住她呢？跟她单独地在那间幽暗的、差不多

没有亮光的屋子里面，我居然有力量，我居然有勇气把她从我的身边推开，甚至责备她。……现在，她的面影一直跟着我。我向她请求宽恕。她的苍白的脸，她的潮润的、羞怯的眼睛，她那低垂的颈项上的散发，她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上，这些记忆烧着我。“我是您的……”我又听到她那轻柔的低语。“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我不断地对我自己说。……这不是真的！难道我希望这样一个结局吗？难道我能够跟她分开吗？难道我能够失掉她吗？“疯子！疯子！”我怨恨地说了又说……

这时候夜来了，我迈着大步向阿霞住的宅子走去。

〔俄国〕屠格涅夫《阿霞》，见《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25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三〇 懊悔

A.（彼埃尔因为妻子爱伦的不忠和道洛号夫进行了决斗。道洛号夫为此受重伤。决斗后的晚上，彼埃尔独自呆在老伯爵的书房中，怎么也睡不着，对他和爱伦的婚事思前想后。）

“发生了什么呢？”他问自己。“我杀死了她的情人，是的，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的情人。是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我怎么样会做出这样的事？”内在的声音回答：“因为你娶了她。”

“但是我的过错在哪里？”他问。“是在你娶了她，却不爱她；是在你欺骗了自己和她，”于是他清楚地想起在发西利公爵家晚饭后的那个时间，他那时说出了这句很难出口的话：“Je vous aime.〔我爱你。〕”“全是因为这个！我那时就觉得了，”他想，“我那时便觉得，这是不对的事，觉得我没有权利做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的。”他想起了蜜月，并且为了这个回忆而脸红了。特别清楚而屈辱可羞的，是他想起了有一天，在婚后不久，在正午十二时前，他穿着绸宽服从卧室走进书房，并且在书房里碰见了总管家，他恭敬地鞠躬，看彼埃尔的脸，又看他的宽服，并且微笑了一下，好象是用这个笑容来表示他对于主人的幸福所持的恭敬同情的态度。

“我有多少次夸耀她，夸耀她的绝色，她的社交才能，”他想，“我

夸耀过我的房子，她在这里招待全彼得堡的人，我夸耀她的难以接近和美丽。这就是我所夸耀的地方！我那时想到，我并不了解她。在我想到她的性格时，我对自己说过多少次哦，我没有了解她，我没有了解她那种习以为常的镇静和满意，她没有任何爱好和欲望，那是我的错，而全部的答案就是这句可怕的话：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向自己说了这句可怕的话，于是一切都明白了！”

“阿那托尔常来向她借钱，吻她的光肩膀。她不给他钱，但是让他吻她自己。她的父亲，在说笑话的时候，常常唤起她的嫉妒；她却带着镇静的笑容说，她决不会愚蠢到嫉妒的地步。她常常这样说到我：‘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有一天我问她是否感觉到怀孕的征兆。她轻蔑地笑起来，并且说，她不是傻瓜，她不要小孩，说她决不替我生小孩。”

然后他想起她的思想的粗鲁和直率，她所特有的言语的鄙俗，虽然她是在最高级贵族社会中长成的。“我并不那么傻……你自己去试试看，……Allez vous promener，〔你走开吧，〕”她常常这么说。彼埃尔常常看到她在年老和年轻男女面前的成功，却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不爱她。“是的，我从来没有爱过她，”彼埃尔向自己说；“我知道，她是堕落的女人，”他向自己重复说，“但是我不敢承认这个。”

“现在道洛号夫，他在那里坐在雪上，并且勉强地微笑着，也许他要死了，用一种虚伪的英勇回答我的忏悔！”

……

“一切都怪她，一切都怪她一个人，”他向自己说；“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把自己同她联结在一起呢？为什么我向她说：Je vous aime〔我爱你〕呢？这是一句谎话，并且比谎话更坏，”他向自己说。“我有过错，应当忍受……什么？名誉的败坏，生活的不幸吗？哎，都不相干，”他想，“名誉不败坏也罢，荣誉也罢，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一切都不是由我决定的。”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B.（在戴莫夫因为用嘴吸一个白喉病人的薄膜而染上白喉死去之后，其妻才发现丈夫的真正价值，从心底里产生了真诚的懊悔。）

奥尔迦·伊凡诺夫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节目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真的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任什么人相比，真要算是伟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讥讽地眨眼，仿佛要说：“错过机会罗！错过机会罗！”她哭着冲出寝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的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

〔俄国〕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见《契诃夫小说选》第389—3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C.（伊莉莎白拒绝了达西的求婚要求，并提出了两点原因。第二天，她读了达西派人送来的一封信，感到自己轻信了韦翰的假话，误解了达西。）

她越想越惭愧得无地自容。不论想到达西也好，想到韦翰也好，她总是觉得自己以往未免太盲目，太偏心，对人存了偏见，而且不近情理。

她不禁大声叫道：“我做得多么卑鄙！我一向自负有知人之明！我一向自以为有本领！一向看不起姐姐那种宽大的胸襟！为了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我待人老是不着边际地猜忌多端，而且还要做得使我自己无懈可击。这是我多么可耻的地方！可是，这种耻辱又是多么活该！即使我真的爱上了人家，也不会盲目到这样该死的地步。然而我的愚蠢，并不是在恋爱方面，而是在虚荣心方面。开头刚刚认识他们两位的时候，一个喜欢我，我很高兴，一个怠慢我，我就生气，因此造成了我的偏见和无知，遇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我就不能明辨是非。我到现在才算有了自知之明。”

〔英国〕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第235—2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三一 悔 恨

A.（慧女士在法国公园与抱素幽会以后，回到寓所，夜不能

痒。)

公园中的一幕还在她的眼前打旋，我们这慧小姐躺在狭小的行军床上辗转翻身，一时竟睡不着。一切旧事都奔凑到发胀的脑壳里来了：巴黎的繁华，自己的风流逸宕，几个朋友的豪情胜概，哥哥的顽固，嫂嫂的嘲笑，母亲的爱非其道，都一页一页地错乱不连贯的移过。她又想起自己的职业还没把握，自己的终身还没归宿；粘着她的人有这么多，真心爱她的有一个么？如果不事苛求，该早已有了恋人，该早已结了婚罢？然而不受指挥的倔强的男人，要行使夫权拘束她的男人，还是没有的好！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青春剩下的不多，该早打定了主意罢？但是有这般容易么？她觉得前途是一片灰色。她忍不住要滴下眼泪来。她想：若在家里，一定要扑在母亲怀里痛哭一场了。

“二十四岁了！”她心里反复说：“已经二十四岁了么？我已经走到生命的半路了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飞一般过去，是快乐，还是伤心呀？”她努力想捉住过去的快乐的片段，但是刚想起是快乐时，立即又便为伤心的黑影了。她发狂似的咬着被角，诅咒这人生，诅咒她的一切经验，诅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让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罢，她一定要十二分谨慎地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要周详计划如何使用这美满的青春，她决不能再让它草草地如痴如梦地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完了，她好比做梦拾得黄金的人，没等到梦醒就已胡乱花光，徒然留得醒后的懊怅。“已是二十四岁了！”她的兴奋的脑筋无理地顽强地只管这么想着。真的，“二十四”像一支尖针，刺入她的脑壳，直到头盖骨痛的像要炸裂；“二十四”又像一个飞轮，在她头里旋，直到她发昏。冷汗从她额上透出来，自己干了，又重新透出来。胸口胀闷的像有人压着。她无助地仰躺着，张着嘴喘气，她不能再想了！

.....

慧颓然再躺下，第二次回忆刚才的恶梦。梦中的事已忘了一大半，只保留下最精采的片段。她禁不住自己好笑。头脑重沉沉地实在不能再想。“抱素这个人值得我把全身交给他么？”只是这句话在她脑中乱转。不，决不，他至多等于她从前所遇到的男子罢了。刚强与骄傲，又回到慧的身上来了。她自从第一次被骗而又被弃以后，早存了

对于男性报复的主意，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议论讥笑，她是不顾的；道德，那是骗乡下姑娘的圈套，她已经跳出这圈套了。当她确是她自己的时候，她回想过去，决无悲伤与悔恨，只是愤怒——报复未尽快意的愤怒。如果她也有悲哀的时候，大概是想起青春不再，只剩得不多几年可以实行她的主义。或者就是这一点幽怨，作成了夜来噩梦的背景。

慧反复地自己分析，达到了“过去的策略没有错误”的结论，她心安理得地起身了，当她洗好脸时，她已经决定：抱素再来时照旧和他周旋，公园里的事情，只当没有。

〔中国〕茅盾《蚀·幻灭》，见《茅盾全集》第1卷
28—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B.（贫苦农民陈水盛没钱给读国中的儿子注册，把辛苦几个月收获的地瓜卖了一百多元钱还是凑不上学费。他孤注一掷，想靠赌碰碰运气，却又全输光了。）

全输光了！卖了一天地瓜赚来的一百多块钱，全给输了。

他挑起搁放在墙角下的空箩筐，觉得轻飘飘的。

早知道会输，就不赌了。一百八十几块钱，苦了春花几个月，挑肥锄草，就巴望着这一天，卖了钱凑给孩子去注册读国中。现在，全输掉了。

细细的雨丝打在水盛的身上，使他感到冰冷冰冷的。

回去怎么向春花解释呢？反正一百多块钱也不够注册，所以就拿去赌了。我原以为用这些钱去赢更多的钱，孩子上学就不用发愁了，谁知道会输呢？早知道会输，我就不赌了。

他心里这么设计着一些回答，以便向妻子做个交待。事实上，他原来也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会冒险去赌。这一点他沉重的心情感到稍稍的安慰。

但是不论怎么说，孩子明天就要注册了，连这点钱都没有，难道叫孩子不要上学，也在这个贫困的渔村混一辈子吗？也让他象我这样一辈子都在借债过日子吗？

水盛这样想着，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不禁又自责起来，心里充满

了仇恨。

[中国·台湾] 王拓《炸》，见《台湾作家小说选集》
(四) 第3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三二 愤 恨

(老公爵安德莱死了。这时法军距离保古恰罗佛只有十五里地。许多人都劝玛丽亚公爵小姐快离开。但她沉浸在亡父的悲哀中，愿意陪父亲留在这里。当她听到布锐昂要她去向法国将军寻求保护时，她气愤极了，决计立刻离开保古恰罗佛。)

“要是安德莱公爵知道她是在法军的掌握中，那就好了！她，尼考拉·安德莱维支·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求拉摩将军先生保护她，受他的恩惠！”这个思想使她恐怖、使她发抖、使她脸红、并且使她感觉到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忿怒和自尊。一切痛苦的事情，尤其是那会使她受到屈辱的事情，她都清楚地想到了。“他们，法国兵，要住在这个房子里，拉摩将军先生要占用安德莱公爵的书房；他将为了消遣而翻动并阅读他的书信和文件。保古恰罗佛〔布锐昂小姐要向他尽保古恰罗佛的地主之谊〕。他们要出于恩惠给我一间房；兵士们要挖毁父亲的新坟，偷去他的十字架和星章；他们要向我谈起他们对俄国人的胜利，要虚伪地表示同情我的悲哀……”玛丽亚公爵小姐不是用她自己的想法来考虑，而是觉得她应该用她父亲和哥哥的想法为她自己考虑。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三三 憎 厌

A. (爱赫留朵夫从玛丽爱特看戏的剧场中愤怒地走出来，又碰上了一个“身段优美，装束妖冶”的淫荡女人。他脑子里翻腾着对玛丽爱特一类女人的厌恶。)

……他心里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根本没想到这种事而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这个女人至少老实些，那个女人却一味装假。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那个女人却是放纵这种又可爱又可恶又可怕的情欲，寻欢作乐。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肮脏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那个女人却是一剂毒药，谁接触她，谁就会不知不觉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跌进它的陷阱，分不清好歹。这才可怕呢。”

这一层聂赫留朵夫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象他看见前面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天夜里地面上没有让人静心休息、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朦朦胧胧的奇怪亮光。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同样不再存在愚昧的黑暗，使他昏然入睡。一切都是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卑鄙龌龊，不值一提的。而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司空见惯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风靡一时，被人们费尽心机加以美化。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这些事忘掉，避开，但他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还没有看到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象他不知道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光显得朦胧、暗淡、古怪，他却不能不看见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又快乐又惶恐。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11月版。

B. (母亲坐在群众中，听着反动当局对儿子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审判，感到“法庭”根本无视真理，所以她对“审判”失望了，对这些法官、警官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嘴脸一下子看得更清楚了。)

母亲觉得他们全都在盘算着她的儿子及其同志们的血肉之躯，盘算着那些满腔热血、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筋骨和肢体。这样的身躯，在法官们的心中激起了象乞丐才有的那种恶意的嫉妒，燃起了象体弱多病的人所怀有的那种顽固的贪欲。法官们咂着嘴唇，仿佛为失去这些能够劳动、生产、享受和创造的躯体而深感遗憾。现在，这些身躯就要结束劳动生涯，脱离现实生活，使别人再也不能支配他们，再也不能利用和吞噬他们的气力了。因此，这些年轻人在老法官们的心里，引起了那种衰弱的野兽恼怒的复仇情绪，这野兽看到新鲜事物，但已无力攫取，又不能利用别人的力量来使自己饱食一顿，眼看可以充饥的来源渐渐离开自己，不禁发出痛苦的嗥叫和凄凉的哀鸣。

母亲越是仔细打量这些法官，这种粗浅奇怪的想法就变得越加明显。母亲觉得，这群过去可以大啃大嚼的饿鬼，现在竟毫不掩饰自己贪得无厌的狂热和无可奈何的愤慨。她作为妇女和母亲，儿子的身体任何时候都要比所谓精神这个东西更加珍贵。所以，她看到这些死气沉沉的目光掠过儿子的面孔，触及儿子的胸膛、肩膀和双手，碰到他滚热的肌肤，就不禁觉得可怕。这种目光好象在寻找机会起火燃烧，烧热他们已经硬化的血管和萎缩的肌肉里的血液。这些半死不活的家伙，虽然要把年轻的生命判刑流放，但是由于受到对这些年轻生命的贪欲和嫉妒的刺激，现在稍稍有了生气。

〔苏联〕高尔基《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C.（配力克里斯在发现了安提奥克斯国王与公主的乱伦行为后的内心独白。）

配力克里斯 殷勤的礼貌把罪恶掩盖得多么巧妙！正像一个伪君子一样，除了一副仁义的真面具以外，便没有一毫可取的地方。要是我果然解释错了，那么你当然不会是那样的坏人，因贪淫而出卖你的灵魂；可是现在你是父亲又是儿子，因为你非礼拥抱了你的女儿，而那种快乐，原是应该让丈夫而不是让父亲享受的；她是吃她母亲血肉的人，因为她玷污了她母亲的枕席；两人都像毒蛇一样，虽然吃的是芬芳的花草，它们的身体内却藏着毒液。安提奥克，再会吧！因为智

黛告诉我，凡是能够动手干那些比黑夜更幽暗的行为而不知惭愧的人，一定会不惜采取任何的手段，把它们竭力遮掩的。一件罪恶往往引起第二件，奸淫和杀人正像火焰和烟气一样互相联系。毒药和阴谋是罪恶的双手，是犯罪者遮羞的武器；为了免得我的生命遭人暗算，我要赶快逃出这危险的陷阱。

〔英国〕莎士比亚见《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莎士比亚全集》（10）第2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D.（一个不爱自己的丈夫的妻子，内心何其痛苦！）

她睡在丈夫身边，夜复一夜地忍受着失眠之苦。有时她内心十分痛苦难熬。当这种心情加剧就象羊犄角撞痛了她时，或者当一种要弄醒她丈夫揍他几拳或与他亲热一番的心情变得极其强烈时，她便悄悄地溜下床，蹑手蹑脚地走到更衣室，打开窗子。这时这个小房间立刻充满了细微的声息：可以听到神秘的脚步声，昆虫的鼓翼声，树叶发出的簌簌响声。在夏季炎热的夜晚，在布满星辰的天空下，还可以听到躲藏在橡树皮内的蟋蟀有节奏的叫声。

她赤着双脚站在席子上，虽然逐渐感到全身发冷，但是却不知为何她总感到在这个房间里她好过多了。

.....

她躺在沙发里耐心地等着开饭，期待着路易斯回来，但可能性并不大。虽然她早已跟他言归于好，又成为他的太太了，但是对此布里希达也无所谓了。她已经不再爱他。这时她反而感到内心不痛苦了。正好相反，一种突如其来的、宁静的情感占据了她的内心世界。任何人、任何事都伤害不了她了。也许真正的幸福就在于认识到过去的幸福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对生活无所苛求，也就会无所畏惧了。最后我们才得以享受每个小小的欢乐，只有这些欢乐才是持久的。

.....

.....她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无法离开更衣室。没法离开那个被可怕的白光射入的更衣室。就好象整个屋顶被完全掀掉了一样，一道道强烈的光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射入她全身的毛孔，无情地烘烤着她。

在这种无情的光线下，她什么都看清楚了：路易斯布满皱纹的脸，她那双青筋暴露的手臂，颜色极不协调的窗帘。受惊的布里希达奔向窗口。现在窗子一打开就面对狭窄的街道。街道狭窄得几乎要使她的小房间仿佛要被令人眩目的摩天大楼的门面所挤碎。那座大楼的底层装饰着许多摆满瓶瓶罐罐的橱窗。在街角上可以看到涂有红油漆标志的加油站，门前停放着一长串汽车。穿着短袖衬衫的孩子们在街心踢足球。

所有这些丑陋的景象均映照在她的镜子里。现在从更衣室的镜子里可以看到挂满衣物与鸟笼的铁皮洋台。

人们破坏了她心爱的环境，暴露了她的秘密，犹如把她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她处于众目睽睽的街心之中。人们可以看到她跟一个老是把背部对着她睡觉、无法使她生儿育女的老头子生活在一起。她不明白怎么到那时候，她还不曾想有孩子，当时怎么竟会同意这一辈子不要孩子的想法呢？她也不懂过去一年来怎么会容忍得了路易斯这副笑脸，这种勉强装出来的青年人的笑脸，这种人为的、不自然的假笑。这是人们在特定场合下为了应酬而培养出来的一种假笑。

“骗人的！”她过去的容忍、保持平静也都是假的、骗人的。她过去一直在要求着爱情，是的，要求爱情、旅行、狂热的爱情……

〔智利〕路易莎·邦巴尔《树》。

一三四 嫌 憎

（敌人阵地上留下了尸体与伤兵。伤兵的哀嚎与惨叫使敌师长何莽恨之入骨。）

师长何莽最头痛的一件事，是众多的伤兵无法处理。轻伤的，他们自己会爬、会走，包包扎扎以后，可以集中到一个地方去，重伤的倒在阵地上，自己爬不下去，救护兵也到了需要别人救护的地步。这些重伤兵，断了腿的，打穿了胸腹的，在阵地上躺着、哭叫着，使没死没伤的士兵们只能闭着眼睛打枪，他们看到死了没人收尸，伤了没人救治，眼泪就止不住地滴下来。他们悲伤、叹息、战栗、恐惧、忿

恨、怒骂。为了求生，有的跑到解放军方面去，有的就在解放军打到面前的时候，举枪投降。何莽不想知道，但是终于知道了这种景象，不能不感到士兵们斗志瓦解的危险。于是，他命令各个团组织了掩埋队，死了的就地掩埋，重伤的进行秘密活埋。

〔中国〕吴强《红日》第16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

一三五 疑 虑

A.（乔子手中提着诗郎结婚的请帖，一夜没有合眼。）

悲愤的情绪已渗透了我的全身。我感到异常委曲和忿怒。可是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做尽坏事的女人。我竭力地想：诗郎叛卖我，那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死掉这条心吧！然而在这以前，我一定要见一见他，听听他的真心话。他真的象他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为我而痛苦吗？他真的离不开父亲和家庭，为了我这个同他父亲发生过关系的女人而苦恼吗？他真的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吗？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宣布结婚也未免太快了。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我一定向他问清楚，好让我口服心服。要是我能信服他说的话，那么我就老实地跟他一刀两断。再重新开始我新的人生。……整整一夜，我反来复去地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石川达三《恶女手记》第110页，海峡文艺
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B.（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列文和几位独身朋友一道在旅馆中吃饭。大家边吃边谈，恋爱观各不相同。客人们离开后，列文对自己的婚事一下子不踏实起来。）

当剩下他一个人，回忆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的时候，列文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自由的心情吗？这问题使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知道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变得沉思了。他突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怀疑。“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是，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的时候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浮上了他的脑海。他嫉妒起渥伦斯奇来，好象一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她和渥伦斯奇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

他迅速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的心里怀着绝望，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她都怀着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C. (万福的渔船在巴士海峡遭了台风的袭击，他的妻子秋兰急着去轮船公司问讯，得到的答复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广播说台风正是从巴士海峡来的，这又引起了她的疑虑。)

原来万福这趟是到巴士海峡作业，难怪别的船都回来了他还没回来。但是，电台广播不是说这次台风就是从巴士海峡来的吗？台风来得那么快，他跑得及吗？

秋兰这样一想，一种不安的情绪立刻又蚂蚁一般轻轻地咬着她的胸腔。

要是船进了高雄港，公司也应该知道呀。船公司对每一只船的动向一直都是很注意的，报务员应该也会打电报回来报告，怎么林的没说呢！

秋兰突然停住脚步，想了想，又安慰着自己：“如果船真的出事，那么林的也绝不会那么无事人似的，讲起话来还嘴笑眼笑的……这是天大的事情呀。”

这样一想，她又略略放了心，但是心里却始终疑疑惑惑的，想再趑回公司问个清楚，又怕别人嫌她啰嗦，笑她神经质。想不问，又觉得不安，她低着头慢慢走着，心里这样那样反反覆覆着。最后，已经走到通往她家的石梯前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又转身走向公司。

〔中国·台湾〕王拓《望君早归》，见《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四）第3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三六 疑 惧

A.（安公子携银赴父亲任所，在客店遇到十三妹。十三妹因在客店外听到安公子雇的脚夫计划谋害安公子的交谈，对安公子十分注意。）

安公子当下便有些狐疑起来，心里赅赅道：“这女子好生作怪！独自一人，没个男伴，没些行李，进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呆呆的单向了我这间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说：“是了！这一定就是我嬷嬷爹说的那个给强盗作眼线看道路的什么婊子罢？他倘然要到我这屋里看起道来，那可怎么好呢？……”想到这里，心里就象小鹿儿一般突突的乱跳。又想了想，说：“等我把门关上，难道他还叫开门进来不成？”说着，跣踏的一声把那扇单扇门关上。谁知那门的插关儿掉了，门又走扇，才关好了，吱喽喽又开了；再去关时，从帘缝儿里见那女子对着这边不住的冷笑。公子说：“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这门关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见那穿堂门的里边东首靠南墙放着碾粮食一个大石头碌碡，心里说：“把这东西弄进来顶住这门就牢靠了；万一褚一官今日不来，连夜间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儿的。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西湖书社1981年版。

B.（为了出卖庄园，萨宁结识了一位“任性的有钱女人”。这位

贵妇人“不择手段地博取他的欢心”，他想着刚订婚两天的捷玛，心中充满了疑惧。）

啊！萨宁一跨进自己的房间，就深深地、快乐地吁了一口气！是呀：玛丽娅·尼古拉也芙娜说得对——他是需要休息了；在新结识了这些人，新遭遇了这许多事情，进行了这许多谈话以后，在领略了这个冲向他的头脑，钻进他的灵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烟雾——也就是说，经过这出乎意料地、不请自来地同他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女人接触以后，他是需要休息了！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他得知捷玛爱他，并且成为她的未婚夫的第二天！这简直是亵渎神圣！他暗自千百次地请求他那纯洁的、白璧无瑕的少女宽恕他——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他千百次地吻她送给他的那个小十字架。倘若他没有希望迅速而顺利地完他专程来威斯巴登要办的这件事——他就会急急忙忙地离开这里回去，奔向心爱的法兰克福，奔向那他现在已属于其中一员的亲爱的家，奔向她那儿，扑倒在她那可爱的脚下……但是无计可施！必须把这一海碗苦酒喝干，必须穿戴好，必须去吃午饭——然后，再从那儿去剧场……但愿在明天她能快点放他走！

还有一点使他不安，使他生气，那就是他以一种爱恋，激动和感激的欣喜想到捷玛，想到他俩的共同生活，想到正在向他招手的未来的幸福——可是，这个奇怪的女人，这位波洛佐娃太太却纠缠不休地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不！不是晃来晃去，而是令人讨厌地站在……正是这样，诚如萨宁以一种特别的幸灾乐祸所说，令人讨厌地站在他的眼前——而他竟不能摆脱她的面影，不能不听到她的声音，不能不想起她说的话——甚至还不能不闻到从她衣服上发出的那种特别的香味，犹如黄百合花香的那种清香扑鼻的香味。很明显，这位太太是在耍弄他，不择手段地博取他的欢心……这是为的什么呢？她要干吗？难道这仅仅是一个任性的有钱女人——很可能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恶作剧！还有这位丈夫？！究竟他是什么人呢？他跟她是什么关系呢？而且，这些问题为什么又会钻进他萨宁这个既跟波洛佐夫先生又跟他的太太毫无关系的人的头脑里来的呢？为什么甚至在他全身心面向另外一个犹如白昼般光辉灿烂的情影的时候，也摆脱不了这个纠缠

不已的面影呢？这一切怎么又敢于透过那几乎神圣的面容而显现出来的呢？它不仅显现出来——它甚至还粗鲁无礼地、得意地笑着。那灰色的、凶猛的眼睛，那脸蛋上的酒窝，那蛇一样的发辫——难道这一切就似乎粘在他身上了吗？而他竟没有力量，竟不能够甩开和扔掉这一切！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明天这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明天她会放他走吗？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1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C.（父亲要丑松隐瞒自己的低贱出身，而自己崇拜的思想家莲太郎要丑松蔑视落后而野蛮的身份制度。）

啊，要说！现在正是好时机。

丑松认为，这样做决不是破坏一生的戒规。如果是同一般的人谈起此事，那多年的苦心就会付诸东流。可是这只是对他一个人讲，就象是对亲兄弟讲一个样，根本不会出什么差错。丑松为自己辩解着。他不是一个人没有头脑的人，决不会把父亲那不容变更的话置之度外，去学着干那种陷自己于死地的蠢事。

“要隐瞒！”

这时，丑松的心里响起了父亲严厉的声音。象劈头一盆冷水，使他浑身不停地打起颤来。丑松不能不犹豫了一阵，嘴里叫着“先生、先生”，心里急得不知怎么说才好。他觉得背后有股无形的力量在钳制着自己，使他不能随心所欲。

“千万不要忘记！”这声音又在心底响起。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一三七 疑 妒

A.（大介一直怀疑妻子宁子与父亲敬介之间有苟且之事。）

莫非那个时候父亲和妻子宁子就在这间浴室的冲澡场里，象蛇互相纠缠一般粘贴在一起了？这种前尘后事在大介的脑海里汹涌起伏。这个“莫非”的疑团，打三十九年前就如同泥沼一样沉淀在他的内心底里。他最初起疑，是在宁子嫁过来的翌年三月女孩节那天。在这之前，父亲喜欢宁子，自己以为公公心疼儿媳妇，这是人之常情；加上儿媳妇又是公卿华族小姐出身，与众不同。可是女孩节那天，大介目睹了宁子一边整理歪了的和服领子，一边带着苍白的面孔，从日本房那边经过走廊跑了回来。从这天起，大介便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莫非”的怀疑。尽管如此，大介既没向父亲，也没向宁子追问过此事。这固然是大介有自尊心，同时也是对掌握绝大权力的一家之长的父亲感到畏惧的缘故。当时还是个青年的大介，内心受到不可名状的猜疑和嫉妒的折磨，以及有口难言的忧郁感的侵蚀。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158—159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B.（麦德罗的妻子艾尔茜西娅怀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有私情后，千方百计想搞清楚这件事情。一次，她跟踪了那个女人；但后来终于跟不上，眼睁睁看着她走掉了。）

回到家里，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想拿起锤子干活，但是却怎么也干不下去。她时而走到窗前，关上窗或打开窗，时而又从窗前走回来；有时觉得屋里太亮，有时又觉得屋里太暗。她口干舌燥，便凑到水龙头上喝水，但却越喝越渴。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幽会呢？他们会象未婚夫妻那样，在林荫大道上相聚吗？或者她真是到姐姐家里去，由姐姐给他们拉皮条吧？也许他们是到火车站附近那个可以租用几个小时的旅馆里去了吧？然而，麦德罗没钱付旅馆费。昨天她倒给了他一个里拉，但是他打牌时输了一些，后来又用这些钱和姜诺托对半付了酒钱。剩下的钱或许够他租一间房间，在里面呆几个钟头吧？说不准他会让伊迪娜付钱？她身边总带着钱，出门的时候，钱包里起码要搁上一个盾。……“今天晚上以前”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她就不配称作一个圣弗雷迪阿诺区的女人，她就永远也不配跟人家说自己是在那儿出生的。她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

〔意大利〕瓦思科·普拉托里尼《麦德罗》第251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一三八 犹 疑

A. (陈水盛为使孩子上学，不得不向杂货店老板娘借债，条件是以自己的儿子作抵押，他在这苛刻的条件下犹疑了。)

“过了期限，你的儿子就要变成我的儿子了。”她说。她一定会虐待他的，这个精打细算的刻薄的女人，一定会打他，叫他做粗重的工作，把年轻幼弱的力量都榨取光了。我怎么能这样把阿雄押给她呢？“我还要白白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还要替他弄便当，给他去上学。”她这样说。伊娘哩！她要会这样好的话，天都会下红雨，马都要生角，太阳也不会落山啦！……不过她既然这么亲口说了，也不能不算数呀。我去请杜村长、三叔公来做公证人，他们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我就当面和她讲清楚，她自己亲口这么讲的，怎么能不算数？但是，以后我要如何向春花交待呢？为了五百块钱就拿儿子去抵押，她会把我陈水盛想成什么样的人呢？废人！垃圾！从此她就会更瞧不起我了。……但是，为了孩子，这也是值得的，何况我很快就会把钱还掉，很快就能把孩子接回来了，将来她会谅解我的。但是在孩子的前面又要如何向他解释呢？爸爸把你押给别人了，……。

水盛不敢再想儿子的反应，他的眼泪已经涟涟地从腮边滚了下来。

〔中国·台湾〕王拓《炸》，见《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四)第3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B. (彼尔陷在伐西里王爵为他设的包围圈中不能自拔，他虽企图摆脱爱伦的诱惑，但并未成功，反而愈陷愈深。伐西里王爵为了使彼尔尽快向他女儿求婚，几乎每天晚上举行实际上是为他而举行的晚会，这使得彼尔的头脑整日被这件事缠绕着。)

在安娜·巴甫罗夫娜的“招待会”六个星期以后，在他既经决定

娶爱伦是一种不幸、他应当避开她走掉、那失眠的一夜以后，彼尔空有那决定，并未离开伐西里王爵家，并且恐慌地觉得，在人们眼中，他同她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他无法恢复他先前对她的看法，他不能摆脱她，尽管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也不能不把他的命运同她的结合起来。……他每天对自己说同一件事：“是我懂得她、认清她的真相的时候了。是我先前错了呢？还是我现在错了？不对，她并不蠢，她是一个出色的少女，”他有时自言自语道，“她从来不犯错误，从来不说一句蠢话。她说得很少，不过她的话总是清楚的，简单的，”所以她并不蠢。她从来不羞怯，现时也不羞怯，所以她不会是一个坏女人！”

……彼尔知道，人人在等待他说一句话，跨过一定的界限，他也知道他早晚要跨过去，但是一想到那可怕的步骤，他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在他觉得越来越接近那可怕的深渊的一个半月内，彼尔有一千次自言自语道：“我在干什么呀？我需要决心。难道我就没有决心？”

他愿意作一种决定，但是他不安地觉出，在这问题上，他缺乏他过去觉得有也实在有的意志力。……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三九 戒 忌

A.（赵辛楣自以为他和方鸿渐同时爱着苏文纨，总想在苏小姐面前压倒鸿渐。其实，此时鸿渐正热恋着唐晓芙。）

赵辛楣对方鸿渐虽有醋意，并无什么你死我活的仇恨。他的傲慢无礼，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见小国外交代表开谈判时的态度。他想把这种独裁者的威风，压倒和吓退鸿渐。给鸿渐顶了一句，他倒不好像意国统领的拍桌大吼，或德国元首的扬拳示威。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诀，一时上对答不来，把嘴里抽的烟卷作为遮掩的烟幕。苏小姐忙问他战事怎样，他便背诵刚做好的一篇社论，眼里仍没有方鸿渐，但又提防着他，恰像慰问害传染病者的人对细菌的态度。鸿渐没

兴趣听，想跟唐小姐攀谈，可是唐小姐偏听得津津有味。鸿渐准备等唐小姐告辞，自己也起身，一同出门时问她住址。辛楣讲完时局，看手表说：“现在快五点了，我到报馆溜一下，回头来接你到峨嵋春吃晚饭。你想吃川菜，这是最好的四川馆子，跑堂都认识我——唐小姐，请你务必也赏面子——方先生有兴致也不妨来凑热闹，欢迎得很。”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B.（杨晓冬听完银环关于小高的汇报以后，心中油然产生了对她的爱慕之情，然而特殊的工作环境，又使他不能不控制自己的感情。）

杨晓冬从背后看着她那轻盈而俊丽的身材，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我了解你，……”他心情经过种种活动，叹出一口气，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晓冬呵，晓冬！党派你进都市，是来开展工作，还是追求什么个人问题？你知道吧！下面对领导，固然看原则，更多的人是看生活作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是从生活作风来的。你才二十八岁，年轻嘛，为党为人民再工作五年、十年，再来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大不了？也许，这种观点遭人反对，甚至连年迈的母亲都不同意。但这终于是一种观点，一个共产党员心甘情愿的观点。我相信，真要懂得革命利益第一，个人利益摆在第二位的同志，他是不会非难的……”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256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一四〇 戒 惧

A.月亮高挂在天上。在暗黄的油灯照着的屋里呆久了，一下子走出室外，反而感到有些不适应。微弱的月光，顺着家家户户的房顶，把房檐的影子照映在街道的雪地上。夜霭象烟雾一样笼罩着这个市镇，眼前的一切显得辽阔深空，而又寂静荒凉。如果确有“烟笼寒月”之说的话，也许就是指的这种月夜景色吧。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

涌上了丑松的心头。

好象有人从背后跟来，你慢他也慢，你快他也快，紧跟不放。丑松想回过头去望望，可怎么也不敢回头。啊，一定是有人来抓自己，越这么想，就越感到有人在身后悄悄地向自己靠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猛地向自己扑过来。一直来到镇上拐角的地方，那脚步声才忽然消失了，丑松这才定下神来，放心地嘘了一口气。

往前走去，月色朦胧，更使他疑神疑鬼。看！在月光下，不是有个什么东西立在那儿么？在那阴暗的地方，莫非潜藏着什么东西？在朦胧的月色下辨认对面慢慢过来的人影时，丑松总是提心吊胆，感到好象危险在向他逼近一样。影子向他膘了一眼，就一晃而过了。

这天晚上还不算太冷，但一个疑心坏事传千里的人，对这寒夜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天空阴霾，灰云低垂。星星隐没了，只有一颗星在发光。路边的人家都已关了门，到处都有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丑松在这寂静的夜里，从镇上走过时，稍有一点奇怪的动静，都会使他大吃一惊。

〔日本〕岛崎藤村《波戒》第230—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B.（小飞蛾看见罗汉钱就不寒而栗，而女儿艾艾眼下正经历着自己年轻时的喜悦与惊惧，她不能让自己的悲剧重落在女儿身上。）

其实她怎么睡得着呢？五婶那两句话好象戳破了她的旧伤口，新事旧事，想起来再也放不下。她想：“我娘儿们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一样呢？当初不知道是什么鬼跟上了我，叫我用一只戒指换了个罗汉钱，害得后来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直到现在还跟犯人一样，一出门人家就得在后边押解着。如今这事又出在我的艾艾身上了。真是冤孽：我会干这没出息事，你偏也会！从这前半截事情看起来，娘儿们好象站在一个圈子里，傻孩子呀！这个圈子，你妈半辈子没有得跳出去，难道你就也跳不出去了吗？”她又前前后后想了一下：不论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姊妹们，不论是才出了阁的姑娘们，凡有象罗汉钱这一类行

为的，就没有一个不挨打——婆婆打，丈夫打，寻自尽的，守活寡的……“反正挨打的根儿已经扎下了！贱骨头！不争气！许就许了吧！不论嫁给谁还不是一样挨打？”头脑要是简单一点，打下这么个主意也就算了，可是她的头脑偏不那么简单，闭上了眼睛，就又想起张木匠打她那时候那股牛劲：瞪起那两只吃人的眼睛，用尽他那吃人气力，满把子揪住头发往那床沿上“扑差”一按，跟打骡子一样一连打几十下也不让人喘口气……“妈呀！怕煞人了！二十年来，几时想起来都是满身打哆嗦！不行！我的艾艾哪里受得住这个？……”就这样反一遍、正一遍尽管想，晌午就连一点什么也吃不下去，为着应付她妈，胡乱吃了四五个饺子。

〔中国〕赵树理《登记》，见《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一四一 烦躁

A.（聂赫留朵夫从审理玛丝洛娃等罪犯的法庭上下来后到朋友柯察金公爵小姐家“散散心”，但他心里总闪现着玛丝洛娃受审的影子，烦躁不堪。）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感到很愉快，不仅因为这种豪华的气派使他觉得舒服，而且周围那种亲切奉承的气氛使他高兴。今天呢，说也奇怪，这座房子里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侍仆、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什么都使他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作势，很不自然。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妄自尊大的自由派论调，讨厌柯察金老头那种得意扬扬的好色的公牛般身材，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的满口法国话，讨厌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那种拘谨的样子，尤其讨厌米西说到他时单用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常常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眯细眼睛或者在月光底下瞅她，看到了她身上的种种优点，他觉得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有时他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面看她，这样就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种种缺点。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

日子。今天他看见她脸上的每道皱纹，看见她头发蓬乱，看见她的臂肘尖得难看，尤其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简直同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模一样。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11月版。

B. (章秋柳回到自己的寓处后，觉得坐立不安。)

她暴躁地脱下单旗袍，坐在窗口吹着，却还是浑身热刺刺的。她在房里团团地走了一个圈子，眼光闪闪地看着房里的什物，觉得都是异样地可厌，异样地对她露出嘲笑的神气，像一只正待攫噬的怪兽，她皱了眉头站着，心里充满了破坏的念头。忽然她疾电似的抓住一个茶杯，下死劲摔在楼板上；茶杯碎成三块，她抢进一步，踹成了细片，又用皮鞋的后跟拚命地研研着。这使她心头略为轻松些，像是已经战胜了仇敌；但烦躁随即又反攻过来。她慢慢地走到梳洗台边，拿起她的卵圆形的铜质肥皂盒来，惘然想：“这如果是一个炸弹，够多么好呀！只要轻轻地抛出去，便可以把一切憎恨的化作尘埃！”她这么想着，右手托定那肥皂盒，左手平举起来，把腰肢一扭，摹仿运动员的掷铁饼的姿势；她正要把这想像中的炸弹向不知什么地方掷出去，猛然一回头，看见平贴在墙壁的一扇玻璃窗中很分明地映出了自己的可笑的形态，她不由地心里一震，便不知不觉地两手垂了下去。

〔中国〕茅盾《蚀·追求》，见《茅盾全集》第1卷
375—3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C. (居家养病的张女士深爱着她的男友何若华，但从来访的兰女士的言谈中，她发现在自己病中的几天内兰女士同何若华过从甚密。)

剩下张女士独自深埋在愁思中。

像开了留声机似的，兰女士的话很分明的一句一句地还在张女士耳边响；信是一封一封接连着来，又是三天两头的来拜访；忠实，恳切，恭顺！张女士觉得这些字刺痛了她的耳朵。她不愿意再听，她祈望立刻忘记了这一切的对话。可是徒然，针尖样的语句还在她耳内钻，

而且直抵脑部，使她的头也涔涔然痛了。她把两手按在耳朵上用力地揪着，于是就有轰轰的闹响充满了耳管；然而那些可憎的断句却又像是被关在脑壳内了，很顽强地突突地冲打她的前额。

她抱着头，倒在沙发里，缩做了一堆；她又跳起来，在房内团团地走；觉得喉间被叉住了那样的胀闷，她就发怒地拉开了衣领；感得胸口像有重物压着，她又扯断了胸衣上收口的丝带；她暴躁地用手指乱抓自己的头发，她的眼睛发热而且枯涩了，她完全失却了温柔静默的常态。

像一只落在陷阱里的猛兽，她努力要摆脱心上的扰乱的铁环；但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后，她终于被那不可名状的扰乱所征服，她只能偃卧在床上，狼狈地喘着气了。两行清泪从她的暂时变为滞晦的美目里慢慢地淌下来。

〔中国〕茅盾《昙》，见《茅盾全集》第8卷 154—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D.（裕华丝厂罢工，公债市场上折本，益中公司难以为计，使吴荪甫从三条战线上同时败落下来，并使这位以干练、果断折服同行的工业上的“骑士”顿时失了常态。）

这一下里，暴躁重复占领了吴荪甫的全心灵！不但是单纯的暴躁，他又恨自己、他又迁怒着一切眼所见耳所闻的！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

他象一只正待攫噬的猛兽似的坐在写字桌前的轮转椅里，眼光霍霍地四射；他在那里找寻一个最快意的破坏对象，最能使他的狂暴和恶意得到满足发泄的对象。

〔中国〕茅盾《子夜》第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小野木等待赖子赴约，久等不来。）

小野木的目光完全集中在入口处出现的每一个女性身上。他感到

自己很兴奋，以至于胸部都有些胀痛了。

十一点到了！

赖子历来都是准时赴约的。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小野木甚至还曾认为赖子会提前来到这里。赖子即将出现在眼前了！小野木幻觉里出现了赖子的身影，她从入口走进来，正在寻找着小野木。

赖子终于没有出现。

十一点过十分了。小野木坐不住了。

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他立刻想到路上交通的紧张情景。赖子即便没有发生事故，汽车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耽误时间的。他自然地想到了这一点。

小野木为了使急剧跳动的心房平静下来，弯下身子又去看报。

铅字却一个也跳不到他的眼里。报纸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仿佛是一张白纸和花纹。

这种状态也使他无法忍受，所以马上不看了；另一个原因是，他担心那样会耽误尽早发现赖子。

小野木看看手表，十一点半了。他更加焦躁不安起来，再也坐不住了。于是，起身离开了座位。

〔日本〕松本清张《波浪上的塔》第503—504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一四二 烦 愧

（在为钱家大少爷孟石送殡回来的路上，瑞宣面对什刹海的残破景象，心绪纷乱。）

什刹海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行人。除了远远的，随着微风传来的，电车的铃声，他听不到任何的响声。“海”中的菱角，鸡头米，与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残破的叶子，在水上漂着或立着。水边上柳树的叶子已很稀少，而且多半变成黄的。在水心里，立着一只象雕刻的，一动也不动的白鹭。“海”的秋意，好象在白鹭身上找到了集中点，它是那么静，那么白，那么幽独凄惨。瑞宣好象被它吸引住了，呆呆的

立在一株秋柳的下面。他想由七七抗战起一直想到钱孟石的死亡，把还活在心中的一段亡国史重新温习一遍，以便决定此后的行动。可是，他的心思不能集中。在他刚要想起一件事，或拿定一个主意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好象有一个小人儿，掩着口在笑他：你想那个干吗？反正你永远不敢去抵抗敌人，永远不敢决定什么！他有许多事实上的困难，足以使他为自己辩护。但是心中那个小人儿不给他辩护的机会。那个小人儿似乎已给他判了案：“不敢用血肉相拚的，只能臭死在地上！”

极快的，他从地上拔起腿来，沿着“海”岸疾走。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0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四三 烦 恼

A. (叶子堕入了一种不可摆脱的厄运之中。她还要挣扎、奋争！)

叶子一听到仓地那种过分满不在乎的腔调，和自己那种抑郁的心情相比，她不由感到男子的心竟如此可恨。在今晨的记忆如在眼前的这间屋子里，激烈高涨的热情特别别扭起来，坐立不安的急躁情绪憋得她胸间难过不堪。连如今全然看不上眼的田川夫人，还有那三等舱里女客中两个说不清是处女还是少奶的二十岁的女子，即便是始终象小姑娘似的缠着事务长的冈，也都和那相片上看到的事务长老婆沆瀣一气，在叶子心中煽动起一股揪心的敌意。自己难道要成为仆役的笑柄，成为这个披着男子外衣的好色禽兽的玩物吗？看来要把自己的身与心一下搞垮的那种可怖力量征服了自己，又会对其他所有女性以同一力量产生作用吗？难道他是把自己当作不少女性中的一个弱女子任意摆弄吗？即便在发生了今晨那样对于自身无法挽回的事件之后，为什么还能如此悠悠自在，恬不为怪呢？叶子从懂事时起始终憧憬着某种连自身也不甚分明的目标。这种不知为何物的目标，眼看近在叶子的手边，可总是抓不着捏不牢，但她又是在这种力的控制下象一个傀儡似的，漫无目的地行动。叶子从今晨的事件发生以来，却不知怎的思绪昂扬起来。因为它究竟是何物虽则还朦胧难辨，但她认为它总是

有形体伸手可以触及的对象。可是，事到如今，再把这重新思忖，竟觉得这也不过如幻影一场。对这个并不特别注意自己的男子的一时冲动，由这边主动向他通情的自己，究竟做出了哪种事？一想到无论如何也已无法挽救的这种不可挽回的自身的厄运，就感到在这个处处勾起她令人憎恨的回忆的屋子里简直一刻儿也呆不下去。可同时，在叶子的心底里，又萦绕着对事务长难以割舍的执着之情。就这样走出房去，则是比死还要苦恼的事儿呢！要想方设法，非得把事务长的心紧紧地攥在手里不可……叶子受到自己内心矛盾的煎熬，口角唇边流露出对自身极端轻蔑的绝望的愤怒神色，默然阴沉地站着不动。先一刻象稳稳转动的陀螺似的回荡跳跃在叶子心中的欢愉之情，在如今竟不知已投向何方？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154—1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B.（梅女士出川入沪，寻找新的生活道路。但上海的环境太复杂了，以她在川时那点情场上的经验，显然不能应付这种环境，尤其是受到革命者梁刚夫的“冷遇”以后，灰颓自卑的情绪油然而生。）

她不明白自己的哪些地方受他看轻。想来自从在全国学联会认识了这位同乡，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期间内，她何尝有什么乖张的行动，难道是自己的太亲热，太多的过访，惹起人家的讨厌么？真是时代环境不同了！只有过男子们来仰望她的颜色，万料不到今天是反其道。男人们是那么的配抬举罢？可又不尽然。梁刚夫有点古怪：不全是性情上的冷峭，也有行动上的不可测。就为的是站在这个更刚毅的人格前，所以她自己形成脆弱。也就为的是看不透人家的奥秘，所以她不能抓住他，却反受到冷落。这里就伏着创伤的症结！

梅女士再对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孔，还是那样惨白。又像是找到了她的第二个自己，她本来的自己愤恨地诅咒了：也用更傲然的蔑视对待梁刚夫罢！给他看了一点利害以后就永远丢开他！再像从前一般高视阔步，克服这新环境罢！记好谢老头子的议论，这里的人们只不过有一套更时髦的衣服！

〔中国〕茅盾《虹》，见《茅盾全集》第1卷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四四 焦 虑

（老佃户郑德富告诉林道静说地主宋郁彬要害她，让她快逃命，而林道静为了保护组织，却想弄到地主掌握的共产党员的“黑名单”，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她不知如何是好。）

林道静离开郑德富回到自己屋里静坐了几分钟，她这时已经顾不得思考郑德富对她的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了，她完全相信他的话，心里不住地想：怎么办？赶快逃走吗？不，她到这个地主家庭不是专为保护自己而来的。姑母交给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可是，她该做点什么呢？她苦苦思考起来了，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她还是什么也没想出来。天已黑了，她心绪不宁地倒在炕上。忽然想到：宋郁彬既然侦察清楚她的情况，也许同时把其他一些同志的活动材料也弄到了手里。郑德富不是说了有人名单么……“如果能够弄到这个恶地主手里所有的材料交给党……”这么一想，道静的心立刻沸腾起来了。忧郁消失了，同时，恐惧也消失了。她高兴得又象去年决定去贴卢嘉川留下的传单一样，浑身是劲，跃跃欲试。可是当她兴冲冲正要走出屋门去的时候，她又立刻把腿缩回屋里来。她又一下子倒在炕上，嘴角浮上一个自嘲的冷笑：

“这能象贴标语——粘上胶水把它们往墙上一贴那么简单么？你要寻找的东西连影子还没有见到呢……”

就这么着，道静又沉闷地倒在炕上不动了。她想着各种去寻找名单的办法，但都觉得不妥当。叫小素去偷，——不行；叫陈大娘帮她做这种危险的事，陈大娘准不肯。别的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3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四五 激 奋

A.（晚上，小伙子雅克向姑娘吉丝告别后便离开了吉丝的卧室。

吉丝感到有某种强烈的而又说不清楚的感情在胸中奔涌。)

她把所有的灯都熄灭，钻进被窝。她的心怦怦跳着。她把手交叉在胸前，紧紧搂抱着自己也说不清的恋恋不舍的感觉，就象当初想象着搂着一个养驯了的虎娃子一样。她机械地低声祷告：“圣母玛利亚，我的向导，我的主人……我把我的一切希望和安慰……我的一切痛苦和悲伤，都交付到你的手中……”她怀着急切的虔诚，向圣母祈祷，设法在祈祷的歌词中平息她的思绪。她从来也没有在她祈祷的这些时刻里那样感到幸福。只是祈祷，祈祷，什么都不想。她的手臂紧紧搂住前胸。眼前的景物在晃动，仿佛沉入朦胧的梦境。她觉得在床上的热气中，紧抱在胸前的，是她的一个小孩，只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孩子。她弓着背，给孩子留出一个藏身的窝儿。她弯着身子，更好地用双臂护住她用泪水洗涤的这个爱情的梦，她睡着了。

〔法国〕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B. (少女约娜第一次和颇具魅力的年轻子爵德·拉马尔游玩之后，心里荡漾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

晚上她回到卧室里的时候，感觉心乱如麻，同时却又那样地受到感动，看到什么，就止不住想流泪。她凝视着壁炉台上的那口时钟，心里在想那只小蜜蜂的来回摆动，就象一颗跳着的心，一颗朋友的心；这小蜜蜂将是她一生的见证人，它将用那活泼而有规律的滴答声分享她的欢乐和哀愁；于是她捉住那只金色的蜜蜂，在它翅膀上接了一个吻。她见到什么，就想亲什么。她记起在抽屉里藏着一个旧日的洋娃娃，便去寻找，找到时快乐得象是重见一个心爱的朋友；她把它紧抱在怀里，热情地吻着那洋娃娃红润的双颊和浅黄色的卷发。

.....

她还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全身心所感到的骚动的情绪，这种如痴如醉的欢乐，这种内心深处的激动，而她相信这就叫作爱情；她觉得自己开始爱上他了，因为每一思念到他，她常感到自己有点魂不守舍，而她又不断地想起他来。他在面前时，她心就要跳动；目光相遇

时，她的面色就红一阵白一阵，听到他的声音，浑身就感到颤慄。

〔法国〕莫泊桑《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

C.（列文怀着对吉提深深的好感，希望得到吉提的爱情。他热烈企望着看到吉提，于是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就坐马车直奔吉提所在的溜冰场。）

他沿着通到溜冰场的小路走去，尽在对自己说：“一定不能激动，要放镇静些。你怎么搞的呵？你要什么呢？放安静些，傻瓜！”他对他的心脏说。但是他愈要竭力镇静，他愈呼吸困难了。一个熟人碰见他，叫他的名字，列文却连他是谁也没有认出来。他向冰山走去，从那里传来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来时的铁链铿锵的声音，滑动的磷磷的声音和快乐的人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开在他眼前，立刻，在许多溜冰者里，他认出了她。

他凭着袭上他的心来的狂喜和恐惧知道她在那里。她站在溜冰场的那一头正和一个妇人在谈话。她的衣服和态度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出她来，就好象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的容易。由于她，一切都生了光辉。她是照耀周围一切的微笑。“我真的能够走过冰块到她那里去吗？”他想，她站的地方对于他好象是一个不可接近的圣地，有一个刹那，他害怕得那么厉害，他几乎要走开了。他只得努力抑制自己，考虑到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她的身旁经过，而他自己也可以到这来溜冰的。他走下去，他象避免望太阳一样地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她，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D.（萨宁给少女捷玛写了求爱信。他终于等到了她的回信。他太激动了。）

萨宁回到旅馆后发现了捷玛的短信。她约他见面——时间是明天早上七点钟，地点是位于法兰克福近郊的许多公园中的一个。

他的心是多么激动啊！他今天绝对听从了她的要求，他有多么高兴啊！而且，我的上帝，这又预示着什么啊……这个非同寻常的、绝无仅有的、似乎是不可能的——却又是毫无疑义的明天能不预示着什么吗！

他两眼盯着捷玛的短信。在信纸的最下边，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G”拖了个优美的长长的尾巴——这使他想起她那美丽的手指、她那只手……他想到，他还一次也没有吻过这只手呢……“意大利女人”，他想，“跟人们关于她们的传闻相反，是腼腆和庄重的……而捷玛尤其是这样！皇后……仙女……一个童贞纯洁的大理石雕像……”

那一刻即将来临——它已经不远了……

这一夜，法兰克福有一个幸福的人……他睡了，但他可以用一位诗人的话对自己说：

我睡了……但我敏感的心却醒着……

他的心轻轻地跳动着，就象那沐浴着夏日的阳光，钻入花蕊的小蝴蝶扑腾着翅膀一样。

〔俄国〕屠格涅夫《一江春水》第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四六 激 愤

A.（凤姐在寿筵上不胜酒力，回房休息，正碰上贾琏在房中与人幽会。）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来，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玫瑰香浆糊厂厂长丁一，为了整顿厂纪，按原则开除了合同工龚鼎，而龚鼎又是县委第一把手的表侄，这就招来了一场“说客盈门”的闹剧。串剧的角色有他的老同事、老同学、老上级、老部下，以及战友、难友、病友、酒肉朋友。他们轮番作战，使丁一寝食不安。)

丁一简直想不到自己竟认识这么多人，或者竟有这么多人认识自己。丁一想不通都这么关心龚鼎是因为吃了什么药。丁一无法相信一个合同工，一个小二流子，一个七拐八弯的表侄的处理竟然引起了六级地震，他简直快成了社会公敌。他无法吃饭，无法休息，无法搞家务，无法度星期天。他想喊叫，他想打人，他想摔东西，他甚至想抄起一把菜刀。但他咬紧牙关，不动声色地听着，听着，告诫着自己：“不发神经，就是胜利！”

〔中国〕王蒙《说客盈门》，见《短篇小说选》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C. (安娜坐在去渥伦斯奇他母亲那里的火车上，想着她和渥伦斯奇关系的前前后后，想着人生。当她听到邻座的一对夫妇在谈到“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时，她悲愤得恨不得喊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的？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D. (贯一对于人世间的羞耻十分气愤。)

贯一听他慢慢地说下去，对他心里所隐藏着的话，早已洞若观火了。尽管他千言万语，鼓其如簧之舌，其目的还不是想掩盖一个“利”字！因为穷才去盗窃，这是人之常情，怎么也会有不穷而也想盗窃的事情呢？一个人生在这个没有羞耻的世界上，因为自己不知羞耻，才会产生不知羞耻的念头，或做出不知羞耻的事情来。哪里会有懂得羞耻而又去干不知羞耻的事情的人啊！卖了妻子来换取博士！这不是最最可耻的事情吗！

世界是不知羞耻的世界，人是不知羞耻的人，可是我所深信不疑的是，只有我的恩人是一个不为污秽所染的人，证据是，他能不忘人家给予他的小小的恩惠，把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领回家里来养育，是人家的卑鄙，还是我的愚蠢？连我也要欺压，恩人也太过份啦。现在，这世界已完全没有羞耻了，可悲的是，我就是生在这样无耻的世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还会喜欢这种无耻的世界吗？可是，在这种一片肮脏的世界上，不是还有唯一的一个未被染污的人，一个令人喜爱的人吗？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41—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一四七 痛 惜

A.（保尔在极度疲劳中染上了肠伤寒，被阿廖沙护送回故乡。丽达误以为保尔牺牲在严寒的筑路工地上了。她在日记中记述了她这时的心情。）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想的更珍贵。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B.（在发现铁平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万俵心烦意乱。）

万俵大介心烦意乱，显出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铁平的血不是A型，而是B型。铁平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现实把万俵的心撕碎了。过去他认定铁平的血是A型，一直怀疑铁平是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宁子所生的，这种悲惨的强烈冲击，回想起来犹如昨天的事似的。倘若对铁平的出生不抱怀疑，自己会不会故意让阪神特殊钢公司破产，来实现自己作为银行家对企业的野心呢？万俵自问自答。如果为了阪神银行的前途，铁平纵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还是要把阪神、大同的合并事业进行到底的吧？要是知道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理应不该采取这种冷酷的手段，把他逼到绝路上去。

万俵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他悔恨自己没能把铁平培养成阪神银行的接班人。铁平是具备充当万俵康采恩统帅的素质的，他是能够带领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家族、康采恩发展下去的。自己之所以策动阪神银行实行合并，不仅是为了阪神银行的未来，也是考虑到包括万俵康采恩的前途问题。想到这些，万俵深感自己作为一家之长，失去了接班人，一种深刻的挫折感占据了自己的心房。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下卷）第313—3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一四八 感 悟

A.（相子与美马双方都有些意思，但又不敢、不能进一步接触。）

她想起六天前在赤坂的夜总会跳舞时紧贴美马身体的触觉，还有点儿兴奋。美马搂紧自己迈着缓慢的舞步，和着悠扬的乐曲一摇一

晃。这种舞姿给人一种官能上的甜蜜感，这在万俵大介身上是感觉不到的。相子抑制住自己这种飘飘然的忘乎所以的迷离心情。美马似乎也有同感，热烈地拥抱着她，刚要亲吻她，忽地又把脸仰起，松开了手。双方的地位和年龄终于又把这两个坠入情海的恋人带回理智方面去了。

对美马来说，万俵大介是他发迹的唯一的生财之道。对相子来说，万俵大介除了年龄外，社会地位、财产、门第都远远超过美马，是第一流人物。这就把他们两人从行将发展到更深一层的关系中挽救出来。但是，在门第高贵的万俵家里，只有他们两人是中等家庭出身，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爬上来的。这在相子和美马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共鸣。正因为这样，此后头一个星期天，相子要到茅崎高尔夫俱乐部去婉言谢绝二子那门亲事时——那是五井地产公司安田经理夫人提出的——也邀美马一道去，美马欣然答应了。也许去谢绝二子的亲事只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一块儿过个星期天。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中卷）第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B.（在丑恶社会里，你给人以真诚，所得到的是欺骗与烦恼；你给人以虚伪，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虔敬与崇拜。这就是琼华小姐的处世逻辑。她以此与她身边的一班纨绔周旋，曾经得到了“女王”的桂冠。）

除了父亲和母亲，琼华将一切人都看作“魔鬼”；她坦然在他们中间周旋，努力学习“魔鬼”的功课。她学习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的语言举止，他们的小巧小智，他们的待人接物的勾心斗角。最初她也感得几分不自在，但十六岁的她是容易改变过来的，所以不久就成了“青出于蓝”。她自己锻炼成怎样在衷心想笑的时候偏偏不笑，而在悲凉凄怆的时候反而狂笑；她学会了怎样在可憎的人前晏然谈笑；她又知道怎样在人们的眉眼中猜测他们的内心的动机，怎样在人们的言语中寻求反面的意义。每天她藏过了她的“真我”，用她的私心鄙夷的“假我”对付人，然而这“假我”却帮助她在社会上高高的升上去，她成了交际的明星，成了一乡的女王！

但在静夜独坐的时候，琼华却只有冷笑。这是藐视的冷笑，也是得意的冷笑，是胜利者的冷笑，也是失败者的冷笑。她想起从前她以纯挚光明待人，然而所得到的回答是欺骗，现在她以诈巧阴狠待人，可是人们的回答却是加倍的虔敬和崇拜。这不是正当的生活罢？然而这就是人人所愿意所赞美所奉行的生活；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人类就是这么一种贱货呵！你无须给他美的和香的，你只须给他丑的和臭的！”

在痛快而又悲凉的情绪中，琼华嘴角上堆着的冷笑似乎常常是这么说。

有时她也反省：或许自己太走远了一步？或许时间久了成为性习，无意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的堕落？然而她立刻很坚决的自己否认了！她有充分的理由拥护自己的行为，她又找不出自己的行为的动力有一丝一毫的不对；叭儿狗喜欢矢橛，就给他矢橛罢！

〔中国〕茅盾《一个女性》，见《茅盾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C.（聂赫留朵夫坐在跟随玛斯洛娃去西伯利亚的列车上，亲眼看见犯人们的悲惨遭遇。他不禁陷入了深思。）

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

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犯罪。”

.....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11月版。

D. (庆子在欣赏麻田的两幅美术作品。)

庆子仍站在那儿。从刚一看到这两幅作品的时刻起，她就心潮澎湃，感到依依不舍。麻田在画里表现了如此的孤独感，使她受到震动。在庆子看来，这是虚无和孤独的画。这枯萎了的树，没有反映出庆子对麻田的爱。麻田果真爱过我吗？——她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又因为自己竟然不知道让麻田画了这样虚无的画的事，而自我谴责着。她

自己对麻田的爱，究竟是什么？这个念头折磨着她。她绝望地想着：这一点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了；并且继续凝望着在一片强烈的色彩中，表现了迥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的麻田的画。那幅画也在说：我枯萎地死去。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199—20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E.（把参加保定失陷的庆祝游行作为凑热闹的机会的瑞丰，目睹沉默、悲哀的游行队伍，实在跳不起来了。）

瑞丰本是为凑热闹来的，他万没想到街上会这么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觉到了疲乏；这不是游行，而是送殡呢！不，比送殡还更无聊，难堪！虽然他的脑子相当的迟钝，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学生，他也没法否认事情大概有点不对！队伍刚一走入大街的时候，他还跳前跳后，象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确有领队的能力与热心。为挽救适才在操场中没有把口号喊好的丢脸，他一边跳前跳后，还一边点动着小干脑袋，喊起了一二一，好教大家把脚步放齐，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费了力。大家的脚抬不起来。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后，而只在队伍的中溜儿老老实实地走；慢慢的，他也低下头去。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了。他爱热闹，他一向不懂得什么叫作严肃。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与北平的学生使他第一次低下头去，感觉到他应该一声不出。他很后悔参加这次的游行。他偷眼向前后找蓝东阳，已然不见了。他的心中有点发慌。虽然阳光是那么晴美，街上到处都悬旗结彩，可是他忽然觉得怪可怕！他不知道天安门安排着什么险恶的埋伏，他只觉得北平的天，北平的地，与北平的人，今天都有点可怕。他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现在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不合适——亡了国的不合适！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297—29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四九 感 怀

A. (在薇拉的生日晚会上，罗普霍夫和薇拉一边跳舞一边谈话。罗普霍夫向薇拉谈了许多薇拉过去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思想，使薇拉感到仿佛一股清新的空气透进来。晚会结束后，薇拉仍然继续着她的思考，一下子好象明白了不少东西。)

“多奇怪啊，”薇罗奇卡想道，“他对于穷人、妇女以及应当怎样恋爱的问题的看法，我自己也一再考虑和感到过；我从哪儿学来的呢？也许在我读过的书本上写得有吧？不，书上写的不同：在书上，这一切思想不是夹杂着疑问，就是附带有那么些条件，并且这一切仿佛都是不平凡的、难以置信的东西。仿佛是幻想，好固然好，可就是没法实现！我却觉得这很简单，比什么都简单，这又是最平凡的、非如此不可的，它靠得住会实现，比什么都靠得住！而我本来还以为那是些最好的书呢。就说乔治·桑吧，她是那么善良高洁的一个女人，而她笔下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罢了！又例如我国的作家，——不，我国的作家根本没有写过这些。又例如狄更斯，他虽然写过，却似乎缺乏信心，只是当作一种希望，因为他很善良，但他自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知道：非如此不可，确确实实必须这么办，为了使任何人都不得陷于贫穷和不幸，一定得这么办。他们真的没有说过这一点吗？没有，他们只是怜悯人们，他们认为将来真是还跟现在一样，——稍微好些，但是仍然差不多。他们没有说到我所想的事。如果他们说过，我就知道聪明和善良的人都这么想法了，而实际上，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才这样想法，因为我是一个有点儿傻气的姑娘，我以为除了我这个有点儿傻气的人，谁也不会这样想，谁也不会真正指望这个。现在他却说，据他的未婚妻向一切爱她的人解释，将来的情形正和我想的一样，她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都开始设法使这个理想赶快实现了。他的未婚妻多聪明！不过她到底是谁呢？我要认识认识她，一定要认识认识她。是的，那多好啊，假如没有穷人，谁也不强迫谁；大家都快活、善良、幸福……”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庆子明确地感受到了麻田的种种“好处”。）

“那太好了！”庆子用她平素那种简短而提高语尾的声调回答的时候，觉察到自己有些心慌意乱。荡漾在她这个二十七岁的女人身上的这种感情，已经超过了对协助她工作的人的信任。对柳庆子来说，麻田晋是她平生从未遇到过的那种类型的人。庆子好象从来没有被男子如此平等相待过。只有女人才能清清楚楚地觉察到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优越感”，麻田晋身上一点也没有。庆子作为一个女人，是这么感觉的，麻田还特别留心不去刺激她作为华侨的潜在意识。当麻田问到她的姓应该怎样称呼时，她精神有点紧张，原是出于不必要的对抗情绪。此刻，当柳庆子回想起这一点时，只觉得象是做了什么对不起麻田的事似的。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一五〇 感 慨

（伦子在等待情人银四郎的到来。）

伦子叼上一支烟，瞅了瞅装饰台上的座钟。离银四郎答应来的时间十点还差一小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汽车警笛声。起身朝窗下一看，在离自己房间的楼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着一辆中型轿车。一个黑色人影摇摇晃晃地从车里出来，用粗哑的嗓门毫不顾忌地喊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醉汉，似乎是那个女人的丈夫，他那大大咧咧并有些傲慢的喊叫深深地触动了伦子：他不必要象银四郎那样偷偷摸摸地深夜来会自己的女人，然后再匆匆地离去；也不必在留宿的第二天清晨躲避着人眼悄悄溜走。他们的生活是无需遮人耳目的，是健康的。

〔日本〕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第274—275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一五一 辛 酸

(母亲目送莎馨卡走进飘着雪花的漆黑的夜幕中，心中不禁生出怜惜之情。当她听到叶戈尔谈到巴威尔和莎馨卡的感情时，母亲心中更有说不出的滋味。)

她觉得，过去的生活很象单调地布满小土丘的一片沼泽地，上面丛生着纤细的、颤巍巍的白杨和矮小的云杉，土丘间杂乱地长着一些白桦。白桦树长得很慢，它在松软腐烂的土地上生长五、六年，然后倒下烂掉。她望着这幅画面，忍不住可怜起什么来。一个脸色严峻倔强的姑娘的身影呈现在她的眼前。这时，她正冒着弥漫的大雪，疲倦地独自走着。可是儿子却关在牢里。也许他还没有睡觉，正在思念……但他思念的不是她，不是母亲，——他有了一个比母亲更亲近的人。重重思虑，仿佛颜色斑驳的纷乱云团，向她涌来，紧紧地笼罩住她的心……

[苏联] 高尔基《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一五二 嫉 恨

A. (自认为“德高望重”的东方艺术协会主席黄公愚老先生，自感权力和威望的失落，心中气恼，尤其是看到电视台对他们协会的大会报道，副主席魏炎的地位竟超过他，他简直无法忍受了。)

对东方艺术协会大会的报道就这么低规格？这么轻描淡写？前天，民间说唱艺术协会的大会，报道规格就比这高！它的协会主席论级别比自己还低两级呢嘛！这象话吗？这且不管它。更重要的是，在电视报道里，身为协会主席的他，就这么两个一晃而过的镜头！有一个还看不清！还专门拍他眼皮耷拉时的样子。这不是丑化、歪曲吗？他有这么老态吗？他脸上的皮肉就这么松弛多皱？他身体很健康的

——他知道！而协会副主席魏炎倒有这么长的镜头？比他这正主席长几倍！这还有主次吗？电视台太成问题了！什么用心！这事一定要向宣传部门反映，查一查。又是魏炎作工作报告的镜头，精神抖擞，一派中年得意的样子，好象他是一会之长！他当副主席还不是他（黄公愚！）两年前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羽翼丰满了，有点势力了，就尾大不掉了，就不把他黄公愚放在眼里了。什么事情一手遮天，擅自主张，不向他当主席的请示、汇报。一两个星期也不来一次电话，更不用说亲自来了。他还没退休呢！他不过是在家休息。东方艺术协会几十年来是他黄公愚辛苦经营的。现在想把他撇到一边当傀儡、喝凉茶，没那么容易！他已经深思熟虑了，从今天起就要彻底扭转过局势来！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上卷）第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B.（痞子族绅长太爷居心要调戏、玩弄任三嫂，却遭到一顿臭骂，然而他并不死心。后借任三嫂私奔之机把她拖入祠堂进行报复。）

长太爷瞧着任三脱她的衣裤：她那野老公这么给她脱衣裤，抱她在手里的！长太爷的颧骨发了青。……要是任三一不留神，连把她里衣裤也脱下来了可怎么办？那可……唔唔，呃呃，哼哼。

可是这当然不会。虽然大家都想看看任三嫂光着屁股是怎么个神情，可是大家都知道廉耻，知道这是伤了不少的风化的。

于是她全身给留着一身白大布小褂裤。奶子高高地突出：隔了一层衣，可还瞧得出奶嘴子在什么地方。这对奶子给那田夸老的野老公摸了多少次呀，妈的。任三剥下她的夹袄，还听见一声洋钱响：这是野老公给她的三夹花边，被抓的时候给匆匆忙忙塞在她手里的。她玉圈子不要，要花边，哼！

〔中国〕张天翼《脊背与奶子》，见《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册）第33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一五三 忌 美

（章永璘和车把式海喜喜同时爱上了年轻、美貌的妇女马缨花，

章永璘骨瘦如柴，而海喜喜却具有劳动人民的健全体魄，这使章永璘既妒忌又羡慕。)

他骂我“胡卷舌头”，我隐忍住了。因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我，我也只好眼里没有他，不跟他辩论，何况他的体重比我大将近一倍。马缨花在我说完以后，常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象吃着橄榄一样有滋有味地咂着嘴：“啧啧！”并不理会他说了些什么。但他的蛮横，他的妒嫉，他对我的蔑视，却使我身体复原后而逐渐变稠的年轻血液，在我脉管里加速流动起来。我面孔涨得通红，眼眶里转动着愤懑的泪水。我原来对他尚有的一点敬意和好感早已化为乌有。然而，与此同时，他身上又有一些东西在吸引我，在向我挑战。这些东西和我现在的生活环境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因而它显得更有光彩。这就是他的粗野、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在他的光环中，我却是那么懦弱，那么孱弱，那么萎靡，象个干瘪的臭虫。我的泪水不仅来自愤怒，也来自自怜的委屈感。我用拇指和食指卡量了卡量手腕，我决定要向他应战。

一个人长期生活这样的大自然和乡俗中，当然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何况我是在自觉地追求这些东西。我认为，粗野、豪放、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是适应这种环境的首要条件。要做个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要做海喜喜这样的人。什么“文化知识”，见鬼去吧！没有平庸的职业，只有平庸的人。象我跟的那辆大车的车把式，即使他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当了作家，我想也会是个毫无作为、没有独创性的“死狗派儿”作家。而海喜喜当了作家的话，倒能叱咤文坛一阵子。

我暗暗把海喜喜当成了我竞争的对手。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见《中篇小说选》第3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五四 怅 恨

(相子因无孩子，因此在万俵家的地位反不如宁子。)

“相子小姐，这种时候，你要有个孩子就好了。”

从宁子嘴里极其自然地吐出的这句话，象一把利剑直插相子的心窝。自己教育别人的孩子，为他们物色良缘，让他们成亲，扩大裙带关系，这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诚然，由于建立了更加有力的裙带关系，自己才能自由支配万俵家，从而得到一种近似权欲的满足感，这种权欲是同企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对自己来说，又能得到什么呢？……与此相比，宁子这个人虽说失去了长子铁平，却象装饰的玩偶深居万俵家内，什么也不干，竟能重新夺回妻子的宝座。想到这些，相子不由激动起来，恨不得把桌面上的南美兰揪下来撕碎。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下卷）第342页，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一五五 叹 惋

A.（曾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魏天贵，拉着一车鲜菜去看望他的老上级贺立德，看到他那老态龙钟的样子，不由得也想到了自己。）

自己呢，难道就比老贺强么？手往脖子上一摸，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胡子拉碴的，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前几年还好，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英雄？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头头”、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司令”？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那时候，他高个子、宽身板、大脸膛、直鼻梁，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不说别的，那两排坚实整齐牙齿，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可是，现在，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喂，老乡，这黄瓜怎么卖？”……

〔中国〕张贤亮《河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1）
第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B. (宝玉欲去花冢葬花，行步之间，听到一阵伴着呜咽之声的葬花词。)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恹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五六 欣慰

A. (卢嘉川虽然被捕了，但林道静却把他未来得及散发的传单一个人偷偷地张贴出去了。她为自己的这一行动所鼓舞，驱散了愁云。)

想不到这些红绿的小纸片，把她从濒于绝望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曾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重又生活在四面不透风的蜗牛样的小天地里，她唯一的路途只有做余永泽温顺的妻子，跟着他夫荣妻贵，等着穿他的丝绒袍子呢子大衣。……但是，这个前途该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呵！可是自从想起了散发传单这个办法后，她的精神突然开朗了！散发的越多，她越高兴；越觉得自己不是白白地喊空口号——余永泽是常常讥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会喊空口号的。——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第2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B.（老木匠黄志亮看到女儿秀枝冒雪接哥哥的情景，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滋味。）

一想起下世的老伴儿，老木匠心里就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可看看眼前水灵灵的秀枝，就又觉得对得起土下面的人了。秀枝妈死的时候求他两件事：一是别饿着别冻着孩子（她自己便是饿死的啊），二是秀枝长大了给她寻下个好主儿。他流着泪应下，流着汗去做。对待两个孩子他是有点偏心眼儿的，偏谁？偏儿子。两口好吃的，分开，一人一口；只一口，给秀川！他还有点老脑筋，觉得接他木匠家什、支撑门头过日子的，还得指望男子汉。他这样做，还有另外一层只可装心里、不可说出口的意思，他不愿听那些吃饱没事干的人，在背地后里咬耳朵根子、嚼舌头尖子。夜里睡不着，他黑咕影里对老伴儿说：“枝他妈，原谅俺，你活着也得这么做，不是么？……”孩子长大了，哥知道疼妹，妹知道疼哥，哥妹都知道孝顺爹，老木匠欢喜的抹眼泪呀！

〔中国〕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见《中篇小说选》

（1）第3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五七 猜忌

（由于相子在万俵大介家的特殊地位，她对宁子的一举一动特别留意。）

“您慢走……”妻子宁子站在门廊上送别丈夫。身旁的相子领着三头丹麦种猎狗跟在大介后面，一直陪送到斜坡下面的大门口。宁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上目送着，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离厅门二十米远的花坛后面。在这段时间里，相子意识到宁子大概连身子也没有转动，在悄悄地、直勾勾地紧盯住自己的背影。宁子感情毫不外露，行动彬彬有礼，在某种意义上说，就象影子一般不时地纠缠住相子。特别是发生了昨晚那样的艳事之后，相子翌晨更感到是那样了。

虽说宁子和自己隔日轮流同大介共寝，但不大发生房事。有时只是拥抱拥抱，有时仅仅是同室，大介在中央的床，相子在右侧的床，

2
回
黄

分开就寝。象昨晚那样被抚爱、沉溺在令人羞答答的无比兴奋之中的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时刻，宁子突然挂来室内电话，尽管自己马上按捺住慌乱的喘息才拿起了电话筒，可还是会让宁子觉察出是在房事的高潮中。然而，今早在餐厅里照面的时候，宁子同往常一样，挂着一副平静的表情招呼着说：“你好”，这跟以往没有两样，两人还是夹着大介共进早餐。宁子把腰带系得高高的，挺直胸脯，探出身子，文静地盛上一勺燕麦粥送进嘴里，这种举止显出她那温文尔雅的品性。相子一看到这种模样的宁子，就觉得自己和宁子围着大介生活了这十几年，至今仍然捉摸不透宁子内心的真实活动。她曾认为，兴许是出身于公卿华族这种特殊门第的人的血统不一般吧。可有时看到宁子对孩子表露出的母爱，又觉得她同一般女性的情感没有什么异样。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上卷）第50—51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一五八 猜 惧

（因为暴露了自己的低贱的出身，丑松整天心神不安。）

丑松突然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几乎要摔倒在那里。这时好象有人从背后追来要抓住他一样，甚至猛然喊叫着：“嘿，这秽多崽子。”他这一疑心就感到害怕，不由得回过头去看看身后。“真是！哪来的人啊！”丑松边嘲笑自己，边为自己壮胆。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一五九 闲 愁

A.（贯一因为阿官的离去发起愁来。）

如果阿官今天写一封长长的信给我，把她那种高兴的情绪详详细细的告诉我，那我将多么的快乐啊。平常住在一处，朝夕相见，今天换换口味，倒也是其乐无穷的事情。这样，我也会忘了由她的不别而

行所带来的怨恨，有这么两夜三夜远远地分居两地，以书信来解解相思之苦，倒也未始不是一种乐趣。

我对于她这样突然地不别而行将会引起我怎样的想法，她当然是完全猜想得到的。既然如此，她又为什么不写封信来安慰我呢？我看到她的来信将会怎样地喜悦，她当然也是理解得到的，既然是如此爱我的人，那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世界上难道会有这样无情的爱吗？可疑，太可疑了。贯一想到这里，心里又乱起来了。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第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B.（深闺中的小姐芳影，晨起对镜梳妆，不禁感伤起来。）

她默默地对着镜子出神。镜里的她，一双睡起惺忪的眼，腮上的轻红直连上眼皮，最是那一头乌油油的发，此时正蓬松着，衬出很细小的脸盘。一时诗情画意都奔向她的心头和眼底……末了想到“水晶帘下看梳头”，她连镜子都不好意思看了。

她洗漱完便梳头，一会想到自己正当芳菲时候，空在“幽闺自怜”；年华象水一般流去了，眼便蓄着一眶泪，一会儿想起昨晚看电影时，喁喁细语的光景，脸上便立刻有些发热，心里跳起来。

〔中国〕凌叔华《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六〇 闲 怒

（安德来公爵和娜塔莎的订婚，妻子新近和另一位要人的亲密关系，以及恩人奥西卜的死都对彼埃尔形成新的刺激，他又重蹈复辙，出入俱乐部，饮很多的酒，……但他对眼前社会和周围的人却有不懈的思索。）

……他似乎觉得，他和他从前所轻视的其他退职的高级侍从们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庸俗的，愚蠢的，知足的，并且满意他们的境况，“而我现在还是不满，还希望为人类做点事情”，在骄傲时他向自

己这么说。“也许我所有的同事们，正和我一样地曾经奋斗，曾经寻找一种新的、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正和我一样，被环境、社会、种族的力量，人类不能反对的不可抗的力量，逼到了我所处的这种境地，”在谦逊时他向自己这么说。……

……

“叶仑娜·发西莉叶芙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从来不爱惜任何东西，她是世界上一个最愚蠢的女人，”彼挨尔想。“她在人面前成了智慧与风雅的峰巅，他们都崇拜她。拿破仑·保拿巴特，在他成为伟人之前，一直被人轻视，而在他成了可怜的小丑以后，法兰西斯皇帝要把自己的女儿和他缔结不合法的婚姻。西班牙人借天主教教士向上帝祈祷，为了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感恩，但法国人借同样的天主教教士作祈祷，为了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会友们用血宣誓，说他们准备为别人牺牲一切，但他们每个人却一个卢布的济贫捐款也不付，并且他们策动阿斯特利阿反对甘露寻求派，并且为真正的苏格兰地毯发生纷扰，为了一个法规发生纷扰，这法规的意义连编纂的人也不知道，而且没有人需要这个法规。我们都宣传基督教的宽恕罪过和爱别人的教律，为的这个教律，我们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千六百个教堂，但昨天他们还鞭打了一个逃兵，而这个爱与恕的教律的同一的宣扬者，神甫，在行刑之前让兵士吻了十字架。”彼挨尔这么想，那个整个的，普遍的，大家承认的欺骗，虽然是他所习惯的，却每次都好象是什么新的东西一样，使他惊异。“我明白了这个欺骗和混乱，”他想，“但是我要怎样告诉他们我所明白的一切呢？我试验过，并且总是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却只是极力不要了解它。所以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要怎么办呢？”彼挨尔想。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一六一 闷 怒

A.（天气骤冷，茶馆里生意冷清，庆子也心绪不佳。）

虽然接连两、三天都是阴天，昨天倒很暖和。今天却变了天，骤然冷了，午后还下起雪来。茶馆门外银絮飞舞，道路也湿了。在这个城市里，入冬后也会下一两场雪。有时候也薄薄地积起一层，但多半是一面下，一面融化。今天这场雪，恐怕也积不起来吧。落在巷子里的雪，在茶馆门前被风刮成一个小堆，其余的已经化了。由于天气关系，茶馆里一直冷冷清清。庆子提前一会儿上楼去午睡。没有生火的二楼，风从窗户缝里透进来，冻得连脊梁骨都直哆嗦。早晨生起来的火盆，由于庆子懒得添炭，一过中午，就只剩下略有余温的灰烬。今天她也拨开灰看了看，连火星也没有了。庆子倦怠得连重新生火的精力也没有。她想：这可能是连夜没有睡好觉的缘故。不知怎地心情很沉闷，她也认为是浑身疲倦的关系。庆子放下拨灰的火筷子，铺好被子就懒洋洋地躺下来，可是，被窝里也是冰凉的。她一边蜷缩着身子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一边惦记着茶馆里火炉的烟囱会不会已经完全堵塞了。这些天来，她总在担心这件事，却一直没去解决，偏偏今天又下起雪来。连这样的事，也必须她亲自去过问！想到这，庆子有点儿生气。她好象要把这股闷气发泄掉似的，拉过被头蒙起脸，闭上了眼睛。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第3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B.（大赤包本想把高弟送给汉奸特务李空山讨好，可高弟不肯服从，她只好暂时让招弟去应付李空山，可招弟却真的同李空山混在了一起，这使大赤包十分恼怒，但又不敢声张。）

第二天，大赤包起来的很迟。自从天一亮，她就醒了，思前想后的再也闭不上眼。她可是不愿意起床，一劲儿盼望招弟在她起床之前回来，她好作为不知道招弟什么时候回来的样子而减少一点难堪。可是，一直等到快晌午了，招弟还没回来。大赤包又发了怒。她可是没敢发作。昨天，她已经把晓荷骂了个狗血喷头，今天若再拿他出气，似乎就太单调了一些。今天，她理当从高弟与桐芳之中选择一个作为“骂档子”。但是，她不能骂高弟，她一向偏疼招弟，而把高弟当作个赔钱货，现在，给她丢人反倒是她的心上的肉，而不是高弟。她不

能再激怒了高弟，使高弟也去胡闹八光。她只好骂桐芳。但是，桐芳也骂不得。她想象得到：假若她敢挑战，桐芳必定会立在门外的大槐树下去向全胡同广播招弟的丑事。她的怒气只能憋在心里。她巴结上了李空山，得到了所长的职位与她所希冀的金钱与势力，可是今天她受了苦刑，有气不敢发泄，有话不敢骂出来！她并没有一点悔意，也决不想责备自己，可是她感到心中象有块掏不出来的什么病。快晌午了，她不能再不起来。假若她还躺在床上，她想那就必定首先引起桐芳的注意，而桐芳会极高兴地咒诅她就这么一声不响气死在床上的。她必须起来，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无耻争取脸面。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 589—590 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C. (方鸿渐被妻子孙柔嘉一梳子打在脸上，便走出门，在街上绕到十点，又累，又饿，又气，回家后，屋中空无一人，再也遏止不住胸中的忿怒。)

鸿渐走出门，神经麻木，不感觉冷，意识里只有左颊在发烫。头脑里，情思弥漫纷乱像个北风飘雪片的天空。他信脚走着，彻夜不睡的路灯把他的影子一盏盏彼此递交。他仿佛另外有一个自己在说：“完了！完了！”散杂的心思立刻一撮似的集中，开始觉得伤心。左颊忽然星星作痛，他一摸湿腻腻的，以为是血，吓得心倒定了，腿里发软。走到灯下，瞧手指上没有痕迹，才知道流了眼泪。同时感到周身疲乏、肚子饥饿。鸿渐本能地伸手进口袋，想等个叫卖的小贩，买个面包，恍然记起身上没有钱。肚子饿的人会发火，不过这火像纸头烧起来的，不会耐久。他无处可去，想还是回家睡，真碰见了陆太太也不怕她。就算自己先动手，柔嘉报复得这样狠毒，两下勾销。他看表上十点已过，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出来的，也许她早走了。到巷口没见汽车，先放了心。他一进门，房东太太听见声音，赶来说：“方先生，是你！你家少奶奶不舒服，带了李妈到陆家去了，今天不回来了。这是你房门的钥匙，留下来交给你的。你明天早饭到我家来吃，李妈跟我讲好。”鸿渐心直沉下去，捞不起来，机械地接钥匙，道声谢。房东太太像还有话说，他三脚两步逃上楼。开了卧室的门，拨亮电灯，破

杯子跟断梳子仍在原处，成堆的箱子少了一只。他呆呆地站着，身心迟钝得发不出急，生不出气。柔嘉走了，可是这房里还留下她的怒容、她的哭声、她的说话，在空气里没有消失。他望见桌上一张片子，走近一看，是陆太太的。忽然怒起，撕为粉碎，狠声道：“好，你倒自由得很，撇下我就走！滚你妈的蛋；替我滚，你们全替我滚！”这简短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觉得房屋旋转，想不得了！万万生不得病！

〔中国〕钱锺书《围城》第358—3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六二 恼 怒

A.（丑松因为有人侮辱平民而感到气恼。）

朋友们回去以后，丑松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好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绪。他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想到那两个人的谈话以及谈话时脸上的细微表情，不觉浑身战栗起来。他的前辈受到的侮辱，最使他感到悲愤不已。难道说贱民就一文不值吗？一想到那些粗野的言词就感到气恼，在这堵种族偏见的高墙面前，不管多么灼热的眼泪、贴心的话语，还是钢铁般坚强的思想，都变得软弱无力了。有多少善良的新平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葬送了。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B.（宝玉中计成亲。黛玉病危，紫鹃向丫头们询问贾母何在，众人都说不知道。）

紫鹃听这话诧异，遂到宝玉屋里去看，竟也无人。遂问屋里的丫头，也说不知。紫鹃已知八九，“但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一扭身便出来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看他见了我怎么样过的去！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今日

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齿的！”……

紫鹃自己也发了一回呆，忽然想起黛玉来，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因两泪汪汪，咬着牙发狠道：“宝玉，我看他明儿死了，你算是躲的过不见了！你过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儿，拿什么脸来见我！”一面哭，一面走，呜呜咽咽的自回去了。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六三 惊喜忧

A.（在霍尔渥德给道连·葛雷画肖像的间歇，亨利勋爵给道连讲了一番青春易逝、及时行乐的道理。在霍尔渥德给道连画好肖像后，道连看着自己的画像，不禁感慨万千。）

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愉快的火花，仿佛破题儿第一遭认出了自己。他惊讶地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出神，模模糊糊意识到霍尔渥德正在向他说着话，但捉摸不住他的话的意思。对自己的美貌的认识在他是一大发现。这一点过去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贝泽尔·霍尔渥德的夸奖他固然觉得悦耳，但只当作出于友好的溢美之辞。这些话他听了，也笑了，过后就忘了，对他本人没有产生影响。如今亨利·沃登勋爵来发表了一大篇赞美青春的怪论，就青春易逝提出了危言耸听的警告。这番话立即打动了他的心，现在他站在画架前端相自己的丰姿的写照时，亨利勋爵所描绘的前景十分真切地掠过他的心头。是的，总有一天他的容颜会起皱、憔悴，他的眼睛会暗淡、褪色，他的体态会拱曲、变形。鲜红的色彩将从他的嘴唇上脱落，金黄的光泽将从他的发丝上消失。生命本当造就他的灵魂，结果把他的肉体破坏了。他将变为一个毫无风度可言的丑八怪。

想到这里，一阵剧痛像刀子捅穿他的胸膛，使他的每一根细微的神经都为之颤动。他的眼睛由淡转深，变成了紫晶色，并且蒙上了一层泪水。他觉得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压在他心上。

.....

“太可悲了!”道连·葛雷两眼盯着他本人的肖像喃喃自语。“太可悲了!我会变得又老又丑,可是这幅画像却永远是年轻的。它永远不会比这六月的一天年龄稍大……要是倒过来该多好!如果我能够永远年轻,而让这画像去变老,要什么我都给!是的,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我愿意拿我的灵魂去交换!”

[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第
27—29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B. (长期以来习惯于极左路线那一套的人,当然不能深刻理解“联产到劳责任制”。地委副书记龚大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他惊喜于一片丰收景象,又疑心走上“邪魔歪道”。)

昨天,龚大平来到枣园沟盆地的第一天,当他看到翻滚在“盆底”上的金色海洋和环绕在“盆沿”上的绿色波浪时,他的耳膜和视网膜上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空旷和寂寥。那雁阵般,一字儿排开的集体干活的人群哪儿去了?那一天三响地,震荡在每一个村庄上空的上工钟声哪儿去了?在那样刺眼地,重新出现了地界石的田野上,那三个一簇、五个一伙儿的是什么呢?是“兄妹开荒”、爷俩耕田、小两口种地,甚至还有洞箫横吹的“小放牛”,好一番小农经济的诗情画意,好一番小生产者的田园之乐啊!

使龚大平感到十分惊愕的是,在这种可憎而且可怕的“小农经济的诗情画意”里,竟然产生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丰收。今天上午,他以一个干练的精通农业的领导者的姿态,亲自率领从公社叫来的两名农业技术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麦田里,分别测算了每平方米的面积里有多少麦穗,每个麦穗平均有多少籽粒,每一千颗籽粒又有多少重量。他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使两位技术员惊叹不已。于是他得出一个自信其误差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的估产数字,枣园沟的小麦将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龚大平在大吃一惊之后,又在进行严密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思考:难道美国就没有这样的大丰收吗?日本呢?日本没有吗?严重的问题在于:怎样用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枣园沟的丰收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以便确定这种丰收,这种由所谓

“联产到劳责任制”带来的既可爱，又可疑的麦粒儿，在方向道路上是无懈可击的，还是邪魔歪道的？是激发人们共产主义精神的，还是叫人们“见利忘义”的？一句话，它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呢？龚大平最大的忧虑就在这里。

〔中国〕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见《中篇小说选》
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六四 惊 喜 怕

A.（埃莉卡在百货公司香水部看见了售货员遗忘在柜台上 的一瓶名牌香水。）

说来既荒谬又希奇，埃莉卡的脑子里居然拍出了这样一个电报：诺雷尔牌香水是我用的那种。为什么不拿走呢？

她犹豫不决，对自己的这阵冲动不由大吃一惊。她正在这样迟疑，第二个电报又来催促她了：干吧！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嘛！马上行动！

事后，她记得她等了很久，心里一直在纳闷：难道这真是自己的思想活动吗？随后，埃莉卡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但又象给磁力吸着似的，从化妆品部走到香水部。她既不仓促也不怠慢，把那盒子拿了起来，打开手提包，放进了包里。手提包上有个弹簧扣头，扣头啪的一响，包就关上了。在埃莉卡听来，这声音仿佛是一声枪响。这会引起人家注意！

她干了什么啊？

她站在那儿，哆嗦，等待，不敢动，还以为要听到一句骂，有只手抓住她肩膀，一声喊：“捉贼！”

什么事也没有。但是总会有的；她知道会有的，随时都会发生。

她有什么法子辩白呢？辩白不了。手提包里既有赃证，就辩白不了。她焦急得左思右想：她心头涌起那股违悖情理、难以置信的冲动，叫她禁不住下手拿了那盒子，现在该不该再拿出来，放回原处呢？她以前可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干过，稍微有点相似的事，

也从来没有干过呀。

埃莉卡仍然在哆嗦，也感到心在怦怦跳，她暗自问道：为什么？刚才干出那样的勾当，到底为的是什么？最最荒唐的是，她用不着偷窃——香水也好，其他任何东西也好。她钱袋里有的是钱，有一本支票簿呢。

即使到现在，她还可以招呼售货员到柜台上来，可以掏出钱来付那盒香水的帐，那不就结啦。只要她迅速行动。马上就做！

不。

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可见谁也没看到。不然的话，到这时候，早就有人喝住她，盘问她，说不定还会把她抓走呢。她转过身。装作若无其事，随随便便朝铺子里四面八方打量了一下。买卖照常。似乎没什么人对她发生一丁点儿兴趣，连看都没朝她看一眼。香水部售货员没有来。象刚才一样，埃莉卡不慌不忙，回到了化妆品部。

她提醒自己：她反正是要买香水的。她那样子搞到手，是既愚蠢又危险，以后千万不能再干那种事了。可现在已经搞到手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想要再归还，反而困难重重，少不得解释一番，也许接下来还会挨到骂，这一切不是都已经幸免了吗。

化妆品部的售货员空下来了。埃莉卡以十分动人的微笑和态度，向她要几种深浅不一的橙色唇膏来试试。

她知道，还是有着一种危险：香水柜那个售货员。那姑娘会不会发觉刚才放下的那个盒子不见了？要是果真这样，会不会记得刚才她就在附近呢？按着埃莉卡的本能，就是要离开，赶快离开这家铺子，可是理智却又警告她说：留在这儿，反而不大惹人注目。她故意磨磨蹭蹭挑着唇膏。

香水部又有了个顾客。售货员回来了，招呼了这个新来的顾客，随后，仿佛忽然想起似的，直瞅着放过那盒诺雷尔牌香水的柜台。看样子售货员吃了一惊。她急忙转过身，查看她刚才取下过那个盒子的货架。货架上另有好几个盒子；有几盒是一两装的诺雷尔牌香水。埃莉卡觉出那姑娘拿不定主意：她到底有没有把那个盒子放回去？

埃莉卡小心不去直接注视，只听到刚来的那个顾客问了一句话。香水部售货员回答了，但是看样子很着急，正在东张西望。埃莉卡只觉得那售货员在打量她。她怀着这种心情，朝化妆品部售货员微微一笑。

告诉她说：“我要这一支。”埃莉卡觉出那另一个售货员不再打量她了。

没有出什么事。那女售货员大概最最着急的，是自己太粗心大意，还有，可能就此大祸临头。埃莉卡把手提包稍微打开一点，抽出钞票夹，付了唇膏的钱，她才放下了心。

临走前，她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居然还在香水柜台那儿停了一下，试了试诺雷尔牌香水的样品。

埃莉卡一走近铺子大门，才又紧张起来。她禁不住心惊胆战地明白过来：可能还是被人家看见了，人家就监视着她，让她一直走到这儿，铺子里就好狠狠告她一状。她仿佛想起在什么书报上看到曾经出过这么样的事。外面那个看得见的停车场，好象是等着她去的一个亲人似的避难所——虽然近在眼前，却还是远在天边。

“您好，太太。”埃莉卡仿佛觉得，她身边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是个中年人，头发花白，脸上凝住了笑，露出一排暴牙。

埃莉卡僵住了。一颗心似乎不再跳动。原来还是……

“一切都满意吗，太太。”

她嘴发干。“满意……满意，谢谢你。”

那人毕恭毕敬打开门。“再见。”

于是，浑身上下一阵释然，她到了露天。到了外面。

她把汽车开走，起初有点败兴。她知道刚才根本没必要那么担心着急；根本没一点事需要牵肠挂肚的，所以在铺子里时的恐惧，看来就过分得有点蠢了。不过她心里还是纳闷：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的？

蓦然间，她心情轻松了；几个星期来，她还没有过这么好的心情呢。

〔加拿大〕阿瑟·黑利《汽车城》，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5月第1版。

B.（正当乔光朴以惊人的毅力和气魄带领全厂打翻身仗的时候，他的老战友、老上级却收到了不少对于乔光朴的控告信，这使全力支持乔光朴的党委书记石敢疑虑惊诧。）

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恼怒，有惊怕，也有愧疚。控告信告的全

是乔光朴，不仅没有一句控告他这个党委书记的话，甚至把他当做了乔光朴大搞夫妻店，破坏民主，独断专行的一个牺牲品。说乔光朴把他当成了聋子耳朵——摆设，在政治上把他搞成了活哑巴。这本来是他平时惯于装聋作哑的成绩，他应该庆幸自己在政治上的老谋深算。但现在他却异常憎恨自己，他开脱了自己却加重了老乔的罪过，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他算一个什么人呢？况且这几个月他的心叫乔光朴燎得已经活泛了。他的感情和理智一直在进行争斗，而且是感情占上风的时候多，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他不仅是默许，甚至是暗地支持了乔光朴。他想如果干部都象老乔，而不象他石敢，如果工厂现在都象电机厂这么搞，国家也许能很快搞出个样子；党也许能返老还童，机体很快健康起来。可是这些控告信又象一顿冰雹似地撺头盖脸砸下来，可能将要被砸死的是乔光朴，但是却首先狠狠地砸伤了石敢那颗已经创伤累累的心。他真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些控告信，他生怕杜兵这些人和社会上正在闹事的人串联起来，酿成乱子。

〔中国〕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第4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一六五 惊喜慌

（当有人向冬妮求婚时，她脑子里挤满杂七杂八的思想。）

冬妮的眼泪渐渐干了。她的脑子里热烘烘的，挤满了杂七杂八的思想……天啊，这是什么样的事啊！她固然早就知道，她有一天将要做一个商人的妻子，和一个人缔结一门美满有利的姻缘，而且这个人必须配得上自己家的门第、财产……然而现在却破题儿第一遭突然真有一个诚心实意地要和她结婚！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应付呢？对于她，对于冬妮·布登勃洛克说来，现在突然被卷进那些她从来只是在书本上读到的沉重可怕的语汇里，象什么“允诺”啊，“求婚”啊，“终身大事”啊……天啊！突然间出现了一种什么样完全不同的处境啊！

“你呢，妈妈？”她说，“你也劝我，劝我……允诺吗？”她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允诺”这个字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字听来那么夸

张、不顺口，可是结果她还是说出来，她有生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说出这样两个字。她为自己刚才那种心慌意乱感到有些难为情，她已经不像十分钟以前那样，认为和格仑利希结婚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了，相反地，她目前地位的重要性开始在她心里产生出一种得意的感觉来。

[德国]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第 102—103 页。

一六六 惊 喜 愧

（伊丽莎白听说达西参加了私奔的妹妹丽迪雅与韦翰的婚礼，产生了疑问。读了舅母的来信，她明白是达西找了私奔的妹妹与韦翰，并慷慨解囊，尽力促成韦翰与丽迪雅结婚，为她的家族挽回了名誉。）

伊丽莎白读了这封信，真是心神摇荡。她这种心情，叫人家弄不明白她究竟是高兴多于苦痛，还是苦痛多于高兴。她本来也曾隐隐约约、疑疑虑虑地想到达西先生可能会成全她妹妹的好事，可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怕他不可能好心到这个地步；另一方面她又顾虑到，如果他当真这样做了，那又未免情意太重，报答不了人家，因此她又感到痛苦。如今这些揣测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想不到他那天竟会跟随她和舅父母赶到城里去。他不惜担当起一切的麻烦和艰苦，来探索这件事。他不得不向一个他所深恶痛绝、极其鄙视的女人去求情。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同一个他极力要加以回避、而且连名字也不愿意提起的人去见面，常常见面，跟他说理，规劝他，最后还不得不贿赂他。他这般仁至义尽，只不过是為了一个他既无好感又不器重的姑娘。她心里轻轻地说，他这样做，都是为了她。但是，再想到一些别的方面，她立刻就不敢再存这个希望。她马上感觉到，她本可以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他确实爱她，可是她哪能存着那么大的虚荣心，指望他会爱上一个已经拒绝过他的女人！他不愿意跟韦翰做亲戚，这种情绪本来也极其自然，又哪能指望他去迁就！何况是跟韦翰做连襟！凡是稍有自尊心的人，都容忍不了这种亲戚关系。毫无问题，他为这件事出了很大的力。她简直不好意思去想象他究竟出了多大的力。他所以要过问这件事，理由已经由他自己加以说明，你不必多费思索就可以深

信无疑。他怪他自己当初做事欠妥，这自然讲得通；他很慷慨，而且有资格可以慷慨；虽然她不愿意认为他这次主要就是为了她，可是她也许可以相信，他对她依旧未能忘情，因此遇到这样一件与她心境攸关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尽心竭力。一想起这样一个人对她们情意隆重，而她们却无法报答他，这真是痛苦，说不尽的痛苦。丽迪雅能够回来，能够保全了人格，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她一想起自己以前竟会那样厌恶他，竟会对他那样出言唐突，真是万分伤心！她不胜自愧，同时又为他感到骄傲。骄傲的是，他竟会一本同情之心，崇尚义气，委曲求全。于是她把舅母信上恭维他的那段话读了又读，只觉还嫌说得不够，可是也足以叫她十分高兴。她发觉舅父母都断定她跟达西先生感情深切，推心置腹。她虽然不免因此而感到几分懊恼，却也颇为得意。

〔英国〕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第360—3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一六七 惊 恐 怒

（当已成为自由人的斯巴达克思听到独裁者苏拉命令他进行角斗时——）

可怜的释放角斗士顿时变得目瞪口呆，好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棍似的。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却了理性，只听见耳朵里轰隆轰隆地响。他呆住了，一对眼睛瞪着苏拉，嘴唇不断地歛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脸色惨白，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只觉得脊梁上流下一股股的冷汗。……

在这一刹那间，斯巴达克思的思绪和感情全给惊惶和恐惧所攫住了。这是极其可怕的，就象下雷雨时的千万道电闪在天空中一闪一灭，一阵紧接一阵或者互相交织一般；他心中奔腾着的暴风雨就这样反映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脸色一会儿变得象白蜡，一会儿转为阴沉的黑色，一会儿又变得通红。他脸皮下面的一条条隆起的筋肉不断地抽搐着。

斯巴达克思的脑子里已经不止一次地闪过这样的念头：用死去的

角斗士的短剑，闪电那么快，老虎那么猛地向苏拉扑去，不待在座的客人起身就把他剥成几块。但是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克制了自己。

.....

〔意大利〕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上册）
第207—20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一六八 爱 妒 恨

A.（奥瑟罗在杀害妻子之前的内心独白。）

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我的灵魂！纯洁的星星啊，不要让我向你们说出它的名字！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可是我不愿溅她的血，也不愿毁伤她那比白雪更皎洁、比石膏更腻滑的肌肤。可是她不能不死，否则她将要陷害更多的男子。让我熄灭了这一盏灯，然后我就熄灭你的生命的火焰。融融的灯光啊，我把你吹熄以后，要是我心生后悔，仍旧可以把你重新点亮；可是你，造化最精美的形象啊，你的火焰一旦熄灭，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天上的神火，能够燃起你的原来的光彩！我摘下了蔷薇，就不能再给它已失的生机，只好让它枯萎雕谢；当它还在枝头的时候，我要嗅一嗅它的芳香。

（吻苔丝狄蒙娜）啊，甘美的气息！你几乎诱动公道的心，使她折断她的利剑了！再一个吻，再一个吻。愿你到死都是这样；我要杀死你，然后再爱你。再一个吻，这是最后的一吻了；这样销魂，却又是这样无比的惨痛！我必须哭泣，然而这些是无情的眼泪。这一阵阵悲伤是神圣的，因为它要惩罚的正是它最疼爱的。

〔英国〕莎士比亚见《奥瑟罗》，《莎士比亚全集》（9）
第3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B.（思嘉从希礼那儿证实了希礼要跟媚兰结婚的消息。）

她想起了媚兰，突然看见她那双安静的褐色眼睛，带着那种飘飘欲仙的神气，看见她那安静的小手，套着那么一双黑色线织的手套，又看见她那温和的静默。于是她的忿怒起来了，这就是曾经逼得她父

亲郝嘉乐去杀人的那种忿怒，也就是曾经逼得她的其他爱尔兰祖宗去做非法行为以至于断送头颅的那种忿怒。

“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呢，你这懦夫！你是怕跟我结婚呢！你情愿跟那傻小丫头过日子，她是百依百顺的，过几天养出一窠小猪来，也是百依百顺的！为什么呢——”

“你不应该把媚兰说得这么不堪！”

“我偏要这么讲，算我得罪你家媚兰了！不过你是谁，配来说我应该不应该？你是懦夫，你是王八蛋，你是——你不该哄骗我，使我相信你会跟我结婚——”

“你要公道些，”他恳求道，“我何尝——”

她并不要公道，虽则明知他的话一点不错。他对于她，其实始终没有越过友谊的界限，但一想到这层，便又加上了一重忿怒，女性自傲心和虚荣心受伤的忿怒。她一直都在他后边追，他却一点儿也不肯领情。他情愿去要那么一个苍白脸的小傻子，不要她。啊，她深深自悔当初不听父母的训诲，自悔不曾对他拉起一副架子来，而今只落得这么一番难堪的羞辱！

她从椅子上唰地站了起来，紧紧捏起了双手，他也站了起来，对她巍然高耸着，脸上充满了沉默的苦恼，就是一个人被强迫着要与难堪的现实去对面的那种苦恼。

“我到死都恨你，你这王八蛋——你这下流坯——下流坯——”她想找一个最最恶毒的名词来骂他，可是她想不出来。

“思嘉——请你——”

说着，他伸出一双手来给她，谁知在这当口，她使用尽了全身之力，向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个耳掴。在那么寂静的房中，这一下的响声特别觉得清脆，正如一条马鞭在空中抖了一下一般，而经这一来，她的一肚子的忿怒突然都消失，心中只剩一种凄凉之感了。

〔美国〕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上卷）第136—1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一六九 爱 疑 愧

（大学生佩特罗来乡村探望女友萨莎，不仅遭到了女房东的冷遇，而且女友整日忙于工作，就连夜里也得出诊看病，这使他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感情。）

突然，他把女房东的所做所为同萨莎的失踪联系在一起了。“也许是什么亲戚……因此她也希望快点撵我走。我走，我走。但你们会后悔的！”——不知道他在威胁谁。可是接着他又惭愧地为萨莎辩护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萨莎不可能这样没良心。她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为什么她不告诉一声，她要到哪儿去呢？”

他坐在诊疗所旁边，一直沉思到深夜，全村都熄灭了灯火。这正是八月末尾的夜晚，让人感到了秋天的气息。他觉得冷起来了，直打寒颤，便走进屋里去。经过厨房时，他不是悄悄地走，而是故意大声大气，不管吵不吵醒女房东，还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他钻进被窝里，但既不觉得暖和，又睡不着。他象得了疟疾一样发抖。他想到：真病了才好——看她怎么办。

萨莎在黎明时回来了。她悄悄地走进屋来，蹑着脚向自己的床铺走去。他大声喝住她：“你到哪里去了？”

她被这意外的叱喝声吓得哆嗦了一下。

“你还没有睡吗？小声点。”

“你到哪里去了？”他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在病人那儿。”

“在病人那儿待一夜？”他不以为然地抱怨说。

“你真是一个怪人！我去接生了。生了一个男孩……”

“接生了？”

他长时间的痛苦、怀疑和失望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他又感受到了幸福和宁静。他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甚至轻声地笑了起来。他心中对萨莎除了爱情之外，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尊敬，因为在一个人诞生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秘密啊——她在场，而在这种时候，他这个筑路技术员大概一辈子也不能在场！不，她不仅在场，她还给

人接生，没有她可能会发生不幸。瞧她，他的萨莎，多么了不起！他为自己的嫉妒感到万分羞愧。他是多么愚蠢啊！竟把萨莎想得这样坏！他立刻就发誓说，这一辈子永远永远不再往坏处想她。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22页，
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七〇 爱悔急

（软弱的性格和世俗偏见使青年贵族恩·恩拒绝了天真无邪的少女阿霞的爱情，刺伤了少女的心，使“她突然跳起来，冲到门口，不见了……”事后他到处寻找阿霞，心中充满了悔恨。）

我很快地穿过葡萄园走下山径，到城里去。我急急地穿过所有的街道，到处张望，连路易斯太太的窗户也望过了，我又回到莱茵河边，顺了岸跑着，我间或看到一个女人的影子，可是我始终看不到阿霞的影子。现在不再是烦恼折磨着我，——却是一种隐秘的恐惧使我痛苦，我不仅感到恐惧，……不，我还感到悔恨，我还感到极大的同情，我还感到爱，——是的！——那种最温柔的爱情！我绞着我的双手，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唤着阿霞，起先轻轻地唤，可是后来唤声一次比一次更高了。我反复地说了几百遍我爱她，我发誓永远不离开她，我宁愿放弃世界上的一切，只为了再握到她那冰冷的手，再听到她那轻柔的声音，再看到她在我的面前。……她曾经近在我的身边，她曾经抱着极大的决心，怀着万分天真无邪的心灵与感情来到我的面前，她带给我她那完全纯洁的青春。……可是，我并没有把它紧紧地拥在我的怀里，我把我自己本可以得到的那种至上的幸福，那种看到她那亲爱的小脸上闪耀着欢乐和宁静的狂喜的至上幸福弄掉了。……这些思想使我快发狂了。

“她会到哪儿去呢？她对她自己有了什么举动吗？”我带着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的苦恼唤着。……有一件白色的东西突然在河岸上闪现了。我知道那个地方——那边，就是在那个七十多年前淹死男人的墓上，立着一个一半埋在地里、刻着古老墓铭的石头十字架。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跑到十字架跟前，那个白色的东西不见了。我喊着：“阿

道：“我的狂叫声让我自己也害怕了——然而没有人回答我……”

[俄国]屠格涅夫《阿霞》，见《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第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七一 爱 恨 怕

（张小甫带着解放军的意图被放回来，见到他的上司张灵甫，以对主子的忠心，谏诤张灵甫要对他自己及七十四师的前途作出选择，这使张灵甫又爱又恨。）

张灵甫仿佛受了感染似的，叹息了一声，许久没有说话，呆呆地斜坐在破椅子上。这种形色，是他近来不曾有过的。在他的感觉里，张小甫确是忠实于他的，在这一点上，张小甫的心确实没有变。但在另一方面，张小甫的心却又变了，变得使他感到可怕。张小甫跟几个月前完全不同，变成了悲观地厌战反战的人，变成了对他和七十四师的英雄气概完全失去信心的人。他觉得头晕眼花，活生生的张小甫，竟然在一转眼间，幻化成一个黑幢幢的鬼影，在他的跟前跳跃起来。张小甫痛哭流涕的声音象无数的针刺一般，扎到他的肌肉里，他的身子感到麻木，禁不住地哆嗦了一下。万泉山、东孤峰、五十一旅的几个山头相继失去，敌人的攻击，越来越贴近到身边来，……这些征候，确实使他感到逐渐明显的威胁和恐惧，他的心头上也就跟着蒙上了一层暗影。但是，他的本能、幻想、骄傲感、顽固的自信等等，象炉底的燃料一样在他的心底继续燃烧，还在给他热力，支持着他；又象命运的魔王似的，怂恿着支配着他不甘在现实面前低头屈服。于是他又震怒起来，他感到受了不可容忍的羞辱，满脸火辣辣的。

[中国]吴强《红日》第4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一七二 喜 忧 急

（奇袭威虎山的计划一切安排就序，这使杨子荣暗喜，但又担心

会出破绽。)

傍晚，他深怕自己的布置有什么漏洞，在小匪徒吆二喝三忙忙活活的碗盘布置中，他步出威虎厅，仔细检查了一遍他的布置。当他确信自己的安排没有什么差错的时候，内心激起一阵暗喜，“好了！一切都好了！剑波同志，您的计划，我执行这一部分已经就绪了。”可是在他的暗喜中，伴来了一阵激烈的担心，他担心着小分队此刻走在什么地方呢？孙达得是否取回了他的报告呢？剑波接没接到呢？小分队是否能在今夜到达呢？大麻子还没回来，是否这个恶匪会漏网呢？总之，在这时间里，他的心里是千万个担心袭上来。

他又仰面环视了一下这不利的天气，厚厚的阴云，载来那滚滚的雪头，眼看就会倾天盖地压下来，更加重着他的担心。他走到鹿砦边上，面对着暮色浮盖下的雪林，神情是十分焦躁。他想：“即使是小分队已经来了，会不会因为大雪盖踪而找不到这匪巢呢？特别我留下最后一棵树上的刻痕离这里还有几里远。”他的担心和烦恼，随着这些激剧地增加着。

〔中国〕曲波《林海雪原》第2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七三 羞 妒 恨

、叶子由于和事务长的不正常关系，因此情绪极易亢奋。)

不论是自豪、是羞耻、是怯懦，全都抛在脑后。听便吧，或杀或死。她净想着这类事。忍了又忍的泪水也任凭它淌下，她感到事务长那只又长又大的手仍搭在她肩膀上，一味大抽大噎自怨自艾地哭泣着。可这时一见那摆设在手边的事务长的家属照，又禁不住怒气横生，不管好歹把相片一把抢来，同时用足全身之力，拿出杀人行凶般的胆量，把相片扯个粉碎。然后，把揉碎的相片纸屑仿佛要穿透那男人胸膛般投掷过去。这一来，恨不能咬住那相片的击中之处，作出疯狂的架势，拼着命猛扑过去。事务长不由得身子退后，张开双手，想拦阻奔上前来的叶子，可叶子忘其所以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把面都伏

在男的胸前。然后，双手的指甲倒竖般抓住他西服的肩部，一会儿咬牙切齿地浑身发抖，其间，又逐渐变成了啜泣，到末了竟眼泪潸潸地放声大哭。暂时之间，仅有叶子绝望的哭泣声在静谧的房间里扰动回荡。

〔日本〕有岛武郎《叶子》第158—1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一七四 羞 忧 慌

（大赤包被日本人下了狱，冠家被日本人抄了家。一向吃喝玩乐、穿红挂绿的冠晓荷一落千丈，如丧家之犬。虽然他仍需吃饭，睡觉，但他却耻于劳动。）

晓荷看着女儿操作，心中非常的难过，不是为心疼女儿，而是为他的女儿居然亲自动手收拾屋子，实在有失体统。扫地擦桌子，在他想，是仆人的事，与“小姐”理应永远不发生关系。他故意的轻咳，暗示给她：可以休息一会儿吧？高弟没有接受他的暗示。

.....

晓荷不能出去买烧饼，那太丢人！他可是没敢出声。他开始看见了真的困苦。他的眼前是黑暗与最大的耻辱——得自己去买烧饼！他轻轻的走出去，在院子里来回的转。这是他自己的院子，可是他丢失了安全与舒适。走了一会儿，他感到寒冷，肚子也越来越饿。他想出去买烧饼——肚子是不大管脸面与耻辱的。几次，他走到街门，又折了回来。不，他宁可挨一夜的饥饿，也不能丧失自己的体面！好吗，今天他要是肯打破了自己的脸去买烧饼，明天他大概就甘心作个“无耻之徒”了！

他又进到屋中。

“爸爸，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去买烧饼呢？”高弟问。

晓荷不肯开腔。他觉得高弟绝不会了解他，所以用不着多费话。他似乎是要用沉默充饥。但是，不行，沉默到底不能代替烧饼！他忘了大赤包，忘了一切，只觉得他马上有饿死的危险。他向来没挨过饿。平日，只要胃中稍微有点空儿，他必赶紧把它填满；他以为能多

吃而不闹胃病是他的一种天才与福气。现在，晚饭毫无消息！他发了慌！“吃”是中国文化里的，也就是他的，主要的成分与最高的造诣。饿一顿便等于人生与文化的灭亡！他没法不着急。他巴结，谄媚日本人，不是为得到好吃好喝么？哼，现在居然落了个前功尽弃！他悲观，他觉得自己的一只脚已临在地狱里。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943—94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七五 愧悔悲

（李梦竹去找丈夫何慕天，突然知道何慕天已有妻子，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希望破灭了。）

抬起头来，她望着那镂花的窗格发呆，对自己凄然微笑，自语地说：

“当什么都不剩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她自己找到了答案：“死亡！”她眯起眼睛，继续微笑，心头各种纷杂的思想已经合而为一，象山谷中的回音般反复撞击地响着：“死亡！死亡！死亡！……”可是，在这一片的“死亡”呼号声中，她看到了一张脸，母亲的脸！曾被她诅咒过，痛恨过，责备过的那张母亲的脸，她似乎又听到母亲的声音，带着忍耐的、伤感的语气在说：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要来管你，就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关心你，爱护你，才宁愿让你恨我，而要保护你的名誉，维持你的清白。你想想，那个何慕天……你知道他家里有太太没有？……名声弄坏了，他再来个撒手不管，……你怎么办？……女孩子，有了一点点错，一生都无法做人……将来有一天，你会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

她咀嚼着母亲的话，回味着母亲的话，在极度的懊悔和五脏翻腾的痛楚中，冲口而迸出一声呼唤：

“妈妈！我的母亲！”

〔中国·台湾〕琼瑶《几度夕阳红》第322页，鹭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一七六 惊喜悲叹

（宝玉对湘云劝他留心“经济学问”的话不以为然，并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七七 惊喜疑惧

（他经不起性的诱惑，竟冒险偷看房东少女洗澡，被人发觉后又惊恐不安。）

他一声也不响，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脚两步的跑上楼上去。

他跑到了房里，面上同火烧的一样，口也干渴了。一边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一边就把他的被窝拿出来睡了。他在被窝里翻来复去，总睡不着，便立起了两耳，听起楼下的动静来。他听听泼水的声音也息了，浴室的门开了之后，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好象是走上楼来的样子，用被包住了头，他心里的耳朵明明告诉他说：

“她已经立在门外了。”

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样子。心里怕得非常，羞得

非常，也喜欢得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

他屏住了气息，尖着了两耳听了一会，觉得门外并无动静，又故意咳嗽了一声，门外也无声响。他正在那里疑惑的时候，忽听见她的声音，在楼下同她的父亲在那里说话。他手里捏了一把冷汗，拚命想听出她的话来，然而无论如何总听不清楚。停了一会，她的父亲高声笑了起来，他把被蒙头的一罩，咬紧了牙齿说：“她告诉了他了！她告诉了他了！”

〔中国〕郁达夫《沉沦》，见《郁达夫小说集》（上册）
第35—3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一七八 惊疑惧悲

（世钧、曼桢两个热恋的年轻人，终因世事炎凉未能结合。有一天，曼桢在街上偶遇世钧。）

跑了没有几步，忽然看见世钧由她身边擦过，越过她前头去了，原来他并不是追她，却是追那公共汽车。

曼桢便站定了脚，这时候似乎危险已经过去了，她倒又忍不住要看看，到底是不是世钧，因为太象做梦了，她总有点不能相信。这一段地方因为有两家皮鞋店橱窗里灯光雪亮，照到街沿上，光线也很亮，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世钧穿的什么衣服，脸上什么样子。虽然这都是一刹那间的事，大致总可以感觉到他是胖了还是瘦了，好象很发财，还是不甚得意。但是曼桢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就只看见是世钧，已经心里震荡着，一阵阵的似喜似悲，一个身体就象浮在大海里似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她只管呆呆地向那边望着，其实那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世钧却还站在那里，是因为车上太挤，上不去，所以只好再等下一部。下一部车子要来还是从东面来，他自然是转过身来向东望着，正是向着曼桢。她忽然之间觉得了。要是马上掉过身来往回走，未免显得太突然，倒反而要引起注意。这么一想，也来不及再加考虑，就很仓皇地穿过马路，向对街走去。这时候那汽车的一字长蛇阵倒是松劲了些，但是忽然

来了一辆卡车，嗤溜溜地顿时已经到了眼前，车头上两盏大灯白茫茫的照得人眼花，那车头放大得无可再大，有一间房间大，象一间黑暗的房间向她直冲过来，以后的事情她都不大清楚了，只听见“吱呦”一声拖长的尖叫，倒是煞住了车，然后就听见那开车的破口大骂。曼桢两条腿颤抖得站都站不住，但是她很快地走到对街去，幸而走了没有多少路就遇到一辆三轮车，坐上去，车子已经踏过了好几条马路，心里还是怦怦地狂跳个不停。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过惊恐后的歇斯底里，她两行眼泪象涌泉似的流着。真要是给汽车撞死了也好，她真想死。……

[中国] 张爱玲《十八春》第289—29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七九 惊慌愧悔

（“我”与一个瘫痪了的女孩儿的友情，想不到在她心中引起了炽烈的爱情。）

我走了，不，哪里是走，我是踉踉跄跄地出了屋，在那个黑暗的过道里，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头脑眩晕，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不得不死死地扶住墙壁。如此看来，这就是那个东西，这就是！这就是那个秘密，那个披露得太迟了的秘密。这就是那个既使她心神不宁，又叫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挑逗。我的害怕是无法形容的。我觉得自己就象那么一个人：他向一朵鲜花毫无恶意地俯下身去，一条蝮蛇却朝他迎面窜来。要是这位敏感的女孩子打我、骂我、唾我就好了——所有这些都不会使我惊愕，因为我料定在她神经跳动的时候，随时都会发生不可估摸的事情——唯独没有料到这一点，没有料到她，这个病人，这个身患残疾的女孩子竟然能够爱人而且想被人爱；没有料到这个孩子，这个半生命体，这个未成熟的、羸弱无力的姑娘居然铤而冒险（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以一个真正女人的意识和肉欲去施爱，去求爱。一切我都想到过，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着，没有想到这个无力拖动自己的身子、命中注定残废了的少女，居然梦想着某个人能成为她的恋人，成为她的情郎；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如此可怕地误解了我这个

仅仅出于同情才一来再来的人。但是转眼间我又惊惧地意识到，既然我是唯一怀着同情心，日复一日地到“牢狱”中来探望这个被世界隔绝和遗弃了的姑娘的男人，既然她想从这个同情的傻瓜身上期待着另一种感情，一种柔情，那么，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别的，正是我自身的炽烈的同情心。而我，我这个傻瓜，头脑简单，毫无预感，不可救药，只把她看作是个受难者，是个瘫痪者和孩子，而不是女人。我一刻也没有、哪怕是一闪念也没有意识到要从内心去想象，在这条覆盖着的被子下面会有一个赤裸裸的躯体在呼吸、在感觉、在期待，会有一个女性的躯体象其他所有的女人那样去渴求他人，并意欲得到他人的爱慕。——我这个年方二十五的人，从来没有敢去梦想会有这种可能性：这类痼疾患者、残废者、不成熟者、老态龙钟者以及被抛弃的女人，被从女性中一笔划掉的人，居然还能恋爱。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在实际生活和经历面前几乎总是仅仅根据他人的叙述和书本中的回光余辉来虚构和塑造世界的，他在自身的经验面前必然会坠入对他人以及某个意中人的幻想。但在那些书籍里，在那些戏剧中，或者是在（使实际生活平淡、浅薄和简单化的）电影上，描写的尽是那些年轻人、美人以及生活中的佼佼者相互求爱。于是我认为——我也曾为某些偷香窃玉的行为感到害羞——人必须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必须特别得宠，必须受到命运的特别偏爱，方能引起女人的倾慕。我之所以如此诚挚、如此坦荡地和这两个姑娘保持交往，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关系中似乎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切色情方面的东西，而且我从没怀疑过，她们除了把我看成一个好心的年轻人和一个好朋友外，再也没有别的意思。即使我有时也在伊洛娜身上感觉到那种性感上的美——我从来没有把埃迪特作为一个异性的生命体加以思念。这是肯定的，我脑子里从来没有，哪怕是朦朦胧胧地闪过这样的念头：在她发育不全的肌体内活动着与其他女人身上相同的器官，在她的心灵里冲动着与其他女人相同的渴求。从这个时刻起，我才开始逐渐懂得了（大都被作家们隐瞒了的东西）：正是这些被遗弃的人，被一笔勾划掉的人，丑陋的人，姿色已衰的人，残废的人，遭受打击的人，渴慕起来比那些幸运的佼佼者和健康者怀有更为炽烈、更为危险的欲望。她们怀着一种狂热的、忧郁的、神秘的感情去恋爱，地球上没有什么爱情比受到上帝唾弃的人那种没有前途的、没有希望的爱情更贪婪、更

不可收拾。这些人只有通过爱情和恋人的情感才能真正感觉到他们在尘世间的存在。恰恰是从绝望的深渊中发出的惊恐呼喊最为可怕，这是渴望生活的呼喊——这个令人可怕的秘密，我，这个没有经验、未涉世故的年轻人还从来没有敢去推测过！只是在这一秒钟内，这种认识才象一把炽热通红的小刀刺入了我的心房。

〔奥地利〕茨威格《永不安宁的心》第232—234页。

一八〇 惊怕恶羞

依莱娜太太离开她情人的住所，迈步下楼时，那无名的恐惧又猛然揪住了她的心。一个象陀螺似的黑色的东西忽然在她眼前旋转着，嗡嗡地响起来，两个膝盖冷得硬挺挺的，她不得不赶快抓住栏杆，免得一头栽下去。她壮着胆子来作这种十分危险的会面，已经不是头一次了，这突然袭来的震颤，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尽管每次回家时她都竭力抵御，但每次她都在那荒唐可笑的恐惧如此毫无来由的袭击面前败下阵来。来会面时，不用说，一路上要轻松得多了。那时，她让车子在街拐角停住，快步走来，头也不抬，几步就到了楼门口，然后匆匆上楼，她知道他正在屋里刚刚急速打开的门后等着她呢，然而这第一阵恐惧，这确实也包含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的恐惧，却在见面时热烈的拥抱里消散了。但没过多久，当她想要回家时，那神秘的恐怖便涌上心头，她直打寒战，这里掺杂着深感内疚的惶恐不安和这样一种痴呆的幻觉：似乎街上每一个陌生的目光都能从她的神态上看出她是从哪儿来的，并且对她慌乱的举止毫无礼貌地微微一笑。这种预感引起的时时增长的不安，在她偎依在她情人身边的最后几分钟就盘据着她整个的心灵了。要走的时候，她的两手由于精神紧张而哆哆嗦嗦颤抖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急切地制止他的热情在临别时爆发出来；走开，但愿她心中的一切也跟着永远走开，离开他的寓所，离开他住的楼房，离开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回到自己安静的市民小天地里去。她几乎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她怕看见自己目光中的狐疑神情，然而却很有必要检点一下，看是否由于慌张会在她的服装上留下什么痕迹，把这欢乐的时刻泄露出去。接着又是那些离别前白费唇舌

的安慰人心的话语，由于激动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那几秒钟她正藏在门后窃听有没有上楼下楼的声音。但外面已经潜伏着恐惧了，它焦躁地抓住她，粗暴地使她的心停止了跳动，她只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下几级楼梯，直到她感到那神经质地积聚起来的力量完全用尽了才停下来。

于是，她闭着眼睛站了一分钟，贪婪地吸了吸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凉爽的空气。这时，楼上有一扇房门砰的关上了。她吃惊地震动了一下，赶快走下楼梯，两只发抖的手往下拉了拉那块厚厚的面纱。现在，那最后的可怕时刻又在威胁着她，使她不敢穿过楼门走上大街，说不定会碰上路过的熟人劈面问她从哪儿来，也许会陷入谎言的混乱和危险中：她象一个准备助跑的跳远运动员一样低下头，突然下了决心朝着半开的大门急跑过去。……

她向前奔跑着，觉得一个个面孔就象变了形的鬼脸似的从眼前晃过去，她两眼昏花，拚命挣扎着跑到停在拐角的一辆汽车里。象扔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她把自己的身体甩在靠垫上，随后她心中的一切就全僵化、不动了，当司机终于吃惊地问这位古怪的乘客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她木然地朝他望了好一会儿，她那神志恍惚的大脑才最后明白了他的话。“到南站，”她慌忙顺口说道，可是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跟踪她，便又说“快，快，请您快点开！”

汽车走在路上，她才明白这次相遇使她多么震惊。她轻轻地动了动自己又僵又冷的象麻木的东西垂在身边的双手，忽然周身战栗起来，好象打寒颤似的。喉头有苦丝丝的东西往上涌，她觉得恶心，同时产生一种无名的憋人的愤怒，象抽筋一样抓她的心搔她的肝。最好让她大喊一阵，或者让她挥拳大闹一番，以便摆脱这种象钩钩扎在大脑里的回忆所引起的恐怖感；那副带着嘲讽笑意的粗野的面孔，那股从那个穷女人恶浊呼吸中发出的卑鄙齷齪的气息，那张充满仇恨紧对她脸一个劲儿往外喷下流话的放荡的嘴，那个举得高高的威胁过她的象要革谁命的拳头，时时浮现在她的脑际。这种厌恶感越来越强烈，向她的咽喉越爬越高，此外，那迅速滚动的汽车在马路上摇来摇去，当她及早想起她手头的钱也许不够付车费的时候，她才让司机减慢车速，因为她把所有的钞票都给了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赶快示意停车，倏地跳出车去，又把司机吓了一大跳。幸而她剩下的钱够用了。但她不

一会就发现自己懵懵懂懂地闯到另一个区里来了，来到终日忙碌的人群之中，他们的每句话，每一瞥目光都使她的肉体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她的膝盖好象由于恐惧而变得瘫软了似的，不想往前迈步了，但她必须回家，于是她便拿出全身的力气，以一种非凡的毅力，跌跌撞撞地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好象跋涉在沼泽地或没膝的雪里一样。终于她到了家，冲上楼梯，起初有些慌张，但为了避免因烦躁不安而惹人注意，她立刻克制住了自己。

现在，年轻的女仆帮她脱下大衣，她听见隔壁房间里她的男孩跟小妹妹吵吵嚷嚷地玩耍，安详的目光看到处处都是自己的一切，又亲切又可靠，她的脸上才又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采，同时那秘密的心潮也就从她那痛苦而紧张的胸膛滚动过去了。她取下面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满面春风地走进餐室，她丈夫正坐在准备用晚餐的桌子旁边看报。

“晚了，晚了，亲爱的依莱娜，”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着，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的面颊，这不由得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

【奥地利】茨威格《恐惧》。

一八一 忧怨烦恨

（新闻部主任阿尔多·罗·莫纳科听到安娜·玛丽亚·德·维基——一个被他诱骗了的纯洁的少女企图自杀的消息。）

这仿佛是突然响起的闹钟声，唤起了一大堆杂乱无章然而互有联系的思绪：先是怜悯安娜·玛丽亚，恐怕她的情况会恶化，后来这种心情又被怨恨和担忧所压倒——谁知道这个愚蠢和庸俗的自杀事件会给他带来多少麻烦，惹出多少是非呢？

此时他想到自己从未真正爱过这位姑娘，心情才平静下来。他离开了她，收敛了一度曾经燃起的热情（一时任性吧？），与己无关了，可以心安理得了。何况这桩事是在他向她宣布（他认为这事做得光明正大）他俩从此一刀两断后发生的。事情就此结束，但安娜·玛丽亚

却打错了算盘，打算用假惺惺的眼泪和罗曼蒂克的行动来达到重续旧好的目的。他一面听着排字主任絮叨，一面暗自决定，版面一定下，就到医院里去一趟，看看情况如何。他由衷地称赞自己作出的这个决定：他是一个不回避责任，具有怜悯心的须眉男子嘛。……

（在医院里，看护告诉他：有人在姑娘病床边守护。）罗·莫纳科蓦地担起心来：大概她父亲来了。他真想向后转，溜之大吉，但觉得看护停下脚步观察着他，便沿着过道继续向前走。（走进病房，见陪床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罗·莫纳科微微点了点头，这时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太阳穴上好象有个小锤子在不断敲击着。……

“您是她的亲属吗？”罗·莫纳科问。

“不，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小伙子期期艾艾地说。“是她的同事。”

“明白了……”

他说“明白了”这个词时，脸上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小伙子见了甚觉尴尬。他接着转过身快步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走出医院，甚至没去找看护告别。

已经三点了。漆黑、潮湿、粘乎乎的夜。罗·莫纳科弯腰钻进自己的小汽车，倏地觉得浑身酸软无力。他费了半天劲才打着火。他很烦躁。这件小事使他心情沮丧，又使他立即对安娜·玛丽亚产生了某种怨恨情绪。他觉得这种情况可笑至极，竭力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想道：“这可怜的小姐！还找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留作后备……”

“那个傻瓜，”他想，几乎一字一句地说出声来，“那个傻瓜，长着一副什么面孔呀。嗯，很好，很好，正好是一对，她就配嫁那号人。”

想到这儿他顿觉心情轻松，甚至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他还得驱除此时涌上心头的的不悦，愤懑，甚至痛苦的情绪——他脑中出现了安娜·玛丽亚躺在另一个人怀中的场面，心头立即产生了这些感觉，她要弄了他，这是不用说的。然而，至少他现在自由了，一切都妥了，因为他现在手中握有把柄，安娜·玛丽亚再也不能向他提出任何苛求了。

〔意大利〕利·比贾雷蒂《八天能治愈》，《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第62—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一八二 烦愧怒急

（正在同瑞丰谈话的冠晓荷和正在同瑞丰太太打牌的大赤包，被西院钱先生家的哭嚎声扰得心烦意乱。正巧冠晓荷的小老婆桐芳和大女儿高弟又要去钱家看望，这下可恼坏了大赤包。）

牌没法打下去了。冠先生与冠太太都想纳住气，不在客人面前发作。在他俩的心中，这点修养与控制是必须表现给客人们看的，以便维持自己的身份。能够敷衍面子，他们以为，就是修养。但是，今天的事似乎特别另样。不知怎的，西院的哭声仿佛抓住了大赤包的心，使她没法不暴躁。那一丝丝的悲音象蜘蛛用丝缠裹一个小虫似的，缠住她的心灵。她想用玩耍，用瞎扯，去解脱自己，但是毫无功效。哭声向她要求缴械投降。不能！不能投降！她须把怒火发出来，以便把裹住她的心灵的蛛丝烧断。她想去到院中，跳着脚辱骂西院的妇女们一大顿。可是，不知到底为了什么，她鼓不起勇气；西院的哭声象小激筒似的浇灭了她的勇敢。她的怒气拐了弯，找到了晓荷：“你就那么饭桶，连她们俩都拦不住？这算怎么回事呢？她们俩上西院干什么去？你也去看看哪！普天下，找不到另一个象你这样松头日脑的人！你娶小老婆，你生女儿，可是你管不住她们！这象什么话呢？”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第172—17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八三 悲喜愧惧

（宝玉被打在家休养，遣晴雯将两条旧手帕送给黛玉。）

黛玉听了，心中发闷：“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因问：“这帕子是谁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会子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黛玉听见，越发闷住，着实细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听了，

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这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八四 悲恨爱悔

（赵惠明的失足与日伪特务希强有着直接关系。当她分娩前夕，他无情地抛弃了她，这使她断然下了弃子潜逃的决心，妻恨与母爱交汇一身，心中如翻了五味瓶。）

我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下了“断然行动”的决心。但是，在临产的前夕，医院近处的教堂传来一阵阵的赞美歌声，半明的电灯光温柔地压在我眼帘上，那时我的心里起了一层波动，我又有了这样的意思：“我总该保有这未来的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将教会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将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酷的不动心，去对付不成材的臭男人！”我那时又成为“理想主义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动到几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产后第二天看护妇抱了婴儿来，放在我怀里的时候。虽然因为是一个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洽意，但我那时紧紧抱住他，惟恐失去。我在人间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泪落在他的脸上，他似乎感觉到有点痒，伸起小手来擦着，可是又擦错了地方；我把乳头塞在他的小嘴里，我闭了眼睛，沉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个最恶毒的嘲讽似乎在慢慢地来，终于使我毛骨悚然了。“这孩子的父亲是他！”——最卑劣无耻，我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他！

我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这残酷的事

实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击，使我的种种回忆，电化了似的活跃！我何尝不以最宽恕的态度试要找出他的一点点——仅仅一点点的可取之处，可是我得到了什么？首先是我与他的最初的结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时他需要于我的是什么，我知道；而我这一边呢，为了什么，天呵，我不打谎，——但这，难道就成为此后直到现在加于我的责罚？

这责罚也就算了，我决无后悔，也不馁怯！

我分明记得，孩子出生以后的两周间，我的心境老是这样矛盾，我仿佛听到我的心在两极端之间摇摆，——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无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当看护妇循例来量体温的时候，我就对她说：“打算出去找一个朋友，得三个钟头，您看不要紧么？孩子呢，拜托您照看一下。我先喂饱了他奶，回头要是哭，您给他点米汤就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孩子喂奶。似乎这小东西也有预感，发狠地吮着；几次我想够了，要放开他，刚一松手，他就哭，于是再喂他。我的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决定依然不动摇。忽然从远久的尘封中，跳出一句话：“纵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该有一日的好处，这次我们分手，便是永诀，我希望你在将来在幸福的生活中，有时也记起曾经有我这么一个人在你身上有过一日的好处。”——谁说过这句话呢，我这时才辨到它的味儿。我凝神静思，这才记起是小昭说的，然而我那时听了却只生反感，鄙薄他没有丈夫气呢！我惘然看着怀中的小脸儿，我最后一次轻轻将他放在床上，我低下头去，轻轻吻着他的脸儿，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还没给这孩子取个名儿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语，不自禁地一声长吁。

为什么不呢，我将以这孩子来纪念我生活中的一页。正如小昭所说，我们结合的一年多中间，纵有千般苦味，也该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象这一日的甜蜜不可复得，我也将永久不能再见这孩子。

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点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门，在院子里碰到了那个看护妇，我只向她点一点头，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飘然而去。从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中国〕茅盾《腐蚀》，见《茅盾文集》第5卷9—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一八五 爱疑妒恨

（大学生佩特罗应女友之邀来乡村相会，却遭到房东的冷遇，加上女友萨莎整日忙于工作，这使他产生了妒意。）

天黑了，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这时他更加不安了，突然，不安又变成了可怕的嫉妒。佩特罗在住宅和诊疗所周围踱来踱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住着陌生人的陌生的村子里，他无处可去。佩特罗觉得这些陌生人都象女房东一样对他很不友好，怀着敌意。想到萨莎此刻也许正和别人幽会，他感到眼前发黑了。他重复着一些要对她说出的最残酷的话。他想起了白天使他那样高兴的谈话，可现在他却重新琢磨萨莎每一句话的含义：“哦，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说：‘我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这样觉得！你还胡吹什么美好的理想！小伙子们说你们全都是一路货色，不是没来由的……不，不……萨莎，亲爱的，你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是真诚的，你是好样的。但是你在哪儿？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侮辱我？”

〔苏联〕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第2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附录

笔画索引

一画
一见钟情..... 106

二画
又爱又恨..... 462

三画
三心二意..... 175
三省..... 270
大惑不解..... 316
亏心..... 265
小心..... 187

四画
心爱.....84
心安..... 138
心猿意马..... 186
心急火燎..... 150
心悸..... 233
心疼..... 252
心虚..... 263

亢奋..... 154
为难..... 223
开心..... 2
不满.....36
不服..... 131
不安..... 142
不信..... 199
不由自主..... 223
不解..... 311
专注..... 179
专心致志..... 182
无奈..... 224
内省..... 269
仇恨.....77
分心..... 185
反省..... 266
巴结..... 124
幻觉..... 287
幻梦..... 343
幻想..... 328

五画

讨厌.....	80
幻想.....	336
叹惋.....	562
乐滋滋.....	5
失意.....	50
失恋.....	115
失望.....	55
生气.....	72
生之欲望.....	440
发愁.....	26
发蒙.....	313
发慌.....	158
由喜而悲.....	454
由爱转恨.....	468

六画

兴奋.....	3
安然.....	138
安宁.....	140
冲动.....	153
决意.....	165
决定.....	162
关心.....	241
关切.....	241
设想.....	318
扫兴.....	54
灰心丧气.....	60
厌倦.....	82

动情.....	106
权衡.....	408
邪欲.....	442
回味.....	198
回忆.....	360
吃惊.....	239
自鸣得意.....	20
自嘲.....	135
自信.....	24
自怜.....	117
自惭形秽.....	136
自慰.....	30
自卑.....	135
自责.....	279
多疑.....	203
后悔.....	258
伤感.....	308
企望.....	428
驰念.....	370
驰思.....	392

七画

沉痛.....	14
沉静.....	157
沉醉.....	209
沉思.....	394
初恋.....	104
吝惜.....	250

闲愁.....	565
闲怒.....	566
闷怒.....	567
辛酸.....	559
克制.....	217
抱怨.....	272
戒忌.....	537
戒惧.....	538
快乐.....	1
忧愁.....	26
忧惧.....	491
忧戚.....	28
忧闷.....	485
忧烦.....	486
忧虑.....	488
忧愧.....	494
忧煎.....	492
忧怨烦恨.....	593
怀春.....	110
怀疑.....	200
怀慕.....	472
怀友.....	383
怀旧.....	382
怀乡.....	381
怀念.....	380
怅恨.....	561
狂喜.....	11
狂爱.....	100

犹豫.....	170
犹疑.....	536
体味.....	197
体贴.....	242
体谅.....	244
忍耐.....	216
忌羨.....	560
妒忌.....	126
妒火中烧.....	130
时爱时恨.....	465

八画

沾沾自喜.....	18
沮丧.....	62
空虚.....	39
单相思.....	113
放心.....	190
神经错乱.....	295
神情恍惚.....	302
诗思.....	403
郁闷.....	46
丧气.....	54
坦然.....	139
担心.....	192
责备.....	277
桡触.....	282
转念.....	407
畅快.....	7

畅想	331
怜爱	89
忿忿	38
贪爱	99
依恋	212
受屈	276
忽悲忽喜	452
欣慰	563
苦闷	506

九画

迷乱	216
美梦	358
哀怨	495
哀怜	496
相信	198
珍惜	249
茫然	315
胡思乱想	340
春梦	355
牵念	368
幽愤	73
幽怨	273
幽思	401
恼怒	570
思念	367
思亲	386
思虑	389

思量	389
思恋	475
追恋	114
追念	370
怨毒	78
怨怒	502
怨恨	503
钦佩	122
急切	149
信疑	476
隐忍	219
骇然	241
绝望	67
怒冲冲	73
怒不可遏	76
转悲为喜	453

十画

烦闷	45
烦心	44
烦躁	540
烦愧	543
烦恼	544
烦愧怒急	595
消沉	64
害怕	226
害羞	252
麻木	304

病觉.....	305
冥想.....	337
恋慕.....	470
羞愧.....	515
羞恨.....	516
羞恶.....	518
羞妒恨.....	584
羞忧慌.....	585
艳羨.....	121
顾虑.....	196
起疑.....	200
恐慌.....	507
埋怨.....	272
恶梦.....	348
紧张.....	145
悔恨.....	522
爱.....	84
爱慕.....	91
爱惜.....	249
爱恋.....	96
爱恨.....	462
爱惧.....	469
爱妒恨.....	579
爱疑愧.....	581
爱悔急.....	582
爱恨怕.....	583
爱疑妒恨.....	598
留意.....	179

偶感.....	287
难过.....	12
难耐.....	221
预想.....	416
陶醉.....	207
凄惘.....	501

十一画

深念.....	379
淫欲.....	446
寂寞.....	41
眷恋.....	98
眷念.....	369
着急.....	148
谋划.....	423
谋虑.....	425
欲念.....	440
欲火中烧.....	449
盛怒.....	75
梦幻.....	343
梦思.....	345
梦觉.....	347
推测.....	412
推断.....	414
奢望.....	438
惨痛.....	16
惆怅.....	51
惊讶.....	239

惊喜	480
惊愧	484
惊惧	482
惊羨	481
惊喜忧	571
惊喜怕	573
惊喜慌	576
惊喜愧	577
惊恐怒	578
惊喜悲叹	587
惊喜疑惧	587
惊疑惧悲	588
惊慌愧悔	589
惊怕恶羞	591
惋惜	251
惭愧	253
惦念	367
悼念	384
崇拜	123
悬揣	421
悬望	437
得意	18
偏爱	87
猜度	416
猜忌	564
猜惧	565

十二画

渴念	374
渴望	433
痛快	8
痛苦	13
痛念	376
痛惜	551
痛悔	261
痛恨	79
尊崇	122
喜欢	83
喜悦	6
喜怒	477
喜忧	478
喜忧急	583
惠爱	87
揪心	195
联想	321
期望	428
愉快	1
惬意	33
愤怒	72
愤恨	525
慌张	158
慌乱	159
慌急	508
愧疚	255
愧恨	512
愧悔	513

愧痛.....	514
愧悔悲.....	586
惶惑.....	509
惶恐.....	511
悲伤.....	12
悲喜.....	451
悲愤.....	456
悲酸.....	459
悲愁.....	455
悲悔.....	462
悲凉.....	455
悲喜愧惧.....	595
悲恨爱悔.....	596
悲喜交集.....	451
遗憾.....	35
销魂.....	9
焦虑.....	546
遐想.....	333
奢望.....	438

十三画

满意.....	31
满足.....	35
慈爱.....	85
羡慕.....	120
痴迷.....	213
塌心.....	138
魂飞魄散.....	237

想象.....	324
感动.....	281
感觉.....	285
感怀.....	557
感悟.....	552
感慨.....	558
臆味.....	80
鄙视.....	134
颓丧.....	65
错觉.....	306
遥想.....	327
遥念.....	373
筹划.....	423
愁思.....	497
愁苦.....	499
嫌恶.....	82
嫌憎.....	529
嫉妒.....	125
嫉恨.....	559

十四画

竭虑.....	404
疑虑.....	530
疑惧.....	532
疑妒.....	543
酸溜溜.....	125
蔑视.....	132
横心.....	168

愿意..... 439
踌躇满志.....25

十五画

熟思..... 398
飘飘然.....22
震惊..... 240
憋闷.....48
憧憬..... 427
懊恨..... 519
懊悔..... 520
憎厌..... 525
镇静..... 156
镇定..... 156

十六画

激动..... 151
激奋..... 546
激愤..... 549
凝神..... 180
凝视..... 180
醒悟..... 204
瞩望..... 431

十七画

臆测..... 415
臆断..... 416

十九画

警醒..... 189
警惕..... 188